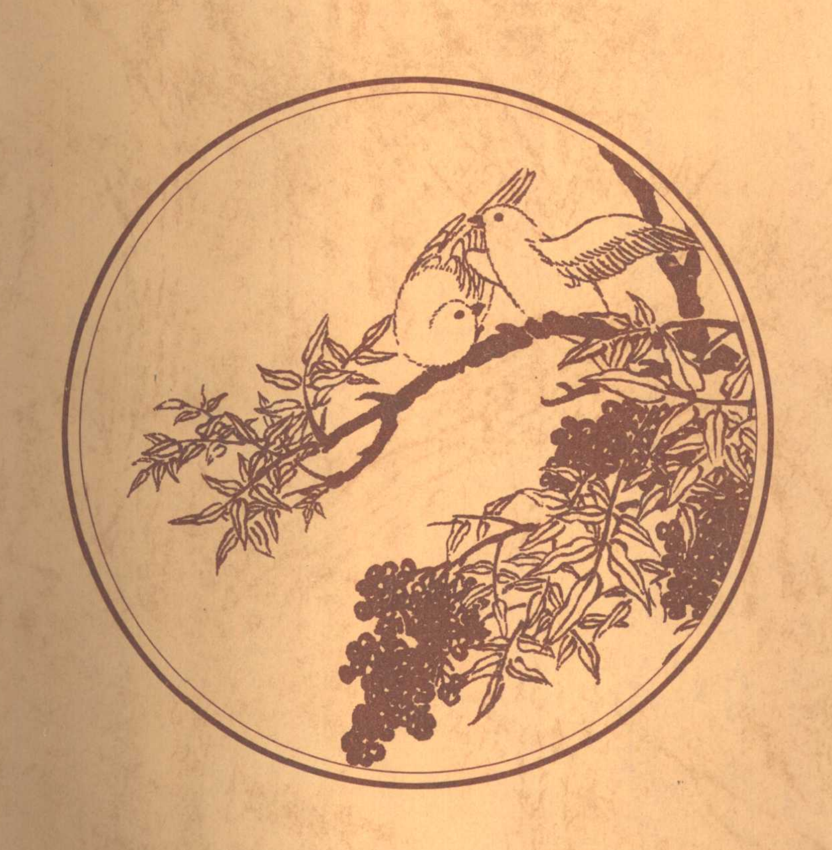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李渔随笔



京华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化精华

李渔随笔

全·集

[清] 李　渔／著
尔　利／编译

京华出版社
2001.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渔随笔全集/(清)李渔著.-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0
(中国古典文化精华)

ISBN 7-80600-489-0

Ⅰ.李… Ⅱ.李… Ⅲ.随笔-中国-清代-文集
Ⅳ.Z42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07417号

李渔随笔

责任编辑:孙志文　　责任校对:李　阳
技术编辑:李卫星　　封面设计:KL工作室

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(100011　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1号)
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*
850×1168　毫米　32开　20印张　485千字
2000年5月第1版　2001年2月第2次印刷
印数10001-15000　定价:29.80元

ISBN 7-80600-489-0/I·68

目　录

词　曲　部

演 习 部

声 容 部

居　室　部

器　玩　部

饮 馔 部

种 植 部

颐 养 部

传

赞

辩

露　布

东汉纪

五代纪

宋纪

闲情偶寄

序

声色者，才人之寄旅；文章者，造物之工师。我思古人，如子胥吹箫，正平挝鼓，叔夜弹琴，季长弄笛，王维为“琵琶弟子”，和凝称“曲子相公”，以至京兆画眉，幼舆折齿，子建傅粉，相如挂冠，子京之半臂忍寒，熙载之衲衣乞食，此皆绝世才人，落魄无聊，有所托而逃焉。犹之行百里者，车殆马烦，寄宿旅舍已尔，其视宜春院里画鼓三千，梓泽园中金钗十二，雅俗之别，奚翅径庭哉！然是物也，虽自然之妙丽，借文章而始传。前人如《琴》、《笛》、《洞箫》诸赋，固已分刌节度，穷极幼眇；乃至《巫山》陈兰若之芳，《洛浦》写瑶碧之饰，东家之子比其赤白，上宫之女状其艳光，数行之内，若拂馨香，尺幅之中，如亲巧笑，岂非笔精墨妙，为选声之金管，练色之宝镜乎？抑有进焉，江淹有云：“蓝朱成彩，错杂之变无穷；宫商为音，靡曼之态不极。”蛾眉岂同貌而俱动于魄？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？故相其体裁，既家妍而户媚；考其程式，亦日异而月新。假使飞燕、太真生在今

时，则必不奏《归风》之歌，播《羽衣》之舞；文君、孙寿来于此地，则必不扫远山之黛，施堕马之妆。何也？数见不鲜也。客有歌于郢中者，《阳春白雪》，和者不过数人，非曲高而和寡也，和者日多，则歌者日卑。《阳春白雪》何异于《巴人下里》乎？西子捧心而颦，丑妇效之，见者却走。其妇未必丑也，使西子效颦，亦同嫫姆矣。由此观之，声色之道千变万化。造物者有时而穷，物不可以终穷也，故受之以才。天地炉锤，铸之不尽；吾心橐籥，动而愈出。三寸不律，能凿混沌之窍；五色赫蹄，可炼女娲之石。则斯人者，诚宫闺之刀尺而帷簿之班、输。天下文章，莫大乎是矣。读笠翁先生之书，吾惊焉。所著《闲情偶寄》若干卷，用狡狯伎俩，作游戏神通。入公子行以当场，现美人身而说法。洎乎平章土木，勾当烟花，哺啜之事亦复可观，屐履之间皆得其任。虽才人三昧，笔补天工，而镂空绘影，索隐钓奇，窃恐犯造物之忌矣。乃笠翁不徒托诸空言，遂已演为本事。家居长干，山楼水阁，药栏花砌，辄引人著胜地。薄游吴市，集名优数辈，度其梨园法曲，红弦翠袖，烛影参差，望者疑为神仙中人。若是乎笠翁之才，造物不惟不忌，而且惜其劳、美其报焉。人生百年，为乐苦不足也，笠翁何以得此于天哉！仆本恨人，幸逢良宴，正如秦穆睹《钧天》之乐，赵武听孟姚之歌，非不醉心，仿佛梦中而已矣。

吴门同学弟尤侗拜撰

凡 例 七 则

四 期 三 戒

一期点缀太平

圣主当阳，力崇文教。庙堂既陈诗赋，草野合奏风谣，所谓上行而下效也。武士之戈矛，文人之笔墨，乃治乱均需之物。乱则以之削平反侧，治则以之点缀太平。方今海甸澄清，太平有象，正文人点缀之秋也，故于暇日抽毫，以代康衢鼓腹。所言八事，无一事不新，所著万言，无一言稍故者，以鼎新之盛世，应有一二未睹之事、未闻之言以扩耳目，犹之美厦告成，非残朱剩碧所能涂饰榱楹者也。草莽微臣，敢辞粉藻之力！

一期崇尚俭朴

创立新制，最忌导人以奢。奢则贫者难行，而使富贵之家日流于侈，是败坏风俗之书，非扶持名教之书也。是集惟《演习》、《声容》二种，为显者陶情之事，欲俭不能，然亦节去靡费之半。其余如《居室》、《器玩》、《饮馔》、《种植》、《颐养》诸部，皆寓节俭于制度之中，黜奢靡于绳墨之外，富有天下者可行，贫无卓

锥者亦可行。盖缘身处极贫之地，知物力之最艰，谬谓天下之贫皆同于我，我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故不觉其言之似吝也。然靡荡世风，或反因之有裨。

一期规正风俗

风俗之靡，日甚一日。究其日甚之故，则以喜新而尚异也。新异不诡于法，但须新之有道，异之有方。有道有方，总期不失情理之正。以索隐行怪之俗，而责其全返中庸，必不得之数也。不若以有道之新，易无道之新，以有方之异，变无方之异，庶彼乐于从事，而吾点缀太平之念为不虚矣。是集所载，皆极新极异之谈，然无一不轨于正道，其可告无罪于世者此耳。

一期警惕人心

风俗之靡，犹于人心之坏，正俗必先正心。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，畏听庄论。有心劝世者，正告则不足，旁引曲譬则有余。是集也，纯以劝惩为心，而又不标劝惩之目，名曰《闲情偶寄》者，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。劝惩之语，下半居多，前数帙俱谈风雅。正论不载于始而丽于终者，冀人由雅及庄，渐入渐深，而不觉其可畏也。劝惩之意，绝不明言，或假草木昆虫之微，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，即所谓正告不足，旁引曲譬则有余也。实具婆心，非同客语，正人奇士当共谅之。

一戒剽窃陈言

不佞半世操觚，不攘他人一字。空疏自愧者有之，诞妄贻讥者有之，至于剿窠袭臼，嚼前人唾余，而谬谓舌花新发者，则不特自信其无，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。然从前杂刻，新则新矣，犹是一岁一生之草，非百年一伐之木。草之青也可爱，枯则可焚；木即不堪为栋为梁，然欲刈而薪之，则人有不忍于心者矣。故知是集也者，其初出则为乍生之草，即其既陈既腐，犹可比于不忍为薪之木，以其可斫可雕而适于用也。以较邺架名编则不足，以角奚囊旧著则有余。阅是编者，请由始迄终，验其是新是旧。如觅得一语为他书所现载，人口所既言者，则作者非他，即武库之穿窬，词场之大盗也。

一戒网罗旧集

数十年来，述作名家皆有著书捷径，以只字片言之少，可酿为连篇累牍之繁，如有连篇累牍之繁，即可变为汗牛充栋之富。何也？以其制作新言缀于简首，随集古今名论附而益之。如说天文，即纂天文所有诸往事及前人所作诸词赋以实之，地理亦然，人物、鸟兽、草木诸类尽然。作而兼之以述，有事半功倍之能，真良法也。鄙见则谓著则成著，述则成述，不应首鼠二端。宁捉襟肘以露贫，不借丧马以彰富。有则还吾故有，无则安其本无。不载旧本之一言，以补新书之偶缺；不借前人之只字，以证后事之不经。观者于诸项之中，幸勿事事求全，言言责备。此新耳目之书，非备考核之书也。

一戒支离补凑

有怪此书立法未备者，谓既有心作古，当使物物尽有成规，胡一类之中止言数事？予应之曰：医贵专门，忌其杂也，杂则有验有不验矣。史贵能缺，“夏五”、“郭公”之不增一字，不正其讹者，以示能缺；缺斯可信，备则开天下后世之疑矣。使如子言而求诸事皆备，一物不遗，则支离补凑之病见，人将疑其可疑，而并疑其可信。是故良法不行于世，皆求全一念误之也。予以一人而僭陈八事，由《词曲》、《演习》以及《种植》、《颐养》，虽曰多能鄙事，贱者之常，然犹自病其太杂，终不得比于专门之医，奈何欲举星相、医卜、堪舆、日者之事，而并责之一人乎？其人否否而退。八事之中，事事立法者止有六种，至《饮馔》、《种植》二部之所言者，不尽是法，多以评论间之，宁以支离二字立论，不敢以之立法者，恐误天下之人也。然自谓立论之长，犹胜于立法。请质之海内名公，果能免于支离之诮否？

湖上笠翁李渔识

词　曲　部

结构第一

填词一道，文人之末技也。然能抑而为此，犹觉愈于驰马试剑，纵酒呼卢。孔子有言："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已。"博弈虽戏具，犹贤于"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"；填词虽小道，不又贤于博弈乎？吾谓技无大小，贵在能精；才乏纤洪，利于善用。能精善用，虽寸长尺短，亦可成名。否则才夸八斗，胸号五车，为文仅称点鬼之谈，著书惟供覆瓿之用，虽多亦奚以为？填词一道，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，即前代帝王，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，遂能不泯其国事者。请历言之。高则诚、王实甫诸人，元之名士也，舍填词一无表见。使两人不撰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，则沿至今日，谁复知其姓字？是则诚、实甫之传，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传之也。汤若士，明之才人也，诗文尺牍，尽有可观，而其脍炙人口者，不在尺牍诗文，而在《还魂》一剧。使若士不草《还魂》，则当日之若士，已虽有而若无，况后代乎？是若士之传，《还魂》传之也。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。历朝文字之盛，其名各有所归，"汉史"、"唐诗"、"宋文"、"元曲"，此世人口头语也。《汉书》、《史记》，千古不磨，尚矣。唐则诗人济济，宋有文士跄跄，宜其鼎足文坛，为三代后之三代也。元有天下，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，即语言文学之末，图书翰墨之微，亦少概见。使非崇尚词曲，得《琵琶》、

《西厢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诸书传于后代，则当日之元，亦与五代、金、辽同其泯灭，焉能附三朝骥尾，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？此帝王国事，以填词而得名者也。由是观之，填词非末技，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。近日雅慕此道，刻欲追踪元人、配飨若士者尽多，而究竟作者寥寥，未闻绝唱。其故维何？止因词曲一道，但有前书堪读，并无成法可宗。暗室无灯，有眼皆同瞽目，无怪乎觅途不得，问津无人，半途而废者居多，差毫厘而谬千里者，亦复不少也。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，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，载之于书者，不异耳提面命，独于填词制曲之事，非但略而未详，亦且置之不道。揣摩其故，殆有三焉：一则为此理甚难，非可言传，止堪意会。想入云霄之际，作者神魂飞越，如在梦中，不至终篇，不能返魂收魄。谈真则易，说梦为难，非不欲传，不能传也。若是，则诚异诚难，诚为不可道矣。吾谓此等至理，皆言最上一乘，非填词之学节节皆如是也，岂可为精者难言，而粗者亦置弗道乎？一则为填词之理变幻不常，言当如是，又有不当如是者。如填生旦之词，贵于庄雅，制净丑之曲，务带诙谐，此理之常也。乃忽遇风流放佚之生旦，反觉庄雅为非，作迂腐不情之净丑，转以诙谐为忌。诸如此类者，悉难胶柱。恐以一定之陈言，误泥古拘方之作者，是以宁为阙疑，不生蛇足。若是，则此种变幻之理，不独词曲为然，帖括诗文皆若是也。岂有执死法为文，而能见赏于人，相传于后者乎？一则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，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，盖千百人一见者也。凡有能此者，悉皆剖腹藏珠，务求自秘，谓此法无人授我，我岂独肯传人。使家家制曲，户户填词，则无论《白雪》盈车，《阳春》遍世，淘金选玉者未必不使后来居上，而觉糠秕在前。且使周郎渐出，顾曲者多，攻出瑕疵，令前人无可藏拙，是自为后羿而教出无数逢蒙，环执干戈而害我也，不如仍仿前人，缄口不提之为是。吾揣摩不传之故，虽三者并列，窃恐此意居多。以我论之：文章者，天下

之公器，非我之所能私；是非者，千古之定评，岂人之所能倒？不若出我所有，公之于人，收天下后世之名贤，悉为同调。胜我者，我师之，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；类我者，我友之，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。持此为心，遂不觉以生平底里，和盘托出，并前人已传之书，亦为取长弃短，别出瑕瑜，使人知所从违，而不为诵读所误。知我，罪我，怜我，杀我，悉听世人，不复能顾其后矣。但恐我所言者，自以为是而未必果是；人所趋者，我以为非而未必尽非。但矢一字之公，可谢千秋之罚。噫，元人可作，当必贳予。

填词首重音律，而予独先结构者，以音律有书可考，其理彰明较著。自《中原音韵》一出，则阴阳平仄画有塍区，如舟行水中，车推岸上，稍知率由者，虽欲故犯而不能矣。《啸余》、《九宫》二谱一出，则葫芦有样，粉本昭然。前人呼制曲为填词，填者，布也，犹棋枰之中画有定格，见一格，布一子，止有黑白之分，从无出入之弊，彼用韵而我叶之，彼不用韵而我纵横流荡之。至于引商刻羽，戛玉敲金，虽曰神而明之，匪可言喻，亦由勉强而臻自然，盖遵守成法之化境也。至于结构二字，则在引商刻羽之先，拈韵抽毫之始。如造物之赋形，当其精血初凝，胞胎未就，先为制定全形，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。倘先无成局，而由顶及踵，逐段滋生，则人之一身，当有无数断续之痕，而血气为之中阻矣。工师之建宅亦然。基址初平，间架未立，先筹何处建厅，何方开户，栋需何木，梁用何材，必俟成局了然，始可挥斤运斧。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，则便于前者，不便于后，势必改而就之，未成先毁，犹之筑舍道旁，兼数宅之匠资，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。故作传奇者，不宜卒急拈毫，袖手于前，始能疾书于后。有奇事，方有奇文，未有命题不佳，而能出其锦心，扬为绣口者也。尝读时髦所撰，惜其惨淡经营，用心良苦，而不得被管弦、副优孟者，非审音协律之难，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。

词采似属可缓，而亦置音律之前者，以有才技之分也。文词

稍胜者，即号才人，音律极精者，终为艺士。师旷止能审乐，不能作乐；龟年但能度词，不能制词。使与作乐制词者同堂，吾知必居末席矣。事有极细而亦不可不严者，此类是也。

戒 讽 刺

武人之刀，文士之笔，皆杀人之具也。刀能杀人，人尽知之；笔能杀人，人则未尽知也。然笔能杀人，犹有或知之者；至笔之杀人较刀之杀人，其快其凶更加百倍，则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。予请深言其故。何以知之？知之于刑人之际。杀之与剐，同是一死，而轻重别焉者。以杀止一刀，为时不久，头落而事毕矣；剐必数十百刀，为时必经数刻，死而不死，痛而复痛，求为头落事毕而不可得者，只在久与暂之分耳。然则笔之杀人，其为痛也，岂止数刻而已哉！窃怪传奇一书，昔人以代木铎，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，劝使为善，诫使勿恶，其道无由，故设此种文词，借优人说法，与大众齐听。谓善者如此收场，不善者如此结果，使人知所趋避，是药人寿世之方，救苦弭灾之具也。后世刻薄之流，以此意倒行逆施，借此文报仇泄怨。心之所喜者，处以生旦之位，意之所怒者，变以净丑之形，且举千百年未闻之丑行，幻设而加于一人之身，使梨园习而传之，几为定案，虽有孝子慈孙，不能改也。噫，岂千古文章，止为杀人而设？一生诵读，徒备行凶造孽之需乎？苍颉造字而鬼夜哭，造物之心，未必非逆料至此也。凡作传奇者，先要涤去此种肺肠，务存忠厚之心，勿为残毒之事。以之报恩则可，以之报怨则不可；以之劝善惩恶则可，以之欺善作恶则不可。人谓《琵琶》一书，为讥王四而设。因其不孝于亲，故加以入赘豪门，致亲饿死之事。何以知之？因“琵琶”二字，有四“王”字冒于其上，则其寓意可知也。噫，此非君子之言，齐

东野人之语也。凡作传世之文者，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，而后鬼神效灵，予以生花之笔，撰为倒峡之词，使人人赞美，百世流芬。传非文字之传，一念之正气使传也。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左》《国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诸书，与大地山河同其不朽，试问当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、轻薄之子厕于其间乎？但观《琵琶》得传至今，则高则诚之为人，必有善行可予，是以天寿其名，使不与身俱没，岂残忍刻薄之徒哉！即使当日与王四有隙，故以不孝加之，然则彼与蔡邕未必有隙，何以有隙之人，止暗寓其姓，不明叱其名，而以未必有隙之人，反蒙李代桃僵之实乎？此显而易见之事，从无一人辩之。创为是说者，其不学无术可知矣。予向梓传奇，尝埒誓词于首，其略云：加生旦以美名，原非市恩于有托；抹净丑以花面，亦属调笑于无心；凡以点缀词场，使不岑寂而已。但虑七情以内，无境不生，六合之中，何所不有。幻设一事，即有一事之偶同；乔命一名，即有一名之巧合。焉知不以无基之楼阁，认为有样之葫芦？是用沥血鸣神，剖心告世，倘有一毫所指，甘为三世之喑，即漏显诛，难逋阴罚。此种血忱，业已沁入梨枣，印政寰中久矣。而好事之家，犹有不尽相谅者，每观一剧，必问所指何人。噫，如其尽有所指，则誓词之设，已经二十余年，上帝有赫，实式临之，胡不降之以罚？兹以身后之事，且置勿论，论其现在者：年将六十，即旦夕就木，不为夭矣。向忧伯道之忧，今且五其男，二其女，孕而未诞、诞而待孕者，尚不一其人，虽尽属景升豚犬，然得此以慰桑榆，不忧穷民之无告矣。年虽迈而筋力未衰，涉水登山，少年场往往追予弗及；貌虽癯而精血未耗，寻花觅柳，儿女事犹然自觉情长。所患在贫，贫也，非病也；所少在贵，贵岂人人可幸致乎？是造物之悯予，亦云至矣。非悯其才，非悯其德，悯其方寸之无他也。生平所著之书，虽无裨于人心世道，若止论等身，几与曹交食粟之躯等其高下。使其间稍伏机心，略藏匕首，造物且诛之夺之不暇，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，犹得

徉狂自肆于笔墨之林哉？吾于发端之始，即以讽刺戒人，且若嚣嚣自鸣得意者，非敢故作夜郎，窃恐词人不究立言初意，谬信“琵琶王四”之说，因谬成真。谁无恩怨？谁乏牢骚？悉以填词泄愤，是此一书者，非阐明词学之书，乃教人行险播恶之书也。上帝讨无礼，予其首诛乎？现身说法，盖为此耳。

立 主 脑

古人作文一篇，定有一篇之主脑。主脑非他，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。传奇亦然。一本戏中，有无数人名，究竟俱属陪宾，原其初心，止为一人而设。即此一人之身，自始至终，离合悲欢，中具无限情由，无穷关目，究竟俱属衍文，原其初心，又止为一事而设。此一人一事，即作传奇之主脑也。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，实在可传而后传之，则不愧传奇之目，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。如一部《琵琶》，止为蔡伯喈一人，而蔡伯喈一人又止为“重婚牛府”一事，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。二亲之遭凶，五娘之尽孝，拐儿之骗财匿书，张大公之疏财仗义，皆由于此。是“重婚牛府”四字，即作《琵琶记》之主脑也。一部《西厢》，止为张君瑞一人，而张君瑞一人，又止为“白马解围”一事，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。夫人之许婚，张生之望配，红娘之勇于作合，莺莺之敢于失身，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，皆由于此。是“白马解围”四字，即作《西厢记》之主脑也。余剧皆然，不能悉指。后人作传奇，但知为一人而作，不知为一事而作。尽此一人所行之事，逐节铺陈，有如散金碎玉，以作零出则可，谓之全本，则为断线之珠，无梁之屋。作者茫然无绪，观者寂然无声，无怪乎有识梨园，望之而却走也。此语未经提破，故犯者孔多，而今而后，吾知鲜矣。

脱 窠 臼

“人惟求旧，物惟求新。”新也者，天下事物之美称也。而文章一道，较之他物，尤加倍焉。戛戛乎陈言务去，求新之谓也。至于填词一道，较之诗赋古文，又加倍焉。非特前人所作，于今为旧，即出我一人之手，今之视昨，亦有间焉。昨已见而今未见也，知未见之为新，即知已见之为旧矣。古人呼剧本为“传奇”者，因其事甚奇特，未经人见而传之，是以得名，可见非奇不传。“新”即“奇”之别名也。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，则千人共见，万人共见，绝无奇矣，焉用传之？是以填词之家，务解“传奇”二字。欲为此剧，先问古今院本中，曾有此等情节与否，如其未有，则急急传之，否则枉费辛勤，徒作效颦之妇。东施之貌未必丑于西施，止为效颦于人，遂蒙千古之诮。使当日逆料至此，即劝之捧心，知不屑矣。吾谓填词之难，莫难于洗涤窠臼，而填词之陋，亦莫陋于盗袭窠臼。吾观近日之新剧，非新剧也，皆老僧碎补之衲衣，医士合成之汤药，取众剧之所有，彼割一段，此割一段，合而成之，即是一种“传奇”。但有耳所未闻之姓名，从无目不经见之事实。语云：“千金之裘，非一狐之腋”，以此赞时人新剧，可谓定评。但不知前人所作，又从何处集来？岂《西厢》以前，别有跳墙之张珙？《琵琶》以上，另有剪发之赵五娘乎？若是，则何以原本不传，而传其抄本也？窠臼不脱，难语填词，凡我同心，急宜参酌。

密　针　线

编戏有如缝衣，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，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。剪碎易，凑成难，凑成之工，全在针线紧密。一节偶疏，全篇之破绽出矣。每编一折，必须前顾数折，后顾数折。顾前者，欲其照映，顾后者，便于埋伏。照映埋伏，不止照映一人，埋伏一事，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、关涉之事，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，节节俱要想到，宁使想到而不用，勿使有用而忽之。吾观今日之传奇，事事皆逊元人，独于埋伏照映处，胜彼一筹。非今人之太工，以元人所长全不在此也。若以针线论，元曲之最疏者，莫过于《琵琶》。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，如子中状元三载，而家人不知；身赘相府，享尽荣华，不能自遣一仆，而附家报于路人；赵五娘千里寻夫，只身无伴，未审果能全节与否，其谁证之？诸如此类，皆背理妨伦之甚者。再取小节论之，如五娘之剪发，乃作者自为之，当日必无其事。以有疏财仗义之张大公在，受人之托，必能终人之事，未有坐视不顾，而致其剪发者也。然不剪发，不足以见五娘之孝。以我作《琵琶》，《剪发》一折亦必不能少，但须回护张大公，使之自留地步。吾读《剪发》之曲，并无一字照管大公，且若有心讥刺者。据五娘云："前日婆婆没了，亏大公周济。如今公公又死，无钱资送，不好再去求他，只得剪发"云云。若是，则剪发一事乃自愿为之，非时势迫之使然也，奈何曲中云："非奴苦要孝名传，只为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。"此二语虽属恒言，人人可道，独不宜出五娘之口。彼自不肯告人，何以言其难也？观此二语，不似怼怨大公之词乎？然此犹属背后私言，或可免于照顾。迨其哭倒在地，大公见之，许送钱米相资，以备衣衾棺椁，则感之颂之，当有不啻口出者矣，奈何曲中又云："只恐奴身死也，

兀自没人埋，谁还你恩债?”试问公死而埋者何人?姑死而埋者何人?对埋殓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，将置大公于何地乎?且大公之相资，尚义也，非图利也，“谁还恩债”一语，不几抹倒大公，将一片热肠付之冷水乎?此等词曲，幸而出自元人，若出我辈，则群口讪之，不识置身何地矣。予非敢于仇古，既为词曲立言，必使人知取法，若扭于世俗之见，谓事事当法元人，吾恐未得其瑜，先有其瑕。人或非之，即举元人借口，乌知圣人千虑，必有一失;圣人之事，犹有不可尽法者，况其他乎?《琵琶》之可法者原多，请举所长以盖短。如《中秋赏月》一折，同一月也，出于牛氏之口者，言言欢悦;出于伯喈之口者，字字凄凉。一座两情，两情一事，此其针线之最密者。瑕不掩瑜，何妨并举其略。然传奇一事也，其中义理分为三项:曲也，白也，穿插联络之关目也。元人所长者止居其一，曲是也，白与关目皆其所短。吾于元人，但守其词中绳墨而已矣。

减头绪

头绪繁多，传奇之大病也。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(《荆钗记》、《刘知远》、《拜月亭》、《杀狗记》)之得传于后，止为一线到底，并无旁见侧出之情。三尺童子观演此剧，皆能了了于心，便便于口，以其始终无二事，贯串只一人也。后来作者不讲根源，单筹枝节，谓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。事多则关目亦多，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，人人应接不暇。殊不知戏场脚色，止此数人，便换千百个姓名，也只此数人装扮，止在上场之勤不勤，不在姓名之换不换。与其忽张忽李，令人莫识从来，何如只扮数人，使之频上频下，易其事而不易其人，使观者各畅怀来，如逢故物之为愈乎?作传奇者，能以“头绪忌繁”四字，刻刻关心，则思路不分，

文情专一，其为词也，如孤桐劲竹，直上无枝，虽难保其必传，然已有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之势矣。

戒荒唐

昔人云："画鬼魅易，画狗马难。"以鬼魅无形，画之不似，难于稽考。狗马为人所习见，一笔稍乖，是人得以指摘。可见事涉荒唐，即文人藏拙之具也。而近日传奇，独工于为此。噫，活人见鬼，其兆不祥，矧有吉事之家，动出魑魅魍魉为寿乎？移风易俗，当自此始。吾谓剧本非他，即三代以后之《韶》、《濩》也。殷俗尚鬼，犹不闻以怪诞不经之事被诸声乐，奏于庙堂，矧辟谬崇真之盛世乎？王道本乎人情，凡作传奇，只当求于耳目之前，不当索诸闻见之外。无论词曲，古今文字皆然。凡说人情物理者，千古相传；凡涉荒唐怪异者，当日即朽。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，以及唐宋诸大家，何一不说人情？何一不关物理？及今家传户颂，有怪其平易而废之者乎？《齐谐》，志怪之书也，当日仅存其名，后世未见其实。此非平易可久、怪诞不传之明验欤？人谓家常日用之事，已被前人做尽，穷微极隐，纤芥无遗，非好奇也，求为平而不可得也。予曰：不然。世间奇事无多，常事为多，物理易尽，人情难尽。有一日之君臣父子，即有一日之忠孝节义。性之所发，愈出愈奇，尽有前人未作之事，留之以待后人，后人猛发之心，较之胜于先辈者，即就妇人女子言之，女德莫过于贞，妇愆无甚于妒。古来贞女守节之事，自剪发、断臂、刺面、毁身，以至刎颈而止矣。近日矢贞之妇，竟有刲肠剖腹，自涂肝脑于贵人之庭以鸣不屈者；又有不持利器，谈笑而终其身，若老衲高僧之坐化者。岂非五伦以内，自有变化不穷之事乎？古来妒妇制夫之条，自罚跪、戒眠、捧灯、戴水，以至扑

詈而止矣。近日妒悍之流，竟有锁门绝食，迁怒于人，使族党避祸难前，坐视其死而莫之救者；又有鞭扑不加，囹圄不设，宽仁大度，若有刑措之风，而其夫摄于不怒之威，自遣其妾而归化者。岂非闺阃以内，便有日异月新之事乎？此类繁多，不能枚举。此言前人未见之事，后人见之，可备填词制曲之用者也。即前人已见之事，尽有摹写未尽之情，描画不全之态。若能设身处地，伐隐攻微，彼泉下之人，自能效灵于我，授以生花之笔，假以蕴绣之肠，制为杂剧，使人但赏极新极艳之词，而竟忘其为极腐极陈之事者。此为最上一乘，予有志焉，而未之逮也。

审虚实

传奇所用之事，或古或今，有虚有实，随人拈取。古者，书籍所载，古人现成之事也；今者，耳目传闻，当时仅见之事也；实者，就事敷陈，不假造作，有根有据之谓也；虚者，空中楼阁，随意构成，无影无形之谓也。人谓古事多实，近事多虚。予曰：不然。传奇无实，大半皆寓言耳。欲劝人为孝，则举一孝子出名，但有一行可纪，则不必尽有其事。凡属孝亲所应有者，悉取而加之，亦犹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，一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其余表忠表节，与种种劝人为善之剧，率同于此。若谓古事皆实，则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推为曲中之祖，莺莺果嫁君瑞乎？蔡邕之饿莩其亲，五娘之干蛊其夫，见于何书？果有实据乎？孟子云："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"盖指《武成》而言也。经史且然，矧杂剧乎？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、人居何地者，皆说梦之痴人，可以不答者也。然作者秉笔，又不宜尽作是观。若纪目前之事，无所考究，则非特事迹可以幻生，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凭空捏造，是谓虚则虚到底也。若用往事为题，以一古人出名，则满场脚色皆用古人，捏

一姓名不得；其人所行之事，又必本于载籍，班班可考，创一事实不得。非用古人姓字为难，使与满场脚色同时共事之为难也；非查古人事实为难，使与本等情由贯串合一之为难也。予既谓传奇无实，大半寓言，何以又云姓名事实必须有本？要知古人填古事易，今人填古事难。古人填古事，犹之今人填今事，非其不虑人考，无可考也。传至于今，则其人其事，观者烂熟于胸中，欺之不得，罔之不能，所以必求可据，是谓实则实到底也。若用一二古人作主，因无陪客，幻设姓名以代之，则虚不似虚，实不成实，词家之丑态也，切忌犯之。

词采第二

曲与诗余，同是一种文字。古今刻本中，诗余能佳而曲不能尽佳者，诗余可选而曲不可选也。诗余最短，每篇不过数十字，作者虽多，入选者不多，弃短取长，是以但见其美。曲文最长，每折必须数曲，每部必须数十折，非八斗长才，不能始终如一。微疵偶见者有之，瑕瑜并陈者有之，尚有踊跃于前，懈弛于后，不得已而为狗尾貂续者亦有之。演者观者既存此曲，只得取其所长，恕其所短，首尾并录。无一部而删去数折，止存数折，一出而抹去数曲，止存数曲之理。此戏曲不能尽佳，有为数折可取而挈带全篇，一曲可取而挈带全折，使瓦缶与金石齐鸣者，职是故也。予谓既工此道，当如画士之传真，闺女之刺绣，一笔稍差，便虑神情不似，一针偶缺，即防花鸟变形。使全部传奇之曲，得似诗余选本如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诸集，首首有可珍之句，句句有可宝之字，则不愧填词之名，无论必传，即传之千万年，亦非侥幸而得者矣。吾于古曲之中，取其全本不懈、多瑜鲜瑕者，惟《西厢》能之。《琵琶》则如汉高用兵，胜败不一，其得一胜而王者，命也，

非战之力也。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之传，则全赖音律。文章一道。置之不论可矣。

贵 显 浅

曲文之词采，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，且要判然相反。何也？诗文之词采，贵典雅而贱粗俗，宜蕴藉而忌分明。词曲不然，话则本之街谈巷议，事则取其直说明言。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，或初阅不见其佳，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，便非绝妙好词，不问而知为今曲，非元曲也。元人非不读书，而所制之曲，绝无一毫书本气，以其有书而不用，非当用而无书也，后人之曲则满纸皆书矣。元人非不深心，而所填之词，皆觉过于浅近，以其深而出之以浅，非借浅以文其不深也，后人之词则心口皆深矣。无论其他，即汤若士《还魂》一剧，世以配飨元人，宜也。问其精华所在，则以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二折对。予谓二折虽佳，犹是今曲，非元曲也。《惊梦》首句云："袅晴丝，吹来闲庭院，摇漾春如线。"以游丝一缕，逗起情丝，发端一语，即费如许深心，可谓惨淡经营矣。然听歌《牡丹亭》者，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？若谓制曲初心并不在此，不过因所见以起兴，则瞥见游丝，不妨直说，何须曲而又曲，由晴丝而说及春，由春与晴丝而悟其如线也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，则恐索解人不易得矣。索解人既不易得，又何必奏之歌筵，俾雅人俗子同闻而共见乎？其余"停半晌。整花钿，没揣菱花，偷人半面"及"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"，"遍青山，啼红了杜鹃"等语。字字俱费经营，字字皆欠明爽。此等妙语，止可作文字观，不得作传奇观。至如末幅"似虫儿般蠢动，把风情搧"，与"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，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"，《寻梦》曲云："明放着白日青天，猛教人抓不到梦

魂前”，“是这答儿压黄金钏匾”，此等曲，则去元人不远矣。而予最赏心者，不专在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二折，谓其心花笔蕊，散见于前后各折之中。《诊祟》曲云：“看你春归何处归，春睡何曾睡，气丝儿，怎度的长天日。”“梦去知他实实谁，病来只送得个虚虚的你。做行云，先渴倒在巫阳会。”“又不得困人天气，中酒心期，魆魆的常如醉。”“承尊觑，何时何日，来看这女颜回？”《忆女》曲云：“地老天昏，没处把老娘安顿。”“你怎撇得下万里无儿白发亲。”“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。”《玩真》曲云：“如愁欲语，只少口气儿呵。”“叫的你喷嚏似天花唾。动凌波，盈盈欲下，不见影儿那。”此等曲，则纯乎元人，置之《百种》前后，几不能辨，以其意深词浅，全无一毫书本气也。若论填词家宜用之书，则无论经传子史以及诗赋古文，无一不当熟读，即道家佛氏、九流百工之书，下至孩童所习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，无一不在所用之中。至于形之笔端，落于纸上，则宜洗濯殆尽。亦偶有用着成语之处，点出旧事之时，妙在信手拈来，无心巧合，竟似古人寻我，并非我觅古人。此等造诣，非可言传，只宜多购元曲，寝食其中，自能为其所化。而元曲之最佳者，不单在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二剧，而在《元人百种》之中。《百种》亦不能尽佳，十有一二可列高、王之上，其不致家弦户诵，出与二剧争雄者，以其是杂剧而非全本，多北曲而少南音，又止可被诸管弦，不便奏之场上。今时所重，皆在彼而不在此，即欲不为纨扇之捐，其可得乎？

重机趣

“机趣”二字，填词家必不可少。机者，传奇之精神，趣者，传奇之风致。少此二物，则如泥人土马，有生形而无生气。因作者逐句凑成，遂使观场者逐段记忆，稍不留心，则看到第二曲，不

记头一曲是何等情形，看到第二折，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当。是心口徒劳，耳目俱涩，何必以此自苦，而复苦百千万亿之人哉？故填词之中，勿使有断续痕，勿使有道学气。所谓无断续痕者，非止一出接一出，一人顶一人，务使承上接下，血脉相连，即于情事截然绝不相关之处，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，看到后来方知其妙，如藕于未切之时，先长暗丝以待，丝于络成之后，才知作茧之精，此言机之不可少也。所谓无道学气者，非但风流跌宕之曲、花前月下之情，当以板腐为戒，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，亦当抑圣为狂，寓哭于笑，如王阳明之讲道学，则得词中三昧矣。阳明登坛讲学，反复辨说"良知"二字，一愚人讯之曰："请问'良知'这件东西，还是白的？还是黑的？"阳明曰："也不白，也不黑，只是一点带赤的，便是良知了。"照此法填词，则离合悲欢，嘻笑怒骂，无一语一字不带机趣而行矣。予又谓填词种子，要在性中带来，性中无此，做杀不佳。人问：性之有无，何从辨识？予曰：不难，观其说话行文，即知之矣。说话不迂腐，十句之中，定有一二句超脱，行文不板实，一篇之内，但有一二段空灵，此即可以填词之人也。不则另寻别计，不当以有用精神，费之无益之地。噫，"性中带来"一语，事事皆然，不独填词一节。凡作诗文书画、饮酒斗棋与百工技艺之事，无一不具夙根，无一不本天授。强而后能者，毕竟是半路出家，止可冒斋饭吃，不能成佛作祖也。

戒 浮 泛

词贵显浅之说，前已道之详矣。然一味显浅而不知分别，则将日流粗俗，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可得矣。元曲多犯此病，乃矫艰深隐晦之弊而过焉者也。极粗极俗之语，未尝不入填词，但宜从脚色起见。如在花面口中，则惟恐不粗不俗，一涉生旦之曲，便

宜斟酌其词。无论生为衣冠仕宦，旦为小姐夫人，出言吐词当有隽雅春容之度。即使生为仆从，旦作梅香，亦须择言而发，不与净丑同声。以生旦有生旦之体，净丑有净丑之腔故也。元人不察，多混用之。观《幽闺记》之陀满兴福，乃小生脚色，初屈后伸之人也。其《避兵》曲云："遥观巡捕卒，都是棒和枪。"此花面口吻，非小生曲也。均是常谈俗语，有当用于此者，有当用于彼者。又有极粗极俗之语，止更一二字，或增减一二字，便成绝新绝雅之文者。神而明之，只在一熟。当存其说，以俟其人。

填词义理无穷，说何人，肖何人，议某事，切某事，文章头绪之最繁者，莫填词若矣。予谓总其大纲，则不出"情景"二字。景书所睹，情发欲言，情自中生，景由外得，二者难易之分，判如霄壤。以情乃一人之情，说张三要像张三，难通融于李四。景乃众人之景，写春夏尽是春夏，止分别于秋冬。善填词者，当为所难，勿趋其易。批点传奇者，每遇游山玩水、赏月观花等曲，见其止书所见，不及中情者，有十分佳处，只好算得五分，以风云月露之词，工者尽多，不从此剧始也。善咏物者，妙在即景生情。如前所云《琵琶·赏月》四曲，同一月也，牛氏有牛氏之月，伯喈有伯喈之月。所言者月，所寓者心。牛氏所说之月，可移一句于伯喈？伯喈所说之月，可挪一字于牛氏乎？夫妻二人之语，犹不可挪移混用，况他人乎？人谓此等妙曲，工者有几，强人以所不能，是塞填词之路也。予曰：不然。作文之事，贵于专一。专则生巧，散乃入愚；专则易于奏工，散者难于责效。百工居肆，欲其专也；众楚群咻，喻其散也。舍情言景，不过图其省力，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，当从何处说起。咏花既愁遗鸟，赋月又想兼风。若使逐件铺张，则虑事多曲少；欲以数言包括，又防事短情长。展转推敲，已费心思几许，何如只就本人生发，自有欲为之事，自有待说之情，念不旁分，妙理自出。如发科发甲之人，窗下作文，每日止能一篇二篇，场中遂至七篇。窗下之一篇二篇未必尽好，而

场中之七篇，反能尽发所长，而夺千人之帜者，以其念不旁分，舍本题之外，并无别题可做，只得走此一条路也。吾欲填词家舍景言情，非责人以难，正欲其舍难就易耳。

忌 填 塞

填塞之病有三：多引古事，迭用人名，直书成句。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：借典核以明博雅，假脂粉以见风姿，取现成以免思索。而总此三病与致病之由之故，则在一语。一语维何？曰：从未经人道破。一经道破，则俗语云"说破不值半文钱"，再犯此病者鲜矣。古来填词之家，未尝不引古事，未尝不用人名，未尝不书现成之句，而所引所用与所书者，则有别焉：其事不取幽深，其人不搜隐僻，其句则采街谈巷议。即有时偶涉诗书，亦系耳根听熟之语，舌端调惯之文，虽出诗书，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。总而言之，传奇不比文章，文章做与读书人看，故不怪其深，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，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，故贵浅不贵深。使文章之设，亦为与读书人、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，则古来圣贤所作之经传，亦只浅而不深，如今世之为小说矣。人曰：文人之作传奇与著书无别，假此以见其才也，浅则才于何见？予曰：能于浅处见才，方是文章高手。施耐庵之《水浒》，王实甫之《西厢》，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，金圣叹特标其名曰"五才子书"、"六才子书"者，其意何居？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，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，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。噫，知言哉！

音律第三

作文之最乐者，莫如填词，其最苦者，亦莫如填词。填词之乐，详后《宾白》之第二幅，上天入地，作佛成仙，无一不随意到，较之南面百城，洵有过焉者矣。至说其苦，亦有千态万状，拟之悲伤疾痛、桎梏幽囚诸逆境，殆有甚焉者。请详言之。他种文字，随人长短，听我张弛，总无限定之资格。今置散体弗论，而论其分股、限字与调声叶律者。分股则帖括时文是已。先破后承，始开终结，内分八股，股股相对，绳墨不为不严矣；然其股法、句法，长短由人，未尝限之以数，虽严而不谓之严也。限字则四六排偶之文是已。语有一定之字，字有一定之声，对必同心，意难合掌，矩度不为不肃矣；然止限以数，未定以位，止限以声，未拘以格，上四下六可，上六下四亦未尝不可，仄平平仄可，平仄仄平亦未尝不可，虽肃而实未尝肃也。调声叶律，又兼分股限字之文，则诗中之近体是已。起句五言，则句句五言，起句七言，则句句七言，起句用某韵，则以下俱用某韵，起句第二字用平声，则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，第三、第四又复颠倒用之，前人立法亦云苛且密矣。然起句五言，句句五言，起句七言，句句七言，便有成法可守，想入五言一路，则七言之句不来矣；起句用某韵，以下俱用某韵，起句第二字用平声，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，则拈得平声之韵，上去入三声之韵，皆可置之不问矣；守定平仄、仄平二语，再无变更，自一首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辙，保无朝更夕改之令阻人适从矣，是其苛犹未甚，密犹未至也。至于填词一道，则句之长短，字之多寡，声之平上去入，韵之清浊阴阳，皆有一定不移之格。长者短一线不能，少者增一字不得，又复忽长忽短，时少时多，令人把握不定。当平者平，用一仄字不得；当阴者阴，换

一阳字不能。调得平仄成文，又虑阴阳反复；分得阴阳清楚，又与声韵乖张。令人搅断肺肠，烦苦欲绝。此等苛法，尽勾磨人。作者处此，但能布置得宜，安顿极妥，便是千幸万幸之事，尚能计其词品之低昂，文情之工拙乎？予襁褓识字，总角成篇，于诗书六艺之文，虽未精穷其义，然皆浅涉一过。总诸体百家而论之，觉文字之难，未有过于填词者，予童而习之，于今老矣，尚未窥见一斑。只以管窥蛙见之识，谬语同心；虚赤帜于词坛，以待将来。作者能于此种艰难文字显出奇能，字字在声音律法之中，言言无资格拘挛之苦，如莲花生在火上，仙叟弈于桔中，始为盘根错节之才，八面玲珑之笔，寿名千古，衾影何惭！而千古上下之题品文艺者，看到传奇一种，当易心换眼，别置典刑。要知此种文字作之可怜，出之不易，其楮墨笔砚非同己物，有如假自他人，耳目心思效用不能，到处为人掣肘，非若诗赋古文，容其得意疾书，不受神牵鬼制者。七分佳处，便可许作十分，若到十分，即可敌他种文字之二十分矣。予非左袒词家，实欲主持公道，如其不信，但请作者同拈一题，先作文一篇或诗一首，再作填词一曲，试其孰难孰易，谁拙谁工，即知予言之不谬矣。然难易自知，工拙必须人辨。

词曲中音律之坏，坏于《南西厢》。凡有作者，当以之为戒，不当取之为法。非止音律，文艺亦然。请详言之。填词除杂剧不论，止论全本，其文字之佳，音律之妙，未有过于《北西厢》者。自南本一出，遂变极佳者为极不佳，极妙者为极不妙。推其初意，亦有可原，不过因北本为词曲之豪，人人赞羡，但可被之管弦，不便奏诸场上，但宜于弋阳、四平等俗优，不便强施于昆调，以系北曲而非南曲也。兹请先言其故。北曲一折，止隶一人，虽有数人在场，其曲止出一口，从无互歌迭咏之事。弋阳、四平等腔，字多音少，一泄而尽，又有一人启口，数人接腔者，名为一人，实出众口，故演《北西厢》甚易。昆调悠长，一字可抵数字，每唱

一曲，又必一人始之，一人终之，无可助一臂者，以长江大河之全曲，而专责一人，即有铜喉铁齿，其能胜此重任乎？此北本虽佳，吴音不能奏也。作《南西厢》者，意在补此缺陷，遂割裂其词，增添其白，易北为南，撰成此剧，亦可谓善用古人，喜传佳事者矣。然自予论之，此人之于作者，可谓功之首而罪之魁矣。所谓功之首者，非得此人，则俗优竞演，雅调无闻，作者苦心，虽传实没。所谓罪之魁者，千金狐腋，剪作鸿毛，一片精金，点成顽铁。若是者何？以其有用古之心而无其具也。今之观演此剧者，但知关目动人，词曲悦耳，亦曾细尝其味、深绎其词乎？使读书作古之人，取《西厢》南本一阅，句栉字比，未有不废卷掩鼻，而怪秽气熏人者也。若曰：词曲情文不浃，以其就北本增删，割彼凑此，自难贴合，虽有才力无所施也。然则宾白之文，皆由己作，并未依傍原本，何以有才不用，有力不施，而为俗口鄙恶之谈，以秽听者之耳乎？且曲文之中，尽有不就原本增删，或自填一折以补原本之缺略，自撰一曲以作诸曲之过文者，此则束缚无人，操纵由我，何以有才不用，有力不施，亦作勉强支吾之句，以混观者之目乎？使王实甫复生，看演此剧，非狂叫怒骂，索改本而付之祝融，即痛哭流涕，对原本而悲其不幸矣。嘻！续《西厢》者之才，去作《西厢》者，止争一间，观者群加非议，谓《惊梦》以后诸曲，有如狗尾续貂。以彼之才，较之作《南西厢》者，岂特奴婢之于郎主，直帝王之视乞丐！乃今之观者，彼施责备，而此独包容，已不可解；且令家尸户祝，居然配飨《琵琶》，非特实甫呼冤，且使则诚号屈矣！予生平最恶弋阳、四平等剧，见则趋而避之，但闻其搬演《西厢》，则乐观恐后。何也？以其腔调虽恶，而曲文未改，仍是完全不破之《西厢》，非改头换面、折手跛足之《西厢》也。南本则聋瞽、喑哑、驮背、折腰诸恶状，无一不备于身矣。此但责其文词，未究音律。从来词曲之旨，首严宫调，次及声音，次及字格。九宫十三调，南曲之门户也。小出可以不拘，

其成套大曲，则分门别户，各有依归，非但彼此不可通融，次第亦难紊乱。此剧只因改北成南，遂变尽词场格局：或因前曲与前曲字句相同，后曲与后曲体段不合，遂向别宫别调随取一曲以联络之，此宫调之不能尽合也；或彼曲与此曲牌名巧凑，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数不符，如其可增可减，即增减就之，否则任其多寡，以解补凑不来之厄，此字格之不能尽符也；至于平仄阴阳与逐句所叶之韵，较此二者其难十倍，诛将不胜诛，此声音之不能尽叶也。词家所重在此三者，而三者之弊，未尝缺一，能使天下相传，久而不废，岂非咄咄怪事乎？更可异者，近日词人因其熟于梨园之口，习于观者之目，谓此曲第一当行，可以取法，用作曲谱；所填之词，凡有不合成律者，他人执而讯之，则曰："我用《南西厢》某折作对子，如何得错！"噫，玷《西厢》名目者此人，坏词场矩度者此人，误天下后世之苍生者，亦此人也。此等情弊，予不急为拈出，则《南西厢》之流毒，当至何年何代而已乎！

向在都门，魏贞庵相国取崔郑合葬墓志铭示予，命予作《北西厢》翻本，以正从前之谬。予谢不敏，谓天下已传之书，无论是非可否，悉宜听之，不当奋其死力与较短长。较之而非，举世起而非我；即较之而是，举世亦起而非我。何也？贵远贱近，慕古薄今，天下之通情也。谁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，抑之使出时流下？彼文足以传世，业有明征；我力足以降人，尚无实据。以无据敌有征，其败可立见也。时龚芝麓先生亦在座，与贞庵相国均以予言为然。向有一人欲改《北西厢》，又有一人欲续《水浒传》，同商于予。予曰："《西厢》非不可改，《水浒》非不可续，然无奈二书已传，万口交赞，其高踞词坛之座位，业如泰山之稳，磐石之固，欲遽叱之使起而让席于予，此万不可得之数也。无论所改之《西厢》、所续之《水浒》，未必可继后尘，即使高出前人数倍，吾知举世之人不约而同，皆以'续貂蛇足'四字，为新作之定评矣。"二人唯唯而去。此予由衷之言，向以诫人，而今不以之

绳己，动数前人之过者，其意何居？曰：存其是也。放郑声者，非仇郑声，存雅乐也；辟异端者，非仇异端，存正道也；予之力斥《南西厢》，非仇《南西厢》，欲存《北西厢》之本来面目也。若谓前人尽不可议，前书尽不可毁，则杨朱、墨翟亦是前人，郑声未必无底本，有之亦是前书，何以古圣贤放之辟之，不遗余力哉？予又谓《北西厢》不可改，《南西厢》则不可不翻。何也？世人喜观此剧，非故嗜痂，因此剧之外别无善本，欲睹崔张旧事，舍此无由。地乏朱砂，赤土为佳，《南西厢》之得以浪传，职是故也。使得一人焉，起而痛反其失，别出新裁，创为南本，师实甫之意，而不必更袭其词，祖汉卿之心，而不独仅续其后，若与《北西厢》角胜争雄，则可谓难之又难，若止与《南西厢》赌长较短，则犹恐屑而不屑。予虽乏才，请当斯任，救饥有暇，当即拈毫。

《南西厢》翻本既不可无，予又因此及彼，而有志于《北琵琶》一剧。蔡中郎夫妇之传，既以《琵琶》得名，则“琵琶”二字乃一篇之主，而当年作者何以仅标其名，不见拈弄其实？使赵五娘描容之后，果然身背琵琶，往别张大公，弹出北曲哀声一大套，使观者听者涕泗横流，岂非《琵琶记》中一大畅事？而当年见不及此者，岂元人各有所长，工南词者不善制北曲耶？使王实甫作《琵琶》，吾知与千载后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。予虽乏才，亦不敢不当斯任。向填一折付优人，补则诚原本之不逮，兹已附入四卷之末，尚思扩为全本，以备词人采择，如其可用，谱为弦索新声，若是，则《南西厢》、《北琵琶》二书可以并行。虽不敢望追踪前哲，并辔时贤，但能保与自手所填诸曲（如已经行世之前后八种，及已填未刻之内外八种）合而较之，必有浅深疏密之分矣。然著此二书，必须杜门累月，窃恐饥来驱人，势不由我。安得雨珠雨粟之天，为数十口家人筹生计乎？伤哉！贫也。

恪守词韵

一出用一韵到底，半字不容出入，此为定格。旧曲韵杂出入无常者，因其法制未备，原无成格可守，不足怪也。既有《中原音韵》一书，则犹畛域画定，寸步不容越矣。常见文人制曲，一折之中，定有一二出韵之字，非曰明知故犯，以偶得好句不在韵中，而又不肯割爱，故勉强入之，以快一时之目者也。杭有才人沈孚中者，所制《绾春园》、《息宰河》二剧，不施浮采，纯用白描，大是元人后劲。予初阅时，不忍释卷，及考其声韵，则一无定轨，不惟偶犯数字，竟以寒山、桓欢二韵，合为一处用之，又有以支思、齐微、鱼模三韵并用者，甚至以真文、庚青、侵寻三韵，不论开口闭口，同作一韵用者。长于用才而短于择术，致使佳调不传，殊可痛惜！夫作诗填词同一理也。未有沈休文诗韵以前，大同小异之韵，或可叶入诗中。既有此书，即三百篇之风人复作，亦当俯就范围。李白诗仙，杜甫诗圣，其才岂出沈约下，未闻以才思纵横而跃出韵外，况其他乎？设有一诗于此，言言中的，字字惊人，而以一东二冬并叶，或三江七阳互施，吾知司选政者，必加摈黜，岂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？词家绳墨，只在《谱》、《韵》二书，合谱合韵，方可言才，不则八斗难克升合，五车不敌片纸，虽多虽富，亦奚以为？

凛遵曲谱

曲谱者，填词之粉本，犹妇人刺绣之花样也，描一朵，刺一朵，画一叶，绣一叶，拙者不可稍减，巧者亦不能略增。然花样

无定式，尽可日异月新，曲谱则愈旧愈佳，稍稍趋新，则以毫厘之差而成千里之谬。悄事新奇百出，文章变化无穷，总不出谱内刊成之定格。是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，曲谱是也；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，亦曲谱是也。使曲无定谱，亦可日异月新，则凡属淹通文艺者，皆可填词，何元人、我辈之足重哉？“依样画葫芦”一语，竟似为填词而发。妙在依样之中，别出好歹，稍有一线之出入，则葫芦体样不圆，非近于方，则类乎扁矣。葫芦岂易画者哉！明朝三百年，善画葫芦者，止有汤临川一人，而犹有病其声韵偶乖，字句多寡之不合者。甚矣，画葫芦之难，而一定之成样不可擅改也。

曲谱无新，曲牌名有新。盖词人好奇嗜巧，而又不得展其伎俩，无可奈何，故以二曲三曲合为一曲，熔铸成名，如《金索挂梧桐》、《倾杯赏芙蓉》、《倚马待风云》之类是也。此皆老于词学、文人善歌者能之，不则上调不接下调，徒受歌者揶揄。然音调虽协，亦须文理贯通，始可串离使合。如《金络索》、《梧桐树》是两曲，串为一曲，而名曰《金索挂梧桐》，以金索挂树，是情理所有之事也。《倾杯序》、《玉芙蓉》是两曲，串为一曲，而名曰《倾杯赏芙蓉》，倾杯酒而赏芙蓉，虽系捏成，犹口头语也。《驻马听》、《一江风》、《驻云飞》是三曲，串为一曲，而名曰《倚马待风云》，倚马而待风云之会，此语即入诗文中，亦自成句。凡此皆系有伦有脊之言，虽巧而不厌其巧。竟有只顾串合，不询文义之通塞，事理之有无，生扭数字作曲名者，殊失顾名思义之体，反不若前人不列名目，只以“犯”字加之。如本曲《江儿水》而串入二别曲，则曰《二犯江儿水》；本曲《集贤宾》而串入三别曲，则曰《三犯集贤宾》。又有以“摊破”二字概之者，如本曲《簇御林》、本曲《地锦花》而串入别曲，则曰《摊破簇御林》、《摊破地锦花》之类，何等浑然，何等藏拙。更有以十数曲串为一曲而标以总名，如《六犯清音》、《七贤过关》、《九回肠》、《十二峰》之

类，更觉浑雅。予谓串旧作新，终是填词末着。只求文字好，音律正，即牌名旧杀，终觉新奇可喜。如以极新极美之名，而填以庸腐乖张之曲，谁其好之？善恶在实，不在名也。

鱼模当分

词曲韵书，止靠《中原音韵》一种，此系北韵，非南韵也。十年之前，武林陈次升先生欲补此缺陷，作《南词音韵》一书，工垂成而复辍，殊为可惜。予谓南韵深渺，卒难成书。填词之家即将《中原音韵》一书，就平上去三音之中，抽出入声字，另为一声，私置案头，亦可暂备南词之用。然此犹可缓。更有急于此者，则鱼模一韵，断宜分别为二。鱼之与模，相去甚远，不知周德清当日何故比而同之，岂仿沈休文诗韵之例，以元、繁、孙三韵，合为十三元之一韵，必欲于纯中示杂，以存“大音希声”之一线耶？无论一曲数音，听到歇脚处，觉其散漫无归，即我辈置之案头，自作文字读，亦觉字句聱牙，声韵逆耳。倘有词学专家，欲其文字与声音媲美者，当令鱼自鱼而模自模，两不相混，斯为极妥。即不能全出皆分，或每曲各为一韵，如前曲用鱼，则用鱼韵到底，后曲用模，则用模韵到底，犹之一诗一韵，后不同前，亦简便可行之法也。自愚见推之，作诗用韵，亦当仿此。另钞元字一韵，区别为三，拈得十三元者，首句用元，则用元韵到底，凡涉繁、孙二韵者勿用，拈得繁、孙者亦然。出韵则犯诗家之忌，未有以用韵太严而反来指谪者也。

廉监宜避

侵寻、监咸、廉纤三韵，同属闭口之音，而侵寻一韵，较之监咸、廉纤，独觉稍异。每至收音处，侵寻闭口，而其音犹带清亮，至监咸、廉纤二韵，则微有不同。此二韵者，以作急板小曲则可，若填悠扬大套之词，则宜避之。《西厢》“不念《法华经》，不理《梁王忏》”一折用之者，以出惠明口中，声口恰相合耳。此二韵宜避者，不止单为声音，以其一韵之中，可用者不过数字，余皆险僻艰生，备而不用者也。若惠明曲中之“揝”字、“搀”字、“燂”字、“臜”字、“馅”字、“蘸”字、“髟”字，惟惠明可用，亦惟才大如天之王实甫能用，以第二人作《西厢》，即不敢用此险韵矣。初学填词者不知，每于一折开手处，误用此韵，致累全篇无好句；又有作不终篇，弃去此韵而另作者，失计妨时。故用韵不可不择。

拗句难好

音律之难，不难于铿锵顺口之文，而难于倔强聱牙之句。铿锵顺口者，如此字声韵不合，随取一字换之，纵横顺逆，皆可成文，何难一时数曲。至于倔强聱牙之句，即不拘音律，任意挥写，尚难见才，况有清浊阴阳，及明用韵，暗用韵，又断断不宜用韵之成格，死死限在其中乎？词名之最易填者，如《皂罗袍》、《醉扶归》、《解三酲》、《步步娇》、《园林好》、《江儿水》等曲。韵脚虽多，字句虽有长短，然读者顺口，作者自能随笔，即有一二句宜作拗体，亦如诗内之古风，无才者处此，亦能勉力见才。至如

《小桃红》、《下山虎》等曲，则有最难下笔之句矣。《幽闺记·小桃红》之中段云："轻轻将袖儿掀，露春纤，盏儿拈，低娇面也。"每句只三字，末字叶韵，而每句之第二字，又断该用平，不可犯仄。此等处，似难而尚未尽难。其《下山虎》云："大人家体面，委实多般，有眼何曾见！懒能向前，弄盏传杯，恁般腼腆。这里新人忒杀虔，待推怎地展？主婚人，不见怜，配合夫妻，事事非偶然。好恶姻缘总在天。"只须"懒能向前"、"待推怎地展"、"事非偶然"之三句，便能搅断词肠。"懒能向前"、"事非偶然"二句，每句四字，两平两仄，末字叶韵。"待推怎地展"一句五字，末字叶韵，五字之中，平居其一，仄居其四。此等拗句，如何措手？南曲中此类极多，其难有十倍于此者，若逐个牌名援引，则不胜其繁，而观者厌矣；不引一二处定其难易，人又未必尽晓；兹只随拈旧诗一句，颠倒声韵以喻之。如"云淡风轻近午天"，此等句法，自然容易见好，若变为"风轻云淡近午天"，则虽有好句，不夺目矣。况"风轻云淡近午天"七字之中，未必言言合律，或是阴阳相左，或是平仄尚乖，必须再易数字，始能合拍。或改为"风轻云淡午近天"，或又改为"风轻午近云淡天"，此等句法，揆之音律则或谐矣，若以文理绳之，尚得名为词曲乎？海内观者，肯曰此句为音律所限，自难求工，姑为体贴人情之善念而恕之乎？曰：不能也。既曰不能，则作者将删去此句而不作乎？抑自创一格而畅我所欲言乎？曰：亦不能也。然则攻此道者，亦甚难矣！变难成易，其道何居？曰：有一方便法门，词人或有行之者，未必尽有知之者。行之者偶然合拍，如路逢故人，出之不意，非我知其在路而往投之也。凡作倔强聱牙之句，不合自造新言，只当引用成语。成语在人口头，即稍更数字，略变声音，念来亦觉顺口。新造之句，一字聱牙，非止念不顺口，且令人不解其意。今亦随拈一二句试之。如"柴米油盐酱醋茶"，口头语也，试变为"油盐柴米酱醋茶"，或再变为"酱醋油盐柴米茶"，未有不明其义，不辨

其声者。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”，口头语也，试将上句变为“日出东边西边雨”，下句变为“道是有情却无情”，亦未有不明其义，不辨其声者。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拗句，则几与海外方言无别，必经重译而后知之矣。即取前引《幽闺》之二句，定其工拙。“懒能向前”、“事非偶然”二句，皆拗体也。“懒能向前”一句，系作者新构，此句便觉生涩，读不顺口。“事非偶然”一句，系家常俗语，此句便觉自然，读之溜亮，岂非用成语易工，作新句难好之验乎？予作传奇数十种，所谓“三折肱为良医”，此折肱语也。因觅知音，尽倾肝膈。孔子云：“益者三友：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。”多闻，吾不敢居，谨自呼为直谅。

合韵易重

句末一字之当叶者，名为韵脚。一曲之中，有几韵脚，前后各别，不可犯重。此理谁不知之？谁其犯之？所不尽知而易犯者，惟有“合前”数句。兹请先言合前之故。同一牌名而为数曲者，止于首只列名其后，在南曲则曰“前腔”，在北曲则曰“么篇”，犹诗题之有其二、其三、其四也。末后数语，有前后各别者，有前后相同，不复另作，名为“合前”者。此虽词人躲懒法，然付之优人，实有二便：初学之时，少读数句新词，省费几番记忆，一便也；登场之际，前曲各人分唱，合前之曲必通场合唱，既省精神，又不寂寞，二便也。然合前之韵脚最易犯重。何也？大凡作首曲，则知查韵，用过之字不肯复用，迨做到第二、三曲，则止图省力，但做前词，不顾后语，置合前数句于度外，谓前曲已有，不必费心，而乌知此数句之韵脚在前曲则语语各别，凑入此曲，焉知不有偶合者乎？故作前腔之曲，而有合前之句者，必将末后数句之韵脚紧记在心，不可复用；作完之后，又必再查，始能不犯

此病。此就韵脚而言也。韵脚犯重，犹是小病，更有大于此者，则在词意与人不相合。何也？合前之曲既使同唱，则此数句之词意必有同情。如生旦净丑四人在场，生旦之意如是，净丑之意亦如是，即可谓之同情，即可使之同唱；若生旦如是，净丑未尽如是，则两情不一，已无同唱之理；况有生旦如是，净丑必不如是，则岂有相反之曲而同唱者乎？此等关窍，若不经人道破，则填词之家既顾阴阳平仄，又调角徵宫商，心绪万端，岂能复筹及此？予作是编，其于词学之精微，则万不得一，如此等粗浅之论，则可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者矣。后来作者，当锡予一字，命曰“词奴”，以其为千古词人，尝效纪纲奔走之力也。

慎用上声

平上去入四声，惟上声一音最别。用之词曲，较他音独低，用之宾白，又较他音独高。填词者每用此声，最宜斟酌。此声利于幽静之词，不利于发扬之曲；即幽静之词，亦宜偶用、间用，切忌一句之中连用二三四字。盖曲到上声字，不求低而自低，不低则此字唱不出口。如十数字高而忽有一字之低，亦觉抑扬有致；若重复数字皆低，则不特无音，且无曲矣。至于发扬之曲，每到吃紧关头，即当用阴字，而易以阳字尚不发调，况为上声之极细者乎？予尝谓物有雌雄，字亦有雌雄。平去入三声以及阴字，乃字与声之雄飞者也；上声及阳字，乃字与声之雌伏者也。此理不明，难于制曲。初学填词者，每犯抑扬倒置之病，其故何居？正为上声之字入曲低，而入白反高耳。词人之能度曲者，世间颇少。其握管捻髭之际，大约口内吟哦，皆同说话，每逢此字，即作高声；且上声之字出口最亮，入耳极清，因其高而且清，清而且亮，自然得意疾书。孰知唱曲之道与此相反，念来高者，唱出反低，此

文人妙曲利于案头，而不利于场上之通病也。非笠翁为千古痴人，不分一毫人我，不留一点渣滓者，孰肯尽出家私底蕴，以博慷慨好义之虚名乎？

少填入韵

入声韵脚，宜于北而不宜于南。以韵脚一字之音，较他字更须明亮，北曲止有三声，有平上去而无入，用入声字作韵脚，与用他声无异也。南曲四声俱备，遇入声之字，定宜唱作入声，稍类三音，即同北调矣，以北音唱南曲可乎？予每以入韵作南词，随口念来，皆似北调，是以知之。若填北曲，则莫妙于此，一用入声，即是天然北调。然入声韵脚，最易见才，而又最难藏拙。工于入韵，即是词坛祭酒。以入韵之字，雅驯自然者少，粗俗倔强者多。填词老手，用惯此等字样，始能点铁成金。浅乎此者，运用不来，熔铸不出，非失之太生，则失之太鄙。但以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二剧较其短长。作《西厢》者，工于北调，用入韵是其所长。如《闹会》曲中"二月春雷响殿角"，"早成就了幽期密约"，"内性儿聪明，冠世才学。扭捏着身子，百般做作。""角"字，"约"字，"学"字，"作"字，何等雅驯！何等自然！《琵琶》工于南曲，用入韵是其所短。如《描容》曲中"两处堪悲，万愁怎摸？"愁是何物，而可摸乎？入声韵脚宜北不宜南之论，盖为初学者设，久于此道而得三昧者，则左之右之，无不宜之矣。

别解务头

填词者必讲"务头"，然务头二字，千古难明。《啸余谱》中

载《务头》一卷，前后胪列，岂止万言，究竟务头二字，未经说明，不知何物。止于卷尾开列诸旧曲，以为体样，言某曲中第几句是务头，其间阴阳不可混用，去上、上去等字，不可混施。若迹此求之，则除却此句之外，其平仄阴阳，皆可混用混施而不论矣。又云某句是务头，可施俊语于其上。若是，则一曲之中，止该用一俊语，其余字句皆可潦草涂鸦，而不必计其工拙矣。予谓立言之人，与当权秉轴者无异。政令之出，关乎从违，断断可从，而后使民从之，稍背于此者，即在当违之列。凿凿能信，始可发令，措词又须言之极明，论之极畅，使人一目了然。今单提某句为务头，谓阴阳平仄，断宜加严，俊语可施于上。此言未尝不是，其如举一废百，当从者寡，当违者众，是我欲加严，而天下之法律反从此而宽矣。况又嗫嚅其词，吞多吐少，何所取义而称为务头，绝无一字之诠释。然则"葫芦提"三字，何以服天下？吾恐狐疑者读之，愈重其狐疑，明了者观之，顿丧其明了，非立言之善策也。予谓务头二字，既然不得其解，只当以不解解之。曲中有务头，犹棋中有眼，有此则活，无此则死。进不可战，退不可守者，无眼之棋，死棋也；看不动情，唱不发调者，无务头之曲，死曲也。一曲有一曲之务头，一句有一句之务头。字不聱牙，音不泛调，一曲中得此一句，即使全曲皆灵，一句中得此一二字，即使全句皆健者，务头也。由此推之，则不特曲有务头，诗词歌赋以及举子业，无一不有务头矣。人亦照谱按格，发舒性灵，求为一代之传书而已矣，岂得为谜语欺人者所惑，而阻塞词源，使不得顺流而下乎？

宾白第四

自来作传奇者，止重填词，视宾白为末着，常有"白雪阳

春”其调，而“巴人下里”其言者，予窃怪之。原其所以轻此之故，殆有说焉。元以填词擅长，名人所作，北曲多而南曲少。北曲之介白者，每折不过数言，即抹去宾白而止阅填词，亦皆一气呵成，无有断续，似并此数言亦可略而不备者。由是观之，则初时止有填词，其介白之文，未必不系后来添设。在元人，则以当时所重不在于此，是以轻之。后来之人，又谓元人尚在不重，我辈工此何为？遂不觉日轻一日，而竟置此道于不讲也。予则不然。尝谓曲之有白，就文字论之，则犹经文之于传注；就物理论之，则如栋梁之于榱桷；就人身论之，则如肢体之于血脉，非但不可相轻，且觉稍有不称，即因此贱彼，竟作无用观者。故知宾白一道，当与曲文等视，有最得意之曲文，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，但使笔酣墨饱，其势自能相生。常有因得一句好白，而引起无限曲情，又有因填一首好词，而生出无穷话柄者。是文与文自相触发，我止乐观厥成，无所容其思议。此系作文恒情，不得幽渺其说，而作化境观也。

声务铿锵

宾白之学，首务铿锵。一句聱牙，俾听者耳中生棘；数言清亮，使观者倦处生神。世人但以音韵二字用之曲中，不知宾白之文，更宜调声协律。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间仄，仄间平，非可混施迭用，不知散体之文亦复如是。“平仄仄平平仄仄，仄平平仄仄平平”二语，乃千古作文之通诀，无一语一字可废声音者也。如上句末一字用平，则下句末一字定宜用仄，连用二平，则声带喑哑，不能耸听。下句末一字用仄，则接此一句之上句，其末一字定宜用平，连用二仄，则音类咆哮，不能悦耳。此言通篇之大较，非逐包逐字皆然也。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，用于宾白之中，则字

字铿锵，人人乐听，有“金声掷地”之评矣。

声务铿锵之法，不出平仄、仄平二语是已。然有时连用数平，或连用数仄，明知声欠铿锵，而限于情事，欲改平为仄，改仄为平，而决无平声仄声之字可代者。此则千古词人未穷其秘，予以探骊觅珠之苦，入万丈深潭者，既久而后得之，以告同心。虽示无私，然未免可惜。字有四声，平上去入是也。平居其一，仄居其三，是上去入三声皆丽于仄。而不知上之为声，虽与去入无异，而实可介于平仄之间，以其别有一种声音，较之于平则略高，比之去入则又略低。古人造字审音，使居平仄之介，明明是一过文，由平至仄，从此始也。譬如四方声音，到处各别，吴有吴音，越有越语，相去不啻天渊，而一至接壤之处，则吴越这音相半，吴人听之觉其同，越人听之亦不觉其异。晋、楚、燕、秦以至黔、蜀，在在皆然，此即声音之过文，犹上声介于平去入之间也。作宾白者，欲求声韵铿锵，而限于情事，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者，即当用此法以济其穷。如两句三句皆平，或两句三句皆仄，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，即用一上声之字介乎其间，以之代平可，以之代去入亦可。如两句三句皆平，间一上声之字，则其声是仄，不必言矣。即两句三句皆去声入声，而间一上声之字，则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，令人听之不知其为连用数仄者。此理可解而不可解，此法可传而实不当传，一传之后，则遍地金声，求一瓦缶之鸣而不可得矣。

语求肖似

文字之最豪宕，最风雅，作之最健人脾胃者，莫过填词一种。若无此种，几于闷杀才人，困死豪杰。予生忧患之中，处落魄之境，自幼至长，自长至老，总无一刻舒眉，惟于制曲填词之顷，非

但郁藉以舒，愠为之解，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，觉富贵荣华，其受用不过如此，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，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。我欲做官，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；我欲致仕，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；我欲作人间才子，即为杜甫、李白之后身；我欲娶绝代佳人，即作王嫱、西施之元配；我欲成仙作佛，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；我欲尽孝输忠，则君治亲年，可跻尧、舜、彭篯之上。非若他种文字，欲作寓言，必须远引曲譬，蕴藉包含，十分牢骚，还须留住六七分，八斗才学，止可使出二三升，稍欠和平，略施纵送，即谓失风人之旨，犯佻达之嫌，求为家弦户诵者难矣。填词一家，则惟恐其蓄而不言，言之不尽。是则是矣，须知畅所欲言亦非易事。言者，心之声也，欲代此一人立言，先宜代此一人立心，若非梦往神游，何谓设身处地？无论立心端正者，我当设身处地，代生端正之想；即遇立心邪辟者，我亦当舍经从权，暂为邪辟之思。务使心曲隐微，随口唾出，说一人，肖一人，勿使雷同，弗使浮泛，若《水浒传》之叙事，吴道子之写生，斯称此道中之绝技。果能若此，即欲不传，其可得乎？

词别繁减

传奇中宾白之繁，实自予始。海内知我者与罪我者半。知我者曰：从来宾白作说话观，随口出之即是，笠翁宾白当文章做，字字俱费推敲。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，不顾口中顺逆，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，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，岂一人之耳目，有聪明聋聩之分乎？因作者只顾挥毫，并未设身处地，既以口代优人，复以耳当听者，心口相维，询其好说不好说，中听不中听，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。笠翁手则握笔，口却登场，全以身代梨园，复以神魂四绕，考其关目，试其声音，好则直书，否则搁笔，此其所以

观听咸宜也。罪我者曰：填词既曰“填词”，即当以词为主；宾白既名“宾白”，明言白乃其宾，奈何反主作客，而犯树大于根之弊乎？笠翁曰：始作俑者，实实为予，责之诚是也。但其敢于若是，与其不得不若是者，则均有说焉。请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。前人宾白之少，非有一定当少之成格。盖彼只以填词自任，留余地以待优人，谓引商刻羽我为政，饰听美观彼为政，我以约略数言，示之以意，彼自能增益成文。如今世之演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、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等曲，曲则仍之，其间宾白、科诨等事，有几处合于原本，以寥寥数言塞责者乎？且作新与演旧有别。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、《荆》、《刘》、《拜》、《杀》等曲，家弦户诵已久，童叟男妇皆能备悉情由，即使一句宾白不道，止唱曲文，观者亦能默会，是其宾白繁减可不问也。至于新演一剧，其间情事，观者茫然；词曲一道，止能传声，不能传情，欲观者悉其颠末，洞其幽微，单靠宾白一着。予非不图省力，亦留余地以待优人。但优人之中，智愚不等，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，毫无赘疣蛇足于其间乎？与其留余地以待增，不若留余地以待减，减之不当，犹存作者深心之半，犹病不服药之得中医也。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。至其敢于若是者，则谓千古文章，总无定格，有创始之人，即有守成不变之人，有守成不变之人，即有大仍其意，小变其形，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。古来文字之正变为奇，奇翻为正者，不知凡几，吾不具论，止以多寡增益之数论之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纪事之书也，每一事不过数行，每一语不过数字，初时未病其少；迨班固之作《汉书》，司马迁之为《史记》，亦纪事之书也，遂益数行为数十百行，数字为数十百字，岂有病其过多，而废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于不读者乎？此言少之可变为多也。诗之为道，当日但有古风，古风之体，多则数十百句，少亦十数句，初时亦未病其多；迨近体一出，则约数十百句为八句，绝句一出，又敛八句为四句，岂有病其渐少，而选诗之家止载古风，删近体绝句于不录者乎？此

言多之可变为少也。总之，文字短长，视其人之笔性。笔性遒劲者，不能强之使长；笔性纵肆者，不能缩之使短。文患不能长，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欲使之长。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，则虽为宾白中之古风史汉，亦何患哉？予则乌能当此，但为糠秕之导，以俟后来居上之人。

予之宾白，虽有微长，然初作之时，竿头未进，常有当俭不俭；因留余幅以俟剪裁，遂不觉流为散漫者。自今观之，皆吴下阿蒙手笔也。如其天假以年，得于所传十种之外，别有新词，则能保为犬夜鸡晨，鸣乎其所当鸣，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。

字分南北

北曲有北音之字，南曲有南音之字，如南音自呼为“我”，呼人为“你”，北音呼人为“您”，自呼为“俺”为“咱”之类是也。世人但知曲内宜分，乌知白随曲转，不应两截。此一折之曲为南，则此一折之白悉用南音之字；此一折之曲为北，则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。时人传奇多有混用者，即能间施于净丑，不知加严于生旦；止能分用于男子，不知区别于妇人。以北字近于粗豪，易入刚劲之口，南音悉多娇媚，便施窈窕之人。殊不知声音驳杂，俗语呼为“两头蛮”，说话且然，况登场演剧乎？此论为全套南曲、全套北曲者言之，南北相间，如《新水令》、《步步娇》之类，则在所不拘。

文贵洁净

白不厌多之说，前论极详，而此复言洁净。洁净者，简省之

别名也。洁则忌多，减始能净，二说不无相悖乎？曰：不然。多而不觉其多者，多即是洁；少而尚病其多者，少亦近芜。予所谓多，谓不可删逸之多，非唱沙作米、强凫变鹤之多也。作宾白者，意则期多，字惟求少，爱虽难割，嗜亦宜专。每作一段，即自删一段，万不可删者始存，稍有可削者即去。此言逐出初填之际，全稿未脱之先，所谓慎之于始也。然我辈作文，常有人以为非，而自认作是者；又有初信为是，而后悔其非者。文章出自己手，无一非佳，诗赋论其初成，无语不妙，迨易日经时之后，取而观之，则妍媸好丑之间，非特人能辨别，我亦自解雌黄矣。此论虽说填词，实各种诗文之通病，古今才士之恒情也。凡作传奇，当于开笔之初，以至脱稿之后，隔日一删，逾月一改，始能淘沙得金，无瑕瑜互见之失矣。此说予能言之不能行之者，则人与我中分其咎。予终岁饥驱，杜门日少，每有所作，率多草草成篇，章名急就，非不欲删，非不欲改，无可删可改之时也。每成一剧，才落毫端，即为坊人攫去，下半犹未脱稿，上半业已灾梨，非止灾梨，彼伶工之捷足者，又复灾其肺肠，灾其唇舌，遂使一成不改，终为痼疾难医。予非不务洁净，天实使之，谓之何哉！

意取尖新

纤巧二字，行文之大忌也，处处皆然，而独不戒于传奇一种。传奇之为道也，愈纤愈密，愈巧愈精。词人忌在老实，老实二字，即纤巧之仇家敌国也。然纤巧二字，为文人鄙贱已久，言之似不中听，易以尖新二字，则似变瑕成瑜。其实尖新即是纤巧，犹之暮四朝三，未尝稍异。同一话也，以尖新出之，则令人眉扬目展，有如闻所未闻；以老实出之，则令人意懒心灰，有如听所不必听。白有尖新之文，文有尖新之句，句有尖新之字，则列之案头，不

观则已，观则欲罢不能；奏之场上，不听则已，听则求归不得。尤物足以移人，尖新二字，即文中之尤物也。

少用方言

填词中方言之多，莫过于《西厢》一种，其余今词古曲，在在有之。非止词曲，即《四书》之中，《孟子》一书亦有方言，天下不知而予独知之，予读《孟子》五十余年不知，而今知之，请先毕其说。儿时读“自反而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焉”，观朱注云：“褐，贱者之服；宽博，宽大之衣。”心甚惑之。因生南方，南方衣褐者寡，间有服者，强半富贵之家，名虽褐而实则绒也。因讯蒙师，谓褐乃贵人之衣，胡云贱者之服？既云贱矣，则当从约，短一尺，省一尺购办之资，少一寸，免一寸缝纫之力，胡不窄小其制而反宽大其形，是何以故？师默然不答，再询，则顾左右而言他。具此狐疑，数十年未解。及近游秦塞，见其土著之民，人人衣褐，无论丝罗罕觏，即见一二衣布者，亦类空谷足音。因地寒不毛，止以牧养自活，织牛羊之毛以为衣，又皆粗而不密，其形似毯，诚哉其为贱者之服，非若南方贵人之衣也！又见其宽则倍身，长复扫地。即而讯之，则曰：“此衣之外，不复有他，衫裳襦裤，总以一物代之，日则披之当服，夜则拥以为衾，非宽不能周遭其身，非长不能尽覆其足。《鲁论》‘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半’，即是类也。”予始幡然大悟曰：“太史公著书，必游名山大川，其斯之谓欤！”盖古来圣贤多生西北，所见皆然，故方言随口而出。朱文公南人也，彼乌知之？故但释字义，不求甚解，使千古疑团，至今未破，非予远游绝塞，亲觏其人，乌知斯言之不谬哉？由是观之，《四书》之文犹不可尽法，况《西厢》之为词曲乎？凡作传奇，不宜频用方言，令人不解。近日填词家，见花面登场，悉作

姑苏口吻，遂以此为成律，每作净丑之白，即用方言，不知此等声音，止能通于吴越，过此以往，则听者茫然。传奇天下之书，岂仅为吴越而设？至于他处方言，虽云入曲者少，亦视填词者所生之地。如汤若士生于江右，即当规避江右之方言，粲花主人吴石渠生于阳羡，即当规避阳羡之方言。盖生此一方，未免为一方所囿。有明是方言，而我不知其为方言，及入他境，对人言之而人不解，始知其为方言者。诸如此类，易地皆然。欲作传奇，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。

时防漏孔

一部传奇之宾白，自始至终，奚啻千言万语。多言多失，保无前是后非，有呼不应，自相矛盾之病乎？如《玉簪记》之陈妙常，道姑也，非尼僧也，其白云“姑娘在禅堂打坐”，其曲云“从今孽债染缁衣”，“禅堂”、“缁衣”皆尼僧字面，而用入道家，有是理乎？诸如此类者，不能枚举。总之，文字短少者易为检点，长大者难于照顾。吾于古今文字中，取其最长最大，而寻不出纤毫渗漏者，惟《水浒传》一书。设以他人为此，几同笊篱贮水，珠箔遮风，出者多而进者少，岂止三十六个漏孔而已哉！

科诨第五

插科打诨，填词之末技也，然欲雅俗同欢，智愚共赏，则当全在此处留神。文字佳，情节佳，而科诨不佳，非特俗人怕看，即雅人韵士，亦有瞌睡之时。作传奇者，全要善驱睡魔，睡魔一至，则后乎此者虽有《钧天》之乐，《霓裳羽衣》之舞，皆付之不见不

闻，如对泥人作揖，土佛谈经矣。予尝以此告优人，谓戏文好处，全在下半本。只消三两个瞌睡，便隔断一部神情，瞌睡醒时，上文下文已不接续，即使抖起精神再看，只好断章取义，作零出观。若是，则科诨非科诨，乃看戏之人参汤也。养精益神，使人不倦，全在于此，可作小道观乎？

戒淫亵

戏文中花面插科，动及淫邪之事，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话，公然道之戏场者。无论雅人塞耳，正士低头，惟恐恶声之污听，且防男女同观，共闻亵语，未必不开窥窃之门，郑声宜放，正为此也。不知科诨之设，止为发笑，人间戏语尽多，何必专谈欲事？即谈欲事，亦有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”之法，何必以口代笔，画出一幅春意图，始为善谈欲事者哉？人问：善谈欲事，当用何法，请言一二以概之。予曰：如说口头俗语，人尽知之者，则说半句，留半句，或说一句，留一句，令人自思。则欲事不挂齿颊，而与说出相同，此一法也。如讲最亵之话虑人触耳者，则借他事喻之，言虽在此，意实在彼，人尽了然，则欲事未入耳中，实与听见无异，此又一法也。得此二法，则无处不可类推矣。

忌俗恶

科诨之妙，在于近俗，而所忌者，又在于太俗。不俗则类腐儒之谈，太俗即非文人之笔。吾于近剧中，取其俗而不俗者，《还魂》而外，则有《粲花五种》，皆文人最妙之笔也。《粲花五种》之长，不仅在此，才锋笔藻，可继《还魂》，其稍逊一筹者，则在气

与力之间耳。《还魂》气长，《粲花》稍促；《还魂》力足，《粲花》略亏。虽然，汤若士之《四梦》，求其气长力足者，惟《还魂》一种，其余三剧则与《粲花》比肩。使粲花主人及今犹在，奋其全力，另制一种新词，则词坛赤帜，岂仅为若士一人所攫哉？所恨予生也晚，不及与二老同时。他日追及泉台，定有一番倾倒，必不作妒而欲杀之状，向阎罗天子掉舌，排挤后来人也。

重关系

科诨二字，不止为花面而设，通场脚色皆不可少。生旦有生旦之科诨，外末有外末之科诨，净丑之科诨则其分内事也。然为净丑之科诨易，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。雅中带俗，又于俗中见雅；活处寓板，即于板处证活。此等虽难，犹是词客优为之事。所难者，要有关系。关系维何？曰：于嘻笑诙谐之处，包含绝大文章；使忠孝节义之心，得此愈显。如老莱子之舞斑衣，简雍之说淫具，东方朔之笑彭祖面长，此皆古人中之善于插科打诨者也。作传奇者，苟能取法于此，则科诨非科诨，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门耳。

贵自然

科诨虽不可少，然非有意为之。如必欲于某折之中，插入某科诨一段，或预设某科诨一段，插入某折之中，则是觅妓追欢，寻人卖笑，其为笑也不真，其为乐也亦甚苦矣。妙在水到渠成，天机自露。“我本无心说笑话，谁知笑话逼人来”，斯为科诨之妙境耳。如前所云简雍说淫具，东方朔笑彭祖。即取二事论之。蜀先主时，天旱禁酒，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酿酒之具，论者欲置之法。雍

与先主游，见男女各行道上，雍谓先主曰："彼欲行淫，请缚之。"先主曰："何以知其行淫？"雍曰："各有其具，与欲酿未酿者同，是以知之。"先主大笑，而释蓄酿具者。汉武帝时，有善相者，谓人中长一寸，寿当百岁。东方朔大笑，有司奏以不敬。帝责之，朔曰："臣非笑陛下，乃笑彭祖耳。人中一寸则百岁，彭祖岁八百，其人中不几八寸乎？人中八寸，则面几长一丈矣，是以笑之。"此二事，可谓绝妙之诙谐，戏场有此，岂非绝妙之科诨？然当时必亲见男女同行，因而说及淫具；必亲听人中一寸寿当百岁之说，始及彭祖面长，是以可笑，是以能悟人主。如其未见未闻，突然引此为喻，则怒之不暇，笑从何来？笑既不得，悟从何有？此即贵自然、不贵勉强之明证也。吾看演《南西厢》，见法聪口中所说科诨，迂奇诞妄，不知何处生来，真令人欲逃欲呕，而观者听者绝无厌倦之色，岂文章一道，俗则争取，雅则共弃乎？

格局第六

传奇格局，有一定而不可移者，有可仍可改，听人自为政者。开场用末，冲场用生；开场数语，包括通篇，冲场一出，蕴酿全部，此一定不可移者。开手宜静不宜喧，终场忌冷不忌热，生旦合为夫妇，外与老旦非充父母即作翁姑，此常格也。然遇情事变更，势难仍旧，不得不通融兑换而用之，诸如此类，皆其可仍可改，听人为政者也。近日传奇，一味趋新，无论可变者变，即断断当仍者，亦加改窜，以示新奇。予谓文字之新奇，在中藏，不在外貌，在精液，不在渣滓，犹之诗赋古文以及时艺，其中人才辈出，一人胜似一人，一作奇于一作，然止别其词华，未闻异其资格。有以古风之局而为近律者乎？有以时艺之体而作古文者乎？绳墨不改，斧斤自若，而工师之奇巧出焉。行文之道，亦若是焉。

家　门

开场数语，谓之“家门”。虽云为字不多，然非结构已完、胸有成竹者，不能措手。即使规模已定，犹虑做到其间，势有阻挠，不得顺流而下，未免小有更张，是以此折最难下笔。如机锋锐利，一往而前，所谓信手拈业，头头是道，则从此折做起，不则姑缺首篇，以俟终场补入。犹塑佛者不即开光，画龙者点睛有待，非故迟之，欲俟全像告成，其身向左则目宜左视，其身向右则目宜右观，俯仰低徊，皆从身转，非可预为计也。此是词家讨便宜法，开手即以告人，使后来作者未经捉笔，先省一番无益之劳，知笠翁为此道功臣，凡其所言，皆真切可行之事，非大言欺世者比也。

未说家门，先有一上场小曲，如《西江月》、《蝶恋花》之类，总无成格，听人拈取。此曲向来不切本题，止是劝人对酒忘忧、逢场作戏诸套语。予谓词曲中开场一折，即古文之冒头，时文之破题，务使开门见山，不当借帽覆顶。即将本传中立言大意，包括成文，与后所说家门一词相为表里。前是暗说，后是明说，暗说似破题，明说似承题，如此立格，始为有根有据之文。场中阅卷，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觉其好者，即是可取可弃之文；开卷之初，能将试官眼睛一把拿住，不放转移，始为必售之技。吾愿才人举笔，尽作是观，不止填词而已也。

元词开场，止有冒头数语，谓之“正名”，又曰“楔子”，多则四句，少则二句，似为简捷。然不登场则已，既用副末上场，脚才点地，遂尔抽身，亦觉张皇失次。增出家门一段，甚为有理。然家门之前，另有一词，今之梨园皆略去前词，只就家门说起，止图省力，埋没作者一段深心。大凡说话作文，同是一理，入手之初，不宜太远，亦正不宜太近。文章所忌者，开口骂题，便说几

句闲文，才归正传，亦未尝不可，胡遽惜字如金，而作此卤莽灭裂之状也？作者万勿因其不读而作省文。至于末后四句，非止全该，又宜别俗。元人楔子，太近老实，不足法也。

冲　场

开场第二折，谓之"冲场"。冲场者，人未上而我先上也，必用一悠长引子。引子唱完，继以诗词及四六排语，谓之"定场白"，言其未说之先，人不知所演何剧，耳目摇摇，得此数语，方知下落，始未定而今方定也。此折之一引一词，较之前折家门一曲，犹难措手。务以寥寥数言，道尽本人一腔心事，又且蕴酿全部精神，犹家门之括尽无遗也。同属包括之词，而分难易于其间者，以家门可以明说，而冲场引子及定场诗词全用暗射，无一字可以明言故也。非特一本戏文之节目全于此处埋根，而作此一本戏文之好歹，亦即于此时定价。何也？开手笔机飞舞，墨势淋漓，有自由自得之妙，则把握在手，破竹之势已成，不忧此后不成完璧，如此时此际文情艰涩，勉强支吾，则朝气昏昏，到晚终无晴色，不如不作之为愈也。然则开手锐利者宁有几人？不几阻抑后辈，而塞填词之路乎？曰：不然。有养机使动之法在：如入手艰涩，姑置勿填，以避烦苦之势；自寻乐境，养动生机，俟襟怀略展之后，仍复拈毫，有兴即填，否则又置，如是者数四，未有不忽撞天机者。若因好句不来，遂以俚词塞责，则走入荒芜一路，求辟草昧而致文明，不可得矣。

出 脚 色

本传中有名脚色，不宜出之太迟。如生为一家，旦为一家，生之父母随生而出，旦之父母随旦而出，以其为一部之主，余皆客也。虽不定在一出二出，然不得出四五折之后。太迟则先有他脚色上场，观者反认为主，及见后来人，势必反认为客矣。即净丑脚色之关乎全部者，亦不宜出之太迟。善观场者，止于前数出所见，记其人之姓名；十出以后，皆是枝外生枝，节中长节，如遇行路之人，非止不问姓字，并形体面目皆可不必认矣。

小 收 煞

上半部之末出，暂摄情形，略收锣鼓，名为“小收煞”。宜紧忌宽，宜热忌冷，宜作郑五歇后，令人揣摩下文，不知此事如何结果。如做把戏者，暗藏一物于盆盎衣袖之中，做定而令人射覆，此正做定之际，众人射覆之时也。戏法无真假，戏文无工拙，只是使人想不到、猜不着，便是好戏法、好戏文。猜破而后出之，则观者索然，作者赧然，不如藏拙之为妙矣。

大 收 煞

全本收场，名为“大收煞”。此折之难，在无包括之痕，而有团圆之趣。如一部之内，要紧脚色共有五人，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，至此必须会合。此理谁不知之？但其会合之故，须要自然

而然，水到渠成，非由车戽。最忌无因而至，突如其来，与勉强生情，拉成一处，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，与恕其无可奈何者，皆非此道中绝技，因有包括之痕也。骨肉团聚，不过欢笑一场，以此收锣罢鼓，有何趣味？水穷山尽之处，偏宜突起波澜，或先惊而后喜，或始疑而终信，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，务使一折之中，七情俱备，始为到底不懈之笔，愈远愈大之才，所谓有团圆之趣者也。予训儿辈尝云："场中作文，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：开卷之初，当以奇句夺目，使之一见而惊，不敢弃去，此一法也；终篇之际，当以媚语摄魂，使之执卷留连，若难遽别，此一法也。"收场一出，即勾魂摄魄之具，使人看过数日，而犹觉声音在耳、情形在目者，全亏此出撒娇，作"临去秋波那一转"也。

填词余论

读金圣叹所评《西厢记》，能令千古才人心死。夫人作文传世，欲天下后代知之也，且欲天下后代称许而赞叹之也。殆其文成矣，其书传矣，天下后代既群然知之，复群然称许而赞叹之矣，作者之苦心，不几大慰乎哉？予曰：未甚慰也。誉人而不得其实，其去毁也几希。但云千古传奇当推《西厢》第一，而不明言其所以为第一之故，是西施之美，不特有目者赞之，盲人亦能赞之矣。自有《西厢》以迄于今，四百余载，推《西厢》为填词第一者，不知几千万人，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，独出一金圣叹。是作《西厢》者之心，四百余年未死，而今死矣。不特作《西厢》者心死，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，无不死矣。人患不为王实甫耳，焉知数百年后，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！

圣叹之评《西厢》，可谓晰毛辨发，穷幽极微，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。然以予论之，圣叹所评，乃文人把玩之《西厢》，非优人

搬弄之《西厢》也。文字之三昧，圣叹已得之；优人搬弄之三昧，圣叹犹有待焉。如其至今不死，自撰新词几部，由浅及深，自生而熟，则又当自火其书，而别出一番诠解。甚矣，此道之难言也。

圣叹之评《西厢》，其长在密，其短在拘，拘即密之已甚者也。无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，而求命意之所在，是则密矣，然亦知作者于此，有出于有心，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？心之所至，笔亦至焉，是人之所能为也；若夫笔之所至，心亦至焉，则人不能尽主之矣。且有心不欲然，而笔使之然，若有鬼物主持其间者，此等文字，尚可谓之有意乎哉？文章一道，实实通神，非欺人语。千古奇文，非人为之，神为之、鬼为之也，人则鬼神所附者耳。

演　习　部

选剧第一

填词之设，专为登场；登场之道，盖亦难言之矣。词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，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，皆是暴殄天物，此等罪过，与裂缯毁璧等也。方今贵戚通侯，恶谈杂技，单重声音，可谓雅人深致，崇尚得宜者矣。所可惜者：演剧之人美，而所演之剧难称尽美；崇雅之念真，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真。尤可怪者：最有识见之客，亦作矮人观场，人言此本最佳，而辄随声附和，见单即点，不问情理之有无，以致牛鬼蛇神塞满氍毹之上。极长词赋之人，偏与文章为难，明知此剧最好，但恐偶违时好，呼名即避，不顾才士之屈伸，遂使锦篇绣帙，沉埋瓿瓮之间。汤若士之《牡丹亭》、《邯郸梦》得以盛传于世，吴石渠之《绿牡丹》、《画中人》得以偶登于场者，皆才人侥幸之事，非文至必传之常理也。若据时优本念，则愿秦皇复出，尽火文人已刻之书，止存优伶所撰诸抄本，以备家弦户诵而后已。伤哉，文字声音之厄，遂至此乎！吾谓《春秋》之法，责备贤者，当今瓦缶雷鸣，金石绝响，非歌者投胎之误，优师指路之迷，皆顾曲周郎之过也。使要津之上，得一二主持风雅之人，凡见此等无情之剧，或弃而不点，或演不终篇而斥之使罢，上有憎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观者求精，则演者不敢浪习，黄绢色丝之曲，外孙齑臼之词，不求而自至矣。吾论

演习之工而首重选剧者，诚恐剧本不佳，则主人之心血，歌者之精神，皆施于无用之地。使观者口虽赞叹，心实咨嗟，何如择术务精，使人心口皆羡之为得也。

别古今

选剧授歌童，当自古本始。古本既熟，然后间以新词，切勿先今而后古。何也？优师教曲，每加工于旧，而草草于新。以旧本人人皆习，稍有谬误，即形出短长；新本偶尔一见，即有破绽，观者听者未必尽晓，其拙尽有可藏。且古本相传至今，历过几许名师，传有衣钵，未当而必归于当，已精而益求其精，犹时文中“大学之道”、“学而时习之”诸篇，名作如林，非敢草草动笔者也。新剧则如巧搭新题，偶有微长，则动主司之目矣。故开手学戏，必宗古本。而古本又必从《琵琶》、《荆钗》、《幽闺》、《寻亲》等曲唱起，盖腔板之正，未有正于此者。此曲善唱，则以后所唱之曲，腔板皆不谬矣。旧曲既熟，必须间以新词。切勿听拘士腐儒之言，谓新剧不如旧剧，一概弃而不习。盖演古戏，如唱清曲，只可悦知音数人之耳，不能娱满座宾朋之目。听古乐而思卧，听新乐而忘倦。古乐不必《箫》、《韶》、《琵琶》、《幽闺》等曲，即今之古乐也。但选旧剧易，选新剧难。教歌习舞之家，主人必多冗事，且恐未必知音，势必委诸门客，询之优师。门客岂尽周郎，大半以优师之耳目为耳目。而优师之中，淹通文墨者少，每见才人所作，辄思避之，以凿枘不相入也。故延优师者，必择文理稍通之人，使阅新词，方能定其美恶。又必藉文人墨客参酌其间，两议佥同，方可授之使习。此为主人多冗，不谙音乐者而言。若系风雅主盟，词坛领袖，则独断有余，何必知而故询。噫，欲使梨园风气丕变维新，必得一二缙绅长者主持公道，俾词之佳者必传，剧之陋者必

黜，则千古才人心死，现在名流，有不以沉香刻木而祀之者乎？

剂冷热

今人之所尚，时优之所习，皆在热闹二字；冷静之词，文雅之曲，皆其深恶而痛绝者也。然戏文太冷，词曲太雅，原足令人生倦，此作者自取厌弃，非人有心置之也。然尽有外貌似冷而中藏极热，文章极雅而情事近俗者，何难稍加润色，播入管弦？乃不问短长，一概以冷落弃之，则难服才人之心矣。予谓传奇无冷热，只怕不合人情。如其离合悲欢，皆为人情所必至，能使人哭，能使人笑，能使人怒发冲冠，能使人惊魂欲绝，即使鼓板不动，场上寂然，而观者叫绝之声，反能震天动地。是以人口代鼓乐，赞叹为战争，较之满场杀伐，钲鼓雷鸣而人心不动，反欲掩耳避喧者为何如？岂非冷中之热，胜于热中之冷；俗中之雅，逊于雅中之俗乎哉？

变调第二

变调者，变古调为新调也。此事甚难，非其人不行，存此说以俟作者。才人所撰诗赋古文，与佳人所制锦绣花样，无不随时更变。变则新，不变则腐；变则活，不变则板。至于传奇一道，尤是新人耳目之事，与玩花赏月同一致也。使今日看此花，明日复看此花，昨夜对此月，今夜复对此月，则不特我厌其旧，而花与月亦自愧其不新矣。故桃陈则李代，月满即哉生。花月无知，亦能自变其调，矧词曲出生人之口，独不能稍变其音，而百岁登场，乃为三万六千日雷同合掌之事乎？吾每观旧剧，一则以喜，一则

以惧。喜则喜其音节不乖，耳中免生芒刺；惧则惧其情事太熟，眼角如悬赘疣。学书学画者，贵在仿佛大都，而细微曲折之间，正不妨增减出入，若止为依样葫芦，则是以纸印纸，虽云一线不差，少天然生动之趣矣。因创二法，以告世之执郢斤者。

缩长为短

观场之事，宜晦不宜明。其说有二：优孟衣冠，原非实事，妙在隐隐跃跃之间。若于日间搬弄，则太觉分明，演者难施幻巧，十分音容，止作得五分观听，以耳目声音散而不聚故也。且人无论富贵贫贱，日间尽有当行之事，阅之未免妨工。抵暮登场，则主客心安，无妨时失事之虑，古人秉烛夜游，正为此也。然戏之好者必长，又不宜草草完事，势必阐扬志趣，摹拟神情，非达旦不能告阕。然求其可以达旦之人，十中不得一二，非迫于来朝之有事，即限于此际之欲眠，往往半部即行，使佳话截然而止。予尝谓好戏若逢贵客，必受腰斩之刑。虽属谑言，然实事也。与其长而不终，无宁短而有尾，故作传奇付优人，必先示以可长可短之法：取其情节可省之数折，另作暗号记之，遇清闲无事之人，则增入全演，否则拔而去之。此法是人皆知，在梨园亦乐于为此。但不知减省之中，又有增益之法，使所省数折，虽去若存，而无断文截角之患者，则在秉笔之人略加之意而已。法于所删之下折，另增数语，点出中间一段情节，如云昨日某人来说某话，我如何答应之类是也；或于所删之前一折，预为吸起，如云我明日当差某人去干某事之类是也。如此，则数语可当一折，观者虽未及看，实与看过无异，此一法也。予又谓多冗之客，并此最约者亦难终场，是删与不删等耳。尝见贵介命题，止索杂单，不用全本，皆为可行即行，不受戏文牵制计也。予谓全本太长，零出太短，酌乎二

者之间，当仿《元人百种》之意，而稍稍扩充之，另编十折一本，或十二折一本之新剧，以备应付忙人之用。或即将古书旧戏，用长房妙手，缩而成之。但能沙汰得宜，一可当百，则寸金丈铁，贵贱攸分，识者重其简贵，未必不弃长取短，另开一种风气，亦未可知也。此等传奇，可以一席两本，如佳客并坐，势不低昂，皆当在命题之列者，则一后一先，皆可为政，是一举两得之法也。有暇即当属草，请以下里巴人，为白雪阳春之倡。

变旧成新

演新剧如看时文，妙在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；演旧剧如看古董，妙在身生后世，眼对前朝。然而古董之可爱者，以其体质愈陈愈古，色相愈变愈奇。如铜器玉器之在当年，不过一刮磨光莹之物耳，迨其历年既久，刮磨者浑全无迹，光莹者斑驳成文，是以人人相宝，非宝其本质如常，宝其能新而善变也。使其不异当年，犹然是一刮磨光莹之物，则与今时旋造者无别，何事什佰其价而购之哉？旧剧之可珍，亦若是也。今之梨园，购得一新本，则因其新而愈新之，饰怪妆奇，不遗余力；演到旧剧，则千人一辙，万人一辙，不求稍异。观者如听蒙童背书，但赏其熟，求一换耳换目之字而不得，则是古董便为古董，却未尝易色生斑，依然是一刮磨光莹之物，我何不取旋造者观之，犹觉耳目一新，何必定为村学究，听蒙童背书之为乐哉？然则生斑易色，其理甚难，当用何法以处此？曰：有道焉。仍其体质，变其丰姿，如同一美人，而稍更衣饰，便足令人改观，不俟变形易貌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。体质维何？曲文与大段关目是已。丰姿维何？科诨与细微说白是已。曲文与大段关目不可改者，古人既费一片心血，自合常留天地之间，我与何仇，而必欲使之埋没？且时人是古非今，改之徒

来讪笑，仍其大体，既慰作者之心，且杜时人之口。科诨与细微说白不可不变者，凡人作事，贵于见景生情，世道迁移，人心非旧，当日有当日之情态，今日有今日之情态，传奇妙在入情，即使作者至今未死，亦当与世迁移，自啭其舌，必不为胶柱鼓瑟之谈，以拂听者之耳。况古人脱稿之初，便觉其新，一经传播，演过数番，即觉听熟之言难于复听，即在当年，亦未必不自厌其繁，而思陈言之务去也。我能易以新词，透入世情三昧，虽观旧剧，如阅新篇，岂非作者功臣？使得为鸡皮三少之女，前鱼不泣之男，地下有灵，方颂德歌功之不暇，而忍以矫制责之哉？但须点铁成金，勿令画虎类狗。又须择其可增者增，当改者改，万勿故作知音，强为解事，令观者当场喷饭，而群罪作俑之人，则湖上笠翁不任咎也。此言润泽枯槁，变易陈腐之事。予尝痛改《南西厢》，如《游殿》、《问斋》、《逾墙》、《惊梦》等科诨，及《玉簪·偷词》、《幽闺·旅婚》诸宾白，付伶工搬演，以试旧新，业经词人谬赏，不以点窜为非矣。尚有拾遗补缺之法，未语同人，兹请并终其说。旧本传奇，每多缺略不全之事，刺谬难解之情。非前人故为破绽，留话柄以贻后人，若唐诗所谓“欲得周郎顾，时时误拂弦”，乃一时照管不到，致生漏孔，所谓“至人千虑，必有一失”。此等空隙，全靠后人泥补，不得听其缺陷，而使千古无全文也。女娲氏炼石补天，天尚可补，况其他乎？但恐不得五色石耳。姑举二事以概之。赵五娘于归两月，即别蔡邕，是一桃夭新妇。算至公姑已死，别墓寻夫之日，不及数年，是犹然一冶容诲淫之少妇也。身背琵琶，独行千里，即能自保无他，能免当时物议乎？张大公重诺轻财，资其困乏，仁人也，义士也。试问衣食名节，二者孰重？衣食不继则周之，名节所关则听之，义士仁人，曾若是乎？此等缺陷，就词人论之，几与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无异矣，可少补天塞地之人乎？若欲于本传之外，劈空添出一人，送赵五娘入京，与之随身作伴，妥则妥矣，犹觉伤筋动骨，太涉更张。不想本传内

现有一人，尽可用之而不用，竟似张大公止图卸肩，不顾赵五娘之去后者。其人为谁？着送钱米助丧之小二是也。《剪发》白云："你先回去，我少顷就着小二送来。"则是大公非无仆从之人，何以吝而不使？予为略增数语，补此缺略，附刻于后，以政同心。此一事也。《明珠记》之《煎茶》，所用为传消递息之人者，塞鸿是也。塞鸿一男子，何以得事嫔妃？使宫禁之内，可用男子煎茶，又得密谈私语，则此事可为，何事不可为乎？此等破绽，妇人小儿皆能指出，而作者绝不经心，观者亦听其疏漏；然明眼人遇之，未尝不哑然一笑，而作无是公看者也。若欲于本家之外，凿空构一妇人，与无双小姐从不谋面，而送进驿内煎茶，使之先通姓名，后说情事，便则便矣，犹觉生枝长节，难免赘瘤。不知眼前现有一妇，理合使之而不使，非特王仙客至愚，亦觉彼妇太忍。彼妇为谁？无双自幼跟随之婢，仙客现在作妾之人，名为采苹是也。无论仙客觅人将意，计当出此，即就采苹论之，岂有主人一别数年，无由把臂，今在咫尺，不图一见，普天之下有若是之忍人乎？予亦为正此迷谬，止换宾白，不易填词，与《琵琶》改本并刊于后，以政同心。又一事也。其余改本尚多，以篇帙浩繁，不能尽附。总之，凡予所改者，皆出万不得已，眼看不过，耳听不过，故为铲削不平，以归至当，非勉强出头，与前人为难者比也。凡属高明，自能谅其心曲。

插科打诨之语，若欲变旧为新，其难易较此奚止百倍。无论剧剧可增，出出可改，即欲隔日一新，逾月一换，亦诚易事。可惜当世贵人，家蓄名优数辈，不得一诙谐弄笔之人，为种词林萱草，使之刻刻忘忧。若天假笠翁以年，授以黄金一斗，使得自买歌童，自编词曲，口授而身导之，则戏场关目，日日更新，毡上诙谐，时时变相。此种技艺，非特自能夸之，天下人亦共信之。然谋生不给，遑问其他？只好作贫女缝衣，为他人助娇，看他人出阁而已矣。

附：《琵琶记·寻夫》改本

〔胡捣练〕〔旦上〕**辞别去，到荒丘，只愁出路煞生受。画取真容聊藉手，逢人将此勉哀求。**

鬼神之道，虽则难明；感应之理，未尝不信。奴家昨日，在山上筑坟，偶然力乏，假寐片时。忽然梦见当山土地，带领着无数阴兵，前来助力。又亲口嘱付，着奴家改换衣装，往京寻取夫婿。及至醒来，那坟台果然筑就。可见真有神明，不是空空一梦。只得依了梦中之言，改换做道姑打扮。又编下一套凄凉北调，到途路之间，逢人弹唱，抄化些资粮糊口，也是一条生计。只是一件：我自做媳妇以来，终日与公姑厮守，如今虽死，还有个坟茔可拜；一旦撇他而去，真个是举目凄然。喜得奴家略晓丹青，只得借纸笔传神，权当个丁兰刻木，背在肩上行走，只当还与二亲相傍一般。遇着小祥忌日，也好展开祭奠，不枉做媳妇的一点孝心。有理！有理！颜料纸张，俱已备下，只是凭空摹拟，恐怕不肖神情，且待我想象起来。

〔三仙桥〕**一从他每死后，要相逢，不能勾。除非梦里，暂时略聚首。**如今该下笔了。〔欲画又止介〕**苦要描，描不就。暗想象，教我未描先泪流。**〔画介〕**描不出他苦心头，描不出他饥症候。**〔又想介〕**描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。**〔又画介〕**只画得他发飕飕，和那衣衫敝垢。**画完了，待我细看一看。〔看介〕呀！像倒极像，只是画得太苦了些，全没些欢容笑口。呀！公婆，公婆，非是媳妇故意如此。**休休，若画做好容颜，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。**

待我悬挂起来，烧些纸钱，奠些酒饭，然后带出门去便了。〔挂介〕嗳！我那公公婆婆呵！媳妇只为往京寻取丈夫，撇你不下，故此图画仪容，以便随身供养。你须是有灵有感，时刻在暗里扶

持。待媳妇早见你的孩儿，痛哭一场，说完了心事，然后赶到阴司，与你二人做伴便了。啊呀，我那公婆呵！〔哭介〕

〔前腔〕**非是奴寻夫远游，只怕我公婆绝后。奴见夫便回，此行安敢久。路途中，奴怎走？望公婆，相保佑！**拜完了，如今收拾起身。论起理来，该先别坟茔，然后去别张大公才是。只为要托他照管坟茔，须是先别了他，然后同至坟前，把公婆的骸骨，交付与他便了。〔锁门行介〕**只怕奴去后，冷清清，有谁来祭扫？纵使遇春秋，一陌纸钱怎有？休休，你生是受冻馁的公婆，死做个绝祭祀的姑舅！**

来此已是，大公在家么？〔丑上〕收拾草鞋行远路，安排包裹送娇娘。呀！五娘子来了。老员外有请！〔末上〕衰柳寒蝉不可闻，金风败叶正纷纷；长安古道休回首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呀！五娘子，我正要过来送你，你却来了。〔旦〕因有远行，特来拜别。大公请端坐，受奴家几拜。〔末〕来到就是了，不劳拜罢。〔旦拜，末同拜介〕〔旦〕高厚恩难报，临岐泪满巾。〔末〕从今无别事，拭目待归人。〔末起，旦不起介〕〔末〕五娘子请起。呀！五娘子，你为何跪在地下不肯起来？〔旦〕奴家有两件大事奉求，要大公亲口许下，方敢起来。〔末〕孝妇所求，一定是纲常伦理之事，老夫一力担当，快些请起！〔旦起介〕〔末〕叫小二看椅子过来，与五娘子坐了讲话。〔旦〕告坐了。〔末〕五娘子，你方才说的，是那两件事？〔旦〕第一件，是怕奴家去后，公婆的坟茔没人照管，求大公不时看顾。每逢令节，代烧一陌纸钱。〔末〕这是我分内之事，自然照管，何须你嘱付。第二件呢？〔旦〕第二件，因奴家是个少年女子，远出寻夫，没人作伴，路上怕有嫌疑，求公公大发婆心，把小二借与奴家作伴，到京之日，即便遣人送还。这一件事，关系奴家的名节，断求慨允。〔末〕五娘子，这件事情，比照管坟茔还大，莫说待你拜求，方才肯许，不是个仗义之人；就是听你讲到此处，方才思念起来，把小二送你，也就不成个张广才了。我

昨日思想，不但你只身行走，路上嫌疑；就是到了京中，与你丈夫相见，他问你在途路之中如何宿歇，你把甚么言语答应他？万一男子汉的心肠多疑少信，将你埋葬公婆的大事且不提起，反把形迹二字与你讲论起来，如何了得！这也还是小事。他三载不归，未必不在京中别有所娶。我想那房家小，看见前妻走到，还要无中生有，别寻说话，离间你的夫妻，何况是远远寻夫，没人作伴？若把几句恶言加你，岂不是有口难分？还有一说：你丈夫临行之日，把家中事情拜托于我，我若容你独自寻夫，有碍他终身名节，日后把甚么颜面见他？就是死到九泉，也难与你公婆相会。这个主意，我先定下多时了，已曾分付小二，着他伴你同行，不劳分付，放心前去便了。〔旦起拜介〕这等多谢公公！奴家告别了。〔末〕且慢些，再请坐下。我且问你：你既要寻夫，那路上的盘费，已曾备下了么？〔旦〕并不曾有。〔末〕既然没有，如何去得？〔旦指背上琵琶介〕这就是奴家的盘费。不瞒公公说，已曾编下一套凄凉北调，谱入丝弦，一路弹唱而行，讨些钱米度日。〔丑〕这等说来，竟是叫化了。这样生意，我做不惯。不要总承，快寻别个去罢！〔末〕我自有主意，不消多嘴！五娘子，你前日剪发葬亲，往街坊货卖，倒不曾问得你卖了几贯钱财，可勾用么？〔旦〕并无人买，全亏大公周济。〔末〕却又来！头发可以作髭，尚且卖不出钱财，何况是空空弹唱？万一没人与钱，你还是去的好？转来的好？流落在他乡，不来不去的好？那些长途资斧，我也曾与你备下，不劳费心。也罢，你既费精神，编成一套词曲，不可不使老朽闻之。你就唱来，待我与你发个利市。〔旦〕这等待奴家献丑。若有不到之处，求大公改正一二。〔末〕你且唱来。〔旦理弦弹唱，末不住掩泪，丑不住哭介〕

〔北越调斗鹌鹑〕静理冰弦，凝神息喘，待诉衷肠，将眉略展。怕的是听者愁听，闻声去远。虽不比杞梁妻，善哭天，也去那哭倒长城的孟姜不远。

〔紫花儿序〕俺不是好云游，闲离闺阃，也不是背人伦，强抱琵琶，都则为远寻夫，苦历山川。说甚么金莲窄小，道路迍邅，鞋穿，便做到骨葬沟渠首向天，保得过面无惭腆。好追随，地下姑嫜，得全名，死也无冤。

〔天净沙〕当初始配良缘，备饔飧，尚有余钱。只为儿夫去远，遇荒罹变，为妻庸，祸及椿萱。

〔金蕉叶〕他望赈济，心穿眼穿；俺遭抢夺，粮悬命悬。若不是遇高邻，分粮助饘，怎能勾慰亲心，将灰复燃？

〔小桃红〕可怜他游丝一缕命空牵，要续愁无线。俺也曾自餍糟糠备亲膳，要救余年，又谁料攀辕卧辙翻成功？因来灶边，窥奴私咽，一声儿哭倒便归泉。

〔调笑令〕可怜，葬无钱！亏的是一位恩人，竟做了两次天。他助丧非强由情愿。实指望吉回凶转，因灾致祥无他变，又谁知，后运同前！

〔秃厮儿〕俺虽是厚面皮，无羞不腆，怎忍得累高邻，鬻产输田？只得把香云剪下自卖钱，到街坊，哭声喧，谁怜？

〔圣药王〕俺待要图卸肩，赴九泉，怎忍得亲骸朽露饱飞鸢？欲待把命苟延，较后先，算来无幸可徼天，哭倒在街前。

〔麻郎儿〕感义士施恩不倦，二天外，又复加天。则为这好仗义的高邻忒煞贤，越显得受恩的浅深无辨。

〔么篇〕徒跣，把罗裙自捻，裹黄泥，去筑坟圈。感山灵，神通昼显，又指去路，劝人赴远。

〔络丝娘〕因此上，顾不的鞋弓袜浅，讲不起抛头露面。手拨琵琶，原非自遣，要诉出衷肠一片。

〔东原乐〕暂把丧衣覆，乔将道服穿。为缺资财致使得身容变。休怪俺孝妇啼痕学杜鹃，只为多愁怨，渍染得缞麻如茜。

〔拙鲁速〕可怜俺日不停，夜不眠，饥不餐，冷不燃。当日呵，辨不出桃花人面，分不开藕瓣金莲；到如今藕丝花片，落在谁边？

自对菱花，错认椿萱，止为忧煎。才信道家宽出少年。

〔尾〕千愁万绪提难遍，只好绾絲中一线。听不出眼泪的休解囊，但有酸鼻的仁人，请将钞袋儿展。

〔末〕做也做得好，弹也弹得好，唱也唱得好，可称三绝。〔出银介〕这一封银子，就当润喉润笔之资，你请收下。〔旦谢介〕〔末〕小二过来。他方才弹唱的时节，我便为他声音凄楚，情节可怜，故此掉泪。你知道些甚么，也号号咷咷，哭个不了？〔丑〕不知甚么原故，听到其间，就不知不觉哭将起来，连我也不明白。〔末〕这等我且问你：方才送他的银子，万一途中不勾，依旧要叫化起来，你还是情愿不情愿？〔丑〕情愿！情愿！〔末〕为甚么以前不情愿，如今忽然情愿起来？〔丑想介〕正是，为甚么原故，忽然改变起来？连我也不明白。〔末〕好，这叫做：孝心所感，铁人流泪；高僧说法，顽石点头。五娘子，你一片孝心，就从今日效验起了，此去定然遂意。我且问你；你公婆的坟茔，曾去拜别了么？〔旦〕还不曾去。要屈大公同行，好对着公婆当面拜托。〔末〕一发见得到！就请同行。叫小二，与五娘子背了琵琶。〔丑〕自然。莫说琵琶，就是要带马桶，我也情愿挑着走了。〔末〕五娘子，我还有几句药石之言，要分付你，和你一面行走，一面讲罢。〔旦〕既有法言，便求赐教。〔行介〕

〔斗黑蟆〕〔末〕伊夫婿，多应是贵官显爵。伊家去，须当审个好恶。只怕你这般乔打扮，他怎知觉？一贵一贫，怕他将错就错。〔合〕孤坟寂寞，路途滋味恶。两处堪悲，万愁怎摸！

〔末〕已到坟前了。蔡大哥！蔡大嫂！你这个孝顺媳妇，待你二人，可谓生事以礼，死葬以礼，祭之以礼，无一事不全的了！如今远出寻夫，特来拜别，将坟墓交托于我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当你媳妇，逢时化纸，遇节烧钱，你不消虑得。只是保佑他一路平安，早与丈夫相会。他一生行孝的事情，只有你夫妻两口，与我张广才三人知道。你夫妻死了，止剩得我一个在此，万一不能勾见他，

这孝妇一片苦心，谁人替他表白？趁我张广才未死，速速保佑他回来。待我见他一面，把你媳妇的好处，细细对他讲一遍，我张广才这个老头儿，就死也瞑目了。唉，我那老友呵！〔旦〕我那公婆呵！〔同放声大哭、丑亦哭介〕〔末〕五娘子！

〔忆多娇〕我承委托当领诺。这孤坟，我自看守，决不爽约。但愿你途中身安乐。〔合〕举目萧索，满眼盈盈泪落。

〔旦〕公婆，你媳妇如今去了！大公，奴家去了！〔末〕五娘子，你途间保重，早去早回！小二，你好生伏侍五娘子，不要叫他费心。〔丑〕晓得！

〔旦〕为寻夫婿别孤坟，〔末〕只怕儿夫不认真。

〔合〕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

〔旦掩泪同丑先下〕〔末目送，作哽咽不能出声介〕嗳，我、我、我明日死了，那有这等一个孝顺媳妇！可怜！可怜！〔掩泪下〕

附：《明珠记·煎茶》改本

第　一　折

〔卜算子〕〔生冠带上〕未遇费长房，已缩相思地。咫尺有佳音，可惜人难寄。

下官王仙客，叨授富平县尹。又为长乐驿缺了驿官，上司命我带管三月。近日朝廷差几员内官，带领三十名宫女，去备皇陵打扫之用，今日申牌时分，已到驿中。我想宫女三十名，焉知无双小姐不在其内？要托人探个消息，百计不能。喜得里面要取人伏侍，我把塞鸿扮做煎茶童子，送进去承值，万一遇见小姐，也

好传个信儿。塞鸿那里？〔丑上〕蓝桥今夜好风光，天上群仙降下方。只恐云英难见面，裴航空自捣玄霜。塞鸿伺候。〔生〕今日送你进去煎茶，专为打探无双小姐的消息，你须要用心体访。〔丑〕小人理会得。〔生〕随着我来。〔行介〕你若见了小姐呵。

〔玉交枝〕**道我因他憔悴，虽则是断机缘，心儿未灰，痴情还想成婚配。便今世，不共鸳帏，私心愿将来世期，倒不如将生换死求连理。**〔合〕**料伊行，冰心未移，料伊，行柔肠更痴。**

说话之间，已到馆驿前了。〔丑〕管门的公公在么？〔净上〕走马近来辞帝阙，奉差前去扫皇陵。甚么人？到此何干？〔生〕带管驿事富平县尹，送煎茶人役伺候。〔净〕着他进来。〔丑进见介〕〔净看怒介〕这是个男子，你为甚么送他进来呢？〔生〕是个幼年童子。〔净〕看他这个模样，也不是个幼年童子了。好个不通道理的县官！就是上司官员，带着家眷从此经过，也没有取男子服事之理，何况是皇宫内院的嫔妃，肯容男子见面？叫孩子们，快打出去，着他换妇人进来。这样不通道理，还叫他做官！〔骂下〕〔生〕这怎么处？

〔前腔〕**精神徒费。不收留，翻加峻威，道是男儿怎入裙钗队。叹宾鸿，有翼难飞！**〔丑〕老爷，你偌大一位县官，怕差遣妇人不动？拨几个民间妇女进去就是了，愁他怎的！〔生〕塞鸿，你那里知道。民间妇人尽有，只是我做官的人，怎好把心事托他。**幽情怎教民妇知，说来徒使旁人议。**〔合前〕且自回衙，少时再作道理。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

第　二　折

〔破阵子〕〔小旦上〕**故主恩情难背，思之夜夜魂飞**

奴家采苹，自从抛离故主，寄养侯门，王将军待若亲生，王解元纳为侧室，唱随之礼不缺，伉俪之情颇谐，只是思忆旧恩，放心不下。闻得朝廷拨出宫女三十名，去备皇陵打扫，如今现在驿中。万一小姐也在数内，我和他咫尺之间，不能见面，令人何以为情 。仔细想来，好凄惨人也！〔泪介〕

〔黄莺儿〕**从小便相依。弃中途，履祸危，经年没个音书寄。**到如今呵，又不是**他东我西，山遥路迷。宫门一入深无底，止不过隔层帏。身儿不近，怎免泪珠垂。**

〔生上〕枉作千般计，空回九转肠；烟缘生割断，最狠是穹苍。〔见介〕〔小旦〕相公回来了。你着塞鸿去探消息，端的何如？为甚么面带愁容，不言不语？〔生〕不要说起！那守门的太监，不收男子，只要妇人。妇人尽有，都是民间之女，怎好托他代传心事，岂不闷杀我也！

〔前腔〕**无计可施为，眼巴巴看落晖。只今宵一过，便无机会。**娘子，我便为此烦恼。你为何也带愁容？看你**无端皱眉，无因泪垂，**莫不是**愁他夺取中宫位？**那里知道这婚姻事呵！**绝端倪。便图来世，那好事也难期。**

〔小旦〕奴家不为别事，只因小姐在咫尺之间，不能见面，故主之情，难于割舍，所以在此伤心。〔生〕原来如此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〔小旦〕相公，你要传消递息，既苦无人；我要见面谈心，又愁无计。我如今有个两全之法，和你商量。〔生〕甚么两全之法？快些讲来。〔小旦〕他要取妇人承值，何不把奴家送去？只说民间之妇。若还见了小姐，妇人与妇人讲话，没有甚么嫌疑，岂不比塞鸿更强十倍？〔生〕如此甚妙！只是把个官人娘子扮作民间之妇，未免屈了你些。〔小旦〕我原以侍妾起家，何屈之有。〔生〕这等分付门上，唤一乘小轿进来，傍晚出去，黎明进来便了。

羡卿多智更多情，一计能收两泪零。

〔小旦〕**鸡犬尚能怀故主，为人岂可负生成。**

第 三 折

（此折改白不改曲。曲照原本，不更一字。）

〔长相思〕〔旦上〕念奴娇，归国遥，为忆王孙心转焦，楚江秋色饶。月儿高，烛影摇，为忆秦娥梦转迢。苦啊！汉宫春信消。

街鼓冬冬动戌楼，倚床无寐数更筹；可怜今夜中庭月，一样清光两地愁。奴家自到驿内，看看天色晚来。〔内打二鼓介〕呀，谯楼上面，已打二鼓了。独眠孤馆，展转凄其，待与姊妹们闲话消遣，怎奈他们心上无事，一个个都去睡了。教奴家独守残灯，怎生睡得去！

〔二郎神〕良宵杳，为愁多，睡来还觉。手揽寒衾风料峭。也罢，待我剔起残灯，到阶除下闲步一回，以消长夜。徘徊灯侧，下阶闲步无聊。只见惨淡中庭新月小。画屏间，余香犹袅。漏声高，正三更，驿庭人静寥寥。

那帘儿外面，就是煎茶之所，不免去就着茶炉，饮一杯苦茗则个。正是：有水难浇心火热，无风可解泪冰寒。〔暂下〕〔小旦持扇上〕已入重围里，还愁见面遥；故人相对处，打点泪痕抛。奴家自进驿来，办眼偷瞧，不见我家小姐。〔内作长叹介〕〔小旦〕呀，如今夜深人静，为何有沉吟叹息之声？不免揭起帘儿，觑他一眼。

〔前腔〕偷瞧，把朱帘轻揭，金铃声小。呀！那阶除之下，缓步行来的，好似我家小姐。欲待唤他，又恐不是。我且只当不知，坐在这里煎茶，看他出来，有何话说。〔旦上〕看，一缕茶烟香缭绕。呀！那个煎茶女子，好生面善。青衣执爨，分明旧识风标。悄语低声问分晓。那煎茶女子，快取茶来！〔小旦〕娘娘请坐，待我取来。〔送茶，各看，背惊介〕〔旦〕呀！分明是采苹的模样，他

为何来在这里?〔小旦〕竟是我家小姐!待他唤我,我才好认他。〔旦〕那女子走近前来!你莫非就是采苹么?〔小旦〕小姐在上,妾身就是。〔跪介〕〔旦抱哭介〕〔合〕**天那!何幸得萍水相遭!**〔旦〕你为何来在这里?〔小旦〕说起话长。今夜之来,是采苹一点孝心,费尽机谋,特地来寻故主。请问小姐,老夫人好么?〔旦〕还喜得康健。采苹,你晓得王官人的消息么?**郎年少,自分离,孤身何处飘飖?**

〔小旦〕他自分散之后,贼平到京。正要来图婚配,不想我家遭此横祸,他就落魄天涯。近得金吾将军题请得官,现做富平县尹,权知此驿。

〔啭林莺〕他宦中薄禄权倚靠,知他未遂云霄。〔旦〕这等说来,他也就在此处了。既然如此,你的近况何如?随着谁人?作何勾当?〔小旦〕采苹自别夫人小姐,蒙金吾将军收为义女,就嫁与王官人,目今现在一处。〔旦〕哦,你和他现在一处么?〔小旦〕是。〔旦作醋容介〕这等讲来,我倒不如你了!**鹪鹩已占枝头早,孤鸾拘锁,何日得归巢?**〔小旦〕**小姐不要多心。奴家虽嫁王郎,议定权为侧室,虚却正夫人的座位,还待着小姐哩!**〔旦〕**这等才是。我且问你,擅郎安否?怕相思,瘦损潘安貌。**〔小旦〕他虽受折磨,却还志气不衰,容颜如旧。**志气好,千般折挫,风月未全消。**

他一片苦情,恐怕小姐不知。现付明珠一颗,是小姐赠与他的,他时时藏在身旁,不敢遗失。〔付珠介〕

〔前腔〕〔旦〕**双珠依旧成对好,我两人还是蓬飘。**采苹,我今夜要约他一会,你可唤得进来么?〔小旦〕这个使不得。老公公在外监守,又有军士巡更,那里唤得进来!〔旦〕莫非是你……〔小旦〕是我怎么样?哦,采苹知道了,莫非疑我吃醋么?若有此心,天不覆,地不载!小姐,利害所关,他委实进来不得。〔旦泪介〕嗳!**眼前欲见无由到,驿庭咫尺,翻做楚天遥。**〔小旦〕**楚天**

犹小，着不得一腔烦恼。小姐有何心事，只消对采苹说知，待采苹转对他说，也与见面一般。〔旦〕枉心焦，我芳情自解，怎说与伊曹！

待我修书一封，与你带去便了。〔小旦〕说得有理，快写起来，一霎时天就明了。〔旦写介〕

〔啄木公子〕舒残茧，展兔毫，蚊脚蝇头随意扫。只怕我有万恨千愁，假饶会面难消。我有满腔愁怨，写向鸾笺怎得了？总有丹青别样巧，毕竟衷肠事怎描？只落得泪痕交。

〔前腔〕书才写，灯再挑，锦袋重封花押巧。书写完了，采苹，你与我传示他，好自支持，休为我长皱眉梢。〔小旦〕小姐，你与他的姻缘，毕竟如何？可有出宫相会的日子？〔旦〕为说汉宫人未老，怨粉愁香憔悴倒；寂寞园陵岁月遥，云雨隔蓝桥。

明珠封在书中，叫他依旧收好。〔小旦〕天色已明，采苹出去了。小姐，你千万保重！若有便信，替我致意老夫人。〔各哭介〕〔小旦〕小姐保重，采苹去了。〔掩泪下〕〔旦〕呀，采苹，你竟去了！〔顿足哭介〕

〔哭相思尾〕从此两下分离音信杳，无由再见亲人了。

〔哭倒介〕〔末上〕自不整衣毛，何须夜夜号。咱家一路辛苦，正要睡觉，不知那个宫人啾啾唧唧，一夜哭到天明，不免到里面去看来。呀！为何哭倒在地下？〔看介〕原来是刘宫人。刘宫人起来！〔摸介〕呀，不好了！浑身冰冷，只有心口还热。列位宫人快来！〔四宫女上〕并无奇祸至，何事疾声呼？呀！这是刘家姐姐，为何倒在地下？〔末〕列位宫人看好，待我去取姜汤上来。〔下〕〔宫女〕刘家姐姐，快些苏醒！〔末取姜汤上〕姜汤在此，快灌下去。〔灌醒介〕〔宫女〕刘家姐姐，你为甚么事情，哭得这般狼狈？

〔黄莺儿〕〔旦〕只为连日受劬劳，怯风霜，心胆摇，昨宵不睡挨到晓。〔末〕为甚么不睡呢？〔旦〕思家路遥，思亲寿高，因此蓦然愁绝昏沉倒。谢多娇，相将救取，免死向荒郊。

〔末〕好不小心！万一有些差池，都是咱家的干系哩！

〔前腔〕〔众〕人世水中泡。受皇恩，福怎消，何须苦忆家乡好。慈帏暂抛，相逢不遥，宽心莫把闲愁恼。〔内〕面汤热了，请列位宫人梳妆上轿。〔合〕曙光高，马嘶人起，梳洗上星轺。

〔宫女〕姊妹人人笑语阗，娘行何事独忧煎？

〔旦〕只因命带凄惶煞，心上无愁也泪涟。

授曲第三

声音之道，幽渺难知。予作一生柳七，交无数周郎，虽未能如曲子相公身都通显，然论其生平制作，塞满人间，亦类此君之不可收拾。然究竟于声音之道未尝尽解，所能解者，不过词学之章句，音理之皮毛，比之观场矮人，略高寸许，人赞美而我先之，我憎丑而人和之，举世不察，遂群然许为知音。噫，音岂易知者哉？人问：既不知音，何以制曲？予曰：酿酒之家，不必尽知酒味，然秫多水少则醇酽，曲好蘖精则香冽，此理则易谙也；此理既谙，则杜康不难为矣。造弓造矢之人，未必尽娴决拾，然曲而劲者利于矢，直而锐者宜于鹄，此道则易明也；既明此道，即世为弓人矢人可矣。虽然，山民善跋，水民善涉，术疏则巧者亦拙，业久则粗者亦精；填过数十种新词，悉付优人，听其歌演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况为朱墨所从出者乎？粗者自然拂耳，精者自能娱神，是其中菽麦亦稍辨矣。语云："耕当问奴，织当访婢。"予虽不敏，亦曲中之老奴，歌中之黠婢也。请述所知，以备裁择。

解明曲意

唱曲宜有曲情，曲情者，曲中之情节也。解明情节，知其意之所在，则唱出口时，俨然此种神情，问者是问，答者是答，悲者黯然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，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，且其声音齿颊之间，各种俱有分别，此所谓曲情是也。吾观今世学曲者，始则诵读，继则歌咏，歌咏既成而事毕矣。至于讲解二字，非特废而不行，亦且从无此例。有终日唱此曲，终年唱此曲，甚至一生唱此曲，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，所指何人，口唱而心不唱，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，此所谓无情之曲，与蒙童背书，同一勉强而非自然者也。虽腔板极正，喉舌齿牙极清，终是第二、第三等词曲，非登峰造极之技也。欲唱好曲者，必先求明师讲明曲义。师或不解，不妨转询文人，得其义而后唱。唱时以精神贯串其中，务求酷肖。若是，则同一唱也，同一曲也，其转腔换字之间，别有一种声口，举目回头之际，另是一副神情，较之时优，自然迥别。变死音为活曲，化歌者为文人，只在能解二字，解之时义大矣哉！

调熟字音

调平仄，别阴阳，学歌之首务也。然世上歌童解此二事者，百不得一。不过口传心授，依样葫芦，求其师不甚谬，则习而不察，亦可以混过一生。独有必不可少之一事，较阴阳平仄为稍难，又不得因其难而忽视者，则为“出口”、“收音”二诀窍。世间有一字，即有一字之头，所谓出口者是也；有一字，即有一字之尾，所

谓收音者是也。尾后又有余音，收煞此字，方能了局。譬如吹箫、姓萧诸“箫”字，本音为箫，其出口之字头与收音之字尾，并不是“箫”。若出口作“箫”，收音作“箫”，其中间一段正音并不是“箫”，而反为别一字之音矣。且出口作“箫”，其音一泄而尽，曲之缓者，如何接得下板？故必有一字为之头，以备出口之用，有一字为之尾，以备收音之用，又有一字为余音，以备煞板之用。字头为何？“西”字是也。字尾为何？“夭”字是也。尾后余音为何？“乌”字是也。字字皆然，不能枚纪。《弦索辨讹》等书载此颇详，阅之自得。要知此等字头、字尾及余音，乃天造地设，自然而然，非后人扭捏而成者也，但观切字之法，即知之矣。《篇海》、《字汇》等书，逐字载有注脚，以两字切成一字。其两字者，上一字即为字头，出口者也；下一字即为字尾，收音者也；但不及余音之一字耳。无此上下二字，切不出中间一字，其为天造地设可知。此理不明，如何唱曲？出口一错，即差谬到底，唱此字而讹为彼字，可使知音者听乎？故教曲必先审音。即使不能尽解，亦须讲明此义，使知字有头尾以及余音，则不敢轻易开口，每字必询，久之自能惯熟。“曲有误，周郎顾。”苟明此道，即遇最刻之周郎，亦不能拂情而左顾矣。

字头、字尾乃余音，皆为慢曲而设，一字一板或一字数板者，皆不可无。其快板曲，止有正音，不及头尾。

缓音长曲之字，若无头尾，非止不合韵，唱者亦大费精神，但看青衿赞礼之法，即知之矣。“拜”、“兴”二字皆属长音。“拜”字出口以至收音，必俟其人揖毕而跪，跪毕而拜，为时甚久。若止唱一“拜”字到底，则其音一泄而尽，不当歇而不得不歇，失傧相之体矣。得其窍者，以“不”、“爱”二字代之。“不”乃“拜”之头，“爱”乃“拜”之尾，中间恰好是一“拜”字。以一字而延数晷，则气力不足；分为三字，即有余矣。“兴”字亦然，以“希”、“因”二字代之。赞礼且然，况于唱曲？婉譬曲喻，以至于

此，总出一片苦心。审乐诸公，定须怜我。

字头、字尾及余音，皆须隐而不现，使听者闻之，但有其音，并无其字，始称善用头尾者；一有字迹，则沾泥带水，有不如无矣。

字忌模糊

学唱之人，勿论巧拙，只看有口无口；听曲之人，慢讲精粗，先问有字无字。字从口出，有字即有口。如出口不分明，有字若无字，是说话有口，唱曲无口，与哑人何异哉？哑人亦能唱曲，听其呼号之声即可见矣。常有唱完一曲，听者止闻其声，辨不出一字者，令人闷杀。此非唱曲之料，选材者任其咎，非本优之罪也。舌本生成，似难强造，然于开口学曲之初，先能净其齿颊，使出口之际，字字分明，然后使工腔板，此回天大力，无异点铁成金，然百中遇一，不能多也。

曲严分合

同场之曲，定宜同场，独唱之曲，还须独唱，词意分明，不可犯也。常有数人登场，每人一只之曲，而众口同声以出之者，在授曲之人，原有浅深二意：浅者虑其冷静，故以发越见长；深者示不参差，欲以翕如见好。尝见《琵琶·赏月》一折，自“长空万里”以至“几处寒衣织未成”。俱作合唱之曲，谛听其声，如出一口，无高低断续之痕者，虽曰良工心苦，然作者深心，于兹埋没。此折之妙，全在共对月光，各谈心事，曲既分唱，身段即可分做，是清淡之内原有波澜。若混作同场，则无所见其情，亦无可施其态矣。惟“峭寒生”二曲可以同唱，首四曲定该分唱，况

有“合前”数句振起神情，原不虑其太冷。他剧类此者甚多，举一可以概百。戏场之曲，虽属一人而可以同唱者，惟行路出师等剧，不问词理异同，皆可使众声合一。场面似闹，曲声亦宜闹，静之则相反矣。

锣鼓忌杂

戏场锣鼓，筋节所关，当敲不敲，不当敲而敲，与宜重而轻，宜轻反重者，均足令戏文减价。此中亦具至理，非老于优孟者不知。最忌在要紧关头，忽然打断。如说白未了之际，曲调初起之时，横敲乱打，盖却声音，使听白者少听数句，以致前后情事不连，审音者未闻起调，不知以后所唱何曲。打断曲文，罪犹可恕，抹杀宾白，情理难容。予观场每见此等，故为揭出。又有一出戏文将了，止余数句宾白未完，而此未完之数句，又系关键所在，乃戏房锣鼓早已催促收场，使说与不说同者，殊可痛恨。故疾徐轻重之间，不可不急讲也。场上之人将要说白，见锣鼓未歇，宜少停以待之，不则过难专委，曲白锣鼓，均分其咎矣。

吹合宜低

丝、竹、肉三音，向皆孤行独立，未有合用之者，合之自近年始。三籁齐鸣，天人合一，亦金声玉振之遗意也，未尝不佳；但须以肉为主，而丝竹副之，使不出自然者，亦渐近自然，始有主行客随之妙。迩来戏房吹合之声，皆高于场上之曲，反以丝竹为主，而曲声和之，是座客非为听歌而来，乃听鼓乐而至矣。从来名优教曲，总使声与乐齐，箫笛高一字，曲亦高一字，箫笛低一

字，曲亦低一字。然相同之中，即有高低轻重之别，以其教曲之初，即以箫笛代口，引之使唱，原系声随箫笛，非以箫笛随声，习久成性，一到场上，不知不觉而以曲随箫笛矣。正之当用何法？曰：家常理曲，不用吹合，止于场上用之，则有吹合亦唱，无吹合亦唱，不靠吹合为主。譬之小儿学行，终日倚墙靠壁，舍此不能举步，一旦去其墙壁，偏使独行，行过一次两次，则虽见墙壁而不靠矣。以予见论之，和箫和笛之时，当比曲低一字，曲声高于吹合，则丝竹之声亦变为肉，寻其附和之痕而不得矣。正音之法，有过此者乎？然此法不宜概行，当视唱曲之人之本领，如一班之中，有一二喉音最亮者，以此法行之，其余中人以下之材，俱照常格。倘不分高下，一例举行，则良法不终，而怪予立言之误矣。

吹合之声，场上可少，教曲学唱之时，必不可少，以其能代师口，而司熔铸变化之权也。何则？不用箫笛，止凭口授，则师唱一遍，徒亦唱一遍，师住口而徒亦住口，聪慧者数遍即熟，资质稍钝者，非数十百遍不能，以师徒之间无一转相授受之人也。自有此物，只须师教数遍，齿牙稍利，即用箫笛引之。随箫随笛之际，若曰无师，则轻重疾徐之间，原有法脉准绳，引人归于胜地；若曰有师，则师口并无一字，已将此曲交付其徒。先则人随箫笛，后则箫笛随人，是金蝉脱壳之法也。“庾公之斯，学射于尹公之他；尹公之他，学射于我。”箫笛二物，即曲中之尹公他也。但庾公之斯与子濯孺子，昔未见面，而今同在一堂耳。若是，则吹合之力讵可少哉？予恐此书一出，好事者过听予言，谬视箫笛为可弃，故复补论及此。

教白第四

教习歌舞之家，演习声容之辈，咸谓唱曲难，说白易。宾白

熟念即是，曲文念熟而后唱，唱必数十遍而始熟，是唱曲与说白之工，难易判如霄壤。时论皆然，予独怪其非是。唱曲难而易，说白易而难，知其难者始易，视为易者必难。盖词曲中之高低抑扬，缓急顿挫，皆有一定不移之格，谱载分明，师传严切，习之既惯，自然不出范围。至宾白中之高低抑扬，缓急顿挫，则无腔板可按、谱籍可查，止靠曲师口授；而曲师入门之初，亦系暗中摸索，彼既无传于人，何从转授于我？讹以传讹，此说白之理，日晦一日而人不知。人既不知，无怪乎念熟即以为是，而且以为易也。吾观梨园之中，善唱曲者，十中必有二三；工说白者，百中仅可一二。此一二人之工说白，若非本人自通文理，则其所传之师，乃一读书明理之人也。故曲师不可不择。教者通文识字，则学者之受益，东君之省力，非止一端。苟得其人，必破优伶之格以待之，不则鹤困鸡群，与侪众无异，孰肯抑而就之乎？然于此中索全人，颇不易得。不如仍苦立言者，再费几升心血，创为成格以示人。自制曲选词，以至登场演习，无一不作功臣，庶于为人为彻之义，无少缺陷。虽然，成格即设，亦止可为通文达理者道，不识字者闻之，未有不喷饭胡卢，而怪迂人之多事者也。

高低抑扬

宾白虽系常谈，其中悉具至理，请以寻常讲话喻之。明理人讲话，一句可当十句，不明理人讲话，十句抵不过一句，以其不中肯綮也。宾白虽系编就之言，说之不得法，其不中肯綮等也。犹之倩人传语，教之使说，亦与念白相同，善传者以之成事，不善传者以之偾事，即此理也。此理甚难亦甚易，得其孔窍则易，不得孔窍则难。此等孔窍，天下人不知，予独知之。天下人即能知之，不能言之，而予复能言之，请揭出以示歌者。白有高低抑扬，

何者当高而扬？何者当低而抑？曰：若唱曲然。曲文之中，有正字，有衬字。每遇正字，必声高而气长，若遇衬字，则声低气短而疾忙带过，此分别主客之法也。说白之中，亦有正字，亦有衬字，其理同，则其法亦同。一段有一段之主客，一句有一句之主客，主高而扬，客低而抑，此至当不易之理，即最简极便之法也。凡人说话，其理亦然。譬如呼人取茶取酒。其声云："取茶来！""取酒来！"此二句既为茶酒而发，则"茶""酒"二字为正字，其声必高而长，"取"字"来"字为衬字，其音必低而短。再取旧曲中宾白一段论之。《琵琶·分别》白云："云情雨意，虽可抛两月之夫妻；雪鬓霜鬟，竟不念八旬之父母！功名之念一起，甘旨之心顿忘，是何道理？"首四句之中，前二句是客，宜略轻而稍快，后二句是主，宜略重而稍迟。"功名"、"甘旨"二句亦然，此句中之主客也。"虽可抛"、"竟不念"六个字，较之"两月夫妻"、"八旬父母"虽非衬字，却与衬字相同，其为轻快，又当稍别。至于"夫妻""父母"之上二"之"字，又为衬中之衬，其为轻快，更宜倍之。是白皆然，此字中之主客也。常见不解事梨园，每于四六句中之"之"字，与上下正文同其轻重疾徐，是谓菽麦不辨，尚可谓之能说白乎？此等皆言宾白，盖场上所说之话也。至于上场诗，定场白，以及长篇大幅叙事之文，定宜高低相错，缓急得宜，切勿作一片高声，或一派细语，俗言"水平调"是也。上场诗四句之中，三句皆高而缓，一句宜低而快。低而快者，大率宜在第三句，至第四句之高而缓，较首二句更宜倍之。如《浣纱记》定场诗云："少小豪雄侠气闻，飘零仗剑学从军。何年事了拂衣去，归卧荆南梦泽云。""少小"二句宜高而缓，不待言矣。"何年"一句必须轻轻带过，若与前二句相同，则煞尾一句不求低而自低矣。末句一低，则懈而无势，况其下接着通名道姓之语。如"下官姓范名蠡，字少伯"，"下官"二字例应稍低，若末句低而接者又低，则神气索然不振矣，故第三句之稍低而快，势有不得不然者。此

理此法，谁能穷究至此？然不如此，则是寻常应付之戏，非孤标特出之戏也。高低抑扬之法，尽乎此矣。

优师既明此理，则授徒之际，又有一简便可行之法，索性取而予之：但于点脚本时，将宜高宜长之字用朱笔圈之，凡类衬字者不圈。至于衬中之衬，与当急急赶下、断断不宜沾滞者，亦用朱笔抹以细纹，如流水状，使一一皆能识认。则于念剧之初，便有高低抑扬，不俟登场摹拟。如此教曲，有不妙绝天下，而使百千万亿之人赞美者，吾不信也。

缓急顿挫

缓急顿挫之法，较之高低抑扬，其理愈精，非数言可了。然了之必须数言，辩者愈繁，则听者愈惑，终身不能解矣。优师点脚本授歌童，不过一句一点，求其点不刺谬，一句还一句，不致断者联而联者断，亦云幸矣，尚能询及其他？即以脚本授文人，倩其画文断句，亦不过每句一点，无他法也。而不知场上说白，尽有当断处不断，反至不当断处而忽断；当联处不联，忽至不当联处而反联者。此之谓缓急顿挫。此中微渺，但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；但能口授，不能以笔舌喻者。不能言而强之使言，只有一法：大约两句三句而止言一事者，当一气赶下，中间断句处勿太迟缓；或一句止言一事，而下句又言别事，或同一事而另分一意者，则当稍断，不可竟连下句。是亦简便可行之法也。此言其粗，非论其精；此言其略，未及其详。精详之理，则终不可言也。

当断当联之处，亦照前法，分别于脚本之中，当断处用朱笔一画，使至此稍顿，余俱连读，则无缓急相左之患矣。

妇人之态，不可明言，宾白中之缓急顿挫，亦不可明言，是二事一致。轻盈袅娜，妇人身上之态也；缓急顿挫，优人口中之

态也。予欲使优人之口，变为美人之身，故为讲究至此。欲为戏场尤物者，请从事予言，不则仍其故步。

脱套第五

戏场恶套，情事多端，不能枚纪。以极鄙极俗之关目，一人作之，千万人效之，以致一定不移，守为成格，殊可怪也。西子捧心，尚不可效，况效东施之颦乎？且戏场关目，全在出奇变相，令人不能悬拟。若人人如是，事事皆然，则彼未演出而我先知之，忧者不觉其可忧，苦者不觉其为苦，即能令人发笑，亦笑其雷同他剧，不出范围，非有新奇莫测之可喜也。扫除恶习，拔去眼钉，亦高人造福之一事耳。

衣冠恶习

记予幼时观场，凡遇秀才赶考及谒见当涂贵人，所衣之服，皆青素圆领，未有着蓝衫者，三十年来始见此服。近则蓝衫与青衫并用，即以之别君子小人。凡以正生、小生及外末脚色而为君子者，照旧衣青圆领，惟以净丑脚色而为小人者，则着蓝衫。此例始于何人，殊不可解。夫青衿，朝廷之名器也。以贤愚而论，则为圣人之徒者始得衣之；以贵贱而论，则备缙绅之选者始得衣之。名宦大贤尽于此出，何所见而为小人之服，必使净丑衣之？此戏场恶习所当首革者也。或仍照旧例，止用青衫而不设蓝衫。若照新例，则君子小人互用，万勿独归花面，而令士子蒙羞也。

近来歌舞之衣，可谓穷奢极侈。富贵娱情之物，不得不然，似难责以俭朴。但有不可解者：妇人之服，贵在轻柔，而近日舞衣，

其坚硬有如盔甲。云肩大而且厚，面夹两层之外，又以销金锦缎围之。其下体前后二幅，名曰“遮羞”者，必以硬布裱骨而为之，此战场所用之物，名为“纸甲”者是也，歌台舞榭之上，胡为乎来哉？易以轻软之衣，使得随身环绕，似不容已。至于衣上所绣之物，止宜两种，勿及其他。上体凤鸟，下体云霞，此为定制。盖“霓裳羽衣”四字，业有成宪，非若点缀他衣，可以浑施色相者也。予非能创新，但能复古。

方巾与有带飘巾，同为儒者之服。飘巾儒雅风流，方巾老成持重，以之分别老少，可称得宜。近日梨园，每遇穷愁患难之士，即戴方巾，不知何所取义？至纱帽巾之有飘带者，制原不佳，戴于粗豪公子之首，果觉相称。至于软翅纱帽，极美观瞻，曩时《张生逾墙》等剧往往用之，近皆除去，亦不得其解。

声音恶习

花面口中，声音宜杂。如作各处乡语，及一切可憎可厌之声，无非为发笑计耳，然亦必须有故而然。如所演之剧，人系吴人，则作吴音，人系越人，则作越音，此从人起见者也。如演剧之地在吴则作吴音，在越则作越音，此从地起见者也。可怪近日之梨园，无论在南在北，在西在东，亦无论剧中之人生于何地，长于何方，凡系花面脚色，即作吴音，岂吴人尽属花面乎？此与净丑着蓝衫，同一覆盆之事也。使范文正、韩襄毅诸公有灵，闻此声，观此剧，未有不抱恨九原，而思痛革其弊者也。今三吴缙绅之居要路者，欲易此俗，不过启吻之劳；从未有计及此者，度量优容，真不可及。且梨园尽属吴人，凡事皆能自顾，独此一着，不惟不自争气，偏欲故形其丑，岂非天下古今一绝大怪事乎？且三吴之音，止能通于三吴，出境言之，人多不解，求其发笑，而反使听者茫然，亦

失计甚矣。吾请为词场易之：花面声音，亦如生旦外末，悉作官音，止以话头惹笑，不必故作方言。即作方言，亦随地转。如在杭州，即学杭人之话，在徽州，即学徽人之话，使妇人小儿皆能识辨。识者多，则笑者众矣。

语言恶习

白中有“呀”字，惊骇之声也。如意中并无此事，而猝然遇之，一向未见其人，而偶尔逢之，则用此字开口，以示异也。近日梨园不明此义，凡见一人，凡遇一事，不论意中意外，久逢乍逢，即用此字开口，甚有差人请客而客至，亦以“呀”字为接见之声者，此等迷谬，尚可言乎？故为揭出，使知斟酌用之。

戏场惯用者，又有“且住”二字。此二字有两种用法。一则相反之事，用作过文，如正说此事，忽然想及彼事，彼事与此事势难并行，才想及而未曾出口，先以此二字截断前言，“且住”者，住此说以听彼说也。一则心上犹豫，假此以待沉吟，如此说自以为善，恐未尽善，务期必妥，当于是处寻非，故以此代心口相商，“且住”者，稍迟以待，不可竟行之意也。而今之梨园，不问是非好歹，开口说话，即用此二字作助语词，常有一段宾白之中，连说数十个“且住”者，此皆不详字义之故。一经点破，犯此病者鲜矣。

上场引子下场诗，此一出戏文之首尾。尾后不可增尾，犹头上不可加头也。可怪近时新例，下场诗念毕，仍不落台，定增几句淡话，以极紧凑之文，翻成极宽缓之局。此义何居，令人不解。曲有尾声及下场诗者，以曲音散漫，不得几句紧腔，如何截得板住？白文冗杂，不得几句约语，如何结得话成？若使结过之后，又复说起，何如不收竟下之为愈乎？且首尾一理，诗后既可添话，则

何不于引子之先，亦加几句说白，说完而后唱乎？此积习之最无理最可厌者，急宜改革，然又不可尽革。如两人三人在场，二人先下，一人说话未了，必宜稍停以尽其说，此谓“吊场”，原系古格。然须万不得已，少此数句，必添以后一出戏文，或少此数句，即埋没从前说话之意者，方可如此。（亦有下场不及更衣者，故借此为缓兵计。）是龙足，非蛇足也。然只可偶一为之，若出出皆然，则是是貂皆可续矣，何世间狗尾之多乎？

科诨恶习

插科打诨处，陋习更多，革之将不胜革，且见过即忘，不能悉记，略举数则而已。如两人相殴，一胜一败，有人来劝，必使被殴者走脱，而误打劝解之人，《连环·掷戟》之董卓是也。主人偷香窃玉，馆童吃醋拈酸，谓寻新不如守旧，说毕必以臀相向，如《玉簪》之进安、《西厢》之琴童是也。戏中串戏，殊觉可厌，而优人惯增此种，其腔必效弋阳，《幽闺·旷野奇逢》之酒保是也。

声　容　部

选姿第一

“食色，性也。”“不知子都之姣者，无目者也。”古之大贤择言而发，其所以不拂人情，而数为是论者，以性所原有，不能强之使无耳。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，是谓拂人之性；好之不惟损德，且以杀身。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，是还吾性中所有，圣人复起，亦得我心之同然，非失德也。孔子云：“素富贵，行乎富贵。”人处得为之地，不买一二姬妾自娱，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。王道本乎人情，焉用此矫清矫俭者为哉？但有狮吼在堂，则应借此藏拙，不则好之实所以恶之，怜之适足以杀之，不得以红颜薄命借口，而为代天行罚之忍人也。予一介寒生，终身落魄，非止国色难亲，天香未遇，即强颜陋质之妇，能见几人，而敢谬次音容，侈谈歌舞，贻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！然而缘虽不偶，兴则颇佳，事虽未经，理实易谙，想当然之妙境，较身醉温柔乡者倍觉有情。如其不信，但以往事验之。楚襄王，人主也。六宫窈窕，充塞内庭，握雨携云，何事不有？而千古以下，不闻传其实事，止有阳台一梦，脍炙人口。阳台今落何处？神女家在何方？朝为行云，暮为行雨，毕竟是何情状？岂有踪迹可考，实事可缕陈乎？皆幻境也。幻境之妙，十倍于真，故千古传之。能以十倍于真之事，谱而为法，未有不入闲情三昧者。凡读是书之人，欲考所学之从来，则

请以楚国阳台之事对。

肌　　肤

妇人妩媚多端，毕竟以色为主。《诗》不云乎“素以为绚兮?”素者，白也。妇人本质，惟白最难。常有眉目口齿般般入画，而缺陷独在肌肤者。岂造物生人之巧，反不同于染匠，未施漂练之力，而遽加文采之工乎？曰：非然。白难而色易也。曷言乎难？是物之生，皆视根本，根本何色，枝叶亦作何色。人之根本维何？精也，血也。精色带白，血则红而紫矣。多受父精而成胎者，其人之生也必白。父精母血交聚成胎，或血多而精少者，其人之生也必在黑白之间。若其血色浅红，结而为胎，虽在黑白之间，及其生也，豢以美食，处以曲房，犹可日趋于淡，以脚地未尽缁也。有幼时不白，长而始白者，此类是也。至其血色深紫，结而成胎，则其根本已缁，全无脚地可漂，及其生也，即服以水晶云母，居以玉殿琼楼，亦难望其变深为浅，但能守旧不迁，不致愈老愈黑，亦云幸矣。有富贵之家，生而不白，至长至老亦若是者，此类是也。知此，则知选材之法，当如染匠之受衣。有以白衣使漂者受之，易为力也；有白衣稍垢而使漂者亦受之，虽难为力，其力犹可施也；若以既染深色之衣，使之剥去他色，漂而为白，则虽什佰其工价，必辞之不受。以人力虽巧，难拗天工，不能强既有者而使之无也。妇人之白者易相，黑者亦易相，惟在黑白之间者，相之不易。有三法焉：面黑于身者易白，身黑于面者难白；肌肤之黑而嫩者易白，黑而粗者难白；皮肉之黑而宽者易白，黑而紧且实者难白。面黑于身者，以面在外而身在内，在外则有风吹日晒，其渐白也为难；身在衣中，较面稍白，则其由深而浅，业有明征，使面亦同身，蔽之有物，其验亦若是矣，故易白。身黑于面者反此，故不

易白。肌肤之细而嫩者，如绫罗纱绢，其体光滑，故受色易，退色亦易，稍受风吹，略经日照，则深者浅而浓者淡矣。粗则如布如毯，其受色之难，十倍于绫罗纱绢，至欲退之，其工又不止十倍，肌肤之理亦若是也，故知嫩者易白，而粗者难白。皮肉之黑而宽者，犹䌷缎之未经熨，靴与履之未经楦者，因其皱而未直，故浅者似深，淡者似浓，一经熨楦之后，则纹理陡变，非复曩时色相矣。肌肤之宽者，以其血肉未足，犹待长养，亦犹待楦之靴履，未经烫熨之绫罗纱绢，此际若此，则其血肉充满之后必不若此，故知宽者易白，紧而实者难白，相肌之法，备乎此矣。若是，则白者、嫩者、宽者为人争取，其黑而粗、紧而实者遂成弃物乎？曰：不然。薄命尽出红颜，厚福偏归陋质，此等非他，皆素封伉俪之材，诰命夫人之料也。

眉　眼

面为一身之主，目又为一面之主。相人必先相面，人尽知之，相面必先相目，人亦尽知，而未必尽穷其秘。吾谓相人之法，必先相心，心得而后观其形体。形体维何？眉发口齿，耳鼻手足之类是也。心在腹中，何由得见？曰：有目在，无忧也。察心之邪正，莫妙于观眸子，子舆氏笔之于书，业开风鉴之祖。予无事赘陈其说，但言情性之刚柔，心思之愚慧。四者非他，即异日司花执爨之分途，而狮吼堂与温柔乡接壤之地也。目细而长者，秉性必柔；目粗而大者，居心必悍；目善动而黑白分明者，必多聪慧，目常定而白多黑少，或白少黑多者，必近愚蒙。

然初相之时，善转者亦未能遽转，不定者亦有时而定。何以试之？曰：有法在，无忧也。其法维何？一曰以静待动，一曰以卑瞩高。目随身转，未有动荡其身，而能胶柱其目者；使之乍往

乍来，多行数武，而我回环其目以视之，则秋波不转而自转，此一法也。妇人避羞，目必下视，我若居高临卑，彼下而又下，永无见目之时矣。必当处之高位，或立台坡之上，或居楼阁之前，而我故降其躯以瞩之，则彼下无可下，势必环转其睛以避我。虽云善动者动，不善动者亦动，而勉强自然之中，即有贵贱妍媸之别，此又一法也。至于耳之大小，鼻之高卑，眉发之淡浓，唇齿之红白，无目者犹能按之以手，岂有识者不能鉴之以形？无俟哓哓，徒滋繁渎。

眉之秀与不秀，亦复关系情性，当与眼目同视。然眉眼二物，其势往往相因。眼细者眉必长，眉粗者眼必巨，此大较也，然亦有不尽相合者。如长短粗细之间，未能一一尽善，则当取长恕短，要当视其可施人力与否。张京兆工于画眉，则其夫人之双黛，必非浓淡得宜，无可润泽者。短者可长，则妙在用增；粗者可细，则妙在用减。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，而人多忽视之者，其名曰“曲”。必有天然之曲，而后人力可施其巧。“眉若远山”，“眉如新月”，皆言曲之至也。即不能酷肖远山，尽如新月，亦须稍带月形，略存山意，或弯其上而不弯其下，或细其外而不细其中，皆可自施人力。最忌平空一抹，有如太白经天；又忌两笔斜冲，俨然倒书八字。变远山为近瀑，反新月为长虹，虽有善画之张郎，亦将畏难而却走。非选姿者居心太刻，以其为温柔乡择人，非为娘子军择将也。

手　足

相女子者，有简便诀云：“上看头，下看脚。”似二语可概通身矣。予怪其最要一着，全未提起。两手十指，为一生巧拙之关，百岁荣枯所系，相女者首重在此，何以略而去之？且无论手嫩者

必聪，指尖者多慧，臂丰而腕厚者，必享珠围翠绕之荣；即以现在所需而论之，手以挥弦，使其指节累累，几类弯弓之决拾；手以品箫，如其臂形攘攘，几同伐竹之斧斤；抱枕携衾，观之兴索，捧卮进酒，受者眉攒，亦大失开门见山之初着矣。故相手一节，为观人要着，寻花问柳者不可不知，然此道亦难言之矣。选人选足，每多窄窄金莲；观手观人，绝少纤纤玉指。是最易者足，而最难者手，十百之中，不能一二觏也。须知立法不可不严，至于行法，则不容不恕。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细之中，取其一得，即可宽恕其他矣。至于选足一事，如但求窄小，则可一目了然。倘欲由粗以及精，尽美而思善，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，兼收脚小之用，则又比手更难，皆不可求而可遇者也。其累维何？因脚小而难行，动必扶墙靠壁，此累之在已者也；因脚小而致秽，令人掩鼻攒眉，此累之在人者也。其用维何？瘦欲无形，越看越生怜惜，此用之在日者也；柔若无骨，愈亲愈耐抚摩，此用之在夜者也。昔有人谓予曰："宜兴周相国，以千金购一丽人，名为'抱小姐'，因其脚小之至，寸步难移，每行必须人抱，是以得名。"予曰："果若是，则一泥塑美人而已矣，数钱可买，奚事千金？"造物生人以足，欲其行也。昔形容女子娉婷者，非曰："步步生金莲"，即曰"行行如玉立"，皆谓其脚小能行，又复行而入画，是以可珍可宝，如其小而不行，则与刖足者何异？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。予遍游四方，见足之最小而无累，与最小而得用者，莫过于秦之兰州、晋之大同。兰州女子之足，大者三寸，小者犹不及焉，又能步履如飞，男子有时追之不及，然去其凌波小袜而抚摩之，犹觉刚柔相半；即有柔若无骨者，然偶见则易，频遇为难。至大同名妓，则强半皆若是也。与之同榻者，抚及金莲，令人不忍释手，觉倚翠偎红之乐，未有过于此者。向在都门，以此语人，人多不信。一日席间拥二妓，一晋一燕，皆无丽色，而足则甚小。予请不信者即而验之，果觉晋胜于燕，大有刚柔之别。座客无不翻然，而罚

不信者以金谷酒数。此言小脚之用之不可无也。噫，岂其娶妻必齐之姜？就地取材，但不失立言之大意而已矣。

验足之法无他，只在多行几步，观其难行易动，察其勉强自然，则思过半矣。直则易动，曲即难行；正则自然，歪即勉强。直而正者，非止美观便走，亦少秽气。大约秽气之生，皆强勉造作之所致也。

态　　度

古云："尤物足以移人。"尤物维何？媚态是已。世人不知，以为美色，乌知颜色虽美，是一物也，乌足移人？加之以态，则物而尤矣。如云美色即是尤物，即可移人，则今时绢做之美女，画上之娇娥，其颜色较之生人，岂止十倍，何以不见移人，而使之害相思成郁病耶？是知"媚态"二字，必不可少。媚态之在人身，犹火之有焰，灯之有光，珠贝金银之有宝色，是无形之物，非有形之物也。惟其是物而非物，无形似有形，是以名为"尤物"。尤物者，怪物也，不可解说之事也。凡女子，一见即令人思，思而不能自已，遂至舍命以图，与生为难者，皆怪物也，皆不可解说之事也。吾于"态"之一字，服天地生人之巧，鬼神体物之工。使以我作天地鬼神，形体吾能赋之，知识我能予之，至于是物而非物，无形似有形之态度，我实不能变之化之，使其自无而有，复自有而无也。态之为物，不特能使美者愈美，艳者愈艳，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，无情之事变为有情，使人暗受笼络而不觉者。女子一有媚态，三四分姿色，便可抵过六七分。试以六七分姿色而无媚态之妇人，与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态之妇人同立一处，则人止爱三四分而不爱六七分，是态度之于颜色，犹不止一倍当两倍也。试以二三分姿色而无媚态之妇人，与全无姿色而止有媚态之妇人

同立一处，或与人各交数言，则人止为媚态所惑，而不为美色所惑，是态度之于颜色，犹不止于以少敌多，且能以无而敌有也。今之女子，每有状貌姿容一无可取，而能令人思之不倦，甚至舍命相从者，皆“态”之一字之为祟也。是知选貌选姿，总不如选态一着之为要。态自天生，非可强造。强造之态，不能饰美，止能愈增其陋。同一颦也，出于西施则可爱，出于东施则可憎者，天生、强造之别也。相面、相肌、相眉、相眼之法，皆可言传，独相态一事，则予心能知之，口实不能言之。口之所能言者，物也，非尤物也。噫，能使人知，而能使人欲言不得，其为物也何如！其为事也何如！岂非天地之间一大怪物，而从古及今，一件解说不来之事乎？

诘予者曰：既为态度立言，又不指人以法，终觉首鼠，盍亦舍精言粗，略示相女者以意乎？予曰：不得已而为言，止有直书所见，聊为榜样而已。向在维扬，代一贵人相妾。靓妆而至者不一其人，始皆俯首而立，及命之抬头，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抬；一人娇羞腼腆，强之数四而后抬；一人初不即抬，及强而后可，先以眼光一瞬，似于看人而实非看人，瞬毕复定而后抬，俟人看毕，复以眼光一瞬而后俯，此即“态”也。记曩时春游遇雨，避一亭中，见无数女子，妍媸不一，皆踉跄而至。中一缟衣贫妇，年三十许，人皆趋入亭中，彼独徘徊檐下，以中无隙地故也；人皆抖擞衣衫，虑其太湿，彼独听其自然，以檐下雨侵，抖之无益，徒现丑态故也。及雨将止而告行，彼独迟疑稍后，去不数武而雨复作，乃趋入亭。彼则先立亭中，以逆料必转，先踞胜地故也。然臆虽偶中，绝无骄人之色。见后入者反立檐下，衣衫之湿，数倍于前，而此妇代为振衣，姿态百出，竟若天集众丑，以形一人之媚者。自观者视之，其初之不动，似以郑重而养态；其后之故动，似以徜徉而生态。然彼岂能必天复雨，先储其才以俟用乎？其养也，出之无心，其生也，亦非有意，皆天机之自起自伏耳。当其

养态之时，先有一种娇羞无那之致现于身外，令人生爱生怜，不俟娉婷大露而后觉也。斯二者，皆妇人媚态之一斑，举之以见大较。噫，以年三十许之贫妇，止为姿态稍异，遂使二八佳人与曳珠顶翠者皆出其下，然则态之为用，岂浅鲜哉！

人问：圣贤神化之事，皆可造诣而成，岂妇人媚态独不可学而至乎？予曰：学则可学，教则不能。人又问：既不能教，胡云可学？予曰：使无态之人与有态者同居，朝夕薰陶，或能为其所化；如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，鹰变成鸠，形为气感，是则可矣。若欲耳提而面命之，则一部《廿一史》，当从何处说起？还怕愈说愈增其木强，奈何！

修容第二

妇人惟仙姿国色，无俟修容；稍去天工者，即不能免于人力矣。然予所谓“修饰”二字，无论妍媸美恶，均不可少。俗云：“三分人材，七分妆饰。”此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。然则有七分人材者，可少三分妆饰乎？即有十分人材者，岂一分妆饰皆可不用乎？曰：不能也。若是，则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讲矣。今世之讲修容者，非止穷工极巧，几能变鬼为神，我即欲勉竭心神，创为新说，其如人心至巧，我法难工，非但小巫见大巫，且如小巫之徒，往教大巫之师，其不遭喷饭而唾面者鲜矣。然一时风气所趋，往往失之过当。非始初立法之不佳，一人求胜于一人，一日务新于一日，趋而过之，致失其真之弊也。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皆饿死；楚王好高髻，宫中皆一尺；楚王好大袖，宫中皆全帛。”细腰非不可爱，高髻大袖非不美观，然至饿死，则人而鬼矣。髻至一尺，袖至全帛，非但不美观，直与魑魅魍魉无别矣。此非好细腰、好高髻大袖者之过，乃自为饿死，自为一尺，自为全帛者之过也。亦

非自为饿死，自为一尺，自为全帛者之过，无一人痛惩其失，著为章程，谓止当如此，不可太过，不可不及，使有遵守者之过也。吾观今日之修容，大类楚宫之末俗，著为章程，非草野得为之事。但不经人提破，使知不可爱而可憎，听其日趋日甚，则在生而为魑魅魍魉者，已去死人不远，矧腰成一缕，有饿而必死之势哉！予为修容立说，实具此段婆心，凡为西子者，自当曲体人情，万毋遽发娇嗔，罪其唐突。

盥　栉

盥面之法，无他奇巧，止是濯垢务尽。面上亦无他垢，所谓垢者，油而已矣。油有二种，有自生之油，有沾上之油。自生之油，从毛孔沁出，肥人多而瘦人少，似汗非汗者是也。沾上之油，从下而上者少，从上而下者多，以发与膏沐势不相离，发面交接之地，势难保其不侵，况以手按发，按毕之后，自上而下亦难保其不相挨擦，挨擦所至之处，即生油发亮之处也。生油发亮，于面似无大损，殊不知一日之美恶系焉，面之不白不匀，即从此始。从来上粉着色之地，最怕有油，有即不能上色。倘于浴面初毕，未经搽粉之时，但有指大一痕为油手所污，迨加粉搽面之后，则满面皆白而此处独黑，又且黑而有光，此受病之在先者也。既经搽粉之后，而为油手所污，其黑而光也亦然，以粉上加油，但见油而不见粉也，此受病之在后者也。此二者之为患，虽似大而实小，以受病之处止在一隅，不及满面，闺人尽有知之者。尚有全体受伤之患，从古佳人暗受其害而不知者，予请攻而出之。从来拭面之巾帕，多不止于拭面，擦臂抹胸，随其所至；有腻即有油，则巾帕之不洁也久矣。即有好洁之人，止以拭面，不及其他，然能保其上不及发，将至额角而遂止乎？一沾膏沐，即非无油少腻之

物矣。以此拭面，非拭面也，犹打磨细物之人，故以油布擦光，使其不沾他物也。他物不沾，粉独沾乎？凡有面不受妆，越匀越黑；同一粉也，一人搽之而白，一个搽之而不白者，职是故也。以拭面之巾有异同，非搽面之粉有善恶也。故善匀面者，必须先洁其巾。拭面之巾，止供拭面之用，又须用过即浣，勿使稍带油痕，此务本穷源之法也。

善栉不如善篦，篦者，栉之兄也。发内无尘，始得丝丝现相，不则一片如毡，求其界限而不得，是帽也，非髻也，是退光黑漆之器，非乌云蟠绕之头也。故善蓄姬妾者，当以百钱买梳，千钱购篦。篦精则发精，稍俭其值，则发损头痛，篦不数下而止矣。篦之极净，使便用梳。而梳之为物，则越旧越精。“人惟求旧，物惟求新。”古语虽然，非为论梳而设。求其旧而不得，则富者用牙，贫者用角。新木之梳，即搜根剔齿者，非油浸十日，不可用也。

古人呼髻为“蟠龙”。蟠龙者，髻之本体，非由妆饰而成。随手绾成，皆作蟠龙之势，可见古人之妆，全用自然，毫无造作。然龙乃善变之物，发无一定之形，使其相传至今，物而不化，则龙非蟠龙，乃死龙矣；发非佳人之发，乃死人之发矣。无怪今人善变，变之诚是也。但其变之之形，只顾趋新，不求合理；只求变相，不顾失真。凡以彼物肖此物，必取其当然者肖之，必取其应有者肖之，又必取其形色相类者肖之，未有凭空捏造，任意为之而不顾者。古人呼发为“乌云”，呼髻为“蟠龙”者，以二物生于天上，宜乎在顶。发之缭绕似云，发之蟠曲似龙，而云之色有乌云，龙之色有乌龙。是色也，相也，情也，理也，事事相合，是以得名，非凭捏造，任意为之而不顾者也。窃怪今之所谓“牡丹头”、“荷花头”、“钵盂头”，种种新式，非不穷新极异，令人改观，然于当然应有、形色相类之义，则一无取焉。人之一身，手可生花，江淹之彩笔是也；舌可生花，如来之广长是也；头则未见其生花，生之自今日始。此言不当然而然也。发上虽有簪花之义，未有以

头为花，而身为蒂者；钵盂乃盛饭之器，未有倒贮活人之首，而作覆盆之象者，此皆事所未闻，闻之自今日始。此言不应有而有也。群花之色，万紫千红，独不见其有黑。设立一妇人于此，有人呼之为“黑牡丹”、“黑莲花”、“黑钵盂”者，此妇必艴然而怒，怒而继之以骂矣。以不喜呼名之怪物，居然自肖其形，岂非绝不可解之事乎？吾谓美人所梳之髻，不妨日异月新，但须筹为理之所有。理之所有者，其象多端，然总莫妙于云龙二物。仍用其名而变更其实，则古制新裁，并行而不悖矣。勿谓止此二物，变来有限，须知普天下之物，取其千态万状，越变而越不穷者，无有过此二物者矣。龙虽善变，犹不过飞龙、游龙、伏龙、潜龙、戏珠龙、出海龙之数种。至于云之为物，顷刻数迁其位，须臾屡易其形，“千变万化”四字，犹为有定之称，其实云之变相，“千万”二字，犹不足以限量之也。若得聪明女子，日日仰观天象，既肖云而为髻，复肖髻而为云，即一日一更其式，犹不能尽其巧幻，毕其离奇，矧未必朝朝变相乎？若谓天高云远，视不分明，难于取法，则令画工绘出巧云数朵，以纸剪式，衬于发下，俟栉沐既成，而后去之，此简便易行之法也。云上尽可着色，或簪以时花，或饰以珠翠，幻作云端五彩，视之光怪陆离。但须位置得宜，使与云体相合，若其中应有此物者，勿露时花珠翠之本形，则尽善矣。肖龙之法：如欲作飞龙、游龙，则先以己发梳一光头于下，后以假髲制作龙形，盘旋缭绕，覆于其上。务使离发少许，勿使相粘相贴，始不失飞龙、游龙之义，相粘相贴则是潜龙、伏龙矣。悬空之法，不过用铁线一二条，衬于不见之处，其龙爪之向下者，以发作线，缝于光发之上，则不动矣。戏珠龙法，以髲作小龙二条，缀于两旁，尾向后而首向前，前缀大珠一颗，近于龙嘴，名为“二龙戏珠”。出海龙亦照前式，但以假髲作波浪纹，缀于龙身空隙之处，皆易为之。是数法者，皆以云龙二物分体为之，是云自云而龙自龙也。予又谓云龙二物势不宜分，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，《周易》业有成言，

是当合而用之。同用一髮，同作一假，何不幻作云龙二物，使龙勿露全身，云亦勿作全朵，忽而见龙，忽而见云，令人无可测识，是美人之头，尽有盘旋飞舞之势，朝为行云，暮为行雨，不几两擅其绝，而为阳台神女之现身哉？噫，笠翁于此搜尽枯肠，为此髻者，不可不加尸祝。天年以后，倘得为神，则将往来绣阁之中，验其所制，果有裨于花容月貌否也。

薰　　陶

名花美女，气味相同，有国色者，必有天香。天香结自胞胎，非由薰染，佳人身上实实有些一种，非饰美之词也。此种香气，亦有姿貌不甚姣艳，而能偶擅其奇者。总之，一有此种，即有夭折摧残之兆，红颜薄命未有捷于此者。有国色而有天香，与无国色而有天香，皆是千中遇一，其余则熏染之力不可少也。其力维何？富贵之家，则需花露。花露者，摘取花瓣入甑，酝酿而成者也。蔷薇最上，群花次之。然用不须多，每于盥浴之后，挹取数匙入掌，拭体拍面而匀之。此香此味，妙在似花非花，是露非露，有其芬芳，而无其气息，是以为佳，不似他种香气，或速或沉，是兰是桂，一嗅即知者也。其次则用香皂浴身，香茶沁口，皆是闺中应有之事。皂之为物，亦有一种神奇，人身偶染秽物，或偶沾秽气，用此一擦，则去尽无遗。由此推之，即以百和奇香拌入此中，未有不与垢秽并除，混入水中而不见者矣，乃独去秽而存香，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别。皂之佳者，一浴之后，香气经日不散，岂非天造地设，以供修容饰体之用者乎？香皂以江南六合县出者为第一，但价值稍昂，又恐远不能致，多则浴体，少则止以浴面，亦权宜丰俭之策也。至于香茶沁口，费亦不多，世人但知其贵，不知每日所需，不过指大一片，重止毫厘，裂成数块，每于饭后及临睡

时以少许润舌，则满吻皆香，多则味苦，而反成药气矣。凡此所言，皆人所共知，予特申明其说，以见美人之香不可使之或无耳。虽有一种，为值更廉，世人食而但甘其味，嗅而不辨其香者，请揭出言之：果中荔子，虽出人间，实与交梨、火枣无别，其色国色，其香天香，乃果中尤物也。予游闽粤，幸得饱啖而归，庶不虚生此口，但恨造物有私，不令四方皆出。陈不如鲜，夫人而知之矣。殊不知荔之陈者，香气未尝尽没，乃与橄榄同功，其好处却在回味时耳。佳人就寝，止啖一枚，则口脂之香，可以竟夕，多则甜而腻矣。须择道地者用之，枫亭是其选也。人问：沁口之香，为美人设乎？为伴美人者设乎？予曰：伴者居多。若论美人，则五官四体皆为人设，奚止口内之香。

点　　染

“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”此唐人妙句也。今世讳言脂粉，动称污人之物，有满面是粉而云粉不上面，遍唇皆脂而曰脂不沾唇者，皆信唐诗太过，而欲以虢国夫人自居者也。噫，脂粉焉能污人，人自污耳。人谓脂粉二物，原为中材而设，美色可以不需。予曰：不然。惟美色可施脂粉，其余似可不设。何也？二物颇带世情，大有趋炎附热之态，美者用之愈增其美，陋者加之更益其陋。使以绝代佳人而微施粉泽，略染腥红，有不增娇益媚者乎？使以嫫颜陋妇而丹铅其面，粉藻其姿，有不惊人骇众者乎？询其所以然之故，则以白者可使再白，黑者难使遽白；黑上加之以白，是欲故显其黑，而以白物相形之也。试以一墨一粉，先分二处，后合一处而观之，其分处之时，黑自黑而白自白，虽云各别其性，未甚相仇也；迨其合处，遂觉黑不自安，而白欲求去。相形相碍，难以一朝居者，以天下之物，相类者可使同居，即不

相类而相似者，亦可使之同居，至于非但不相类、不相似，而且相反之物，则断断勿使同居，同居必为难矣。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。脂则不然，面白者可用，面黑者亦可用。但脂粉二物，其势相依，面上有粉而唇上涂脂，则其色灿然可爱，倘面无粉泽而止丹唇，非但红色不显，且能使面上之黑色变而为紫，以紫之为色，非系天生，乃红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。黑一见红，若逢故物，不求合而自合，精光相射，不觉紫气东来，使乘老子青牛，竟有五色灿然之瑞矣。若是，则脂粉二物，竟与若辈无缘，终身可不用矣，何以世间女子人人不舍，刻刻相需，而人亦未尝以脂粉多施，摈而不纳者？曰：不然。予所论者，乃面色最黑之人，所谓不相类、不相似，而且相反者也。若介在黑白之间，则相类而相似矣，既相类而相似，有何不可同居？但须施之有法，使浓淡得宜，则二物争效其灵矣。从来傅粉之面，止耐远观，难于近视，以其不能匀也。画士着色，用胶始匀，无胶则研杀不合。人面非同纸绢，万无用胶之理，此其所以不匀也。有法焉：请以一次分为二次，自淡而浓，由薄而厚，则可保无是患矣。请以他事喻之。砖匠以石灰粉壁，必先上粗灰一次，后上细灰一次；先上不到之处，后上者补之；后上偶遗之处，又有先上者衬之，是以厚薄相均，泯然无迹。使以二次所上之灰，并为一次，则非但拙匠难匀，巧者亦不能遍及矣。粉壁且然，况粉面乎？今以一次所傅之粉，分为二次傅之，先傅一次，俟其稍干，然后再傅第二次，则浓者淡而淡者浓，虽出无心，自能巧合，远观近视，无不宜矣。此法不但能匀，且能变换肌肤，使黑者渐白。何也？染匠之于布帛，无不由浅而深，其在深浅之间者，则非浅非深，另有一色，即如文字之有过文也。如欲染紫，必先使白变红，再使红变为紫，红即白紫之过文，未有由白竟紫者也。如欲染青，必使白变为蓝，再使蓝变为青，蓝即白青之过文，未有由白竟青者也。如妇人面容稍黑，欲使竟变为白，其势实难。今以薄粉先匀一次，是其面上之色已

在黑白之间，非若曩时之纯黑矣；再上一次，是使淡白变为深白，非使纯黑变为全白也，难易之势，不大相径庭哉？由此推之，则二次可广为三，深黑可同于浅，人间世上，无不可用粉匀面之妇人矣。此理不待验而始明，凡读是编者，批阅至此，即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，不止为风雅功臣，亦可谓红裙知己。初论面容黑白，未免立说过严。非过严也，使知受病实深，而后知德医人，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。舍此更有二说，皆浅乎此者，然亦不可不知：匀面必须匀项，否则前白后黑，有如戏场之鬼脸。匀面必记掠眉，否则霜花覆眼，几类春生之社婆。至于点唇之法，又与匀面相反，一点即成，始类樱桃之体；若陆续增添，二三其手，即有长短宽窄之痕，是为成串樱桃，非一粒也。

治服第三

古云："三世长者知被服，五世长者知饮食。"俗云："三代为宦，着衣吃饭。"古语今词，不谋而合，可见衣食二事之难也。饮食载于他卷，兹不具论，请言被服一事。寒贱之家，自羞褴褛，动以无钱置服为词，谓一朝发迹，男可翩翩裘马，妇则楚楚衣裳。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，亦犹人身之附于其地。人与地习，久始相安，以极奢极美之服，而骤加俭朴之躯，则衣衫亦类生人，常有不服水土之患。宽者似窄，短者疑长，手欲出而袖使之藏，项宜伸而领为之曲，物不随人指使，遂如桎梏其身。"沐猴而冠"为人指笑者，非沐猴不可着冠，以其着之不惯，头与冠不相称也。此犹粗浅之论，未及精微。"衣以章身"，请晰其解。章者，著也，非文采彰明之谓也。身非形体之身，乃智愚贤不肖之实备于躬，犹"富润屋，德润身"之身也。同一衣也，富者服之章其富，贫者服之益章其贫；贵者服之章其贵，贱者服之益章其贱。有德有行之

贤者，与无品无才之不肖者，其为章身也亦然。设有一大富长者于此，衣百结之衣，履踵决之履，一种丰腴气象，自能跃出衣履之外，不问而知为长者。是敝服垢衣，亦能章人之富，况罗绮而文绣者乎？丐夫莱佣窃得美服而被焉，往往因之得祸，以服能章贫，不必定为短褐，有时亦在长裾耳。“富润屋，德润身”之解，亦复如是。富人所处之屋，不必尽为画栋雕梁，即居茅舍数椽，而过其门、入其室者，常见荜门圭窦之间，自有一种旺气，所谓“润”也。公卿将相之后，子孙式微，所居门第未尝稍改，而经其地者，觉有冷气侵入，此家门枯槁之过，润之无其人也。从来读《大学》者，未得其解，释以雕镂粉藻之义。果如其言，则富人舍其旧居，另觅新居而加以雕镂粉藻；则有德之人亦将弃其旧身，另易新身而后谓之心广体胖乎？甚矣，读书之难，而章句训诂之学非易事也。予尝以此论见之说部，今复叙入闲情、嘻，此等诠解，岂好闲情、作小说者所能道哉？偶寄云尔。

首　饰

珠翠宝玉，妇人饰发之具也，然增娇益媚者以此，损娇掩媚者亦以此。所谓增娇益媚者，或是面容欠白，或是发色带黄，有此等奇珍异宝覆于其上，则光芒四射，能令肌发改观，与玉蕴于山而山灵，珠藏于泽而泽媚同一理也。若使肌白发黑之佳人满头翡翠，环鬓金珠，但见金而不见人，犹之花藏叶底，月在云中，是尽可出头露面之人，而故作藏头盖面之事。巨眼者见之，犹能略迹求真，谓其美丽当不止此，使去粉饰而全露天真，还不知如何妩媚；使遇皮相之流，止谈妆饰之离奇，不及姿容窈窕，是以人饰珠翠宝玉，非以珠翠宝玉饰人也。故女人一生，戴珠顶翠之事，止可一月，万勿多时。所谓一月者，自作新妇于归之日始，至满

月卸妆之日止。只此一月，亦是无可奈何。父母置办一场，翁姑婚娶一次，非此艳妆盛饰，不足以慰其心。过此以往，则当去桎梏而谢羁囚，终身不修苦行矣。一簪一珥，便可相伴一生。此二物者，则不可不求精善。富贵之家，无妨多设金玉犀贝之属，各存其制，屡变其形，或数日一更，或一日一更，皆未尝不可。贫贱之家，力不能办金玉者，宁用骨角，勿用铜锡。骨角者耐观，制之佳者，与犀贝无异，铜锡非止不雅，且能损发。簪珥之外，所当饰鬓者，莫妙于时花数朵，较之珠翠宝玉，非止雅俗判然，且亦生死迥别。《清平调》之首句云："名花倾国两相欢。"欢者，喜也，相欢者，彼既喜我，我亦喜彼之谓也。国色乃人中之花，名花乃花中之人，二物可称同调，正当晨夕与共者也。汉武云："若得阿娇，贮之金屋。"吾谓金屋可以不设，药栏花榭则断断应有，不可或无。富贵之家如得丽人，则当遍访名花，植于阃内，使之旦夕相亲，珠围翠绕之荣不足道也。晨起簪花，听其自择。喜红则红，爱紫则紫，随心插戴，自然合宜，所谓两相欢也。寒素之家，如得美妇，屋旁稍有隙地，亦当种树栽花，以备点缀云鬟之用。他事可俭，此事独不可俭。妇人青春有几，男子遇色为难。尽有公侯将相、富室大家，或苦缘分之悭，或病中宫之妒，欲亲美色而毕世不能。我何人斯，而擅有此乐，不得一二事娱悦其心，不得一二物妆点其貌，是为暴殄天物，犹倾精米洁饭于粪壤之中也。即使赤贫之家，卓锥无地，欲艺时花而不能者，亦当乞诸名园，购之担上。即使日费几文钱，不过少饮一杯酒，既悦妇人之心，复娱男子之目，便宜不亦多乎？更有俭于此者，近日吴门所制象生花，穷精极巧，与树头摘下者无异，纯用通草，每朵不过数文，可备月余之用。绒绢所制者，价常倍之，反不若此物之精雅，又能肖真。而时人所好，偏在彼而不在此，岂物不论美恶，止论贵贱乎？噫，相士用人者，亦复如此，奚止于物。

吴门所制之花，花象生而叶不象生，户户皆然，殊不可解。若

去其假叶而以真者缀之，则因叶真而花益真矣。亦是一法。

时花之色，白为上，黄次之，淡红次之，最忌大红，尤忌木红。玫瑰，花之最香者也，而色太艳，止宜压在髻下，暗受其香，勿使花形全露，全露则类村妆，以村妇非红不爱也。

花中之茉莉，舍插鬓之外，一无所用。可见天之生此，原为助妆而设，妆可少乎？珠兰亦然。珠兰之妙，十倍茉莉，但不能处处皆有，是一恨事。

予前论髻，欲人革去“牡丹头”、“荷花头”、“钵盂头”等怪形，而以假髲作云龙等式。客有过之者，谓：吾侪立法，当使天下去赝存真，奈何教人为伪？予曰：生今之世，行古之道，立言则善，谁其从之？不若因势利导，使之渐近自然。妇人之首，不能无饰，自昔为然矣，与其饰以珠翠宝玉，不若饰之以髲。髲虽云假，原是妇人头上之物，以此为饰，可谓还其固有，又无穷奢极靡之滥费，与崇尚时花，鄙黜珠玉，同一理也。予岂不能为高世之论哉？虑其无裨人情耳。

簪之为色，宜浅不宜深，欲形其发之黑也。玉为上，犀之近黄者、蜜蜡之近白者次之，金银又次之，玛瑙琥珀皆所不取。簪头取象于物，如龙头、凤头、如意头、兰花头之类是也。但宜结实自然，不宜玲珑雕斫；宜与发相依附，不得昂首而作跳跃之形。盖簪头所以压发，服贴为佳，悬空则谬矣。

饰耳之环，愈小愈佳，或珠一粒，或金银一点，此家常佩戴之物，俗名“丁香”，肖其形也。若配盛妆艳服，不得不略大其形，但勿过丁香之一倍二倍。既当约小其形，复宜精雅其制，切忌为古时络索之样，时非元夕，何须耳上悬灯？若再饰以珠翠，则为福建之珠灯，丹阳之料丝灯矣。其为灯也犹可厌，况为耳上之环乎？

衣　衫

妇人之衣，不贵精而贵洁，不贵丽而贵雅，不贵与家相称，而贵与貌相宜。绮罗文绣之服，被垢蒙尘，反不若布服之鲜美，所谓贵洁不贵精也。红紫深艳之色，违时失尚，反不若浅淡之合宜，所谓贵雅不贵丽也。贵人之妇，宜披文采，寒俭之家，当衣缟素，所谓与人相称也。然人有生成之面，面有相配之衣，衣有相配之色，皆一定而不可移者。今试取鲜衣一袭，令少妇数人先后服之，定有一二中看，一二不中看者，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、不相称之别，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。使贵人之妇之面色，不宜文采而宜缟素，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，不几与面为仇乎？故曰不贵与家相称，而贵与面相宜。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，与体态之最轻盈者，斯无往而不宜。色之浅者显其淡，色之深者愈显其淡；衣之精者形其娇，衣之粗者愈形其娇。此等即非国色，亦去夷光、王嫱不远矣，然当世有几人哉？稍近中材者，即当相体裁衣，不得混施色相矣。相体裁衣之法，变化多端，不应胶柱而论，然不得已而强言其略，则在务从其近而已。面颜近白者，衣色可深可浅；其近黑者，则不宜浅而独宜深，浅则愈彰其黑矣。肌肤近腻者，衣服可精可粗；其近糙者，则不宜精而独宜粗，精则愈形其糙矣。然而贫贱之家，求为精与深而不能，富贵之家欲为粗与浅而不可，则奈何？曰：不难。布苎有精粗深浅之别，绮罗文采亦有精粗深浅之别，非谓布苎必粗而罗绮必精，锦绣必深而缟素必浅也。䌷与缎之体质不光、花纹突起者，即是精中之粗，深中之浅；布与苎之纱线紧密、漂染精工者，即是粗中之精，浅中之深。凡予所言，皆贵贱咸宜之事，既不详绣户而略衡门，亦不私贫家而遗富室。盖美女未尝择地而生，佳人不能选夫而嫁，务使得是编者，人人有

裨，则怜香惜玉之念，有同雨露之均施矣。

迩来衣服之好尚，其大胜古昔，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，又有大背情理，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，请并言之。其大胜古昔，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，大家富室，衣色皆尚青是已。（青非青也，玄也。因避讳，故易之。）记予儿时所见，女子之少者，尚银红桃红，稍长者尚月白，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，月白变蓝，再变则大红变紫，蓝变石青。迨鼎革以后，则石青与紫皆罕见，无论少长男妇，皆衣青矣，可谓“齐变至鲁，鲁变至道”，变之至善而无可复加者矣。其递变至此也，并非有意而然，不过人情好胜，一家浓似一家，一日深于一日，不知不觉，遂趋到尽头处耳。然青之为色，其妙多端，不能悉数。但就妇人所宜者而论，面白者衣之，其面愈白，面黑者衣之，其面亦不觉其黑，此其宜于貌者也。年少者衣之，其年愈少，年老者衣之，其年亦不觉甚老，此其宜于岁者也。贫贱者衣之，是为贫贱之本等，富贵者衣之，又觉脱去繁华之习，但存雅素之风，亦未尝失其富贵之本来，此其宜于分者也。他色之衣，极不耐污，略沾茶酒之色，稍侵油腻之痕，非染不能复着，染之即成旧衣。此色不然，惟其极浓也，凡淡乎此者，皆受其侵而不觉；惟其极深也，凡浅乎此者，皆纳其污而不辞，此又其宜于体而适于用者也。贫家止此一衣，无他美服相衬，亦未尝尽现底里，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艳，即使中衣敝垢，未甚相形也；如用他色于外，则一缕欠精，即彰其丑矣。富贵之家，凡有锦衣绣裳，皆可服之于内，风飘袂起，五色灿然，使一衣胜似一衣，非止不掩中藏，且莫能穷其底蕴。诗云“衣锦尚絅”，恶其文之著也。此独不然，止因外色最深，使里衣之文越著，有复古之美名，无泥古之实害。二八佳人，如欲华美其制，则青上洒线，青上堆花，较之他色更显。反复求之，衣色之妙，未有过于此者。后来即有所变，亦皆举一废百，不能事事咸宜，此予所谓大胜古昔，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也。至于大背情理，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，则零

拼碎补之服，俗名呼为“水田衣”者是已。衣之有缝，古人非好为之，不得已也。人有肥瘠长短之不同，不能象体而织，是必制为全帛，剪碎而后成之，即此一条两条之缝，亦是人身赘瘤，万万不能去之，故强存其迹。赞神仙之美者，必曰“天衣无缝”，明言人间世上，多此一物故也。而今且以一条两条、广为数十百条，非止不似天衣，且不使类人间世上，然而愈趋愈下，将肖何物而后已乎？推原其始，亦非有意为之，盖由缝衣之奸匠，明为裁剪，暗作穿窬，逐段窃取而藏之，无由出脱，创为此制，以售其奸。不料人情厌常喜怪，不惟不攻其弊，且群然则而效之。毁成片者为零星小块，全帛何罪，使受寸磔之刑？缝碎裂者为百衲僧衣，女子何辜，忽现出家之相？风俗好尚之迁移，常有关于气数，此制不昉于今，而昉崇祯末年。予见而诧之，尝谓人曰：“衣衫无故易形，殆有若或使之者，六合以内，得无有土崩瓦解之事乎？未几而闯氛四起，割裂中原，人谓予言不幸而中。方今圣人御世，万国来归，车书一统之朝，此等制度，自应潜革。倘遇同心，谓刍荛之言，不甚訾谬，交相劝谕，勿效前辙，则予为是言也，亦犹鸡鸣犬吠之声，不为无补于盛治耳。”

云肩以护衣领。不使沾油，制之最善者也。但须与衣同色，近观则有，远视若无，斯为得体。即使难于一色，亦须不甚相悬。若衣色极深，而云肩极浅，或衣色极浅，而云肩极深，则是身首判然，虽曰相连，实同异处，此最不相宜之事也。予又谓云肩之色，不惟与衣相同，更须里外合一，如外色是青，则夹里之色亦当用青，外色是蓝，则夹里之色亦当用蓝。何也？此物在肩，不能时时服贴，稍遇风飘，则夹里向外，有如飓吹残叶，风卷败荷，美人之身不能不现历乱萧条之象矣。若使里外一色，则任其整齐颠倒，总无是患。然家常则已，出外见人，必须暗定以线，勿使与服相离，盖动而色纯，总不如不动之为愈也。

妇人之妆，随家丰俭，独有价廉功倍之二物，必不可无。一

曰半臂，俗呼“背褡”者是也；一曰束腰之带，俗呼“鸾绦”者是也。妇人之体，宜窄不宜宽，一着背褡，则宽者窄，而窄者愈显其窄矣。妇人之腰。宜细不宜粗，一束以带，则粗者细，而细者倍觉其细矣。背褡宜着于外，人皆知之；鸾绦宜束于内，人多未谙。带藏衣内，则虽有若无，似腰肢本细，非有物缩之使细也。

裙制之精粗，惟视折纹之多寡。折多则行走自如，无缠身碍足之患，折少则往来局促，有拘挛桎梏之形；折多则湘纹易动，无风亦似飘飖，折少则胶柱难移，有态亦同木强。故衣服之料，他或可省，裙幅必不可省。古云：“裙拖八幅湘江水。”幅既有八，则折纹之不少可知。予谓八幅之裙，宜于家常；人前美观，尚须十幅。盖裙幅之增，所费无几，况增其幅，必减其丝。惟细縠轻绡可以八幅十幅，厚重则为滞物，与幅减而折少者同矣。即使稍增其值，亦与他费不同。妇人之异于男子，全在下体。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，其所以为室者，只在几希之间耳。掩藏秘器，爱护家珍，全在罗裙几幅，可不丰其料而美其制，以贻采葑采菲者诮乎？近日吴门所尚“百裥裙”，可谓尽美。予谓此裙宜配盛服，又不宜于家常，惜物力也。较旧制稍增，较新制略减，人前十幅，家居八幅，则得丰俭之宜矣。吴门新式，又有所谓“月华裙”者，一裥之中，五色俱备，犹皎月之现光华也，予独怪而不取。人工物料，十倍常裙，暴殄天物，不待言矣，而又不甚美观。盖下体之服，宜淡不宜浓，宜纯不宜杂。予尝读旧诗，见“飘飏血色裙拖地”、“红裙妒杀石榴花”等句，颇笑前人之笨。若果如是，则亦艳妆村妇而已矣，乌足动雅人韵士之心哉？惟近制“弹墨裙”，颇饶别致，然犹未获我心，嗣当别出新裁，以正同调。思而未制，不敢轻以误人也。

鞋　　袜

男子所着之履，俗名为鞋，女子亦名为鞋。男子饰足之衣，俗名为袜，女子独易其名曰“褶”，其实褶即袜也。古云“凌波小袜”，其名最雅，不识后人何故易之？袜色尚白，尚浅红；鞋色尚深红，今复尚青，可谓制之尽善者矣。鞋用高底，使小者愈小，瘦者越瘦，可谓制之尽美又尽善者矣。然足之大者，往往以此藏拙，埋没作者一段初心，是止供丑妇效颦，非为佳人助力。近有矫其弊者，窄小金莲，皆用平底，使与伪造者有别。殊不知此制一设，则人人向高底乞灵，高底之为物也，遂成百世不祧之祀，有之则大者亦小，无之则小者亦大。尝有三寸无底之足，与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，反觉四五寸之小，而三寸之大者；以有底则指尖向下，而秃者疑尖，无底则玉笋朝天，而尖者似秃故也。吾谓高底不宜尽去，只在减损其料而已。足之大者，利于厚而不利于薄，薄则本体现矣；利于大而不利于小，小则痛而不能行矣。我以极薄极小者形之，则似鹤立鸡群，不求异而自异。世岂有高底如钱，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脚乎？

古人取义命名，纤毫不爽，如前所云，以“蟠龙”名髻，“乌云”为发之类是也。独于妇人之足，取义命名，皆与实事相反。何也？足者，形之最小者也；莲者，花之最大者也；而名妇人之足者，必曰“金莲”名最小之足者，则曰“三寸金莲”。使妇人之足，果如莲瓣之为形，则其阔而大也，尚可言乎？极小极窄之莲瓣，岂止三寸而已乎？此“金莲”之义之不可解也。从来名妇人之鞋者，必曰“凤头”。世人顾名思义，遂以金银制凤，缀于鞋尖以实之。试思凤之为物，止能小于大鹏；方之众鸟，不几洋洋乎大观也哉？以之名鞋，虽曰赞美之词，实类讥讽之迹。如曰“凤头”二字，但

肖其形，凤之头锐而身大，是以得名；然则众鸟之头，尽有锐于凤者，何故不以命名，而独有取于凤？且凤较他鸟，其首独昂，妇人趾尖，妙在低而能伏，使如凤凰之昂首，其形尚可观乎？此“凤头”之义之不可解者也。若是，则古人之命名取义，果何所见而云然？岂终不可解乎？曰：有说焉。妇人裹足之制，非由前古，盖后来添设之事也。其命名之初，妇人之足亦犹男子之足，使其果如莲瓣之稍尖，凤头之稍锐，亦可谓古之小脚。无其制而能约小其形，较之今人，殆有过焉者矣。吾谓“凤头”、“金莲”等字相传已久，其名未可遽易，然止可呼其名，万勿肖其实；如肖其实，则极不美观，而为前人所误矣。不宁惟是，凤为羽虫之长，与龙比肩，乃帝王饰衣饰器之物也，以之饰足，无乃大亵名器乎？尝见妇人绣袜，每作龙凤之形，皆昧理僭分之大者，不可不为拈破。近日女子鞋头，不缀凤而缀珠，可称善变。珠出水底，宜在凌波袜下，且似粟之珠，价不甚昂，缀一粒于鞋尖，满足俱呈宝色。使登歌舞之氍毹，则为走盘之珠；使作阳台之云雨，则为掌上之珠。然作始者见不及此，亦犹衣色之变青，不知其然而然，所谓暗合道妙者也。予友余子澹心，向著《鞋袜辨》一篇，考缠足之从来，核妇履之原制，精而且确，足与此说相发明，附载于后。

妇人鞋袜辨（余　怀）

古妇人之足，与男子无异。《周礼》有屦人，掌王及后之服屦，为赤舄、黑舄、赤繶、黄繶、青勾素履、葛履，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功屦、命屦、散屦。可见男女之履，同一形制，非如后世女子之弓弯细纤，以小为贵也。考之缠足，起于南唐李后主。后主有宫嫔窅娘，纤丽善舞，乃命作金莲，高六尺，饰以珍宝，絅带缨络，中作品色瑞莲，令窅娘以帛缠足，屈上作新月状，着素袜，行

舞莲中，回旋有凌云之态。由是人多效之，此缠足所自始也。唐以前未开此风，故词客诗人，歌咏美人好女，容态之殊丽，颜色之天姣，以至面妆首饰、衣褶裙裾之华靡，鬓发、眉眼，唇齿、腰肢、手腕之婀娜秀洁，无不津津乎其言之，而无一语及足之纤小者。即如古乐府之《双行缠》云："新罗绣白胫，足趺如春妍。"曹子建云："践远游之文履"，李太白诗云："一双金齿屐，两足白如霜。"韩致光诗云："六寸肤圆光致致"，杜牧之诗云："钿尺裁量减四分"，汉《杂事秘辛》云："足长八寸，胫跗丰妍。"夫六寸八寸，素白丰妍，可见唐以前妇人之足，无屈上作新月状者也。即东昏潘妃，作金莲花帖地，令妃行其上，曰"此步步生金莲花"，非谓足为金莲也。崔豹《古今注》："东晋有凤头重台之履"，不专言妇人也。宋元丰以前，缠足者尚少，自元至今，将四百年，矫揉造作亦泰甚矣。古妇人皆着袜。杨太真死之日，马嵬媪得锦袎袜一只，过客一玩百钱。李太白诗云："溪上足如霜，不着鸦头袜。"袜一名"膝裤"。宋高宗闻秦桧死，喜曰："今后免膝裤中插匕首矣。"则袜也，膝裤也，乃男女之通称，原无分别。但古有底，今无底耳。古有底之袜，不必着鞋，皆可行地；今无底之袜，非着鞋，则寸步不能行矣。张平子云："罗袜凌蹑足容与"。曹子建云："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"李后主词云："划袜下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"古今鞋袜之制，其不同如此。至于高底之制，前古未闻，于今独绝。吴下妇人，有以异香为底，围以精绫者；有凿花玲珑，囊以香麝，行步霏霏，印香在地者。此则服妖，宋元以来，诗人所未及，故表而出之，以告世之赋"香奁"、咏"玉台"者。

袜色与鞋色相反，袜宜极浅，鞋宜极深，欲其相形而始露也。今之女子，袜皆尚白，鞋用深红深青，可谓尽制。然家家若是，亦忌雷同。予欲更翻置色，深其袜而浅其鞋，则脚之小者更露。盖鞋之为色，不当与地色相同。地色者，泥土砖石之色是也。泥土

砖石其为色也多深，浅者立于其上，则界限分明，不为地色所掩。如地青而鞋亦青，地绿而鞋亦绿，则无所见其短长矣。脚之大者则应反此，宜视地色以为色，则藏拙之法，不独使高底居功矣。鄙见若此，请以质之金屋主人，转询阿娇，定其是否。

习技第四

“女子无才便是德。”言虽近理，却非无故而云然。因聪明女子失节者多，不若无才之为贵。盖前人愤激之词，与男子因官得祸，遂以读书作宦为畏途，遗言戒子孙，使之勿读书、勿作宦者等也。此皆见噎废食之说，究竟书可竟弃，仕可尽废乎？吾谓才德二字，原不相妨。有才之女，未必人人败行；贪淫之妇，何尝历历知书？但须为之夫者，既有怜才之心，兼有驭才之术耳。至于姬妾婢媵，又与正室不同。娶妻如买田庄，非五谷不殖，非桑麻不树，稍涉游观之物，即拔而去之，以其为衣食所出，地力有限，不能旁及其他也。买姬妾如治园圃，结子之花亦种，不结子之花亦种；成荫之树亦栽，不成荫之树亦栽，以其原为娱情而设，所重在耳目，则口腹有时而轻，不能顾名兼顾实也。使姬妾满堂，皆是蠢然一物，我欲言而彼默，我思静而彼喧，所答非所问，所应非所求，是何异于入狐狸之穴，舍宣淫而外，一无事事者乎？故习技之道，不可不与修容、治服并讲也。技艺以翰墨为上，丝竹次之，歌舞又次之，女工则其分内事，不必道也。然尽有专攻男技，不屑女红，鄙织纴为贱役，视针线如仇雠，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制，亦倩老妪贫女为捉刀人者，亦何借巧藏拙，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！予谓妇人职业，毕竟以缝纫为主，缝纫既熟，徐及其他。予谈习技而不及女工者，以描鸾刺凤之事，闺阁中人人皆晓，无俟予为越俎之谈。其不及女工，而仍郑重其事，不敢竟遗

者，虑开后世逐末之门，置纺绩蚕缫于不讲也。虽说闲情，无伤大道，是为立言之初意尔。

文　艺

学技必先学文。非曰先难后易，正欲先易而后难也。天下万事万物，尽有开门之锁钥。锁钥维何？文理二字是也。寻常锁钥，一钥止开一锁，一锁止管一门；而文理二字之为锁钥，其所管者不止千门万户。盖合天上地下，万国九州，其大至于无外，其小至于无内，一切当行当学之事，无不握其枢纽，而司其出入者也。此论之发，不独为妇人女子，通天下之士农工贾，三教九流，百工技艺，皆当作如是观。以许大世界，摄入文理二字之中，可谓约矣，不知二字之中，又分宾主。凡学文者，非为学文，但欲明此理也。此理既明，则文字又属敲门之砖，可以废而不用矣。天下技艺无穷，其源头止出一理。明理之人学技，与不明理之人学技，其难易判若天渊。然不读书不识字，何由明理？故学技必先学文。然女子所学之文，无事求全责备，识得一字，有一字之用，多多益善，少亦未尝不善；事事能精，一事自可愈精。予尝谓土木匠工，但有能识字记帐者，其所造之房屋器皿，定与拙匠不同，且有事半功倍之益。人初不信，后择数人验之，果如予言。粗技若此，精者可知。甚矣，字之不可不识，理之不可不明也。

妇人读书习字，所难只在入门。入门之后，其聪明必过于男子，以男子念纷，而妇人心一故也。导之入门，贵在情窦未开之际，开则志念稍分，不似从前之专一。然买姬置妾，多在三五、二八之年，娶而不御，使作蒙童求我者，宁有几人？如必俟情窦未开，是终身无可授之人矣。惟在循循善诱，勿阻其机，“扑作教刑”一语，非为女徒而设也。先令识字，字识而后教之以书。识

字不贵多，每日仅可数字，取其笔画最少，眼前易见者训之。由易而难，由少而多，日积月累，则一年半载以后，不令读书而自解寻章觅句矣。乘其爱看之时，急觅传奇之有情节、小说之无破绽者，听其翻阅，则书非书也，不怒不威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师也。其故维何？以传奇、小说所载之言，尽是常谈俗语，妇人阅之，若逢故物。譬如一句之中，共有十字，此女已识者七，未识者三，顺口念去，自然不差。是因已识之七字，可悟未识之三字，则此三字也者，非我教之，传奇、小说教之也。由此而机锋相触，自能曲喻旁通。再得男子善为开导，使之由浅而深，则共枕论文，较之登坛讲艺，其为时雨之化，难易奚止十倍哉？十人之中，拔其一二最聪慧者，日与谈诗，使之渐通声律，但有说话铿锵，无重复聱牙之字者，即作诗能文之料也。苏夫人说“春夜月胜于秋夜月，秋夜月令人惨凄，春夜月令人和悦。”此非作诗，随口所说之话也。东坡因其出口合律，许以能诗，传为佳话。此即说话铿锵，无重复聱牙，可以作诗之明验也。其余女子，未必人人若是，但能书义稍通，则任学诸般技艺，皆是锁钥到手，不忧阻隔之人矣。

妇人读书习字，无论学成之后受益无穷，即其初学之时，先有裨于观者：只须案摊书本，手捏柔毫，坐于绿窗翠箔之下，便是一幅画图。班姬续史之容，谢庭咏雪之态，不过如是，何必睹其题咏，较其工拙，而后有闺秀同房之乐哉？噫，此等画图，人间不少，无奈身处其地，皆作寻常事物观，殊可惜耳。

欲令女子学诗，必先使之多读，多读而能口不离诗，以之作话，则其诗意诗情，自能随机触露，而为天籁自鸣矣。至其聪明之所发，思路之由开，则全在所读之诗之工拙，选诗与读者，务在善迎其机。然则选者维何？曰：在“平易尖颖”四字。平易者，使之易明且易学；尖颖者，妇人之聪明，大约在纤巧一路，读尖颖之诗，如逢故我，则喜而愿学，所谓迎其机也。所选之诗，莫

妙于晚唐及宋人，初中盛三唐，皆所不取；至汉魏晋之诗，皆秘勿与见，见即阻塞机锋，终身不敢学矣。此予边见，高明者阅之，势必哑然一笑。然予才浅识隘，仅足为女子之师，至高峻词坛，则生平未到，无怪乎立论之卑也。

女子之善歌者，若通文义，皆可教作诗余。盖长短句法，日日见于词曲之中，入者既多，出者自易，较作诗之功为尤捷也。曲体最长，每一套必须数曲，非力赡者不能。诗余而易竟，如《长相思》、《浣溪纱》、《如梦令》、《蝶恋花》之类，每首不过一二十字，作之可逗灵机。但观诗余选本，多闺秀女郎之作，为其词理易明，口吻易肖故也。然诗余既熟，即可由短而长，扩为词曲，其势亦易。果能如是，听其自制自歌，则是名士佳人合而为一，千古来韵事韵人，未有出于此者。吾恐上界神仙，自鄙其乐，咸欲谪向人寰而就之矣，此论前人未道，实实创自笠翁，有由此而得妙境者，切勿忘其所本。

以闺秀自命者，书、画、琴、棋四艺，均不可少。然学之须分缓急，必不可已者先之，其余资性能兼，不妨次第并举，不则一技擅长，才女之名著矣。琴列丝竹，别有分门，书则前说已备。善教由人，善习由已，其工拙浅深，不可强也。画乃闺中末技，学不学听之。至手谈一节，则断不容已，教之使学，其利于人已者，非止一端。妇人无事，必生他想，得此遣日，则妄念不生，一也；女子群居，争端易酿，以手代舌，是喧者寂之，二也；男女对坐，静必思淫，鼓瑟鼓琴之暇，焚香啜茗之余，不设一番功课，则静极思动，其两不相下之势，不在几案之前，即居床第之上矣。一涉手谈，则诸想皆落度外，缓兵降火之法，莫善于此。但与妇人对垒，无事角胜争雄，宁饶数子而输彼一筹，则有喜无嗔，笑容可掬；若有心使败，非止当下难堪，且阻后来弈兴矣。

纤指拈棋，踌躇不下，静观此态，尽勾消魂。必欲胜之，恐天地间无此忍人也。

双陆投壶诸技，皆在可缓。骨牌赌胜，亦可消闲，且易知易学，似不可已。

丝　　竹

丝竹之音，推琴为首。古乐相传至今，其已变而未尽变者，独此一种，余皆末世之音也。妇人学此，可以变化性情，欲置温柔乡，不可无此陶熔之具。然此种声音，学之最难，听之亦最不易。凡令姬妾学此者，当先自问其能弹与否。主人知音，始可令琴瑟在御，不则弹者铿然，听者茫然，强束官骸以俟其阕，是非悦耳之音，乃苦人之具也，习之何为？凡人买姬置妾，总为自娱。己所悦者，导之使习；己所不悦，戒令勿为，是真能自娱者也。尝见富贵之人，听惯弋阳、四平等腔，极嫌昆调之冷，然因世人雅重昆调，强令歌童习之，每听一曲，攒眉许久，座客亦代为苦难，此皆不善自娱者也。予谓人之性情，各有所嗜，亦各有所厌，即使嗜之不当，厌之不宜，亦不妨自攻其谬。自攻其谬，则不谬矣。予生平有三癖，皆世人共好而我独不好者：一为果中之橄榄，一为馔中之海参，一为衣中之茧绸。此三物者，人以食我，我亦食之；人以衣我，我亦衣之；然未尝自沽而食，自购而衣，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。谚云："村人吃橄榄，不知回味。"予真海内之村人也。因论习琴，而谬谈至此，诚为饶舌。

人问：主人善琴，始可令姬妾学琴，然则教歌舞者，亦必主人善歌善舞而后教乎？须眉丈夫之工此者，有几人乎？曰：不然。歌舞难精而易晓，闻其声音之婉转，睹见体态之轻盈，不必知音，始能领略，座中席上，主客皆然，所谓雅俗共赏者是也。琴音易响而难明，非身习者不知，惟善弹者能听。伯牙不遇子期，相如不得文君，尽日挥弦，总成虚鼓。吾观今世之为琴，善弹者多，能

听者少；延名师、教美妾者尽多，果能以此行乐，不愧文君、相如之名者绝少。务实不务名，此予立言之意也。若使主人善操，则当舍诸技而专务丝桐。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”“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”琴瑟非他，胶漆男女，而使之合一；联络情意，而使之不分者也。花前月下，美景良辰，值水阁之生凉，遇绣窗之无事，或夫唱而妻和，或女操而男听，或两声齐发，韵不参差，无论身当其境者俨若神仙，即画成一幅合操图，亦足令观者消魂，而知音男妇之生妒也。

丝音自蕉桐而外，女子宜学者，又有琵琶、弦索、提琴之三种。琵琶极妙，惜今时不尚，善弹者少，然弦索之音，实足以代之。弦索之形较琵琶为瘦小，与女郎之纤体最宜。近日教习家，其于声音之道，能不大谬于宫商者，首推弦索，时曲次之，戏曲又次之。予向有场内无文，场上无曲之说，非过论也。止为初学之时，便以取舍得失为心，虑其调高和寡，止求为“下里巴人”，不愿作“阳春白雪”，故造到五七分即止耳。提琴较之弦索，形愈小而声愈清，度清曲者必不可少。提琴之音，即绝少美人之音也，春容柔媚，婉转断续，无一不肖。即使清曲不度，止令善歌二人，一吹洞箫，一拽提琴，暗谱悠扬之曲，使隔花间柳者听之，俨然一绝代佳人，不觉动怜香惜玉之思也。

丝音之最易学者，莫过于提琴，事半功倍，悦耳娱神。吾不能不德创始之人，令若辈尸而祝之也。

竹音之宜于闺阁者，惟洞箫一种。笛可暂而不可常。到笙、管二物，则与诸乐并陈，不得已而偶然一弄，非绣窗所应有也。盖妇人奏技，与男子不同，男子所重在声，妇人所重在容。吹笙搦管之时，声则可听，而容不耐看，以其气塞而腮胀也，花容月貌为之改观，是以不应使习。妇人吹箫，非止容颜不改，且能愈增娇媚。何也？按风作调，玉笋为之愈尖；簇口为声，朱唇因而越小。画美人者，常作吹箫图，以其易于见好也。或箫或笛，如使

二女并吹，其为声也倍清，其为态也更显，焚香啜茗而领略之，皆能使身不在人间世也。

吹箫品笛之人，臂上不可无钏。钏又勿使太宽，宽则藏于袖中，不得见矣。

歌　　舞

《演习部》中已载者，一语不赘。彼系泛论优伶，此则单言女乐。然教习声乐者，不论男女，二册皆当细阅。

昔人教女子以歌舞，非教歌舞，习声容也。欲其声音婉转，则必使之学歌；学歌既成，则随口发声，皆有燕语莺啼之致，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。欲其体态轻盈，则必使之学舞；学舞既熟，则回身举步，悉带柳翻花笑之容，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。古人立法，常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。如良弓之子先学为箕，良冶之子先学为裘。妇人之学歌舞，即弓冶之学箕裘也。后人不知，尽以声容二字属之歌舞，是歌外不复有声，而征容必须试舞，凡为女子者，即有飞燕之轻盈，夷光之妩媚，舍作乐无所见长。然则一日之中，其为清歌妙舞者有几时哉？若使声容二字，单为歌舞而设，则其教习声容，犹在可疏可密之间。若知歌舞二事，原为声容而设，则其讲究歌舞，有不可苟且塞责者矣。但观歌舞不精，则其贴近主人之身，而为殢雨尤云之事者，其无娇音媚态可知也。

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”此声乐中三昧语，谓其渐近自然也。予又谓男音之为肉，造到极精处，止可与丝竹比肩，犹是肉中之丝，肉中之竹也。何以知之？但观人赞男音之美者，非曰“其细如丝”，则曰“其清如竹”，是可概见。至若妇人之音，则纯乎其为肉矣。语云：“词出佳人口。”予曰：不必佳人，凡女子之善歌者，无论妍媸美恶，其声音皆迥别男人。貌不扬而声扬者有之，未

有面目可观而声音不足听者也。但须教之有方，导之有术，因材而施，无拂其天然之性而已矣。歌舞二字，不止谓登场演剧，然登场演剧一事，为今世所极尚，请先言其同好者。

一曰取材。取材维何？优人所谓“配脚色”是已。喉音清越而气长者，正生、小生之料也；喉音娇婉而气足者，正旦、贴旦之料也，稍次则充老旦；喉音清亮而稍带质朴音，外末之料也；喉音悲壮而略近噍杀者，大净之料也。至于丑与副净，则不论喉音，只取性情之活泼，口齿之便捷而已。然此等脚色，似易实难。男优之不易得者二旦，女优之不易得者净丑。不善配脚色者，每以下选充之，殊不知妇人体态不难于庄重妖娆，而难于魁奇洒脱，苟得其人，即使面貌娉婷，喉音清婉，可居生旦之位者，亦当屈抑而为之。盖女优之净丑，不 比男优仅有花面之名，而无抹粉涂胭之实，虽涉诙谐谑浪，犹之名士风流。若使梅香之面貌胜于小姐，奴仆之词曲过于官人，则观者听者倍加怜惜，必不以其所处之位卑，而遂卑其才与貌也。

二曰正音。正音维何？察其所生之地，禁为乡土之言，使归《中原音韵》之正者是已。乡音一转而即合昆调者，惟姑苏一郡。一郡之中，又止取长、吴二邑，余皆稍逊，以其与他郡接壤，即带他郡之音故也。即如梁溪境内之民，去吴门不过数十里，使之学歌，有终身不能改变之字，如呼酒钟为“酒宗”之类是也。近地且然，况愈远而愈别者乎？然不知远者易改，近者难改；词语判然、声音迥别者易改，词语声音大同小异者难改。譬如楚人往粤，越人来吴，两地声音判如霄壤，或此呼而彼不应，或彼说而此不言，势必大费精神，改唇易舌，求为同声相应而后已。止因自任为难，故转觉其易也。至入附近之地，彼所言者，我亦能言，不过出口收音之稍别，改与不改，无甚关系，往往因仍苟且，以度一生。止因自视为易，故转觉其难也。正音之道，无论异同远近，总当视易为难。选女乐者，必自吴门是已。然尤物之生，未

尝择地，燕姬赵女、越妇秦娥见于载籍者，不一而足。“惟楚有材，惟晋用之。”此言晋人善用，非曰惟楚能生材也。予游遍域中，觉四方声音，凡在二八上下之年者，无不可改，惟八闽、江右二省，新安、武林二郡，较他处为稍难耳。正音有法，当择其一韵之中，字字皆别，而所别之韵，又字字相同者，取其吃紧一二字，出全副精神以正之。正得一二字转，则破竹之势已成，凡属此一韵中相同之字，皆不正而自转矣。请言一二以概之。九州以内，择其乡音最劲、舌本最强者而言，则莫过于秦晋二地。不知秦晋之音，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。秦音无东钟，晋音无真文；秦音呼东种为真文，晋音呼真文为东钟。此予身入其地，习处其人，细细体认而得之者。秦人呼中庸之中为“肫”，通达之通为“吞”，东南西北之东为“敦”，青红紫绿之红为“魂”，凡属东钟一韵者，字字皆然，无一合于本韵，无一不涉真文。岂非秦音无东钟，秦音呼东钟为真文之实据乎？我能取此韵中一二字，朝训夕诂，导之改易，一字能变，则字字皆变矣。晋音较秦音稍杂，不能处处相同，然凡属真文一韵之字，其音皆仿佛东钟，如呼子孙之孙为“松”，昆腔之昆为“空”之类是也。即有不尽然者，亦在依稀仿佛之间。正之亦如前法，则用力少而成功多。是使无东钟而有东钟，无真文而有真文，两韵之音，各归其本位矣。秦晋且然，况其他乎？大约北音多平而少入，多阴而少阳。吴音之便于学歌者，止以阴阳平仄不甚谬耳。然学歌之家，尽有度曲一生，不知阴阳平仄为何物者，是与蠹鱼日在书中，未尝识字等也。予谓教人学歌，当从此始。平仄阴阳既谙，使之学曲，可省大半工夫。正音改字之论，不止为学歌而设，凡有生于一方，而不屑为一方之士者，皆当用此法以掉其舌。至于身在青云，有率吏临民之责者，更宜洗涤方音，讲求韵学，务使开口出言，人人可晓。常有官说话而吏不知，民辩冤而官不解，以致误施鞭扑，倒用劝惩者。声音之能误人，岂浅鲜哉！

正音改字，切忌务多。聪明者每日不过十余字，资质钝者渐减。每正一字，必令于寻常说话之中，尽皆变易，不定在读曲念白时。若止在曲中正字，他处听其自然，则但于眼下依从，非久复成故物，盖借词曲以变声音，非假声音以善词曲也。

三曰习态。态自天生，非关学力，前论声容，已备悉其事矣。而此复言习态，抑何自相矛盾乎？曰：不然。彼说闺中，此言场上。闺中之态，全出自然。场上之态，不得不由勉强，虽由勉强，却又类乎自然，此演习之功之不可少也。生有生态，旦有旦态，外末有外末之态，净丑有净丑之态，此理人人皆晓；又与男优相同，可置弗论，但论女优之态而已。男优妆旦，势必加以扭捏，不扭捏不足以肖妇人；女优妆旦，妙在自然，切忌造作，一经造作，又类男优矣。人谓妇人扮妇人，焉有造作之理，此语属赘。不知妇人登场，定有一种矜持之态；自视为矜持，人视则为造作矣。须令于演剧之际，只作家内想，勿作场上观，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。此言旦脚之态也。然女态之难，不难于旦，而难于生；不难于生，而难于外末净丑；又不难于外末净丑之坐卧欢娱，而难于外末净丑之行走哭泣。总因脚小而不能跨大步，面娇而不肯妆瘁容故也。然妆龙像龙，妆虎像虎，妆此一物，而使人笑其不似，是求荣得辱，反不若设身处地，酷肖神情，使人赞美之为愈矣。至于美妇扮生，较女妆更为绰约。潘安、卫玠，不能复见其生时，借此辈权为小像，论场现上生姿，曲中耀目，即于花前月下偶作此形，与之坐谈对弈，啜茗焚香，虽歌舞之余文，实温柔乡之异趣也。

居 室 部

房舍第一

人之不能无屋，犹体之不能无衣。衣贵夏凉冬燠，房舍亦然。堂高数仞，榱题数尺，壮则壮矣，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。登贵人之堂，令人不寒而栗，虽势使之然，亦寥廓有以致之；我有重裘，而彼难挟纩故也。及肩之墙，容膝之屋，俭则俭矣，然适于主而不适于宾。造寒士之庐，使人无忧而叹，虽气感之乎，亦境地有以迫之；此耐萧疏，而彼憎岑寂故也。吾愿显者之居，勿太高广。夫房舍与人，欲其相称。画山水者有诀云："丈山尺树，寸马豆人。"使一丈之山，缀以二尺三尺之树；一寸之马，跨以似米似粟之人，称乎？不称乎？使显者之躯，能如汤文之九尺十尺，则高数仞为宜，不则堂愈高而人愈觉其矮，地愈宽而体愈形其瘠，何如略小其堂，而宽大其身之为得乎？处士之庐，难免卑隘，然卑者不能耸之使高，隘者不能扩之使广，而污秽者、充塞者则能去之使净，净则卑者高而隘者广矣。吾贫贱一生，播迁流离，不一其处，虽债而食，赁而居，总未尝稍污其座。性嗜花竹，而购之无资，则必令妻孥忍饥数日，或耐寒一冬，省口体之奉，以娱耳目。人则笑之，而我怡然自得也。性又不喜雷同，好为矫异，常谓人之葺居治宅，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。譬如治举业者，高则自出手眼，创为新异之篇；其极卑者，亦将读熟之文移头换尾，损益字句而后

出之，从未有抄写全篇，而自名善用者也。乃至兴造一事，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，窥人之户以立户，稍有不合，不以为得，而反以为耻。常见通侯贵戚，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，必先谕大匠曰：亭则法某人之制，榭则遵谁氏之规，勿使稍异。而操运斤之权者，至大厦告成，必骄语居功，谓其立户开窗，安廓置阁，事事皆仿名园，纤毫不谬。噫，陋矣！以构造园亭之胜事，上之不能自出手眼，如标新创异之文人；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，学套腐为新之庸笔，尚嚣嚣以鸣得意，何其自处之卑哉！予尝谓人曰：生平有两绝技，自不能用，而人亦不能用之，殊可惜也。人问：绝技维何？予曰：一则辨审音乐，一则置造园亭。性嗜填词，每多撰著，海内共见之矣。设处得为之地，自选优伶，使歌自撰之词曲，口授而躬试之，无论新裁之曲，可使迥异时腔，即旧日传奇，一概删其腐习而益以新格，为往时作者别开生面，此一技也。一则创造园亭。因地制宜，不拘成见，一榱一桷，必令出自己裁，使经其地、入其室者，如读湖上笠翁之书，虽乏高才，颇饶别致，岂非圣明之世，文物之邦，一点缀太平之具哉？噫，吾老矣，不足用也。请以崖略付之简篇，供嗜痂者采择。收其一得，如对笠翁，则斯编实为神交之助尔。

土木之事，最忌奢靡。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，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。盖居室之制，贵精不贵丽，贵新奇大雅，不贵纤巧烂漫。凡人止好富丽者，非好富丽，因其不能创异标新，舍富丽无所见长，只得以此塞责。譬如人有新衣二件，试令两人服之，一则雅素而新奇，一则辉煌而平易，观者之目，注在平易乎？在新奇乎？锦绣绮罗，谁不知贵，亦谁不见之？缟衣素裳，其制略新，则为众目所射，以其未尝睹也。凡予所言，皆属价廉工省之事，即有所费，亦不及雕镂粉藻之百一。且古语云："耕当问奴，织当访婢。"予贫士也，仅识寒酸之事。欲示富贵，而以绮丽胜人，则有从前之旧制在。

新制人所未见，即缕缕言之，亦难尽晓，势必绘图作样。然有图所能绘，有不能绘者。不能绘者十之九，能绘者不过十之一。因其有而会其无，是在解人善悟耳。

向　　背

屋以面南为正向。然不可必得，则面北者宜虚其后，以受南薰；面东者虚右，面西者虚左，亦犹是也。如东、西、北皆无余地，则开窗借天以补之。牖之大者，可抵小门二扇；穴之高者，可敌低窗二扇，不可不知也。

途　　径

径莫便于捷，而又莫妙于迂。凡有故作迂途，以取别致者，必另开耳门一扇，以便家人之奔走，急则开之，缓则闭之，斯雅俗俱利，而理致兼收矣。

高　　下

房舍忌似平原，须有高下之势，不独园圃为然，居宅亦应如是。前卑后高，理之常也。然地不如是，而强欲如是，亦病其拘。总有因地制宜之法：高者造屋，卑者建楼，一法也；卑处叠石为山，高处浚水为池，二法也。又有因其高而愈高之，竖阁磊峰于峻坡之上；因其卑而愈卑之，穿塘凿井于下湿之区。总无一定之法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此非可以遥授方略者矣。

出檐深浅

居宅无论精粗，总以能避风雨为贵。常有画栋雕梁，琼楼玉栏，而止可娱晴，不堪坐雨者，非失之太敞，则病于过峻。故柱不宜长，长为招雨之媒；窗不宜多，多为匿风之薮；务使虚实相半，长短得宜。又有贫士之家，房舍宽而余地少，欲作深檐以障风雨，则苦于暗；欲置长牖以受光明，则虑在阴。剂其两难，则有添置活檐一法。何为活檐？法于瓦檐之下，另设板棚一扇，置转轴于两头，可撑可下。晴则反撑，使正面向下，以当檐外顶格；雨则正撑，使正面向上，以承檐溜。是我能用天，而天不能窘我矣。

置顶格

精室不见椽瓦，或以板覆，或用纸糊，以掩屋上之丑态，名为“顶格”，天下皆然。予独怪其法制未善。何也？常因屋高檐矮，意欲取平，遂抑高者就下，顶格一概齐檐，使高敞有用之区，委之不见不闻，以为鼠窟，良可慨也。亦有不忍弃此，竟以顶板贴椽，仍作屋形，高其中而卑其前后者，又不美观，而病其呆笨。予为新制，以顶格为斗笠之形，可方可圆，四面皆下，而独高其中。且无多费，仍是平格之板料，但令工匠画定尺寸，旋而去之。如作圆形，则中间旋下一段是弃物矣。即用弃物作顶，升之于上，止增周围一段竖板，长仅尺许，少者一层，多则二层，随人所好，方者亦然。造成之后，若糊以纸，又可于竖板之上，裱贴字画，圆者类手卷，方者类册叶，简而文，新而妥，以质高明，必当取其

有裨。○方者可用竖板作门，时开时闭，则当壁橱四张，纳无限器物于中，而不之觉也。

甃　　地

古人茅茨土阶，虽崇俭朴，亦以法制未尽备也。惟幕天者可以席地，梁栋既设，即有阶除，与戴冠者不可跣足，同一理也。且土不覆砖，尝苦其湿，又易生尘。有用板作地者，又病其步履有声，喧而不寂。以三和土甃地，筑之极坚，使完好如石，最为丰俭得宜。而又有不便于人者：若和灰和土不用盐卤，则燥而易裂；用之发潮，又不利于天阴。且砖可挪移，而甃成之土不可挪移，日后改迁，遂成弃物，是又不宜用也。不若仍用砖铺，止在磨与不磨之间，别其丰俭，有力者磨之使光，无力者听其自糙。予谓极糙之砖，犹愈于极光之土。但能自运机杼，使小者间大，方者合圆，别成文理，或作冰裂，或肖龟纹，收牛溲马渤入药笼，用之得宜，其价值反在参苓之上。此种调度，言之易而行之甚难，仅存其说而已。

洒　　扫

精美之房，宜勤洒扫。然洒扫中亦具大段学问，非僮仆所能知也。欲去浮尘，先用水洒，此古人传示之法，今世行之者，十中不得一二。盖因童子性懒，虑有汲水之烦，止扫不洒，是以两事并为一事，惜其力也。久之习为固然，非特童子忘之，并主人亦不知扫地之先，更有一事矣。彼但知两者并一是省事法，殊不知因其懒也，遂以一事化为数十事。服役者既以为苦，而指使者

亦觉其繁，然总不知此数十事者，皆从一事苟简而生之者也。精舍之内，自明窗净几而外，尚有图书翰墨、古董器玩之种种，无一不忌浮尘。不洒而扫，是以红尘掺物，物物皆受其蒙，并栋梁之上、榱桷之间亦生障翳，势必逐件擦磨，始现本来面目，手不停挥者，半日才能竣事，不亦劳乎？若能先洒后扫，则扫过之后，只须麈尾一拂，一日清晨之事毕矣。何指使服役之纷纷哉？此洒水之不容已也。然勤扫不如勤洒，人则知之；多洒不如轻扫，人则未知之也。饶其善洒，不能处处皆遍，究竟干地居多，股役者不知，以其既经洒湿，则任意挥扫无妨。扬尘舞蹈之际，障翳之生也更多，故运帚切记勿重；匪特勿重，每于歇手之际，必使帚尾着地，勿令悬空，如扫一帚起一帚，则与挥扇无异，是扬灰使起，非抑尘使伏也。此是一法。又有闭门扫地之诀，不可不知。如人先扫房舍，后及阶除，则将房舍之门紧闭，俟扫完阶除后，略停片刻，然后开门，始无灰尘入户之患，臧获不知，以为房舍扫完，其事毕矣，此后渐及门外，与内绝不相蒙，岂知有顾此失彼之患哉！顺风扬灰，一帚可当十帚，较之未扫更甚。此皆世人所忽，故拈出告之，然未免饶舌。

洒扫二事，势必相因，缺一不可，然亦有时以孤行为妙，是又不可不知。先洒后扫，言其常也，若旦旦如是，则土胶于水，积而不去，日厚一日，砖板受其虚名，而有土阶之实矣。故洒过数日，必留一日勿洒，止令童子轻轻用帚，不致扬尘，是数日所积者一朝去之，则水土交相为用，而不交相为害矣。

藏垢纳污

欲营精洁之房，先设藏垢纳污之地。何也？爱精喜洁之士，一物不整齐，即如目中生刺，势必去之而后已。然一人之身，百工

之所为备，能保物物皆精乎？且如文人之手，刻不停批；绣女之躬，时难罢刺。唾绒满地，金屋为之不光；残稿盈庭，精舍因而欠好。是极韵之物，尚能使人不韵，况其他乎？故必于精舍左右，另设小屋一间，有如复道，俗名“套房”是也。凡有败笺弃纸、垢砚秃毫之类，卒急不能料理者，姑置其间，以俟暇时检点，妇人之闺阁亦然，残脂剩粉无日无之，净之将不胜其净也。此房无论大小，但期必备。如贫家不能办此，则以箱笼代之，案旁榻后皆可置。先有容拙之地，而后能施其巧，此藏垢之不容已也。至于纳污之区，更不可少。凡人有饮即有溺，有食即有便。如厕之时尚少，可不溷厕之外，不必另筹去路。至于溺之为数，一日不知凡几，若不择地而遗，则净土皆成粪壤，如或避洁就污，则往来仆仆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此为寻常好洁者言之。若夫文人运腕，每至得意疾书之际，机锋一转，则断不可续。然而寝食可废，便溺不可废也。“官急不如私急”，俗不云乎？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，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者，予往往验之，故营此最急。当于书室之旁，穴墙为孔，嵌以小竹，使遗在内而流于外，秽气罔闻，有若未尝溺者，无论阴晴寒暑，可以不出户庭。此予自为计者，而亦举以示人，其无隐讳可知也。

窗栏第二

吾观今世之人，能变古法为今制者，其惟窗栏二事乎！窗栏之制，日新月异，皆从成法中变出。“腐草为萤”，实具至理，如此则造物生人，不枉付心胸一片。但造房建宅与置立窗轩，同是一理，明于此而暗于彼，何其有聪明而不善扩乎？予往往自制窗栏之格，口授工匠使为之，以为极新极异矣，而偶至一处，见其已设者，先得我心之同然，因自笑为辽东白豕。独房舍之制不然，

求为同心甚少。门窗二物，新制既多，予不复赘，恐其又蹈白豕辙也。惟约略言之，以补时人之偶缺。

制体宜坚

窗棂以明透为先，栏杆以玲珑为主，然此皆属第二义；具首重者，止在一字之坚，坚而后论工拙，尝有穷工极巧以求尽善，乃不逾时而失头堕趾，反类画虎未成者，计其新而不计其旧也。总其大纲，则有二语：宜简不宜繁，宜自然不宜雕斫。凡事物之理，简斯可继，繁则难久，顺其性者必坚，戕其体者易坏。木之为器，凡合笋使就者，皆顺其性以为之者也；雕刻使成者，皆戕其体而为之者也；一涉雕镂，则腐朽可立待矣。故窗棂栏杆之制，务使头头有笋，眼眼着撒。然头眼过密，笋撒太多，又与雕镂无异，仍是戕其体也，故又宜简不宜繁。根数愈少愈佳，少则可坚；眼数愈密愈贵，密则纸不易碎。然既少矣，又安能密？曰：此在制度之善，非可以笔舌争也。窗栏之体，不出纵横、欹斜、屈曲三项，请以萧斋制就者，各图一则以例之。

纵　横　格

是格也，根数不多，而眼亦未尝不密，是所谓头头有笋，眼眼着撒者，雅莫雅于此，坚亦莫坚于此矣。是从陈腐中变出。由此推之，则旧式可化为新者，不知凡几。但取其简者、坚者、自然者变之，事事以雕镂为戒，则人工渐去，而天巧自呈矣。

此格甚佳，为人意想所不到，因其平而有笋者，可以着实，尖而无笋者，没处生根故也。然赖有躲闪法，能令外似悬空，内偏着实，止须善藏其拙耳。当于尖木之后，另设坚固薄板一条，托

于其后，上下投笋，而以尖木钉于其上，前看则无，后观则有。其能幻有为无者，全在油漆时善于着色。如栏杆之本体用朱，则所托之板另用他色。他色亦不得泛用，当以屋内墙壁之色为色。如墙系白粉，此板亦作粉色；壁系青砖，此板亦肖砖色。自外观之，止见朱色之纹，而与墙壁相同者，混然一色，无所辨矣。至栏杆之内向者，又必另为一色，勿与外同，或青或蓝，无所不可，而薄板向内之色，则当与之相合。自内观之，又别成一种文理，较外尤可观也。

此格最坚，而又省费，名“桃花浪”，又名“浪里梅”。曲木另造，花另造，俟曲木入柱投笋后，始以花塞空处，上下着钉，借此联络，虽有大力者挠之，不能动矣。花之内外，宜作两种，一作桃，一作梅，所云“桃花浪”、“浪里梅”是也。浪色亦忌雷同，或蓝或绿，否则同是一色，而以深浅别之，使人一转足之间，景色判然。是以一物幻为二物，又未尝于本等材料之外，另费一钱。凡予所以，强半皆若是也。

取景在借

开窗莫妙于借景，而借景之法，予能得其三昧。向犹私之，乃今嗜痂者众，将来必多依样葫芦，不若公之海内，使物物尽效其灵，人人均有其乐。但期于得意酣歌之顷，高叫笠翁数声，使梦魂得以相傍，是人乐而我亦与焉，为愿足矣。向居西子湖滨，欲购湖舫一只，事事犹人，不求稍异，止以窗格异之。人询其法，予曰：四面皆实，独虚其中，而为“便面”之形。实者用板，蒙以灰布，勿露一隙之光；虚者用木作框，上下皆曲而直其两旁，所谓便面是也。纯露空明，勿使有纤毫障翳。是船之左右，止有二便面，便面之外，无他物矣。坐于其中，则两岸之湖光山色、寺

观浮屠、云烟竹树，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、醉翁游女，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，作我天然图画。且又时时变幻，不为一定之形。非特舟行之际，摇一橹，变一像，撑一篙，换一景，即系缆时，风摇水动，亦刻刻异形。是一日之内，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，总以便面收之。而便面之制，又绝无多费，不过曲木两条、直木两条而已。世有掷尽金钱，求为新异者，其能新异若此乎？此窗不但娱己，兼可娱人。不特以舟外无穷之景色摄入舟中，兼可以舟中所有之人物，并一切几席杯盘射出窗外，以备来往游人之玩赏。何也？以内视外，固是一幅便面山水；而以外视内，亦是一幅扇头人物。譬如拉妓邀僧，呼朋聚友，与之弹棋观画，分韵拈毫，或饮或歌，任眠任起，自外观之，无一不同绘事。同一物也，同一事也，此窗未设以前，仅作事物观；一有此窗，则不烦指点，人人俱作画图观矣。夫扇面非异物也，肖扇面为窗，又非难事也。世人取像乎物，而为门为窗者，不知凡几，独留此眼前共见之物，弃而弗取，以待笠翁，讵非咄咄怪事乎？所恨有心无力，不能办此一舟，竟成欠事。兹且移居白门，为西子湖之薄幸人矣。此愿茫茫，其何能遂？不得已而小用其机，置此窗于楼头，以窥钟山气色，然非创始之心，仅存其制而已。予又尝作观山虚牖，名“尺幅窗”，又名“无心画”，姑妄言之。浯白轩中，后有小山一座，高不逾丈，宽止及寻，而其中则有丹崖碧水，茂林修竹，鸣禽响瀑，茅屋板桥，凡山居所有之物，无一不备。盖因善塑者肖予一像，神气宛然，又因予号笠翁，顾名思义，而为把钓之形。予思既执纶竿，必当坐之矶上，有石不可无水，有水不可无山，有山有水，不可无笠翁息钓归休之地，遂营此窟以居之。是此山原为像设，初无意于为窗也。后见其物小而蕴大，有“须弥芥子”之义，尽日坐观，不忍阖牖，乃瞿然曰：“是山也，而可以作画；是画也，而可以为窗；不过损予一日杖头钱，为装潢之具耳。”遂命童子裁纸数幅，以为画之头尾，及左右镶边。头尾贴于窗之上下，镶边贴

于两旁，俨然堂画一幅，而但虚其中。非虚其中，欲以屋后之山代之也。坐而观之，则窗非窗也，画也；山非屋后之山，即画上之山也。不觉狂笑失声，妻孥群至，又复笑予所笑，而“无心画”、“尺幅窗”之制，从此始矣。予又尝取枯木数茎，置作天然之牖，名曰“梅窗”。生平制作之佳，当以此为第一。己酉之夏，骤涨滔天，久而不涸，斋头淹死榴、橙各一株，伐而为薪，因其坚也。刀斧难入，卧于阶除者累日。予见其枝柯盘曲，有似古梅，而老干又具盘错之势，似可取而为器者，因筹所以用之。是时栖云谷中幽而不明，正思辟牖，乃幡然曰：“道在是矣！”遂语工师，取老干之近直者，顺其本来，不加斧凿，为窗之上下两旁，是窗之外廓具矣。再取枝柯之一面盘曲、一面稍平者，分作梅树两株，一从上生而倒垂，一从下生而仰接，其稍平之一面则略施斧斤，去其皮节而向外，以便糊纸；其盘曲之一面，则匪特尽全其天，不稍戕斫，并疏枝细梗而留之。既成之后，剪彩作花，分红梅、绿萼二种，缀于疏枝细梗之上，俨然活梅之初着花者。同人见之，无不叫绝。予之心思，讫于此矣。后有所作，当亦不过是矣。

便面不得于舟，而用于房舍，是屈事矣。然有移天换日之法在，亦可变昨为今，化板成活，俾耳目之前，刻刻似有生机飞舞，是亦未尝不妙，止费我一番筹度耳。予性最癖，不喜盆内之花，笼中之鸟，缸内之鱼，乃案上有座之石，以其局促不舒，令人作囚鸾絷凤之想。故盆花自幽兰、水仙而外，未尝寓目。鸟中之画眉，性酷嗜之，然必另出己意而为笼，不同旧制，务使不见拘囚之迹而后已。自设便面以后，则生平所弃之物，尽在所取。从来作便面者，凡山水人物、竹石花鸟以及昆虫，无一不在所绘之内，故设此窗于屋内，必先于墙外置板，以备承物之用。一切盆花笼鸟、蟠松怪石，皆可更换置之。如盆兰吐花，移之窗外，即是一幅便面幽兰；盎菊舒英，纳之牖中，即是一幅扇头佳菊。或数日一更，或一日一更；即一日数更，亦未尝不可。但须遮蔽下段，勿露盆

盎之形。而遮蔽之物，则莫妙于零星碎石，是此窗家家可用，人人可办，讵非耳目之前第一乐事？得意酣歌之顷，可忘作始之李笠翁乎？

湖舫式（一）

此湖舫式也。不独西湖，凡居名胜之地，皆可用之。但便面止可观山临水，不能障雨蔽风，是又宜筹退步，以补前说之不逮。退步云何？外设推板，可开可阖，此易为之事也。但纯用推板，则幽而不明；纯用明窗，又与扇面之制不合，须以板内嵌窗之法处之。其法维何？曰：即仿梅窗之制，以制窗棂。亦备其式于右。

四围用板者，既取其坚，又省制棂装花人工之半也。中作花树者，不失扇头图画之本色也。用直棂间于其中者，无此则花树无所倚靠，即勉强为之，亦浮脆而难久也。棂不取直，而作欹斜之势，又使上宽下窄者，欲肖扇面之折纹；且小者可以独扇，大则必分双扇，其中间合缝处，糊纱糊纸，无直木以界之，则纱与纸无所依附故也。若是，则棂与花树纵横相杂，不几泾渭难分，而求工反拙乎？曰：不然。有两法盖藏，勿虑也。花树粗细不一，其势莫妙于参差，棂则极匀，而又贵乎极细，须以极坚之木为之，一法也；油漆并着色之时，棂用白粉，与糊窗之纱纸同色，而花树则绘五彩，俨然活树生花，又一法也。若是泾渭自分，而便面与花，判然有别矣。梅花止备一种，此外或花或鸟，但取简便者为之，勿拘一格。惟山水人物，必不可用。〇板与花棂俱另制，制就花棂，而后以板镶之。即花与棂，亦难合造，须使花自花而棂自棂，先分后合。其连接处，各损少许以就之，或以钉钉，或以胶粘，务期可久。

诸式止备其概，余可类推。然此皆为窗外无景，求天然者不得，故以人力补之；若远近风物尽有可观，则焉用此碌碌为哉？昔

人云："会心处正不在远。"若能实具一段闲情、一双慧眼，则过目之物尽是画图，入耳之声无非诗料。譬如我坐窗内，人行窗外，无论见少年女子是一幅美人图，即见老妪白叟扶杖而来，亦是名人画幅中必不可无之物；见婴儿群戏是一幅百子图，即见牛羊并牧、鸡犬交哗，亦是词客文情内未尝偶缺之资。"牛溲马渤，尽入药笼。"予所制便面窗，即雅人韵士之药笼也。

此窗若另制纱窗一扇，绘以灯色花鸟，至夜篝灯于内，自外视之，又是一盏扇面灯。即日间自内视之，光彩相照，亦与观灯无异也。

凡置此窗之屋，进步宜深，使座客观山之地去窗稍远，则窗之外廓为画，画之内廓为山，山与画连，无分彼此，见者不问而知为天然之画矣。浅促之屋，坐在窗边，势必倚窗为栏，身之大半出于窗外，但见山而不见画，则作者深心有时埋没，非尽善之制也。

尺幅窗图式，最难摹写。写来非似真画，即似真山，非画上之山与山中之画也。前式虽工，虑观者终难了悟，兹再绘一纸，以作副墨。且此窗虽多开少闭，然亦间有闭时；闭时用他槅他棂，则与画意不合，丑态出矣。必须照式大小，作木槅一扇，以名画一幅裱之，嵌入窗中，又是一幅真画，并非"无心画"，与"尺幅窗"矣。但观此式，自能了然。

裱槅如裱回屏，托以麻布及厚纸，薄则明而有光，不成画矣。

制此之法，总论已备之矣，其略而不详者，止有取老干作外廓一事。外廓者，窗之四面，即上下两旁是也。若以整木为之，则向内者古朴可爱，而向外一面屈曲不平，以之着墙，势难贴伏。必取整木一段，分中锯开，以有锯路者着墙，天然未斫者向内，则天巧人工，俱有所用之矣。

墙壁第三

“峻宇雕墙”，“家徒壁立”，昔人贫富，皆于墙壁间辨之。故富人润屋，贫士结庐，皆自墙壁始。墙壁者，内外攸分而人我相半者也。俗云：“一家筑墙，两家好看。”居室器物之有公道者，惟墙壁一种，其余一切皆为我之学也。然国之宜固者城池，城池固而国始固；家之宜坚者墙壁，墙壁坚而家始坚。其实为人即是为己，人能以治墙壁之一念治其身心，则无往而不利矣。人笑予止务闲情，不喜谈禅讲学，故偶为是说以解嘲，未审有当于理学名贤及善知识否也。

界　　墙

界墙者，人我公私之畛域，家之外廓是也。莫妙于乱石垒成，不限大小方圆之定格，垒之者人工，而石则造物生成之本质也。其次则为石子。石子亦系生成，而次于乱石者，以其有圆无方，似执一见，虽属天工，而近于人力故耳。然论二物之坚固，亦复有差；若云美观入画，则彼此兼擅其长矣。此惟傍山邻水之处得以有之，陆地平原，知其美而不能致也。予见一老僧建寺，就石工斧凿之余，收取零星碎石几及千担，垒成一壁，高广皆过十仞，嶙峋崭绝，光怪陆离，大有峭壁悬崖之致。此僧诚韵人也。迄今三十余年，此壁犹时时入梦，其系人思念可知。砖砌之墙，乃八方公器，其理其法，是人皆知，可以置而弗道。至于泥墙土壁，贫富皆宜。极有萧疏雅淡之致，惟怪其跟脚过肥，收顶太窄，有似尖山，又且或进或出，不能如砖墙一截而齐，此皆主人监督之不

善也。若以砌砖墙挂线之法，先定高低出入之痕，以他物建标于外，然后以筑板因之，则有旃墙粉堵之风，而无败壁颓垣之象矣。

女　　墙

《古今注》云："女墙者，城上小墙。一名睥睨，言于城上窥人也。"予以私意释之，此名甚美，似不必定指城垣，凡户以内之及肩小墙，皆可以此名之。盖女者，妇人未嫁之称，不过言其纤小，若定指城上小墙，则登城御敌，岂妇人女子之事哉？至于墙上嵌花或露孔，使内外得以相视，如近时园圃所筑者，益可名为女墙，盖仿睥睨之制而成者也。其法穷奇极巧，如《园冶》所载诸式，殆无遗义矣。但须择其至稳极固者为之，不则一砖偶动，则全壁皆倾，往来负荷者，保无一时误触之患乎？坏墙不足惜，伤人实可虑也。予谓自顶及脚皆砌花纹，不惟极险，亦且大费人工。其所以洞彻内外者，不过使代琉璃屏，欲人窥见室家之好耳。止于人眼所瞩之处，空二三尺，使作奇巧花纹，其高乎此及卑乎此者，仍照常实砌，则为费不多，而又永无误触致崩之患。此丰俭得宜，有利无害之法也。

厅　　壁

厅壁不宜太素，亦忌太华。名人尺幅自不可少，但须浓淡得宜，错综有致。予谓裱轴不如实贴。轴虑风起动摇，损伤名迹，实贴则无是患，且觉大小咸宜也。实贴又不如实画，"何年顾虎头，满壁画沧州。"自是高人韵事。予斋头偶仿此制，而又变幻其形，良朋至止，无不耳目一新，低回留之不能去者。因予性嗜禽鸟，而

又最恶樊笼，二事难全，终年搜索枯肠，一悟遂成良法。乃于厅旁四壁，倩四名手，尽写着色花树，而绕以云烟，即以所爱禽鸟，蓄于虬枝老干之上。画止空迹，鸟有实形，如何可蓄：曰：不难，蓄之须自鹦鹉始。从来蓄鹦鹉者必用铜架，即以铜架去其三面，止存立脚之一条，并饮水啄粟之二管。先于所画松枝之上，穴一小小壁孔，后以架鹦鹉者插入其中，务使极固，庶往来跳跃，不致动摇。松为着色之松，鸟亦有色之鸟，互相映发，有如一笔写成。良朋至止，仰观壁画，忽见枝头鸟动，叶底翎张，无不色变神飞，诧为仙笔；乃惊疑未定，又复载飞载鸣，似欲翱翔而下矣。谛观熟视，方知个里情形，有不低掌叫绝，而称巧夺天工者乎？若四壁尽蓄鹦鹉，又忌雷同，势必间以他鸟。鸟之善鸣者，推画眉第一。然鹦鹉之笼可去，画眉之笼不可去也，将奈之何？予又有一法：取树枝之拳曲似龙者，截取一段，密者听其自如，疏者网以铁线，不使太疏，亦不使太密，总以不致飞脱为主。蓄画眉于中，插之亦如前法。此声方歇，彼喙复开；翠羽初收，丹睛复转。因禽鸟之善鸣善啄，觉花树之亦动亦摇；流水不鸣而似鸣，高山是寂而非寂。座客别去者，皆作殷浩书空，谓咄咄怪事，无有过此者矣。

书 房 壁

书房之壁，最宜潇洒。欲其潇洒，切忌油漆。油漆二物，俗物也，前人不得已而用之，非好为是沾沾者。门户窗棂之必须油漆，蔽风雨也；厅柱榱楹之必须油漆，防点污也。若夫书室之内，人迹罕至，阴雨弗浸，无此二患而亦蹈此辙，是无刻不在桐腥漆气之中，何不并漆其身而为厉乎？石灰垩壁，磨使极光，上着也；其次则用纸糊。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，即壁用灰垩，柱上

亦须纸糊，纸色与灰，相去不远耳。壁间书画自不可少，然粘贴太繁，不留余地，亦是文人俗态。天下万物，以少为贵。步幛非不佳，所贵在偶尔一见，若王恺之四十里，石崇之五十里，则是一日中哄市，锦绣罗列之肆廛而已矣。看到繁缛处，有不生厌倦者哉？昔僧玄览往荆州陟屺寺，张璪画古松于斋壁，符载赞之，卫象诗之，亦一时三绝，览悉加垩焉。人问其故，览曰："无事疥吾壁也。"诚高僧之言，然未免太甚。若近时斋壁，长笺短幅尽贴无遗，似冲繁道上之旅肆，往来过客无不留题，所少者只有一笔。一笔维何？"某年月日某人同某在此一乐"是也。此真疥壁，吾请以玄览之药药之。

糊壁用纸，到处皆然，不过满房一色白而已矣。予怪其物而不化，窃欲新之。新之不已，又以薄蹄变为陶冶，幽斋化为窑器，虽居室内，如在壶中，又一新人观听之事也。先以酱色纸一层，糊壁作底，后用豆绿云母生笺，随手裂作零星小块，或方或扁，或短或长，或三角或四五角，但勿使圆，随手贴于酱色纸上，每缝一条，必露出酱色纸一线，务令大小错杂，斜正参差，则贴成之后，满房皆冰裂碎纹，有如哥窑美器。其块之大者，亦可题诗作画，置于零星小块之间，有如铭钟勒卣，盘上作铭，无一不成韵事。问予所费几何，不过于寻常纸价之外，多一二剪合之工而已。同一费钱，而有庸腐新奇之别，止在稍用其心。"心之官则思。"如其不思，则焉用此心为哉？

糊纸之壁，切忌用板。板干则裂，板裂而纸碎矣。用木条纵横作槅，如围屏之骨子然。前人制物备用，皆经屡试而后得之，屏不用板而用木槅，即是故也。即如糊刷用棕，不用他物，其法亦经屡试，舍此而另换一物，则纸与糊两不相能，非厚薄之不均，即刚柔之太过，是天生此物以备此用，非人不能取而予之。人知巧莫巧于古人，孰知古人于此亦大费辛勤，皆学而知之，非生而知之者也。

壁间留隙地，可以代橱。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，大有古风，但所用有不合于古者。此地可置他物，独不可藏书，以砖土性湿，容易发潮，潮则生蠹，且防朽烂故也。然则古人藏书于壁，殆虚语乎？曰：不然。东南西北，地气不同，此法止宜于西北，不宜于东南。西北地高而风烈，有穴地数丈而始得泉者，湿从水出，水既不得，湿从何来？即使有极潮之地，而加以极烈之风，未有不返湿为燥者。故壁间藏书，惟燕赵秦晋则可，此外皆应避之。即藏他物，亦宜时开时阖，使受风吹；久闭不开，亦有霾湿生虫之患。莫妙于空洞其中，止设托板，不立门扇，仿佛书架之形，有其用而不侵吾地，且有磐石之固，莫能摇动。此妙制善算，居家必不可无者。予又有壁内藏灯之法，可以养目，可以省膏，可以一物而备两室之用，取以公世，亦贫士利人之一端也。我辈长夜读书，灯光射目，最耗元神。有用瓦灯贮火，留一隙之光，仅照书本，余皆闭藏于内而不用者。予怪以有用之光置无用之地，犹之暴殄天物，因效匡衡凿壁之义，于墙上穴一小孔，置灯彼屋而光射此房，彼行彼事，我读我书，是一灯也，而备全家之用，又使目力不竭于焚膏，较之瓦灯，其利奚止十倍？以赠贫士，可当分财。使予得拥厚资，其不吝亦如是也。

联匾第四

堂联斋匾，非有成规。不过前人赠人以言，多则书于卷轴，少则挥诸扇头；若止一二字、三四字，以及偶语一联，因其太少也，便面难书，方策不满，不得已而大书于木。彼受之者，因其坚巨难藏，不便纳之笥中，欲举以示人，又不便出诸怀袖，亦不得已而悬之中堂，使人共见。此当日作始者偶然为之，非有成格定制，画一而不可移也。讵料一人为之，千人万人效之，自昔徂今，莫

知稍变。夫礼乐制自圣人，后世莫敢窜易，而殷因夏礼，周因殷礼，尚有损益于其间，矧器玩竹木之微乎？予亦不必大肆更张，但效前人之损益可耳。锢习繁多，不能尽革，姑取斋头已设者，略陈数则，以例其余。非欲举世则而效之，但望同调者各出新裁，其聪明什佰于我。投砖引玉，正不知导出几许神奇耳。

有诘予者曰：观子联匾之制，佳则佳矣，其如挂一漏万何？由子所为者而类推之，则《博古图》中，如樽罍、琴瑟、几仗、盘盂之属，无一不可肖像而为之，胡仅以寥寥数则为也？予曰：不然。凡予所为者，不徒取异标新，要皆有所取义。凡人操觚握管，必先择地而后书之，如古人种蕉代纸，刻竹留题，册上挥毫，卷头染翰，剪桐作诏，选石题诗，是之数者，皆书家固有之物，不过取而予之，非有蛇足于其间也。若不计可否而混用之，则将来牛鬼蛇神无一不备，予其作俑之人乎！〇图中所载诸名笔，系绘图者勉强肖之，非出其人之手。缩巨为细，自失原神，观者但会其意可也。

蕉 叶 联

蕉叶题诗，韵事也；状蕉叶为联，其事更韵。但可置于平坦贴服之处，壁间门上皆可用之，以之悬柱则不宜，阔大难掩故也。其法先画蕉叶一张于纸上，授木工以板为之，一样二扇，一正一反，即不雷同。后付漆工，令其满灰密布，以防碎裂。漆成后，始书联句，并画筋纹。蕉色宜绿，筋色宜黑，字则宜填石黄，始觉陆离可爱，他色皆不称也。用石黄乳金更妙，全用金字则太俗矣。此匾悬之粉壁，其色更显，可称“雪里芭蕉”。

此君联

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”竹可须臾离乎？竹之可为器也，自楼阁几榻之大，以至筲苍杯箸之微，无一不经采取，独至为联为匾诸韵事弃而弗录，岂此君之幸乎？用之请自予始。截竹一筒，剖而为二，外去其青，内铲其节，磨之极光，务使如镜，然后书以联句，令名手镌之，掺以石青或石绿，即墨字亦可。以云乎雅，则未有雅于此者；以云乎俭，亦未有俭于此者。不宁惟是，从来柱上加联，非板不可，柱圆板方，柱窄板阔，彼此抵牾，势难贴服，何如以圆合圆，纤毫不谬，有天机凑泊之妙乎？此联不用铜钩挂柱，用则多此一物，是为赘瘤。止用铜钉上下二枚，穿眼实钉，勿使动移。其穿眼处，反择有字处穿之，钉钉后，仍用掺字之色补于钉上，混然一色，不见钉形尤妙。钉蕉叶联亦然。

碑文额

三字额，平书者多，间有直书者，匀作两行。匾用方式，亦偶见之。然皆白地黑字，或青绿字。兹效石刻为之，嵌于粉壁之上，谓之匾额可，谓之碑文亦可。名虽石，不果用石，用石费多而色不显，不若以木为之。其色亦不仿墨刻之色，墨刻色暗，而远视不甚分明。地用黑漆，字填白粉，若是则值既廉，又使观者耀目。此额惟墙上开门者宜用之，又须风雨不到之处。客之至者，未启双扉，先立漆书壁经之下，不待搴帷入室，已知为文士之庐矣。

手　卷　额

额身用板，地用白粉，字用石青石绿，或用炭灰代墨，无一不可。与寻常匾式无异，止增圆木二条，缀于额之两旁，若轴心然。左画锦纹，以像装潢之色；右则不宜太工，但像托画之纸色而已。天然图卷，绝无穿凿之痕，制度之善，庸有过于此者乎？眼前景，手头物，千古无人计及，殊可怪也。

册　页　匾

用方板四块，尺寸相同，其后以木绾之。断而使续，势取乎曲，然勿太曲。边画锦纹，亦像装潢之色。止用笔画，勿用刀镌，镌者粗略，反不似笔墨精工；且和油入漆，着色为难，不若画色之可深可浅，随取随得也。字则必用剞劂。各有所宜，混施不可。

虚　白　匾

“虚室生白”，古语也。且无事不妙于虚，实则板矣。用薄板之坚者，贴字于上，镂而空之，若制糖食果馅之木印。务使二面相通，纤毫无障。其无字处，坚以灰布，漆以退光。俟既成后，贴洁白绵纸一层于字后。木则黑而无泽，字则白而有光，既取玲珑，又类墨刻，有匾之名，去其迹矣。但此匾不宜混用，择房舍之内暗外明者置之。若屋后有光，则先穴通其屋，以之向外，不则置于入门之处，使正面向内。从来屋高门矮，必增横板一块于门之上，以此代板，谁曰不佳？

石　光　匾

即“虚白”一种，同实而异名。用于磊石成山之地，择山石偶断外，以此续之。亦用薄板一块，镂字既成，用漆涂染，与山同色，勿使稍异。其字旁凡有隙地，即以小石补之，粘以生漆，勿使见板。至板之四围，亦用石补，与山石合成一片，无使有襞kind之痕，竟似石上留题，为后人凿穿以存其迹者。字后若无障碍，则使通天，不则亦贴绵纸，取光明而塞障碍。

秋　叶　匾

御沟题红，千古佳事；取以制匾，亦觉有情。但制红叶与制绿蕉有异；蕉叶可大，红叶宜小；匾取其横，联妙在直。是亦不可不知也。

山石第五

幽斋磊石，原非得已。不能致身岩下，与木石居，故以一卷代山，一勺代水，所谓无聊之极思也。然能变城市为山林，招飞来峰使居平地，自是神仙妙术，假手于人以示奇者也，不得以小技目之。且磊石成山，另是一种学问，别是一番智巧。尽有丘壑填胸、烟云绕笔之韵士，命之画水题山，顷刻千岩万壑，及倩磊斋头片石，其技立穷，似向盲人问道者。故从来叠山名手，俱非能诗善绘之人。见其随举一石，颠倒置之，无不苍古成文，纡回入画，此正造物之巧于示奇也。譬之扶乩召仙，所题之诗与所判之字，随手便成法帖，落笔尽是佳词，询之召仙术士，尚有不明

其义者。若出自工书善咏之手，焉知不自人心捏造？妙在不善咏者使咏，不工书者命书，然后知运动机关，全由神力。其叠山磊石，不用文人韵士，而偏令此辈擅长者，其理亦若是也。然造物鬼神之技，亦有工拙雅俗之分，以主人之去取为去取。主人雅而喜工，则工且雅者至矣；主人俗而容拙，则拙而俗者来矣。有费累万金钱，而使山不成山、石不成石者，亦是造物鬼神作祟，为之摹神写像，以肖其为人也。一花一石，位置得宜，主人神情已见乎此矣，奚俟察言观貌，而后识别其人哉？

大　山

山之小者易工，大者难好。予遨游一生，遍览名园，从未见有盈亩累丈之山，能无补缀穿凿之痕，遥望与真山无异者。犹之文章一道，结构全体难，敷陈零段易。唐宋八大家之文，全以气魄胜人，不必句栉字篦，一望而知为名作。以其先有成局，而后修饰词华，故粗览细观同一致也。若夫间架未立，才自笔生，由前幅而生中幅，由中幅而生后幅，是谓以文作文，亦是水到渠成之妙境；然但可近视，不耐远观，远观则襞襀缝纫之痕出矣。书画之理亦然。名流墨迹，悬在中堂，隔寻丈而观之，不知何者为山，何者为水，何处是亭台树木，即字之笔画杳不能辨，而只览全幅规模，便足令人称许。何也？气魄胜人，而全体章法之不谬也。至于累石成山之法，大半皆无成局，犹之以文作文，逐段滋生者耳。名手亦然，矧庸匠乎？然则欲累巨石者，将如何而可？必俟唐宋诸大家复出，以八斗才人，变为五丁力士，而后可使运斤乎？抑分一座大山为数十座小山，穷年俯视，以藏其拙乎？曰：不难。用以土代石之法，既减人工，又省物力，且有天然委曲之妙。混假山于真山之中，使人不能辨者，其法莫妙于此。累高广之山，

全用碎石，则如百衲僧衣，求一无缝处而不得，此其所以不耐观也。以土间之，则可泯然无迹，且便于种树。树根盘固，与石比坚，且树大叶繁，混然一色，不辨其为谁石谁土。立于真山左右，有能辨为积累而成者乎？此法不论石多石少，亦不必定求土石相半，土多则是土山带石，石多则是石山带土。土石二物原不相离，石山离土，则草木不生，是童山矣。

小　山

小山亦不可无土，但以石作主，而土附之。土之不可胜石者，以石可壁立，而土则易崩，必仗石为藩篱故也。外石内土，此从来不易之法。

言山石之美者，俱在透、漏、瘦三字。此通于彼，彼通于此，若有道路可行，所谓透也；石上有眼，四面玲珑，所谓漏也；壁立当空，孤峙无倚，所谓瘦也。然透、瘦二字在在宜然，漏则不应太甚。若处处有眼，则似窑内烧成之瓦器，有尺寸限在其中，一隙不容偶闭者矣。塞极而通，偶然一见，始与石性相符。

瘦小之山，全要顶宽麓窄，根脚一大，虽有美状，不足观矣。

石眼忌圆，即有生成之圆者，亦粘碎石于旁，使有棱角，以避混全之体。

石纹石色取其相同，如粗纹与粗纹当并一处。细纹与细纹宜在一方，紫碧青红，各以类聚是也。然分别太甚，至其相悬接壤处，反觉异同，不若随取随得，变化从心之为便。至于石性，则不可不依；拂其性而用之，非止不耐观，且难持久。石性维何？斜正纵横之理路是也。

石　　壁

假山之好，人有同心；独不知为峭壁，是可谓叶公之好龙矣。山之为地，非宽不可；壁则挺然直上，有如劲竹孤桐，斋头但有隙地，皆可为之。且山形曲折，取势为难，手笔稍庸，便贻大方之诮。壁则无他奇巧，其势有若累墙，但稍稍纡回出入之，其体嶙峋，仰观如削，便与穷崖绝壑无异。且山之与壁，其势相因，又可并行而不悖者。凡累石之家，正面为山，背面皆可作壁。匪特前斜后直，物理皆然，如椅榻舟车之类；即山之本性亦复如是，逶迤其前者，未有不崭绝其后，故峭壁之设，诚不可已。但壁后忌作平原，令人一览而尽。须有一物焉蔽之，使座客仰观不能穷其颠末，斯有万丈悬岩之势，而绝壁之名为不虚矣。蔽之者维何？曰：非亭即屋。或面壁而居，或负墙而立，但使目与檐齐，不见石丈人之脱巾露顶，则尽致矣。

石壁不定在山后，或左或右，无一不可，但取其地势相宜。或原有亭屋，而以此壁代照墙，亦甚便也。

石　　洞

假山无论大小，其中皆可作洞。洞亦不必求宽，宽则藉以坐人。如其太小，不能容膝，则以他屋联之，屋中亦置小石数块，与此洞若断若连，是使屋与洞混而为一，虽居屋中，与坐洞中无异矣。洞中宜空少许，贮水其中而故作漏隙，使涓滴之声从上而下，旦夕皆然。置身其中者，有不六月寒生，而谓真居幽谷者，吾不信也。

零星小石

贫士之家，有好石之心而无其力者，不必定作假山。一卷特立，安置有情，时时坐卧其旁，即可慰泉石膏肓之癖。若谓如拳之石亦须钱买，则此物亦能效用于人，岂徒为观瞻而设？使其平而可坐，则与椅榻同功；使其斜而可倚，则与栏杆并力；使其肩背稍平，可置香炉茗具，则又可代几案。花前月下，有此待人，又不妨于露处，则省他物运动之劳，使得久而不坏，名虽石也，而实则器矣。且捣衣之砧，同一石也，需之不惜其费；石虽无用，独不可作捣衣之砧乎？王子猷劝人种竹，予复劝人立石；有此君不可无此丈。同一不急之务，而好为是谆谆者，以人之一生，他病可有，俗不可有；得此二物，便可当医，与施药饵济人，同一婆心之自发也。

器　玩　部

制度第一

人无贵贱，家无贫富，饮食器皿，皆所必需。“一人之身，百工之所为备。”子舆氏尝言之矣。至于玩好之物，惟富贵者需之，贫贱之家，其制可以不问。然而粗用之物，制度果精，入于王侯之家，亦可同乎玩好；宝玉之器，磨砻不善，传于子孙之手，货之不值一钱。知精粗一理，即知富贵贫贱同一致也。予生也贱，又罹奇穷，珍物宝玩虽云未尝入手，然经寓目者颇多。每登荣朊之堂，见其辉煌错落者星布棋列，此心未尝不动，亦未尝随见随动，因其材美，而取材以制用者未尽善也。至入寒俭之家，睹彼以柴为扉，以瓮作牖，大有黄虞三代之风，而又怪其纯用自然，不加区画。如瓮可为牖也，取瓮之碎裂者联之，使大小相错，则同一瓮也，而有哥窑冰裂之纹矣。柴可为扉也，取柴之入画者为之，使疏密中窾，则同一扉也，而有农户儒门之别矣。人谓变俗为雅，犹之点铁成金，惟具山林经济者能此，乌可责之一切？予曰：垒雪成狮，伐竹为马，三尺童子皆优为之，岂童子亦抱经济乎？有耳目即有聪明，有心思即有智巧，但苦自画为愚，未尝竭思穷虑以试之耳

几　案

予初观《燕几图》，服其人之聪明什佰于我，因自置无力，遍求置此者，讯其果能适用与否，卒之未得其人。夫我竭此大段心思，不可不谓经营惨淡，而人莫之则效者，其故何居？以其太涉繁琐，而且无此极大之屋，尽列其间，以观全势故也。凡人制物，务使人人可备，家家可用，始为布帛菽粟之才，不则售冕旒而沽玉食，难乎其为购者矣。故予所言，务舍高远而求卑近。几案之设，予以庀材无资，尚未经营及此。但思欲置几案，其中有三小物必不可少。一曰抽替。此世所原有者也，然多忽略其事，而有设有不设。不知此一物也，有之斯逸，无此则劳，且可藉为容懒藏拙之地。文人所需，如简牍刀锥、丹铅胶糊之属，无一可少，虽曰司之有人，藏之别有其处，究竟不能随取随得，役之如左右手也。予性卞急，往往呼童不至，即自任其劳。书室之地，无论远迂捷，总以举足为烦，若抽替一设，则凡卒急所需之物尽纳其中，非特取之如寄，且若有神物俟乎其中，以听主人之命者。至于废稿残牍，有如落叶飞尘，随扫随有，除之不尽，颇为明窗净几之累，亦可暂时藏纳，以俟祝融，所谓容懒藏拙之地是也。知此则不独书案为然，即抚琴观画、供佛延宾之座，俱应有此。一事有一事之需，一物备一物之用。《诗》云："童子佩觿"，《鲁论》云："去丧无所不佩。"人身且然，况为器乎？一曰隔板，此予所独置也。冬月围炉，不能不设几席，火气上炎，每致桌面台心为之碎裂，不可不预为计也。当于未寒之先，另设活板一块，可用可去，衬于桌面之下，或以绳悬，或以钩挂，或于造桌之时，先作机彀以待之，使之待受火气，焦则另换，为费不多。此珍惜器具之婆心，虑其暴殄天物，以惜福也。一曰桌撒。此物不用钱买，但于

匠作挥斤之际，主人费启口之劳，僮仆用举手之力，即可取之无穷，用之不竭。从来几案与地不能两平，挪移之时必相高低长短，而为桌撒，非特寻砖觅瓦时费辛勤，而且相称为难，非损高以就低，即截长而补短，此虽极微极琐之事，然亦同于临渴凿井，天下古今之通病也，请为世人药之。凡人兴造之际，竹头木屑，何地无之？但取其长不逾寸，宽不过指，而一头极薄、一头稍厚者，拾而存之，多多益善，以备挪台撒脚之用。如台脚所虚者少，则止入薄者，而留其有余者于脚外，不则尽数入之。是止一寸之木，而备高低长短数则之用，又未尝费我一钱，岂非极便于人之事乎？但须加以油漆，勿露竹头木屑之本形。何也？一则使之与桌同色，虽有若无；一则恐童子扫地之时，不能记忆，仍谬认为竹头木屑而去之，势必朝朝更换，将亦不胜其烦；加以油漆，则知为有用之器而存之矣。只此极细一着，而有两意存焉，况大者乎？劳一人以逸天下，予非无功于世者也。

椅　　杌

器之坐者有三：曰椅，曰杌，曰凳。三者之制，以时论之，今胜于古，以地论之，北不如南；维扬之木器，姑苏之竹器，可谓甲于古今，冠乎天下矣，予何能赘一词哉！但有二法未备，予特创而补之，一曰暖椅，一曰凉杌。予冬月著书，身则畏寒，砚则苦冻，欲多设盆炭，使满室俱温，非止所费不赀，且几案易于生尘，不终日而成灰烬世界。若止设大小二炉以温手足，则厚于四肢而薄于诸体，是一身而自分冬夏，并耳目心思，亦可自号孤臣孽子矣。计万全而筹尽适，此暖椅之制所由来也。一物而充数物之用，所利于人者，不止御寒而已也。盛暑之月，流胶铄金，以手按之，无物不同汤火，况木能生此者乎？凉杌亦同他杌，但杌

面必空其中，有如方匣，四围及底，俱以油灰嵌之，上覆方瓦一片。此瓦须向窑内定烧，江西福建为最，宜兴次之，各就地之远近，约同志数人，敛出其资，倩人携带，为费亦无多也。先汲凉水贮杌内，以瓦盖之，务使下面着水，其冷如冰，热复换水，水止数瓢，为力亦无多也。其不为椅而为杌者，夏月少近一物，少受一物之暑气，四面无障，取其透风；为椅则上段之料势必用木，两胁及背又有物以障之，是止顾一臀而周身皆不问矣。此制易晓，图说皆可不备。

暖椅式

如太师椅而稍宽，彼止取容臀，而此则周身全纳故也。如睡翁椅而稍直，彼止利于睡，而此则坐卧咸宜，坐多而卧少也。前后置门，两旁实镶以板，臀下足下俱用栅。用栅者，透火气也；用板者，使暖气纤毫不泄也；前后置门者，前进人而后进火也，然欲省事，则后门可以不设，进人之处亦可以进火。此椅之妙，全在安抽替于脚栅之下。只此一物，御尽奇寒，使五官四肢均受其利而弗觉。另置扶手匣一具，其前后尺寸，倍于轿内所用者。入门坐定，置此匣于前，以代几案。倍于轿内所用者，欲置笔砚及书本故也。抽替以板为之，底嵌薄砖，四围镶铜。所贮之灰，务求极细，如炉内烧香所用者。置炭其中，上以灰覆，则火气不烈而满座皆温，是隆冬时别一世界。况又为费极廉，自朝抵暮，止用小炭四块，晓用二块至午，午换二块至晚。此四炭者，秤之不满四两，而一日之内，可享室暖无冬之福，此其利于身者也。若至利于身而无益于事，仍是宴安之具，此则不然。扶手用板，镂去掌大一片，以极薄端砚补之，胶以生漆，不问而知火气上蒸，砚石常暖，永无呵冻之劳，此又利于事者也。不宁惟是，炭上加灰，灰上置香，坐斯椅也，扑鼻而来者，只觉芬芳竟日，是椅也，而

又可以代炉。炉之为香也散，此之为香也聚，由是观之，不止代炉，而且差胜于炉矣。有人斯有体，有体斯有衣，焚此香也，自下而升者能使氤氲透骨，是椅也而又可代薰笼。薰笼之受衣也，止能数件；此物之受衣也，遂及通身。迹是论之，非止代一薰笼，且代数薰笼矣。倦而思眠，倚枕可以暂息，是一有座之床。饥而就食，凭几可以加餐，是一无足之案。游山访友，何烦另觅肩舆，只须加以柱杠，覆以衣顶，则冲寒冒雪，体有余温，子猷之舟可弃也，浩然之驴可废也，又是一可坐可眠之轿。日将暮矣，尽纳枕簟于其中，不须臾而被窝尽热；晓欲起也，先置衣履于其内，未转睫而襦袴皆温。是身也，事也，床也，案也，轿也，炉也，薰笼也，定省晨昏之孝子也，送暖偎寒之贤妇也，总以一物焉代之。苍颉造字而天雨粟，鬼夜哭，以造化灵秘之气泄尽而无遗也。此制一出，得无重犯斯忌，而重杞人之忧乎？

床　帐

人生百年，所历之时，日居其半，夜居其半。日间所处之地，或堂或庑，或舟或车，总无一定之在，而夜间所处，则止有一床，是床也者，乃我半生相共之物，较之结发糟糠，犹分先后者也。人之待物，其最厚者，当莫过此。然怪当世之人，其于求田问舍，则性命以之，而寝处晏息之地，莫不务从苟简，以其只有已见，而无人见故也。若是，则妻妾婢媵是人中之榻也，亦因己见而人不见，悉听其为无盐嫫姆，蓬头垢面而莫之讯乎？予则不然。每迁一地，必先营卧榻而后及其他，以妻妾为人中之榻，而床第乃榻中之人也。欲新其制，苦乏匠资；但于修饰床帐之具，经营寝处之方，则未尝不竭尽绵力，犹之贫士得妻，不能变村妆为国色，但令勤加盥栉，多施膏沐而已。其法维何？一曰床令生花，二曰帐

使有骨，三曰帐宜加锁，四曰床要着裙。曷云“床令生花药”？夫瓶花盆卉，文人案头所时有也，日则相亲，夜则相背，虽有天香扑鼻，国色昵人，一至昏黄就寝之时，即欲不为纨扇之捐，不可得矣。殊不知白昼闻香，不若黄昏嗅味。白昼闻香，其香仅在口鼻；黄昏嗅味，其味直入梦魂。法于床帐之内先设托板，以为坐花之具；而托板又勿露板形，妙在鼻受花香，俨若身眠树下，不知其为妆造也者。先为小柱二根，暗钉床后，而以帐悬其外。托板不可太大，长止尺许，宽可数寸，其下又用小木数段，制为三角架子，用极细之钉，隔帐钉于柱上，而后以板架之，务使极固。架定之后，用彩色纱罗制成一物，或像怪石一卷，或作彩云数朵，护于板外以掩其形。中间高出数寸，三面使与帐平，而以线缝其上，竟似帐上绣出之物，似吴门堆花之式是也。若欲全体相称，则或画或绣，满帐俱作梅花，而以托板为虬枝老干，或作悬崖突出之石，无一不可。帐中有此，凡得名花异卉可作清供者，日则与之同堂，夜则携之共寝。即使群芳偶缺，万卉将穷，又有炉内龙涎、盘中佛手与木瓜、香楠等物可以相继。若是，则身非身也，蝶也，飞眠宿食尽在花间；人非人也，仙也，行起坐卧无非乐境。予尝于梦酣睡足、将觉未觉之时，忽嗅蜡梅之香，咽喉齿颊尽带幽芬，似从脏腑中出，不觉身轻欲举，谓此身必不复在人间世矣。既醒，语妻孥曰：“我辈何人，遽有此乐，得无折尽平生之福乎？”妻孥曰：“久贱常贫，未必不由于此。”此实事，非欺人语也。曷云“帐使有骨”？床居外，帐居内，常也。亦有反此旧制，而使帐出床外者，善则善矣，其如夏月驱蚊，匿于床栏曲折之处，有若负嵎，欲求美观，而以膏血殉之，非长策也，不若仍从旧制。其不从旧制，而使帐出床外者，以床有端正之体，帐无方直之形，百计撑持，终难服帖，总以四角之近柱者软而无骨，不能肖柱以为形，有犄角牴牾之势也，故须别为赋形，而使之有骨。用不粗不细之竹，制为一顶及四柱，俟帐已挂定而后撑之，是床内有床，旧

制之便与新制之精，二者兼而有之矣。床顶及柱，令置轿者为之，其价颇廉，仅费中人一饭之资耳。曷云“帐宜加锁”？设帐之故有二：蔽风、隔蚊是也。蔽风之利十之三，隔蚊之功十之七，然隔蚊以此，闭蚊于中而使之不得出者亦以此。蚊之为物也，体极柔而性极勇，形极微而机极诈。薄暮而驱，彼宁受奔驰之苦，挞伐之危，宁死而弗去者十之八九。及其去也，又必择地而攻，乘虚以入。昆虫庶类之善用兵法者，莫过于蚊。其择地也，每弃后而攻前；其乘虚也，必舍垣而窥户。帐前两幅之交接处，皆其据险扼要，伏兵伺我之区也。或于风动帐开之际，或于取器入溺之时，一隙可乘，遂鼓噪而入。法于门户交关之地，上、中、下共设三纽，若妇人之衣扣然。至取溺器时，先以一手绾帐，勿使大开，以一手提之使入，其出亦然。若是，则坚壁固垒，彼虽有奇勇异诈，亦无所施其能矣。至于驱除之法，当使人在帐中，空洞其外，始能出而无阻。世人逐蚊，皆立帐檐之下，使所开之处蔽其大半，是欲其出而闭之门也。犯此弊者十人而九，何其习而不察，亦至此乎？曷云“床要着裙”？爱精美者，一物不使稍污。常有绮罗作帐，精其始而不能善其终，美其上而不得不污其下者，以贴枕着头之处，在妇人则有膏沐之痕，在男子亦多脑汗之迹，日积月累，无瑕者玷而可爱者憎矣。故着裙之法不可少。此法与增添顶柱之法相为表里。欲令着裙，先必使之生骨，无力不能胜衣也。即于四竹柱之下，各穴一孔，以三横竹内之，去簟尺许，与枕相平，而后以布作裙，穿于其上，则裙污而帐不污，裙可勤涤，而帐难频洗故也。至于枕簟被褥之设，不过取其夏凉冬暖，请以二语概之，曰：求凉之法，浇水不如透风；致暖之方，增绌不如加布。是予贫士所知者。至于羊羔美酒，亦足御寒，广厦重冰，尽堪避暑，理则固然，未尝亲试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此圣贤无欺之学，不敢以细事而忽之也。

橱　　柜

造橱立柜，无他智巧，总以多容善纳为贵。尝有制体极大而所容甚少，反不若渺小其形而宽大其腹，有事半功倍之势者。制有善不善也。善制无他，止在多设搁板。橱之大者，不过两层、三层，至四层而止矣。若一层止备一层之用，则物之高者大者容此数件，而低者小者亦止容此数件矣。实其下而虚其上，岂非以上段有用之隙，置之无用之地哉？当于每层之两旁，别钉细木二条，以备架板之用。板勿太宽，或及进身之半，或三分之一，用则活置其上，不则撤而去之。如此层所贮之物，其形低小，则上半截皆为余地，即以此板架之，是一层变为二层。总而计之，则一橱变为两橱，两柜合成一柜矣，所裨不亦多乎？或所贮之物，其形高大，则去而容之，未尝为板所困也。此是一法。至于抽替之设，非但必不可少，且自多多益善。而一替之内，又必分为大小数格，以便分门别类，随所有而藏之，譬如生药铺中，有所谓“百眼橱”者。此非取法于物，乃朝廷设官之遗制，所谓五府六部群僚百执事，各有所居之地与所掌之簿书钱谷是也。医者若无此橱，药石之名盈千累百，用一物寻一物，则卢医、扁鹊无暇疗病，止能为刻舟求剑之人矣。此橱不但宜于医者，凡大家富室，皆当则而效之，至学士文人，更宜取法。能以一层分作数层，一格画为数格，是省取物之劳，以备作文著书之用。则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；心无他役，而鬼神得效其灵矣。

箱笼箧笥

随身贮物之器，大者名曰箱笼，小者称为箧笥。制之之料，不出革、木、竹三种；为之关键者，又不出铜、铁二项，前人所制亦云备矣。后之作者，未尝不竭尽心思，务为奇巧，总不出前人之范围；稍出范围即不适用，仅供把玩而已。予于诸物之体，未尝稍更，独怪其枢太庸，物而不化，尝为小变其制，亦足改观。法无他长，惟使有之若无，不见枢钮之迹而已。止备二式者，腹稿虽多，未经尝试，不敢以待验之方误人也。予游东粤，见市廛所列之器，半属花梨、紫檀，制法之佳，可谓穷工极巧，止怪其镶铜裹锡，清浊不伦。无论四面包镶，锋棱埋没，即于加锁置键之地，务设铜枢，虽云制法不同，究竟多此一物。譬如一箱也，磨砻极光，照之如镜，镜中可使着屑乎？一笥也，攻治极精，抚之如玉，玉上可使生瑕乎？有人赠我一器，名“七星箱”，以中分七格，每格一替，有如星列故也。外系插盖，从上而下者。喜其不钉铜枢，尚未生瑕着屑，因筹所以关闭之，遂付工人，命于中心置一暗闩，以铜为之，藏于骨中而不觉，自后而前，抵于箱盖。盖上凿一小孔，勿透于外，止受暗闩少许，使抽之不动而已。乃以寸金小锁，锁于箱后。置之案上，有如浑金粹玉，全体昭然，不为一物所掩。觅关键而不得，似于无锁；窥中藏而不能，始求用钥。此其一也。后游三山，见所制器皿无非雕漆，工则细巧绝伦，色则陆离可爱，亦病其设关置键之地难免赘瘤，以语工师，令其稍加变易。工师曰：“吾地般、倕颇多，如其可变，不自今日始矣。欲泯其迹，必使无关键而后可。”予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因置暖椅告成，欲增一匣置于其上，以代几案，遂使为之。上下四旁，皆听工人自为雕漆，俟其成后，就所雕景物而区画之。前面有替

可抽者，所雕系“博古图”，樽罍钟磬之属是也；后面无替而平者，系折枝花卉，兰菊竹石是也。皆备五彩，视之光怪陆离。但抽替太阔，开闭时多不合缝，非左进右出，即右进左出。予顾而筹之，谓必一法可当二用，既泯关键之迹，又免出入之疵，使适用美观均收其利而后可。乃命工人亦制铜闩一条，贯于抽替之正中，而以薄板掩之，此板即作分中之界限。夫一替分为二格，乃物理之常，而乌知有一物焉贯于其中，为前后通身之把握哉？得此一物贯于其中，则抽替之出入皆直如矢，永无左出右入、右出左入之患矣。前面所雕“博古图”，中系三足之鼎，列于两旁者一瓶一炉。予鼓掌大笑曰：“‘执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’即以其人之道，反治其身足矣！”遂付铜工，令依三物之成式，各制其一，钉于本等物色之上。鼎与炉瓶皆铜器也，尚欲肖其形与色而为之，况真者哉？不问而知其酷似矣。鼎之中心穴一小孔，置二小钮于旁，使抽替闭足之时，铜闩自内而出，与钮相平。闩与钮上俱有眼，加以寸金小锁，似鼎上原有之物，虽增而实未尝增也。锁则锁矣，抽开之时，手执何物？不几便于入而穷于出乎？曰：不然。瓶炉之上原当有耳，加以铜圈二枚，执此为柄，抽之不烦余力矣。此区画正面之法也。铜闩既从内出，必在后面生根，未有不透出本匣之背者，是铜皮一块与联络补缀之痕，俱不能泯矣。乌知又有一法，为天授而非人力者哉！所雕诸卉，菊在其中，菊色多黄，与铜相若，即以铜皮数层，剪千叶菊花一朵，以暗闩之透出者穿入其中，胶之甚固，若是则根深蒂固，谁得而动摇之？予于此一物也，纯用天工，未施人巧，若有鬼物伺乎其中，乞灵于我，为开生面者。制之既成，工师告予曰：“八闽之为雕漆，数百年于兹矣，四方之来购此者，亦百千万亿其人矣。从未见创法立规有如今日之奇巧者，请衍此法，以广其传。”予曰：“姑迟之，俟新书告成，流布未晚。”窃恐世人先睹其物而后见其书，不知创自何人，反谓剿袭成功以为己有，讵非不白之冤哉？工师为谁？魏姓，字兰如；王

姓，字孟明。闽省雕漆之佳，当推二人第一。自不操斤，但善于指使，轻财尚友，雅人也。

古　董

是编于古董一项，缺而不备，盖有说焉。崇高古器之风，自汉魏晋唐以来，至今日而极矣。百金贸一卮，数百金购一鼎，犹有病其价廉工俭而不足用者。常有为一渺小之物，而费盈千累万之金钱，或弃整陌连阡之美产，皆不惜也。夫今人之重古物，非重其物，重其年久不坏；见古人所制与古人所用者，如对古人之足乐也。若是，则人与物之相去，又有间矣。设使制用此物之古人至今犹在，肯以盈千累万之金钱与整陌连阡之美产，易之而归，与之坐谈往事乎？吾知其必不为也。予尝谓人曰：物之最古者莫过于书，以其合古人之心思面貌而传者也。其书出自三代，读之如见三代之人；其书本乎黄虞，对之如生黄虞之世；舍此则皆物矣。物不能代古人言，况能揭出心思而现其面貌乎？古物原有可嗜，但宜崇尚于富贵之家，以其金银太多，藏之无具，不得不为长房缩地之法，敛丈为尺，敛尺为寸，如“藏银不如藏金，藏金不如藏珠”之说，愈轻愈小，而愈便收藏故也。矧金银太多，则慢藏诲盗，贸为古董，非特穿窬不取，即误攫入手，犹将掷而去之。迹是而观，则古董、金银为价之低昂，宜其倍蓰而无算也。乃近世贫贱之家，往往效颦于富贵，见富贵者偶尚绮罗，则耻布帛为贱，必觅绮罗以肖之；见富贵者单崇珠翠，则鄙金玉为常，而假珠翠以代之。事事皆然，习以成性，故因其崇旧而黜新，亦不觉生今而反古。有八口晨炊不继，犹舍旦夕而问商周；一身活计茫然，宁遣妻孥而不卖古董者。人心矫异，讵非世道之忧乎？予辑是编，事事皆崇俭朴，不敢侈谈珍玩，以为末俗扬波。且予窭

人也，所置物价，自百文以及千文而止，购新犹患无力，况买旧乎？《诗》云：“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生平不识古董，亦借口维风，以藏其拙。

炉　瓶

炉瓶之制，其法备于古人，后世无容蛇足，但护持衬贴之具，不妨意为增减。如香炉既设，则锹箸随之，锹以拨灰，箸以举火，二物均不可少。箸之长短，视炉之高卑，欲其相称，此理易明，人尽知之；若锹之方圆，须视炉之曲直，使勿相左，此理亦易明，而为世人所忽。入炭之后，炉灰高下不齐，故用锹作准以平之，锹方则灰方，锹圆则灰圆，若使近边之地炉直而锹曲，或炉曲而锹直，则两不相能，止平其中而不能平其外矣，须用相体裁衣之法，配而用之。然以铜锹压灰，究难齐截，且非一锹二锹可了。此非僮仆之事，皆必主人自为之者。予性最懒，故每事必筹躲懒之法，尝制一木印印灰，一印可代数十锹之用。初不过为省繁惜劳计耳，讵料制成之后，非止省力，且极美观，同志相传，遂以为一定不移之法。譬如炉体属圆，则仿其尺寸，镟一圆板为印，与炉相若，不爽纤毫，上置一柄，以便手持。但宜稍虚其中，以作内昂外低之势，若食物之馒首然。方者亦如是法。加炭之后，先以箸平其灰，后用此板一压，则居中与四面皆平，非止同于刀削，且能与镜比光，共油争滑，是自有香灰以来，未尝现此娇面者也。既光且滑，可谓极精，予顾而思之，犹曰尽美矣，未尽善也，乃命梓人镂之。凡于着灰一面，或作老梅数茎，或为菊花一朵，或刻五言一绝，或雕八卦全形，只须举手一按，现出无数离奇，使人巧天工，两擅其绝，是自有香炉以来，未尝开此生面者也。湖上笠翁实有裨于风雅，非僭词也。请名此物为“笠翁香印”。方之眉公

诸制，物以人名者，孰高孰下，谁实谁虚，海内自有定评，非予所敢饶舌。用此物者，最宜神速，随按随起，勿迟瞬息，稍一逗留，则气闭火息矣。雕成之后，必加油漆，始不沾灰。焚香必需之物，香锹香箸之外，复有贮香之盒，与插锹箸之瓶之数物者，皆香与炉之股肱手足，不可或无者也。然此外更有一物，势在必需，人或知之而多不设，当为补入清供。夫以箸拨灰，不能免于狼藉，炉肩鼎耳之上，往往蒙尘，必得一物扫除之。此物不须特制，竟用蓬头小笔一枝，但精其管，使与濡墨者有别，与锹箸二物同插一瓶，以便次第取用，名曰“香帚”。至于炉有底盖，旧制皆然，其所以用此者，亦非无故。盖以覆灰，使风起不致飞扬；底即座也，用以隔手，使移动之时，执此为柄，以防手汗沾炉，使之有迹，皆有为而设者也。然用底时多，用盖时少。何也？香炉闭之一室，刻刻焚香，无时可闭；无风则灰不自扬，即使有风，亦有窗帘所隔，未有闭熄有用之火，而防未必果至之风者也。是炉盖实为赘瘤，尽可不设。而予则又有说焉；炉盖有时而需，但前人制法未善，遂觉有用为无用耳。盖以御风，固也。独不思炉不贮火，则非特盖可不用，并炉亦可不设；如其必欲置火，则盖之火熄，用盖何为？予尝于花晨月夕及暑夜纳凉，或登最高之台，或居极敞之地，往往携炉自随，风起灰扬，御之无策，始觉前人呆笨，制物而不善区画之，遂使贻患及今也。同是一盖，何不于顶上穴一大孔，使之通气，无风置之高阁，一见风起，则取而覆之，风不得入，灰不致扬，而香气自下而升，未尝少阻，其制不亦善乎？止将原有之物，加以举手之劳，即可变无益为有裨。昔人点铁成金，所点者不必是铁，所成者亦未必皆金，但能使不值钱者变而值钱，即是神仙妙术矣。此炉制也。瓶以磁者为佳，养花之水清而难浊，且无铜腥气也。然铜者有时而贵，以冬月生冰，磁者易裂，偶尔失防，遂成弃物，故当以铜者代之。然磁瓶置胆，即可保无是患。胆用锡，切忌用铜，铜一沾水即发铜青，有铜青而

再贮以水，较之未有铜青时，其腥十倍，故宜用锡。且锡柔易制，铜劲难为，价亦稍有低昂，其便不一而足也。磁瓶用胆，人皆知之，胆中着撒，人则未之行也。插花于瓶，必令中窾，其枝梗之有画意者随手插入，自然合宜，不则挪移布置之力不可少矣。有一种倔强花枝，不肯听人指使，我欲置左，彼偏向右，我欲使仰，彼偏好垂，须用一物制之。所谓撒也，以坚木为之，大小其形，勿拘一格，其中则或扁或方，或为三角，但须圆形其外，以便合瓶。此物多备数十，以俟相机取用。总之不费一钱，与桌撒一同拾取，弃于彼者，复收于此。斯编一出，世间宁复有弃物乎？

屏　轴

十年之前，凡作围屏及书画卷轴者，止有巾条、斗方及横批三式。近年幻为合锦，使大小长短以至零星小幅，皆可配合用之，亦可谓善变者矣。然此制一出，天下争趋，所见皆然，转盼又觉陈腐，反不若巾条、斗方诸式，以多时不见为新矣，故体制更宜稍变。变用何法？曰：莫妙于冰裂碎纹，如前云所载糊房之式，最与屏轴相宜，施之墙壁犹觉精材粗用，未免亵视牛刀耳。法于未书未画之先，画冰裂碎纹于全幅纸上，照纹裂开，各自成幅，征诗索画既毕，然后合而成之。须于画成未裂之先，暗书小号于纸背，使知某属第一，某居第二，某横某直，某角与某角相连，其后照号配成，始无攒凑不来之患。其相间之零星细块必不可少，若憎其琐屑而不画，则有宽无窄，不成其为冰裂纹矣。但最小者，勿用书画，止以素描间之，若尽有书画，则纹理模糊不清，反为全幅之累。此为先画纸绢，后征诗画者而言，盖立法之初，不得不为其简且易者。迨裱之既熟，随取现成书画，皆可裂作冰纹，亦犹裱合锦之法，不过变四方平正之角，为曲直纵横之角耳。此裱

匠之事，我授意而使彼为之者耳。更有书画合一之法，则其权在我，授意于作书作画之人，裱匠则行其无事者也。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此古来成语；作画者取诗意命题，题诗者就画意作诗，此亦从来成格。然究竟诗自诗而画自画，未见有混而一之者也。混而一之，请自今始。法于画大幅山水时，每于笔墨可停之际，即留余地以待诗，如峭壁悬崖之下，长松古木之旁，亭阁之中，墙垣之隙，皆可留题作字者也。凡遇名流，即索新句，视其地之宽窄，以为字之大小，或为鹅帖行书，或作蝇头小楷。即以题画之诗，饰其所题之画，谓当日之原迹可，谓后来之题咏亦可，是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二语，昔作虚文，今成实事，亦游戏笔墨之小神通也。请质高明，定其可否。

茶　　具

茗注莫妙于砂壶，砂壶之精者，又莫过于阳羡，是人而知之矣。然宝之过情，使与金银比值，无乃仲尼不为之已甚乎？置物但取其适用，何必幽渺其说，必至理穷义尽而后止哉！凡制茗壶，其嘴务直，购者亦然，一曲便可忧，再曲则称弃物矣。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，酒无渣滓，一斟即出，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；茶则有体之物也，星星之叶，入水即成大片，斟泻之时，纤毫入嘴，则塞而不流。啜茗快事，斟之不出，大觉闷人。直则保无是患矣，即有时闭塞，亦可疏通，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。

贮茗之瓶，止宜用锡。无论磁铜等器，性不相能，即以金银作供，宝之适以祟之耳。但以锡作瓶者，取其气味不泄；而制之不善，其无用更甚于磁瓶。询其所以然之故，则有二焉。一则以制成未试，漏孔繁多。凡锡工制酒壶茶注等物，于其既成，必以水试，稍有渗漏，即加补苴，以其为贮茶贮酒而设，漏即无所用

之矣；一到收藏干物之器，即忽视之，犹木工造盆造桶则防漏，置斗置斛则不防漏，其情一也。乌知锡瓶有眼，其发潮泄气反倍于磁瓶，故制成之后，必加亲试，大者贮之以水，小者吹之以气，有纤毫漏隙，立督补成。试之又必须二次，一在将成未镟之时，一在已成既镟之后。何也？常有初时不漏，迨镟去锡时，打磨光滑之后，忽然露出细孔，此非屡验谛视者不知。此为浅人道也。一则以封盖不固，气味难藏，凡收藏香美之物，其加严处全在封口，封口不密，与露处同。吾笑世上茶瓶之盖必用双层，此制始于何人？可谓七窍俱蒙者矣。单层之盖，可于盖内塞纸，使刚柔互效其力，一用夹层，则止靠刚者为力，无所用其柔矣。塞满细缝，使之一线无遗，岂刚而不善屈曲者所能为乎？即靠外面糊纸，而受纸之处又在崎岖凹凸之场，势必剪碎纸条，作蓑衣样式，始能贴服。试问以蓑衣覆物，能使内外不通风乎？故锡瓶之盖，止宜厚不宜双。藏茗之家，凡收藏不即开者，于瓶口向上处，先用绵纸二三层，实褙封固，俟其既干，然后覆之以盖，则刚柔并用，永无泄气之时矣。其时开时闭者，则于盖内塞纸一二层，使香气闭而不泄。此贮茗之善策也。若盖用夹层，则向外者宜作两截，用纸束腰，其法稍便。然封外不如封内，究竟以前说为长。

酒　具

酒具用金银，犹妆奁之用珠翠，皆不得已而为之，非宴集时所应有也。富贵之家，犀则不妨常设，以其在珍宝之列，而无炫耀之形，犹仕宦之不饰观瞻者。象与犀同类，则有光芒太露之嫌矣。且美酒入犀杯，另是一种香气。唐句云："玉碗盛来琥珀光。"玉能显色，犀能助香，二物之于酒，皆功臣也。至尚雅素之风，则磁杯当首重已。旧磁可爱，人尽知之，无如价值之昂，日甚一日，

尽为大力者所有，吾侪贫士，欲见为难。然即有此物，但可作古董收藏，难充饮器。何也？酒后擎杯，不能保无坠落，十损其一，则如雁行中断，不复成群。备而不用，与不备同。贫家得以自慰者，幸有此耳。然近日冶人，工巧百出，所制新磁，不出成、宣二窑下，至于体式之精异，又复过之。其不得与旧窑争值者，多寡之分耳。吾怪近时陶冶，何不自爱其力，使日作一杯，月制一盏，世人需之不得，必待善价而沽，其利与多制滥售等也，何计不出此？曰：不然。我高其技，人贱其能，徒让垄断于捷足之人耳。

碗　　碟

碗莫精于建窑，而苦于太厚。江右所制者，虽窃建窑之名，而美观实出其上，可谓青出于蓝者矣。其次则论花纹，然花纹太繁，亦近鄙俗，取其笔法生动，颜色鲜艳而已。碗碟中最忌用者，是有字一种，如写《前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之类。此陶人造孽之事，购而用之者，获罪于天地神明不浅。请述其故。“惜字一千，延寿一纪。”此文昌垂训之词。虽云未必果验，然字画出于圣贤，苍颉造字而鬼夜哭，其关乎气数，为天地神明所宝惜可知也。用有字之器，不为损福，但用之不久而损坏，势必倾委作践，有不与造孽陶人中分其咎者乎？陶人但司其成，未见其败，似彼罪犹可原耳。字纸委地，遇惜福之人，则收付祝融，因其可焚而焚之也。至于有字之废碗，坚不可焚，一似入火不烬入水不濡之神物。因其坏而不坏，遂至倾而又倾，道旁见者，虽有惜福之念，亦无所施，有时抛入街衢，遭千万人之践踏，有时倾入溷厕，受千百载之欺凌，文字之罹祸，未有甚于此者。吾愿天下之人，尽以惜福为念，凡见有字之碗，即生造孽之虑。买者相戒不取，则卖者

计穷；卖者计穷，则陶人视为畏途而弗造矣。文字之祸，其日消乎？此犹救弊之末着。倘有惜福缙绅，当路于江右者，出严檄一纸，遍谕陶人，使不得于碗上作字，无论赤壁等赋不许书磁，即成化、宣德年造，及某斋某居等字，尽皆削去。试问有此数字，果得与成窑、宣窑比值乎？无此数字，较之常值增减半文乎？有此无此，其利相同，多此数笔，徒造千百年无穷之孽耳。制抚藩臬，以及守令诸公，尽是斯文宗主，宦豫章者，急行是令，此千百年未造之福。留之以待一人。时哉时哉，乘之勿失！

灯　　烛

灯烛辉煌，宾筵之首事也。然每见衣冠盛集，列山珍海错，倾玉醴琼浆，几部鼓吹，频歌叠奏，事事皆称绝畅，而独于歌台色相，稍近模糊。令人快耳快心，而不能大快其目者，非主人吝惜兰膏，不肯多设，只以灯煤作祟，非剔之不得其法，即司之不得其人耳。吾为六字诀以授人，曰："多点不如勤剪。"勤剪之五，明于不剪之十。原其不剪之故，或以观场念切，主仆相同，均注目于梨园，置晦明于不同；或以奔走太劳，职无专委，因顾彼以失此，致有炬而无光，所谓司之不得其人也。欲正其弊，不过专责一人，择其谨朴老成、不耽游戏者，则二患庶几可免。然司之得人，剔之不得其法，终为难事。大约场上之灯，高悬者多，卑立者少。剔卑灯易，剔高灯难。非以人就灯而升之使高，即以灯就人而降之使卑，剔一次必须升降一次，是人与灯皆不胜其劳，而座客观之亦觉代为烦苦，常有畏难不剪而听其昏黑者。予创二法以节其劳，一则已试而可自信者，一则未敢遽信而待试于人者。已试维何？长三四尺之烛剪是已。以铁为之，务为极细，粗则重而难举；然举之有法，说在后幅。有此长剪，则人不必升，灯亦不

必降，举手即是，与剔卑灯无异矣。未试维何？暗提线索，用傀儡登场之法是已。法于梁上暗作长缝一条，通于屋后，纳挂灯之绳索于中，而以小小轮盘仰承其下，然后悬灯。灯之内柱外幕，分而为二，外幕系定于梁间，不使上下，内柱之索上跨轮盘。欲剪灯煤。则放内柱之索，使之卑以就人，剪毕复上，自投外幕之中，是外幕高悬不移，俨然以静待动，同一灯也，而有劳逸之分，劳所当劳，逸所当逸，较之内外俱下，而且有碍手碍脚之繁者，先踞一筹之胜矣。其不明抽以索，而必暗投梁缝之中，且贯通于屋后者，其故何居？欲埋伏抽索之人于屋后，使不露形，但见轮盘一转，其灯自下，剪毕复上，总无抽拽之形，若有神物厕于梁间者。予创为是法，非有心炫巧，不过善藏其拙。盖场上多立一人，多生一人之障蔽。使以一人剪灯，一人抽索，了此及彼，数数往来，则座客止见人行，无复洗耳听歌之暇矣。故藏人屋后，撤去一半藩篱，耳目之前，何等清静。藏人屋后者，亦不必定在墙垣之外，厅堂必有退步，屏障以后，即其处也。或隔绛纱，或悬翠箔，但使内见外，而外不见内，则人工不露而天巧可施矣。每灯一盏，用索一条，以蜡磨光，欲其不涩。梁间一缝，可容数索，但须预编字号，系以小牌，使抽者便于识认。剪灯者将及某号，即预放某索以待之，此号方升，彼号即降，观其术者，如入山阴道中，明知是人非鬼，亦须诧异惊神，鼓掌而观，又是一番乐事。惜予囊悭无力，未及指使匠工，悬美法以待人，即谓自留余地亦可。

梁上凿缝，势有不能，为悬灯细事而损伤巨料，无此理也。如置此法于造屋之先，则于梁成之后，另镶薄板二条，空洞其中而蒙蔽其下，然后升梁于柱，以俟灯索，此一法也。已成之屋，亦如此法，但先置绳索于中，而后周遭以板。此法之设，不止定为观场．即于元夕张灯，寻常宴客，皆可用之，但比长剪之法为稍费耳。

制长剪之法，视屋之高卑以为长短，短者三尺，长者四五尺，

直其身而曲其上，如乌喙然，总以细巧坚劲为主。然用之有法，得其法则可行，不得其法则虽设而不适于用，犹弃物也。盖以铁为剪，又长数尺，是其体不能不重，只手高擎，势必摇动于上，剪动则灯亦动；灯剪俱动，则他东我西，虽欲剪之，不可得矣。法以右手持剪，左手托之，所托之处，高右手尺许。剪体虽重，不过一二斤，只手孤擎则不足，双手效力则有余；擎而剪之者一手，按之使不动摇者又有一手，其势虽高，何足虑乎？“孤掌难鸣，众擎易举。”天下事，类如是也。

长剪虽佳，予终恶其体重，倘能以坚木为身，止于近灯煤处用铁，则尽美而又尽善矣。思而未制，存其说以俟解人。

长剪难于概用，惟有烛无衣，与四围有衣而空洞其下者可以用之。若明角灯、珠灯，皆无隙可入，虽有长剪，何所用之？至于梁间放索，则是灯皆可。二事亦可并行，行之之法，又与前说相反；灯柱居中不动，而提起外幕以俟剪，剪毕复下。又合居重驭轻之法，听人所好而为之。

笺　简

笺简之制，由古及今，不知几千万变。自人物器玩，以迨花鸟昆虫，无一不肖其形，无日不新其式；人心之巧，技艺之工，至此极矣。予谓巧则诚巧，工则至工，但其构思落笔之初，未免驰高骛远，舍最近者不思，而遍索于九天之上、八极之内，遂使光灿陆离者总成赘物，与书牍之本事无干。予所谓至近者非他，即其手中所制之笺简是也。既名笺简，则笺简二字中便有无穷本义。鱼书雁帛而外，不有竹刺之式可为乎？书本之形可肖乎？卷册便面，锦屏绣轴之上，非染翰挥毫之地乎？石壁可以留题，蕉叶曾经代纸，岂竟未之前闻，而为予之臆说乎？至于苏蕙娘所织之锦，

又后人思之慕之，欲书一字于其上而不可复得者也。我能肖诸物之形似为笺，则笺上所列，皆题诗作字之料也。还其固有，绝其本无，悉是眼前韵事，何用他求？已命奚奴逐款制就，售之坊间，得钱付梓人，仍备剞劂之用，是此后生生不已，其新人见闻，快人挥洒之事，正未有艾。即呼予为薛涛幻身，予亦未尝不受。盖须眉男子之不传，有愧于知名女子者正不少也。已经制就者，有韵事笺八种，织锦笺十种。韵事者何？题石、题轴、便面、书卷、剖竹、雪蕉、卷子、册子是也。锦纹十种，则尽仿回文织锦之义，满幅皆锦，止留縠纹缺处代人作书，书成之后，与织就之回文无异。十种锦纹各别，作书之地亦不雷同。惨淡经营，事难缕述，海内名贤欲得者，倩人向金陵购之。是集内种种新式，未能悉走寰中，借此一端，以陈大概。售笺之地即售书之地，凡予生平著作，皆萃于此。有嗜痂之癖者，贸此以去，如偕笠翁而归。千里神交，全赖乎此。只今知已遍天下，岂尽谋面之人哉？金陵承恩寺中有“芥子园名笺”五字署名者，即其处也。

是集中所载诸新式，听人效而行之；惟笺帖之体裁，则令奚奴自制自售，以代笔耕，不许他人翻梓。已经传札布告，诫之于初矣。倘仍有垄断之豪，或照式刊行，或增减一二，或稍变其形，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已有，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，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。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，伏望主持公道。至于倚富恃强，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，六合以内，不知凡几。我耕彼食，情何以堪？誓当决一死战，布告当事，即以是集为先声。总之天地生人，各赋以心，即宜各生其智，我未尝塞彼心胸，使之勿生智巧，彼焉能夺吾生计，使不得自食其力哉！

位置第二

器玩未得，则讲购求；及其既得，则讲位置。位置器玩与位置人才同一理也。设官授职者，期于人地相宜；安器置物者，务在纵横得当。设以刻刻需用者，而置之高阁，时时防坏者，而列于案头，是犹理繁治剧之材，处清静无为之地，黼黻皇猷之品，作驱驰孔道之官。有才不善用，与空国无人等也。他如方圆曲直，齐整参差，皆有就地立局之方，因时制宜之法。能于此等处展其才略，使人入其户、登其堂，见物物皆非苟设，事事具有深情，非特泉石勋猷，于此足征全豹，即论庙堂经济，亦可微见一斑。未闻有颠倒其家，而能整齐其国者也。

忌排偶

“胪列古玩，切忌排偶。”此陈说也。予生平耻拾唾余，何必更蹈其辙。但排偶之中，亦有分别。有似排非排，非偶是偶；又有排偶其名，而不排偶其实者。皆当疏明其说，以备讲求。如天生一日，复生一月，似乎排矣，然二曜出不同时，且有极明微明之别，是同中有异，不得竟以排比目之矣。所忌乎排偶者，谓其有意使然，如左置一物，右无一物以配之，必求一色相俱同者与之相并，是则非偶而是偶，所当急忌者矣。若夫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，如雌雄二剑，鸳鸯二壶，本来原在一处者，而我必欲分之，以避排偶之迹，则亦矫揉执滞，大失物理人情之正矣。即避排偶之迹，亦不必强使分开，或比肩其形，或连环其势，使二物合成一物，即排偶其名，而不排偶其实矣。大约摆列之法，忌作八字

形，二物并列，不分前后、不爽分寸者是也；忌作四方形，每角一物，势如小菜碟者是也；忌作梅花体，中置一大物，周遭以小物是也；余可类推。当行之法，则与时变化，就地权宜，视形体为纵横曲直，非可预设规模者也。如必欲强拈一二，若三物相俱，宜作品字格，或一前二后，或一后二前，或左一右二，或右一左二，皆谓错综；若以三者并列，则犯排矣。四物相共，宜作心字及火字格，择一或高或长者为主，余前后左右列之，但宜疏密断连，不得均匀配合，是谓参差；若左右各二，不使单行，则犯偶矣。此其大略也，若夫润泽之，则在雅人君子。

贵 活 变

幽斋陈设，妙在日异月新。若使古董生根，终年匏系一处，则因物多腐象，遂使人少生机，非善用古玩者也。居家所需之物，惟房舍不可动移，此外皆当活变。何也？眼界关乎心境，人欲活泼其心，先宜活泼其眼。即房舍不可动移，亦有起死回生之法。譬如造屋数进，取其高卑广隘之尺寸不甚相悬者，授意匠工，凡作窗棂门扇，皆同其宽窄而异其体裁，以便交相更替。同一房也，以彼处门窗挪入此处，便觉耳目一新，有如房舍皆迁者；再入彼屋，又换一番境界，是不特迁其一，且迁其二矣。房舍犹然，况器物乎？或卑者使高，或远者使近，或一物别之既久，而使一旦相亲，或数物混处多时，而使忽然隔绝，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，若有悲欢离合于其间者。但须左之右之，无不宜之，则造物在手，而臻化境矣。人谓朝东夕西，往来仆仆，何许子之不惮烦乎？予曰：陶士行之运甓，视此犹烦，未有笑其多事者；况古玩之可亲，犹胜于甓，乐此者不觉其疲，但不可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道。

古玩中香炉一物，其体极静，其用又妙在极动，是当一日数

迁其位，片刻不容胶柱者也。人问其故，予以风帆喻之。舟行所挂之帆，视风之斜正为斜正，风从左而帆向右，则舟不进而且退矣。位置香炉之法亦然。当由风力起见，如一室之中有南北二牖，风从南来，则宜位置于正南，风从北入，则宜位置于正北；若风从东南或从西北，则又当位置稍偏，总以不离乎风者近是。若反风所向，则风去香随，而我不沾其味矣。又须启风来路，塞风去路，如风从南来而洞开北牖，风从北至而大辟南轩，皆以风为过客，而香亦传舍视我矣。须知器玩之中，物物皆可使静，独香炉一物，势有不能。“爱之能勿劳乎？”待人之法也，吾于香炉亦云。

饮 馔 部

蔬食第一

吾观人之一身，眼耳鼻舌，手足躯骸，件件都不可少。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，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，独是口腹二物。口腹具而生计繁矣。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，诈伪奸险之事出，而五刑不得不设。君不能施其爱育，亲不能遂其恩私，造物好生，而亦不能不逆行其志者，皆当日赋形不善，多此二物之累也。草木无口腹，未尝不生；山石土壤无饮食，未闻不长养。何事独异其形，而赋以口腹？即生口腹，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，蜩螗之吸露，尽可滋生气力，而为潜跃飞鸣。若是，则可与世无求，而生人之患熄矣。乃既生以口腹，又复多其嗜欲，使如溪壑之不可厌；多其嗜欲，又复洞其底里，使如江海之不可填。以致人之一生，竭五官百骸之力，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！吾反复推详，不能不于造物是咎，亦知造物于此，未尝不自悔其非，但以制定难移，只得终遂其过。甚矣，作法慎初，不可草草定制。吾辑是编而谬及饮馔，亦是可已不已之事。其止崇俭啬，不导奢靡者，因不得已而为造物饰非，亦当虑始计终，而为庶物弭患。如逞一己之聪明，导千万人之嗜欲，则匪特禽兽昆虫无噍类，吾虑风气所开，日甚一日，焉知不有易牙复出，烹子求荣，杀婴儿以媚权奸，如亡隋故事者哉！一误岂堪再误，吾不敢不以赋形造物视作覆车。

声音之道，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为其渐近自然。吾谓饮食之道，脍不如肉，肉不如蔬，亦以其渐近自然也。草衣木食，上古之风，人能疏远肥腻，食蔬蕨而甘之，腹中菜园，不使羊来踏破，是犹作羲皇之民，鼓唐虞之腹，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。所怪于世者，弃美名不居，而故异端其说，谓佛法如是，是则谬矣。吾辑《饮馔》一卷，后肉食而首蔬菜，一以崇俭，一以复古；至重宰割而惜生命，又其念兹在兹，而不忍或忘者矣。

笋

论蔬食之美者，曰清，曰洁，曰芳馥，曰松脆而已矣。不知其至美所在，能居肉食之上者，只在一字之鲜。《记》曰："甘受和，白受采。"鲜即甘之所从出也。此种供奉，惟山僧野老躬治园圃者，得以有之，城市之人向卖菜佣求活者，不得与焉。然他种蔬食，不论城市山林，凡宅旁有圃者，旋摘旋烹，亦能时有其乐。至于笋之一物，则断断宜在山林，城市所产者，任尔芳鲜，终是笋之剩义。此蔬食中第一品也，肥羊嫩豕长豕，何足比肩。但将笋肉齐烹，合盛一簋，人止食笋而遗肉，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。购于市者且然，况山中之旋掘者乎？食笋之法多端，不能悉纪，请以两言概之，曰："素宜白水，荤用肥猪。"茹斋者食笋，若以他物伴之，香油和之，则陈味夺鲜，而笋之真趣没矣。白煮俟熟，略加酱油，从来至美之物，皆利于孤行，此类是也。以之伴荤，则牛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，独宜于豕，又独宜于肥。肥非欲其腻也，肉之肥者能甘，甘味入笋，则不见其甘，但觉其鲜之至也。烹之既熟，肥肉尽当去之，即汁亦不宜多存，存其半而益以清汤。调和之物，惟醋与酒。此制荤笋之大凡也。笋之为物，不止孤行并用各见其美，凡食物中无论荤素，皆当用作调和。菜中

之笋与药中之甘草，同是必需之物，有此则诸味皆鲜，但不当用其渣滓，而用其精液。庖人之善治具者，凡有焯笋之汤，悉留不去，每作一馔，必以和之，食者但知他物之鲜，而不知有所以鲜之者在也。《本草》中所载诸食物，益人者不尽可口，可口者未必益人，求能两擅其长者，莫过于此。东坡云："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"不知能医俗者，亦能医瘦，但有已成竹未成竹之分耳。

蕈

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，其惟蕈乎！蕈之为物也，无根无蒂，忽然而生，盖山川草木之气，结而成形者也，然有形而无体。凡物有体者必有渣滓，既无渣滓，是无体也。无体之物，犹未离乎气也。食此物者，犹吸山川草木之气，未有无益于人者也。其有毒而能杀人者，《本草》云以蛇虫行之故。予曰：不然。蕈大几何，蛇虫能行其上？况又极弱极脆而不能载乎？盖地之下有蛇虫，蕈生其上，适为毒气所钟，故能害人。毒气所钟者能害人，则为清虚之气所钟者，其能益人可知矣。世人辨之原有法，苟非有毒，食之最宜。此物素食固佳，伴以少许荤食尤佳，盖蕈之清香有限，而汁之鲜味无穷。

莼

陆之蕈，水之莼，皆清虚妙物也。予尝以二物作羹，和以蟹之黄，鱼之肋，名曰"四美羹"。座客食而甘之，曰："今而后，无下箸处矣！"

菜

世人制菜之法，可称百怪千奇，自新鲜以至于腌糟酱腊，无一不曲尽奇能，务求至美，独于起根发轫之事缺焉不讲，予甚惑之。其事维何？有八字诀云："摘之务鲜，洗之务净。"务鲜之论，已悉前篇。蔬食之最净者，曰笋，曰蕈，曰豆芽；其最秽者，则莫如家种之菜。灌肥之际，必连根带叶而浇之；随浇随摘，随摘随食，其间清浊，多有不可问者。洗菜之人，不过浸入水中，左右数漉，其事毕矣。孰知污秽之湿者可去，干者难去，日积月累之粪，岂顷刻数漉之所能尽哉？故洗菜务得其法，并须务得其人。以懒人、性急之人洗菜，犹之乎弗洗也。洗菜之法，入水宜久，久则干者浸透而易去；洗叶用刷，刷则高低曲折处皆可到，始能涤尽无遗。若是，则菜之本质净矣。本质净而后可加作料，可尽人工，不然，是先以污秽作调和，虽有百和之香，能敌一星之臭乎？噫，富室大家食指繁盛者，欲保其不食污秽，难矣哉！

菜类甚多，其杰出者则数黄芽。此菜萃于京师，而产于安肃，谓之"安肃菜"，此第一品也。每株大者可数斤，食之可忘肉味。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惟曰下之水芹乎！予自移居白门，每食菜、食葡萄，辄思都门；食笋、食鸡豆，辄思武陵。物之美者，犹令人每食不忘，况为适馆授餐之人乎？

菜有色相最奇，而为《本草》、《食物志》诸书之所不载者，则西秦所产之头发菜是也。予为秦客，传食于塞上诸侯。一日脂车将发，见炕上有物，俨然乱发一卷，谬谓婢子栉发所遗，将欲委之而去。婢子曰："不然，群公所饷之物也。"询之土人，知为头发菜。浸以滚水，拌以姜醋，其可口倍于藕丝、鹿角等菜。携归饷客，无不奇之，谓珍错中所未见。此物产于河西，为值甚贱，凡

适秦者皆争购异物，因其贱也而忽之，故此物不至通都，见者绝少。由是观之，四方贱物之中，其可贵者不知凡几，焉得人人物色之？发菜之得至江南，亦千载一时之至幸也。

瓜茄瓠芋山药

瓜、茄、瓠、芋诸物，菜之结而为实者也。实则不止当菜，兼作饭矣。增一簋菜，可省数合粮者，诸物是也。一事两用，何俭如之？贫家购此，同于籴粟。但食之各有其法：煮冬瓜、丝瓜忌太生，煮王瓜、甜瓜忌太熟；煮茄、瓠利用酱醋，而不宜于盐；煮芋不可无物拌之，盖芋之本身无味，借他物以成其味者也；山药则孤行并用，无所不宜，并油盐酱醋不设，亦能自呈其美，乃蔬食中之通材也。

葱 蒜 韭

葱、蒜、韭三物，菜味之至重者也。菜能芬人齿颊者，香椿头是也；菜能秽人齿颊及肠胃者，葱、蒜、韭是也。椿头明知其香，而食者颇少，葱、蒜、韭尽识其臭，而嗜之者众，其故何欤？以椿头之味虽香而淡，不若葱、蒜、韭之气甚而浓。浓则为时所争尚，甘受其秽而不辞；淡则为世所共遗，自荐其香而弗受。吾于饮食一道，悟善身处世之难。一生绝三物不食，亦未尝多食香椿，殆所谓“夷、惠之间”者乎？

予待三物有差。蒜则永禁弗食；葱虽弗食，然亦听作调和；韭则禁其终而不禁其始，芽之初发，非特不臭，且具清香，是其孩提之心之未变也。

萝　卜

生萝卜切丝作小菜，拌以醋及他物，用之下粥最宜。但恨其食后打嗳，嗳必秽气。予尝 受此厄于人，知人之厌我，亦若是也，故亦欲绝而弗食。然见此物大异葱蒜，生则臭，熟则不臭，是与初见似小人，而卒为君子者等也。虽有微过，亦当恕之，仍食勿禁。

芥 辣 汁

菜有具姜桂之性者乎？曰：有，辣芥是也，制辣汁之芥子，陈者绝佳，所谓愈老愈辣是也。以此拌物，无物不佳。食之者如遇正人，如闻谠论，困者为之起倦，闷者以之豁襟，食中之爽味也。予每食必备，窃比于夫子之不撤姜也。

谷食第二

食之养人，全赖五谷。使天止生五谷而不产他物，则人身之肥而寿也，较此必有过焉，保无疾病相煎，寿夭不齐之患矣。试观鸟之啄粟，鱼之饮水，皆止靠一物为生，未闻于一物之外，又有为之肴馔酒浆、诸饮杂食者也。乃禽鱼之死，皆死于人，未闻有疾病而死，及天年自尽而死者，是止食一物，乃长生久视之道也。人则不幸而为精腆所误，多食一物，多受一物之损伤，少静一时，少安一时之淡泊。其疾病之生，死亡之速，皆饮食太繁，嗜

欲过度之所致也。此非人之自误，天误之耳。天地生物之初，亦不料其如是，原欲利人口腹，孰意利之反以害之哉！然则人欲自爱其生者，即不能止食一物，亦当稍存其意，而以一物为君。使酒肉虽多，不胜食气，即使为害，当亦不甚烈耳。

饭　粥

粥饭二物，为家常日用之需，其中机彀，无人不晓，焉用越俎者强为致词？然有吃紧二语，巧妇知之而不能言者，不妨代为喝破，使姑传之媳，母传之女，以两言代千百言，亦简便利人之事也。先就粗者言之。饭之大病，在内生外熟，非烂即焦；粥之大病，在上清下淀，如糊如膏。此火候不均之故，惟最拙最笨者有之，稍能炊爨者，必无是事。然亦有刚柔合道，燥湿得宜，而令人咀之嚼之，有粥饭之美形，无饮食之至味者。其病何在？曰：挹水无度，增减不常之为害也。其吃紧二语，则曰："粥水忌增，饭水忌减。"米用几何，则水用几何，宜有一定之度数。如医人用药，水一钟或钟半，煎至七分或八分，皆有定数。若以意为增减，则非药味不出，即药性不存，而服之无效矣。不善执爨者，用水不均，煮粥常患其少，煮饭常苦其多。多则逼而去之，少则增而入之，不知米之精液全在于水，逼去饭汤者，非去饭汤，去饭之精液也。精液去则饭为渣滓，食之尚有味乎？粥之即熟，水米成交，犹米之酿而为酒矣。虑其太厚而入之以水，非入水于粥，犹入水于酒也。水入而酒成糟粕，其味尚可咀乎？故善主中馈者，挹水时必限以数，使其勺不能增，滴无可减，再加以火候调匀，则其为粥为饭，不求异而异乎人矣。

宴客者有时用饭，必较家常所食者稍精。精用何法？曰：使之有香而已矣。予尝授意小妇，预设花露一盏，俟饭之初熟而浇

之，浇过稍闭，拌匀而后入碗。食者归功于谷米，诧为异种而讯之，不知其为寻常五谷也。此法秘之已久，今始告人。行此法者，不必满釜浇遍，遍则费露甚多，而此法不行于世矣。止以一盏浇一隅，足供佳客所需而止。露以蔷薇、香橼、桂花三种为上，勿用玫瑰，以玫瑰之香，食者易辨，知非谷性所有。蔷薇、香橼、桂花三种，与谷性之香者相若，使人难辨，故用之。

汤

汤即羹之别名也。羹之为名，雅而近古；不曰羹而曰汤者，虑人古雅其名，而即郑重其实，似专为宴客而设者。然不知羹之为物，与饭相俱者也。有饭即应有羹，无羹则饭不能下，设羹以下饭，乃图省俭之法，非尚奢靡之法也。古人饮酒，即有下酒之物；食饭，即有下饭之物。世俗改下饭为“厦饭”，谬矣。前人以读史为下酒物，岂下酒之“下”，亦从“厦”乎？“下饭”二字，人谓指肴馔而言，予曰：不然。肴馔乃滞饭之具，非下饭之具也。食饭之人见美馔在前，匕箸迟疑而不下，非滞饭之具而何？饭犹舟也，羹犹水也；舟之在滩，非水不下，与饭之在喉，非汤不下，其势一也。且养生之法，食贵能消；饭得羹而即消，其理易见。故善养生者，吃饭不可无羹；善作家者，吃饭亦不可无羹。宴客而为省馔计者，不可无羹；即宴客而欲其果腹始去，一馔不留者，亦不可无羹。何也？羹能下饭，亦能下馔故也。近来吴越张筵，每馔必注以汤，大得此法。吾谓家常自膳，亦莫妙于此。宁可食无馔，不可饭无汤。有汤下饭，即小菜不设，亦可使哺啜如流；无汤下饭，即美味盈前，亦有时食不下咽。予以一赤贫之士，而养半百口之家，有饥时而无馑日者，遵是道也。

糕　饼

谷食之有糕饼，犹肉食之有脯脍。《鲁论》云："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"制糕饼者于此二句，当兼而有之。食之精者，米麦是也；脍之细者，粉面是也。精细兼长，始可论及工拙。求工之法，坊刻所载甚详，予使拾而言之，以作制饼制糕之印板，则观者必大笑曰：笠翁不拾唾余，今于饮食之中，现增一副依样葫芦矣！冯妇下车，请戒其始。只用二语括之，曰："糕贵乎松，饼利于薄。"

面

南人饭米，北人饭面，常也。《本草》云："米能养脾，麦能补心。"各有所裨于人者也。然使竟日穷年止食一物，亦何其胶柱口腹，而不肯兼爱心脾乎？予南人而北相，性之刚直似之，食之强横亦似之。一日三餐，二米一面，是酌南北之中，而善处心脾之道也。但其食面之法，小异于北，而且大异于南。北人食面多作饼，予喜条分而缕晰之，南人之所谓"切面"是也。南人食切面，其油盐酱醋等作料，皆下于面汤之中，汤有味而面无味，是人之所重者不在面而在汤，与未尝食面等也。予则不然，以调和诸物，尽归于面，面具五味而汤独清，如此方是食面，非饮汤也。所制面有二种，一曰"五香面"，一曰"八珍面"。五香膳己，八珍饷客，略分丰俭于其间。五香者何？酱也，醋也，椒末也，芝麻屑也，焯笋或煮蕈煮虾之鲜汁也。先以椒末、芝麻屑二物拌入面中，后以酱醋及鲜汁三物和为一处，即充拌面之水，勿再用水。拌宜极匀，擀宜极薄，切宜极细，然后以滚水下之，则精粹之物

尽在面中，尽勾咀嚼，不似寻常吃面者，面则直吞下肚，而止咀咂其汤也。八珍者何？鸡、鱼、虾三物之肉，晒使极干，与鲜笋、香蕈、芝麻、花椒四物，共成极细之末，和入面中，与鲜汁共为八种。酱醋亦用，而不列数内者，以家常日用之物，不得名之以珍也。鸡鱼之肉，务取极精，稍带肥腻者弗用，以面性见油即散，擀不成片，切不成丝故也。但观制饼饵者，欲其松而不实，即拌以油，则面之为性可知已。鲜汁不用煮肉之汤，而用笋、蕈、虾汁者，亦以忌油故耳。所用之肉，鸡、鱼、虾三者之中，惟虾最便，屑米为面，势如反掌，多存其末，以备不时之需；即膳已之五香，亦未尝不可六也。拌面之汁，加鸡蛋青一二盏更宜，此物不列于前而附于后者，以世人知用者多，列之又同剿袭耳。

粉

粉之名目甚多，其常有而适于用者，则惟藕、葛、蕨、绿豆四种。藕、葛二物，不用下锅，调以滚水，即能变生成熟。昔人云："有仓卒客，无仓卒主人。"欲为仓卒主人，则请多储二物。且卒急救饥，亦莫善于此。驾舟车行远路者，此是餱粮中首善之物。粉食之耐咀嚼者，蕨为上，绿豆次之。欲绿豆粉之耐嚼，当稍以蕨粉和之。凡物入口而不能即下，不即下而又使人咀之有味，嚼之无声者，斯为妙品。吾遍索饮食中，惟得此二物。绿豆粉为汤，蕨粉为下汤之饭，可称二耐，齿牙遇此，殆亦所谓劳而不怨者哉！

肉食第三

"肉食者鄙"，非鄙其食肉，鄙其不善谋也。食肉之人之不善

谋者，以肥腻之精液，结而为脂，蔽障胸臆，犹之茅塞其心，使之不复有窍也。此非予之臆说，夫有所验之矣。诸兽食草木杂物，皆狡獝而有智。虎独食人，不得人则食诸兽之肉，是匪肉不食者，虎也；虎者，兽之至愚者也。何以知之？考诸群书则信矣。"虎不食小儿"，非不食也，以其痴不惧虎，谬谓勇士而避之也。"虎不食醉人"，非不食也，因其醉势猖獗，目为劲敌而防之也。"虎不行曲路，人遇之者，引至曲路即得脱"。其不行曲路者，非若澹台灭明之行不由径，以颈直不能回顾也。使知曲路必脱，先于周行食之矣。《虎苑》云："虎之能搏狗者，牙爪也。使失其牙爪，则反伏于狗矣。"迹是观之，其能降人降物而藉之为粮者，则专恃威猛，威猛之外，一无他能，世所谓"有勇无谋"者，虎是也。予究其所以然之故，则以舍肉之外，不食他物，脂腻填胸，不能生智故也。然则"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"其说不既有征乎？吾今虽为肉食作俑，然望天下之之，多食不如少食。无虎之威猛而益其愚，与有虎之威猛而自昏其智，均非养生善后之道也。

猪

食以人传者，"东坡肉"是也。卒急听之，似非豕之肉，而为东坡之肉矣。噫，东坡何罪，而割其肉，以实千古馋人之腹哉？甚矣，名士不可为，而名士游戏之小术，尤不可不慎也，至数百载而下，糕、布等物，又以小眉公得名。取"眉公糕"、"眉公布"之名，以较"东坡肉"三字，似觉彼善于此矣。而其最不幸者，则有溷厕中之一物，俗人呼为"眉公马桶"。噫，马桶何物，而可冠以雅人高士之名乎？予非不知肉味，而于豕之一物，不敢浪措一词者，虑为东坡之续也。即溷厕中之一物，予未尝不新其制，但蓄之家，而不敢取以示人，尤不敢笔之于书者，亦虑为眉公之续

也。

羊

物之折耗最重者，羊肉是也。谚有之曰：“羊几贯，帐难算，生折对半熟对半，百斤止剩念余斤，缩到后来只一段。”大率羊肉百斤，宰而割之，止得五十斤，迨烹而熟之，又止得二十五斤，此一定不易之数也。但生羊易消，人则知之；熟羊易长，人则未之知也。羊肉之为物，最能饱人，初食不饱，食后渐觉其饱，此易长之验也。凡行远路及出门作事，卒急不能得食者，啖此最宜。秦之西鄙，产羊极繁，土人日食止一餐，其能不枵腹者，羊之力也。《本草》载羊肉，比人参、黄芪。参芪补气，羊肉补形。予谓补人者羊，害人者亦羊。凡食羊肉者，当留腹中余地，以俟其长。倘初食不节而果其腹，饭后必有胀而欲裂之形，伤脾坏腹，皆由于此，葆生者不可不知。

牛　犬

猪、羊之后，当及牛、犬。以二物有功于世，方劝人戒之人不暇，尚忍为制酷刑乎？略此二物，遂及家禽，是亦以羊易牛之遗意也。

鸡

鸡亦有功之物，而不讳其死者，以功较牛、犬为稍杀。天之

晓也，报亦明，不报亦明，不似畎亩、盗贼，非牛不耕，非犬之吠则不觉也。然较鹅鸭二物，则淮阴羞伍绛、灌矣。烹饪之刑，似宜稍宽于鹅鸭。卵之有雄者弗食，重不至斤外者弗食，即不能寿之，亦不当过夭之耳。

鹅

鵝鵝之肉无他长，取其肥且甘而已矣。肥始能甘，不肥则同于嚼蜡。鹅以固始为最，讯其土人，则曰："豢之之物，亦同于人。食人之食，斯其肉之肥腻亦同于人也。"犹之豕肉以金华为最，婺人豢豕，非饭即粥，故其为肉也甜而腻。然则固始之鹅，金华之豕，均非鹅豕之美，食美之也。食能美物，奚俟人言：归而求之，有余师矣。但授家人以法，彼虽饲以美食，终觉饥饱不时，不似固始、金华之有节，故其为肉也，犹有一间之殊。盖终以禽兽畜之，未尝稍同于人耳。"继子得食，肥而不泽。"其斯之谓欤？

有告予食鹅之法者，曰：昔有一人，善制鹅掌。每豢肥鹅将杀，先熬沸油一盂，投以鹅足，鹅痛欲绝，则纵之池中，任其跳跃。已而复擒复纵，炮瀹如初。若是者数四，则其为掌也，丰美甘甜，厚可径寸，是食中异品也。予曰：惨哉斯言！予不愿听之矣。物不幸而为人所畜，食人之食，死人之事。偿之以死亦足矣，奈何未死之先，又加若是之惨刑乎？二掌虽美，入口即消，其受痛楚之时，则有百倍于此者。以生物多时之痛楚，易我片刻之甘甜，忍人不为，况稍具婆心者乎？地狱之设，正为此人，其死后炮烙之刑，必有过于此者。

鸭

禽属之善养生者，雄鸭是也。何以知之，知之于人之好尚。诸禽尚雌，而鸭独尚雄；诸禽贵幼，而鸭独贵长。故养生家有言："烂蒸老雄鸭，功效比参芪。"使物不善养生，则精气必为雌者所夺，诸禽尚雌者，以为精气之所聚也。使物不善养生，则情窍一开，日长而日瘠矣，诸禽贵幼者，以其泄少而存多也。雄鸭能愈长愈肥，皮肉至老不变，且食之与参芪比功，则雄鸭之善于养生，不待考核而知之矣。然必俟考核，则前此未之闻也。

野禽　野兽

野味之逊于家味者，以其不能尽肥；家味之逊于野味者，以其不能有香也。家味之肥，肥于不自觅食而安享其成；野味之香，香于草木为家而行止自若。是知丰衣美食，逸处安居，肥人之事也；流水高山，奇花异木，香人之物也。肥则必供刀俎，靡有孑遗；香亦为人朵颐，然或有时而免。二者不欲其兼，舍肥从香而已矣。

野禽可以时食，野兽则偶一尝之。野禽如雉、雁、鸠、鸽、黄雀、鹌鹑之属，虽生于野，若畜于家，为可取之如寄也。野兽之可得者惟兔，獐、鹿、熊、虎诸兽，岁不数得，是野味之中又分难易。难得者何？以其久住深山，不入人境，槛阱之入，是人往觅兽，非兽来挑人也。禽则不然，知人欲弋而往投之，以觅食也，食得而祸随之矣。是兽之死也，死于人；禽之毙也，毙于己。食野味者，当作如是观。惜禽而更当惜兽，以其取死之道为可原也。

鱼

鱼藏水底，各自为天，自谓与世无求，可保戈矛之不及矣。乌知网罟之奏功，较弓矢罝罘为更捷。无事竭泽而渔，自有吞舟不漏之法。然鱼与禽兽之生死，同是一命，觉鱼之供人刀俎，似较他物为稍宜。何也？水族难竭而易繁。胎生卵生之物，少则一母数子，多亦数十子而止矣。鱼之为种也似粟，千斯仓而万斯箱，皆于一腹焉寄之。苟无沙汰之人，则此千斯仓而万斯箱者生生不已，又变而为恒河沙数。至恒河沙数之一变再变，以至千百变，竟无一物可以喻之，不几充塞江河而为陆地，舟楫之往来能无恙乎？故渔人之取鱼虾，与樵人之伐草木，皆取所当取，伐所不得不伐者也。我辈食鱼虾之罪，较食他物为稍轻。兹为约法数章，虽难比乎祥刑，亦稍差于酷吏。

食鱼者首重在鲜，次则及肥，肥而且鲜，鱼之能事毕矣。然二美虽兼，又有所重在一者。如鲟、如鯚、如鲫、如鲤，皆以鲜胜者也，鲜宜清煮作汤；如鳊、如白、如鲥、如鲢，皆以肥胜者也，肥宜厚烹作脍。烹煮之法，全在火候得宜。先期而食者肉生，生则不松；过期而食者肉死，死则无味。迟客之家，他馔或可先设以待，鱼则必须活养，候客至旋烹。鱼之至味在鲜，而鲜之至味又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，若先烹以待，是使鱼之至美，发泄于空虚无人之境；待客至而再经火气，犹冷饭之复炊，残酒之再热，有其形而无其质矣。煮鱼之水忌多，仅足伴鱼而止，水多一口，则鱼淡一分。司厨婢子，所利在汤，常有增而复增，以致鲜味减而又减者，志在厚客，不能不薄待庖人耳。更有制鱼良法，能使鲜肥迸出，不失天真，迟速咸宜，不虞火候者，则莫妙于蒸。置之镟内，入陈酒、酱油各数盏，覆以瓜姜及蕈笋诸鲜物，紧火蒸之

极熟。此则随时早暮，供客咸宜，以鲜味尽在鱼中，并无一物能侵，亦无一气可泄，真上着也。

虾

笋为蔬食之必需，虾为荤食之必需，皆犹甘草之于药也。善治荤食者，以焯虾之汤，和入诸品，则物物皆鲜，亦犹笋汤之利于群蔬。笋可孤行，亦可并用；虾则不能自主，必借他物为君。若以煮熟之虾单盛一簋，非特华筵必无是事，亦且令食者索然。惟醉者糟者，可供匕箸。是虾也者，因人成事之物，然又必不可无之物也。“治国若烹小鲜”，此小鲜之有裨于国者。

鳖

“新粟米炊鱼子饭，嫩芦笋煮鳖裙羹。”林居之人述此以鸣得意，其味之鲜美可知矣。予性于水族无一不嗜，独与鳖不相能，食多则觉口燥，殊不可解。一日，邻人网得巨鳖，召众食之，死者接踵，染指其汁者，亦病数月始痊。予以不喜食此，得免于召，遂得免于死。岂性之所在，即命之所在耶？予一生侥幸之事难更仆数。乙未居武林，邻家失火，三面皆焚，而予居无恙。己卯之夏，遇大盗于虎爪山，贿以重资者得免，不则立毙。予囊无一钱，自分必死，延颈受诛，而盗不杀。至于甲申、乙酉之变，予虽避兵山中，然亦有时入郭，其至幸者，才徙家而家焚，甫出城而城陷，其出生于死，皆在斯须倏忽之间。噫，予何修而得此于天哉！报施无地，有强为善而已矣。

蟹

予于饮食之美，无一物不能言之，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，竭其幽渺而言之；独于蟹螯一物，心能嗜之，口能甘之，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，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，则绝口不能形容之。此一事一物也者，在我则为饮食中之痴情，在彼则为天地间之怪物矣。予嗜此一生。每岁于蟹之未出时，即储钱以待，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，即自呼其钱为“买命钱”。自初出之日始，至告竣之日止，未尝虚负一夕，缺陷一时。同人知予癖蟹，召者饷者皆于此日，予因呼九月、十月为“蟹秋”。虑其易尽而难继，又命家人涤瓮酿酒，以备糟之醉之之用。糟名“蟹糟”，酒名“蟹酿”，瓮名“蟹瓮”。向有一婢，勤于事蟹，即易其名为“蟹奴”，今亡之矣。蟹乎！蟹乎！汝于吾之一生，殆相终始者乎！所不能为汝生色者，未尝于有螃蟹无监州处作郡，出俸钱以供大嚼，仅以悭囊易汝。即使日购百筐，除供客外，与五十口家人分食，然则入予腹者有几何哉？蟹乎！蟹乎！吾终有愧于汝矣。

蟹之为物至美，而其味坏于食之之人。以之为羹者，鲜则鲜矣，而蟹之美质何在？以之为脍者，腻则腻矣，而蟹之真味不存。更可厌者，断为两截，和以油、盐、豆粉而煎之，使蟹之色、蟹之香与蟹之真味全失。此皆似嫉蟹之多味，忌蟹之美观，而多方蹂躏，使之泄气而变形者也。世间好物，利在孤行。蟹之鲜而肥，甘而腻，白似玉而黄似金，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，更无一物可以上之。和以他味者，犹之以爝火助日，掬水益河，冀其有裨也，不亦难乎？凡食蟹者，只合全其故体，蒸而熟之，贮以冰盘，列之几上，听客自取自食。剖一筐，食一筐，断一螯，食一螯，则气与味纤毫不漏。出于蟹之躯壳者，即入于人之口腹，饮食之三

味，再有深入于此者哉？凡治他具，皆可人任其劳，我享其逸，独蟹与瓜子、菱角三种，必须自任其劳。旋剥旋食则有味，人剥而我食之，不特味同嚼蜡，且似不成其为蟹与瓜子、菱角，而别是一物者。此与好香必须自焚，好茶必须自斟，僮仆虽多，不能任其力者，同出一理。讲饮食清供之道者，皆不可不知也。

宴上客者势难全体，不得已而羹之，亦不当和以他物，惟以煮鸡鹅之汁为汤，去其油腻可也。

瓮中取醉蟹，最忌用灯，灯光一照，则满瓮俱沙，此人人知忌者也。有法处之，则可任照不忌。初醉之时，不论昼夜，俱点油灯一盏，照之入瓮，则与灯光相习，不相忌而相能，任凭照取，永无变沙之患矣。（此法都门有用之者。）

零星水族

予担簦二十年，履迹几遍天下。四海历其三，三江五湖则俱未尝遗一，惟九河未能环绕，以其迂僻者多，不尽在舟车可抵之境也。历水既多，则水族之经食者，自必不少，因知天下万物之繁，未有繁于水族者，载籍所列诸鱼名，不过十之六七耳。常有奇形异状，味亦不群，渔人竟日取之，土人终年食之，咨询其名，皆不知为何物者。无论其他，即吴门、京口诸地所产水族之中，有一种似鱼非鱼，状类河豚而极小者，俗名“斑子鱼”，味之甘美，几同乳酪，又柔滑无骨，真至味也，而《本草》、《食物》诸书，皆所不载。近地且然，况寥廓而迂僻者乎？海错之至美，人所艳羡而不得食者，为闽之“西施舌”、“江瑶柱”二种。“西施舌”予既食之，独“江瑶柱”未获一尝，为入闽恨事。所谓“西施舌”者，状其形也。白而洁，光而滑，入口咂之，俨然美妇之舌，但少朱唇皓齿牵制其根，使之不留而即下耳。此所谓状其形也。若论鲜

味，则海错中尽有过之者，未甚奇特，朵颐此味之人，但索美舌而咂之，即当屠门大嚼矣。其不甚著名而有异味者，则北海之鲜鳓，味并鲥鱼，其腹中有肋，甘美绝伦。世人以在鲟鳇腹中者为“西施乳”，若与此肋较短长，恐又有东家西家之别耳。

河鲀为江南最尚之物，予亦食而甘之。但询其烹饪之法，则所需之作料甚繁，合而计之，不下十余种，且又不可缺一，缺一则腥而寡味。然则河鲀无奇，乃假众美成奇者也。有如许调和之料施之他物，何一不可擅长，奚必假杀人之物以示异乎？食之可，不食亦可。若江南之鲚，则为春馔中妙物。食鲥鱼及鲟鳇有厌时，鲚则愈嚼愈甘，至果腹而犹不能释手者也。

不载果食茶酒说

果者酒之仇，茶者酒之敌，嗜酒之人必不嗜茶与果，此定数也。凡有新客入座，平时未经共饮，不知其酒量浅深者，但以果饼及糖食验之。取到即食，食而似有踊跃之情者，此即茗客，非酒客也；取而不食，及食不数四而即有倦色者，此必巨量之客，以酒为生者也。以此法验嘉宾，百不失一。予系茗客而非酒人，性似猿猴，以果代食，天下皆知之矣。讯以酒味则茫然，与谈食果饮茶之事，则觉井井有条，滋滋多味。兹既备述饮馔之事，则当于二者加详，胡以缺而不备？曰：惧其略也。性既嗜此，则必大书特书，而且为专罄竹之书，若以寥寥数纸终其崖略，则恐笔欲停而心未许，不觉其言之汗漫而难收也。且果可略而茶不可略，茗战之兵法，富于《三略》、《六韬》，岂《孙子》十三篇所能尽其灵秘者哉？是用专辑一编，名为《茶果志》，孤行可，尾于是集之后亦可。至于曲糵一事，予既自谓茫然，如复强为置吻，则假口他人乎？抑强不知为知，以欺天下乎？假口则仍犯剿袭之戒；将欲

欺人，则茗客可欺，酒人不可欺也。倘执其所短而兴问罪之师，吾能以茗战战之乎？不若绝口不谈之为愈耳。

种 植 部*

木本第一

草木之种类极杂，而别其大较有三，木本、藤本、草本是也。木本坚而难痿，其岁较长者，根深故也。藤本之为根略浅，故弱而待扶，其岁犹以年纪。草本之根愈浅，故经霜辄坏，为寿止能及岁。是根也者，万物短长之数也，欲丰其得，先固其根，吾于老农老圃之事，而得养生处世之方焉。人能虑后计长，事事求为木本，则见雨露不喜，而睹霜雪不惊；其为身也，挺然独立，至于斧斤之来，则天数也，岂灵椿古柏之所能避哉？如其植德不力，而务为苟延，则是藤本其身，止可因人成事，人立而我立，人仆而我亦仆矣。至于木槿其生，不为明日计者，彼且不知根为何物，遑计入土之浅深，藏荄之厚薄哉？是即草木之流亚也。噫，世岂乏草木之行，而反木其天年，藤其后裔者哉？此造物偶然之失，非天地处人待物之常也。

---

* 已载群书者片言不赘，非补未逮之论，即传自验之方。欲睹陈言，请翻诸集。——作者注

牡　　丹

牡丹得王于群花，予初不服是论，谓其色其香，去芍药有几？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，正未知鹿死谁手。及睹《事物纪原》，谓武后冬月游后苑，花俱开而牡丹独迟，遂贬洛阳，因大悟曰："强项若此，得贬固宜，然不加九五之尊，奚洗八千之辱乎？（韩诗"夕贬潮阳路八千"。）物生有候，葭动以时，苟非其时，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；后系人主，可强鸡人使昼鸣乎？如其有识，当尽贬诸卉而独崇牡丹。花王之封，允宜肇于此日，惜其所见不逮，而且倒行逆施。诚哉！其为武后也。予自秦之巩昌，载牡丹十数本而归，同人嘲予以诗，有"群芳应怪人情热，千里趋迎富贵花"之句。予曰："彼以守拙得贬，予载之归，是趋冷非趋热也。"兹得此论，更发明矣。艺植之法，载于名人谱帙者，纤发无遗，予倘及之，又是拾人牙后矣。但有吃紧一着，花谱偶载而未之悉者，请畅言之。是花皆有正面，有反面，有侧面。正面宜向阳，此种花通义也。然他种犹能委曲，独牡丹不肯通融，处以南面即生，俾之他向则死，此其肮脏不回之本性，人主不能屈之，谁能屈之？予尝执此语同人，有迂其说者。予曰："匪特士民之家，即以帝王之尊，欲植此花，亦不能不循此例。"同人诘予曰："有所本乎？"予曰："有本。吾家太白诗云：'名花倾国两相欢。常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栏杆。'倚栏杆者向北，则花非南面而何？"同人笑而是之。斯言得无定论？

梅

花之最先者梅，果之最先者樱桃。若以次序定尊卑，则梅当王于花，樱桃王于果，犹瓜之最先者曰王瓜，于义理未尝不合，奈何别置品题，使后来居上。首出者不得为圣人，则辟草昧致文明者，谁之力欤？虽然，以梅冠群芳，料舆情必协；但以樱桃冠群果，吾恐主持公道者，又不免为荔枝号屈矣。姑仍旧贯，以免抵牾。种梅之法，亦备群书，无庸置吻，但言领略之法而已。花时苦寒，既有妻梅之心，当筹寝处之法。否则衾枕不备，露宿为难，乘兴而来者，无不尽兴而返，即求为驴背浩然，不数得也。观梅之具有二：山游者必带帐房，实三面而虚其前，制同汤网，其中多设炉炭，既可致温，复备暖酒之用。此一法也。园居者设纸屏数扇，覆以平顶，四面设窗，尽可开闭，随花所在，撑而就之。此屏不止观梅，是花皆然，可备终岁之用。立一小匾，名曰“就花居”。花间竖一旗帜，不论何花，概以总名曰“缩地花”。此一法也。若家居所植者，近在身畔，远亦不出眼前，是花能就人，无俟人为蜂蝶矣。然而爱梅之人，缺陷有二：凡到梅开之时，人之好恶不齐，天之功过亦不等，风送香来，香来而寒亦至，令人开户不得，闭户不得，是可爱者风，而可憎者亦风也。雪助花妍，雪冻而花亦冻，令人去之不可，留之不可，是有功者雪，有过者亦雪也。其有功无过，可爱而不可憎者惟日，既可养花，又堪曝背，是诚天之循吏也。使止有日而无风雪，则无时无日不在花间，布帐纸屏皆可不设，岂非梅花之至幸，而生人之极乐也哉！然而为之天者，则甚难矣。

蜡梅者，梅之别种，殆亦共姓而通谱者欤？然而有此令德，亦乐与联宗。吾又谓别有一花，当为蜡梅之异姓兄弟，玫瑰是也。气

味相孚，皆造浓艳之极致，殆不留余地待人者矣。人谓过犹不及，当务适中，然资性所在，一往而深，求为适中，不可得也。

桃

凡言草木之花，矢口即称桃李，是桃李二物，领袖群芳者也。其所以领袖群芳者，以色之大都不出红白二种，桃色为红之极纯，李色为白之至洁，“桃花能红李能白”一语，足尽二物之能事。然今人所重之桃，非古人所爱之桃；今人所重者为口腹计，未尝究及观览。大率桃之为物，可目者未尝可口，不能执两端事人。凡欲桃实之佳者，必以他树接之，不知桃实之佳，佳于接，桃色之坏，亦坏于接。桃之未经接者，其色极娇，酷似美人之面，所谓“桃腮”、“桃靥”者，皆指天然未接之桃，非今时所谓碧桃、绛桃、金桃、银桃之类也。即今诗人所咏，画图所绘者，亦是此种。此种不得于名园，不得于胜地，惟乡村篱落之间，牧童樵叟所居之地，能富有之。欲看桃花者，必策蹇郊行，听其所至，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，始能复有其乐。如仅载酒园亭，携姬院落，为当春行乐计者，谓赏他卉则可，谓看桃花而能得其真趣，吾不信也。噫，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，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，“红颜薄命”之说，单为此种。凡见妇人面与相似而色泽不分者，即当以花魂视之，谓别形体不久也。然勿明言，至生涕泣。

李

李是吾家果，花亦吾家花，当以私爱嬖之，然不敢也。唐有天下，此树未闻得封。天子未尝私庇，况庶人乎？以公道论之可

已。与桃齐名，同作花中领袖，然而桃色可变，李色不可变也。“邦有道，不变塞焉，强哉矫！邦无道，至死不变，强哉矫！”自有此花以来，未闻稍易其色，始终一操，涅而不淄，是诚吾家物也。至有稍变其色，冒为一宗，而此类不收，仍加一字以示别者，则郁李是也。李树较桃为耐久，逾三十年始老，枝虽枯而子仍不细，以得于天者独厚，又能甘淡守素，未尝以色媚人也。若仙李之盘根，则又与灵椿比寿。我欲绳武而不能，以著述永年而已矣。

杏

种杏不实者，以处子常系之裙系树上，便结子累累。予初不信，而试之果然。是树性喜淫者，莫过于杏，予尝名为“风流树”。噫，树木何取于人，人何亲于树木，而契爱若此，动乎情也？情能动物，况于人乎！必宜于处子之裙者，以情贵乎专；已字人者，情有所分而不聚也。予谓此法既验于杏，亦可推而广之。凡树木之不实者，皆当系以美女之裳；即男子之不能诞育者，亦当衣以佳人之裤。盖世间慕女色而爱处子，可以情感而使之动者，岂止一杏而已哉！

梨

予播迁四方，所止之地，惟荔枝、龙眼、佛手诸卉，为吴越诸邦不产者，未经种植，其余一切花果竹木，无一不经葺理；独梨花一本，为眼前易得之物，独不能身有其树为楂梨主人，可与少陵不咏海棠，同作一等欠事。然性爱此花，甚于爱食其果。果之种类不一，中食者少，而花之耐看，则无一不然。雪为天上之

雪，此是人间之雪；雪之所少者香，此能兼擅其美。唐人诗云："梅虽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"此言天上之雪。料其输赢不决，请以人间之雪，为天上解围。

海　　棠

"海棠有色而无香"，此《春秋》责备贤者之法。否则无香者众，胡尽恕之，而独于海棠是咎？然吾又谓海棠不尽无香，香在隐跃之间，又不幸而为色掩。如人生有二技，一技稍粗，则为精者所隐；一术太长，则六艺皆通，悉为人所不道。王羲之善书，吴道子善画，此二人者，岂仅工书善画者哉？苏长公不善棋酒，岂遂一子不拈，一卮不设者哉？诗文过高，棋酒不足称耳。吾欲证前人有色无香之说，执海棠之初放者嗅之，另有一种清芬，利于缓咀，而不宜于猛嗅。使尽无香，则蜂蝶过门不入矣，何以郑谷《咏海棠》诗云："朝醉暮吟看不足，羡他蝴蝶宿深枝"？有香无香，当以蝶之去留为证。且香之与臭，敌国也。《花谱》云："海棠无香而畏臭，不宜灌粪。"去此者必即彼，若是，则海棠无香之说，亦可备证于前，而稍白于后矣。噫，"大音希声"，"大羹不和"，奚必如兰如麝，扑鼻薰人，而后谓之有香气乎？

王禹偁《诗话》云："杜子美避地蜀中，未尝有一诗及海棠，以其生母名海棠也。"生母名海棠，予空疏未得其考，然恐子美即善吟，亦不能物物咏到。一诗偶遗，即使后人议及父母。甚矣，才子之难为也。鼎革以前，吾乡杜姓者，其家海棠绝胜，予岁岁纵览，未尝或遗。尝赠以诗云："此花不比别花来，题破东君着意培。不怪少陵无赠句，多情偏向杜家开。"似可为少陵解嘲。

秋海棠一种，较春花更媚。春花肖美人，秋花更肖美人；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，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；春花肖美人之绰约可

爱者，秋花肖美人之纤弱可怜者。处子之可怜，少妇之可爱，二者不可得兼，必将娶怜而割爱矣。相传秋海棠初无是花，因女子怀人不至，涕泣洒地，遂生此花，可为“断肠花”。噫，同一泪也，洒之林中，即成斑竹，洒之地上，即生海棠，泪之为物神矣哉！

春海棠颜色极佳，凡有园亭者不可不备，然贫士之家不能必有，当以秋海棠补之。此花便于贫士者有二：移根即是，不须钱买，一也；为地不多，墙间壁上，皆可植之。性复喜阴，秋海棠所取之地，皆群花所弃之地也。

玉　兰

世无玉树，请以此花当之。花之白者尽多，皆有叶色相乱，此则不叶而花，与梅同致。千干万蕊，尽放一时，殊盛事也。但绝盛之事，有时变为恨事。众花之开，无不忌雨，而此花尤甚。一树好花，止须一宿微雨，尽皆变色，又觉腐烂可憎，较之无花，更为乏趣。群花开谢以时，谢者既谢，开者犹开，此则一败俱败，半瓣不留。语云：“弄花一年，看花十日。”为玉兰主人者，常有延伫经年，不得一朝盼望者，讵非香国中绝大恨事？故值此花一开，便宜急急玩赏，玩得一日是一日，赏得一时是一时。若初开不玩而俟全开，全开不玩而俟盛开，则恐好事未行，而杀风景者至矣。噫，天何仇于玉兰，而往往三岁之中，定有一二岁与之为难哉！

辛　夷

辛夷，木笔，望春花，一卉而数异其名，又无甚新奇可取，“名有余而实不足”者，此类是也。园亭极广，无一不备者方可植

之，不则当为此花藏拙。

山　　茶

花之最不耐开，一开辄尽者，桂与玉兰是也；花之最能持久，愈开愈盛者，山茶、石榴是也。然石榴之久，犹不及山茶；榴叶经霜即脱，山茶戴雪而荣。则是此花也者，具松柏之骨，挟桃李之姿，历春夏秋冬如一日，殆草木而神仙者乎？又况种类极多，由浅红以至深红，无一不备。其浅也，如粉如脂，如美人之腮，如酒客之面；其深也，如硃如火，如猩猩之血，如鹤顶之珠。可谓极浅深浓淡之致，而无一毫遗憾者矣。得此花一二本，可抵群花数十本。惜乎予园仅同芥子，诸卉种就，不能再纳须弥，仅取盆中小树，植于怪石之旁。噫，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，予其郭公也夫！

紫　　薇

人谓禽兽有知，草木无知。予曰：不然。禽兽草木尽是有知之物，但禽兽之知，稍异于人，草木之知，又稍异于禽兽，渐蠢则渐愚耳。何以知之？知之于紫薇树之怕痒。知痒则知痛，知痛痒则知荣辱利害，是去禽兽不远，犹禽兽之去人不远也。人谓树之怕痒者，只有紫薇一种，余则不然。予曰：草木同性，但观此树怕痒，即知无草无木不知痛痒，但紫薇能动，他树不能动耳。人又问：既然不动，何以知其识痛痒？予曰：就人喻之，怕痒之人，搔之即动，亦有不怕痒之人，听人搔扒而不动者，岂人亦不知痛痒乎？由是观之，草木之受诛锄，犹禽兽之被宰杀，其苦其痛，俱

有不忍言者。人能以待紫薇者待一切草木，待一切草木者待禽兽与人，则斩伐不敢妄施，而有疾痛相关之义矣。

绣　　球

天工之巧，至开绣球一花而止矣。他种之巧，纯用天工，此则诈施人力，似肖尘世所为而为者。剪春罗、剪秋罗诸花亦然。天工于此，似非无意，盖曰：“汝所能者，我亦能之；我所能者，汝实不能为也。”若是，则当再生一二蹴球之人，立于树上，则天工之斗巧者全矣。其不屑为此者，岂以物可肖，而人不足肖乎？

紫　　荆

紫荆一种，花之可已者也。但春季所开，多红少紫，欲备其色，故间植之。然少枝无叶，贴树生花，虽若紫衣少年，亭亭独立，但觉窄袍紧袂，衣瘦身肥，立于翩翩舞袖之中，不免代为蹴踖。

栀　　子

栀子花无甚奇特，予取其仿佛玉兰。玉兰忌雨，而此不忌；玉兰齐放齐凋，而此则开以次第。惜其树小而不能出檐，如能出檐，即以之权当玉兰，而补三春恨事，谁曰不可？

杜鹃　樱桃

杜鹃、樱桃二种，花之可有可无者也。所重于樱桃者，在实不在花；所重于杜鹃者，在西蜀之异种，不在四方之恒种。如名花俱备，则二种开时，尽有快心而夺目者，欲览余芳，亦愁少暇。

石　　榴

芥子园之地不及三亩，而屋居其一，石居其一，乃榴之大者，复有四五株。是点缀吾居，使不落寞者，榴也；盘踞吾地，使不得尽栽他卉者，亦榴也。榴之功罪，不几半乎？然赖主人善用，榴虽多，不为赘也。榴性喜压，就其根之宜石者，从而山之，是榴之根即山之麓也；榴性喜日，就其阴之可庇者，从而屋之，是榴之地即屋之天也；榴之性又复喜高而直上，就其枝柯之可傍，而又借为天际真人者，从而楼之，是榴之花即吾倚栏守户之人也。此芥子园主人区处石榴之法，请以公之树木者。

木　　槿

木槿朝开而暮落，其为生也良苦。与其易落，何如弗开？造物生此，亦可谓不惮烦矣。有人曰：不然。木槿者，花之现身说法以儆愚蒙者也。花之一日，犹人之百年。人视人之百年，则自觉其久，视花之一日，则谓极少而极暂矣。不知人之视人，犹花之视花，人以百年为久，花岂不以一日为久乎？无一日不落之花，

则无百年不死之人可知矣。此人之似花者也。乃花开花落之期虽少而暂，犹有一定不移之数，朝开暮落者，必不幻而为朝开午落，午开暮落；乃人之生死，则无一定不移之数，有不及百年而死者，有不及百年之半与百年之二三而死者；则是花之落也必焉，人之死也忽焉。使人亦如木槿之为生，至暮必落，则生前死后之事，皆可自为政矣，无如其不能也。此人之不能似花者也。人能作如是观，则木槿一花，当与萱草并树。睹萱草则能忘忧，睹木槿则能知戒。

桂

秋花之香者，莫能如桂。树乃月中之树，香亦天上之香也。但其缺陷处，则在满树齐开，不留余地。予有《惜桂》诗云："万斛黄金碾作灰，西风一阵总吹来。早知三日都狼藉，何不留将次第开？"盛极必衰，乃盈虚一定之理，凡有富贵荣华一蹴而至者，皆玉兰之为春光，丹桂之为秋色。

合　　欢

"合欢蠲忿"，"萱草忘忧"，皆益人情性之物，无地不宜种之。然睹萱草而忘忧，吾闻其语矣。未见其人也。对合欢而蠲忿，则不必讯之他人，凡见此花者，无不解愠成欢，破涕为笑。是萱草可以不树，而合欢则不可不栽。栽之之法，《花谱》不详，非不详也，以作谱之人，非真能合欢之人也。渔人谈稼事，农父著樵经，有约略其词而已。凡植此树，不宜出之庭外，深闺曲房是其所也。此树朝开暮合，每至昏黄，枝叶互相交结，是名"合欢"。植之闺

房者，合欢之花宜置合欢之地，如椿萱宜在承欢之所，荆棣宜在友于之场，欲其称也。此树栽于内室，则人开而树亦开，树合而人亦合。人既为之增愉，树亦因而加茂，所谓人地相宜者也。使居寂寞之境，不亦虚负此花哉？灌勿太肥，常以男女同浴之水，隔一宿而浇其根，则花之芳妍，较常加倍。此予既验之法，以无心偶试而得之。如其不信，请同觅二本，一植庭外，一植闺中，一浇肥水，一浇浴汤，验其孰盛孰衰，即知予言谬不谬矣。

木 芙 蓉

水芙蓉之于夏，木芙蓉之于秋，可谓二季功臣矣。然水芙蓉必须池沼，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者，不可数得。茂叔之好，徒有其心而已。木则随地可植。况二花之艳，相距不远。虽居岸上，如在水中，谓之秋莲可，谓之夏莲亦可，即自认为三春之花，东皇未去也亦可。凡有篱落之家，此种必不可少。如或傍水而居，隔岸不见此花者，非至俗之人，即薄福不能消受之人也。

夹 竹 桃

夹竹桃一种，花则可取，而命名不善。以竹乃有道之士，桃则佳丽之人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合而一之，殊觉矛盾。请易其名为“生花竹”，去一桃字，便觉相安。且松、竹、梅素称三友，松有花，梅有花，惟竹无花，可称缺典。得此补之，岂不天然凑合？亦女祸氏之五色石也。

瑞　　香

茂叔以莲为花之君子，予为增一敌国，曰：瑞香乃花之小人。何也？《谱》载此花“一名麝囊，能损花，宜另植”。予初不信，取而嗅之，果带麝味，麝则未有不损群花者也。同列众芳之中，即有朋侪之义，不能相资相益，而反祟之，非小人而何？幸造物处之得宜，予以不能为患之势。其开也，必于冬春之交，是时群花摇落，诸卉未荣，及见此花者，仅有梅花、水仙二种，又在成功将退之候，当其锋也未久，故罹其毒也亦不深，此造物之善用小人也。使易冬春之交而为春夏之交，则花王亦几被篡，矧下此者乎？唐宋诸名流，无不怜香嗜色，赞以诗词者，皆以早春无花，得此可搔目痒，又但见其佳，而未逢其虐耳。予僭为香国平章，焉得不秉公持正？宁使一小人怒而欲杀，不敢不为众君子密提防也。

茉　　莉

茉莉一花，单为助妆而设，其天生以媚妇人者乎？是花皆晓开，此独暮开。暮开者，使人不得把玩，秘之以待晓妆也。是花蒂上皆无孔，此独有孔。有孔者，非此不能受簪，天生以为立脚之地也。若是，则妇人之妆，乃天造地设之事耳。植他树皆为男子，种此花独为妇人。既为妇人，则当眷属视之矣。妻梅者，止一林逋，妻茉莉者，当遍天下而是也。

欲艺此花，必求木本。藤本一样着花，但苦经年即死，视其死而莫之救，亦仁人君子所不乐为也。木本最难过冬，予尝历验收藏之法。此花痿于寒者什一，毙于干者什九，人皆畏冻而滴水

不浇，是以枯死。此见噎废食之法，有避呕逆而经时绝粒，其人尚存者乎？稍暖微浇，大寒即止，此不易之法。但收藏必于暖处，篾罩必不可无，浇不用水而用冷茶，如斯而已。予艺此花三十年，皆为燥误，如今识花，以告世人，亦其否极泰来之会也。

藤本第二

藤本之花，必须扶植。扶植之具，莫妙于从前成法之用竹屏。或方其眼，或斜其槅，因作葳蕤柱石，遂成锦绣墙垣，使内外之人，隔花阻叶，碍紫间红，可望而不可亲，此善制也。无奈近日茶坊酒肆，无一不然，有花即以植花，无花则以代壁。此习始于维扬，今日渐及他处矣。市井若此，高人韵士之居，断断不应若此。避市井者，非避市井，避其劳劳攘攘之情，锱铢必较之陋习也。见市井所有之物，如在市井之中，居处习见，能移性情，此其所以当避也。即如前人之取别号，每用川、泉、湖、宇等字，其初未尝不新，未尝不雅，迨后商贾者流，家效而户则之，以致市肆标榜之上，所书姓名非川即泉，非湖即宇，是以避俗之人，不得不去之若浼。迩来缙绅先生悉用斋、庵二字，极宜；但恐用者过多，则而效之者，又入从前标榜，是今日之斋、庵，未必不是前日之川、泉、湖、宇。虽曰名以人重，人不以名重，然亦实之宾也。已噪寰中者仍之继起，诸公似应稍变。人问植花既不用屏，岂遂听其滋蔓于地乎？曰：不然。屏仍其故，制略新之。虽不能保后日之市廛，不又变为今日之园圃，然新得一日是一日，异得一时是一时，但愿贸易之人，并性情风俗而变之。变亦不求尽变，市井之念不可无，垄断之心不可有。觅应得之利，谋有道之生，即是人间大隐。若是，则高人韵士，皆乐得与之游矣，复何劳扰锱铢之足避哉？花屏之制有三，列于《藤本》之末。

蔷　　薇

结屏之花，蔷薇居首。其可爱者，则在富于种而不一其色。大约屏间之花，贵在五彩缤纷，若上下四旁皆一其色，则是佳人忌作之绣，庸工不绘之图，列于亭斋，有何意致？他种屏花，若木香、酴醾、月月红诸本，族类有限，为色不多，欲其相间，势必旁求他种。蔷薇之苗裔极繁，其色有赤，有红，有黄，有紫，甚至有黑；即红之一色，又判数等，有大红、深红、浅红、肉红，粉红之异。屏之宽者，尽其种类所有而植之，使条梗蔓延相错，花时斗丽，可傲步障于石崇。然征名考实，则皆蔷薇也。是屏花之富者，莫过于蔷薇。他种衣色虽妍，终不免于捉襟露肘。

木　　香

木香花密而香浓，此其稍胜蔷薇者也。然结屏单靠此种，未免冷落，势必依傍蔷薇。蔷薇宜架，木香宜棚者，以蔷薇条干之所及，不及木香之远也。木香作屋，蔷薇作垣，二者各尽其长，主人亦均收其利矣。

酴　　醾

酴醾之品，亚于蔷薇、木香，然亦屏间必须之物，以其花候稍迟，可续二种之不继也。“开到酴醾花事了”，每忆此句，情兴为之索然。

月　月　红

俗云："人无千日好，花难四季红。"四季能红者，现有此花，是欲矫俗言之失也。花能矫俗言之失，何人情反听其验乎？缀屏之花，此为第一。所苦者树不能高，故此花一名"瘦客"。然予复有用短之法，乃为市井之人强迫而成者也。法在屏制之第三幅。此花有红、白及淡红三本，结屏必须同植。

此花又名"长春"，又名"斗雪"，又名"胜春"，又名"月季"。予于种种之外，复增一名，曰"断续花"。花之断而能续，续而复能断者，只有此种。因其所开不繁，留为可继，故能绵邈若此；其余一切之不能续者，非不能续，正以其不能断耳。

姊　妹　花

花之命名，莫善于此。一蓓七花者曰"七姊妹"，一蓓十花者曰"十姊妹"。观其浅深红白，确有兄长娣幼之分，殆杨家姊妹现身乎？余极喜此花，二种并植，汇其名为"十七姊妹"。但怪其蔓延太甚，溢出屏外，虽日刈月除，其势犹不可遏。岂党与过多，酿成不戢之势欤？此无他，皆同心不妒之过也，妒则必无是患矣。故善御女戎者，妙在使之能妒。

玫　　瑰

花之有利于人，而无一不为我用者，芰荷是也；花之有利于

人，而我无一不为所奉者，玫瑰是也。芰荷利人之说，见于本传。玫瑰之利，同于芰荷，而令人可亲可溺，不忍暂离，则又过之。群花止能娱目，此则口眼鼻舌以至肌体毛发，无一不在所奉之中。可囊可食，可嗅可观，可插可戴，是能忠臣其身，而又能媚子其术者也。花之能事，毕于此矣。

素　馨

素馨一种，花之最弱者也，无一枝一茎不需扶植，予尝谓之“可怜花”。

凌　霄

藤花之可敬者，莫若凌霄。然望之如天际真人，卒急不能招致，是可敬亦可恨也。欲得此花，必先蓄奇石古木以待，不则无所依附而不生，生亦不大。予年有几，能为奇石古木之先辈而蓄之乎？欲有此花，非入深山不可。行当即之，以舒此恨。

真 珠 兰

此花与叶，并不似兰，而以兰名者，肖其香也。即香味亦稍别，独有一节似之；兰花之香，与之习处者不觉，骤遇始闻之，疏而复亲始闻之，是花亦然。此其所以名兰也。闽、粤有木兰，树大如桂，花亦似之，名不附桂而附兰者，亦以其香隐而不露，耐久闻而不耐急嗅故耳。凡人骤见而即觉其可亲者，乃人中之玫瑰，

非友中之芝兰也。

草本第三

草本之花，经霜必死；其能死而不死，交春复发者，根在故也。常闻有花不待时，先期使开之法，或用沸水浇根，或以硫磺代土，开则开矣，花一败而树随之，根亡故也。然则人之荣枯显晦，成败利钝，皆不足据，但询其根之无恙否耳。根在，则虽处厄运，犹如霜后之花，其复发也，可坐而待也，如其根之或亡，则虽处荣朊显耀之境，犹之奇葩烂目，总非自开之花，其复发也，恐不能坐而待矣。予谈草木，辄以人喻。岂好为是哓哓者哉？世间万物，皆为人设。观感一理，备人观者，即备人感。天之生此，岂仅供耳目之玩、情性之适而已哉？

芍　药

芍药与牡丹媲美，前人署牡丹以“花王”，署芍药以“花相”，冤哉！予以公道论之。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，牡丹正位于香国，芍药自难并驱。虽别尊卑，亦当在五等诸侯之列，岂王之下，相之上，遂无一位一座，可备酬功之用者哉？历翻种植之书，非云“花似牡丹而狭”，则曰“子似牡丹而小”。由是观之，前人评品之法，或由皮相而得之。噫，人之贵贱美恶，可以长短肥瘦论乎？每于花时奠酒，必作温言慰之曰：“汝非相材也，前人无识，谬署此名，花神有灵，付之勿较，呼牛呼马，听之而已。”予于秦之巩昌，携牡丹、芍药各数十种而归，牡丹活者颇少，幸此花无恙，不虚负戴之劳。岂人为知己死者，花反为知己生乎？

兰

“兰生幽谷，无人自芳”，是已。然使幽谷无人，兰之芳也，谁得而知之？谁得而传之？其为兰也，亦与萧艾同腐而已矣。“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”，是已。然既不闻其香，与无兰之室何异？虽有若无，非兰之所以自处，亦非人之所以处兰也。吾谓芝兰之性，毕竟喜人相俱，毕竟以人闻香气为乐。文人之言，只顾赞扬其美，而不顾其性之所安，强半皆若是也。然相俱贵乎有情，有情务在得法；有情而得法，则坐芝兰之室，久而愈闻其香。兰生幽谷与处曲房，其幸不幸相去远矣。兰之初着花时，自应易其座位，外者内之，远者近之，卑者尊之；非前倨而后恭，人之重兰非重兰也，重其花也，叶则花之舆从而已矣。居处一定，则当美其供设，书画炉瓶，种种器玩，皆宜森列其旁。但勿焚香，香薰即谢，匪妒也，此花性类神仙，怕亲烟火，非忌香也，忌烟火耳。若是，则位置提防之道得矣。然皆情也，非法也，法则专为闻香。“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”者，以其知入而不知出也，出而再入，则后来之香，倍乎前矣。故有兰之室不应久坐，另设无兰者一间，以作退步，时退时进，进多退少，则刻刻有香，虽坐无兰之室，若依倩女之魂。是法也，而情在其中矣。如止有此室，则以门外作退步，或往行他事，事毕而入，以无意得之者，其香更甚。此予消受兰香之诀，秘之终身，而泄于一旦，殊可惜也。

此法不止消受兰香，凡属有花房舍，皆应若是。即焚香之室亦然，久坐其间，与未尝焚香者等也。门上布帘，必不可少，护持香气，全赖乎此。若止靠门扇开闭，则门开尽泄，无复一线之留矣。

蕙

蕙之与兰，犹芍药之与牡丹，相去皆止一间耳。而世之贵兰者必贱蕙，皆执成见、泥成心也。人谓蕙之花不如兰，其香亦逊。吾谓蕙诚逊兰，但其所以逊兰者，不在花与香而在叶，犹芍药之逊牡丹者，亦不在花与香而在梗。牡丹系木本之花，其开也，高悬枝梗之上，得其势，则能壮其威仪，是花王之尊，尊于势也。芍药出于草本，仅有叶而无枝，不得一物相扶，则委而仆于地矣，官无舆从，能自壮其威乎？蕙兰之不相敌也反是。芍药之叶苦其短，蕙之叶偏苦其长；芍药之叶病其太瘦，蕙之叶翻病其太肥。当强者弱，而当弱者强，此其所以不相称，而大逊于兰也。兰蕙之开，时分先后。兰终蕙继，犹芍药之嗣牡丹，皆所谓史终弟及，欲废不能者也。善用惠者，全在留花去叶，痛加剪除，择其稍狭而近弱者，十存二三；又皆截之使短，去两角而尖之，使与兰叶相若，则是变蕙成兰，而与“强干弱枝”之道合矣。

水　仙

水仙一花，予之命也。予有四命，各司一时：春以水仙、兰花为命，夏以莲为命，秋以秋海棠为命，冬以蜡梅为命。无此四花，是无命也；一季缺予一花，是夺予一季之命也。水仙以秣陵为最，予之家于秣陵，非家秣陵，家于水仙之乡也。记丙午之春，先以度岁无资，衣囊质尽，迨水仙开时，则为强弩之末，索一钱不得矣。欲购无资，家人曰：“请已之。一年不看此花，亦非怪事。”予曰：“汝欲夺吾命乎？宁短一岁之寿，勿减一岁之花。且予自他

乡冒雪而归，就水仙也，不看水仙，是何异于不返金陵，仍在他乡卒岁乎?”家人不能止，听予质簪珥购之。予之钟爱此花，非痂癖也。其色其香，其茎其叶，无一不异群葩，而予更取其善媚。妇人中之面似桃，腰似柳，丰如牡丹、芍药，而瘦比秋菊、海棠者，在在有之；若如水仙之淡而多姿，不动不摇，而能作态者，吾实未之见也。以“水仙”二字呼之，可谓摹写殆尽。使吾得见命名者，必颓然下拜。

不特金陵水仙为天下第一，其植此花而售于人者，亦能司造物之权，欲其早则早，命之迟则迟，购者欲于某日开，则某日必开，未尝先后一日。及此花将谢，又以迟者继之，盖以下种之先后为先后也。至买就之时，给盆与石而使之种，又能随手布置，即成画图，皆风雅文人所不及也。岂此等末技，亦由天授，非人力邪?

芙　蕖

芙蕖与草本诸花，似觉稍异；然有根无树，一岁一生，其性同也。《谱》云：“产于水者曰草芙蓉，产于陆者曰旱莲。”则谓非草本不得矣。予夏季倚此为命者，非故效颦于茂叔，而袭成说于前人也。以芙蕖之可人，其事不一而足，请备述之。群葩当令时，只在花开之数日，前此后此，皆属过而不问之秋矣，芙蕖则不然。自荷钱出水之日，便为点缀绿波，及其劲叶既生，则又日高一日，日上日妍，有风既作飘飖之态，无风亦呈袅娜之姿，是我于花之未开，先享无穷逸致矣。迨至菡萏成花，娇姿欲滴，后先相继，自夏徂秋，此时在花为分内之事，在人为应得之资者也。及花之既谢，亦可告无罪于主人矣，乃复蒂下生蓬，蓬中结实，亭亭独立，犹似未开之花，与翠叶并擎，不至白露为霜，而能事不已。此皆

言其可目者也。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，荷花之异馥，避暑而暑为之退，纳凉而凉逐之生。至其可人之口者，则莲实与藕，皆并列盘餐，而互芬齿颊者也。只有霜中败叶，零落难堪，似成弃物矣。乃摘而藏之，又备经年裹物之用。是芙蕖也者，无一时一刻，不适耳目之观；无一物一丝，不备家常之用者也。有五谷之实，而不有其名；兼百花之长，而各去其短。种植之利，有大于此者乎？予四命之中，此命为最。无如酷好一生，竟不得半亩方塘，为安身立命之地；仅凿斗大一池，植数茎以塞责，又时病其漏，望天乞水以救之。殆所谓不善养生，而草菅其命者哉。

罂　粟

花之善变者，莫如罂粟，次则数葵，余皆守故不迁者矣。艺此花如蓄豹，观其变也。牡丹谢而芍药继之，芍药谢而罂粟继之，皆繁之极、盛之至者也。欲续三葩，难乎其为继矣。

葵

花之易栽易盛，而又能变化不穷者，止有一葵。是事半于罂粟，而数倍其功者也。但叶之肥大可憎，更甚于蕙。俗云："牡丹虽好，绿叶扶持。"人谓树之难好者在花，而不知难者反易。古今来不乏明君，所不可必得者，忠良之佐耳。

萱

萱花一无可取，植此同于种菜，为口腹计则可耳。至云对此可以忘忧，佩此可以宜男，则千万人试之，无一验者。书之不可尽信，类如此矣。

鸡　冠

予有《收鸡冠花子》一绝云："指甲搔花碎紫雯，虽非异卉也芳芬。时防撒却还珍惜，一粒明年一朵云。"此非溢美之词，道其实也。花之肖形者尽多，如绣球、玉簪、金钱、蝴蝶、剪春罗之属，皆能酷似，然皆尘世中物也；能肖天上之形者，独有鸡冠花一种。氤氲其象而叆叇其文，就上观之，俨然庆云一朵。乃当日命名者，舍天上极美之物，而搜索人间。鸡冠虽肖，然而贱视花容矣，请易其字，曰"一朵云"。此花有红、紫、黄、白四色，红者为红云，紫者为紫云，黄者为黄云，白者为白云。又有一种五色者，即名为"五色云"。以上数者，较之"鸡冠"，谁荣谁辱？花如有知，必将德我。

玉　簪

花之极贱而可贵者，玉簪是也。插入妇人髻中，孰真孰假，几不能辨，乃闺阁中必需之物。然留之弗摘，点缀篱间，亦似美人之遗。呼作"江皋玉佩"，谁曰不可？

凤　　仙

凤仙，极贱之花，止宜点缀篱落，若云备染指甲之用，则大谬矣。纤纤玉指，妙在无瑕，一染猩红，便称俗物。况所染之红，又不能尽在指甲，势必连肌带肉而丹之。迨肌肉退清之后，指甲又不能全红，渐长渐退，而成欲谢之花矣。始作俑者，其俗物乎？

金　　钱

金钱、金盏、剪春罗、剪秋罗诸种，皆化工所作之小巧文字。因牡丹、芍药一开，造物之精华已竭，欲续不能，欲断不可，故作轻描淡写之文，以延其脉。吾观于此，而识造物纵横之才力亦有穷时，不能似源泉混混，愈涌而愈出也。合一岁所开之花，可作天工一部全稿。梅花、水仙，试笔之文也，其气虽雄，其机尚涩，故花不甚大，而色亦不甚浓。开至桃、李、棠、杏等花，则文心怒发，兴致淋漓，似有不可阻遏之势矣；然其花之大犹未甚，浓犹未至者，以其思路纷驰而不聚，笔机过纵而难收，其势之不可阻遏者，横肆也，非纯熟也。迨牡丹、芍药一开，则文心笔致俱臻化境，收横肆而归纯熟，舒蓄积而罄光华，造物于此，可谓使才务尽，不留丝发之余矣。然自识者观之，不待终篇而知其难继。何也？世岂有开至树不能载、叶不能覆之花，而尚有一物焉高出其上、大出其外者乎？有开至众彩俱齐、一色不漏之花，而尚有一物焉红过于朱、白过于雪者乎？斯时也，使我为造物，则必善刀而藏矣。乃天则未肯告乏也，夏欲试其技，则从而荷之；秋欲试其技，则从而菊之；冬则计穷力竭，尽可不花，而犹作蜡梅

一种以塞责之。数卉者，可不谓之芳妍尽致，足殿群芳者乎？然较之春末夏初，则皆强弩之末矣。至于金钱、金盏、剪春罗、剪秋罗、滴滴金、石竹诸花，则明知精力不继，篇帙寥寥，作此以塞纸尾，犹人诗文既尽，附以零星杂著者是也。由是观之，造物者极欲骋才，不肯自惜其力之人也；造物之才，不可竭而可竭，可竭而终不可竟竭者也。究竟一部全文，终病其后来稍弱。其不能弱始劲终者，气使之然，作者欲留余地而不得也。吾谓才人著书，不应取法于造物，当秋冬其始，而春夏其终，则是能以蔗境行文，而免于江淹才尽之诮矣。

蝴　蝶　花

此花巧甚。蝴蝶，花间物也，此即以蝴蝶为花。是一是二，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？蝴蝶之梦为周欤？非蝶非花，恰合庄周梦境。

菊

菊花者，秋季之牡丹、芍药也。种类之繁衍同，花色之全备同，而性能持久复过之。从来种植之书，是花皆略，而叙牡丹、芍药与菊者独详。人皆谓三种奇葩，可以齐观等视，而予独判为两截，谓有天工人力之分。何也？牡丹、芍药之美，全仗天工，非由人力。植此二花者，不过冬溉以肥，夏浇以湿，如是焉止矣。其开也，烂漫芬芳，未尝以人力不勤，略减其姿而稍俭其色。菊花之美，则全仗人力，微假天工。艺菊之家，当其未入土也，则有治地酿土之劳，既入土也，则有插标记种之事。是萌芽未发之先，已费人力几许矣。迨分秧植定之后，劳瘁万端，复从此始。防燥

也，虑湿也，摘头也，掐叶也，芟蕊也，接枝也，捕虫掘蚓以防害也，此皆花事未成之日，竭尽人力以俟天工者也。即花之既开，亦有防雨避霜之患，缚枝系蕊之勤，置盏引水之烦，染色变容之苦，又皆以人力之有余，补天工之不足者也。为此一花，自春徂秋，自朝迄暮，总无一刻之暇。必如是，其为花也，始能丰丽而美观，否则同于婆娑野菊，仅堪点缀疏篱而已。若是，则菊花之美，非天美之，人美之也。人美之而归功于天，使与不费辛勤之牡丹、芍药齐观等视，不几恩怨不分，而公私少辨乎？吾知敛翠凝红而为沙中偶语者，必花神也。

自有菊以来，高人逸士无不尽吻揄扬，而予独反其说者，非与渊明作敌国。艺菊之人终岁勤动，而不以胜天之力予之，是但知花好，而昧所从来。饮水忘源，并置汲者于不问，其心安乎？从前题咏诸公，皆若是也。予创是说，为秋花报本，乃深于爱菊，非薄之也。

予尝观老圃之种菊，而慨然于修士之立身与儒者之治业。使能以种菊之无逸者砺其身心，则焉往而不为圣贤？使能以种菊之有恒者攻吾举业，则何虑其不掇青紫？乃士人爱身爱名之心，终不能如老圃之爱菊，奈何！

菜

菜为至贱之物，又非众花之等伦，乃《草本》、《藤本》中反有缺遗，而独取此花殿后，无乃贱群芳而轻花事乎？曰：不然。菜果至贱之物，花亦卑卑不数之花，无如积至贱至卑者而至盈千累万，则贱者贵而卑者尊矣。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者，非民之果贵，民之至多至盛为可贵也。园圃种植之花，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，有至盈阡溢亩，令人一望无际者哉？曰：无之。

无则当推菜花为盛矣。一气初盈，万花齐发，青畴白壤，悉变黄金，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！当是时也，呼朋拉友，散步芳塍，香风导酒客寻帘，锦蝶与游人争路，郊畦之乐，什佰园亭，惟菜花之开，是其候也。

众卉第四

草木之类，各有所长，有以花胜者，有以叶胜者。花胜则叶无足取，且若赘疣，如葵花、蕙草之属是也。叶胜则可以无花，非无花也，叶即花也，天以花之丰神色泽归并于叶而生之者也。不然，绿者叶之本色，如其叶之，则亦绿之而已矣，胡以为红，为紫，为黄，为碧，如老少年、美人蕉、天竹、翠云草诸种，备五色之陆离，以娱观者之目乎？即其青之绿之，亦不同于有花之叶，另具一种芳姿。是知树木之美，不定在花，犹之丈夫之美者，不专主于有才，而妇人之丑者，亦不尽在无色也。观群花令人修容，观诸卉则所饰者不仅在貌。

芭　蕉

幽斋但有隙地，即宜种蕉。蕉能韵人而免于俗，与竹同功，王子猷偏厚此君，未免挂一漏一。蕉之易栽，十倍于竹，一二月即可成荫。坐其下者，男女皆入画图，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，“绿天”之号，洵不诬也。竹可镌诗，蕉可作字，皆文士近身之简牍。乃竹上止可一书，不能削去再刻；蕉叶则随书随换，可以日变数题，尚有时不烦自洗，雨师代拭者，此天授名笺，不当供怀素一人之用。予有题蕉绝句云：“万花题遍示无私，费尽春来笔墨

资。独喜芭蕉容我俭，自舒晴叶待题诗。”此芭蕉实录也。

翠　　云

草色之最蒨者，至翠云而止。非特草木为然，尽世间苍翠之色，总无一物可以喻之，惟天上彩云，偶一幻此。是知善着色者惟有化工，即与倾国佳人眉上之色并较浅深，觉彼犹是画工之笔，非化工之笔也。

虞　美　人

虞美人花叶并娇，且动而善舞，故又名“舞草”。《谱》云：“人或抵掌歌《虞美人》曲，即叶动如舞。”予曰：舞则有之，必歌《虞美人》曲，恐未必尽然。盖歌舞并行之事，一姬试舞，众姬必歌以助之，闻歌即舞，势使然也。若谓必歌《虞美人》曲，则此曲能歌者几？歌稀则和寡，此草亦得借口藏其拙矣。

书　带　草

书带草其名极佳，苦不得见。《谱》载出淄川城北郑康成读书处，名“康成书带草”。噫，康成雅人，岂作王戎钻核故事，不使种传别地耶？康成婢子知书，使天下婢子皆不知书，则此草不可移，否则处处堪栽也。

老少年

此草一名“雁来红”，一名“秋色”，一名“老少年”，皆欠妥切。雁来红者，尚有蓼花一种，经秋弄色者又不一而足，皆属泛称；惟“老少年”三字相宜，而又病其俗。予尝易其名曰“还童草”，似觉差胜。此草中仙品也，秋阶得此，群花可废。此草植之者繁，观之者众，然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，予尝细玩而得之。盖此草不特于一岁之中，经秋更媚，即一日之中，亦到晚更媚，总之后胜于前，是其性也。此意向矜独得，及阅徐竹隐诗，有“叶从秋后变，色向晚来红”一联，不知确有所见如予，知其晚来更媚乎？抑下句仍同上句，其晚亦指秋乎？难起九原而问之，即谓先予一着可也。

天竹

竹无花而以夹竹桃代之，竹不实而以天竹补之，皆是可以不必然而强为蛇足之事。然蛇足之形自天生之，人亦不尽任咎也。

虎刺

“长盆栽虎刺，宣石作峰峦。”布置得宜，是一幅案头山水。此虎丘卖花人长技也，不可谓非化工手笔。然购者于此，必熟视其为原盆与否。是卉皆可新移，独虎刺必须久植，新移旋踵者百无一活，不可不知。

苔

苔者，至贱易生之物，然亦有时作难：遇阶砌新筑，冀其速生者，彼必故意迟之，以示难得。予有《养苔》诗云："汲水培苔浅却池，邻翁尽日笑人痴。未成斑藓浑难待，绕砌频呼绿拗儿。"然一生之后，又令人无可奈何矣。

萍

杨入水为萍，是花中第一怪事。花已谢而辞树，其命绝矣，乃又变为一物，其生方始，殆一物而两现其身者乎？人以杨花喻命薄之人，不知其命之厚也，较天下万物为独甚。吾安能身作杨花，而居水陆二地之胜乎？

水上生萍，极多雅趣；但怪其弥漫太甚，充塞池沼，使水居有如陆地，亦恨事也。有功者不能无过，天下事其尽然哉？

竹木第五

竹木者何？树之不花者也。非尽不花，其见用于世者，在此不在彼，虽花而犹之弗花也。花者，媚人之物，媚人者损己，故善花之树多不永年，不若椅桐梓漆之朴而能久。然则树即树耳，焉如花为？善花者曰："彼能无求于世则可耳，我则不然。雨露所同也，灌溉所独也；土壤所同也，肥泽所独也。子不见尧之水、汤之旱乎？如其雨露或竭，而土不能滋，则奈何？盍舍汝所行而就

我？”不花者曰：“是则不能，甘为竹木而已矣。”

竹

俗云：“早间种树，晚上乘凉。”喻词也。予于树木中求一物以实之，其惟竹乎！种树欲其成荫，非十年不可，最易活者莫如杨柳，求其荫可蔽日，亦须数年。惟竹不然，移入庭中，即成高树，能令俗人之舍，不转盼而成高士之庐。神哉此君，真医国手也！种竹之方，旧传有诀云：“种竹无时，雨过便移，多留宿土，记取南枝。”予悉试之，乃不可尽信之书也。三者之内，惟一可遵，“多留宿土”是也。移树最忌伤根，土多则根之盘曲如故，是移地而未尝移土，犹迁人者并其卧榻而迁之，其人醒后尚不自知其迁也。若俟雨过方移，则沾泥带水，有几许未便。泥湿则松，水沾则濡，我欲留土，其如土湿而苏，随锄随散之，不可留何？且雨过必晴，新移之竹，晒则叶卷，一卷即非活兆矣。予易其词曰：“未雨先移。”天甫阴而雨犹未下，乘此急移，则宿土未湿，又复带潮，有如胶似漆之势，我欲多留，而土能随我，先据一筹之胜矣。且栽移甫定而雨至，是雨为我下，坐而受之，枝叶根本，无一不沾滋润之利。最忌者日，而日不至；最喜者雨，而雨即来；去所忌而投以喜，未有不欣欣向荣者。此法不止种竹，是花是木皆然。至于“记取南枝”一语，尤难遵奉。移竹移花，不易其向，向南者仍使向南，自是草木之幸。然移草木就人，当随人便，不能尽随草木之便。无论是花是竹，皆有正面，有反面，正面向人，反面向空隙，理也。使记南枝而与人相左，犹娶新妇进门，而听其终年背立，有是理乎？故此语只当不说，切勿泥之。总之，移花种竹只有四字当记：“宜阴忌日”是也。琐琐繁言，徒滋疑扰。

松　　柏

"苍松古柏"，美其老也。一切花竹，皆贵少年，独松、柏与梅三物，则贵老而贱幼。欲受三老之益者，必买旧宅而居。若俟手栽，为儿孙计则可，身则不能观其成也。求其可移而能就我者，纵使极大，亦是五更，非三老矣。予尝戏谓诸后生曰："欲作画图中人，非老不可。三五少年，皆贱物也。"后生询其故。予曰："不见画山水者，每及人物，必作扶筇曳杖之形，即坐而观山临水，亦是老人矍铄之状。从来未有俊美少年厕于其间者。少年亦有，非携琴捧画之流，即挈盒持樽之辈，皆奴隶于画中者也。"后生辈欲反证予言，卒无其据。引此以喻松柏，可谓合伦。如一座园亭，所有者皆时花弱卉，无十数本老成树木主宰其间，是终日与儿女子习处，无从师会友时矣。名流作画，肯若是乎？噫，予持此说一生，终不得与老成为伍，乃今年已入画，犹日坐儿女丛中。殆以花木为我，而我为松柏者乎？

梧　　桐

梧桐一树，是草木中一部编年史也，举世习焉不察，予特表而出之。花木种自何年？为寿几何岁？询之主人，主人不知，询之花木，花木不答。谓之"忘年交"则可，予以"知时达务"，则不可也。梧桐不然，有节可纪，生一年，纪一年。树有树之年，人即纪人之年，树小而人与之小，树大而人随之大，观树即所以观身。《易》曰："观我生进退。"欲观我生，此其资也。予垂髫种此，即于树上刻诗以纪年，每岁一节，即刻一诗，惜为兵燹所坏，不

克有终。犹记十五岁刻桐诗云："小时种梧桐，桐叶小于艾。簪头刻小诗，字瘦皮不坏。刹那三五年，桐大字亦大。桐字已如许，人大复何怪。还将感叹词，刻向前诗外。新字日相催，旧字不相待。顾此新旧痕，而为悠忽戒。"此予婴年著作，因说梧桐，偶尔记及，不则竟忘之矣。即此一事，便受梧桐之益。然则编年之说，岂欺人语乎？

槐　榆

树之能为阴者，非槐即榆。《诗》云："于我乎，夏屋渠渠"。此二树者，可以呼为"夏屋"，植于宅旁，与肯堂肯构无别。人谓夏者，大也，非时之所谓夏也。予曰：古人以厦为大者，非无取义。夏日之屋，非大不凉，与三时有别，故名厦为屋。训夏以大，予特未之详耳。

柳

柳贵乎垂，不垂则可无柳。柳条贵长，不长则无袅娜之致。徒垂无益也。此树为纳蝉之所，诸鸟亦集。长夏不寂寞，得时闻鼓吹者，是树皆有功，而高柳为最。总之，种树非止娱目，兼为悦耳。目有时而不娱，以在卧榻之上也；耳则无时不悦。鸟声之最可爱者，不在人之坐时，而偏在睡时。鸟音宜晓听，人皆知之；而其独宜于晓之故，人则未之察也。鸟之防弋，无时不然。卯辰以后，是人皆起，人起而鸟不自安矣。虑患之念一生，虽欲鸣而不得，鸣亦必无好音，此其不宜于昼也。晓则是人未起，即有起者，数亦寥寥，鸟无防患之心，自能毕其能事，且扪舌一夜，技痒于

心，至此皆思调弄，所谓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者是也，此其独宜于晓也。庄子非鱼，能知鱼之乐；笠翁非鸟，能识鸟之情。凡属鸣禽，皆当呼予为知己。种树之乐多端，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：枝叶繁冗，不漏月光。隔婵娟而不使见者，此其无心之过，不足责也。然匪树木无心，人无心耳。使于种植之初，预防及此，留一线之余天，以待月轮出没，则昼夜均受其利矣。

黄　杨

黄杨每岁长一寸，不溢分毫，至闰年反缩一寸，是天限之木也。植此宜生怜悯之心。予新授一名曰“知命树”。天不使高，强争无益，故守困厄为当然。冬不改柯，夏不易叶，其素行原如是也。使以他木处此，即不能高，亦将横生而至大矣；再不然，则以才不得展而至瘁，弗复自永其年矣。困于天而能自全其天，非知命君子能若是哉？最可悯者，岁长一寸是已；至闰年反缩一寸，其义何居？岁闰而我不闰，人闰而己不闰，已见天地之私；乃非止不闰，又复从而刻之，是天地之待黄杨，可谓不仁之至，不义之甚者矣。乃黄杨不憾天地，枝叶较他木加荣，反似德之者，是知命之中又知命焉。莲为花之君子，此树当为木之君子。莲为花之君子，茂叔知之；黄杨为木之君子，非稍能格物之笠翁，孰知之哉？

棕　榈

树直上而无枝者，棕榈是也。予不奇其无枝，奇其无枝而能有叶。植于众芳之中，而下不侵其地、上不蔽其天者，此木是也。

较之芭蕉，大有克己妨人之别。

枫　　柏

草之以叶为花者，翠云、老少年是也；木之以叶为花者，枫与柏是也。枫之丹，柏之赤，皆为秋色之最浓。而其所以得此者，则非雨露之功，霜之力也。霜于草木，亦有有功之时，其不肯数数见者，虑人之狎之也。枯众木独荣二木，欲示德威之一斑耳。

冬　　青

冬青一树，有松柏之实而不居其名，有梅竹之风而不矜其节，殆“身隐焉文”之流亚欤？然谈傲霜砺雪之姿者，从未闻一人齿及。是之推不言禄，而禄亦不及。予窃忿之，当易其名为“不求人知树”。

颐养部

行乐第一

伤哉！造物生人一场，为时不满百岁。彼夭折之辈无论矣。姑就永年者道之，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，亦非无限光阴，终有报罢之日。况此百年以内，有无数忧愁困苦、疾病颠连、名缰利锁、惊风骇浪，阻人燕游，使徒有百岁之虚名，并无一岁二岁享生人应有之福之实际乎！又况此百年以内，日日死亡相告，谓先我而生者死矣，后我而生者亦死矣，与我同庚比算、互称弟兄者又死矣。噫，死是何物，而可知凶不讳，日令不能无死者惊见于目，而怛闻于耳乎！是千古不仁，未有甚于造物者矣。虽然，殆有说焉。不仁者，仁之至也。知我不能无死，而日以死亡相告，是恐我也。恐我者，欲使及时为乐，当视此辈为前车也。康对山构一园亭，其地在北邙山麓，所见无非丘陇。客讯之曰："日对此景，令人何以为乐？"对山曰："日对此景，乃令人不敢不乐。"达哉斯言！予尝以铭座右。兹论养生之法，而以行乐先之；劝人行乐，而以死亡怵之，即祖是意。欲体天地至仁之心，不能不蹈造物不仁之迹。

养生家授受之方，外藉药石，内凭导引，其借口颐生而流为放辟邪侈者，则曰"比家"。三者无论邪正，皆术士之言也。予系儒生，并非术士。术士所言者术，儒家所凭者理。《鲁论·乡党》

一篇，半属养生之法。予虽不敏，窃附于圣人之徒，不敢为诞妄不经之言以误世。有怪此卷以颐养命名，而觅一丹方不得者，予以空疏谢之。又有怪予著《饮馔》一篇，而未及烹饪之法，不知酱用几何，醋用几何，醝椒香辣用几何者。予曰：果若是，是一庖人而已矣，乌足重哉！人曰：若是，则《食物志》、《尊生笺》、《卫生录》等书，何以备列此等？予曰：是诚庖人之书也。士各明志，人有弗为。

贵人行乐之法

人间至乐之境，惟帝王得以有之；下此则公卿将相，以及群辅百僚，皆可以行乐之人也。然有万几在念，百务萦心，一日之内，除视朝听政、放衙理事、治人事神、反躬修己之外，其为行乐之时有几？曰：不然。乐不在外而在心。心以为乐，则是境皆乐，心以为苦，则无境不苦。身为帝王，则当以帝王之境为乐境；身为公卿，则当以公卿之境为乐境。凡我分所当行，推诿不去者，即当摈弃一切悉视为苦，而专以此事为乐。谓我为帝王，日有万几之冗，其心则诚劳矣，然世之艳慕帝王者，求为片刻而不能，我之至劳，人之所谓至逸也。为公卿将相、群辅百僚者，居心亦复如是，则不必于视朝听政、放衙理事、治人事神、反躬修己之外，别寻乐境，即此得为之地，便是行乐之场。一举笔而安天下，一矢口而遂群生，以天下群生之乐为乐，何快如之？若于此外稍得清闲，再享一切应有之福，则人皇可比玉皇，俗吏竟成仙吏，何蓬莱三岛之足羡哉？此术非他，盖用吾家老子“退一步”法。以不如己者视己，则日见可乐；以胜于己者视己，则时觉可忧。从来人君之善行乐者，莫过于汉之文、景；其不善行乐者，莫过于武帝。以文、景于帝王应行之外，不多一事，故觉其逸；武帝则

好大喜功，且薄帝王而慕神仙，是以徒见其劳。人臣之善行乐者，莫过于唐之郭子仪；而不善行乐者，则莫如李广。子仪既拜汾阳王，志愿已足，不复他求，故能极欲穷奢，备享人臣之福；李广则耻不如人，必欲封侯而后已，是以独当单于，卒致失道后期而自刭。故善行乐者，必先知足。二疏云："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"不辱不殆，至乐在其中矣。

富人行乐之法

劝贵人行乐易，劝富人行乐难。何也？财为行乐之资，然势不宜多，多则反为累人之具。华封人祝帝尧富寿多男，尧曰："富则多事。"华封人曰："富而使人分之，何事之有？"由是观之，财多不分，即以唐尧之圣、帝王之尊，犹不能免多事之累，况德非圣人而位非帝王者乎？陶朱公屡致千金，屡散千金，其致而必散，散而复致者，亦学帝尧之防多事也。兹欲劝富人行乐，必先劝之分财；劝富人分财，其势同于拔山超海，此必不得之数也。财多则思运，不运则生息不繁。然不运则已，一运则经营惨淡，坐起不宁，其累有不可胜言者。财多必善防，不防则为盗贼所有，而且以身殉之。然不防则已，一防则惊魂四绕，风鹤皆兵，其恐惧觳觫之状，有不堪目睹者。且财多必招忌。语云："温饱之家，众怨所归。"以一身而为众射之的，方且忧伤虑死之不暇，尚可与言行乐乎哉？甚矣，财不可多，多之为累，亦至此也。然则富人行乐，其终不可冀乎？曰：不然。多分则难，少敛则易。处比户可封之世，难于售恩；当民穷财尽之秋，易于见德。少课锱铢之利，穷民即起颂扬；略蠲升斗之租，贫佃即生歌舞。本偿而子息未偿，因其贫也而贳之，一券才焚，即噪冯驩之令誉；赋足而国用不足，因其匮也而助之，急公偶试，即来卜式之美名。果如是，则大异

于今日之富民，而又无损于本来之故我。觊觎者息而仇怨者稀，是则可言行乐矣。其为乐也，亦同贵人，可不必于持筹握算之外，别寻乐境，即此宽租减息、仗义急公之日，听贫民之欢欣赞颂，即当两部鼓吹；受官司之奖励称扬，便是百年华衮。荣莫荣于此，乐亦莫乐于此矣。至于悦色娱声、眠花藉柳、构堂建厦、啸月嘲风诸乐事，他人欲得，所患无资，业有其资，何求弗遂？是同一富也，昔为最难行乐之人，今为最易行乐之人。即使帝尧不死，陶朱现在，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去其一念之刻而已矣。

贫贱行乐之法

穷人行乐之方，无他秘巧，亦止有退一步法。我以为贫，更有贫于我者；我以为贱，更有贱于我者；我以妻子为累，尚有鳏寡孤独之民，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；我以胼胝为劳，尚有身系狱廷，荒芜田地，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。以此居心，则苦海尽成乐地。如或向前一算，以胜己者相衡，则片刻难安，种种桎梏幽囚之境出矣。一显者旅宿邮亭，时方溽暑，帐内多蚊，驱之不出，因忆家居时堂宽似宇，簟冷如冰，又有群姬握扇而挥，不复知其为夏，何遽困厄至此！因怀至乐，愈觉心烦，遂致终夕不寐。一亭长露宿阶下，为众蚊所啮，几至露筋，不得已而奔走庭中，俾四体动而弗停，则啮人者无由厕足；乃形则往来仆仆，口则赞叹嚣嚣，一似苦中有乐者。显者不解，呼而讯之，谓："汝之受困，什佰于我，我以为苦，而汝以为乐，其故维何？"亭长曰："偶忆某年，为仇家所陷，身系狱中。维时亦当暑月，狱卒防予私逸，每夜拘挛手足，使不得动摇，时蚊蚋之繁，倍于今夕，听其自啮，欲稍稍规避而不能，以视今夕之奔走不息，四体得以自如

者，奚啻仙凡人鬼之别乎！以昔较今，是以但见其乐，不知其苦。”显者听之，不觉爽然自失。此即穷人行乐之秘诀也。不独居心为然，即铸体炼形，亦当如是。譬如夏月苦炎，明知为室庐卑小所致，偏向骄阳之下来往片时，然后步入室中，则觉暑气渐消，不似从前酷烈；若畏其湫隘而投宽处纳凉，及至归来，炎蒸又加十倍矣。冬月苦冷，明知为墙垣单薄所致，故向风雪之中行走一次，然后归庐返舍，则觉寒威顿减，不复凛冽如初；若避此荒凉而向深居就燠，及其再入，战栗又作何状矣。由此类推，则所谓退步者，无地不有，无人不有，想至退步，乐境自生。予为两间第一困人，其能免死于忧，不枯槁于迍邅蹭蹬者，皆用此法。又得管城一物，相伴终身，以扫千军则不足，以除万虑则有余。然非善作退步，即楮墨亦能困人。想虞卿著书，亦用此法，我能公世，彼特秘而未传耳。

由亭长之说推之，则凡行乐者，不必远引他人为退步，即此一身，谁无过来之逆境？大则灾凶祸患，小则疾病忧伤。“执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”取而较之，更为亲切。凡人一生，奇祸大难非特不可遗忘，还宜大书特书，高悬座右。其裨益于身者有三：孽由己作，则可知非痛改，视作前车；祸自天来，则可止怨释尤，以弭后患；至于忆苦追烦，引出无穷乐境，则又警心惕目之余事矣。如曰省躬罪己，原属隐情，难使他人共睹，若是则有包含韫藉之法：或止书罹患之年月，而不及其事；或别书隐射之数语，而不露其详；或撰作一联一诗，悬挂起居亲密之处，微寓己意，不使人知，亦淑慎其身之妙法也。此皆湖上笠翁瞒人独做之事，笔机所到，欲讳不能，俗语所谓“不打自招”者，非乎？

家庭行乐之法

世间第一乐地，无过家庭。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。”是圣贤行乐之方，不过如此。而后世人情之好向，往往与圣贤相左。圣贤所乐者，彼则苦之；圣贤所苦者，彼反视为至乐而沉溺其中。如弃现在之天亲而拜他人为父，撇同胞之手足而与陌路结盟，避女色而就娈童，舍家鸡而寻野鹜，是皆情理之至悖，而举世习而安之。其故无他，总由一念之恶旧喜新，厌常趋异所致。若是，则生而所有之形骸，亦觉陈腐可厌，胡不并易而新之，使今日魂附一体，明日又附一体，觉愈变愈新之可爱乎？其不能变而新之者，以生定故也。然欲变而新之，亦自有法。时易冠裳，迭更帏座，而照之以镜，则似换一规模矣。即以此法而施之父母兄弟、骨肉妻孥，以结交滥费之资，而鲜其衣饰，美其供奉，则居移气，养移体，一岁而数变其形，岂不犹之谓他人父，谓他人母，而与同学少年互称兄弟，各家美丽共缔姻盟者哉？有好游狭斜者，荡尽家资而不顾，其妻迫于饥寒而求去。临去之日，别换新衣而佐以美饰，居然绝世佳人。其夫抱而泣曰：“吾走尽章台，未尝遇此娇丽。由是观之，匪人之美，衣饰美之也。倘能复留，当为勤俭克家，而置汝金屋。”妻善其言而止。后改荡从善，卒如所云。又有人子不孝而为亲所逐者，鞠于他人，越数年而复返，定省承欢，大异畴昔。其父讯之，则曰：“非予不爱其亲，习久而生厌也。兹复厌所习见，而以久不睹者为可亲矣。”众人笑之，而有识者怜之。何也？习久而厌其亲者，天下皆然，而不能自明其故。此人知之，又能直言无讳，盖可以为善之人也。此等罕譬曲喻，皆为劝导愚蒙。谁无至性，谁乏良知，而俟予为木铎？但观孺子离家，即生哭泣，岂无至乐之境十倍其家者哉？性在此而不在彼也。人

能以孩提之乐境为乐境，则去圣人不远矣。

道途行乐之法

“逆旅”二字，足概远行，旅境皆逆境也。然不受行路之苦，不知居家之乐，此等况味，正须一一尝之。予游绝塞而归，乡人讯曰：“边陲之游乐乎？”予曰：“乐。”有经其地而惮焉者曰：“地则不毛，人皆异类，睹沙场而气索，闻钲鼓而魂摇，何乐之有？”予曰：“向未离家，谬谓四方一致，其饮馔服饰皆同于我，及历四方，知有大谬不然者。然止游通邑大都，未至穷边极塞，又谓远近一理，不过稍变其制而已矣。及抵边陲，始知地狱即在人间，罗刹原非异物，而今而后，方知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，而近地之民，其去绝塞之民者，反有霄壤幽明之大异也。不入其地，不睹其情，乌知生于东南，游于都会，衣轻席暖，饭稻羹鱼之足乐哉！”此言出路之人，视居家之乐为乐也；然未至还家，则终觉其苦。又有视家为苦，借道途行乐之法，可以暂娱目前，不为风霜车马所困者，又一方便法门也。向平欲俟婚嫁既毕，遨游五岳；李固与弟书，谓周观天下，独未见益州，似有遗憾；太史公因游名山大川，得以史笔妙千古。是游也者，男子生而欲得，不得即以为恨者也。有道之士，尚欲挟资裹粮，专行其志，而我以糊口资生之便，为益闻广见之，过一地，即览一地之人情，经一方，则睹一方之胜概，而且食所未食，尝所欲尝，蓄所余者而归遗细君，似得五侯之鲭，以果一家之腹，是人生最乐之事也，奚事哭泣阮途，而为乘槎驭骏者所窃笑哉？

春季行乐之法

人有喜怒哀乐，天有春夏秋冬。春之为令，即天地交欢之候，阴阳肆乐之时也。人心至此，不求畅而自畅，犹父母相亲相爱，则儿女嬉笑自如，睹满堂之欢欣，即欲向隅而泣，泣不出也。然当春行乐，每易过情，必留一线之余春，以度将来之酷夏。盖一岁难过之关，惟有三伏，精神之耗，疾病之生，死亡之至，皆由于此。故俗话云："过得七月半，便是铁罗汉"，非虚语也。思患预防，当在三春行乐之时，不得纵欲过度，而先埋伏病根。花可熟观，鸟可倾听，山川云物之胜可以纵游，而独于房欲之事略存余地。盖人当此际，满体皆春。春者，泄尽无遗之谓也。草木之春，泄尽无遗而不坏者，以三时皆蓄，而止候泄于一春，过此一春，又皆蓄精养神之候矣。人之一身，能保一时尽泄而三时皆不泄乎？尽泄于春，而又不能不泄于夏，虽草木不能不枯，况人身之浮脆者乎？欲留枕席之余欢，当使游观之尽致。何也？分心花鸟，便觉体有余闲；并力闺帏，易致身无宁刻。然予所言，皆防已甚之词也。若使杜情而绝欲，是天地皆春而我独秋，焉用此不情之物，而作人中灾异乎？

夏季行乐之法

酷夏之可畏，前幅虽露其端，然未尽暑毒之什一也。使天只有三时而无夏，则人之死也必稀，巫医僧道之流皆苦饥寒而莫救矣。止因多此一时，遂觉人身叵测，常有朝人而夕鬼者。《戴记》云："是月也，阴阳争，死生分。"危哉斯言！令人不寒而栗矣。凡

人身处此候，皆当时时防病，日日忧死。防病忧死，则当刻刻偷闲以行乐。从来行乐之事，人皆选暇于三春，予独息机于九夏。以三春神旺，即使不乐，无损于身；九夏则神耗气索，力难支体，如其不乐，则劳神役形，如火益热，是与性命为仇矣。《月令》以仲冬为闭藏；予谓天地之气闭藏于冬，人身之气当令闭藏于夏。试观隆冬之月，人之精神愈寒愈健，较之暑气铄人，有不可同年而语者。凡人苟非民社系身，饥寒迫体，稍堪自逸者，则当以三时行事，一夏养生。过此危关，然后出而应酬世故，未为晚也。追忆明朝失政以后，大清革命之先，予绝意浮名，不干寸禄，山居避乱，反以无事为荣。夏不谒客，亦无客至，匪止头巾不设，并衫履而废之。或裸处乱荷之中，妻孥觅之不得；或偃卧长松之下，猿鹤过而不知。洗砚石于飞泉，试茗奴以积雪；欲食瓜而瓜生户外，思啖果而果落树头，可谓极人世之奇闻，擅有生之至乐者矣。后此则徙居城市，酬应日纷，虽无利欲熏人，亦觉浮名致累。计我一生，得享列仙之福者，仅有三年。今欲续之，求为闰余而不可得矣。伤哉！人非铁石，奚堪磨杵作针；寿岂泥沙，不禁委尘入土。予以劝人行乐，而深悔自役其形。噫，天何惜于一闲，以补富贵荣朊之不足哉！

秋季行乐之法

过夏徂秋，此身无恙，是当与妻孥庆贺重生，交相为寿者矣。又值炎蒸初退，秋爽媚人，四体得以自如，衣衫不为桎梏，此时不乐，将待何时？况有阻人行乐之二物，非久即至。二物维何？霜也，雪也。霜雪一至，则诸物变形。非特无花，亦且少叶；亦时有月，难保无风。若谓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，则秋价之昂，宜增十倍。有山水之胜者，乘此时蜡屐而游，不则当面错过。何也？前

此欲登而不可，后此欲眺而不能，则是又有一年之别矣。有金石之交者，及此时朝夕过从，不则交臂而失。何也？毻氅阻人于前，咫尺有同千里；风雪欺人于后，访戴何异登天，则是又负一年之约矣。至于姬妾之在家，一到此时，有如久别乍逢，为欢特异。何也？暑月汗流，求为盛妆而不得，十分娇艳，惟四五之仅存；此则全副精神，皆可用于青鬓翠黛之上。久不睹而今忽睹，有不与远归新娶同其燕好者哉？为欢即欲，视其精力短长，总留一线之余地。能行百里者，至九十而思休；善登浮屠者，至六级而即下。此房中秘术，请为少年场授之。

冬季行乐之法

冬天行乐，必须设身处地，幻为路上行人，备受风雪之苦，然后回想在家，则无论寒燠晦明，皆有胜人百倍之乐矣。尝有画雪景山水，人持破伞，或策蹇驴，独行古道之中，经过悬崖之下，石作狰狞之状，人有颠蹶之形者。此等险画，隆冬之月，正宜悬挂中堂。主人对之，即是御风障雪之屏，暖胃和衷之药。若杨国忠之肉阵，党太尉之羊羔美酒，初试或温，稍停则奇寒至矣。善行乐者，必先作如是观，而后继之以乐，则一分乐境，可抵二三分，五七分乐境，便可抵十分二十分矣。然一到乐极忘忧之际，其乐自能渐减，十分乐境，只作得五七分，二三分乐境，又只作得一分矣。须将一切苦境，又复从头想起，其乐之渐增不减，又复如初。此善讨便宜之第一法也。譬之行路之人，计程共有百里，行过七八十里，所剩无多，然无奈望到心坚，急切难待，种种畏难怨苦之心出矣。但一回头，计其行过之路数，则七八十里之远者可到，况其少而近者乎？譬如此际止行二三十里，尚余七八十里，则苦多乐少，其境又当何如？此种想念，非但可为行乐之方，凡

居官者之理繁治剧，学道者之读书穷理，农工商贾之任劳即勤，无一不可倚之为法。噫，人之行乐，何与于我，而我为之嗓敝舌焦，手腕几脱。是殆有媚人之癖，而以楮墨代脂韦者乎？

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

行乐之事多端，未可执一而论。如睡有睡之乐，坐有坐之乐，行有行之乐，立有立之乐，饮食有饮食之乐，盥栉有盥栉之乐，即袒裼裸裎、如厕便溺，种种秽亵之事，处之得宜，亦各有其乐。苟能见景生情，逢场作戏，即可悲可涕之事，亦变欢娱。如其应事寡才，养生无术，即征歌选舞之场，亦生悲戚。兹以家常受用，起居安乐之事，因便制宜，各存其说于左。

睡

有专言法术之人，遍授养生之诀，欲予北面事之。予讯益寿之功，何物称最？颐生之地，谁处居多？如其不谋而合，则奉为师，不则友之可耳。其人曰："益寿之方，全凭导引；安生之计，惟赖坐功。"予曰："若是，则汝法最苦，惟修苦行者能之。予懒而好动，且事事求乐，未可以语此也。"其人曰："然则汝意云何？试言之，不妨互为印政。"予曰："天地生人以时，动之者半，息之者半。动则旦，而息则暮也。苟劳之以日，而不息之以夜，则旦旦而伐之，其死也，可立而待矣。吾人养生亦以时，扰之以半，静之以半，扰则行起坐立，而静则睡也。如其劳我以经营，而不逸我以寝处，则岌岌乎殆哉！其年也，不堪指屈矣。若是，则养生之诀，当以善睡居先。睡能还精，睡能养气，睡能健脾益胃，睡

能坚骨壮筋。如其不信，试以无疾之人与有疾之人，合而验之。人本无疾，而劳之以夜，使累夕不得安眠，则眼眶渐落而精气日颓，虽未即病，而病之情形出矣。患疾之人，久而不寐，则病势日增；偶一沉酣，则其醒也，必有油然勃然之势。是睡，非睡也，药也；非疗一疾之药，乃治百病，救万民，无试不验之神药也。兹欲从事导引，并力坐功，势必先遣睡魔，使无倦态而后可。予忍弃生平最效之药，而试未必果验之方哉？"其人艴然而去，以予不足教也。予诚不足教哉！但自陈所得，实为有见而然，与强辩饰非者稍别。前人睡诗云："花竹幽窗午梦长，此中与世暂相忘。华山处士如容见，不觅仙方觅睡方。"近人睡诀云："先睡心，后睡眼。"此皆书本唾余，请置弗道，道其未经发明者而已。睡有睡之时，睡有睡之地，睡又有可睡可不睡之人，请条晰言之。由戌至卯，睡之时也。未戌而睡，谓之先时，先时者不祥，谓与疾作思卧者无异也；过卯而睡，谓之后时，后时者犯忌，谓与长夜不醒者无异也。且人生百年，夜居其半，穷日行乐，犹苦不多，况以睡梦之有余，而损宴游之不足乎？有一名士善睡，起必过午，先时而访，未有能晤之者。予每过其居，必俟良久而后见。一日闷坐无聊，笔墨具在，乃取旧诗一首，更易数字而嘲之曰："吾在此静睡，起来常过午；便活七十年，止当三十五。"同人见之，无不绝倒。此虽谑浪，颇关至理。是当睡之时，止有黑夜，舍此皆非其候矣。然而午睡之乐，倍于黄昏，三时皆所不宜，而独宜于长夏。非私之也，长夏之一日，可抵残冬之二日；长夏之一夜，不敌残冬之半夜，使止息于夜，而不息于昼，是以一分之逸，敌四分之劳，精力几何，其能堪此？况暑气铄金，当之未有不倦者。倦极而眠，犹饥之得食，渴之得饮，养生之计，未有善于此者。午餐之后，略逾寸晷，俟所食既消，而后徘徊近榻。又勿有心觅睡，觅睡得睡，其为睡也不甜。必先处于有事，事未毕而忽倦，睡乡之民自来招我。桃源、天台诸妙境，原非有意造之，皆莫知其然而然者。予

最爱旧诗中有“手倦抛书午梦长”一句。手书而眠，意不在睡；抛书而寝，则又意不在书，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。睡中三昧，惟此得之。此论睡之时也。睡又必先择地。地之善者有二：曰静，曰凉。不静之地，止能睡目，不能睡耳，耳目两岐，岂安身之善策乎？不凉之地，止能睡魂，不能睡身，身魂不附，乃养生之至忌也。至于可睡可不睡之人，则分别于“忙闲”二字。就常理而论之，则忙人宜睡，闲人可以不必睡。然使忙人假寐，止能睡眼，不能睡心，心不睡而眼睡，犹之未尝睡也。其最不受用者，在将觉未觉之一时，忽然想起某事未行，某人未见，皆万万不可已者，睡此一觉，未免失事妨时，想到此处，便觉魂趋梦绕，胆怯心惊，较之未睡之前，更加烦躁，此忙人之不宜睡也。闲则眼未阖而心先阖，心已开而眼未开；已睡较未睡为乐，已醒较未醒更乐，此闲人之宜睡也。然天地之间，能有几个闲人？必欲闲而始睡，是无可睡之时矣。有暂逸其心以妥梦魂之法：凡一日之中，急切当行之事，俱当于上半日告竣，有未竣者，则分遣家人代之，使事事皆有着落，然后寻床觅枕以赴黑甜，则与闲人无别矣。此言可睡之人也。而尤有吃紧一关未经道破者，则在莫行歹事。“半夜敲门不吃惊”，始可于日间睡觉，不则一闻剥啄，即是逻倅到门矣。

坐

从来善养生者，莫过于孔子。何以知之？知之于“寝不尸，居不容”二语。使其好饰观瞻，务修边幅，时时求肖君子，处处欲为圣人，则其寝也，居也，不求尸而自尸，不求容而自容；则五官四体，不复有舒展之刻。岂有泥塑木雕其形，而能久长于世者哉？“不尸不容”四字，绘出一幅时哉圣人，宜乎崇祀千秋，而为风雅斯文之鼻祖也。吾人燕居坐法，当以孔子为师，勿务端庄而

必正襟危坐，勿同束缚而为胶柱难移。抱膝长吟，虽坐也，而不妨同于箕踞；支颐丧我，行乐也，而何必名为坐忘？但见面与身齐，久而不动者，其人必死。此图画真容之先兆也。

行

贵人之出，必乘车马。逸则逸矣，然于造物赋形之义，略欠周全。有足而不用，与无足等耳，反不若安步当车之人，五官四体皆能适用。此贫士骄人语。乘车策马，曳履搴裳，一般同是行人，止有动静之别。使乘车策马之人，能以步趋为乐，或经山水之胜，或逢花柳之妍，或遇戴笠之贫交，或见负薪之高士，欣然止驭，徒步为欢，有时安车而待步，有时安步以当车，其能用足也，又胜贫士一筹矣。至于贫士骄人，不在有足能行，而在缓急出门之可恃。事属可缓，则以安步当车；如其急也，则以疾行当马。有人亦出，无人亦出；结伴可行，无伴亦可行。不似富贵者假足于人，人或不来，则我不能即出，此则有足若无，大悖谬于造物赋形之义耳。兴言及此，行殊可行！

立

立分久暂，暂可无依，久当思傍。亭亭独立之事，但可偶一为之，旦旦如是，则筋骨皆悬，而脚跟如砥，有血脉胶凝之患矣。或倚长松，或凭怪石，或靠危栏作轼，或扶瘦竹为筇；既作羲皇上人，又作画图中物，何乐如之！但不可以美人作柱，虑其础石太纤，而致栋梁皆仆也。

饮

宴集之事，其可贵者有五：饮量无论宽窄，贵在能好；饮伴无论多寡，贵在善谈；饮具无论丰啬，贵在可继；饮政无论宽猛，贵在可行；饮候无论短长，贵在能止。备此五贵，始可与言饮酒之乐；不则曲蘖宾朋，皆凿性斧身之具也。予生平有五好，又有五不好，事则相反，乃其势又可并行而不悖。五好、五不好维何？不好酒而好客；不好食而好谈；不好长夜之欢，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；不好为苛刻之令，而好受罚者欲辩无辞；不好使酒骂坐之人，而好其于酒后尽露肝膈。坐此五好、五不好，是以饮量不胜蕉叶，而日与酒人为徒。近日又增一种癖好、癖恶：癖好音乐，每听必至忘归；而又癖恶座客多言，与竹肉之音相乱。饮酒之乐，备于五贵、五好之中，此皆为宴集宾朋而设。若夫家庭小饮与燕闲独酌，其为乐也，全在天机逗露之中，形迹消忘之内。有饮宴之实事，无酬酢之虚文。睹儿女笑啼，认作斑斓之舞；听妻孥劝诫，若闻金缕之歌。苟能作如是观，则虽谓朝朝岁旦，夜夜元宵可也。又何必座客常满，樽酒不空，日藉豪举以为乐哉？

谈

读书，最乐之事，而懒人常以为苦；清闲，最乐之事，而有人病其寂寞。就乐去苦，避寂寞而享安闲，莫若与高士盘桓，文人讲论。何也？“与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既受一夕之乐，又省十年之苦，便宜不亦多乎？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”既得半日之闲，又免多时之寂，快乐可胜道乎？善养生者，不可

不交有道之士；而有道之士，多有不善谈者。有道而善谈者，人生希觏，是当时就日招，以备开聋启聩之用者也。即云我能挥麈，无假于人，亦须借朋侪起发，岂能若西域之钟虡，不叩自鸣者哉？

沐 浴

盛暑之月，求乐事于黑甜之外，其惟沐浴乎！潮垢非此不除，浊污非此不净，炎蒸暑毒之气亦非此不解。此事非独宜于盛夏，自严冬避冷，不宜频浴外，凡遇春温秋爽，皆可借此为乐。而养生之家则往往忌之，谓其损耗元神也。吾谓沐浴既能损身，则雨露亦当损物，岂人与草木有二性乎？然沐浴损身之说，亦非无据而云然。予尝试之。试于初下浴盆时，以未经浇灌之身，忽遇澎湃奔腾之势，以热投冷，以湿犯燥，几类水攻。此一激也，实足以冲散元神，耗除精气。而我有法以处之：虑其太激，则势在尚缓；避其太热，则利于用温。解衣磅礴之秋，先调水性，使之略带温和，由腹及胸，由胸及背，惟其温而缓也，则有水似乎无水，已浴同于未浴，俟与水性相习之后，始以热者投之，频浴频投，频投频搅，使水乳交融而不觉，渐入佳境而莫知，然后纵横其势，反侧其身，逆灌顺浇，必至痛快其身而后已。此盆中取乐之法也。至于富室大家，扩盆为屋，注水于池者，冷则加薪，热则去火，自有以逸待劳之法，想无俟贫人置喙也。

听琴观棋

弈棋尽可消闲，似难借以行乐；弹琴实堪养性，未易执此求欢。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弹，棋必整槊横戈以待。百骸尽放之时，何

必再期整肃？万念俱忘之际，岂宜复较输赢？常有贵禄荣名付之一掷，而与人围棋赌胜，不肯以一着相饶者，是与让千乘之国，而争箪食豆羹者何异哉？故喜弹不若喜听，善弈不如善观。人胜而我为之喜，人败而我不必为之忧，则是常居胜地也；人弹和缓之音而我为之吉，人弹噍杀之音而我不必为之凶，则是长为吉人也。或观听之余，不无技痒，何妨偶一为之，但不寝食其中而莫之或出，则为善弹善弈者耳。

看花听鸟

花鸟二物，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。既产娇花嫩蕊以代美人，又病其不能解语，复生群鸟以佐之。此段心机，竟与购觅红妆，习成歌舞，饮之食之，教之诲之以媚人者，同一周旋之至也。而世人不知，目为蠢然一物，常有奇花过目而莫之睹，鸣禽悦耳而莫之闻者。至其捐资所购之姬妾，色不及花之万一，声仅窃鸟之绪余，然而睹貌即惊，闻歌辄喜，为其貌似花而声似鸟也。噫，贵似贱真，与叶公之好龙何异？予则不然。每值花柳争妍之日，飞鸣斗巧之时，必致谢洪钧，归功造物，无饮不奠，有食必陈，若善士信妪之佞佛者。夜则后花而眠，朝则先鸟而起，惟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。及至莺老花残，辄怏怏如有所失。是我之一生，可谓不负花鸟；而花鸟得予，亦所称“一人知己，死可无恨”者乎！

蓄养禽鱼

鸟之悦人以声音，画眉、鹦鹉二种。而鹦鹉之声价，高出画眉上，人多癖之，以其能作人言耳。予则大违是论，谓鹦鹉所长

止在羽毛，其声则一无可取。鸟声之可听者，以其异于人声也。鸟声异于人声之可听者，以出于人者为人籁，出于鸟者为天籁也。使我欲听人言，则盈耳皆是，何必假口笼中？况最善说话之鹦鹉，其舌本之强，犹甚于不善说话之人，而所言者，又不过口头数语。是鹦鹉之见重于人，与人之所以重鹦鹉者，皆不可诠解之事。至于画眉之巧，以一口而代众舌，每效一种，无不酷似，而复纤婉过之，诚鸟中慧物也。予好与此物作缘，而独怪其易死。既善病而复招尤，非殁于己，即伤于物，总无三年不坏者。殆亦多技多能所致欤？

鹤、鹿二种之当蓄，以其有仙风道骨也。然所耗不赀，而所居必广，无其资与地者，皆不能蓄。且种鱼养鹤，二事不可兼行，利此则害彼也。然鹤之善唳善舞，与鹿之难扰易驯，皆品之极高贵者，麟凤龟龙而外，不得不推二物居先矣。乃世人好此二物，又分轻重于其间，二者不可得兼，必将舍鹿而求鹤矣。显贵之家，匪特深藏苑囿，近置衙斋，即倩人写真绘像，必以此物相随。予尝推原其故，皆自一人始之，赵清献公是也。琴之与鹤，声价倍增，讵非贤相提携之力欤？

家常所蓄之物，鸡犬而外，又复有猫。鸡司晨，犬守夜，猫捕鼠，皆有功于人而自食其力者也。乃猫为主人所亲昵，每食与俱，尚有听其搴帷入室，伴寝随眠者。鸡栖于埘，犬宿于外，居处饮食皆不及焉。而从来叙禽兽之功，谈治平之象者，则止言鸡犬而并不及猫。亲之者是，则略之者非；亲之者非，则略之者是；不能不惑于二者之间矣。曰：有说焉。昵猫而贱鸡犬者，犹癖谐臣媚子，以其不呼能来，闻叱不去；因其亲而亲之，非有可亲之道也。鸡犬二物，则以职业为心，一到司晨守夜之时，则各司其事，虽豢以美食，处以曲房，使不即彼而就此，二物亦守死弗至；人之处此，亦因其远而远之，非有可远之道也。即其司晨守夜之功，与捕鼠之功亦有间焉。鸡之司晨，犬之守夜，忍饥寒而尽瘁，

无所利而为之，纯公无私者也；猫之捕鼠，因去害而得食，有所利而为之，公私相半者也。清勤自处，不屑媚人者，远身之道；假公自为，密迩其君者，固宠之方。是三物之亲疏，皆自取之也。然以我司职业于人间，亦必效鸡犬之行，而以猫之举动为戒。噫，亲疏可言也，祸福不可言也。猫得自终其天年，而鸡犬之死，皆不免于刀锯鼎镬之罚。观于三者之得失，而悟居官守职之难。其不冠进贤，而脱然于宦海浮沉之累者，幸也。

浇灌竹木

“筑成小圃近方塘，果易生成菜易长。抱瓮太痴机太巧，从中酌取灌园方。”此予山居行乐之诗也。能以草木之生死为生死，始可与言灌园之乐，不则一灌再灌之后，无不畏途视之矣。殊不知草木欣欣向荣，非止耳目堪娱，亦可为艺草植木之家，助祥光而生瑞气。不见生财之地万物皆荣，退运之家群生不遂？气之旺与不旺，皆于动植验之。若是，则汲水浇花，与听信堪舆、修门改向者无异也。不视为苦，则乐在其中。督率家人灌溉，而以身任微勤，节其劳逸，亦颐养性情之一助也。

止忧第二

忧可忘乎？不可忘乎？曰：可忘者非忧，忧实不可忘也。然则忧之未忘，其何能乐？曰：忧不可忘而可止，止即所以忘之也。如人忧贫而劝之使忘，彼非不欲忘也，啼饥号寒者迫于内，课赋索逋者攻于外，忧能忘乎？欲使贫者忘忧，必先使饥者忘啼，寒者忘号，征且索者忘其逋赋而后可，此必不得之数也。若是，则

"忘忧"二字徒虚语耳。犹慰下第者以来科必发，慰老而无嗣者以日后必生，迨其不发不生，亦止听之而已，能归咎慰我者而责之使偿乎？语云："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"慰人忧贫者，必当授以生财之法；慰人下第者，必先予以必售之方；慰人老而无嗣者，当令蓄姬买妾，止妒息争，以为多男从出之地。若是，则为有裨之言，不负一番劝谕。止忧之法，亦若是也。忧之途径虽繁，总不出可备、难防之二种，姑为汗竹，以代树萱。

止眼前可备之忧

拂意之境，无人不有，但问其易处不易处，可防不可防。如易处而可防，则于未至之先，筹一计以待之。此计一得，即委其事于度外，不必再筹，再筹则惑我者至矣。贼攻于外而民扰于中，其可防乎？俟其既至，则以前画之策，取而予之，切勿自动声色。声色动于外，则气馁于中。此以静待动之法，易知亦易行也。

止身外不测之忧

不测之忧，其未发也，必先有兆。现乎蓍龟，动乎四体者，犹未必果验。其必验之兆，不在凶信之频来，而反在吉祥之事之太过。乐极悲生，否伏于泰，此一定不移之数也。命薄之人，有奇福，便有奇祸；即厚德载福之人，极祥之内，亦必酿出小灾。盖天道好还，不敢尽私其人，微示公道于一线耳。达者处此，无不思患预防，谓此非善境，乃造化必忌之数，而鬼神必瞷之秋也。萧墙之变，其在是乎？止忧之法有五：一曰谦以省过，二曰勤以砺身，三曰俭以储费，四曰恕以息争，五曰宽以弥谤。率此而行，则

忧之大者可小，小者可无；非循环之数，可以窃逃而幸免也。只因造物予夺之权，不肯为人所测识，料其如此，彼反未必如此，亦造物者颠倒英雄之惯技耳。

调饮啜第三

《食物本草》一书，养生家必需之物。然翻阅一过，即当置之。若留匕箸之旁，日备考核，宜食之物则食之，否则相戒勿用，吾恐所好非所食，所食非所好，曾皙睹羊枣而不得咽，曹刿鄙肉食而偏与谋，则饮食之事亦太苦矣。尝有性不宜食而口偏嗜之，因惑《本草》之言，遂以疑虑致疾者。弓蛇之为祟，岂仅在形似之间哉！食色，性也，欲藉饮食养生，则以不离乎性者近是。

爱食者多食

生平爱食之物，即可养身，不必再查《本草》。春秋之时，并无《本草》，孔子性嗜姜，即不撤姜食，性嗜酱，即不得其酱不食，皆随性之所好，非有考据而然。孔子于姜、酱二物，每食不离，未闻以多致疾。可见性好之物，多食不为祟也。但亦有调剂君臣之法，不可不知。"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。"此即调剂君臣之法。肉与食较，则食为君而肉为臣；姜、酱与肉较，则又肉为君而姜、酱为臣矣。虽有好不好之分，然君臣之位不可乱也。他物类是。

怕食者少食

凡食一物而凝滞胸膛，不能克化者，即是病根，急宜消导。世间只有瞑眩之药，岂有瞑眩之食乎？喜食之物，必无是患，强半皆所恶也。故性恶之物即当少食，不食更宜。

太饥勿饱

欲调饮食，先匀饥饱。大约饥至七分而得食，斯为酌中之度，先时则早，过时则迟。然七分之饥，亦当予以七分之饱，如田畴之水，务与禾苗相称，所需几何，则灌注几何，太多反能伤稼，此平时养生之火候也。有时迫于繁冗，饥过七分而不得食，遂至九分十分者，是谓太饥。其为食也，宁失之少，勿犯于多。多则饥饱相搏而脾气受伤，数月之调和，不敌一朝之紊乱矣。

太饱勿饥

饥饱之度，不得过于七分是已。然又岂无饕餮太甚，其腹果然之时？是则失之太饱。其调饥之法，亦复如前，宁丰勿啬。若谓逾时不久，积食难消，以养鹰之法处之，故使饥肠欲绝，则似大熟之后，忽遇奇荒。贫民之饥可耐也，富民之饥不可耐也，疾病之生多由于此。从来善养生者，必不以身为戏。

怒时哀时勿食

喜怒哀乐之始发，均非进食之时。然在喜乐犹可，在哀怒则必不可。怒时食物易下而难消，哀时食物难消亦难下，俱宜暂过一时，候其势之稍杀。饮食无论迟早，总以入肠消化之时为度。早食而不消，不若迟食而即消。不消即为患，消则可免一餐之忧矣。

倦时闷时勿食

倦时勿食，防瞌睡也。瞌睡则食停于中，而不得下。烦闷时勿食，避恶心也。恶心则非特不下，而呕逆随之。食一物，务得一物之用。得其用则受益，不得其用，岂止不受益而已哉！

节色欲第四

行乐之地，首数房中。而世人不善处之，往往启妒酿争，翻为祸人之具。即有善御者，又未免溺之过度，因以伤身，精耗血枯，命随之绝。是善处不善处，其为无益于人者一也。至于养生之家，又有近姹远色之二种，各持一见，水火其词。噫，天既生男，何复生女，使人远之不得，近之不得，功罪难予，竟作千古不决之疑案哉！予请为息争止谤，立一公评，则谓阴阳之不可相无，犹天地之不可使半也。天苟去地，非止无地，亦并无天。江河湖海之不存，则日月奚自而藏？雨露凭何而泄？人但知藏日月者地也，不知生日月者亦地也；人但知泄雨露者地也，不知生雨

露者亦地也。地能藏天之精，泄天之液，而不为天之害，反为天之助者，其故何居？则以天能用地，而不为地所用耳。天使地晦，则地不敢不晦；迨欲其明，则又不敢不明。水藏于地，而不假天之风，则波涛无据而起；土附于地，而不逢天之候，则草木何自而生？是天也者，用地之物也；犹男为一家之主，司出纳吐茹之权者也。地也者，听天之物也；犹女备一人之用，执饮食寝处之劳者也。果若是，则房中之乐，何可一日无之？但顾其人之能用与否，我能用彼，则利莫大焉。参苓芪术皆死药也，以死药疗生人，犹以枯木接活树，求其气脉之贯，未易得也。黄婆姹女皆活药也，以活药治活人，犹以雌鸡抱雄卵，冀其血脉之通，不更易乎？凡借女色养身而反受其害者，皆是男为女用，反地为天者耳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是被戮之人之过，与杀人者何尤？人问：执子之见，则老氏"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"之说，不几谬乎？予曰：正从此说参来，但为下一转语；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常见可欲，亦能使心不乱。何也？人能摒绝嗜欲，使声色货利不至于前，则诱我者不至，我自不为人诱，苟非入山逃俗，能若是乎？使终日不见可欲而遇之一旦，其心之乱也，十倍于常见可欲之人。不如日在可欲之中，与若辈习处，则是"司空见惯浑闲事"矣，心之不乱，不大异于不见可欲而忽见可欲之人哉？老子之学，避世无为之学也；笠翁之学，家居有事之学也。二说并存，则游于方之内外，无适不可。

节快乐过情之欲

乐中行乐，乐莫大焉。使男子至乐，而为妇人者尚有他事萦心，则其为乐也，可无过情之虑。使男妇并处极乐之境，其为地也，又无一人一物搅挫其欢，此危道也。决尽提防之患，当刻刻

虑之。然而但能行乐之人，即非能虑患之人；但能虑患之人，即是可以不必行乐之人。此论徒虚设耳。必须此等忧虑历过一遭，亲尝其苦，然后能行此乐。噫，求为三折肱之良医，则囊中妙药存者鲜矣，不若早留余地之为善。

节忧患伤情之欲

忧愁困苦之际，无事娱情，即念房中之乐。此非自好，时势迫之使然也。然忧中行乐，较之平时，其耗精损神也加倍。何也？体虽交而心不交，精未泄而气已泄。试强愁人以欢笑，其欢笑之苦更甚于愁，则知忧中行乐之可已。虽然，我能言之，不能行之，但较平时稍节则可耳。

节饥饱方殷之欲

饥、寒、醉、饱四时，皆非取乐之候。然使情不能禁，必欲遂之，则寒可为也，饥不可为也；醉可为也，饱不可为也。以寒之为苦在外，饥之为苦在中，醉有酒力之可凭，饱无轻身之足据。总之，交媾者，战也，枵腹者不可使战；并处者，眠也，果腹者不可与眠。饥不在肠而饱不在腹，是为行乐之时矣。

节劳苦初停之欲

劳极思逸，人之情也，而非所论于耽酒嗜色之人。世有喘息未定，即赴温柔乡者，是欲使五官百骸、精神气血，以及骨中之

髓、肾内之精，无一不劳而后已。此杀身之道也。疾发之迟缓虽不可知，总无不胎病于内者。节之之法有缓急二种：能缓者，必过一夕二夕；不能缓者，则酣眠一觉以代一夕，酣眠二觉以代二夕。惟睡可以息劳，饮食居处皆不苦也。

节新婚乍御之欲

新婚燕尔，不必定在初娶，凡妇人未经御而乍御者，即是新婚。无论是妻是妾，是婢是妓，其为燕尔之情则一也。乐莫乐于新相知，但观此一夕之为欢，可抵寻常之数夕，即知此一夕之所耗，亦可抵寻常之数夕。能保此夕不受燕尔之伤，始可以道新婚之乐。不则开荒辟昧，既以身任奇劳，献媚要功，又复躬承异瘁。终身不二色者，何难作背城一战；后宫多嬖侍者，岂能为不败孤军？危哉！危哉！当筹所以善此矣。善此当用何法？曰；静之以心，虽曰燕尔新婚，只当行其故事。“说大人，则藐之”，御新人，则旧之。仍以寻常女子相视，而不致大动其心。过此一夕二夕之后，反以新人视之，则可谓驾驭有方，而张弛合道者矣。

节隆冬盛暑之欲

最宜节欲者隆冬，而最难节欲者亦是隆冬；最忌行乐者盛暑，而最便行乐者又是盛暑。何也？冬夜非人不暖，贴身惟恐不密，倚翠偎红之际，欲念所由生也。三时苦于褦襶，九夏独喜轻便，袒裼裸裎之时，春心所由荡也。当此二时，劝人节欲，似乎不情，然反此即非保身之道。节之为言，明有度也；有度则寒暑不为灾，无度则温和亦致戾。节之为言，示能守也；能守则日与周旋而神旺，

无守则略经点缀而魂摇。由有度而驯至能守，由能守而驯至自然，则无时不堪昵玉，有暇即可怜香。将鄙是集为可焚，而怪湖上笠翁之多事矣。

却病第五

病之起也有因，病之伏也有在，绝其因而破其在，只在一字之和。俗云："家不和，被邻欺。"病有病魔，魔非善物，犹之穿窬之盗，起讼构难之人也。我之家室有备，怨谤不生，则彼无所施其狡猾，一有可乘之隙，则环肆奸欺而祟我矣。然物必先朽而后虫生之，苟能固其根本，荣其枝叶，虫虽多，其奈树何？人身所当和者，有气血、脏腑、脾胃、筋骨之种种，使必逐节调和，则头绪纷然，顾此失彼，穷终日之力，不能防一隙之疏。防病而病生，反为病魔窃笑耳。有务本之法，止在善和其心。心和则百体皆和。即有不和，心能居重驭轻，运筹帷幄，而治之以法矣。否则内之不宁，外将奚视？然而和心之法，则难言之。哀不至伤，乐不至淫，怒不至于欲触，忧不至于欲绝。"略带三分拙，兼存一线痴；微聋与暂哑，均是寿身资。"此和心诀也。三复斯言，病其可却。

病未至而防之

病未至而防之者，病虽未作，而有可病之机与必病之势，先以药物投之，使其欲发不得，犹敌欲攻我，而我兵先之，预发制人者也。如偶以衣薄而致寒，略为食多而伤饱，寒起畏风之渐，饱生悔食之心，此即病之机与势也。急饮散风之物而使之汗，随投

化积之剂而速之消。在病之自视如人事，机才动而势未成，原在可行可止之界，人或止之，则竟止矣。较之戈矛已发，而兵行在途者，其势不大相径庭哉？

病将至而止之

病将至而止之者，病形将见而未见，病态欲支而难支，与久疾乍愈之人同一意况。此时所患者切忌猜疑。猜疑者，问其是病与否也。一作两歧之念，则治之不力，转盼而疾成矣。即使非疾，我以是疾处之，寝食戒严，务作深沟高垒之计；刀圭毕备，时为出奇制胜之谋。以全副精神，料理奸谋未遂之贼，使不得揭竿而起者，岂难行不得之数哉？

病已至而退之

病已至而退之，其法维何？曰：止在一字之静。敌已至矣，恐怖何益？“剪灭此而后朝食”，谁不欲为？无如不可猝得。宽则或可渐除，急则疾上又生疾矣。此际主持之力，不在卢医、扁鹊，而全在病人。何也？召疾使来者，我也，非医也。我由寒得，则当使之并力去寒；我自欲来，则当使之一心治欲。最不解者，病人延医，不肯自述病源，而只使医人按脉。药性易识，脉理难精，善用药者时有，能悉脉理而所言必中者，今世能有几人哉？徒使按脉定方，是以性命试医，而观其中用否也。所谓主持之力不在卢医、扁鹊，而全在病人者，病人之心专一，则医人之心亦专一，病者二三其词，则医人什佰其径，径愈宽则药愈杂，药愈杂则病愈繁矣。昔许胤宗谓人曰：“古之上医，病与脉值，惟用一物攻之。

今人不谙脉理，以情度病，多其药物以幸有功，譬之猎人，不知兔之所在，广络原野以冀其获，术亦昧矣。”此言多药无功，而未及其害。以予论之，药味多者不能愈疾，而反能害之。如一方十药，治风者有之，治食者有之，治痨伤虚损者亦有之。此合则彼离，彼顺则此逆，合者顺者即使相投，而离者逆者又复于中为祟矣。利害相攻，利卒不能胜害，况其多离少合，有逆无顺者哉？故延医服药，危道也。不自为政，而听命于人，又危道中之危道也。慎而又慎，其庶几乎！

疗病第六

“病不服药，如得中医。”此八字金丹，救出世间几许危命！进此说于初得病时，未有不怪其迂者，必俟刀圭药石无所不投，人力既穷，而沉疴如故，不得已而从事斯语，是可谓天人交迫，而使就“中医”者也。乃不攻不疗，反致霍然，始信八字金丹，信乎非谬。以予论之，天地之间只有贪生怕死之人，并无起死回生之药。“药医不死病，佛度有缘人。”旨哉斯言！不得以谚语目之矣。然病之不能废医，犹旱之不能废祷。明知雨泽在天，匪求能致，然岂有晏然坐视，听禾苗稼穑之焦枯者乎？自尽其心而已矣。予善病一生，老而勿药。百草尽经尝试，几作神农后身，然于大黄解结之外，未见有呼应极灵，若此物之随试随验者也。生平著书立言，无一不由杜撰，其于疗病之法亦然。每患一症，辄自考其致此之由，得其所由，然后治之以方，疗之以药。所谓方者，非方书所载之方，乃触景生情，就事论事之方也；所谓药者，非《本草》必载之药，乃随心所喜，信手拈来之药也。明知无本之言不可训世，然不妨姑妄言之，以备世人之妄听。凡阅是编者，理有可信则存之，事有可疑则阙之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是

所望于读笠翁之书者。

药笼应有之物，备载方书；凡天地间一切所有，如草木金石，昆虫鱼鸟，以及人身之便溺，牛马之溲渤，无一或遗，是可谓两者至备之书，百代不刊之典。今试以《本草》一书高悬国门，谓有能增一疗病之物，及正一药性之讹者，予以千金。吾知轩、岐复出，卢、扁再生，亦惟有屏息而退，莫能觊觎者矣。然使不幸而遇笠翁，则千金必为所攫。何也？药不执方，医无定格。同一病也，同一药也，尽有治彼不效，治此忽效者；彼是则此非，彼非则此是，必居一于此矣。又有病是此病，药非此药，万无可用之理，或被庸医误投，或为臧获谬取，食之不死，反以回生者。迹是而观，则《本草》所载诸药性，不几大谬不然乎？更有奇于此者，常见有人病入膏肓，危在旦夕，药饵攻之不效，刀圭试之不灵，忽于无心中瞥遇一事，猛见一物，其物并非药饵，其事绝异刀圭，或为喜乐而病消，或为惊慌而疾退。“救得命活，即是良医；医得病痊，便称良药。”由是观之，则此一物与此一事者，即为《本草》所遗，岂得谓之全备乎？虽然，彼所载者，物性之常；我所言者，事理之变。彼之所师者人，人言如是，彼言亦如是，求其不谬则幸矣；我之所师者心，心觉其然，口亦信其然，依傍于世何为乎？究竟予言似创，实非创也，原本于方书之一言：“医者，意也。”以意为医，十验八九，但非其人不行。吾愿以拆字射覆者改卜为医，庶几此法可行，而不为一定不移之方书所误耳。

本性酷好之药

一曰本性酷好之物，可以当药。凡人一生，必有偏嗜偏好之一物，如文王之嗜菖蒲菹，曾皙之嗜羊枣，刘伶之嗜酒，卢仝之嗜茶，权长孺之嗜瓜，皆癖嗜也。癖之所在，性命与通，剧病得

此，皆称良药。医士不明此理，必按《本草》而稽查药性，稍与症左，即鸩毒视之。此异疾之不能遽瘳也。予尝以身试之。庚午之岁，疫疠盛行，一门之内，无不呻吟，而惟予独甚。时当夏五，应荐杨梅，而予之嗜此，较前人之癖菖蒲、羊枣诸物，殆有甚焉，每食必过一斗。因讯妻孥曰："此果曾入市否？"妻孥知其既有而未敢遽进，使人密讯于医。医者曰："其性极热，适与症反。无论多食，即一二枚亦可丧命。"家人识其不可，而恐予固索，遂诡词以应，谓此时未得，越数日或可致之。讵料予宅邻街，卖花售果之声时时达于户内，忽有大声疾呼而过予门者，知其为杨家果也。予始穷诘家人，彼以医士之言对。予曰："碌碌巫咸，彼乌知此？急为购之！"及其既得，才一沁齿而满胸之郁结俱开，咽入腹中，则五脏皆和，四体尽适，不知前病为何物矣。家人睹此，知医言不验，亦听其食而不禁，病遂以此得痊。由是观之，无病不可自医，无物不可当药。但须以渐尝试，由少而多，视其可进而进之，始不以身为孤注。又有因嗜此物，食之过多因而成疾者，又当别论。不得尽执以酒解酲之说，遂其势而益之。然食之既厌而成疾者，一见此物，即避之如仇。不相忌而相能，即为对症之药可知已。

其人急需之药

二曰其人急需之物，可以当药。人无贵贱穷通，皆有激切所需之物。如穷人所需者财，富人所需者官，贵人所需者升擢，老人所需者寿，皆卒急欲致之物也。惟其需之甚急，故一投辄喜，喜即病痊。如人病入膏肓，匪医可救，则当疗之以此。力能致者致之，力不能致，不妨绐之以术。家贫不能致财者，或向富人称贷，伪称亲友馈遗，安置床头，予以可喜，此救贫病之第一着也。未

得官者，或急为纳粟，或谬称荐举；已得官者，或真谋铨补，或假报量移。至于老人欲得之遐年，则出在星相巫医之口，予千予百，何足吝哉！是皆“即以其人之道，反治其人之身”者也。虽然，疗诸病易，疗贫病难。世人忧贫而致疾，疾而不可救药者，几与恒河沙比数。焉能假太仓之粟，贷郭况之金，是人皆予以可喜，而使之霍然尽愈哉？

一心钟爱之药

三曰一心钟爱之人，可以当药。人心私爱，必有所钟。常有君不得之于臣，父不得之于子，而极疏极远极不足爱之人，反为精神所注，性命以之者，即是钟情之物也。或是娇妻美妾，或为狎客娈童，或系至亲密友，思之弗得，与得而弗亲，皆可以致疾。即使致疾之由，非关于此，一到疾痛无聊之际，势必念及私爱之人。忽使相亲，如鱼得水，未有不耳清目明，精神陡健，若病魔之辞去者。此数类之中，惟色为甚，少年之疾，强半犯此。父母不知，谬听医士之言，以色为戒，不知色能害人，言其常也，情堪愈疾，处其变也。人为情死，而不以情药之，岂人为饥死，而仍戒令勿食，以成首阳之志乎？凡有少年子女，情窦已开，未经婚嫁而至疾，疾而不能遽瘳者，惟此一物可以药之。即使病躯羸弱，难使相亲，但令往来其前，使知业为我有，亦可慰情思之大半。犹之得药弗食，但嗅其味，亦可内通腠理，外壮筋骨，同一例也。至若闺门以外之人，致之不难，处之更易。使近卧榻，相昵相亲，非招人与共，乃赎药使尝也。仁人孝子之养亲，严父慈母之爱子，俱不可不预蓄是方，以防其疾。

一生未见之药

四曰一生未见之物，可以当药。欲得未得之物，是人皆有，如文士之于异书，武人之于宝剑，醉翁之于名酒，佳人之于美饰，是皆一往情深，不辞困顿，而欲与相俱者也。多方觅得而使之一见，又复艰难其势而后出之，此驾驭病人之术也。然必既得而后留难之，许而不能卒与，是益其疾矣。所谓异书者，不必微言秘籍，搜藏破壁而后得之。凡属新编，未经目睹者，即是异书，如陈琳之檄，枚乘之文，皆前人已试之药也。须知奇文通神，鬼魅遇之，无有不辟者。而予所谓文人，亦不必定指才士，凡系识字之人，即可以书当药。传奇野史，最祛病魔，倩人读之，与诵咒辟邪无异也。他可类推，勿拘一辙。富人以珍宝为异物，贫家以罗绮为异物，猎山之民见海错而称奇，穴处之家入巢居而赞异。物无美恶，希觏为珍；妇少妍媸，乍亲必美。昔未睹而今始睹，一钱所购，足抵千金。如必俟希世之珍，是索此辈于枯鱼之肆矣。

平时契慕之药

五曰平时契慕之人，可以当药。凡人有生平向往，未经谋面者，如其惠然肯来，以此当药，其为效也更捷。昔人传韩非书至秦，秦王见之曰："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"汉武帝读相如《子虚赋》而善之，曰："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！"晋时宋纤有远操，沉静不与世交，隐居酒泉，不应辟命。太守杨宣慕之，画其像于阁上，出入视之。是秦王之于韩非，武帝之于相如，杨宣之于宋纤，可谓心神毕射，寤寐相求者矣。使当秦王、汉帝、杨

宣卧疾之日，忽致三人于榻前，则其霍然起舞，执手为欢，不知疾之所从去者，有不待事毕而知之矣。凡此皆言秉彝至好出自中心，故能愉快若此。其因人赞美而随声附和者不与焉。

素常乐为之药

六曰素常乐为之事，可以当药。病人忌劳，理之常也。然有“乐此不疲”一说作转语，则劳之适以逸之，亦非拘士所能知耳。予一生疗病，全用是方，无疾不试，无试不验，徙痈浣肠之奇，不是过也。予生无他癖，惟好著书，忧藉以消，怒藉以释，牢骚不平之气藉以铲除。因思诸疾之萌蘖，无不始于七情，我有治情理性之药，彼乌能祟我哉！故于伏枕呻吟之初，即作开卷第一义；能起能坐，则落毫端，不则但存腹稿。迨沉疴将起之日，即新编告竣之时。一生剞劂，孰使为之？强半出造化小儿之手。此我辈文人之药，“止堪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”者。而天下之人，莫不有乐为之一事，或耽诗癖酒，或慕乐嗜棋，听其欲为，莫加禁止，亦是调理病人之一法。总之，御疾之道，贵在能忘；切切在心，则我为疾用，而死生听之矣。知其力乏，而故授以事，非扰之使困，乃迫之使忘也。

生平痛恶之药

七曰生平痛恶之物与切齿之人，忽而去之，亦可当药。人有偏好，即有偏恶。偏好者致之，既可已疾，岂偏恶者辟之使去，逐之使远，独不可当沉疴之《七发》乎？无病之人，目中不能容屑，去一可憎之物，如拔眼内之钉。病中睹此，其为累也更甚。故凡

遇病人在床，必先计其所仇者何人，憎而欲去者何物，人之来也屏之，物之存也去之。或诈言所仇之人灾伤病故，暂快一时之心，以缓须臾之死，须臾不死，或竟不死也，亦未可知。刲股救亲，未必能活；割仇家之肉以食亲，痼疾未有不起者。仇家之肉，岂有异味可尝，而怪色奇形之可辨乎？暂欺以方，亦未尝不可。此则充类至义之尽也。愈疾之法，岂必尽然，得其意而已矣。

以上诸药，创自笠翁，当呼为《笠翁本草》。其余疗病之药及攻疾之方，效而可用者尽多。但医士能言，方书可考，载之将不胜载。悉留本等之事，以归分内之人，俎不越庖，非言其可废也。总之，此一书者，事所应有，不得不有；言所当无，不敢不无。“绝无仅有”之号，则不敢居；“虽有若无”之名，亦不任受。殆亦可存而不必尽废者也。

赋

龙 灯 赋

何物神龙，化为祝融。逃乎水族，宅于火中。忽过疑电，远眺犹虹。明月失照，晴霞敛烘。

尔乃笙歌队里，游群济济。突如其来，夭矫莫比。或蟠或伸，倏行倏止。群手批其鳞而不怒，万炬煎其心而不死。

若夫目瞋瞋兮明珠，尾曳曳兮珊瑚。肤寸寸兮冰雪，甲片片兮琉璃。行将飞而上天兮，旦宇宙而不夜；不则潜而入海兮，照水国以夺犀。

我将乘其背而周观于八荒兮，虽夜游而无须秉烛；抑将驯扰于石渠、天禄兮，纵晚较而奚事吹藜。于时鼓吹雷发，士女云随。乐事浓于万姓，欢声塞乎九逵。斯游观之最胜，称人巧之极奇。

重曰：龙为灵兮灯有明，明可照兮灵乃祯。明不察察兮，灵不矜矜。斯万物无遁形兮，四海有休征。吾愿在天在田之大人兮，胥体此以加民。

苋羹赋并序

辛卯夏，憩东安贤明山，主僧饷客者，非饭即饼，而以菜糊，

自供。予意所供必草具不中食者，然见其色甚可目，味讵不可口耶？咀之，香而匀，甘而不喂。怪谓僧曰："咄咄，美羹！胡为私啖？"僧曰："非有羹名，俗呼菜糊。以其为家常俭食，不敢进客。客固甘之乎？"余谛视焉：其或红或绿者为苋，黄者为萱，紫者为茄，碧者为菌、为边笋，白者为扁豆，青者为豇豆、为丝瓜。膏之以麯，剂之以酱及姜。然诸菜皆臣属，君之者苋，予名之曰"苋羹"。厨僧知予痴嗜，自是每食必苋，每苋必羹；余亦无羹不饱，无饱不吟。赋曰：

仇浊味之滞性兮，盍漱露乎餐云。依淡泊以明志兮，须茹素而吐荤。唯和羹之匪易兮，爰罕譬乎宰臣。乃缁徒之寡营兮，克自既其良能。挹朝露于未晞兮，采采群英。悟兼收为之益兮，不遗寸茎。置懿筐于飞湍兮，濯已净之微尘。洎洁鼎于涓流兮，防风垢之或侵。察刚柔于缓急兮，虽异入而同升。听火候之自至兮，俟众味之徐凝。知既熟而犹畲兮，愁一线之尚生。需及时而启鬻兮，冥气臭于无闻。登清芬于虚盎兮，满而不盈。戒炙手而飏羹兮，燀而克温。融众色为一色兮，若无色之可名。原无味于有味兮，何辛苦之纷纷。余骤啜而甚甘兮，知未离乎贪嗔。俟日啖而交忘兮，觉此味之平平。行将苋于无苋兮，羹于无羹。乌知不悔斯文兮，多事多云？

支 颐 赋

日载阳兮迟迟，独晏坐兮茅茨。罗简编兮隶古，对楮颖兮鞭思。忽中腴而外乏，觉神旺而官疲。颐无心于手假，手不觉其颐支。

尔乃渐入希夷，天钧自憩。中欲出而不扃，外欲入而不闭。无

怀、葛天之民，伏羲、神农之吏。相为于无所为，相遇于无所遇。子綦之丧偶，此其庶几；颜子之坐忘，斯为实际。

若乃身世无交，阴阳息鏖。寡爱鲜憎，孰桀孰尧？沉酣乎此间之至味，觉行起偃卧之无一而非劳。知者以为缄默而有得，不知者将谓徒倚而无聊。

归故乡赋

昔江淹作《去故乡赋》，鲍照作《游思赋》，皆浪游之针砭也。予少年作客，老大言归；深阅行迈之艰，始识归休之逸；爰作《归故乡赋》。赋曰：

逸莫逸兮故园栖，欢莫欢兮游子归；怅独怅夫岁月迈，嗟复嗟此时事非。

于时山川蜿蜒，跋涉流连；辛贫毕谙，足茧鞋穿。寒飙锥骨，阴霭翳天；马头霜辣，仆背雨酸。岁云徂兮客缘尽，资告竭兮游兴阑；归期迫兮心转亟，家山见兮到转难。

至乃鸡犬欢迎，山川相识。农辍锄以来欢，渔投竿而相揖。骚朋韵执，索佳句于奚囊；逸叟闲夫，访新闻于异国。家无主而常扉，草齐腰而没膝。燕迁旧垒之巢，鹊喜新归之客。虫网厚兮如茧，蜗迹纷兮如织。书破蠹肥，花稀棘密。妻颜减红，亲发增白。幸犹归之及今，悔长征之自昔。若之何去家族兮如仇，以秦越兮为邮。恃丁年而役役，岂长夏而不秋？

已焉哉！男子生兮，弧矢四方。世莫予宗兮，盍归父母之邦。采兰纫佩兮，观瀫引觞。与鼎食而为萍为梗兮，宁啜菽而为梓为桑者也。

鸡鸣赋

鸟之以声事人者众矣！要皆进谀献媚之口，非振聋启聩、助勤警怠之音也；惟鸡则然。前人之于禽鸟，自凤鸾之大以及燕雀之微，莫不有赋，独鸡不及焉。惟浩虚舟有《木鸡赋》，是赋不鸣之鸡，非鸣鸡也；宋言有《鸡鸣度关赋》，亦匪赋鸡，赋人而鸡者也；皇甫湜有《鹤处鸡群赋》，是欲尊鹤而抑鸡，意不在鸡而在鹤也。予欲特书其功，以补前人之未逮，或曰："贱物耳！焉用赋之？"予曰："匪贱也，为多屈耳。使天能爱宝，偶然一生，则在外必贡于朝，在四译必献中国，能使神鹊失灵而凤凰不得称瑞者，必是物也。贱云乎哉！"赋曰：

鸟名近百，羽族盈千。或以瑞著，或以灵传；或贵形体，或珍羽翰；或以好音饰听，或以美色娱观。以色事人者，无足论矣；以音悦众者，试取衡焉。鸦善鸣凶，人憎饶舌；鹊能报喜，情同附热。雀非争闹以喧呼，蝉不悲伤而哽咽；莺求人识其巧，鸠徒自鸣其拙。秋深畅饮，何劳鸿雁挑愁；夜半酣眠，焉用子规啼血。画眉以一身兼众口，多能无补于民；鹦鹉以禽语作人声，如簧终难代说。鹤声嘹亮兮，亦可有而可无；燕语呢喃兮，非难少而难缺。之数虫者，空矢好音于听闻，尽是无功之啁哳。

有功无誉，谁克当之？惟鸡为然，百无一疵。智能烛夜，信不失时。一唱百唱，义无参差。恋母维孝，哺卵维慈。克正夫纲，戒鸣伏雌。见食呼群，仁者无私。遇敌辄斗，勇始不辞。食人之食，司其所司。有餐非素，有位弗尸。守一主兮弗变，视九死兮如归。此诚羽族之冠而堪为百鸟之师者也。

至其养锐蓄精，戒之在斗。致力于宵，息机在昼。岂不爱眠，

虑难辞咎。未醒其躯，先寤乃眛。振羽待鸣兮若惊，试音将发兮如嗽。尔乃形同鹄立，貌似鹰扬。一声初起，万吻齐张。不军令以严肃，无国法而纪纲。初鸣忌促，利在悠扬；再鸣忌缓，韵短声长；三唱则无烦律吕，乱鸣而人始彷徨。维时万作齐兴，三农尽起；朝臣搢笏以趋，估客束装而徙。织素缝裳之女，先盥栉以待明；凿壁囊萤之士，复焚膏而继晷。听之起舞者，史笔特书；闻以戒旦者，风人所美。孳孳为善者舜之徒，既侧耳以待兴；孳孳为利者跖之徒，亦潜踪而避悔。

设天未明，不有此声；人将五夜，视作三更。举国皆梦，谁其独醒。君由之而度失，臣以此而祸萌。贾者失其早利，农夫薄于秋成。士慵女惰，蚕死蠹生。世何由而卜昼，治焉能以励精？是此一禽者，为羲和氏之功臣，神农氏之良吏。暗司日月之光，而人不知；明归造物之功，而身不与者也。奈何怒之如贼，叱之若奴；偕豕作队，与犬同呼；既利其生而致其死，复食其卵而断其雏也哉！

不登高赋

丁巳九日，客吴兴，人皆登高，独予不出。予倩沈因伯曰："佳节难负，即不登山，亦觅小阜略升，以循古例。"予谓："古例宜循，独九日登高一事，予久惑之，不循可也。"因伯询以故，予曰："重阳登高，所以避祸也；无祸而避者不祥。此事始于桓景，景从费长房游，房曰：'九月九日，汝家当有大灾。急令家人缝囊，盛茱萸系臂上，登山饮菊酒，此祸可免。'桓从其言。夕还，鸡犬牛羊皆暴死。房曰：'代之矣。'后遂因之为俗。夫桓之有灾，命也；命之有灾，适逢是日，盖就景一人之命推之，而测其然也。一人有一人之命，岂天下后世之人尽以景命为命乎？设谓是日天必

降灾，则当日趋而避之者惟景一人，何以众皆无恙，鸡犬牛羊皆不死？即此可证当日之诬，亦可辟千百年后人尽登高之谬矣。且予谓景之获免，亦出偶然，长房之言幸中耳。使灾尽可避，人之死也，皆可以鸡犬牛羊代，岂造物之祸淫亦复容人漏网、凡干无赦之罚者尽可以物代乎？东坡有言：四时令节，惟清明、重阳不宜虚度。时序之变，无逾此二节者。若谓借此游宴，则可；避灾之说，难以为训。然既曰游宴，则芳郊胜地，绿水丹山，无在不可，何必泥于登高？登高可矣，又何必泥于九日？若谓九日登高为千古不易之事，我则曰：虽违众，吾从下矣。”乃作《不登高赋》。赋曰：

湖滨顽叟，才谫腹虚。好与古战，不安其愚。时当秋令，身在客居。届囊萸之令节，有坦腹者相俱。劝以登高，勉其从俗；顽叟固辞，畏群喜独。询曰何为？双眉始蹙；谓我尝讥古人，胡为蹈其荒躅？重五竞渡，重九登高；竞渡宜往，登高弗劳。竞渡吊忠臣，又复悲孝女；曹娥亦以五月五日沉江，世多忽之。于理无可非，其义有所取。登高何昉？昉自长房。桓景有灾，命制萸囊；登高饮酒，行乐避殃。入门户兮周览，觅鸡犬兮尽亡。是以无人弗信，举国皆狂；因而成俗，岁以为常。疑事信于一时，凶闻吉乎千载。本无灾以思避，知非祥而不改。怪善俗之无人，听举世之迷津。我以不登高而作赋，犹之欲徙鳄而为文。暂存是说于纸上，行灭此迹于河滨。狂士之言无足采，匹夫之令其谁遵？

蟹　赋

天下食物之美，有过于螃蟹者乎？予昔误听人言，谓江瑶柱、西施舌二种，足居其右。迨游八闽，食荔枝而甘之，窃疑造物有

私，胡独厚此一方而薄尽天下，既啖以佳果，复餍以美馔，闽人之暴殄天物，不太甚乎？及食所谓居蟹右者，悉淮阴之绛、灌，求为侪伍而不屑者也。但以皮相相之，则果觉瑰奇可爱，味实平平无奇。因而细绎其故，始知前人命名，其取义不过如此。宝中之瑶、屋中之柱，原只令人美观；并非可食之物；即舌在西施之口，亦岂供人咀嚼者哉！以是知南方之蟹，合山珍海错而较之，当居第一，不独冠乎水族、甲于介虫而已也。久欲赋之而未敢，以自古迄今，嗜之者众，则赋之者必多，空疏之臆，敢与便便其腹者较短长哉。及读杨廷秀之《糟蟹》、《生蟹》二赋，皆属游戏神通，幻其形而为人，与之辨论酬酢，以作《郭索传》则可，谓之《蟹赋》，无乃名求而失其实乎？惟吾友尤子展成一作，竭尽中藏，贤于古人远矣。予欲藏拙，其奈无肠公子作祟，以如钳似剪之二螯，日挠予腹，不酬以文而不放何。不得已而为之，赋曰：

食当秋暮，惟蟹是务；至美难名，不容不赋。才举笔以涎流，甫经思而目注；俨六跪之当前，擎双螯以待哺。不知造物于人，何旧何亲？视同爱子，款若嘉宾。千方饫其口腹，百计悦乃心神。薄诸般之海错，鄙一切之山珍。特生一甲，横扫千军。龟兮无尾，鱼兮不鳞。生于水而游于陆，食夫稻而饮夫　。身备阴阳之合德，位居燥湿之通津。

若乃无道宁藏，非时弗出。戈甲宁施于外，示有备以无虞；城府不设于中，羡无肠而有膈。朝臣嗜之而求外补，孝子拾之以供子职。思之弗得，虚左手以待持；亦既觏止，举右杯而相匹。稽往事兮实繁，纵更端兮难悉。还须加以口尝，勿仅全凭耳食。

当其甫离江海，乍脱纬萧。赴汤不屈，近火犹骄。未见乞怜之色，如闻索醉之号。死易青袍，卧披黄甲。尚有馀芒，其谁敢狎？只因无罪而多藏，致坐莫须之枉法。愈老愈辣，性类乎姜；君子喜酸，醋复相当。非投所好弗许食，以之博醉斯容尝。漫夸乃

腹，先美其匡。视黄金兮太贱，觑白璧兮如常。剖腹藏珠，宜乎满肚；持金赠客，不合盈筐。揭而易开，初若无底之橐；铲之不竭，知为有底之囊。

至其锦绣填胸，珠玑满腹；未餍人心，先饱予目。无异黄卷之初开，若有赤文之可读。油腻而甜，味甘而馥。含之如饮琼膏，嚼之似餐金粟。胸腾数叠，叠叠皆脂；旁列众仓，仓仓是肉。既尽其瓤，始及其足；一折两开，势同截竹。人但知其四双，谁能辨为十六？二螯更美，留以待终。俟肥甘之将尽，防精腆之既穷。然后盥手加餐，洗盏更酌。分为燕子，只少双翰；合作鸳鸯，惟增四脚。

佐以刘伶之杯，持以毕卓之手；赋太白之百篇，倾淳于之七斗。问奇字于扬子之亭，霏玉屑于晋人之口。庶足以慰公子于九原，不负其糜身而碎首者也。若仅食而图饱，嚼以已馋；他衷尔腹，漠不相关。若是则造物生之何意，而致委香骸于溪壑、贱物命如草菅也哉！

荔 枝 赋

予性同猿，酷于嗜果。九州历其六、七，虽云难遍，然所未到者，皆佳果不生之地，可无憾也。土著之物，无一不尝；然读“一骑红尘”之句，知玉环所嗜不苟。物肖其人，荔枝真尤物也！

同一果耳，胡以宜于此者，断断不宜于彼。虽天子之尊，国君之富，无事不可意为，独不能以四方珍果并植宫闱，随取随得，而食其鲜且美者，是何故欤？或曰：土不宜耳。然土亦非难载之物，胡不并此移之？一树所需之土，不过百篑、千篑及万篑已耳；即多至万万篑，亦岂有天下者所难致哉！然则非地不宜也，天不许耳。天地生物之初，凡于物之尤者，亦似分藩建国，锡土分茅，

若五等诸侯之各有其地，秦不可以易楚，鲁不能以兼卫，同一理也。

闻者是予此说，遂属予体天之意，以四方美核殿最低昂，爵为五等。予谓至尊无上者，莫过荔枝，虽欲不王不可得也。五等之首，则推苏、杭二地之杨梅，次则福州之橘，公杨梅而侯橘，得无舆论佥同邪？其次则及燕京之葡萄及苹婆矣，葡萄伯而苹婆子也。男则为谁？其真定之梨乎。五等既定，拟各赋之，然恐不能遍及。凡物之与文字，亦各有缘；兴至而笔随之，即其缘也。否则我欲之而彼不欲，兴将奈此笔何哉！荔枝曰："若是，则乘兴而来，请自不谷始！"

果中巨擘，谁足当之？询于众口，佥曰荔枝。予始不信，惑于干者；其性虽甘，同乎蜜也。乃至东游岭表，南入闽中。采树头之嫩紫，剪叶下之鲜红。怪珠光兮射远，惊火焰兮烧空。不待尝而味先在口，无烦嚼而汁已投胸。甫动吻而辄融，似久矣忘形乎齿颊；才欲吞而已下，若未经假道于喉咙。

其貌维何？肖形于左：外若麟肝，内如凤卵。肉与壳连，其间不能容发；瓤与核离，剖去依然故我。莹同冰雪之肤，娇若芙蓉之面。吹弹得破，只因嫩至十分；光滑如油，似欲凝成一片。

其味何似？易食难名。交梨变体，火枣易形。谓其甜如蜜兮，既少蜂黄之馀气；谓其脆似藕兮，又无鱼枕之微腥。较之梨而梨淡，方诸橘而橘浓。李虽甘而带涩，桃似美而欠松。至于杏浊腻喉，梅酸溅齿。枣过甜而流为愿，莲学清而失其旨。是皆琐尾之材，曷堪比数。

惟有壶柑一物，稍近幽怀；又以多香少味，到底难偕。龙眼人赠为奴，我憎草气而弗受；杨梅差堪作侣，彼惭形秽而不来。樱桃熟在予先，自知贵贱不侔，甘让后来居上；橄榄同生吾里，亦为妍媸有别，避贤各自分栽。此皆荔枝之实录，洵为果核之异才。

从前赋手虽众，第将本草差排；不见真情落句，惟惊古事成堆。致使南珍面目，翻为作者沉埋。予特开其禁锢，拂彼尘埃；仅露佳人之半面，未彰尤物之全材。倘以质之玄宗妃子，或能劳予浊酒三杯。

杨 梅 赋

人谓闽、粤无杨梅，当以荔枝代之；苏、杭无荔枝，当以杨梅代之。予谓荔枝肯代杨梅，杨梅不敢代荔枝。何则？其味可代，其香不可代也。杨梅无香，与海棠齐恨。然悦色知味者，未尝以海棠无香而辍其怜、杨梅无香而弛其爱，以其一美、一甘，俱臻至极之地也。如人有一长臻至极，即可不问其他。苏子瞻拙于饮，林和靖不能棋，亦何损二公之芳誉哉！赋曰：

南方珍果，首及杨梅。力能专致，无事旁窥。非但弗由香重，亦且不假色推。岂乏娇红，亦饶嫩紫；离朱尚未全佳，近黑才夸至美。始生也淡，淡尝若泚；继变为酸，酸难近齿。非淡何以致斯醇？惟酸始能酿其旨。

至若肤同雨粟，汁比天浆。肉有丝纹，馋夫但嚼而弗辨；味同醪醴，浅人多食而少尝。垂红缀紫之诗，皮相可称佳句；龙睛火齐之誉，名求亦自相当。脂美人之香口，绣学士之诗肠。

无奈世人，交之太密。为可久而易藏，反因爱以致溺。本不嗜酒，拉归酩酊之乡；强以参禅，浸入波罗之蜜。致困刘伶以醉埋，误类陈昉之莫逆。是犹谓逢知己，甘为死而不惜。最可憾者，吮痈之徒，窃位之贼；裒五十石以献当权，致一再迁而居要职。是则饮幽恨于千载，冀昭宣于一日者也。

福 橘 赋

荔枝出于闽、粤，杨梅产在苏、杭，是人皆知，不必系之以地。至梨、橘、葡萄、苹婆四种，则在在俱有，亦在在不佳。佳者各有其处，若不明其所在，则食他处所产而不觉其甘者，势必河汉予言，故必系之以地。橘莫佳于福州，故世称“福橘”。人谓“福”之为言近乎俗，请以“闽”字易之；予谓古有雅人韵士而故俗其名者，名以人重，人不以名重也。

天上璇精，散而为橘。古籍所登，无乃是实。摘之有若摘星，食者非同食物。是为千古所共珍，匪予一人之私癖。

往事实繁，家珍莫数；略陈其概，十才及五。伊尹合致于汤，晏婴并吞于楚。物充上贡，品列御羞。蒂少实繁，臣以之而贺瑞；树多利广，世拟之于封侯。双叟奕于瓤中，谈笑逢人而自若；二人来自树下，历陈往事以如流。事虽不经而难据，理有可信而始收。既属星精散体，岂无神物同游？食而纳质者清官，怀以贻亲者孝子。君不赐臣，若以赐臣必捧拜；誓不逾淮，强以逾淮则变枳。

不惟可口，兼能悦目；肤比良金，肌同软玉。树头累累，浑如圆璧生光；叶底垂垂，俨似黄裳衬绿。昔有解人，当其既熟：风吹落地，仍以绳系树头；竹以为藩，不使人侵鸟触。是则玩而只欲饱其睛、爱而不忍食其肉者也。

若其既辞宝树，甫入晶盘；味同芳芷，气若幽兰。兰宜鼻而不宜口，芷可药而不可餐。肉尽可以不咀，咀之更多馀味；核亦乌能不吐，吐之但觉堪怜。食而弃之者，仍是医门之良药；蜜而饯之乎，亦充珍品于华筵。睹此离柯之妙用，回思在树之奇观。是可谓珊瑚作树而浑身是宝；蓬莱为座而无客非仙者矣。

燕京葡萄赋

葡萄无他长，只以不酸为贵；酸而带涩，不值半文钱矣。燕地所产，非止不酸不涩，且肥而多肉，值得一吞，吞后馀甘尚恋齿颊。产他处者悉与相反：见则喜食，食后常令人悔，觉舌本之上，若有一物搔爬者然。似痒不痒，由于是涩非涩，此其所以为贱也。

然予自燕入秦，假道平定州，食所产葡萄，较京师更美，大亦倍之。尝吸一颗而吐出其肉，几乎盈掌。予思归与人言，必无信者，因以其壳晒干，收入行笥。及归，渍以沸水，然后吹而大之，俨然一鲜葡萄矣。始知天地间有此妙物，睹外而知内，未有体胖而虚其中者。

然则此一赋也，当为平定州设，奈何复曰“燕京”？曰：此春秋尊王之义也。荔枝、杨梅与橘，京师不产，他处得以擅名；葡萄既出帝乡，则帝乡物矣。子不先父，臣敢上其君乎？平定葡萄虽美，只可甲于四方，不敢与居中御外者较短长也。

王者之都，万物所聚；即不产而自来，矧长生以不去？爰有圣果，名曰葡萄。但有不多，富而未流于侈；虽尊易购，贵亦不至于骄。原其所自，移来大宛；带土连沙，植诸上苑。近皇天则沾露维多，托后土而驰根自远。此是汉家旧事，不应谬入新篇；只为皇都数徙，种亦随至幽燕。中自戚里，下抵民间；莫不升棚而沿架，以之幕地而席天。

若乃枝密多阴，叶繁当瓦。避其间者，小雨如晴；饮其下者，凉风若洒。水晶、珠颗之号，既善形容；马乳、龙须之诗，亦工摹写。

味虽浓而不浊，性似凉而实温；多食则益气强志，久服而延年轻身。既足登筵，复堪酿酒；善醉易醒，和衷适口。孟陀持以换凉州，汉帝斟而酌王母。苟非至美存焉，斯物于人何有？

苹婆果赋

是物皆有典故可考，苹婆独无。至美难名乎？抑有其书而予未之读也？欲以空疏藏拙，虑其施以责备之词，谓我密于诸公，而独疏一婆：岂以名之近老，而遂忽其多情及容之娇且媚乎？舍苹弗赋，赋其婆焉可也。

燕有佳果，字曰苹婆；名同老媪，实类娇娥。色先可取，无论其他：白也如黄，西子病容可拟；娇而不赤，杨妃酒面难酡。物之所弃者皮，此则皮堪当肉；果之虑有者核，此则有而不多。只有液之堪吞，并无渣之可去。剖之则松难置削，如捏雪以成团；嚼之则软不胜牙，似飞花而作絮。谓有香而香不闻，觉其甜而甜不遽。备众美于一身，让其功而不与。

若是则堪称果内之佳人，而为少年所争娶者矣。奈何老其名曰“婆”，异其姓曰“苹”；降陆树而为水草，谤旭日以作斜曛者何哉？或者谓“苹”肖其洁，味亦相等；异类同呼，是犹可忍。至若“婆”之为名，迂而欠好；呼之似觉口强，听其为之兴扫。若曰始种此者为老妪，因其婆而婆之；又曰德种此者贻佳树，爱其婆而婆之。若是，则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仇家矣。果亦何仇于老妪，而贻以千古不美之名哉？吾请以数言慰之曰：食子者多，知子者寡。听其指鹿为獐，只当呼牛唤马。

真定梨赋

梨之佳者有五美，不则具四恶。四恶维何？曰酸，曰涩，曰有渣，曰多核；美则甜也，松也，大也，汁多而皮薄也。存五美而去四恶，其惟真定之梨乎！不可谓他处绝无，但偶然一见，不似真定之遍地皆然耳。

果之生也，亦有幸不幸焉。凡物皆以早登为幸，梨独幸于最迟，迟则可久而能致远。梨之鲜者，可达数千里外，不似荔枝、杨梅、葡萄诸果，若妇人、稚子不能去其故乡，此早熟、迟登之别，寒则可久，热则难藏故耳。使荔枝、杨梅、葡萄诸果亦熟于寒生暑退之候，则使海内千人亦见，万人亦见，奚止仅以枯形示天下，使人抱骏骨难驰之恨哉！"大器晚成"一语，移赠此君，知亦无惭而乐受矣。

梨为百果之宗，兹殿五臣之后。非依位置之失宜，怪汝荣华之太骤。秋深乃熟，既让群少以争先；暮齿方登，何遽频迁而至右？名愈屈而才愈彰，德弥谦而用弥厚。

尔乃灵关至味，玄圃奇葩。金桃媲美，火枣同夸。到处有佳梨，而入贡必需真定；世间无美种，而此本出自哀家。其大如升，其甘胜蜜。琼浆满腹而剖之不流，玉液填胸而吸之不出。才入口兮辄苏，未经嚼兮成汁。询诸喉而喉曰润，质之口而口曰可。无微不巨，孔融取小而无所用其谦；见热即消，肃宗欲烧而难以投诸火。不识字者，误认为伐脏之斧斤；稍知书者，皆识为太上之灵果。

郭璞井赋

杭为山水之乡，人文之薮，骚人逸客，欲得而家焉。但居雉堞以内者，城外之山可观，城外之水不可得而饮也。井水咸而浊，饭不得已用之，茗必取给于外。即不能泉，西湖亦茶料也。然路远而阛隔，旦旦汲之，以肩作绠者，不胜其劳矣。其不咸不浊、虽井实泉者有二：一曰大井，居鼓楼之西偏；一曰郭璞井，在吴山东北，介螺蛳山、铁冶岭之中，即予新居之右臂。井较大井尤大，水更清，味亦稍别。盖大井居平地，而此在山。地有浊流沁入，山无浊流，且四面多石，石不受沁，亦无可沁也。为眼十，水给千馀家。淫雨不稍增，旱可经年不涸。其始由郭景纯至此，谓地有美泉，人始穿之，故题其上曰“郭璞圣井”。予前后居杭十馀年，皆苦于水，兹得此为邻，饮水知源，奚可不明所自？因假赋井，以颂其人。

人居杭土，如家玄圃。花善笑而柳善颦，石解歌而泉解舞。其目则甘，其口独苦。井浊兮如淤，水咸兮若卤。越城闉以出汲，路更仆而难数。

赖有异人兮郭公，独开神井兮弗同。耻平穿于地上，喜高浚乎山中。不井则已，井则必求其至大；无水宁竭，水则惟恐其不洪。开十目以观天，上帝亦严于视听；敕五丁以凿地，后稷亦避其铦锋。百人齐汲而无竞，万家共饮之不穷。素绠起而十泉并流，如泻山巅之瀑；银瓶下而众声齐激，若考地下之钟。成汤七载之旱罕有，有亦不能致涸；神尧九年之水鲜遇，遇亦未见加溁。

若乃深可藏蛟，明堪烛影。冬觉其温，夏利其冷。众井皆咸而此能淡，淡而不厌斯奇；诸水尽浊而彼独清，清而不要乃幸。味

不异于甘泉，气亦同乎香井。

爰稽往事，愈觉通神。饮绿珠之水，代出娇容，斯地亦饶美女；啜丹砂之泉，能增寿考，此邦岂乏遐龄？有时淘出金钱，疑其下亦通君平之宅；浣者不烦灰濯，岂此水亦藉田叔之灵？无风自波，间亦偶同于浪井；饮人可醉，疑其上应乎酒星。是皆书之不倦而述之可听者也。居其地而不赋其事，予岂寒蝉作舌而槁木为形者乎！

序

《智囊》序

人生二十一朝以后，又非三代以降之民矣。智巧幻出，机变横生，其聪明高出古人上。括天下童叟及妇人女子而试之，求一不识不知、顺帝之则者，杳不可得。有心当世者，方愚之之不暇，奚事辑《智囊》一书，开其无可复开之窍？辑之可矣，又奚事分梨别枣，益广其传，俾天下之为童、为叟、为妇人女子者，益神明其智巧，而不可方物其机变乎？笠翁曰：不然。今世所尚者诈也，非智也。智由性出，诈以习成。诈能庇身，而亦能杀身；智能善世，而其利又不止于善世。智不可无，诈不可有。苟非熟读圣经贤传，暨三代以下二十一朝之载籍，乌知后世之聪明，皆前人所谓杀身之具哉？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，凿则机械变诈所由生也。

冯子犹龙之辑是编，事求其备，义取乎该，惟恐失一哲人，漏一慧语，遂不觉网罗太密、组织太工而流于凿。得朱子起而删之，理收其至当，义律以自然，凡有以察察为明、嗛嗛为知者，即为古人藏拙。宁使智溢于囊，毋使囊宽于智，庶几留馀地以厚古人，不使尽露囊底馀智，而反为后人所窃笑，计诚得矣！

《古今笑史》序

予友石钟朱子，卓荦魁奇，性无杂嗜，惟嗜饮酒、读书。饮中狂兴，可继七贤而八、八仙而九，书则其下酒物也。仲姜玉、季宫声，亦具饮癖而量稍杀，皆雅好读书。读之不已，又从而笔削之；笔削之不已，又从而剞劂之。虑其间或有读而不快、快而不甚快者。是何异于旨酒既设，肴核杂陈，而忽有俗客冲筵、腐儒骂座，使饮兴为之中阻，不可谓非酒厄；势必扶而去之，以俟洗盏更酌。此《古今笑》之不得不删，删而不得不重谋剞劂也。人谓石钟昆季于此为读书计，乌知其为饮酒计乎？

是编之辑，出于冯子犹龙。其初名为《谭概》，后人谓其网罗之事，尽属诙谐，求为正色而谈者，百不得一，名为《谭概》，而实则"笑府"，亦何浑朴其貌而艳冶其中乎！遂以《古今笑》易名，从时好也。噫，谈笑两端，固若是其异乎？吾谓谈锋一辍，笑柄不生，是谈为笑之母也。无如世之善谈者寡，喜笑者众，咸谓以我之谈，博人之笑，是我为人役，苦在我而乐在人也。试问：伶人演剧，座客观场，观场者乐乎？抑演剧者乐乎？同一书也，始名《谭概》而问者寥寥，易名《古今笑》，而雅俗并嗜，购之惟恨不早，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。不投以所喜，悬之国门奚裨乎？

石钟昆季笔削既竣而问序于予，予请所以命名者，仍旧贯乎？从时尚乎？石钟曰："予酒人也，左手持蟹螯，右手持酒杯，无暇为晋人清谈，知有笑而已矣。但冯子犹龙之辑是编，述也，非作也；予虽稍有樽节，然不敢旁赘一词，又述其所述者也。述而不作，仍古史也。试增一词，为《古今笑史》，能免蛇足之讥否乎？"予曰："善。古不云乎：'嘻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'是集非他，皆古今绝妙文章，但去其怒骂者而已。命曰：'笑史'，谁曰不宜？"

《求生录》序

人有言：天不幸而为霜雪，时不幸而为秋冬，金不幸而为斧锧，官不幸而为士师。以其有杀无赦，而与好生之道左也。

今之节推，即古士师之流亚，秩虽稍平，而实为杀人之权之所自始。节推曰可杀，然后提刑者杀之；提刑曰可杀，然后督抚按杀之；督抚按曰可杀，然后司寇杀之；司寇曰可杀，然后天子杀之；是节推一官，专以杀人为事者也。而仁人为之则不然。仁人之为是官也，以杀为生者十之一，以生为杀者十之九。非故疏其网以漏吞舟，只以棘听之下，必杀之罪原少，而介在可否之间者实多也。官之自视者重，则其视人之性命不得不轻。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为我者弗为，矧去其官乎？矧今日之为功令又不止于去官而已乎？此人命之悉为草菅耳！仁人反是，以能不有其官也；非止不有其官，且能不有其身也。苟能拚此一官、一身，凡可活民而寿国者，何事不可为？而究竟此官、此身未必果失。于是乎天下之人非止颂其仁，又且服其智矣。故天下节推一席，非岂弟君子居之不可，而文安纪子湘先生，实其选也。

先生理杭十载，因其断狱明敏，为诸上台所器重，凡十一郡难决之案悉归之。其间类多死狱，入先生之手即生。十一郡士民咸称先生有活人癖，先生曰："予非能活人，但能不杀可以不杀之人耳。其道在求。曷言乎求？每见一大狱，辄为反覆求生。非求之上台，亦非求之上帝，求之于招详案牍之外，及两造供吐之间也。从来官审重狱，必据初招。若存一初招可据之见于中，则我为彼役，而人之性命危矣。略去初招，自为裁决。若此案之对簿自今日始者，讯得其情，始取原招相印，同者同之，异者异之。其同者，非我同人，人同我也。人我佥同，杀之非失入矣。而犹复

为求之，恐我谬而人亦谬也。其异者非我有心异人，人亦无心异我，不求异而自异，殆有天焉。生之非失出矣。而犹复为求之，恐人是而我非也。大约非少是多，即为力仔。官乎，身乎，非所计矣。”

此先生未去杭时告予之言，予犹佩而未敎。兹擢官淮上，余适假馆白门，因剜《资治新书》之二集，走力索稿于先生，先生惠予数十幅，悉属平反大案。予曰：“此活人书也，不可不令孤行于世。”梓成是集，颜曰“求生”，以二字系先生得力处，故为揭出，以志苦心。至先生宦浙十年，起死人而肉白骨者，殆以千纪，此等谳语多至汗牛，剜之将不胜剜，是区区数十幅，不过全豹一斑，乌足以当什一之数哉！

朱梅溪先生小像题咏序　崇祯末年作

士之获交于王公，殆有天焉；李生于梅溪先生是也。先生为帝室苗裔，生于楚，仕于豫章，与婺州风马牛。使先生以显宦临吾地，冠盖森肃，李生有望尘而走耳。幸其来也以谪，李生以袜线短才，炫弄于先生之前，先生遂谬赏焉。然李生之重先生也，不以官故，以才故；先生之怜李生也，不以才故，以落拓故。两人忘形之交，自今日始。今日何日？癸未之阳九也。阳九为数之奇，先生数奇于仕，李生数奇于儒，两奇相遇，而适值斯节，讵非天乎？

是日也，先生复出小像示予。像出曾波臣手，意思闲适，有天随古处之致，而一种豪宕之气，跃动薄蹄间。昔宗少文、孙茂深两人名籍甚，时人欲与之游不得，乃命陆探微绘像，挂之壁间。然则得遇先生于尺幅者已幸，况于笑言吟和，相忘于布衣、进贤之外哉！故曰天也。

杜于皇曰：以“天”字为起结，以“奇”字为间架；措辞命意，古朴纵横。置之昌黎集中，世亦应莫能辨。

《名词选胜》序

文章者，心之花也；溯其根荄，则始于天地。天地英华之气，无时不泄。泄于物者，则为山川草木；泄于人者，则为诗赋词章。故曰：文章者，心之花也。

花之种类不一，而其盛也亦各以时，时即运也。桃李之运在春，芙蕖之运在夏，梅菊之运在秋冬。文之为运也亦然：经莫盛于上古，是上古为六经之运；史莫盛于汉，是汉为史之运；诗莫盛于唐，是唐为诗之运；曲莫盛于元，是元为曲之运。运行至斯，而斯文遂盛；为君相者特起而乘之，有若或使之者在，非能强不当盛者而使之盛也。

不知者曰：“唐以诗抡才而诗工，宋以文衡士而文胜，元以曲制举而曲精。”夫元实未尝以曲制举，是皆妄言妄听者耳。夫果如是，则三代以上未闻以作经举士，两汉之朝不见以编史制科，胡亦油然、勃然，自为兴起而莫之禁也？文运之气数验于此矣。

予为是论，盖以言乎今日之词云。自有词之体制以来，未有盛于今日者。虽曰词始于唐而盛于宋，然唐、宋之工此者，自屯田、眉山、淮海、清照、稼轩而外，指不数屈。继起而建标立极者虽不乏人，然考其姓名，总不越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、《尊前》、《兰畹》之四集，较之历代诗人之数，不及百一，此何故哉？盖以词名“诗馀”，似必诗有馀力，而后为之；夫既诗矣，焉得复有馀力哉？不意传至于今，啸歌之外，靡事可为，才彦精灵，悉无所寄。即使未有填词一道，犹将创而为之，若屈原之于骚，相如之于赋，

东篱、实甫诸人之于杂剧，皆前此未有而自我作之；矧成法具在，作者寥寥，有不起而修废举坠、扬徽振响，以鼓一代之休明者哉！虽然，此非有科名诱之于前，夏楚督之于后，莫知其然而尽然，非运为之，谁为之乎！执此证吾言，谬乎？非谬乎？

十年以来，名稿山积，缮本川流，坊贾之捷于居奇者，欲以陶朱、猗顿之合谋，举而属诸湖上翁一人之手，噫，谬矣哉！文之盛衰，犹视乎运，岂书之传否，我得自为政乎？况当世名贤之司月旦者，莫不秉运而起，选有定本，悬之国门。予高才捷足，一无可恃，鹿死于前，而犹驰逐于后，不为先入关者笑乎？坊人固请不已，爰有是刻。名曰“选胜”，盖以诸选皆胜，而我拔其尤，是犹胜人之胜，非敢胜人之不胜也。

《诗韵》序

《笠翁诗韵》者，非取古人已定之四声，稍稍更易之而攘为己有，盖云一人自用之书，非天下公行之物也。既为一人自用之书，则手录一通，括之囊中可矣，安用灾梨祸枣，听其驰逐天下为？曰：私之一人者初心，而公诸天下，则人实使之。若水之既决，火之骤然，而有莫可如何之势也。

予初辨四声时，发尚未燥，取古今不易、天下共由之诗韵，逐字相衡，而辨其同异，觉有未尽翕然于口者。心窃疑之，而未敢致询于人；知天下古今之不谬，而予一人疑之之谬也。及取毛诗、屈骚以及秦、汉以前谐声协律诸文词，句栉字比而验之，始知非尽我一人疑之之谬，而普天之下之人之口，皆读字从今不从古之谬也。虽然，以古韵读古诗，稍有不协，即叶而就之者，以其诗之既成，不能起古人而请易，不得不求肖古人之吻以读之，非得已也。使古人至今而在，则其为声也，亦必同于今人之口。吾知

所为之诗，必尽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数韵合一之诗，必不复作“绨兮绤兮，凄其以风；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”之诗，使人叶“风”为“孚金反”之音以就“心”矣，必不复作“鹑之奔奔，鹊之彊彊；人之无良，我以为兄”之诗，使人叶“兄”为“虚王反”之音以就“彊”矣。我既生于今时而为今人，何不学为《关雎》悦耳之诗，而必欲强效《绿衣》、《鹑奔》之为韵，以聱天下之牙而并逆其耳乎！

执此为见，《笠翁诗韵》一书，遂胎其核焉。又虑获罪于古人、贻讥于见者，取古韵之字而经纬、颠末之，但有分别，绝无去取。又取诗韵中一切便宜可行之事，应有未之见者，一创百创，悉载其中。题曰《笠翁诗韵》，所谓我行我法，不必求肖于人，而亦不求他人之肖我；即如诗文诸稿之不以集名，而标其目曰《一家言》，此物此志也。

坊人固请行世者匪朝伊夕，予莫之许，非虑获罪于古，惟恐见诧于今耳。讵意癸丑夏，予入都门，儿辈不肖，为坊人所饵，可否勿询，取而畀之；及予倦游而返，版已垂成，莫能追毁。然既经问世，不得不剖析其由，序之不已，而复有例言，皆迫于莫可如何，而求天下之亮我也。至“笠翁诗韵”四字，即谓仍其名以独书己过，不使古今人分谤可也。

《观音大士持验录》序

佛中之有观世音，犹神中之有关夫子，皆百千万亿其身，散满于天地之间，而与斯民习处者也。胡以知之？知之于乡设里举之情、家尸户祝之口。试问普天之下，自京师以及州郡，等而下之，即十室之邑、三家之村，有不设关夫子庙与观世音菩萨之庵堂寺院者乎？曰：无有。有一庶民之家，不肖其像而供奉于中堂

者乎？曰：无有。然则同一神与佛也，何所见而分别其间，独疏众而密此，尊之如父，亲之如母，朝夕事奉，若定省其亲之不辍乎？曰：此无他，以其能悯人疾苦，救人危难，又不自以为烦，而人所求辄验耳。

夫神灵、佛法之验与弗验，不必求诸事迹，但观人情向往与否。古云：医门多疾。多疾之门，即良医所居之地也。一剂弗效，人皆避之，尚肯丛集其门乎？以林林总总之病夫，丛集一人之门，则其无药弗效可知已。同一神与佛也，而关夫子及观音大士独为人所向往若此，非有所验而然乎？

有现宰官身说法者，集古往今来观音应验之事迹，剞劂告世，而索序于予。予谓征之以往，不若征之现在；考其事功，不若考其所处之境界。俗情喜附热，热则争趋，大士非古佛，乃一当今得气之时人也。持诵其咒，有如遵时王之制，读新贵之文，朝用力而暮收功，不蔡可知已。至与关夫子同日而语者，以人无征不信，止征一节而不及其他，犹曰偶然而莫终之信也，故与比衡。有诘予者曰："果如子言，神莫验于关夫子，佛莫验于观世音，然则舍此而外，皆弗验乎？"予曰："不然。神、佛虽众，各有任事之一人，如宰相之柄国，大将之治军。将相功高而利归于国，颂将相者，非颂将相，颂国家信用之得其人也；大士灵而佛法盛，关圣验而神道尊，皆不特有功于世，而且有功于天地神明者也。"谨述管见，而为之序。

《今又园诗集》序

丁巳春，予自白门移家家湖上。碧波千顷，环映几席，两峰、六桥，不必启户始见，日在卧榻之前伺予动定。因题一联于斋壁云："繁冗驱人，旧业尽抛尘市里；湖山招我，全家移入画图中。"

又叹家慈在日，泛湖而乐，指岸上居民曰："此辈何修，而获家于此！"今全家入画；而吾母不与，正切风木之悲，适天台叶先生以予告养亲，偶来湖上，投我以今又园诗刻。卒业而叹曰："嗟乎！先生有母，翳我独无。且人皆有母而无母，先生独能始终以有其母，何其幸欤！"

夫人宦游四方，咸叹不遑将母，即或偶归，归而复出，至辜倚闾之望者，往往而是。先生令潜，满考，擢刺彬阳，皆得迎养其母。无何而请假归台，寻去台，徙镜湖之上，又获依依膝下。以视予全家入画而独少一人者，其幸不幸何似？然先生则更有不可及者：自去彬之明年，即闻滇、黔之警，凡仕于湖南而不得归者几何人？去台之旬日，闽叛复作，依草附木者揭竿而起，凡家室之免于涂毒者又几何族也？而先生皆得脱然于颠危之外，以常有其母，是岂人可易及者欤？如其恋恋一官，则此时此日，不知身在何许，家在何许，其视全家入画而独少一人者，又有幸不幸之分矣，尚能骄我以天伦之乐，而朝暮肆力于诗乎？

夫以始终奉母一节，已当附于王阳孝子之列，可传于后，而况其诗之清真高迈，掩映今古，又自有其可传者欤？因不移晷而为之序，盖借先生之幸序予之不幸耳。

《覆瓿草》序

《覆瓿草》维何？家仲石庵之诗文也。诗文而以"覆瓿"名，虽曰作者之谦词，以予视之，似奋天下人之见书弗读，辄以覆瓿，若秦一世之尽付祝融，绝无去取之可恨耳。

书之可使覆瓿者众矣。予谓未读其书，先视其人，其人碌碌无所短长，则其书可以读，可以弗读。然而不以人废言，夫子又尝言之，至其人为君子，则君子之言矣，听君子之言而-"裒如充

耳”，可乎？

予家石庵，君子人也。事亲孝，事兄悌，其为吏也廉，其为友也信；至居家庭，待妻若子雍雍穆穆，又无俟言矣。其宰建德，宏猷丕著，惜以细故谪官。予作一联赠之曰：“才奇而肝胆俱奇，惯以热肠加冷士；官左而襟怀未左，偏于忙处理闲情。”识者谓此一联，可作石庵一幅小像。其人如此，其言可知。大率清真超逸，自抒情灵，不屑依傍门户；但恨其少耳。然石庵之诗文，勇于作而懈于收，往往散漫于邺架之外，臧获辈不知，悉以委去。是他人不以覆瓿而自甘覆瓿，故病其少。若是，则“覆瓿”二字，即谓石庵自道其实也亦可。

《琴楼合稿》序

才非天下之善物也。窃怪古今人多昧此，有者矜之，无者嫉之，稍有而非绝无者，苟遇其人，又欣欣然愿慕之。是皆未考才人之遇及所享之年，嘉其一得而忘其众失，故逐逐于此，而乌知其非善物也哉。

盖才者非他，穷人、夭人之具也。男子而才，求为富贵利达也难矣；妇人而才，求为得良配、居正室，免于摧残困厄，得遂其中怀也难矣。如其偶得，则不数年而夭。大率夭者其常，即偶得，亦其变也。彼摧残困厄、不获遂其所怀来者，亦乌能损彼益此？究竟同归于尽而已。予故曰才非善物，为天下古今之矜者、慕者、妒而欲杀者下一转语。使知天之予此于人也，爱憎相半；而人之受此于天也，利害适均；嫉之者无烦欲杀，造物自能杀之。为千古词场靖戈矛而弭怨谤，未必不阶于此论。

昔之才而穷、穷而且夭者，代不乏人。予为舍古援今，则观胡子文漪之细君槎云，及槎云之尊人步青，益知予言之非谬。步

青，余友也。其才若怒流之澎湃，怪石之嵚崎，又能降作古之才，攻制举敢，以取一第、縻百禄何有哉？乃才举于乡而赍志以没；其为寿几何？仅强仕之年而已。此男子有才之征也。槎云之在谢庭，素工咏絮，为诸昆季所夸许。及归文漪，才相准而貌相犹，以名士之女，复得韵士以为夫，且居正室，少媵姒，己不为人嫉，而又无可嫉之人，是为妇人而百禄是遒者，莫槎云若矣。乃结缡甫七载，而遽作修文女士，从尊人于白玉楼中。使其才稍劣，貌稍媸，琴瑟之遇稍乖，则造物之相夺，恐未必若是之遽也。由是观之，才岂善物也哉！

文漪不能久并其身，而思永偕以集，因哀是书以传，珠联璧合，洵雅事哉。予情士也，向者连丧二姬，前后作《断肠诗》三十首，怒造化之不仁，嗟好物之易坏，而特为此不平之鸣。然才之可贵，自若也。惟其可贵，是以可嫉；造物且忌之，况于人乎？此平情之本论也。前言过激，寻复悔之。

制师尚书李邺园先生靖逆凯歌序

八闽之叛，始于滇、黔，是人而知之矣。抚闽之功，由于奉命督师之康亲王，亦是人而知之矣。但闽藩初叛，王师未出之先，三衢扼两浙之咽喉，两浙又为沿江诸省会之门户，三衢失守，则两浙成墟，两浙成墟，则姑苏、建康之安危，非我辈愚民之所敢知者矣，矧浙东数郡之奸民，依草附木而为不逞者，每寨动以万计？是时，江、浙二省数百万生灵，惟于先生一人是赖。使先生于闻警之日，稍迟片刻之行，则三衢、八婺非我有矣。

然先生文臣也，始行之日，人尽忧之：谓韬钤非所素习，帷幄并无一人；轻敌固足招尤，徒忠亦难济事；不加熟筹而奋然以往，无乃得失相半乎？乃先生则大不然，固文臣而深于武、忠臣

而熟于谋者也。一至西安，即披坚执锐，为士卒先；士卒虽从，犹未敢遽信为实也，谓不过张虚声以威贼，且坚麾下御侮之心耳，誓师争先，临敌不能不后矣。乃先生则又不然，贼恃火攻，炮声绵昼夜不绝，守疆诸将士从无敢近贼营十舍者，先生以单骑迩之，炮中副车数四而不及身，忠诚之所格也。自是而将士幡然改目虚声为实事矣。文臣且然，矧武士乎？制文武者且然，矧为所制者乎？原有灭贼之心者，既乐为不令之行，素无捐躯之勇者，亦摄于不怒之威。靖逆奇功，实基于此。所辖将士，无不躬冒石矢，以一当百。大小数十战，斩贼首以万纪。贼自是掘濠自守，无东向之心矣。先生原欲渡河长驱，直入闽界，因闻圣天子赫怒临轩，亲誓禁旅，而受命专征者，又出多智善谋之康亲王，知一出而燎原可灭，贼者不足竿矣，遂励兵秣马以待。及王师至而贼胆愈寒，始则窥浙未能而图守，继则图守不得而请降。两浙苍生之得有今日者，上则圣天子之威灵，中则康亲王之谋略，等而下之，则郧园先生之忠而且毅，谅亦史笔之所乐书，而天下口碑之所不能泯灭者也。

杭城父老子弟闻八闽底定，谓先生指日班师，凯歌虽奏于军中，而原其所自，则出黔黎讴颂之口，以予操觚一生，稍娴声律，而今且老矣，黄童骑竹，白叟编蒲，俟节旄旋省之日，万口同声而唱于道路之间，亦燕贺升平之乐事也。予不敢谢不敏，因序而歌之。

古云君明则臣良，虽曰美大臣之功，实为圣天子颂知人之哲耳。古之能守者二人，皆由君上之能任：萧何之于关中，寇恂之于河内是也。今之能守者亦有二臣：李郧园先生之于浙，蔡仁庵先生之于楚。非古今四大金汤，而千百年后配享无辞之名宦乎？虽野史不足流芬，亦董狐药笼中物也。

送别驾许公汉昭擢郡司马序

康熙戊午之三月，杭别驾许公汉昭擢汉阳司马。闻其地就近题补有人，将诣阙改授。濒行，杭之缙绅士庶，遮道请留不得，乃跻公堂，执兕觥而涕泣致饯。

饯毕散去，有二三父老，操口碑自始之权者，坐长林丰草间，私相谓曰："一官有一官之品行，要必定于秩满既迁之日；盖一日未去，其改行变节与否，尚未可知也。今许公秩满而迁矣，品行已著，请就行事，而定公评，殆何如人乎？"一人曰："公具盘根错节之才，排难解纷之力，临政有先几，入手无难事，盖能臣也。"一人曰："公矢冰蘖之操，却苞苴之献，束装就道，行李萧然，盖廉吏也。"一人曰："公视民如伤，字之若子，政务从宽，多劝少惩，盖仁人也。"一人曰："公倜傥好义，宾至如归，虽宦况如水，而丝竹之声未尝去耳，盖豪士也。"如是者纷纷不一。

李子从旁窃听，皆是之，而不能不赞一词。乃侧身入座曰："诸君之言，当则当矣，然犹有未尽者在。以予观之，乃守分安命之达者。"父老曰："胡以见之？"李子曰："公之莅浙也，凡十有二年，其间劳绩显庸，难更仆数。苟能自陈功伐，求注上考于各台，则一迁再迁，奚俟今日？他且勿论，即以军功纪之，自粤、闽有事以来，数百万军糈之转输，皆出公一人之手，以此云功，功莫大矣。公匪但不自满假，即各台齿及，亦止曰：分所当然。介子推不言禄，而禄亦弗及，此公之不得异擢，必待秩满而迁，迁亦止于郡司马。夫此一官者，乃其分内应有之物，非智取力图而后得之者也。非守分安命之达者，能若是乎？予谓当今之世，求才人易，求达者难。才不足为、力不能为而守分安命者，愚也，非达也。以公之才，而稍加之力，何高爵厚禄之不可得，而乃得一

分内应有之物于一十二年之后乎？且予所谓力者，非当今仕宦之难事，方今兵革未偃，需饷方殷，朝廷广开事例，在位诸臣，以捐俸助军，拾级而上者，不知凡几，是谓力也。公非不能为，不欲为也；非不欲为，知分不可越、人不可以与命争也。如其命合大贵，焉知此番诣阙，当路诸公，不体舆情入告，而膺不次之擢乎？迹是而观，公之品行为何如也？”

诸父老然予言，群然呼之曰：“达者！”予退而笔其事，即以代“渭城朝雨”之诗云。

《香草亭传奇》序

岁丁巳，自春徂冬，湖上翁善病不起，刀圭罔效，入冥疆而复出者三。因索验方于古人，取枚乘《七发》暨陈琳愈头风檄，辗转读之，疾且愈甚。古语真欺人哉！

迨戊午春，朱子修龄持镜曲化农双鲤，并所撰《香草亭》填词，索予言弁首以问世。予病中得故人书，甚喜，然操觚染翰，岂病者事乎？剖缄读之，则非书非词，乃方与药也，合《本草》一大部，锻炼成书。欲起死人而活之，先活草木金石之腐且朽者，如刘寄奴、桑寄生之属，尽使着优孟衣冠，歌舞笑啼于纸上。以活药药死人，未有不霍然起者。读未竟而病退十舍。因叹镜曲化农为异人，岂知湖上翁有填词癖，故特以酒解酲，抑无意为之，而我适逢其会耶？若是，则折股知医，操觚染翰，诚予病者事也。

从来游戏神通，尽出文人之手，或寄情草木，或托兴昆虫，无口而使之言，无知识、情欲而使之悲欢离合，总以极文情之变，而使我胸中磊块唾出殆尽而后已。然卜其可传与否，则在三事：曰情，曰文，曰有裨风教。情事不奇不传；文词不警拔不传；情文俱备，而不轨乎正道，无益于劝惩，使观者、听者哑然一笑而遂

已者，亦终不传。是词幻无情为有情，既出寻常视听之外，又在人情物理之中，奇莫奇于此矣。而词华之美，音节之谐，与予昔著《闲情偶寄》一书所论填词意义，鲜不合辙，有非“警拔”二字足以概其长者。三美俱擅，词家之能事毕矣。《香草亭》一出，《拜月》、《牡丹》二亭不忧鼎之缺一足矣。

序成而寄语化农：予病则赖子以瘳，然病根尚未拔也。病根由贫，子能再以钟离一指善其后乎？吾知镜曲化农之术，不能仁乎此矣。

《和鸣集》序

才为造物所吝，不与姿貌、禄位同其滥予，夫人而知之矣。然合天下古今计之，不特才士如林，即才媛亦复辈出，是知人有雌雄，才无牝牡，造物欲予即予之，非巾帼所能辞、须眉所能独擅也。

夫既若是，则天下古今之为夫与妇者，皆当并受于天，而无巧拙不齐之叹矣；何以才其夫者，必不才其妇，才其妇者，即或偶才其夫，亦复散多聚少，不数年而兰摧玉折，不则凤寡鸾孤，求其白首和鸣者，百不得一，何造物不均若是哉！造物曰：此正所以均之也。物之多而贱者可以普施，天之雨露、地之水火菽粟是也，其艰而少者则难遍及。家授一人，户施点泽，犹虑不足，焉得人人而济之？见有夜光之珠，室悬数颗，公孤之爵，家畀二人者哉？不肯私予一家，正欲公诸天下耳，此男妇之巧拙，数所不能齐也。

吾独于钱子照五、冯媛又令之为夫妇，窃有异焉。照五才于外，又令才于内，有咏必和，无唱不随，且以两人之诗合为一帙，题曰《和鸣集》，而问序于予，不几夜光合照，公孤媲荣，而与予

所持之前说大相背谬乎哉？曰：是又有说焉：照五、又令之为夫妇，德偶也，非仅才偶也。才者难并之称，德者有邻之物。“德不孤”之鲁论，岂特为朋友言之哉？老莱之妻，梁鸿之妇，皆德邻也。武林同人之称照五，与名媛闺秀之美又令，皆先其德而后其才，以才其绪馀耳。然则造物者即刻于千古而欲孤其才，又安得不恕于一朝而忍孤其德乎？此钱、冯二人之可保无虞，而《和鸣》一集之堪垂不朽也。是为序。

《笠翁别集》弁言

子舆氏曰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。”旨哉斯言！是书之不可信也，三代已然，矧秦汉以后者乎？窃怪今人读书与听言者，人与之言极可信者亦疑之；读古人书，听人论古事，有迹涉荒唐、情背谬于义理、不能取信于五尺之童者，而老生宿儒，皆推心置腹，信之不已。予独谓二十一史，大半皆传疑之书也。

子舆氏又曰：“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《武成》犹然，则吾党读书，欲求二三策可信者于《武成》之后，其可得乎？奈何世人尽为汗竹所欺，令子舆氏窃笑地下。

信史犹可言也，其信论史之人，犹过于信作史者。论史者谁？宋儒是矣。彼以为是，群然许之；彼以为非，设有稍加恕词者，则群起而攻其谬矣。是何以故？盖宋儒非他，皆工于信史者也。彼信而我信之，犹矮人笑长人之笑，长人又笑场上之笑耳，乌知信以传信者之为讹以传讹乎？凡此皆读书太繁，书为祟于腹中，而聪明反为所障；犹人伤食而反恶食，甘苦咸淡，自莫能辨，反不若枵腹者之善尝五味也。

腹内无一卷书，而能料古人之成败、识已事之是非者，石勒之论《汉书》是已。予少也贫，无书可读，即借人书读。读过辄

忘，不能强记一字。然当其读时，偏喜予夺前人，曲直往事；其所论议，大约合于宋人者少，而相为掎角者众。向为坊人固请行世，已刊《笠翁论古》一书，簸糠秕于世者久矣。兹择其可充米屑者，约略数卷，载入集中。观者至此，亦如听石勒论《汉书》，壮其胆，佳其知识，则可也。若谓腹中有书，洞彻千古，而后能为是论，则冤哉古人，实未尝在此子腹中宿一夜而留半刻也。

时康熙戊午立秋日，湖上李渔自序。

《一家言》释义　即自序

《一家言》维何？余生平所为诗文及杂著也。近代名人著述皆以集名，乃余独异其辞者维何？曰：凡余所为诗文杂著，未经绳墨，不中体裁，上不取法于古，中不求肖于今，下不觊传于后，不过自为一家，云所欲云而止。如候虫宵犬，有触即鸣，非有摹仿、希冀于其中也。摹仿则必求工，希冀之念一生，势必千妍万态，以求免于拙；窃虑工多拙少之后，尽丧其为我矣。虫之惊秋，犬之遇警，斯何时也，而能择声以发乎？如能择声以发，则可不吠不鸣矣。

然是说也，止可释余《一家言》，不可以之概天下。凡诗文之不能求肖于人者，必其天之不足，而气力、学识均有以限之也。天人既足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有力能鞭策古今，而古今不为我用者乎？我肖古今，古今亦尽谓肖我，是同文之书，家弦户诵之文，传于后也必矣，“一家”云乎哉！

时康熙壬子年仲秋之七日，湖上笠翁李渔自述。

《千古奇闻》序

"千古来忠孝节义，奇奇怪怪之事，尽从须眉男子做出。"世人但知千古来忠孝节义，奇奇怪怪之事，尽从须眉男子做出，遂将巾帼中淑人懿行略而勿讲，讵非天壤间一大缺陷事哉！不知天之生人，男女虽殊，识力才猷，秉彝好德，实无殊也。幸而为男子，多读诗书，克饶经济，文章勋业，朗如日星；不幸而为妇人，律以阃范，限以女箴，无由展其才智，声震寰区，亦已苦矣。然遇盘根错节，其愚忠愚孝间，有男子所不能者，妇人往往能之，宁可以巾帼者流，略而勿讲耶？予课儿之暇，即以课女。偶得陈百峰所辑《女史》，删其繁冗，补其缺略，命小女辈日夕记诵，俾知古今名媛，为圣为贤，为慷慨节烈，从容中道者如此其多，以广其识。小女淑昭、淑慧不欲自秘，促予一言为序，梓以行世，以为香闺仪范，是亦闺阁中不私枕秘之遗意也。

时康熙己未仲冬朔湖上笠翁李渔题于吴山之层园

《古今史略》序

史体尚详乎？曰：弗尚也。详则寡精义，丰溢辞，说铃书肆而已矣。故班详于马而逊于马，陈、范详于班而远逊于班。厥后浮夸繁冗，一事数百其言，读者茫然，得失端委莫之镜，不终篇而厌倦欠伸从焉。顾安得良史才钽冗浮而毋匿其采，衷详略以归至当乎？夫略亦难言矣，有宜焉，有称焉。识不足衡重轻、准是非、别端绪者，不知略；学未始窥三仓、历"四部"者，不敢略；力未能辨体割爱工剪裁者，不善略。余匪其人而有其志，尝日进

古今纪载数十种陈于前，澄其神而读之，汰繁芟冗，取其精而有当者，笔为书，命曰“史略”。然略于古不敢略于今，而尤不敢略于熹、怀二庙。盖以历代有史而明无史，怀帝以前，尚有《通纪》可考，而熹庙以后，遂无书可读故也。略所有而详所无，倘亦于见闻有裨邪。凡今之人，有欲考古鉴今而苦厌倦者，请以此药之。矧行笥出入，簦屐与俱，莫此为便，眂徒汗牛马、果鼠蠹者，不殆径庭乎？此所以公之同好也。

顺治己亥立冬日　湖上笠翁自题

《资治新书》自题词

首遵功令，专辑理学政治之书。是集也，以学术为治术，使理学、政治合为一编，又皆名宦新稿，不收一字陈言。至于区别论次之间，亦尝稍献刍荛，略资采掇，未审有裨官常之万一否？请质之当事诸公，幸垂明教。

后学李渔谨识

《香草吟传奇》序

岁丁巳，自春徂冬，湖上翁善病不起，刀圭罔效，入冥界而复出者三，因索验方于古人，取枚乘《七发》暨陈琳檄辗转读之，疾且愈甚，古语真欺人哉！

迨戊午春，朱子修龄持若耶野老双鲤并所撰《香草吟》填词，索予言弁首以问世。予病中得故人书甚喜，然操觚染翰，岂病者事乎！剖缄读之，则非书非词，乃方与药也。合《本草》一部，熔炼成书，欲起死人而活之，先以金石草木之腐且朽者，幻之使活，

尽着优孟衣冠，歌舞笑啼于纸上。以活药药垂死之人，未有不霍然起者。读未竟而病退十舍，因叹若耶野老为异人，岂知湖上翁有填词癖，故用以酒解酲之法，仍以填词药之乎？抑无意为之，而我适逢其会，若世俗所谓病退遇良医者乎？若是则折肱知医，操觚染翰，诚予病者事也。

从来游戏神通，尽出文人之手，或寄情于草木，或托兴于昆虫，无口而使之言，无知识情谊而使之悲欢离合，总以极文情之变，而使我胸中磊块唾出殆尽而后已。然卜其可传与否，则在三事：曰情，曰文，曰有裨风教。情事不奇不传；文词不警拔不传；情文俱备而不轨于正道、无益于劝惩，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，亦终不传。是词幻无情为有情，既出寻常视听之外，又在人情物理之中，奇莫奇于此矣。而词章之尽善，音节之和谐，与予昔著《闲情偶寄》一书，所论填词意义，鲜不合辙，有非"警拔"二字足以概其能者。至于自颠至末，无一语一字不以棒喝为心，即其由医起见，借药命名，大旨若斯，其余皆可不言而喻。三美克擅，词家之能事毕矣。继元明诸大剧而传，奚俟被管弦授梨枣以后而知之哉！

湖上笠翁题于也宜楼

词韵例言

诗韵严，曲韵宽，词韵介乎宽严之间，此一定之理也。窃怪宋人作词，竟有全用"十灰"一韵，以梅、回、陪、催等字，与开、来、栽、才等字同押者，此失于遇严而不可取法者也。夫一词既有一词之名，如《小桃红》《千秋岁》、《好事近》、《风入松》之类，明明是一曲体，作之原使人歌，非使人读也。曾见从来歌者，有以"梅"字唱作"埋"音，"回"字唱作"槐"音者乎？若

无词韵一书作准绳，则泥古之士，必为前人所误，得词之名而失其实矣。今人作词，无所取法，又有以《中原音韵》为式者，至入声字与平上去同押，是又失于太宽。因无绳墨，无可奈何而为之，非得已也。总之，诗体肇于《三百篇》，乃上古之文也。上古之文，其音务合古人之口，词则始于唐宋，乃后世之文也。后世之文，其韵务谐后世之音。二语洞然，可息纷腾之议。是集操纵得宜，宽严有度，务使严不似诗，而宽不类曲，词之面目，已全现乎声韵中矣。

诗韵之必不可通于词韵者，不止梅、回等字。如"四纸"之士、氏、仕，"七麌"之巨、炬、拒、宁、苧、伫，"十贿"之待、怠、殆，"七阳"之象、像、丈，皆作上声，诗体则然，词则万无是理，此周德清之不收入上而入去也。迩来词韵，都仍旧贯，总之移来易去，其于休文诗韵，只能动其皮毛，不敢伤其筋骨。此因才胜于胆，胆为才制而然。予则才细如丝，胆大于斗，故敢纵意为之。知我罪我，悉听于人，有延颈待诛而已。

迩来词韵，虽使一东、二冬、三江、七阳、四支、五微、八齐、十灰之半之类，合而通用，然终不敢移其位次，仍照诗韵一东居前，二冬居后，即其间有同是一音，而原分数处者，亦复仍之。是欲令诗词二韵，虽合仍分，以作词韵可，以作诗韵亦可，一书备二事之用，可称极使。予谓词则词，而诗则诗，即名词韵，胡复云诗？且作词之法，务求声韵铿锵，宫商迭奏，始见其妙。所以周德清之作《中原音韵》，凡声同韵合之字，各以类从，使作者首句用此字，次句必另换一音，不至于首用东而次用冬，前用江而后用姜，上下合辙，使读者粘牙腻齿。故是编纯用类从之法，然此法不始于德清，自唐礼部颁韵，即有以声为类，以类为序之格，古之人先已行之矣。

词韵非止向无成书，且未有言及此者。自沈子去矜，殚心斯道，与予友毛子稚黄，朝夕辨论，穷幽极渺。沈子撰有《韵略》一

篇，毛子著有《词韵括略》及《韵学通指》诸书，词学始得昌明于世。然皆附于诗文诸刻之中，并无专刻，是以见者寥寥。迨赵子千门，始刻《词韵便遵》一书，合两家论议而成之，但其编辑之法，仍不离休文诗韵，未能变通作者之意，是可惜耳。

支思一韵，《中原》病其太严，平声不满百字；去矜《词韵》病其太宽，平声几至千馀字，盖合微、齐、灰通用故也。予谓即“四支”一韵之中，具有三音，似同而异，支、垂、奇是也。向编辑诗韵，已建分而不分之末议，虽分经界，区别为三，仍还其名为四支上、四支中、四支下。今亦仍用斯法，分支字韵为支、纸、寘，围、委、未、奇、起、气三韵，仍注其下曰此与某某原属一韵，分合由人。鱼字韵亦然。欲其纯而又纯者，则效愚人之一得，不则旧章俱在，予未尝毁而灭之也。

声韵之杂，未有过于入声者，如“六月”之中，有伐、袜、没、骨等字，“七曷”之中有挞、辣等字之类，在诗韵内已觉聱牙，矧词之专以齿颊为利者乎？去矜只分五韵，予则浮出其三，他韵可以变通，此则似难更易也。

韵书之设，所以便查。泛舟登山，携此作佩，莫妙于简便，莫不妙于繁冗无归而混人耳目。予向怪诗韵中字数之繁，各韵所收之字，可用者不过十之四五，而断断不用，既为前人所收，后人兢兢守之，不敢去者，几及半焉。使人觅句时少，选韵时多，故辑《诗韵》，仿朱夫子集注之法，以圈隔之，海内名贤，无不称快。今辑词韵，其法又进于此。书画二格，分为上下两层，下为正格，上为副格。凡一切冷僻怪诞及庸俗粗鄙之字，断断不可入词者，尽入副格。即有字极平易，亦复典雅，但可见于词中，不可用之句尾者，如逡巡之逡，徘徊之徘，崆峒之崆，蝴蝶之蝴，琵琶之琵诸常字，无刻不见于词中，千万年未施于韵脚，载之何为，亦入副格。为作者扫空烟雾，唯见太虚，词家乐事，恐未有遇于此者。

湖上笠翁自述

《宋稗》序

金沙潘子大生前年有《读史津逮》之刻，余既僭为之序矣。一日者，其弟长吉手一编示予，曰："此予所辑有宋一代人物掌故，名为《宋稗》者也。"予受而读之，大约探未见之书，聚可喜之事，事以类分，类复年次；大者干城名教，精者裨益身心，微者、浅者亦可以增扩见闻，资助嗢噱，诚有令人爱玩而忘倦者。《宋史》庸秽芜冗，极为不堪，有明巨公如归震川、汤临川诸先生皆有志更定，而未见成书，学者憾焉。今得长吉此编，如饥年嘉谷，属厌饱满，学者亦何幸乎！予因语长吉："礼义悦心，刍豢悦口，生人之所同然。而君秘之枕中，犹香积、天厨之富而一人独饫之也。仁者固如是耶？"长吉曰："公之同好，吾志也。子其为我一言识之。"

抑予闻大生更有《明稗》一书，诚得好事者并行之，如车之两轮，人之联璧，不更快人意哉。后之有事于宋、明两代之史者，必将取材于二编也。故书以俟之。

康熙己酉清和月上浣，湖上李渔笠翁撰。

《芥子园画传》序

今人爱真山水，与画山水无异也。当其屏幛列前，帧册盈几，面彼峥嵘遐旷，峰翠欲流，泉声若答，时而烟云掩蔼，时而景物清和，宛然置身于一丘一壑之间，不必蜡屐扶筇，而已有登临之乐。独是观人画，犹不若其自能画。人画之妙从外入，自画之妙由心出，其所契于山水之浅深，必有间矣。

余生平爱山水，但能观人画而不能自为画。间尝舟车所至，不乏摩诘、长康之流，降心问道，多蹙额曰："此道可以意会，难以形传。"予甚为不解。今一病经年，不能出游，坐卧斗室，屏绝人事。犹幸湖山在我几席，寝食披对，颇得卧游之乐。自署一联云："尽收城郭为檐下，全贮湖山在目中。"独恨不能为之写照，以当枚乘《七发》。因语家倩因伯曰："绘图一事，相传久矣。奈何人物、翎毛、花卉诸品皆有写生佳谱，至山水一途，独泯泯无传？岂画山水之法，洵可意会，不可形传耶？抑画家自秘其传，不以公世耶？"因伯遂出一册，谓予曰："是先世所遗，相传已久。"予见而奇之，细为玩赏，委曲详尽，无体不备，如出数十人之手。其行间标释书法，多似吾家长蘅手笔。及览末幅，得"李氏家藏"及"流芳"印记，益信为长蘅旧物云。但此系家藏秘本，随意点染，未有伦次，难以启示后学耳。因伯又出一帙，笑谓曰："向居金陵芥子园时，已嘱王安节增辑编次久矣，迄今三易寒暑，始获竣事。"予急把玩，不禁击节，有观止之叹。计此图原帙凡四十三页，若为分枝，若为点叶，若为峦头，若为水口，与夫坡石、桥道、宫室、舟车，琐细要法，无不毕具。安节于读书之暇，分类仿摹，补其不逮，广为百三十三页。更为上穷历代，近辑名流，汇诸家所长，得全图四十页，为初学宗式。其间用墨先后、渲染浓淡、配合远近之法，莫不较若列眉。依其法以成画，则向之贮目中者，今可出之腕下矣。有是不可磨灭之奇书，而不以公世，岂非天地间一大缺憾事哉！急命付梓，俾世之爱真山水者皆有画山水之乐，不必居画师之名，而已得虎头之实，所谓"咫尺应须论万里"者，其为卧游，不亦远乎！

时康熙十有八年岁次己未长夏后三日，湖上笠翁李渔题于吴山之层园。

《三国志演义》序

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，曰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及《金瓶梅》四种。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。然《水浒》文藻虽佳，于世道无所关系，且庸陋之夫读之，不知作者密隐鉴诫深意，多以是为果有其事，借口效尤，兴起邪思，致坏心术，是奇而有害于人者也。《西游》辞句虽达，第凿空捏造，人皆知其诞而不经，诡怪幻妄，是奇而灭没圣贤为治之心者也。若夫《金瓶梅》，不过讥刺豪华淫侈，兴败无常，差足澹人情欲，资人谈柄已耳，何足多读。至于《三国》一书，因陈寿一《志》，扩而为传，仿佛左氏之传麟经，其白汉灵锢宠中涓，十常侍党同专政擅权，蒙蔽主聪，苛敛恣横，流毒缙绅，其时老成忠直之士，委伏畎亩；继之献帝为董卓废立，以致群雄并起，四海鼎沸，刘先主胸怀大志，倔起涿鹿，与关、张结义，遍历图功，百折不回，思伸其志；卒之元直走荐伏龙，南阳获偕鱼水，隆中决策，鼎立西川，以成王业。传中所载孙策父子之豪，二袁父子之暗，刘表父子之愚，曹瞒父子之诈，先主之艰窘，孔明之忠贞，关、张之信义，子龙之胆略，以及蜀、吴、魏人材之盛，智勇之多。司马昭篡禅大位，与曹丕之篡禅，如出一辙，可知天理之循环。诸葛瞻绵竹死节，与孔明大营殒星，父子殉身，具见忠贤之遗裔。汉末以宦竖而始祸，蜀末亦以宦竖而终祸。首尾映带，叙述精详。贯穿联络，缕析条分。事有吻合而不雷同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。盖先主起而王蜀，为气数闰运之奇局；而群雄附而争乱，又为闰运中变幻之奇局。较前此三代及秦之末，及后此唐、宋之末，扰攘移鼎之局，迥乎不同。而演此传者，又与前后演列国、七国、十六国、南北朝、东西魏、前后梁各传之手笔，亦大相径庭。传中模写人物情事，神

彩陆离，了若指掌。且行文如九曲黄河，一泻直下。起结虽有不齐，而章法居然井秩。几若《史记》之列本纪、世家、列传，各成段落者不侔。是所谓奇才奇文也。

余于声山所评传首，已僭为之序矣。复忆曩者圣叹拟欲评定史迁《史记》为第一才子书，既而不果。余兹阅评是传之文，华而不凿，直而不俚，溢而不匮，章而不繁，诚哉第一才子书也。因再梓以公诸好古者。是为序。

湖上笠翁李渔题于吴山之层园

《三国演义》序

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，曰《史记》也，《南华》也，《水浒》与《西厢》也。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，曰《三国》也，《水浒》也，《西游》与《金瓶梅》也。两人之论各异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，《水浒》在小说家，与经史不类，《西厢》系词曲，与小说又不类。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，则冯说为近是。然野史类多凿空，易于逞长，若《三国演义》则据实指陈，非属臆造，堪与经史相表里。由是观之，奇又莫奇于《三国》矣。

或曰：凡自周秦而上，汉唐而下，依史以演义者，无不于《三国》相仿，何独奇乎《三国》？曰：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，而演三国者，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。异代之争天下，其事较平，取其事以为传，其手又较庸，故迥不得与《三国》并也。吾尝览三国争天下之局，而叹天运之变化，真有所莫测也。当汉献失柄，董卓擅权，群雄并起，四海沸鼎，使刘皇叔早偕鱼水之欢，先得荆襄之地，长驱河北，传檄淮南，江东秦雍，以次略定，则仍一光武中兴之局，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。惟卓不遂其篡以诛死，曹操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名位虽虚，正朔未改，

皇叔宛转避难，不得蚤建大义于天下，而大江南北已为吴、魏之所攘，独留西南一隅为刘氏托足之地，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，西为汉中一摧，则梁益亦几折而入于曹，而吴亦不能独立，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，而天运犹不见其善变也。逮于华容遁去，鸡肋归来，鼎足而居，权侔力敌，而三分之势遂成。寻彼曹操一生，罪恶贯盈，神人共怒，檄之，骂之，刺之，药之，烧之，劫之，割须折齿，堕马落堑，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，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，此又天下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蝥贼；且天生瑜以为亮对，又生懿以继曹后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，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。自古割据者有矣，分王者有矣，为十二国，为七国，为十六国，为南北朝，为东西魏，为前后梁，其间乍得乍失，或亡或存，远或不能一纪，近或不逾岁月，从未有六十年中，兴则俱兴，灭则俱灭，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。

然三国之局固奇，而非得奇手以传之，则其奇亦不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。前此虽有陈寿一《志》，较之荀勖、裴𬱟魏晋诸《纪》，差为此，善于彼，而质以文掩，事以意晦，而又爱憎自私，去取失实，览者终为郁抑而不快，则又未有如《演义》一书之奇，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，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，英雄豪杰读之而快，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，拊髀扼腕有志乘时者读之而快，据梧面壁无情用世者读之而亦快也。

昔者蒯通之说韩信，已有鼎足三分之说，其时信已臣汉，义不可背。项羽粗暴无谋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势不得不一统于群策群力之汉。三分之几，虚兆于汉室方兴之时，而卒成于汉室衰微之际。且高祖以王汉兴，而先主以王汉亡，一能还定三秦，一不能取中原尺寸。若彼苍之造汉，以如是起，以如是止，蚤有其成局于冥冥之中，遂致当世之人之事，才谋各别，境界独殊，以迥异于千古，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欤！

作演义者，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，而且无所事于穿凿，第

贯穿其事实，错综其始末，而已无不奇，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。

独是事奇矣，书奇矣，而无有人焉起而评之，即或有之，而使心非锦心，口非绣口，不能一一代古人传其胸臆，则是书亦终与周秦而上汉唐而下诸演义等，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！《水浒》之奇，圣叹尝批之矣，而《三国》之评，独未之及。予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，乃酬应日烦，又多出游少暇，年来欲践其志，会病未果。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，出声山所评书示予。观其笔墨之快，心思之灵，堪与圣叹《水浒》相颉颃，极钬心抉髓之谈，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，则又似过之，因称快者再。因伯索序，声山既已先我而评矣，而予又为之序，不亦赘乎？

虽然，予历观三国之局，见天之始之终之，所以造其奇者如此；读《三国演义》又能贯穿其事实，错综其始末，而已匠心独运，无之不奇如此；今声山又布其锦心，出其绣口，条分句析，揭造物之秘藏，宣古人之义蕴，开卷井井，实获我心，且使读是书者知第一奇书之目，果在《三国》也。因以证予说之不谬，则又何可以无言！是为序。

康熙岁次己未十有二月，李渔笠翁氏题于吴山之层园。

《耐歌词》自序

今日之世界，非十年前之世界；十年前之世界，又非二十年前之世界。如三月之花，九秋之蟹，今美于昨，明日复胜于今矣。于何见之？曰：见于文人之好尚。三十年以前，读书力学之士，皆殚心制举业，作诗赋古文词者，每州郡不过一二家，多则数人而止矣；馀尽埋头八股，为干禄计。是当日之世界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。此后则诗教大行，家诵三唐，人工四始，凡士有不能诗者，辄为通才所鄙。是帖括时文之世界，变而为诗赋古文之世界矣。然

究竟登高作赋者少，即按谱填词者亦未数见，大率皆诗人耳。乃今十年以来，因诗人太繁，不觉其贵，好胜之家，又不重诗而重诗之馀矣。一唱百和，未几成风。无论一切诗人皆变词客，即闺人稚子、估客村农，凡能读数卷书、识里巷歌谣之体者，尽解作长短句。更有不识词为何物，信口成腔，若牛背儿童之笛，乃自词家听之，尽为格调所有，岂非文字中一咄咄事哉？人谓诗变为词，愈趋愈下，反以春花秋蟹为喻，无乃失其伦乎？予曰不然，此古学将兴之兆也。歇言之？词必假道于诗，作诗不填词者有之，未有词不先诗者也。是诗之一道，不求盛而自盛者矣。且焉知十年以后之词人，不更多于十年以前之诗人乎？往事可观，必有以少为贵者矣。四声八韵，视为已陈之刍狗，必不专尚；所未专尚者，惟古文词一道耳，何虑汉之班、马，唐之韩、柳，宋之欧、苏，不复见于来日乎？予故曰古学将兴之兆也。

今天下词人树帜，选本实繁，予既应坊人之求，有《名词选胜》一书梓以问世，不日成之矣。乃坊人又谓：近日词家，各有专集，莫不纸贵鸡林。子为当今柳七，曲弊歌儿之口，书饱文人之腹，所未公天下者，惟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一派耳。盍倾囊授我，使得悬诸国门？予谓从前浪播，特瓦缶雷鸣耳。洪钟既出，焉用土鼓为哉？坊人坚索不已，遂不获终藏予拙。既受而询其名，予谓是书无他能事，惟一长可取，因填词一道，童而习之，不求悦目，止期便口，以“耐歌”二字目之可乎？所耐惟歌，馀皆不耐可知矣。昔郭功父自诵其诗，声震左右，既罢，问东坡曰：“有几分来地？”东坡曰：“七分来是读，三分来是诗。”予词之耐歌，犹功父之诗之便读，然恐质诸东坡，权其分两，犹谓七分则有馀，三分尚未足，又将奈何！

时康熙戊午中秋前十日。湖上笠翁李渔漫题。

寿　　序

两浙抚军陈司贞先生寿序刘粮宪属草，用家宰次辰黄公衔。公生于五月十三，与关夫子同日。

大中丞建牙于外，与宰相端揆于内，其操国家枢轴均也。令下而山岳动，政行而世俗移，致君泽民之得自行其志，使吾肘不掣于他人者，莫两臣若矣。然使寰宇承平，相天下者居重驭轻，事事扼其要领，开府于外者威令虽严，终不得媲尊于内。一当烽腾燧举，疆场有事之秋，庙堂隔于千里，悬揣无由，机务决于一时，瞻顾不得，虽有尧舜汤武之君，伊周房杜之相，不得不以外事付之外臣，听其操纵予夺，则此际之大中丞，其任其权，较平时之宰相为尤重。得其人，则危者安，难者易，变苦境为乐郊，使凡民之鸟兽散者，复若蜂屯蚁集而来聚，斯何人哉？若吾浙新奉简命抚绥此邦之陈公是已。

公非遽抚吾浙者也。朝廷重视此任，而未肯骤予，先试之以岳牧。其屏藩之力，保障之猷，难更仆数。是时滇、黔倡逆，闽叛效尤，东南诸省会在在戒严，而吾浙尚为无事之地，然无奈池鱼林木之受殃，无事之甚于有事也。戎马于是乎经，刍粮于是乎出，舟车之假，力役之征，无不于是乎取给。当斯时也，即以数十年前家给人足之两浙，犹难胜此重困，矧在三空四匮、民脂告竭之际乎？

公未入浙之先，在位诸下僚，有束手攒眉、免冠求去而不得者，自公至止，政无大小，事无难易，勿论是藩务、非藩务，一

切引为己任，凡有告者，即曰："有我在，无忧也。"于是弗缓弗遽，或行或止，劳其心而不必尽劳其身，有时忘寝废馀，而人莫知其苦，翻若有悠然自得之容者，总归于政行事举，军饱民安，万无一失而止。维时亲王暨诸大臣提禁旅而出者，皆驻师于浙，耳而目之，无不敏其才而懋其功，遂交章累词以上之。先是，辇下诸大僚得之道路之口者，靡不入告，以宽圣天子南顾之忧；至是内外同声，遂不觉大霁天颜而谓臣下曰："是诚可以抚浙者矣；是诚可以抚浙，而使反侧未安之子闻所闻而来，不但抚浙而兼可抚浙之外矣。其亟以斯任畀之！"此公抚浙之由，而吾浙人民得其所天之所自也。

公藩浙时，原未尝稍设藩篱，画政自守，先奋全力以图治，矧在大任既归之后乎？向所欲行而未行者，今悉行之，与向虽行之而未畅，若草木始萌，待雨露于天而后华且实者，今则自为雨露而无所俟于天矣。由困极而小康，由小康而大治，公其始终造浙者哉！有以"神明"颂公者曰："明生于公，无幽弗烛。自公居高，始无冤狱。"有以"岂弟"颂公者曰："尊而忘尊，以抚为字。乳而育之，视民若稚。"有以"果断"颂公者曰："利器居先，霹雳在手。盘根错节，于公何有？"有以"缜密"颂公者曰："智深勇沉，心细于发。其外可师，其中难法。"如是者不一辞，皆载道之碑，未镌之石而先铭之口者。

乙卯天中后八日，值公览揆之辰。予自请告家居，与诸父老扶杖而观盛治者，最欢且洽。正拟前致一词，效华封人之祝，适三事大夫之欲觞公者征言于予，予遂不辞谫劣而述其梗概若此。

是日也，跻彼公堂、酌彼兕觥者虽不乏人，然皆佩玉鸣鸾之有爵者，不则辅世长民之有德者，不则黄耇台背之有年者，其馀黄童赤子，耕农织妇，齿幼分卑，不得与达尊之列者，皆具斗酒豚肩，诣汉寿亭侯之庙而致祝焉。以公与汉寿亭侯并日生，有千载上下同庚之义，汉寿亭侯之为神，扶正抑邪，不遗馀力，鉴公

若此，未有不冈陵其筭而松柏其身者，故以祝彼者祝此。噫，迹公所生之辰，先与凡民异矣，安得不撑天拄地而为当代伟人者哉！

代寿凤关榷使谭慎伯序　时公按部在途。

祝士大夫之寿，与祝林居家食者异；祝奉使按部诸士大夫之寿，又与祝居所不迁、坐受百僚之燕贺者异。何也？林居家食之人，以清静为福者也，故祝其有年，必先祝其无事；祝士大夫者反此，祝其多寿，必先祝其有为，有为而后可以致君，可以泽民，致君泽民，而福仍归己，可致遐年，故祝寿必先祝其所以致此者。若夫居所不迁之士大夫，虽曰有为，犹是劳其心而逸其身，未必栉霜沐露，东西其辙。每及览揆之辰，端居堂庑，百执事罗拜于下，进万年之觞，奏九成之舞，衎然乐也。其为颂祷之词，可以有，可以弗有，为其安也；安自致福，祝之何为？至于奉使按部之士大夫，非迫于王事之靡盬，即凛于简书之可畏，且课程无馀日，奏绩有定期，常有称觞之日，驰驱道路，不及受斯民羔酒之献者。凡与同事一方之大吏，及文武属僚，及缙绅父老，当斯时也，既不获跻彼公堂，效华封人之面祝，惟有以口代兕觥，遥相称献，祝其所至承禧，身在冈陵，则与冈陵比峻，身临川阜，则与川阜竞长而已矣。故凡颂祷之词之不容已者，惟奉使按部之士大夫，又必于其称觞之日，驰驱道路，不及受斯民羔酒之献者。若我慎翁谭公今日之初度，可谓适当其会矣。

公曩以治新蔡奏最，擢西台主政，平反冤狱甚多；兹奉新简，来视凤榷，他榷惟课商税，钱谷非其所掌，此则总理仓储，军民尽辖。公有兼人之才，适仔兼人之任，人地相宜，莫宜于此。乃下车未几，即脂白门、皖上之车，勤王事也。时去公诞日不满二旬，有卧公辕下，请缓其期，以俟觞毕而后去者，公莫之许，谓

不见夏禹之治水乎？三过门而不入，岁时伏腊且不有，何有于生辰？迨公行后，诸缙绅士民谓公虽出而祝颂之期自在，不妨遥瞻紫气，先致愿祷之私，再俟旌节既临，补申三祝，未为晚也。因走使乞言于予，以予叨附年谊，公牧新蔡时，既与予治接壤，今予家食，又与化境相邻，取其近而易致，亦复知而善详也。

公为文安鼎族，先世叠有闻人，尊公九还先生以名孝廉分符，为浦江邑宰，遂以治行世其家。昭代取士之文，莫盛于壬辰一闱，而公以是年举进士，名较同榜诸人尤噪焉。及仕中州，才宽于地，游刃之下，恢乎有馀，凡其所为诸善政，一秉于尊公之治浦阳者，而清白之风，尤足继之。及内擢立朝，复铮铮有声，秩经两迁而不离其地，秋曹治绩无有出公右者。今出理是榷，适当军兴旁午，戎马需粮、司农望赋俱甚渴，公才非此不展。试观莅事之初，条理井井，既不困军，又不病民，而国赋刍粮自足；由此飞挽军前，稇轴内帑，纾我皇上南顾之忧者，舍公其谁属哉？一日九迁，跂足可待，非寻常卿贰之位所能限其功名者也。请以区区祝嘏之词，悬为左券。

寿张俊升臬宪序　代

有访延年之术于佛、老二氏者，老氏之徒曰："清净无为，寿之本也。"佛氏之徒曰："慈悲好善，寿之源也。"二说互异，其人取决于儒者，儒者曰："皆是也。不闻孔子之言乎：'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'清净无为，非静而何？慈悲好善，非仁而何？殊途同归，三教宁有异致哉。"若是，则'仁者寿"一语，已尽千古养生之秘，愚者不察，动舍中庸而趋隐怪，于是导引、丹汞之说，充塞凡民之耳矣，乌知仁者获寿，理所必然？但人生于世而求为仁者，亦难矣哉。至为人而作仕宦，作仕宦而复为刑名

讼狱之专司，于此而求为仁者，其难较之常人，奚啻百倍。当此之世，求一处极难之地而殚力行仁，人能知其必寿者，则莫若予同谱而秉宪吾乡之俊升张公。真可预书左券，俟百年后取而验之者矣。

张氏为关东望族，公之先世，系本朝汗马勋臣。公少而神颖，无书弗览，览辄成诵，即不攻举子业，亦可以世胄入官，而公弗屑也。与难弟秀升同入乡校，共膺乡荐，而又共举进士，观花上苑时，联骑并辔，又皆弱冠之年，都人士观者，拟之一对神仙，而犹不尽知其为兄若弟也。予获随骥尾，分荣殊甚。公由县令而主政、由主政而员外郎，由员外郎而两居谏垣、一乘骢马，声名赫赫于辇下；即出而建节淮、扬，其整肃吏治，与台省风裁无异；今来按浙，扼一省政刑之要，其声华矩度，又不讯可知。

计公历官九任，凡二十有二年，异政美绩，难更仆数，吾不具论；既言仁寿，则专举慈祥岂弟之一节，以为仁寿之征而已矣。其宰上杭，民顽梗而易犯法，公寓诫于劝，格之以诚，未几而顽者化矣，蒲鞭虽设，民以不辱为荣。其仁于为令者若此。迨入西曹，始至即司督捕；督捕者，捕人司命之官也。时国法初严，罹者罔赦，官偶失出，即罚不旋踵，匿此之家及比邻十馀户，均难免池鱼林木之殃。公一味行慈，罔恤利害，止罪逋人，而宽治一切，入汤网而复出者，不知几千万人。其仁于为郎者若此。及居青琐，入乌台，有弗言，言必期于有关生命，即活一人而无补于千万人者，犹弗活也。纠弹酷吏而民遂其生，削除秕政而国延其脉，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者，凡七年所。其仁于建言者若此。至于淮、扬饥馑，殍实沟渠，国赋难偿，吏民交困，非公以回天大力，请蠲告赈，以致圣天子恻然垂悯，数番大赉，则两郡苍生，宁有孑遗也哉。此其仁于江之南北者也。公之未擢臬宪也，滇黔倡逆，八闽效尤，两浙愚民不无揭竿而起、依草附木以待之者；然逆案一起，罗织纷然，凡属仇家，无不藉口，闻秉宪诘戎者新至，

皆图泄忿于马首之前。公视狱词，凡有欺之以方者，悉弃道旁，治以不治，隐然造福，而民莫之觉也；至理积案，有犯重辟者，为之百计求生，求之不得而绳以三尺，犹引咎自归曰：“弼教、明刑，原非二事；教之未弼，刑所由来。”此其仁于浙之东西者也。凡此皆公今日之仁，则皆公他日之寿也。

丙辰清和月之八日，值公诞辰，同事诸公以予昔附榜末，知公最深，先一月而走书京邸，索予言为寿；予故不辞谫劣，述其梗概若此。其化有讼为无讼，是老氏之清净无为也；其使民无生而得生，是佛氏之慈悲好善也；其声色不动而能使危者安、乱者治，则孔子所谓“仁者静”而“仁者寿”也：合三教而论之，皆无所逃于寿域之中矣。以此觞公，或不同于祝嘏浮词，冀得公莞然一笑曰：“是可谓善颂善祷者！”

寿吴兴别驾余公序　代

治天下之具有二：政与刑而已矣：此见诸事者也；用政、刑之具亦有二：德与才而已矣：此本诸身者也。本诸身者既足，而后随取随得，施于政、刑，以治天下，其如视诸掌乎？吾今日之为是论，非袭老生常谈，蹈称功颂德之故智，以觞我郡司农余公祖也；以公富于德而优于才，故以四者并列而归重于才，使人知居官莅物者，非才不能用其德耳。

政、刑之重轻，诸经及鲁论载之详矣；惟是德与才之相需为用，言者虽多，而未殚其蕴，吾请为天下畅言之。夫人德之未修，其才不足论矣；德至而才不及焉，犹菽粟备而艰于火水，布帛具而绌于缝纫，其寒不得衣、饥不得食，与无布帛、菽粟等耳。天下岂少有德之人哉？尾生、孝己，皆其伦也；有德而无裨于人，究亦不能成己，将焉用之？

我朝自太祖高皇帝、太宗文皇帝创业于初，世祖章皇帝继志述事而奄有四海。其间辅翼名臣，内如伊周房杜，外若韩范龚黄其人者，姓字之繁，难更仆数，人谓皆天下之贤臣，而不知即天下之才人也。古云“高阳氏有才子八人”，“高辛氏有才子八人”，夫其所谓才者，岂若今时之操柔毫、耕砚石，以浮词丽句得名者哉？谓其有纬武经文之略，与仁民泽物之功耳。本期诸臣之才，皆根于心而发于性，非由诵诗读书、摩经效古而然，是即本朝之元恺也。

乃今继起诸君子，则又加进焉。家服诗书，人敦礼乐，以准今酌古之才，运其根心发性之才，事业文章，合而为一。猗欤盛哉！盛虞之际，不是过矣。然犹有能知而不能言，善述而不善作者。独有人焉。了然于衷而复畅然于口，能阐微泄秘而有功于既往，又能制铭作诰以垂训于将来，为继起群贤之冠者，则莫如吾郡司农之霁岩余公者矣。

公之太公以汗马勋臣而扬历中外，后为四岳名臣，而子若孙即不事铅椠，亦可以勋胄得官，而太公弗屑也。谓以马上得天下，不能以马上治之，君臣皆然，而臣为尤甚。其择师不之严，课子之笃，不避古人责善之忌，而性命以之。故公昆季四人，无一不淹通前古，次第入官，为圣天子敷文明之化，而公又白眉于其间。公赋性仁厚，为公子时，西江父老即歌《麟趾》之首章，至居官之仁恕慈祥，又不待言矣。吾苕素称泽国，十年九潦，民苦流离，非一日矣。公所掌者盐、赋二政，盐则司商贾之命，赋则操出纳转运之权。奸民之病商贾者，动以私鹾控，百无一实。公晰其情，多不受理，得一二有据者，坐以严法，不稍假，由是弊赖以绝，民赖以苏。至董各属催科，则又宽严有法：秋成司纳，旧苦胥吏作奸，动有需于属邑，邑取之民；公端本澄源，搜剔诸弊殆尽，收纳既易，则转运无难，飞挽之捷，悉阶于此，司漕及制、抚、藩、臬诸台，莫不嘉其能而懋其绩。至于折狱之明，肩事之毅，行己

之恭，事上之敬，处寮寀、待属吏之真诚恺切，无一不合于前人。其任天而行，不假思议，则根心发性之才也；至于政行事举之后，以其所为而方于至道，无不依轨合辙，则准今酌古之才也。非诵读之深而神明于学术，能若是乎？矧公犹不自足，仕优之学，正未艾也，是公之才与公之官，吾皆不能穷其所至。昔张柬之、姚元之、赵清献、富文忠诸公，皆以判郡起家，公以少年筮仕，即蜚英声，焉知不继前人芳轨？

丁巳季冬之某日，值公览揆之辰，予方治装诣阙，不获与于称觞之列，正拟先期致词，效华封人之祝，适公所辖之一州六邑为大夫者七人，合词连牍而征言于予，是得我心之同然。诸大夫借予言以觞公，予又借诸大夫之觞以进予言，是诚两善之策也，故倚马捉笔而述其景慕公者若此。

祝陈大中丞太夫人寿序

窃闻曾子之言曰：孝体有三，“大孝尊亲，其次弗辱，其次能养。”孟子之言曰：“为天子父，尊之至也；以天下养，养之至也。”由斯以谈，则尊亲、养亲之事，非至富极贵之人，不能畅其报本之怀，而使为之父母者，立于无欲弗遂之地。彼菽水承欢、负米尽养者，虽曰贫富难齐，各尽其职，然而清夜扪心，其于为子之所生，则终不能无忝耳。以予观之，天子诸侯无论矣，就常人而论：人子之于父母，不能以命服章其身、鼎烹实其腹、极天下快耳悦目之事娱其心，十二时中，即使强半为欢而须臾愁叹，其为子也，呼之为顺则可矣，名之为孝、且甚其辞而为至孝，吾终莫之敢许。一事或缺，“至”云乎哉？求其无事不备而足当至孝之名者，其唯奉命抚浙之大中丞陈公乎。

公事太母李老夫人，承欢继志，解愠涤烦，竭尽己力，无片

刻不快其心，无一事不满其志。莱子以斑斓博笑，亲心悦矣；公以朝廷所锡之华衮为斑斓，其为悦也不更甚乎？潘岳以板舆承欢，亲身荣矣；公以大中丞躬御之八座为板舆，其为荣也不有加乎？曾子养曾皙，必有酒肉，将彻，必请所与，如是即可谓养志矣。公之酒肉为何如之酒肉？太夫人所与之人为何如之人？其丰约、贵贱，吾不知相去几何，悬揣其情，必有什佰于曾子者矣。以此而名为至孝，尚有遗议乎哉？

戊午上元日，为太夫人设帨之辰，公之属僚及数千里内外之公卿士庶，莫不牵羔荷酒，诣公堂而致祝。予贫且贱，贫则不能为礼，贱则不敢为礼，然思昔日之华封人，亦非有财而有位者也，三多之颂，未尝不入神尧之耳，以言致祝，庸何伤乎？因走札四方，征名流诗词书画，计三十有六幅，合成一图而名为八卦，献于公而转献太夫人，以益弄雏之欢笑。

是日何日？张灯踏歌之元夕也。元夕为一岁令节之首，太夫人适于是日诞生，奇矣；公之生辰又在五月之十三日，与汉忠臣关夫子同日而生，不更奇乎？由是观之，知圣母、哲人，总与庸民有别，生辰且然，况其他乎？唯有以神仙目之、圣贤事之而已矣。

何省斋曰：寿文以孝养立论，脱去寻常窠臼，笠翁可谓善祝善祷矣。序中贤其子，则其母愈见其贤，笠翁可谓味水知源矣。至太夫人得笠翁之文并垂不朽，方之中丞之孝养，又觉易一世而千秋矣。

祭　文

季太翁万太夫人双祭文沧苇侍御，闢山、仁山二使君，□□孝廉之太翁、太母也。

呜呼！人世浮沤，古今旦夕，吾人在电光石火中，谁能无死？但问其人之可死与否耳。若我延令季太翁暨太夫人今日之仙游，其真生有馀荣、死无遗憾者哉。

太翁占籍延令，其先世贻德累泽，难更仆数。及太翁应运而生，早岁掇科第，历仕至天官，守二疏知足之义，退居林下，犹在他人强仕之年也。厥后继起多人，愈恋东山，不肯复出。得令子侍御公首振家声，充满其志而光大其业，继此而联翩鹊起，翱翔云路者，又不一其人，海内数家世之盛者，遂首推延令，乌知其子若孙之弹冠而起，正未有艾耶？太翁自颐养天真外，唯以窥名园、聆仙乐为事，寰中富贵之乐，世外逍遥之游，无一不擅其极。总以太夫人之优于治内，不烦夫子经营，虽家务纷纭，可以无为而治也。猗欤休哉！

乃今厌绝世氛，双双遐举。拔家宅而唱随天上；骑鸾鹤而笑傲云中。顾劳人税驾之年，远客归休之日也。世俗不明斯义，概而名之曰死，因其家门甫盛，正当行乐之时，遽尔遐升，若有遗憾焉者。试问人当生死之关，所不能忘情于世者何事？不过家、国两端而已。太翁、太母视举家食禄于朝，自以忧国忧民为念，使九州以内，尚有一隅未平，一政未举，是其为国之心未死也；今则四海荡平，康衢鼓腹，其于国事，亦何所挂碍于中，而不忍释

之以去乎？太翁为贻谋之主，太母为内助之君，日以昌大厥后为志，使子孙辈尚有一官未显，一人未立，是其为家之心未死也；今则簪笏盈床，兰桂森立，不能呼名而但能点额者，悉是绳武之良才、兴宗之美裔，其于家事，又何所系恋于中，而不忍释之以去乎？可以去而不去，与不可以去而去，同一赘瘤，吾知哲人之心，必不以此易彼耳。

即今讣音一出，哀动中原，白马素车，充塞道路，延令一城，竟为衣冠丛集之薮。但见雷霆轰轰，儿孙哭也；冠裳跻跻，吊客临也；琮璜熠熠，明器设也；珍错离离，俎豆陈也。人生得此，夫复何憾。太翁、太母驾仙驭而临之，方抵掌欢笑之不暇，尚隔幽冥而与儿孙对泣乎哉？

予小子非敢临丧不哀，故作矫情之论，恐诸令子宦游四方，未及亲视含殓，闻音奔赴，哀毁过情，致生疾痛，以负苍生之望，故仿达人遗世之意，创为是言，使歌《薤露》者日诵于苫块之侧，冀稍解大孝之忧云尔。

祭福建靖难巡海道陈大来先生文

先生讳启泰，奉天之盖州人，福建巡海道也。甲寅之变，靖藩胁之使叛，先生毅然拒之。妻妾子女，共二十四人，呼聚一堂，谕之曰："吾世受国恩，今以死报。我忠于国，而辈当忠于我。有不自死者，我即死之。"言讫，各授以缳，复挺利刃以待。其夫人复谕诸妾及二女曰："此时不决，主人靖难后，求死不能矣。我请先之。"言未毕而自投梁上。诸妾及二女皆迫于忠义，不敢辞。有一二因循者，先膏利刃以示劝。是以二十四人之中，止留二子为宗祧计，馀皆缳首于一时。先生命属吏各治棺衾，浮其一以自待，目击众尸含殓毕，遂北面叩头，流血被面，始饮鸩而卒。此三藩

叛后，靖难诸臣之第一人也。

渔受先生特达之知，闻凶耗于乙卯夏，惊怛久之，然不敢设位而哭，虑此信之或讹耳。丙辰冬，八闽大定，询得实耗，始而悲，继而悲喜相半，喜先生之得死所，而且未尝授首于人也。予家人俗俟灵辆经过，设奠未晚，予曰："士哭知己，等于君亲，人能待，泪不能待也。矧闽越相距数千里而遥，遗子孱弱，知其扶榇于何年？望空一祭，不可少也。"乃设鸡鱼豚首各一，蔬簋四，但不设位，以其生前赠物之尚存者，奉一二以代主，为文以哭之曰：

呜呼先生！底事堪惊？吾不料事叛事仇之浊世，忽来一死忠死孝之芳声。渔之初闻是耗也，既虑其果死，又虑其或生。生则有补于知己，死则无愧于朝廷。窃谓吉凶皆可，虚实听凭。乃今果全其大节，妻子尚不恤，何恤乎朋友故旧之细情。

公之为人也，倜傥好义，雅重嘤鸣。不交则已，交必心倾。贱黄金于粪土，失巨万而不争。公之为官也，不随不诡，独断独行。宁失调于众口，不自变其居恒。霹雳绕其身而不惧，谄笑媚其侧而越憎。是以同心者愿为公死而不惜，衔怨者拟食公肉而未能。公之一生，诙谐其口，放浪其形。人但许之以豪杰，未必尽料其忠贞。既有声乐之嗜，即多珠翠之萦。人皆虑其死裙带，孰能谅其杀娉婷？访颐生之药于华、董，学延年之术于篯、彭。向尽疑其求生之过笃，今反讶其视死之太轻。是公今日之死也，三出时人之意外，尽完古节于生平。不难于死节，而难于不死他人之手；不难于一身独毙，而难于满屋尸横。

乃今亲戚故旧，朋友弟兄，一闻此耗，毁誉交并。非怪居心之太忍，即讶毒手之能擎。予独嘉其忍心而未尝害理，非此如狼之毒手，乌能保完节于钗荆？诚哉千古之俊杰，允矣一代之忠诚。吾乃草野之人，未识圣天子之报之也，奚赏奚赉？何谥何旌？幸

留二子，荫庇可承。慰忠魂于既绝，瞑死目于尚瞠，其在旅梓旋京之日乎？

渔也向承鱼水之合，曾为车笠之盟。未能杀身以酬国士之遇，只能杀青以播知己之名。不俟抚棺以痛哭，先为得讣之哀鸣。尔节既全于输赤，尔衷又白于汗青。九原可慰，享此杯醽。呜呼哀哉！

余霁岩曰：笠翁树帜文坛三十馀载，人但以风流才子目之，不读此文，乌知其为大贤人、真义士哉！人许大来以豪杰，不能尽料其忠贞，亦犹是也。无怪二公有水乳之合。

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

先生讳承谟，奉天之沈阳人，太傅现斗公之次子。以壬辰科进士入词林，累官至学士，出而抚浙，政声优异，寻擢闽督，莅任不数月，即有撤藩之举。闽藩一叛，文武大吏皆从之，先生孤掌难鸣，遂为所执。始则竟日怒骂，求为颜杲卿之断舌而死既不可得，继则经旬不食，求为伯夷、叔齐之枵腹而亡又不可得。盖闽藩以其为关东世族，太傅公为定鼎元勋，先生之为官也，又铁面冰心，风裁赫赫，为遐迩人心所属，是时中外当路者，强半皆属汉军，故百计千谋，必欲胁之使叛。谓军中有一范，则得其要领，以招致关东诸大族、四方诸大吏无难矣，而乌知其为百折不回之文丞相也哉？先生忍死以待天兵之至者，凡七百馀日，其间茹荼履险，濒死复生之情状，非髡数管不能书，有听其缺略而已。迨王师压境，石卵难支，闽藩请降，而欲掩从前罪状，势必灭此一人以去其口，先生之命遂于是乎终焉。於戏伤哉！

渔蒙太傅公及先生两世下交，皆为怜才二字，于其殁也，可

无只字报之乎？原欲俟灵輀北返，假道并州，渔随两浙吏民之后，与如丧考妣者合致其哀。兹闻道路之口，谓八闽诸公遍觅其丧而不得，又谓闽有异人武夷子者，虑忠臣被害，尸骨难全，若唐高重捷蒲首蒲身之往事，故窥人不见，窃负而逃，间关数千里，送入其家者。渔惑于道听途说之口，无由得其实讯，唯有若报巡海道陈公故事，设奠为文，望空一祭而已。

是日并设二位，一为先生，一为宋丞相文公天祥。盖先生之臣节，求之千古上下，唯天祥一人足以媲美，其生死大义，若合符节。譬之先生未死，驾过西陵，渔设一樽为东道主，可少一道同志合者作陪宾乎？先生有灵，必不以增杯益箸为不恭耳。其文曰：

呜呼哀哉！臣子报君，与士报知己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其理一也。公以身陷逆氛，百折不回而死，既能报其君矣；岂公一生好士，于其殁也，无一二抱道怀才之辈，为之杀青污竹，报吐握之诚者哉？

渔窃以人臣之事君也，为良臣易，为忠臣难，为遄死之忠臣易，为忠臣而不得遄死，天若留之以有待，及至势穷力竭，究竟无益于国、徒苦其身而后死者，尤难！此忠臣所服之上刑，较龙逢、比干而什佰其惨者也。古之罹此者一人，文文山先生是也；今得我公而两，殆元方而季方者哉。

然此二难也者，皆欲自为其难，非造物故难之也。文山往事，载在方策，烂如日星，不待言矣。公为元勋之胄，辅臣之子，即不治举子业，亦可以世胄入官，曾有宰辅之子而作凡民者哉？然公不肯为也，毕竟与白屋寒生同其进取。由诸生而孝廉，由孝廉而进士，以致名魁两榜，入为馆阁名臣，是其进身之始，已先自为其难矣。迨奉命抚浙，浙较他省似乎易治，而公独难之：不难于小康，而难于久安长治；不难以刑罚示威而使民归于善，不难

以纠弹示法而使吏戒其贪，难在明生于公而威生于廉。然为今日之官，事事皆易，而求其廉且明也实难。果廉且明，必至自去其官而后止。以廉明之故而自去其官，则天下仕绅皆视廉明作畏途，是我不能造福于民，而且贻之害矣。廉明之不易若此，公明知其难而为之甚力，故抚浙三年，无不以一日为百年之计，咫尺作千里之图。未尝轻杀一人，而民之畏刑也不寒而栗；未尝多劾一官，而吏之奉法也不肃而严。奉使诸大臣入疆问俗，皆谓浙民之易治若此，而乌知极易之事，由于极难，有此一人任之于上乎？公之入闽也，闽事之坏，已臻至极。无论其他，即兵饷之缺，有欠至半年而未给者，库帑缺额至百馀万，协饷又苦不至，司三军之命者，刻刻防庚癸之呼，不料复有撤藩之命。然非常之变，蓄谋已久，即兵饷不缺，亦难保无虞矣。当闽藩未叛之先，公知其必有是举，若肯以防邻设备为辞，预脱虎口以观变，此易事也，而公不肯为，谓异谋虽蓄而未形，我动则彼亦动，是首祸也。当其既叛之后，料渠事必无成，不妨阳合而阴图之，乃心王室者计尝出此，亦易事也，而公不肯为，谓名节所关者大，失之易而湔洗甚难，且非臣子所忍为也。舍易而就难，公之一身，遂为万古纲常所缚，而自甘授首于人矣。是今日之死，非天死之、人死之，公自死之也。自死云何？死于一字之难也。为其极难，而究竟无补于国。其为忠也，似近乎愚，然智可及而愚不可及，吾夫子尝言之矣。且文文山先生不得我心之同然乎？文山今日在天之灵，岂不以得一快友为幸乎？故渔此时设祭，大破常格而拉之使陪，公即不鉴主人之诚，亦必以同座得人为庆也。呜呼哀哉！

朱修龄曰：设祭而拉一陪宾，是千古创事。笠翁一生作事、行文，无一不创，此创更奇。然古人原有配飨之例，又非臆见，所谓奇而法者非欤！

记

严陵西湖记

武陵有西湖，严陵亦有西湖；武林西湖有南北二峰，严陵亦有二峰。予未至时，意其效颦于杭，莫之神往。岁辛丑，偶经斯地，周将军以西征奏凯归，大会宾客，一时世公贤豪、才人墨客星聚。酒酣耳热，严子首建泛湖之议，诸客乐从，遂移酒核往。呼船未至，先循岸而眺。时日已昃，樵担下云，万峰变态，深浅隐现非一状。枫始丹而未匀，有如桃杏初裂；群鹭归栖林莽，又若梨李之烂开。景物移人，几认白帝为青帝。客之工诗与画者，皆喜得异料云。昔人比西湖于西子，言其媚也。予谓在杭者绰约而绮丽，是既入吴宫者也；此则露倩冶于浑朴，其在苎萝村乎？

舟至而登，不施篙楫，将军以黄盖蔽日，即以代帆，信风所飏而之焉。鼓吹一作，鱼鸟惊悸，盖前此未之有也。银瓶泻酒，声与瀑音相乱。绕宝华三匝而后登。严之宝华，亦犹杭之湖心，但少亭耳，然芜秽诗联无从着迹，亦正以无亭故，是湖以不幸而得幸也。童子折红蓼入舟，击鼓催递，以助觞政，舟中哗笑，与城头击柝声相答。环岸观者如堵，谓自有湖来，不睹此游，舟中何许人，乃能为此辟荒盛事。噫，果如此言，则今日非他，乃苎萝女子于归日也，因发一笑。

暝色催人，游者去而观者亦散。时八月二十有八日，同泛者

严子元复、姚子居石、胡子伊人、宋子彦兮、施子必忠、陶使君康叔、周将军云山，暨余而八焉。

黑　山　记

环东安而献状者，贤明、百丈、鸡鸣、天柱诸峰。黑山独退处于后，似不屑入城市观，然以峻而多峰，亦卒不克自掩。中有一窍，窍中土墨色，因以得名。山形如削，虽有济胜具，莫能以屐登。自潘氏之先有某公者，欲授家政于子而弗遂，乃翦芟藤莽，取道筑室于巅，居三年而后归，累始脱。其四世孙牧之、士桢，攻制举业而避家务，亦以埙篪往。余辛卯游东安，二潘下山顾余于贤明，余与贤明僧法上偕往。

时方中伏，臂衣而行。至麓，无级可拾，惟于草木间处，猿步而升。既至，喘如吴牛，席地啜苦茗无算而始定。然志在登览，虽劳弗倦也。

二子乃导余纵观。石之奇者，千态万状，草木亦自有异，以所见之异异之也。俯观下界，绿野如枰，千家棋列，烟火郁然，不可涯际。余登眺之目，自乙酉陟仙华而后，至此复大畅。牧之谓余曰："此山之景，盛于春秋而衰于冬夏。春则锦日烘花，秋则绣风舞叶。最宜者，晓雾半收，万峰露顶，下方若海，此身疑坐岛中。其在冬夏，则蓊郁莽苍之外，无他可喜。此正山容惨淡时，得免讥弹足矣，胡反誉之乎？"余曰："登山如品画，春秋设色，反不如冬夏水墨为佳。"二子喜予有别见，于是摘鲜蔬，开藏甓，饮予至醉。

日熹微，法上促归，二子送余于石门。石门者，两石夹道，中可人行，盖天设此险，以锁钥斯峰者也。二子以此为送客之限，遂别去。约二、三里，忽有人策其后曰："日入矣，可疾行，瞑则有

虎。”余意二子潜蹑予后，回顾杳然，疑为山鬼。法上指穹窿处谓余曰：“人声不在天上乎！”仰视，则二子同倚危石，以目送余，自下徂巅，相距万仞，而声之下也如咫尺，则是山之巉险壁立可概见，是用记之。

东安赛神记

新城县有土谷祠，其神曰：“刘十三相公”者，以六月某日为诞辰，邑人争设祭。其为祭也，非止穷山极海，亦且变错幻珍，人工镂琢之巧，无复剩技。一城十五乡，男妇耆稚毕集；其集也，名为谒神而实则观祭。设祭之家，闻人赞奢颂巧，则喜有骄色，因其贫而致俭朴者，不以神之见叱为忧，而忧贻嗤观者。日昃时彻祭演剧，观者虽不稍减，亦只如初。迨昏暮，为银花火树之娱，则哄然、骚然，近祠四、五里，桑麻豆蔬，躏为赤地。夫赛神以祈土谷，今谷先以赛神祲，吾不知刘十三相公者此时安乎？芒背乎？

乃至爆竹雷轰，火光电作，有炽然上升者，有燎然飞舞如龙蛇状者，然此皆零星小技，一泄而尽，其耐观夺目，莫如烟火。烟火取象浮屠，为七级，级为一故实，自下而上，不疾不徐，楼台器玩，人物花鸟，既宛然逼真，亦纷然旁见侧出而不可方物。洋洋乎大观哉！乃土人犹有少之者，谓其中尚缺数事，不若今岁元宵邑使者看灯时所设，乃为大备。又一人曰：“往在留都，见某内监所放烟火，绝不类此。此仅有其名耳！”噫，一游戏琐事，众见之广隘不同乃如是，矧越此者乎？余其河东豕矣！因讯为此一种所费几何、工几何？土人曰：“此时硝黄涌贵，须费钱三十贯，制月馀可就。”噫，损中人一家之产，辍三旬耕作之工，娱大众一瞬之耳目，乃犹群施责备，无乃伤作者心！独借此时烽烟未靖，盍储此料以助火攻，而固区区娱耳目为？父老曰：“往时神京未陷，

硝黄充栋，逆闯一入，悉为盗资，吾恨娱耳目不早耳！”余为之浩叹。

嗟乎，细民拮据终岁，被食而外，能馀几钱？今赛神一昼夜，自设祭、演剧以至种种火焰之费，亦甚不赀，吾又不知刘十三相公者当如何土谷斯民，而始不芒背也。

范文白曰：世人专于事鬼，略于事人，得笠翁先生此记，巫风自此寝矣。

登燕子矶观旧刻诗词记

采石、燕子二矶，皆金陵雄胜地也。江左名山多矣，鸡鸣、牛首、雁行钟、摄诸山，环立于郡之三面，登之极高，而为眺甚远，然天下之人，知其名而莫之至者众矣，即土著之民之至者，亦仅十之一二。至于采石、燕子，较之诸山，一卷石耳；乃四方之人不至则已，至则未有不登者，以其滨江，与行人就也。诸山皆去城远，游者必专治舟楫，惟士大夫有逸兴者能之，俭而慵者，虽近莫登，况远者乎？然则同一山也，其得地与否，亦有命焉：得地则小者亦荣，否则万丈之高，百里之广，纂此区区者而不能学，有自甘寂寞而已。然即此小者之中，又有幸不幸焉。采石虽滨江，犹去居民数里，客舫过而不留，晚亦弗泊，虑萑苻也；燕子则密迩民舍，行舟往来，过此即无住处，即日之方中，时之未暝，客欲兼程而进者，又有天作之合，使不得遽行，则石尤风是也，帆之上下，必有一阻，故此矶登眺之人，从无虚日，山之得地，莫是过矣。

嗟予命最不辰，事事与此山相左，乃复与之有缘，十至此而九避风，避则必登，从未有扬帆竟渡者。辛亥秋，予阻风泊此，曾

留一联、一诗于亭上，好事者以木代石，镌而为碑。后二年，与小友王安节月夜泊舟，坐饮其上，复题诗二律、词一阙，居民复梓之，悬于路口。是两志阻风，足征予言之不诬矣。一人若是，其他可知。

丁巳首春，移家过此，余婿沈因伯强予登山，欲观手迹之存否。至则宛然无恙，因伯举手贺曰："久而不灭，山川之灵也。可以数年，即可以千载，诗词与联，偕名山而不朽矣。"予曰："汝见四方诸名胜，前人碑刻，百有一存者乎？石且易朽，何有于木？且亭非千年物也，异日亭之不存，诗将安传？且吾更虑陵谷变迁，焉知千百年后，此山此石，不并入巨浸中邪？欲计久长，则有古人之三不朽在，无须问诸水滨。"

梦饮黄鹤楼记

"仙家自昔好楼居，吾料乘黄鹤者，去而必返；诗客生前多羽化，焉知赋白云者，非即其人？"此予题黄鹤楼之联也；"十年心醉此楼名，今日登临体较轻。目眺神仙追去鹤，酒浇鹦鹉吊狂生。莫嗟老大无休息，还喜中原少战争。试倚危栏听逝水，至今犹作鼓鼙声。"此予登黄鹤楼诗也；"往返于斯一载周，客游不壮壮仙游。凭虚也当骑黄鹤，贯醉无惭典黑裘。壁上新诗终漫灭，石头锦字易沉浮。临行莫惜重登览，知复何年上此楼？"此予别黄鹤楼诗也。一楼耳，既联之，复诗之，又复诗之，亦可谓眷恋之深而周旋无不至矣；乃既去而梦，觉而复为之记，无乃钟情过笃，物而不化，犯吾家老子之忌乎？曰：不然。物不足以泥人，其所以泥之者，必有物外之物，是以系人思后之思。

予客武昌一载，多贤主人，如蔡大中丞仁庵、董大中丞会微、张方伯九如、高臬宪钦如、王副宪鸣石、王少参茂衍、娄观察君

蕃、纪太守子湘、李太守雨商、张司马秀升、唐邑侯松交、伯祯诸公，皆一代贤豪，三楚名宦。予往来其间，尽叨国士之知，饮酒赋诗无旷日，又多在黄鹤楼上，醉即枕藉乎其中。古诗云："丈人屋上乌，人好乌亦好。"有如许临邛妙主，即以当时乘黄鹤者处此，亦必去而复来、来而未肯复去，矧我辈为情之所钟者乎？是以既去而梦，梦而不得不为之记也。自壬子至今，更六年所，梦返是楼者，奚止数四？然皆模棱仿佛，梦中所言，醒莫能记，是恍兮惚兮之梦，非俨然宛然凿凿然，是梦非梦之梦也。曩时梦中所遇，无非旧好，然所厚诸公，或在或不在，惟臬宪高公则无往非遇，盖高公友予更密，故念念及之。语云："日之所思，夜之所梦。"即此可见梦非梦也，思也，思物非思物，思物外之物也。其理既明，请述梦境。

是岁七夕前一夜，梦予仍客汉阳，诸公折柬来招；问宴集之所，则以黄鹤楼对。时予在子湘太守署中，闻呼而往，至则诸公皆在座矣。高执予手询曰："乔美人无恙乎？"乔即予之雪儿，能歌善病，殁于汉阳，予作《断肠诗》二十首悼之之人也。予对曰："死矣！"言讫痛哭，诸公皆叹息，高独厉声曰："汝诗有云：'丈夫亦有泪，但不洒儿女。'胡为自谬其言？先罚一巨觥！"予不能辨，高亦不果罚。剧饮逾时，忽飘风大作，继以雷电。凭槛而视，估客有覆舟于江者，疾声厉呼，闻者心恻。少迟，见一物自怒涛中腾跃而起，色赤有光，犯楼直入，几抵乎座。诸公目之为龙，予曰："龙有角，而此独无，殆蛟也。"座有一客，似经识面而不记姓名，欲乘此以去，予急止之，客曰："有极不平事，欲诣上界叩阍，位高难达，非乘此不可。"言毕遽去。予错愕久之，谓诸公曰："昔人乘黄鹤而升天，此公御赤蛟而诣阙，岂赤蛟即黄鹤之幻形乎？"复饮逾时，未见移席，忽更其所，变高楼为平地矣。藉草而坐，面江而饮。予询诸公曰："此何地邪？"诸公不答，一客笑而言曰："子负诗名已久，来楚又非一日，坐鹦鹉洲而不识其处，不

几为祢正平笑乎？彼土累累，即其墓也。”予惭谢不已，谛视其人，即乘蛟以去者。夫此一客也，先何为遽去，今胡以忽来，予与诸公皆莫之诘，且若未尝有其事者，此则梦境之常，无足怪矣。至此遂觉。

觉后忆梦中人，自高公而外，则有鸣石副宪、茂衍少参、子湘太守、秀升司马，暨熊子元献、李子仁熟，其馀诸公则在仿佛之间，不能知其果在与否。熊、李汉阳人，予诗友也。

两宴吴兴郡斋记

予二十年来担簦负笈，周历四方，所至辄随士大夫游。海内郡治共百五十有六，而予所未到者仅十之二三，从未有记；而今独记吴兴者，重其人，因以重其地。重之，斯记之，犹未有文字之先，结绳以示不忘耳。

浙为天下之名区，吴兴又为浙之名郡，是人皆知；独未知此一郡者，乃古今名宦之渊薮，而经济、勋猷、文章、道义之所从出也。古以宦名当世者，随地有人，然择其功业最著而草木知名者，每郡不过一二人、四五人而止矣；吴兴则不然，合守令计之，虽更十仆难数，就郡言郡，其为良二千石者，亦非屈数指所能尽也。在晋则有王右军父子，谢安石父子、兄弟、叔侄；在唐则有颜鲁公、杜牧之，在宋则有苏东坡、孙莘老、王龟龄、文与可。之数公者，得一可以光郡治，矧接踵其间？似地必择人而后与居，又似人必择官而后拜，非此不足宦游者，此予重古之人而因重其地也。

今之太守，则为子怀胡公。公出世胄，而雅好读书，尝以天下为己任。岁甲寅，朝廷欲诛叛逆、靖四方，求忠臣于勋旧之门，拔四十人从征，而公最其选。甫入浙，适吴兴缺守，遂补是郡，时

年二十有奇，精敏练达，老于吏者莫能过之。戢僚属以严，抚黔黎若子，不期年而化成，较王、谢、颜、苏诸公，时有后先，政无轩轾。是余之重今人，无异于重古人，矧今人所居之地，即古人啸歌登览之地乎？记之遂不容已。

署内旧有墨妙亭、爱山台、六客堂三杰构。“墨妙”始于孙莘老，藏前人赋咏诗文及碑刻于此，故名，东坡为之作记；“爱山”昉自宋郡丞汪公，甃石于外，实土于中，高地丈馀，以备眺览，东坡咏道场山，有“尚爱此山看不足”之句，故以命名；“六客”为宋太守李公建，因与苏子瞻、张子野、杨元素、陈令举、刘季叔五人会饮于此，与己共为六客，因名焉：皆郡治中胜概也。年深物旧，日渐圮颓，迨公至止，爱山而山不见，客徂而堂亦徂。碑刻无存，似有雷轰荐福；遗书何在，如经火燎咸阳。惟荒亭尚存，然风雨飘飖，人迹罕至，鲁灵光亦难久立矣。公怃然叹曰：“风雅沦亡，遂至此乎！”莅任后二载，百废俱兴，工有馀暇，捐禄米若干斛食之，更出俸金庀材，不废公帑一钱、民间一力，刻日成之。工甫竣而予适至，公喜曰：“未来六客，先至一人，不妨自少而多，请自今日觞客始。”维时彝鼎杂陈，琴瑟在御。风挹明道之座，月登庾亮之楼。又复集佳伶、奏雅乐。予以一人，获观全盛，且居诸客之先，幸矣哉！

越二日而群贤集矣。登高台而瞩远，则道场、车盖、岘、鲍诸山，无分近远，悉献媚焉；临虚亭而揽胜，则明月、韵海、镇霅诸楼，与碧澜堂、浮晖阁，俱瞭然在目。诸客各试技能，而重于观德，故先以角射行酒，相率为君子之争，人见为忿然而呼，不知其为毅然以劝也。射毕序坐，诸客皆右予，予引成言为券，先入者为主，始免于僭。予意觞政严饬，不减于初，盖予虽不饮，视诸公行罚，动以金谷酒数，未免忧人之忧；讵意不然，竞于前者让于后，以时皆半酣，虑有失德，故稍戢轰饮以善其后。予于此观酒德焉。诸公谓胜事不可不传，属予为记，故述其崖略如此。在

座之客，为鹾使李万资、别驾赵又韩、游击将军成耀先、署别驾参军林象鼎、乌程令君高凤翥、归安令君何紫雯，与公及予而八，较当时六客浮其二云。公讳瑾，三韩人也。

闰月称觞记

康熙戊午春三月之七日，乃郡司农乎六佟公览揆之辰。时督军糈入闽，身在周行。及其归也，已越生辰旬日矣，僚采属员以及黄童白叟，咸以不获称觞为恨。李子曰："无忧也，有闰在。不闰他月而闰三月，似羲和氏有灵，故设此局以待劳臣，觞于后，犹之乎觞于前，未尝失其所生之日与月也。且闰为岁之馀，馀者，寿之征也。公之为人，倜傥好义，公之为官，廉明岂弟，尸而祝之者，无不欲其延龄益筭，而天忽闰之，是明示有馀，为仁明食报之一端耳。又古人于所生之日，为父母者，悬桑弧、蓬矢于户以志四方，公于是日勤王事而事远征，正合弧矢四方之义。同一生辰也，昭无逸于前，示有馀于后，皆造物笃厚其躬而有意为之者也，岂偶然之事乎？抑更有说焉，公之莅浙也，甫四阅月，片席未暖，即擢而之内，为圣天子股肱臣。于年则闰之，惟恐其不迟；于官则不闰，又惟恐其不速。吾于此益见天之待公也厚，而信仁明食报之不诬也。"因于是日称觞而记其事。

佛日称觞记

哲人之生，必与凡民有异：非得佳兆于未生之前，即现奇瑞于降生之日。帝王圣贤无论矣，豪杰才俊之流，如孙坚之母梦肠绕吴门；孙策之母梦月裂入怀；尹喜之产也，陆地生莲；崔信明

之诞也，庭集异雀；李显忠之母生七日不克，胡僧以剑矢置旁乃生：种种异迹，岂尽荒唐？予非信史、信传，乃信圣贤口中之一言。子思不云乎："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。"家产贤豪，为昌大门户之始，造物于此，安得不微露其几乎？乃星家则以所生之年月日时，定其人之寿夭、贵贱。鲁论记"子罕言利与命与仁"，予孔子之徒也，命之有无，不敢定论，但亦置之罕言而已。然尝就其浅者测之，亦时时有验。浅者云何？即时事以占吉凶，如美景良辰、赏心乐事，皆佳兆也；设于此际诞生，就现在以测将来，思过半矣。诗有"蔼蔼吉人"之号，既曰吉人，天未有不择吉而生之者也；吾今于观察张壶阳先生之生，益征此理之非谬。

先生生于四月之八日，是日维何？世传中天竺国净饭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达八之日也。是日，大慧禅师上座，号令众曰："今日正是四月八，净饭王宫生悉达；吐水九龙天上来，捧足莲花随地发。"夫佛之有无，吾儒亦不当深论。但据普天之下皆于是日浴佛，浴佛之义犹之洗儿，好善之家皆于是日礼僧伽、设斋供，金铙法鼓，响彻人天，合九州四海计之，是日所费洗儿钱，几与恒河沙比数。乃有人焉，适于是日降生，是一家诞子，百千万亿之家齐举汤饼盛会。就事论事，奇乎？不奇乎？如其果奇，则天之生斯人也不苟，而予以浅测深之法，亦不甚悖谬而可从矣。

壶阳先生龀齿登第，初噪芳誉于词林，继蜚英声于郎署，出秉风宪，凡五莅名区，所沛甘霖，几遍寰宇。乃今齿才五十，为孟郊登第之初年，朱买臣被荐入朝之第一日。即使先生于今年之此日诞生，犹能必其将来之富贵，矧已验者半，而勋猷德业之未尽竖立者，尚留无限馀地，以待日后之证吾言乎？由是观之，四月八日之生，洵非偶然，焉知非天竺太子悉达八再来之身乎？

或曰："佛性慈悲而近弱，公性果敢而类刚，似风马牛之不相及。"予曰："人生三代以后，非勇不能行其仁；有雨露而无雷霆，其为泽也不溥。先生之性不类佛，乃其所以为佛也！"

汉寿亭侯玉印记

杭之孤山有关帝君殿，又名照胆台，始于故明万历年间。告成之日，有客携汉寿亭侯印至，事与时会，人皆异之。因佩于帝像之臆间，明其心乎汉也。

殿久而颓，鞠为茂草，地亦稍为编户所侵，守土者命羽士护持此印，匣而藏之。至大清康熙之十七年，大中丞陈公过而叹息，谓荩臣庙貌，听其沦毁，非所以教天下之忠也，欲起而新之。追索所藏玉印，则启匣茫然，莫知所往。谓其失于盗乎。则玉不盈握，所值无几，且有汉寿亭侯及帝君姓名，非可售可藏之物，盗虽愚，应不至此。神明其事者举而属诸天，谓此神物也，庙兴则来，废则去，犹仕宦之铜符墨绶，与进退之日相终始；庙既倾圮，帝君之精爽必舍此而去，宜乎其不存也。予初闻是说，颇迂诞之。迨庙成，而此印复至，若有神物赍来者，即欲终迂前说，不可得矣。其至也，不于庙，不于民间，而于大中丞指使之人之门外。黎明启户，有物当前，举而视之，即此印也，乃献于公，而知为天授。然公则目为偶然，不欲深言其故，恐神道设教之惑民耳。但令送入庙中，还其故有而已。

印方，四面皆宽二寸许，惟二面有文：一曰“汉寿亭侯印”，一曰“关羽之印”，洞其中以受组，盖帝君当日所佩之私印，非颁自朝廷者也。玉则逼真汉物，篆文镌法皆近古，非摹秦仿汉者所能为。斯印失而复得，固奇；然不得于他人，而得于大中丞陈公之手，更奇。陈公诞于五月十三日，举世皆于是日祀帝君，谓是日为帝君生辰。又有言其非是者。然吾儒所信者正史，正史不载生辰，即他书或有，亦未敢从；举世云然，则亦吾从众矣。先圣

后贤，生于一日，无怪乎道同志合，勋业炳然；且焉知非楚人之弓仍为楚人得乎？是为记。

传

秦淮健儿传

嘉靖中，秦淮民间有一儿，貌魁梧，色黝异。生数月便不乳，与大人同饮啜，周岁怙恃交失，鞠于外氏。长，有膂力，善拳击，尝以一掌毙一犬，人遂呼为“健儿”。与群儿斗，莫不辟易，群儿结数十辈攻之，健儿纵拳四挥，或啼或号，各抱头归诉其父兄，父兄来叱曰：“谁家豘犬，敢与老子相触耶！”健儿曰：“焉敢相触？为长者服步武之劳则可耳。”乃至父兄前，以两手擎父兄两胫去地二尺许，且行且止，或昂之使高，或抑之使下，父兄恐颠仆，莫敢如何，但咭咭笑，乡人哄焉。

健儿性善动，不喜读书，外氏命就外傅。不率教，师夏楚之，则夺朴裂眦曰：“功名应赤手致，焉用琐琐章句为！”师出，即与同塾诸儿斗，诸儿无完肤。又时盗其外氏簪珥衣物，向酒家饮，醉即猖狂生事。外氏苦之，逐于外。为人牧羊，每窃羊换饮，诈言多岐亡。主人怒，复见摈。

时已弱冠矣，闻倭入寇，乃大快曰：“是我得意时也！”即去海上从军，从小校擢功至裨将。与僚友饮，酒酣斗力，毙之，罪当死，遂弃官逃之泗，易姓名，隐于庖丁。民家有牸，丙夜往盗之，牵出，必剧呼曰：“君家牛我骑去矣！”呼竟，倒骑牛背，以斧砍牛臀，牛畏痛，迅奔若风，追之莫及。次日，亡牛者适市物

色之，健儿曰："昨过君家取牛者我也。告而后取，道也，奚其盗?"索之，则牛已脯矣，无可凭。市中恶少推为盟主，昼纵六博，夜游狭邪，自恃日甚。尝叹曰："世人皆不足敌，但恨生千载后，不得与拔山举鼎之雄一较胜负耳!"

邑使者禁屠牛，健儿无所事事，取向所积牛皮及骨角，往瓜、扬间售之，得三十金。将归，饮旅馆中，解金置案头，酒家翁见之，谓曰："前途多豪客，此物宜善藏之。"健儿掷杯砍案曰："吾纵横天下三十年，未逢敌手，有能取我腰间物者，当叩首降之。"时有少年数人醵于左席，闻之错愕，起问姓名、里居，健儿曰："某姓名不传，向尝竖功于边陲，今挂冠微服，牛耳于泗上诸英雄。"少年问能敌几何辈，健儿曰："遇万万敌，遇千千敌，计人而敌斯下矣。"诸少年益错愕。

健儿饮毕，束装上马。不二三里，一骑追之甚迅，健儿自度曰："殆所云豪客耶?"比至，则一后生，健儿遂不介意。后生问何之，健儿曰："归泗。"后生曰："予小子亦泗人，归途迷失，望长者指南之。"于是健儿前驱，马上谈笑颇相得。健儿谓后生曰："子服弓矢，善决拾乎?"后生曰："习矣，而未闲。"健儿授试之，力尽而弓不及彀，弃之曰："此物无用，佩之奚为?"后生曰："物自有用，用物者无用耳。"乃引自试，时有鹫唳空，后生一发饮羽，鹫坠马前，健儿异之。后生曰："君腰短刀，必善击刺?"健儿曰："然。我所长不在彼，在此!"脱以相示，后生视而剧曰："此割鸡屠狗物，将焉用之!"以两手一折，刀曲如钩，复以两手伸之，刀直如故。健儿失色，自筹腰间物非复我有矣。虽与偕行，而股栗之状，渐不自持，后生转以温言慰之。复前数里，四顾无人，后生纵声一喝，健儿坠马，后生先斩其马曰："今日之事，有不唯吾命者，如此马!"健儿匍伏请所欲，后生曰："无用物，盍解腰缠来献!"健儿倾囊输之，顿首乞命，后生曰："吾得此一囊金，差可十日醉；子犹草莱，何足诛锄。"拨马寻故道去。健儿神气沮丧，

足循循不前，自思三十金非长物，但半世英雄，败于乳臭儿之手，何颜复见诸弟兄？遂不归泗，向一村墅结庐，卖酒聊生。每思往事，辄悪悪欲死。

一日，春风淡荡，有数少年索饮。裘马甚都，似五陵公子，而意气豪纵，又似长安游侠儿。击案狂歌，旁若无人，且曰："涤器翁似不俗，当偕之。"遂拉健儿入坐。健儿视九人皆弱冠，唯一总角者，貌白皙若处子，等闲不发一言，一言则九人倾听，坐则古之，饮则先之，健儿不解其故。而末坐一冠者，似尝谋面，睇视之，则向斩马劫财之人也。谓健儿曰："东君，尚识故人耶？"健儿不敢应，后生曰："畴昔途中解腰缠赠我者？非子而谁！我侪岂攘攫者流？特于邮旁肆中，闻子大言恐世，故来与子雌雄，不意竟输我一筹。今来归赵璧耳。"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头曰："此母也；于今一年，子当肖之。"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。健儿不敢受，旁一后生拔剑努目曰："物为人攫而不能复，还之又不敢取，安用此懦夫为！"健儿惧，急内袖中。乃治鸡黍为欢，诸后生不肯留，归金者曰："翁亦可怜矣，峻拒之则难堪。"众乃止。时爨下薪穷，健儿欲乞诸邻，后生指屋旁枯株谓之曰："盍载斧斤？"健儿曰："正苦无斧斤耳。"后生踌躇久之，曰："此事须让十弟，我九人无能为也。"总角者以两手抱株，左右数挠，株已卧矣，遂拔剑砍旁柯燃之。酒至无筭，乃辞去，竟不知其何许人。

健儿自是绝不与人较力，人殴之，则袖手不报。或曰："子曩日英雄安在？"健儿则以衰朽谢之。后得以天年终，不可谓非后生力也。

义士李伦表传

义士李鉴，字伦表，杭州郡学诸生，福建巡海道陈公大来之

幕客也。为人厚重醇朴，外不足而内有馀。陈公喜诙谐，善挥霍，多声乐之嗜；伦表则力崇俭素，终年不近色，与人言，呐呐然如不出诸口。事事与公相左，虽由性然，亦欲以身谏耳。若是，则公宜惮弗与居，即居亦不久。孰意其亲之爱之，信而任之，历十馀年如一日，虽骨肉周亲不啻也。

甲寅之变，耿藩遣使持檄至，约与同叛。时公方视事，见檄发指，对使手裂于公堂。入谓伦表曰："纲常坏矣！吾辈处此当若何？"伦表曰："公意何居？"盖先叩两端而后决其是也。大来曰："海道不辖兵，难以议战，惟集同城文武合谋，奋死力图守，以俟天兵之至。济则君之灵也，不济则以死继。"伦表曰："善。但守则必需积贮，乃今库帑罄悬，仓无斗粟，奈何？且虑同城文武，未必皆心此心，姑尝试之可耳。"言毕，促公早出。讵意集众之令未下，而所属文武已先易服以示右袒，且虑当堂毁檄明示不从，耿藩问罪之师旦暮即至，池鱼林木之殃在所不免，肘腋之内，即有伏戈反向、冀邀功于首事之一人者。公甫出即退，谓伦表曰："事不谐矣！有死无二。但少一程婴、杵臼为宗祀耳，虽忠不孝，为可虑耳。"伦表曰："先生岂疑我哉？设有不讳，我当仔之。此头可断，此言不可食也。"公笑曰："知君必尔，姑以前言戏之。"言讫拜托，伦表亦拜而受之。公自是勇于殉难，无纤毫内顾于衷矣。遂偕妻、妾、爱女共二十有一人，同时缳首。

时公四子，惟居长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，馀皆黄口。殡殓死者，调护生者，皆以一身任之。然任之非易事也，此时地覆天翻，人心叵测，既以叛者为是，即指不叛者为非，同城文武，保无欲绝龙、比之后，以快操、莽之心者乎？此同时僚寀之可虑也；且前此海禁甚严，公亦奉命惟谨，有愚民嗜利忘害，违禁出洋，以冀非常之获者，公必杀无赦。是以漳、泉二郡之民，奉公者戴之如母，藐法者疾之若仇。乘此纪纲灭绝之时，保无迁怒于噍类，以快其私忿者乎？此遐迩人心之可虑也。是此四孤也者，实为众射

之的。此即当日程婴、杵臼合谋，谓立孤难而死易，杵臼匿假孤于山中，婴出谬举，取假孤与杵臼而杀之，真孤始得苟延之势也。当日为屠岸贾者一，此刻则遍地皆其人矣。伦表以一身抚四孤，既三倍于程婴受托之数，又以一身充二役，安所得伪匿假孤之杵臼而杀之？其难之又难可知已。伦表则施妙用于其间：欲为忠臣抚孤，先结不忠者之心，以消其忌。此际之奸民，不惮死者而惮生者，不畏忠臣而畏逆臣，权在故也。伦表往来其间，饮酒剧谈无虚日，诸孤赖以安枕。

未几而藩使复至，移诸孤及伦表入省城安置。时海上有事，伦表虑生者行后，诸棺毁于兵火，且俱在海道署中，此时摄篆者系伦表同乡，故不令他徙，将来代之者至，岂复能容？故力请缓期，俟择土瘗棺而后去。使者不能待，欲先挟诸孤以行，伦表以明哲保身之术授之，使先行而己后至。孰意诸孤行后，郑锦率海兵登岸，耿割漳、泉二郡与之，使画疆而守，居其地者，无兵符不得出境，是以诸孤在省，伦表在漳，风马牛不相及矣。伦表安厝诸棺，各得其所，又皆覆以浅土，为将来移葬之地。时有总兵赵得胜者，驻兵海澄，料陈公必有厚积，计欲发其所藏。生前寄心腹者，惟伦表一人，未有不知其处者，执赴海澄讯之，与纪纲孔立同日被逮。立则陈氏之义仆也，挺身而前，谓司锁钥、计出纳者，惟我一人，李乃西宾，焉与内事？赵曰："果如是，当直言无隐。"立曰："主人素轻财，俸钱入手，随时散去，况负积逋以数万计，有亦偿债，岂获存留？"赵不信，拷之，所招如故，榜掠至数百而不死。次日复讯如前，始毙杖下。立妻有殊色，赵将内之。叹曰："主为忠臣，夫为义仆，岂可以一人事仇而玷全家名节乎？"自经而死。赵志未遂，复将有事于伦表。时耿、郑不睦，郑疆告警，檄赵出师，赵系伦表于狱，俟归日处分。伦表幽囚困苦，备尝惨酷。后赵以抗耿被杀，伦表得脱返漳。不数月而王师至矣，耿乞降，郑亦复归于海。伦表遣人逆诸孤，为扶榇还乡计。讵料郑兵伏于草

葬，夺陈氏诸孤而去。伦表抢地呼天，谓我勤劳数年，冀抚诸孤成立，扶丧北返，然后冒死叩阍，乞圣天子奖誉忠臣而恤其后，乃今若是，是我负托九原，为善不终，何以见知己于地下！触顶流血，怨艾不已。时在新海道毓贤王公署中，王公劝慰再四，虽强为眠食，而五中摧裂，膏肓之疾，遂胎于此矣。

自是日渐尪羸，医卜皆云不吉。王公谓其子曰："汝不劝父生还，必作异乡之鬼，汝能免于不孝乎？"其子泣谏不从，必欲以身殉知己。王公曰："汝殉知己固宜，但闻两尊人在堂，望汝甚切。古之侠士，有亲在不敢以身许人者，汝独厚友而薄亲，权其轻重，无乃不可乎！"伦表闻之，皤然失色，乃诣诸棺所，哭别而行。夫以病躯历远道，兼之所欲弗遂，愤而继之以劳，求其弗死，不可得矣。然犹幸不死于道而死于家，天报善人，惟此一着，其馀皆不可问也。

其尊人告予曰："吾儿易箦之前，命家人设五神位于中堂，祀东西南北及中央土之五帝，家人询其故，谓五帝奉玉皇诏而来，将有以命我也。家人曰：'若是，非特免灾，且多后福矣。'对曰：'不然，其所以命我者，乃使治鬼，非治民也。'言讫，从容谈笑而逝。"予谓果如斯言，始足以服为善者之心，否则福善祸淫之说，几乎谬矣。夺颜回以年，斩伯道以嗣，皆若前车之既覆者也；仁义道德之事，孰肯复为之哉！

乔复生、王再来二姬合传

乔、王二姬，先前无名，皆呼曰："姊"。乔晋人，即名"晋姊"；王兰州人，即名"兰姊"。既曰无名，则何以有"复生"、"再来"之号？曰：死后追忆，不忍叱其小字，故为是称，一则冀其复生，一则喜其再来，皆不忍死之之词，犹宋玉之作《招魂》，

明知魂不可招，招以自鸣其哀耳。

岁丙午，予自都门入秦，赴贾大中丞胶侯、刘大中丞耀薇、张大将军飞熊三君子之招，道经平阳，为观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。时止挟姬一人，姬患无侣，有二妁闻风而至，谓有乔姓女子，年甫十三，父母求售者素矣，盍往观之？予曰："旅囊羞涩，焉得三斛圆珠？"辞之弗往。适太守程公质夫过予，见二妁在旁，讯曰："纳如君乎？"予曰："否。"具以实告。太守曰："无难，当为致之。"旋出金如干授二妁。少迟，则其人至矣，虽非殊色，亦觉稍异凡姿，盖纯任本质而未事丹铅者。

此女出自贫家，不解声律为何事，以北方鲜音乐，优孟衣冠，即富室大家犹不数见，矧细民乎？是日有二三知己携樽相过，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词，名《凰求凤》。此词脱稿未数月，不知何以浪传，遂至三千里外也。二姬垂帘窃视，予以聋瞽目之，非谓曲词莫解，亦且宾白难辨。以吴越男子之言，投秦晋妇人之耳，何异越裳之入中国？焉得译者在旁，逐字为之翻译乎！次日诘之曰："昨夜之观乐乎？"对曰："乐。"予谓："能解，斯可乐，解乎？"对曰："解。"予莫之信，谓果能解，试以剧中情事一一为我道之。渠即自颠至末，详述一过，纤毫弗遗，且若有味乎言之，词终而无倦色，予始异焉。再询词义则能明矣，曲中之味，亦能咀嚼否邪？对曰："有是音，有是容，二者不可偏废；容过目即逝矣，曲之馀响至今犹在耳中，是何以故，莫能自解。"予更奇之。然信其初言，而终疑其后说，谓声音道微，岂浅人能辨？必饰词耳！乃彼自观场以后，歌兴勃然，每至无人之地，辄作天籁自鸣，见人即止，恐贻笑也。未几，则情不自禁，人前亦难扪舌矣。谓予曰："歌非难事，但苦不得其传；使得一人指南，则场上之音，不足效也。"予笑曰："难矣哉！未习词曲，先正语言，汝方音不改，其何能曲？"对曰："是不难，请以半月为期，尽改前音而合主人之口，如其不然，请计字行罚。"予大悦。随行婢仆皆南人，众音嘈嘈，我方病

若楚咻，彼则恃为齐人之傅，果如期而尽改，俨然一吴侬矣。

事之不期然而然者，往往不一而足。此时身已入秦，秦俗质朴，焉得授歌之人？适有一金阊老优，年七十许，旧肃王府供奉人也。先主无归，流落此地，因招致焉。始授一曲，名《一江风》。师先自度使听，复生低徊之久，谓予曰："此曲似经过耳，听之如遇故人，可怪也。"予曰："汝未尝多听曲，焉得故人而遇之？"复生追忆良久，悟曰："是已，是已！前所观《凰求凤》剧中，吕哉生初访许姬，且行且唱者，即是曲也。"予不觉目瞠口吃，奇奇不已，谓师曰："此异人也，当善导之。"于是师歌亦歌，师阕亦阕，如是者三，复生曰："此后不烦师导矣。"竟自歌之。师大骇，谓予曰："此天上人也！予授曲三十年，阅徒多矣。数十遍而微知大意者，慧人也；中人以下之资，数百遍尚难释口，不待痛惩切责，未能合拍。乃今若此，果天授，非人力也。"斯言近实而未验，乃不三日，而愚智判然矣。因当日随来旧姬与之同学，均一曲也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，犹不免于痛惩切责，以是知师言不谬，而此女洵非人间物也。由是日就月将，无生不熟，数旬以后，师谓青出于蓝，我当师汝矣。客有求听者，以罘罳隔之，无不食肉忘味。复生曰："乐必埙篪互奏，鸟必鸳凤齐鸣，始能悦耳；兹以一人度曲，无倚洞箫和之者，无乃岑寂太甚乎！"予知此言为绛、灌而发，以同堂共学者之非其伦也。

未至兰州，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，有先购其人以待者，到即受之，不止再来一人，而再来其翘楚也。始至之日，即授以歌，向以师为师，而今则以复生师之矣。复生之奇再来，犹师之奇复生，赞不去口，而且乐形于色。谓而今而后，我始得为偕凰之凤、合埙之篪矣，请以若为生而我充旦，其馀脚色，则有诸姊妹在。此后主人撰曲，勿使诸优浪传，秘之门内可也。时诸姬数人，亦皆勇于从事，予有不能自主之势，听其欲为而已。岁时伏腊，月夕花晨，与予夫妇及儿女诞日，即一樽二簋，亦必奏乐于前；宾之

嘉者，友之韵者，亲戚乡邻之不甚迂者，亦未尝秘不使观。如金陵之方邵村侍御、何省斋太史、周栎园宪副，武林之顾且庵直指、沈乔瞻文学，皆熟谙宫商，殚心词学，所称当代周郎也，莫不以小蛮、樊素目之，他可知已。予于自撰新词之外，复取当时旧曲，化陈为新，俾场上规模，瞿然一变。初改之时，微授以意，不数言而辄了；朝脱稿，暮登场，其舞态歌容，能使当日神情，活现氍毹之上。如《明珠·煎茶》、《琵琶·剪发》诸剧，人皆谓旷代奇观。

复生未读书而解歌咏，尝作五、七言绝句，不能终篇，必倩予续，是即夭折之征；性柔而善下，未尝以聪慧骄人。再来之柔更甚，尝以嘻笑答怒骂，殴之亦不报，有娄师德之风焉。声容较之复生，虽避一舍，然不宜妇而宜男，立女伴中似无足取，易妆换服，即令人改观，与美少年无异。予爱其风致，即不登场，亦使角巾相对，执麈尾而伴清谈。不知者目为歌姬，实予之韵友也。

予数年以来，游燕、适楚，之秦、之晋、之闽，泛江之左右、浙之东西，诸姬悉为从者，未尝一日去身；而能候予之饥饱寒燠，不使须臾失调者，则二人之力居多。壬子冬，复生诞一女，以不善摄生致病，然素善讳疾，不使人知。其意无他，以予终岁浪游于外，知其疾必阻之，恐作失群之鸟，不获偕行故耳。癸丑适楚，客于汉阳，病渐加而容不减，非惟不治药饵，仍望以丝竹养生，因所耽在是，非此不足陶性情也。越夏徂秋，稍有倦色，予始知而药之。奈楚无良医，一二至者，皆同射覆，非曰寒，即曰疟，即曰中暑，总无辨其为痨者。病剧半载，从未恋榻，惟临终数日始僵卧不起，前此皆力疾而行，仍施膏沐。同侪讯以故，答曰："非不欲卧，恐以不起愁主人，徒扰文思，无益于病者。"时予方辑《一家言》之初集未竟故也。言毕，即令焚香祝天，谓予得侍才人，死可无憾，但惜未能偕老，愿以来生续之；又以此语嘱同辈，令勿使予知。诸姬中，惟与再来最密，临殁，以女授之，属其抚育。

凡人之死，未有不改形易貌，或出谵语；渠自抱疴至终，无一诞妄之词，诀语亦无微不悉，死时面目，较生前觉好。含敛之物，悉经手捡目视，倩人盥栉毕，乃终。予方恸悼不已，诸姬复以前言告，予益抚棺恸哭，不忍独生。

甲寅入都中，诸姬不与，惟再来及黄姓者二人与俱。再来居常安好，从予七年，不识参、耆、芝、术为何味。忽于舟中得疾，天癸不至，腹渐膨然，谬以为娠。盖素望诞儿，凡客赠缠头，人皆随得随用，彼独藏之，欲待生儿制襁褓，至是误以可忧为可喜。如是者屡月，病不稍减而经忽至焉，始知从前见食而呕者，病也，非孕也。始则认忧为喜，今则转喜成忧矣。又以向受复生托孤之命，讵意母亡未几，女亦旋殁，未免负托九原，时时抱痛，皆致疾之由也。予未出门时，诸姬中有一善妒者，好与人角，予怒而遣之。再来不解予意，谬谓一遣百遣，乃向内子及诸妾曰："生卧字家床，死葬李家土；此头可断，此身不可去也。"内子故设疑辞难之曰："主人老矣，不若乘此芳年，早求得所之为愈。"再来曰："主人老，而主母之中，尽有艾者；诸艾可守，予独不能安于室乎？"诸妾又曰："我辈皆有子，汝或不生，后将奚恃？"对曰："主母恃诸郎君，予请恃其所恃。"内子及诸妾闻之，无不沾沾泣下。有一人而三男者，嘉其贤淑，欲以幼子子之，再来曰："姑缓数年，如果不育，请践斯语。"其性之贞烈若此。临逝，执予手曰："良缘遂止此乎！"时欲泣无声，且无泪矣。二姬之年皆终于十九，再来少复生一岁，亦后死一年。

噫，予何人哉？尝试扪心自揣：我无司马相如、白乐天、苏东坡之才，石季伦之富，李密、张建封之威权，而此二姬者，则去文君、樊素、朝云、绿珠、雪儿、关盼盼不远，是为何故？且造物既予之矣，胡复夺之？予是则夺非，夺是则予非，必居一于此矣。且予又有惑焉：妇人所尚者二，貌与年也。予貌若何？无论安仁、叔宝，不敢与之比衡，即偕王粲、左思并立，犹自觉形

秽；至与古人序齿，即赴耆英、真率二会，犹居上座，矧诸少年场乎？若是，则此二人者，宜求为覆水之不暇，奈何反作坚冰不解，自甘碎裂于盆盎中邪？或曰：推其本念，究竟出于怜才。夫才之有无、多寡，姑置弗论，即曰有之，亦惟有才者斯能怜才，彼非多识字、善读书之人，知才为何物而怜之乎！此千古难明之事，兹惟传其行略，以示不忘而已矣。若谓二姬应为我得，则人皆有目，吾将谁欺？

张壶阳曰：情缘奇合，古今不少概见。笠翁以肉帛之年，得尤物于秦、晋之陬，以之充后陈，容或有之；使之谐声律，不惟地非其产，亦且用违其才，何期夙根凑合，如此之奇也。得此娱老是乡，且虑有丁讽之忧，乃竟双双遐举。其爱良人也甚宜，不然，世岂无孙秀、韩熙载其人侧目以待？但愧我无贾至、杨公南之福，不及见元载瑶英耳。

佟碧枚曰：昔人谓相如传殆其自作，太史公爱其文词，不忍去，因为删拾成篇，入之《史记》。笠翁之文词及一种深情逸致，真不减相如，异日有太史公出，必将采而著之。二姬可以不朽，视世之艳冶自命而仅享瞬息之荣者，其所得大小、厚薄为何如也？

毛稚黄曰：孙仲谋语周郎：乔公二女虽流离，得吾二人为婿，亦足为欢。今乔王二姬得笠翁之文以传，虽夭亦快。且使其后笠翁而死，则何从得此？然则其不寿也，乃其所以为大寿也欤！

朱静子传

朱静子者，杭人，名弦，予友毛子稚黄之素臣也。曷言乎"素臣"？曰：静子之归毛子，阅十有五年，以处子始，以处子终；犹人以左丘明臣素王，臣之以心，臣之以传《春秋》之功，未尝实以身事而縻其爵与禄也。毛子非故欲妾之以名，静子亦非不欲臣之以实，奈何静子来，毛子病，毛子愈，静子死，似造物厄之

以素，俾作妇中丘明者然。此所以为奇，此予所以为作传也。

静子之入门也，年甫十三，毛子惜其幼，使待年于阃。阅二载，可御矣，微狎近之，辄面赪避去。毛子仍养其幽贞，弗遽使当夕。再逾年而毛子之尊公卒，寝苫次逾年，病遂始矣。一日剧，属后事于家人，谓此女年少，宜嫁作良家妇，勿多受财，足备奁，遣之可矣。时静子在侧，一闻斯言，且怒且哭，谓吾身岂传舍乎哉？有之死靡他而已！毛子自是益重之。病十载不愈，妇与他姬皆没，抚诸子，理中馈，皆任以一身，尤善调摄病者，以均寒燠、防饥节饱代医，择饮食之有补于人者代药。毛子濒危十馀载，终能免于不讳者，谁之力欤？

乃病者稍有起色，而不病者反病，且入膏肓。毛子救之甚力，未尝不以医我、药我者医之、药之，而无如造物故欲示奇，使作古今来未有之妾，俾闻者悲之、吊之、纪之、传之，不忍其与草木昆虫同腐朽也，年二十七而溘焉以殁。呜呼！岂事病者过劳而致此欤？抑天生此女，原为毛子已病而设，病愈则药屏，犹古所云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者欤？先是，星家推静子属虎，生时以亥，谓虎阴兽而厉，亥阴时而终，此女性必毅，法当克夫。及毛子病甚，静子谓诸女伴曰：“主人疾岂由我，星者之言果验乎？若是，则我求先死，损其筭以益主人。”由此语测之，或者静子默祷于天，愿以身代，而天果昭其诚焉，是亦未可知也。

性素贞悫，不苟言笑，虽久司家政，未尝自名一钱、自食一味，主人或有赉予，辄藏以待乏，他德皆称是。毛子哀之，以其所抚诸子豹臣奉为慈母，执丧三年，而主附庙，报之亦云至矣。诸子虎男为作传，词简而意尽，乃毛子思之弥笃，又以属予。时予方自悼乔、王二姬，为作合传，传毕，遂为述此。静子有灵，必觏我二姬于泉台，烦以一言慰之曰：“汝侍衽席六、七年乃亡，其非素臣也明矣；我目犹可瞑，汝复何歉于中哉？”吾知其必相视而昵，莫逆于心也。若是，则汝三人之留连地下，不犹我偕毛子之

容与人间乎？

毛稚黄曰：人虽微，事虽小，却奇。此文凌虚摭实，俱能写照传神，柳子厚《雷五志》不足道矣。董文敏云：田夫村女，有至性至行，便是奇人。文能洗发入妙，亦便是奇文。

张壶阳曰：虚花悦目，贞女归空，稚黄可与张咏、沈特并驾房帷。得笠翁一诔，立使粉骨生香。文中崛奇敖运，大似《淮南》、《尉缭》等作。

赞

许青浮像赞 有小序

青浮何人？檄彩许公之贤嗣也。公以吾郡别驾，即擢吾郡司马，怜才好士，客我于署中者凡二年。自鼎革以后，音问不通，闻已溘焉朝露矣。今得见青浮而复睹其小像，神情旷逸，俨然夫子之在当年。闻之有若似圣人，不闻伯鱼似孔子。予谓子之于父，不求肖而肖存焉，神在故耳。吾恐有若之似，终不能比于伯鱼之不似也。是为赞。

松间之人，吾熟识汝。昔冠进贤，莅吾桑梓。蔽芾甘棠，父母孔迩。思之不得，胡来乎此？卒然遇之，神情宛尔。谛而视之，非吾君也，吾君之子。

范晴斋像赞 有召仙异术

人与人为徒，汝与天为徒。神仙寄喉舌，妙理不虚无。苟非正直无私之上格，何以不倩他人执笔而独眷眷于直书不讳之董狐？睹君之貌，识君之初。原是五城十二楼中之座客，降为能书不语之讷夫。天机似泄而非泄，上帝虽疏而不疏。焉知今日不自属草

而仅为仙人运笔者，他日不自吐灵秘而复假手凡人以作书？

梁冶湄明府西湖垂钓图赞

李子遨游天下几四十年，海内名山大川十经六七，始知造物非他，乃古今第一才人也。于何见之？曰：见于所历之山水。洪濛未辟之初，蠢然一巨物耳。何处宜山，何处宜江、宜海，何处当安细流，何处当成巨壑，求其高不干枯，卑不泛滥，亦已难矣，矧能随意成诗、而且为诗之祖，信手入画、而更为画之师，使古今来一切文人墨客歌之、咏之、绘之、肖之，而终不能穷其所蕴乎哉！故知才情者，人心之山水；山水者，天地之才情。使山水与才情判然无涉，则司马子长何所取于名山大川，而能扩其文思、雄其史笔也哉？

平章天下之山水，当分"奇"与"秀"之二种。奇莫奇于华岳及东西二粤诸名山，是魁奇灏瀚之才也；秀莫秀于吾浙之西湖，是清新俊逸之才也。西湖者，山水之尤物。前人方之西子，后人即以名之。盖深知其窈窕难名，而借人以名之者耳。是造物之才，畅乎彼而尽乎此矣。

然才情所萃之地，必得一才人主之，斯为得所。主西湖者，向得苏、白二公，相与盘桓者，不过数载，而千百年后咏西湖之胜者必及之，未尝一日去口实。后乎此者，虽不乏人，而政事、文章足与湖山媲美，堪蹑二公芳轨者，则莫如今日之梁冶湄先生者矣。先生之典西湖，较二公之时与势，其难奚啻十倍。二公当治平之日，莅民有暇，得以啸咏湖山，宜也。是造物之于人，非止不啬其才，而且纵之使出，以天、地、人之三才合而为一，点缀升平，其为诗文，何难之有？冶湄先生到未期年，即值邻封有事，师旅往来，以此为牧马屯兵之地，遂致淡妆浓抹之西湖，沦为蓬

首垢面之西湖。他人处此，必坐视凋残而莫能救，当斯时也，虽有苏、白之才，向何地施其啸咏乎？先生之处盘错，如摧枯拉朽，游刃之下，恢乎有馀。安危定乱之功，与峰峦比峙；歌功颂德之口，与禽鸟争喧。不转睫而蓬首垢面之西湖现出本来眉目，其为淡妆浓抹如初矣。是不窘造物之才而且能纵之使出者，冶湄先生是也。迹此观之，贤于古人远矣。

谢子文侯，章子素臣，绘事中两名手也，一为肖像，一为布景，不止绘西湖一隅，竭先生所辖之地诸名胜而合为一图，洋洋乎大观哉！图成而索赞于余，余谓寥寥数言，不足以书先生保障西湖之梗概，因先述其才之充裕若此，而后为之赞曰：

咄哉西湖，寰中怪事。胡以神奇，遂能若是。竭后土之精灵，萃造物之才智。高仅取其插汉而无事干天；深不期于学海而还其为地。少虎狼之害，多离兽之娱；无波涛之险，有舟楫之利。近城郭而便嬉游，远市廛而绝腾沸。诚哉山水之菁华，允矣清幽之极至。主其地者为何人？称斯土者为良吏。

前有苏、白，后有梁公。政能驱鳄，才善雕龙。清若鉴眉之碧水，明如照胆之青铜。烽火未宁而尚勤吐握，诗书不辍而仍理丘兵。保三竺于灰烬之末，出两湖于粪壤之丛。西子之面容未改，赵公之琴鹤犹从。时乘一叶，任水西东。不冠不履，如叟如童。其所钓者，不在鱼而在满船明月；其所利者，不在物而在两袖清风。披斯图也，尽宦游之胜概，识吏隐之高踪。千百年后，欲访甘棠遗迹者，不在松涛柳浪之下，即在青溪碧涧之中。

余霁岩使君像赞

儿时读《晋书》，至“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”二语，心窃疑之。

疑其手在此而目在彼，心有二用，视听皆不专也。及读欧阳永叔《醉翁亭记》，始大悟，知其挥弦之意之不在弦，犹醉翁之意之不在酒耳。既不在弦，则并其目送飞鸿，亦是偶然之事。我目在彼，而飞鸿过之，是飞鸿就目，非目之有意觅飞鸿也，有意觅飞鸿，飞鸿岂能至哉？则是此二语者，惟大解人悟禅理者能之，嵇康而外，不多见也。孰意千载后，忽见于霁岩使君之《听琴图》中。既听琴矣，胡复垂钓？盖所钓非鱼，犹之送飞鸿而以手代目耳。

乃余谛观是图，又匪特追宗叔夜，兼有伯牙、子期之风焉。借听琴雅事，坐知己于一堂，而所谓知己者，非鼓琴之人，相与听琴之人也。先生与沛甄周子有水乳针芥之合，周子之才固足重，而重才如使君，岂今时数见者哉？先生绘周子之容，周子宜绣平原之像，一施一报，均不可少也。为之赞曰：

当今之世，斯文扫地。士贱如佣，宦尊于帝。即或偶偕，非久即弃。因好龙之少真，识买骏之非易。

乃有人焉，忘势忽利。贵贱皆同，初终不异。非特形影相俱，即在画图弗离。此交道之休征，亦世风之奇瑞。览斯图者，岂可略此古心，徒夸遗义？

至其手执纶竿，耳亲乐器。奔趋服役者，童中之婉娈；缱绻相亲者，女中之佳丽。是不过绘图写照之馀文，乐境闲情之碎事而已矣，何足为使君赞颂乎哉！

吴念庵采芝像赞

造物之产灵芝，与生人中之异才等。草木之有根者，人人得而植之，芝则无根之物，其生也，莫知其然而然，犹凤凰之无卵可哺，麒麟之无胎可娠，盖以天地为卵而造化为胎者也。芝草无

根，以山川之秀气、造化之灵气为根，故得之者可以致瑞，食之者可以长年。

异才之生也亦然，卿相之贵，素封之富，虽曰无根，而实有基之者，或为祖宗坟墓之荫，或由勤苦造就而成，才则特然而生，一无所假。人谓才之生也，由于诵读，是诗书即其根也。予曰不然，才犹禾苗，诗书犹粪壤，粪其田而使熟者，诗书也，才之种子不与焉。无才而诵读，读之既成，亦不过章句儒生而已矣。古今岂少读书之人哉？边孝先经笥其腹，齐陆澄书厨其胸，究不得与屈宋班马、韩柳欧苏诸人并有千古者，才不足耳。以是知异才者，人中之灵芝；灵芝者，草中之异才也。因为吴子念庵题采芝图像而畅论及此。

念庵之为人，潇洒绝尘，其才亦瑰玮而卓异。诗曰："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"有类芝之才、而又慕四皓之高风，斯有采芝之逸兴，否则画牡丹而树槐棘矣。为之赞曰：

岘山之阳，地僻如商。无土不沃，无草不芳。瑞气辒结，芝出高冈。既饶神采，复多异香。卿云冒乎其顶，灵草厕乎其旁。若有所为而始出，讵无所待而相望？

爰有畸人，葛巾野服。高致若松，澹味如菊。三尺之童，随以作仆。若有意乎寻芝，适相逢于幽谷。乃命奚奴，洁身而采。未折祥芬，先批瑞霭。名为一色之紫芝，实备文中之五彩。

披斯图者，皆谓此老才如宋玉，貌类子房。正宜用世，胡遽思藏？采芝者隐人之事，餐芝者益寿之方。胡为乎弃功名于有道之世，防衰老于少年之场？予独曰不然，贵贱无常，惟天是赉。青云白云，并行无碍。欲识采芝之念何居，但问醉翁之意安在。

王茂孳像赞

此老何人？长眉阔颡；七尺其躯，更饶精爽。宜着锦衣，胡披鹤氅？采药何为？劳吾悬想。似识其容，沉思半晌；始知为十六年不见之茂孳，其意气、风裁，久矣见称于吾党。

斯人也，向为高儒，木鸡自养。七字吟成，万人争赏。才堪一第而故作班超；力能封侯而愿为李广。时不可为兮，即退耕南亩之云；学仙有得兮，故自劚芝田之壤。本是蓬莱顶上人，宜脱嗜欲尘中网。吾所虑者，世事纷然，英雄绝响。不无劝驾之公卿，三顾其庐而相强。料子安贫乐道之心坚，必不见猎羡鱼而技痒。

张诗宜像赞

诗宜孝行著于乡党，又笃友于之好，沈绎堂太史颜其居曰："孝友堂"。因其行居二，适合"张仲孝友"之句云。

此君之貌，似柔而刚，此君之气，不飞而扬，外多风致，内饶肝肠。斯人为谁？请射其藏。金华殿前之禹，北平侯后之苍。勇则不难为翼德，智亦何逊乎子房？不得志而娱情闺阁，固有似乎画眉之敞；使得志而殚心功业，焉知不作埋轮之纲？人但知其工于临池，而为书法最精之颠旭；乌知其聪明绝世，使能潜心词翰，焉知不为声誉籍盛之孟阳？斯人也，孝友既合于前人，复奇其行之居仲；才行悉侔乎先世，不愧其姓之为张。

张敬止网鱼图赞

鱼我所欲也，因自名笠翁。以其才薄劣，于世无所庸。人地务相宜，所以泯其踪。张子命世才，倜傥而英雄。结驷拟千乘，食禄期万钟。胡为亦萧散，托足于飘蓬。覆雨笠于虎头燕颔之上，被烟蓑于鸣珂佩玉之躬。不特渔其身，而复渔其妇，使之结网以相从。世莫知其寓意，予请测以私衷。太公居北海，钓隐安贫穷；苟不遇西伯，将以渔父终。时至而命随，变化如鱼龙。张子自期以吕望，故不惜卑贱其身容。不知者将谓追踪于志和，而法张氏之华宗。噫，亦何小视斯图而强绝异者以相同也耶！

八十四翁张文吾像赞

此像肖谁？吾家老子。发则皤然，心犹孩始。不驾青牛，行而善止。日拥图籍，遂忘寒暑。非此古人，孰堪与处？种德维桥，收功有梓。孙枝愈茂，蔗境弥旨。睹其貌而识其心，观其德而量其齿。福可邀天，寿难屈指。再过百年，形犹若此。俗眼视之，以为将近八百岁之籛铿；而自天上仙班视之，则以为甫出左腋之李耳。

又题小册

睹君之像，徘徊不已。既赞轴头，复题册子。虽曰有其德者，必有其年；然而尽有贤人，寿难若此。犹记二十年前杖于乡，后

十年兮杖于国，而今复杖于朝矣。继此而耋、而耄、而期颐，且焉知不再益其年而倍蓰？问操何术以至于斯？愿君授我馀丹，而使得附刘安之骥尾。

刘了庵先生像赞

双山给谏之封翁也。为古学名儒，举乡荐不仕，诲子及孙，皆登上第。

坐者何人？是僧非僧；如其果是，指我迷津。人曰不然，老子后身；道非常道，名非常名。言著五千，舌则常扪。起家儒氏，足蹑青云。致君有术，用之则行；惜遇沧桑，抱志弗伸。虽曰未伸，贻厥后昆；簪缨屡世，皆属名臣。斯人也，合儒、释、道之三教于一己，萃富、寿、多男之四代于一庭。其号了庵，其姓卯金。阿谁不知，尔目犹瞠。欲向此公而问道，须再读十年，而后可游于西川夫子之门。

汤圣昭使君小像赞

仕品有二，曰人曰仙。人吏志高，仙吏气恬。人吏疏泉石，仙吏薄辖轩。人吏赫然而可畏，仙吏翛然自适，而绝不挂科名禄位于长眉广额之间。吾未睹圣昭汤子之为吏，而识其人于席苫枕块之年。其形卓尔，其意悠然。其胸冰雪，其致云烟。与之纵谈竟日，宛然未释褐之吾辈；而不知其身都显贵者，已经一迁而再迁。出其绘像，索我刍言。披襟扪膝，脱巾露颠。一拳之外，不留芥纤；宜乎清操，与石比坚。吾闻轻富贵者，富贵偏集其身而不去；慕丘壑者，丘壑虽乐与为缘而不即与为缘。披斯图也，知汤子之为官也正未艾，而神仙飘举之事，非其身后，即其生前。

抡仙、抡汝、抡毓三侄孙小像赞

长枕大被，吾宗有例。帝王家风，匹夫能继。数逾二难，独昆双季。鼎足而撑，一家天地。定省之暇，熙然忘寐。树下风生，铛中泉沸。共把臂而入林，各选石兮成位。或哦新诗，或晰疑义。倡此雅俗，以风有位。此风萃于门内兮，则为家桢；散满域中兮，即为国瑞。吾愿胥天下之为兄弟者，悉仿此图以为心，庶敦友于之风于莫坠。

罗上极像赞

少为宁馨儿，蔚乎谢庭芝。及其既壮而强仕，犹然绰约乎风姿。中肖其外，明而善知。亿则屡中，才不费思。吾于此识皮相者不尽为失，而安仁、叔宝之胸臆，无不现乎其须眉。

朱骏文像赞

旬日之间，题像六七；皆令我忙，于此独适。长安道上皆劳人，何处飞来仙子逸？独坐匡床，好游懒出。罗山水于膝前，闭松风于一室。索书书来，呼琴琴得。有解事之奚奴，无到门之俗客。伊何人斯？骏文词伯。惜登名于天府，将鼎餮而肉食。负此溪山，多离少即。愿假丘壑于笠翁，代守仙源于弗失。俟汝功成名立归来兮，仍向此中避劳迹。

沈亮臣像赞

居杭十年，仅得一友。沈子亮臣，淡而能久。才堪廊庙，惜乎未偶。婆世以心，活人于手。近居京洛，其名益吼。十年不遇之故人，一旦相逢皆白首。出其像以示予，问斯形之肖否。予也初见斯形，不知为某。覙颊上之三毛，悟伊人兮八九。其貌如愚，其容似酒。其神在目，其心在口。睹斯形也，鄙曹交之食粟而长，怪休文之腰细如柳。与其美而愚，毋宁智而丑。吾闻具古貌者必有古心，予犹及见三代之遗风于是叟。

曹细君方氏像赞 有序

石臣曹子，以美少年而工词翰，其阃君方氏，亦闺秀而备德容者。造物于人之伉俪，往往颠倒其形与情而后合之，妍于内者媸于外，或丰其表者啬其中，此予《奈何天》传奇之所由作也。石臣夫若妇何修而得免于此？有作《双美传》以奇之者，非人言过实可知。奈何琴瑟之欢未及十载，而曹子遽有鼓盆之戚，虽云好物不坚，红颜命脆，亦造物者之终于吝此，不肯反常而趋异也。

甲寅夏，予以访戴过鸠兹，石臣怀细君像示予，为之涕泣索赞。谓此意出自内人，濒危有遗言，冀得李子片语，死当瞑目。因在生时，非湖上笠翁之书不读，知此老惯操三寸不律，起亡者而存之，只今梨枣之上，俾泉下人凛凛有生气者，谁之力欤？噫，予何人斯，能使妇孺知名若此？但见石臣悼亡甚戚，而予亦在连丧二姬之后，馀涕未收，导之即出，故不能已于言，而且言之不禁其娓娓也。

妇人之美有三，曰德、曰才、曰色。兼其美者，百中无几；得其配者，千中鲜一。图中之人汇其全，人咸以此尤造物：于汝何私？待人何刻？造物曰：我实不然，请观其卒。人之云亡，天兮少慭。如其不然，何以示至公于人，而使知人事不齐之画一？仅存死像，以偶生匹。琴不弹兮有声，口无言兮欲泣。身不死于色衰之年，名始芳于咏絮之日。君不见桃花历乱李花残，欲睹芳姿安可得！曷若借此图以驻娇容，庶几百世千秋饶粉泽。湖上笠翁之为是言也，虽曰徐君之剑，未尝索我于生前；而欲景延陵季子之高风，不妨追赠其人于既殁。

杨子亦禅像赞

佛将持世，无发弗髡。迩来绘像，十人九僧。貌虽近似，神则径庭。亦禅杨子，神朗气清。未具佛面，先具佛心。心兮弗假，面遂逼真。我睹斯像，如见世尊。其为人也，恶杀好生。两居幕府，皆拥万军。助筹帷幄，志在立勋。苟可勿杀，即与图存。所活众多，是谓善因。宜其眉际，若覆慈云。字曰亦禅，实孚其名。兀坐匡床，心无所营。殆学庄周之坐忘，而所谓嗒焉似丧其偶者非欤。人谓杨子固有用之材也，胡为乎使之终年不出而盘礴山林？予曰：非其时也，是不妨暂为陇中诸葛，而且作《梁父》高吟。

佟寿民方伯拥书图赞

先生之神安以舒，先生之形丰以泽。图阁之容，封侯之骨。其外若仙，其心则佛。即其所拥而视其所求，已非寻常士大夫之所

能及。其为官也，前拥干旌，后拥棨戟。群僚百执，拥拜于前；妙舞清歌，拥侍乎侧。而先生之所好不与焉。谓虎头将军曰：吾所好者，不在大贝天球，而在牙签锦帙。子当坐我其间，而裨作南面百城之佳客。噫，世事纷然，苍生岌岌；拨乱需人，先生其出！

郑乘文像赞

此像为谁？吾能识之；非惟识之，亦且密之。一生好学，旦而夕之；家惟砚田，耕而力之。有才弗售，天虽厄之；腹中经纶，人难匿之。刍荛有口，仕绅诘之；无语不当，施而讫之；利兴弊除，凡民德之。所学能行，何须职之？力能丰财，好施啬之。以友为命，饮之食之。将伯之功，亦尝得之。家住吴山，烟云集之。时登其巅，杖藜翼之。手不善谈，而喜人奕之；性不喜饮，而不怪他人之溺之。其为人也如此，与之交者，安得不见而昵之、不见而忆之？有心当世者，安得不未见而物色之、既见而矜式之？

家石庵棠棣芝兰并茂图赞

人生百年，贵能行乐。忌舍目前，求之寥廓。喜为汗漫之游，耻受妻孥之缚。予尝怪之，目为行脚。今览斯图，如闻木铎。真乐无过于天伦，美景不由于穿凿。父子雍雍，则睹庭花槛草，尽为谢安石之芝兰；兄弟怡怡，虽住圭窦荜门，亦是唐玄宗之花萼。矧君家父子兄弟所居为绿野之高堂，所登乃石渠之邃阁也哉！

朱次公四时行乐图赞

咄哉斯图，谁人所作？状我次公，肖其卓荦。度若渊潭，气如山岳。才为百炼之金，心则未雕之璞。人但知其外富龙文，内多豹略；而乌知其凌云倒峡之才华，苟施之于礼乐文章，无不可以黼黻皇猷而绰绰。集众美于一身，享四时之百乐。看花围炉，聊适兴于家庭；洗马射雕，用寄情于寥廓。虽然，此皆次公未得志于时之所为也。时事孔艰，英雄出幕。行将为尚父之鹰扬，奚暇为鲁人之猎较？烽靖烟消，疆开土扩。斯时也，觅其人于金马之门，睹斯像于麒麟之阁。

辩

回 煞 辩

回煞之说，不知昉于何时？大抵殷俗尚鬼，其时士大夫欲神生死之事，故设为是说，愚民信以为实，遂蔓延至今，未可知也。

人死，未卜殡殓之期，先筮回煞之日。至其日，举家徙宅避焉，虽僮仆、鸡犬，靡有留者。未避之先，埒羹糗牲醴于堂，以俟其来享；又筛葭灰于几席之上，及巷弄门阈之间，以验其来之迹。夫煞之果回与否不可知，而猫犬乌鹊之属，见室无人，来啄牲糗，爪痕印地，家人见之，遂以为神果来也。夫迹形之所出，形之不有，迹于何来？甚矣，小民之愚，而传说者之过也！

余生平恶闻影响之谈，于妖邪惑众之事，必辟之是力。己巳，丁失怙忧，日者告余曰："某日回煞，请徙宅避之。"予曰："予惑是久矣，请与子辨之。煞果有乎？"曰："有。有雌煞，有雄煞。人死则二煞与魂相依，若罔两与影之不相脱也。""有则果回乎？"曰："焉有人死而煞不回者！""回则果当避乎？"曰："趋吉避凶，古有明训，奈何不避？"予曰："此予所以惑也。夫无煞则不必避，使诚有煞，则又不当避。孝子于亲之殁，有刻木以肖其形者，有于诗书、杯棬征其手口之遗泽者，皆以亲之不可再见也；今既惠然肯来，将逆之不暇，何避之有？"日者曰："煞神枭恶，触之则祸作；非避亲也，避煞神也。"予曰："然则予惑滋甚！吾闻光明正

直之谓神，慈善岂弟之谓神，未闻不以德著而枭恶是闻之得为神者也。若啜牲糗于无人之地，遇人则降之殃，此殃厉之为，而神为之乎？”日者曰：“然则杭人作乐以迓煞，子又以为何如？”予曰：“迓则近情，而丧中陈乐，又叛乎礼，特彼善于此耳。”曰：“以子言之，必如何而可？”予曰：“筮其期可也，絜酒击牲以待之可也。若举家徙宅而避之，是塞人子念亲之心，开天下倍本之渐，此先王之教所不容也。”日者“唯唯”、“否否”而去。

予于是夕，张炬设席于中堂，诵《蓼莪》之篇，读大小戴之记，涕泗达曙，而不闻影响。作《回煞辩》。

乌鹊吉凶辩

乌、鹊之取憎爱于人，以其声系吉凶也。人之吉凶何与彼事，乃以口舌献媚，亦复招尤。使其声于人之吉凶，果万不爽一，则乌、鹊一蓍龟也。蓍龟告吉于人而人喜，告凶于人而人不敢怒。乌则不然，薄言往愬，而怒是逢，亦何自渎其灵欤？或彼自言所言，无关休咎，人心之爱憎，自以疑忌而生。若是，则得爱者幸，而蒙憎者冤矣。夫鹊不果吉，乌不果凶，世人亦屡验之，无如喜怒之怀，有触即发，若有恩怨积于中者。此何以故？曰：以毁誉之入人深也。誉鹊者众，故有闻即喜；毁乌者繁，斯无遭不怒。

孔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乌、鹊非人，其蒙毁誉类乎人，故得以察人之察察之。夫言辞视乎其人：其人也君子，其辞必蔼而吉；其人也小人，其辞必厉而凶。今鹊果君子而乌果小人乎？是未可知。然尝稽之载籍矣：卦验云：“鹊者阳鸟，先物而动，先事而应。”《淮南》云：“乾鹊知来而不知往。”则鹊鸣之吉，洵有由来。至于乌之兆凶，则不知何据？闻之，乌孝鸟也，能返哺。虞帝至孝，则集其庭；曾参大孝，则萃其冠；武

王能卒父业，故火流为乌；萧放庐墓而来驯；颜乌居村而衔鼓。夫羽族至众，乌独以孝闻，是亦慈而祥者矣。闻其声者，如闻孝子之慨叹，我有其德，则喜为相感之符，不则当萌“人而不如”之愧，奈何不祥其音而叱之？以是为不祥，则《蓼莪》亦不祥之诗，而《孝经》亦不祥之书乎？若鸟中有枭，则诚为不祥之物矣，齐景公恶闻其声，置白茅禳之。夫枭性食母，语曰：“乌反哺，枭反噬”。顺逆相背。然则非恶枭也，恶其不孝也；不孝者恶，则反其行者，岂仅不当恶乎？考乌之往迹，其兆祥且甚于鹊：衔珪于周而代殷，夹飞于越而反国，头白于燕丹而太子归，群噪于何准而女为后。其馀巢门、止柏、鸣舆、引路、集戟诸祥，难更仆数。虽偶尔巢殿为灾，随车致败，然鹊亦尝以巢帆、巢车致变，何独恕彼咎此？

吾闻休咎不在物在人，善者得灾异鲜凶，不善遇麟凤非瑞。若是，则乌、鹊二物，吉则偕吉，凶则并凶，而人之爱憎终不能齐，岂非惑于所听乎？故曰“毁誉之入人深”，非臆说也。抑又闻之，鸟之形好声丑者，鸷鸟是也。然则仁而不佞，其乌致憎之由欤！

露　　布

獬豸讨中山狼露布

盖闻毒莫如蛇，犹效珠衔之报；暴宁似虎，曾酬蓑掩之仁。是类俱带人心，伊谁独仍兽行？

今闻中山狼食恩人一事。当其出山逢敌，已知九死之该；负箭投林，犹幸一生之或。踉跄遇客，安知非收利渔翁；悠忽行人，强使为放生居士。俯首酷邻狐媚，依人绝类猫柔。有某者，断不胜慈，翻怪杀蛇太忍；仁能昏智，自云养虎何妨。拔矢镞于肋边，心伤奇痛；吮疮痕于血底，口带馀腥。营兔穴以埋藏，解鹑衣而掩覆。迨至畋军大索，儿为从井之两伤；犹赖谲语弥缝，始脱重围而再造。此诚起死而肉骨，所当矢报于糜身。奈何创血未干，饱德之盟已背；酬私未效，饥肠之饵先充。剿忠信之穷奇，闻而未睹；触德行之混沌，怪也难经。食人间断不可食之人，自贻伊戚；犯罪中万无可赦之罪，国有常刑。

豸赋性触邪，备员治狱。悯善士蹈仁以死，仇孽虫负义而生。檄辞上告于狮王，当令铜头发竖；罪状风闻于虎耳，悬知雷吼山崩。象应奋鼻卷之威，麟亦破食生之戒。无劳虎卜，前车载朱雀之祥；焉用狐疑，尚方请白猿之剑。纵使粪烟可举，能来助虐之群；当用倒卜失灵，兼殪辅行之狈。刳心竿首，负恩之戎首伏辜；

食肉寝皮，戴义之舆情始洽。悯入怀而活穷急，还须引手于人；不识字而触忠良，无许冒名为我！

说

名诸子说

予生七子而夭其二。长曰将舒，次曰将开，三曰将荣，四曰将华，五曰将芬，六曰将芳，七曰将蟠。荣、芬夭矣，今存五人。俗以多男祝人者，动曰“五男二女”，岂造物者亦未能免俗，因其溢出数外，故芟而去之邪？诸子命名皆从“将”，将者，将然未然之词也。天下事莫妙于“将”，而莫不妙于“既”。既，则令人观止矣，曷若将然未然之多馀地乎？吾欲诸子顾名思义，人各用将。凡事皆然，不独功名富贵。富而不将，则以满致溢；贵而不将，则由高得险。戒之哉！

疏

大士宫募田疏　宫有乔木、甘泉。

夫有寺无僧，终归无寺；有僧无食，究至无僧。欲为寺而招僧，先为僧而谋食。食由田出，田必人施。本境有大士宫，灵感为一方庇。古木如盖，甘泉如饴。近山而猿鹤参禅，傍水而鱼龙听法。游人随喜而不忍去，高僧至止而愿为栖。但富于烟霞，贫于供养。汲甘泉而伐乔木，难为无米之炊；低菩萨而怒金刚，空作沿门之乞。盖因檀越不膏腴之割，使缁侣无卓锥；以致山僧寡香火之情，弃白云如敝屣。寺千年如故，僧一岁几更。琉璃常灭而不明，钟磬才续而复断。

于是有荐绅某、文学某，欲为悠远之图，大展慈悲之力。慨施数亩，领袖一方。普愿一境檀那，十方士女：多论亩、少论分，但求慨慷之施；近在身、远在子，必有善信之报。伫看连阡连陌，只在一年半年。今而后，因恒产而有恒心，不致僧无坐性；得世臣以副乔木，庶几佛有常依。

汉阳府重建鼓楼创立马头募缘引　代郡守作

三楚名郡，首推汉阳。前贤接踵而治者，除故明勿论，自皇

清定鼎以及于今，已二十馀年矣，宜乎百废俱兴，无政不举。乃予承乏其间，觉当举未行者，正自不少；岂政事之缺略，犹书文之亥豕，与愈扫愈有之落叶同其狼籍而不可问乎？

兹且遗细而谈巨。若鼓楼，居一郡之中，以肢体喻之，则犹心君之在腹，以声息言之，则如喉舌之在口。腹可一日无心，而口以内之呼吸呻吟，可一息不出于喉舌者乎？处司更于要地，可戢鸡鸣狗盗之雄；竖奎璧于中央，必致凤起蛟腾之瑞。是鼓楼之重建，不可须臾缓也。若夫汉口之去郡城，路不二、三里，而有邈若江河之势，以有一水界乎其中耳。一往一来，必须两番问渡；计人计费，岂止日去万钱？何不架以浮梁，系以铁缆，可开可合，利于车往而又不碍于舟行？经之营之，虽有暂劳，而实可图其永逸。然欲建浮梁，必须先立石柱，排山倒海之水势，非一木所能支也；计图利涉，又必先砌马头，临深履薄之危途，非一蹴所能至也。

兹计马头、铁缆、浮桥之费，将及若干，鼓楼木石、人工之费，将及若干，总估二费而合计之，不下若干。夫以贫太守而思作无米之炊，奚啻三更说梦；然以众力士而共擎有足之鼎，何难一举成功？兹特捐俸若干，置买木石，先为一篑之基，然后遍告同心，力襄此举。凡我缙绅先生，胶庠人士，以及商贾之好义者，耆老之急公者，量其力之所能，竭此心之难已。福及诸公之桑梓，我何与焉；义全太守之面颜，情斯厚矣。

券

卖　山　券

山可买乎，不可买乎？云不可买，胡无券者不得业焉？如云可买，胡有券者不得常业焉？二说究何居乎？曰：可买，第非青铜白镪所能居而有焉。青铜白镪能购其木石，不能易其精灵；能贸其肢体，不能易其姓名。然则恃何以居之？曰：恃绝德畸行，与瑰玮之诗文。其价值足与相当，则此山遂改易姓字、竭精毕能以归之，虽历古今、变沧桑，不二其主。故海内名山，皆有所属，如严陵受氏于子陵，龙冈贻称于诸葛，兰亭噪名于羲之，赤壁蜚声于子瞻，诸难枚述。自商贾仕宦以及樵牧竖经其地则绎其名，不俟问津而后识。其富且贵者，虽积金与山齐，力能负之而走，终不能削前人之姓氏，而代以己名。即或业主递更，亦仅同守薪之吏、灌园之丁，为护往迹而已。若号于人曰："此山为我有也。"谁其然之？

伊山在瀫之西鄙，舆志不载，邑乘不登，高才三十馀丈，广不溢百亩，无寿松美箭、诡石飞湍足娱悦耳目，不过以在吾族即离之间，遂买而家焉。吾侪小人，既无德行可传，而诗文又不能好，第山鲜奇胜，投以鄙固之辞，亦未甚亏其价值，谬计可常有之矣。讵意兵燹之后，继以凶荒，八口啼饥，悉书所有而归诸他氏。噫，山弃人耶？人弃山耶？何相去之疾而相别之惨也！

然既卖，无事流连，乃于四至常契之外，别书一纸以遗受者曰：买是山木石肢体之锏镪，则既受之于子矣；若夫贸精灵、易姓名之价值，尚有俟焉。今人备一小物，必书其隙曰："某年月日某置"，斯他人不得攘而有之，矧百亩之山乎？且余向尝为伊山别业诗，载入集中，稍布遐迩矣，他日过此者曰："是即李子之山也。"子宁不怒？夫阳受其值而阴踞其名，是市黠也，然非旧主所能禁。子欲鼎革无难，其急登高而作赋，绕匝而寻诗，务使离奇瑰玮出余上，寿诸梨枣，胫翼人间，俾见者曰："伊山不属李子矣，售得其人矣。"若是，余即欲阴踞其名，谁复信之？不则幸记斯言，勿咎予不白之初，而贻后言于子。

誓　词

曲部誓词

余生平所著传奇，皆属寓言，其事绝无所指。恐观者不谅，谬谓寓讥刺其中，故作此词以自誓。

窃闻诸子皆属寓言，稗官好为曲喻。《齐谐》志怪，有其事，岂必尽有其人；博望凿空，诡其名，焉得不诡其实？矧不肖砚田糊口，原非发愤而著书；笔蕊生心，匪托微言以讽世。不过借三寸枯管，为圣天子粉饰太平；揭一片婆心，效老道人木铎里巷。既有悲欢离合，难辞谑浪诙谐。加生、旦以美名，既非市恩于有托；抹净、丑以花面，亦属调笑于无心。凡以点缀剧场，使不岑寂而已。但虑七情以内，无境不生；六合之中，何所不有？幻设一事，即有一事之偶同；乔命一名，即有一名之巧合。焉知不以无基之楼阁，认为有样之葫芦？是用沥血鸣神，剖心告世。稍有一毫所指，甘为三世之喑。即漏显诛，难逋阴罚。作者自干于有赫，观者幸谅其无他！

铭

乌有先生集铭

余新制一笥，外作缥缃简册之形，启而视之，则空空如也。凡案头需用之物，如笺筒、笔墨、图章之属，悉贮其中。因以“乌有先生”命名，道其实也。

先生乌有，集于何来？以彼旧字，字我新裁。古人象形以制物，不必名实之果谐。虚其中以作笥，随所欲以取材。案头需用之物，不出侍儿之手，不出奚奴之背，而随取随得于乌有先生之怀。天下古今之妙义，惟至无者能生至有；予之创是物而命是名也，盖本天地自然之理，而匪同于穿且凿者之市乖。

没字碑铭

即前乌有集，同物而异其名，形亦小异，彼肖书本，此类法帖。

有碑之形，无碑之实。取法先天，何文可勒？既没字而云碑，示其中之有积。藏翰墨于西园，贮图书于东壁。宅佳句以代奚囊，

蕴奇文而称秘笈。是没字为有字之祖，而其所谓碑也者，亦天下古今语言文字之至极。

诗 简 铭

离娄引绳，公输截竹。制为邮筒，利轻以速。法君子之虚中，不充盈以自足。庶虚往而实归，假唱酬为颂读。此荒疏李子之自云其云，非所论于便便自主、无藉于人之笥腹。

引

梁夫人寿册引

戊午闰前二日，为摄篆司马梁公夫人设帨之辰。部民之颂父者，必颂其母，予谓外言不入于阃，祝祠虽工，夫人何由见乎？欲求其见，非得妇人、女子之言不可。因走书同学，索闺秀诗词、书画以献之。诸女士无不贾勇，谓乾坤合德，始能覆载斯民，文王之化行南国，后妃与有力焉。各谓其夫及昆弟曰："汝颂汝父，吾祝吾母，各尽其道，勿似昔日华封人，仅以'多男'二字寓祝尧后之义于其中也。"予美斯言，述而载之，以弁其首。

助葬册引

昔范希文先生赠麦舟一事，千古义之，非义其轻财，义其施于有用之地，而能成人之孝也。

人能自孝其亲，始能成人之孝。吴子某，文士也，家贫不能葬亲，求助于所交之尚义者。吾欲借此以观人，他时事克有成，能助吴子葬亲者，其为孝子可知也。虽然，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其为人也，又岂止孝云乎哉！

哀　词　引

哀词易作而难工，以文生乎情，情不真则文不至耳。至以男子哀妇人，自夫妇而外，尽难措辞，以闺中情事，非外人所知，莫知其情，文胡由作？至以久别之弟而哀既嫁之姊，则难之又难。佟子碧枚，则巧于行文，出其事于太夫人之口，以姑哀媳，庸有不真者乎？情真则文至矣。至书法之工，又能与文媲美。以是册置董公案头，时时翻阅，则董公夫妇之谊，碧枚手足之情，均于是乎弗替矣。

跋

《春及堂诗》跋

诗文之有跋，犹人冠裳之下之有履。读至终篇而莫忍释手，不能赞一词，而又不能不赞一词，佛头既不敢粪，缃帙又未可污，不得已而作蝇头附骥尾，于是乎有跋。盖爱之至，敬之深，犹见人至美之躯，而不忍跣其足也。予小子之跋《春及堂诗》，非第爱其书，敬其人，且触寻源报本之思，切泰山梁木之感，不知涕泪之何从矣！盖春及堂主人非他，乃予一生受德最始之一人也。

侯官夫子为先朝名宦，向主两浙文衡，予出赴童子试，人有专经，且间有止作书艺而不及经题者，予独以五经见拔。吾夫子奖誉过情，取试卷灾梨，另为一帙，每按一部，辄以示人曰："吾于婺州得一五经童子，讵非仅事！"予之得播虚名，由昔徂今，为王公大人所拂拭者，人谓自嘲风啸月之曲艺始，不知实自采芹入泮之初，受知于登高一人之说项始。乃今桑田成海，海复为田，虽闽、浙相距非遥，而前阻烽燧，后罹播迁，非止鳞羽久疏，即吾夫子捐馆于何年？卜牛眠何地？皆莫之知。迨今甲寅岁，其象贤公于王先生乘骢按浙，予适过之，先生出此帙示予，予设位而哭，哭竟而后读之。其诗高古沉郁，不俟追琢而工，不假脂韦而丽，且语语出自至性，他时采入国风，垂之后季，大有砺世磨钝之功。予低徊久之，敬缀数语于篇末。

跋之为言履也，别吾夫子几四十年，而犹及为之纳履，宁非快事！作者有灵，当必谓孺子可教，不惜开聋启聩于寤寐间乎！

《寿世奇方》跋

药石之有造于生命，由来尚矣。然同一方书，施于古人辄效，而今人服之，验不验常相半者，其故何欤？以古人信而今人疑也。信则历久不变，疑则功效不速，辄弃而之他。夫病者之于药，不曰饮，不曰食，而曰服者，是欲人中心诚服，犹七十子之于孔子也。今则不然，常使医为我用，则是药服我，而非我服药矣。强项如此，药将奈之何哉！又鲁论云："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"医者且然，矧为其所医者乎？为其所医者朝饮暮辍，彼医之者即欲有恒，其可得乎？

然吾谓今人之善疑，盖亦为庸医之积习所使，而有不得不疑之势也。何则？彼不肯委疾于他人，而肩之甚毅者，利吾报耳。使有一人焉，不受一钱，不饮杯水，而且自赔楮墨，剞劂其方以公于世曰："服此可以却病，久服不置，可以延年。"彼疑而不信与朝饮暮辍者，夫亦可以废然返矣。是为何人？陈子逊斋是也。逊斋为卧子先生之季方，而卧子又为董玄宰宗伯之高足，虽未同执弟子礼，然躬受书法而得其精微，亦与受业者等。宗伯授以是方，以其身具夙根，而能不尽效钟离先生之自秘其旨也。览是方者，因其自陈功效，有"髭发转黑"、"筋力疲而复壮"诸语，微涉荒唐，十信其九，而终伏一线疑根，予诘之曰："彼刊方告世者，将索朱提赎命乎？抑冀分他日安期之枣、麻姑之脯、蓬池之脍，而为放饭流歠计乎？"曰："不然，欲与斯民同臻寿域耳。"若是，则斯方诚可信，而今日之逊斋与前日宗伯之所言，均非欺世惑人之语也。

文

瘗犬文

山居有犬，黝而硕，驯而骁，主人爱焉，字以神獒，司夜于山居有年矣。穿窬辈将有事于室中之藏，虑其咆哮以相败也，食以毒而毙诸途。主人如失左右手，乃衣以茅，棺以席，瘗于山居之侧，且为文以告之。

有客过之曰："物蠢人灵，贵贱攸分。生靡我豢，死应我羹。今犬之死，子既宽以鼎镬之罚，予以窀穸之宁，而复载杀青从事，无乃贵庶类而自贱其文乎?"主人曰："殆不然。凡物之不以天年终者，有德斯德之，有功斯功之，所以妥其魂魄，使不为厉也。兹犬有七德而死于忠，我哀以文，奚过焉?"客曰："七德云何?"主人曰："之犬也，食人之食，贼人之贼；耻埒素餐，不偶于职。德一；心专志粹，一人是媚；不问尧、夷，非主则吠。德二；前戟后矛，矢石交投；咆哮相犯，不生是求。德三；忧勤尽瘁，不遑假寐；一家即安，只身相卫。德四；时晦则知，时明则愚；行藏合古，迥别时趣。德五；呼则来之，叱斯去之；聆音辨色，谙时识机。德六；若夫家丧业凋，粒绝烟销；亲朋见绝，邻里相嘲。尾摇摇而眷主，腹嗡嗡而耐枵；不捐凉而就热，类君子之石交。德七。具此七德，哀之以文奚过焉?"客曰："详哉，子之体物也！予习而不察，焉往而不相失哉!"主人曰："是既厥德，而未既厥功，

吾尚为子毕奏焉。其于世也寡求，其于人也多益。播声于远，为国增繁庶之风，息响于宵，为世增太平之色。是其声系治乱也；时眠黄叶，时吠白云；破我痴梦，触我诗情。是其益效砥砺也；看云觅句，尾我登山；沽酪买书随予入市。是其劳代臧获也；床头之剑，架上之书，未竿之竹，新种之鱼，非其绕夜相守，岂得长为我娱？是其司勤典守也。之数功者，讵不朕哉！以德若彼，以功若此，嗛嗛之文，予何吝焉！”

客三肯其首而去。

逐 猫 文

物之畜于人者，同功则并叙。牛司耕，马服御，同功也，称者则曰“牛马”；鸡司晨，犬守暮，猫辟鼠，亦同功也，称者则止曰“鸡犬”而不及猫。昔人丹成上升，鸡犬俱仙，而猫不与。情有难周乎？抑三者之有幸不幸也？余尝以之诘人，人无应者；因自穷诘而得其故。盖鸡犬之鸣吠，无所利而为之者也；猫得鼠以自啖，有所利而为之者也。自利者贪，自利而获利人之名者僭，贪与僭，仙家所谓祸车也。然则猫虽朝捕夕辟，功利兼收，犹不得与徇义忘利者等，矧利于身而不利于家、且将不利于利于家者，可无法以处此？

余畜一猫，缁衣素裳，俗有“乌云覆雪”之号，遂以皮相见收于主人。抚之摩之，减食食之，甚至寝处与俱以示爱。当其率性之始，视鼠如仇，有弗捕，捕则必获。未几而厌常趣异，升险如猱，走旷类犬，觅食于飞鸣宿食间，耻与埘栖牢食者伍。昼猎于外，夜则酣宿于家。向视为仇者，今则同眠而不之怪也。遂至群鼠公行，家无完笥。主人问罪于猫，而猫方孕，姑俟诸。无何，举二子，旦夕乳之，无暇野食，见鸡之雏者、犬之稚者，辄垂涎

而攘臂焉。鸡犬交哗而诉于主人，主人怒曰："此患不戢，二族能噍类乎！且前之有待者，以失之母而或收之于子也。今子无知，视母以为知，苟效其所为，将以食鸡犬为常而捕鼠为异，是母犹情之，子且性之矣！吾乌测其所抵乎？"家人请售之，主人曰："售者幸矣，受者奚罪？""然则歼之乎？"主人曰："罪则当诛，前功难泯；且有二子在，讵不克庇一母？殛父庸子之法，可一不可再也。"乃为爰书曰："司捕弗捕，是失职也，失职有斥逐之条；凌轹有功，是妨贤也，妨贤正放流之典。数里之外，九达之逵，其'有北'乎！"乃命童子举而投之。濒行，谓曰："无念尔子，于兹永诀。其悔尔戚之自贻，毋曰我躬之不阅。"既去，戒其二子曰："率尔良能，无循胎教；爰盖母愆，是为尔孝。"复呼鸡与犬而饬之曰："无无人吠，无非时鸣；殷鉴不远，视尔同群！"童子归而主人问状，童子曰："投之中原，原木蓊翳，栖鸟在林，若有所俟，一跃而升，逞其故智。"主人太息曰："鼠能唾肠，猿则噬脐；逐而不悔，猫其终欤！"

放　鹿　文

有跂跂之高足，异岳岳之汉臣。衔命用里，来寿主君。已而渐狎，与人不惊。历阶升堂，排闼穿楹。啮纸餐花，抵角横身。驱之复来，如虻如蝇。主人乃怒，柙而置之于墙之阴。虽跬步之莫展，唯两目之荧荧。主人顾而叹曰："是尔之不遇，非尔之罪也。昔者秦宫汉苑，宜春华林。画天汉以通池，尽南山而作屏。尔游其中，或友或群。长得君王之顾，兼分大官之珍。卧瑶阶以自如，随辇路而无瞋。或立殿中，车令不敢妄指；或息蕉下，宋人不敢误寻。或齐列雁行，寇来无烦往触；或比肩麞侧，太子不责通名。

于斯时也，贵拟龙夔，瑞侔麟凤。时篴鹭序之庭，亦微豹尾

之宠。文堪列币，偕虎观之名儒；武则藩军，监龙骧之骁勇。岂与夫立仗之马，料食三品；弄臣之孙，官号供奉已哉？

今尔见罗虞人，徒充闲馆。莟苔白石，已非曲涧之滨；棐几明窗，岂是幽岩之畔？忘寄人之篱下，竟昂首而傲岸。脱粟不饱，望侧理而流涎；苹草难甘，眄庭花而目眩。罍勺饮作汙池，文史残为蠹简。出而随车，鲜致郑公之霖；入而临轩，无当穆满之玩。宜取厌于主人，同白茅之继绊。将命悬于庖人，不免脯以充膳。谅远害之无从，安能铤而走险？若为丐之馀生，惟有开其一面。敢效中山之相，出尔苍龙之门。兼命愿使，护送深林。尔其骋兹捷足，奔轶绝尘。远违狼虎之穴，谨避置罘之婴。度汉楚之莫逐，共王裴而结邻。偕尔旧侣，永兹仙龄。上可骖安期之乘，次不失处士之名。

乃崩厥角，鸣谢而去；望山景灭，不知其处。

纪　　略

朱子修龄倡义鸠资赎难民妻女纪略

甲寅、乙卯之间，八闽既叛，江浙骚然，稍迩贼氛之子女，尽为所掠。迨官兵一出，捣穴焚巢，贼众非死即逃，所掠子女，又为官兵所获。斯时玉石混淆，其为叛贼之妻、良民之妇，不可得而辨也。罹难之民，欲诣行间识认者，皆慑于兵威，莫敢向迩。且良民之妻既与贼妻无辨，赎良民之妻者，与贼来自赎其妻又何以辨乎？求其出而不能，又复以身殉之，是从井之救，至愚者所不为也。是以夫觅其妻而弗得，子赎其母而未能者，日号咷擗踊于道路之间，闻者仅能助涕，真莫可如何之事也。

予友朱子修龄，为世称“朱神仙”二眉先生之高足，睹此流离，婆心顿发，竟以莫可如何之事毅然自任，而筹所以如何之。遍告于缙绅先生之当路者，谓倒悬之厄，莫甚于此，请代诸公拯溺救焚，而不避汤火之烈。但求所以致之者，士卒豢养民妇，衣之食之，病而药之，是皆不能无费，不偿所费而漫然求赎，是欲其出而外扃其门也。启门之资，非财不可，难民被掠，口且勿糊，其能自为计乎？登高之呼，势必望于当权之有力者。且诣营伍赎难妇，非执兵符、握令矢者不能，是始终皆须大力也。当事诸公可其议，莫不先之以身，出俸钱以倡。斯民之好义者，爰是一呼万应，富者出金钱，贫者典衣饰，千里内外闻风而至者，皆争先恐

后。谚云："良医之门，众疾所归；仁人之耳，啼号毕集。"此风一倡，昔者号咷于路者，今皆蹿踊于朱子一人之门矣。朱子不以为苦，而且甘之，随到随赎，使镜之破者重完，剑之失者复得，悲伤涕泣而来者，欢欣舞蹈而去。计前后所完离散之夫妇、迷失之子母、分群拆队之兄弟姊妹，殆万有馀家，猗欤盛哉！

子舆氏之言曰："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"朱子有才而尚未见用，是穷也，非达也。乃能不辞艰险，见义即为，以独善其身之时而为兼善天下之事，岂非士林之豪杰、当世之仁人也哉！且当此民穷财尽之时，诸事可为，所难者，惟阿堵一物。劝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，人能从之，求拔一毛，不可得也。朱子操何术，而能使巨万金钱悉归掌握，畅我一人之所欲为，而俾流离失所之民，各遂怀来而去，讵非咄咄怪事乎？鲁论曰："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"儒者诠释其义，颇难着解；吾惟述朱子赎难民妻女一事以告，而以不解解之。

笠翁曰：修龄与其弟仙期同出朱二眉先生之门，二眉先生，乃现身说法、不羽化而神仙者也。吾未获见其人，闻其道，验其所谓先知先觉者维何，然即修龄倡义鸠资，赎难民妻女一事，知其为圣人之徒也。颜、曾若此，仲尼可知，信乎其非凡民矣。盖愚民无知，不遇神仙则已，如或遇之，必试以幻妄不经之事，及休咎祸福之征，能则真，而不则诧为伪矣，其利民济物之实际不与焉。乌知所贵乎神仙者，以其能度世耳。度世云何？救人于患难之中也。仁者救人，非出金钱不可，钟离点铁，止为此耳，岂欲自谋金穴哉？今修龄能以赤手而致巨万金钱，即是点金神术，能以一手而拯巨万生灵，即为度世奇功，非二眉先生指授之力，能若是哉？

予读先生与修龄书，勉为此事，其略曰："吾师弟子生逢此日，宜乎在在现身，人人汲引，免其沉沦苦海，庶不愧乎生于此日。贵地诸公，现身活佛，浙中受益良多。虽居位者本心救世，尤须多

方鼓舞，其造就生灵，奚啻三千八百已邪?”由此观之，则赎难民妻女一事，盖先生心之而朱子身之者也。若是，则今日当事诸公之不惜俸钱，遐迩士绅之乐输恐后，焉知不有若或使之者在？其若或使之者，即二眉先生点铁成金之一指。不欲以幻术示人，而归功于当道诸公及遐迩士绅之好义者，殆神仙而儒术者哉！吾恨不获旦暮遇之，纪其视听、言动以传于世，则知鲁论与楚论，必有相得益彰者。

龙丘邑宰卢公异政纪略

称功颂德，鄙夫之事也，予向耻而勿为；兹述卢公政略，无乃变其常乎？曰：不然。颂其人于安居无恙之秋则涉于谄，言虽极谀而人终莫之信。其人以他故解任，而万姓遮留不得，能于此时称之颂之，则功乃真功，德为实德，言者无惭，而听者庶几能信矣。因记卢公之三事于左。

卢公讳灿，字孟辉，辽左之海州人，以邑佐起家。因叛氛四起，江东告急，龙丘为闽、浙要津，饷道必经于此，粟米、力役之征，倍于他邑，且四面皆贼，伺军需而计攘夺者，不遗馀力，非盘根错节之才，莫能处此，故当事诸公交章力请而授居此职。公至即练民为兵，以身将之，虽防城原有士卒，公止令防城，出师戡乱，皆自为之。

邑之东郭有桥曰“文昌”，宽数丈，长十倍之。岁乙卯，五月既望，公试武童于演武场，忽报此桥失火，须臾烧梁木殆尽。火不起于民间，而起于贼。盖此桥系金、衢孔道，贼虑王师一至，必由近及远，倚山恃泽之巢穴，难保无虞，去此一桥，则往来不易，可缓须臾之征，亦无聊之极思也。故伏间者于道，乘公有试事，卒

急难救，因风纵火而焚之。兵民甚以为恐，以桥断则路绝，无论师旅之行，不获人人问渡，即四乡贼起，趋避为难，得失非细故也。公谕僚佐及士庶曰："无忧，顷当复之！"众曰："造桥须木，今山林产木之地，尽为贼踞，求尺寸为刀斧之柄而不可得，矧盈千累万之巨木乎？"公曰："难不在木而在匠，当先致其难者。"盖是时黔黎尽窜，百无一存，民不易得，矧工匠乎？因委丞、倅二员，分地觅之，不数日而得百馀人。丞、倅反命曰："难者至矣，请问易者安在？"公笑而不言，但取历书择吉，限日启工。众皆茫然莫知所措，尽拭目以观无米之炊。公忽发令矢，传各营乡兵，随本县入山剿贼。是日鸣金伐鼓，哗噪而前，众又拭目以观擒获之俘。乃俘不见至，而盈千累万之巨木蔽江而下，不知何所从来。公归而询其故，始知为贼在山中就近砍伐，日积月累而聚于一处，拟造木栅而拒王师者；公侦探得实，故于是日声言剿贼，意不在贼而在木也。贼素索畏乡兵，闻风鼠窜，但虑其追，乌知我兵反利于窜乎？于是如期架造，不三日而告成，桥成而民尚未之知也。此其异政之一。

龙丘有地曰涧口，去城六里许，水自南山来，环绕郛郭而后西注。后因春水泛滥，沙土渐崩，所恃为砥柱者，尽归巨壑，南来之水，直泻入河。堪舆家言，谓有关风水不小。阖邑士绅数议修筑而不果，因其工费浩繁，军兴以后，民不堪命，岂能复兴大役乎？丁巳之季夏，民间赛社，适当斯地。建高台而演剧，观者万馀人，以军兴数载，始奏升平，无不欲观太平盛事。公先期备草履一辆，大小如己足，土虆木桩各数千，至期率僚佐、胥役而往。不知者皆谓与民乐，乌知其欲兴大工、动大众于游观嬉笑之地乎？至其地，即大声疾呼以谕众曰："此地之崩，关乎一邑之风水，久拟修筑而未能，虑妨尔民农事也。兹幸无心而聚，又适当斯土，是天假以缘。本县先之以身，望尔民各助一臂！"言讫，即自跣其足，着前所备之草履，跃入急流下木桩。丞、倅继之，胥

隶又继之，赛社聚观之万民，见素所爱戴之神君若此，谁不乐从？举藁运土者，咸以争先为荣，稍后为辱。不半日而功成，与囊沙断流之往事神速无异。自是而水遵故道，仍绕郛郭而后西。此又异政之一。

邑有武衿叶茂桂者，聘余氏女为妇，虽六礼未行，而冰言相订，已数载矣。迨叶父云亡，而女之父母兄弟，皆欲寒盟别嫁。讼于官者三年，官判合而私议离，终莫能决。至是复讯于庭，公谓女父曰："汝女诚不欲字叶，予乌能强？但使汝女一至，观其意之所属，然后判离，未尝不可。"女父初许而终不使至，公怒，迅役召之。至则女无愠色，谕以从一而终之大义，女俯首无言，知为不答之答也。然公已为预治花烛，并庭讯之期，亦是联姻吉日，皆有意而为古押衙也。出冠珥、吉服，俾于公堂合卺，鼓吹而归。此其异政之三。

公之所为，大率类此。若欲为之枚举缕述，非止书者力疲，观者亦愁目眩。即三事以概其馀，古之龚、黄、召、杜，胡能加此？公挂吏议者非他，以漕项钱粮之未征也。其未征者非他，以田土尽为贼踞，欲征而无其民也。噫，抚字心劳，催科计拙，其注"下考"者，不亦宜乎！

附：卢公复任纪略

从来复任之官，有未经解任而即复者，有去任数月而复者，亦有既去经年而始复者。然皆于旧缺未开、新官未补之日，或为当道题留，或因缘事昭雪而然，从未有新官莅任一载、旧令谢事经年，忽遂民间借寇之怀，夺彼予此，而使欢声动山岳者。有之，自卢公始。

公之见格于朝也，以漕粮未征故。彼时八闽既叛，依草附木

之辈无地无之，县治以内为民，其馀则皆贼矣。公竭力抚绥，但能化贼为民，不能尽民而赋也。且良民失业已久，田地山场，尽为贼踞，将执贼而使输粮乎？抑遍招失业之民，使先赔国课，而后使复故土也？漕台司漕，惟漕是问，此项既缺，焉得不操白简从事？然浙省之制、抚二公，则知之深而筹之熟矣，遂交章题留，遂蒙俞允。此所以新者去而旧者复来，铜符墨绶，若于梦中失去，醒复得之，原未尝暂离我者。

予向纪公异政，谬谓公果去官，公道未彰于上。以草野之笔舌先之，而不意其复有今日也，故补述数言于后。

西湖盗鱼人自塞盗源纪略

西湖非他，宋之放生池也。今日所谓放生池，较之当年，仅一勺水耳。天禧中，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，祝延圣寿，禁民捕采。迨元，废而不治，任民规窃。明初亦莫之禁，且设额税，渔人佃之。万历中，缙绅、士庶合请于当道诸公，始就湖心寺前后左右，绕潭筑埂，环插水柳，为湖中之湖，即今日之放生池也。游泳其中者，昔喜寿域之宽，今悲生命之促矣。然犹赖邑宰禁饬之严，寺僧防守之密，始可无虞。而扼要之策，则在勤修堤埂；一有渗漏，即为盗者所乘。是以陈定庵封君、顾且庵直指、严柱峰侍御，及朱胆生、郑乘文文学，皆预储工费，有缺即补。乃今数年以来，朝塞暮穿，难以越宿，女娲不能见其长，公输无所施其巧。开士东也，控于明府梁公，求察所以不坚之故，公听而不断，姑以高阁置之。

一日，渔户以浮网事控。浮网者，罾之至小而浮于水面者也，跨以细竹，一手可提。往时不禁，以其所取者，不过虾、蚌、螺蛳之属，不及巨鳞，是以听其罗取；然旦设夕收，耳目昭然，无

所施其诡秘。今则绵昼夜不辍，湖中鲫、鲤，日渐消磨，疑其有绝流而渔之术，故讼以诘之。被控者数十人，罗伏于前，公执首事者严讯，始知其术无他，但能取鱼中孕妇耳。春夏之交，鱼将散子，遇蕴草即投，以子散于其上，犹孕妇将产，预投寝蓐之间也。置蕴草于浮网之上，鱼见即归，是以不劳而获，子母偕亡，于是乎无噍类矣。公治以严法，永杜将来，浮网病鱼之患，赖是以绝。

然公之厘弊，又不止此也。斯狱既终，民将散去，公止之曰："别有一案，虽与若辈无涉，而若辈必知其情。掘放生之堤埂使穿者，必有其人，或同一盗鱼而各分其类，未可知也。其直言无隐!"众皆畏法不敢讳，指一人曰："彼实倡之，别有和者，我辈皆不与谋。"公执其人讯曰："埂穿鱼出，散入大湖，湖水洋洋，岂能尽为汝得?"其人曰："有火攻法在。虽有吞舟，莫能漏网。"公听而忘倦，使畅言之。盖鱼性避暗投光，犹蟹之望灯而赴。穴穿此埂，每夕以灯火诱之，设网于所穿之洞口，有弗出，出则未有不获者。公大笑而后痛惩之，且令供出同事之人，俟案定而并绳以法。

令下而诸盗胆丧，向开士东也乞怜。因其向以穿堤事控，始事者不坚质，当事亦或不深求，谅东也慈悲，必不欲因鱼而视人之死，故往求之。东也果然，不愿终讼，商之于予及郑子乘文。我两人共为东也画一策曰："当事既烛其奸，岂肯轻纵?诸盗果能悔祸，盍使修堤筑埂?自彼坏之，自彼完之，工竣而后求宽，或可姑开一面。"东也转述此语，诸盗乐从，不三日而告成，转前加固。予偕郑子诣公，公曰："正欲如是，君得我心之同然。但善后之策，全赖是举，此后堤穿，仍彼之罪，即用若辈作韦驮护持佛法可耳。"因判牍尾以立案。

公讳允植，字承笃，别号治湄，真定人也。令浙七载，政不胜书，即此一事，亦具三异：僧们之以穿堤控也，有其事而无其人，公置而不问，忽于他案得之，异一；治末俗者，捕盗为难，塞

盗源更不易，公能以盗捕盗，又以盗塞盗源，合《中庸》执柯伐柯之良法，异二；盗鱼，恶事也；修堤，善行也。公不专恃严法而恃德威，驱天下至恶之人而归于善，异三。视此一端，其馀善政皆可不言而喻，当今循吏，有出其右者哉！无怪乎在上位者，交章累牍而荐于朝也！

解

耐病解

予自春王正月，由秣陵移家家武林，经理维艰，遂以忧劳成疾。药攻不克，几登夜台。至春杪夏初，微有起色，旋以下楼失足，猛然一蹶，筋骨皆伤，濒于死者复两阅月。夏仲小愈，送豚子就试婺州，又以冒暑受伤，舆疾而返。始而痢，继而疟，继而疟、痢并作，加以嗽、喘、怔忡诸馀症。斯时也，即使家坐十医，口尝百药，尚虑攻此失彼，犹万弩当前，非重铠倍甲所能御矣。

维时家厄陈、蔡，贳米贷薪之不暇，尚能召巫咸、觅芝术哉！惟有坐待罗刹之至，静观蹣跚之形而已。讵料不然。春初之疾，药用金石贵者，攻之不愈；夏初之疾，药用草木贱者，攻之亦不愈。追后贵贱皆无，药以勿药，不期月而霍然起矣。且善饭健步，过于畴昔。始知病犹虎也，虎逢人即食，惟见不畏己者即舍之；病犹鬼也，鬼遇物即祟，惟见不信左道者即去之。病无所不奈何，惟不能奈何穷人，穷人之为力大矣哉！古云“病不服药，常得中医”，予曰非特中医，直医国手耳！

是岁之九月，偶适吴兴，归安何紫雯使君作《耐病述》一篇示予。谓夏秋之交，以忧旱祷雨，积痨成疟，五内如焚，非多饮清泉弗解。又复抱疴理簿书、清狱讼，日无宁晷。医者危之，劝以忌饮水，节劳静摄，多服参、苓，始克有济。时参值数倍于今，

使君贫莫能致，匪特不从医谏，且若有意愎之。如是者弥月，而疟忽愈。因作是篇志喜，内多疑词；不药自愈，其理莫能解也。予三复而美其文，因其不解，述所解解之。

然予之疾与使君之疾，不可同年语也。予之疾起于忧一家、劳一身，使君则忧庶民之忧，劳军国之劳。孟氏云："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"毛诗云："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。"是使君之疾，自弗药而天药之，已弗祷而民祷之。疟即能奈一人何，其能奈万民何？即能奈万民何，其能奈天何哉！此所以药不瞑眩而疾自瘳，灾未祓除而祥已至也。使君又何疑焉！

书

与王汤谷直指

昨方伯公口传德意，谓明公好贤之切，不减《缁衣》；只以乌府森严，未便揖客。即日按临东越，订渔拜晤于舟中。此礼贤异格也，渔何人斯，亦获蒙此？方伯公又虑随从诸员役，不知渔为应召而来也，或摈斥不传，有妨德意，乃为预饬司阍，使识贱面，以便将命。此非仰体明公吐握之诚，何以周恤乃尔，荣籍又当何似！

渔于是日即怀短刺，候节钺于山阴道中，乃前旌初发之际，日方亭午，及至驾抵西兴，则薄暮矣。窃见两郡士民，蜂屯蚁集，皆拭目以瞻风采；即道府县令诸官，亦且屏息道旁，不敢擅投一揭。渔倘于此时刻意求荣，罔顾忌讳，卤莽谒见于官吏士民之前，不几大骇观瞻，而为直指威严之累乎？若欲迟迟以待，俟官吏散去而始拜觐，必须星明月上之时。昏暮谒乌台，其骇观瞻尤甚，均非所以爱知己也。是以怀刺而返，不复求见，宁受方命之罪，不干越礼之嫌。明公或有以谅之。

总之，明公之欲委曲赐见者，乃怜才好士之高风；而鲰生之不敢孟浪求见者，乃逾垣凿坏之遗意。两说不妨并存，俟明公旋旌之日，修此缺典，未为迟也。

兹恐明公待渔不至，不罪渔而罪将命之吏，故特布此以闻。

与卫澹足直指

武林、白下，两获追随，非系夙缘，即由天幸，不然，何相遇之频也！客岁浪游不返，未及候送台旌，反拜种种什物之赐。凭几据床，即怀明德，何日能忘！蒙授某某二函，至今犹存敝簏，只以俗冗牵制，心欲去而足不前。然明公荐贤之念，则已尽矣，岂必身受隆惠，始德曹丘哉？谨什袭藏之，俟他日面缴。

渔别后复游湖上，得受知于王汤谷先生。非有半面之缘，一函之绍，只以雕虫末刻，流渎见闻，谬厕神交之列，遂蒙特达之知。每见当途贵游，辄道李生不去口。然渔亦颇知自爱，执经问字而外，未尝以一字仰干。故年来知遇虽多，食贫尚如故也。此等遇合，得非爱我者所乐闻乎？

近阅邸抄，知明公特膺简命，来按并州，喜而不寐者数夕。然以他人处此，未免以德星返照，辄蒙邀福之心，而渔则未敢有此。何也？向辱明公式闾数四，推食再三，江宁之人，无不窃见；今闻授绨袍而去者，复乘骢马而来，同社诸君，谁不为渔作《送穷文》者？虽渔谨饬有素，最恶招摇，杜门扫轨，不与外事，其如他人入之不信何！稍涉瓜李之嫌，即妨神明之誉，非所以报知己也。是以于闻报之日，即萌回避之思；乘绣斧未入之先，携妻挈女，远别金陵，仍作西湖之寓客。行行且止，避骢马御史，此知几守分之事也，请以故人先之。

兹以汤谷先生还朝之便，敬附一函，稍申燕贺，他无所恳。临莅方新，政繁事剧，愿为苍生爱护，以副颂祷。不宣。

与张华平太史

明公屈太史之尊，访布衣之贱；且在初出棘闱，一客未揖之时，使道路惊传。渔以他事入城，未及倒屣；晚归晤张蓼匪先生，传述明公怜恤至意，真不啻口。渔闻之，唏吁叹息，几于泣下数行。才获登龙，即蒙殊眷，使得常侍左右，其为嘘植匡扶，又当何似？必不使迂拙书生，落魄遂至此耳！所恨识韩最晚，判袂甚速。满口衷言，无由一吐，惟有神驰心告而已。

嗟乎李子数奇，遇知己于临别之际；犹之王嫱命薄，识明君于遣嫁之时。白面红颜，千古一辙，兴言及此，感慨何如！

与龚芝麓大宗伯

上腊走使燕京，借新刻以候新祉，人归展读报章，兼拜琼瑶之赐。虚往实归，不独文字之受益为然矣；更可喜者，闻购市隐园，预为太傅鏖棋之所，与予小子衡门咫尺，使得曳杖追随，甚盛事也。而渔之所幸，不独在庑下佣舂，可时受皋伯通照拂；且以生平锢疾，注在烟霞竹石间。尝语人曰：庙堂智虑，百无一能；泉石经纶，则绰有馀裕。惜乎不得自展，而人又不能用之。他年赍志以没，俾造物虚生此人，亦古今一大恨事！故不得已而著为《闲情偶寄》一书，托之空言，稍舒蓄积。兹闻裴公将辟绿野，去隐人薖轴不数武而遥。公输在旁，徒使袖手而观匠作，大非人情，矧出知人善任之主人翁乎！是向托空言者，今可见之实事。天生一人，必备一人之用，讵知六十馀年，到处不遇之老叟，竟为龚芝麓先生一人而设乎？是可幸也。

绝句四首，情见乎词，寄上我公，未有不发千里一笑者。更有近体二律，赋志远怀，词虽不工，然“真切”二子，或蒙见许。

渔终年托钵，所遇皆穷，惟西秦一游，差强人意。八闽次之；外此则皆往吸清风、归餐明月而已。乃今食指如蚕，耗孔类鼠；来声涓滴，去势汪洋。向因少不宜男，致使齐人有妾；孰意老偏多嗣，翻令伯道憎儿。儿牧犊而无妻，自愧其为父矣；女卖犬而始嫁，腆颜独在亲乎？日来东奔西驰，绝无善状，不得已而思及天上故人。然所望于故人者，绝不在“绨袍”二字。以朝野共推第一、文行合擅无双之合肥先生，欲手援一士，俾免饥寒，不过吐鸡舌香数口向人说项，便足了其生平。况此手援之一士，又为人所欲见，不甚弃之如遗者哉！昨岁人归，发都门诸回札，自老先生而外，不下数十函，均有怨水尤山，阻入来辙之意。是知笠翁也者：习久则生厌，而不见即可思之人也，今拟由楚入晋，自晋徂燕，一觐芝眉，并谒金台诸夙好，所恃为登高之呼者，则在老先生一人。渔于都门，必不久留，多则三月，习久复生厌矣。项斯未至，先说其来；吕安既临，即筹其去。皆所望于北道主人者也。

与陈学山少宰

客腊伻归，拜聆翰教。再捧阳春白雪之篇，把金盏瑶觥之赐，且饮且读，顿使深仁厚泽，沁入肝脾。唐人诗云：“及至登枢要，何曾问布衣。”由此观之，是世情反浇于昔，古道独厚于今，此国运世风之大庆，非独一人私幸而已也。改岁后，未询鸿禧，然而丕绩愈著，台望日隆，则悉于南来诸缙绅之口。不次好音，当接踵而至，黑头宰相之号，但恐捉鼻不免耳！

前驰小力入都，凡属素交，悉投以札，归时亦各有报章。词

采绚烂者有之，情意恳切者亦有之，求其一字不肤，言言沁骨，誉虽过情，而仍存本来面目于一线，使受之者愧而不以为欺，则惟有台札一函而已。前幅云："计迩来当别开词峡，驱使五丁，必不以旧凿山川供人陟览。"此为未睹新刻而言。末幅云："境辟而愈奇，事纤而悉雅，较之镂空绘影，更进一筹；但惜宝不自珍，鸡林广布，不得使某私为论衡。"此为既睹《闲情偶寄》而言。噫！李子一生著书千卷，苟非妒妇之口，无不嗜以为痂。有能以数语括其生平，使前后灾梨之书，不能遁形于数十字之外，如陈学山先生者乎！一人知己，死可无憾。渔朝闻是言，夕死可矣！昔人有言，士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。渔今获遇知己，请以胸中块垒，稍倾百一。不敢以他事求伸，但望于人前说项时，谓天生笠翁，不应使其困厄至此，各为叹息数声，即我扬眉吐气之日也。他何敢望于一人哉！

渔自解觅梨枣以来，谬以作者自许。鸿文大篇，非吾敢道；若诗歌词曲以及稗官野史，则实有微长。不效美妇一颦，不拾名流一唾，当世耳目，为我一新。使数十年来，无一湖上笠翁，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，增多少瞌睡？以谈笑功臣、编摩志士，而使饥不得食，寒无可衣，是笠翁之才可悯也！

一艺即可成名，农圃负贩之流，皆能食力。古人以技能自显，见重于当世贤豪，遂致免于贫贱者，实繁有徒，未遑仆数；即今耳目之前，有以博弈声歌、蹴踘说书等技，遨游缙绅之门，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。渔之识字知书，操觚染翰，且不具论，即以雕虫小技目之，《闲情偶寄》一书，略征其概，不特工巧犹人，且能自我作古。乃今百技百穷，家无担石，犹向一技自鸣者贷米而炊、质钱以使，是笠翁之技可悯也！

夫有才有技而不能见知于人，反为当世所摈者，古今来间亦有之，以其为人叵测，胸伏甲兵，不则见事风生，工于影射；不则据陇望蜀，诛求无已。是皆自绝绝人之道，虽有可用，谁其即

之？渔则未尝有此，自乳发未燥，即游大人之门，今且老矣，满朝朱紫，半是垂青顾盼之人，其中亦有仕吴仕越，往来一二十年，知其颇能自爱者。试问下交笠翁之人，曾受三者之累否？以可亲可近而无可厌倦之人，饥死牖下；我不乞怜于人，而人亦卒无怜之者。是笠翁之可悯，又不止才技两端而已也！

嗟乎！笠翁但不死耳，如其既死，必有怜才叹息之人，以生不同时为恨者。此等知己，吾能必之于他年，求之此日正不易得。昨见惠我之书，有"努力加餐"、"为才自爱"二语，不觉感恩流涕，故不避疏狂，放言至此。

此书作于汉阳，近蒙太原郡守周计百折柬来邀，拟即自楚之晋。晋距燕都不远，复拟扬鞭北上，一候近祉，兼与一切旧交再谋一面。然所恃为北道主人者，则于老先生首屈一指，幸预筹善策以待之。

与纪伯紫

客冬小伻自燕归，拜领翰教，温言满纸，寒威为之大戢，挟纩不足喻也。再读芝翁大札，词意缱绻，忘分之私，跃出纸背。非缪公之侧有人，片刺且不望答，何有于此？感颂感颂！

书来后，又经改岁，阖门福履，知倍寻常。弟迩来食指愈繁，生计愈促。俗以"三月卖新丝，五月粜新谷"为剜肉医疮之喻，自我视之，殊觉不伦。丝虽未成，有蚕在手；谷虽未熟，有禾在亩。移彼救此，止争早晏，何穷之有？若我辈朝朝卖丝，时时粜谷，而讯其蚕禾所出，则均在无何有之乡，此诚心头肉也。偶一傥来，则此肉为之稍补；如其不至，则糜烂之地，日宽一日，心与俱腐，何肉血之足问哉！伯紫近居辇毂下，授餐者多，又为近水楼台，邻朱必赤，然前此数年，亦尝备历此苦。今发是函，未有不颔李生

之言，以为得贫中三昧者。

今岁托钵于楚，凡数阅月，为饥驱而来者，复为饥驱而去。行将有事于太原，以太原主人周计百，系弟实实文章知己，非寄耳目于人者。其寄弟一书，文与情俱堪不朽，附录一通寄览。以文章征遇合，或不致困顿如前也。

芝翁乔梓，各有俚句奉怀，录于拙制洒墨笺上，乞分致之。笺柬之制，日来愈繁，以敝友携带为艰，不敢多附，每种一幅，乞传示诸公，以博轰然一笑。弟入都门，则将载此为贽，凡我素交，皆不妨预制佳篇，以俟挥洒。

前恳《一家言》序，芝翁欲得全本一观，然后属草。以弟种种著作，皆经寓目，惟诗文未经多睹耳。兹因他作前后付梓，惟近体诗及绝句尚未灾木，先录二册寄上。乞宾主二人细细校阅，可删者删之，不则赐以佳评，藉光不朽。文亦录数纸呈上。笠翁丑态，尽于此矣！塞玄晏之门，而使不果践诺者，其是物乎？慨然与否，尽在作者，弟则不敢再措一词矣！

与赵声伯文学

弟之移家秣陵也，只因拙刻作祟，翻板者多，故违安土重迁之戒，以作移民就食之图。不意新刻甫出，吴门贪贾，即萌觊觎之心。幸弟风闻最早，力恳苏松道孙公，出示禁止，始寝其谋。乃吴门之议才熄，而家报倏至，谓杭人翻刻已竣，指日有新书出贸矣。弟以他事滞金阊，不获亲往问罪，只命小婿谒当事，求正厥辜。虽蒙稍惩贪恶，现在追板，尚未知后局何如？噫！蝇头之利几何，而此辈趋之若鹜。似此东荡西除，南征北讨，何年是寝戈晏甲时？弟方噬脐无及，而台翁尚作临渊之羡邪？闻入秋以来，举家善病，回生之力，全藉刀圭。先此鸣谢，尚容归时泥首。

复沈泽民太亲翁

锦翰下颁，适有他客在座，未遑裁复。客去之后，又值豚儿病剧，医卜纷来，应酬不宁，及今始能握管，负罪负罪！

台谕谆谆，总以令孙学业为念。祖孙之关痛痒，较父子更切，而今而后，不复以无父失教为忧矣。晤三亲翁时，曾以择师会文为嘱。亲翁所云，亦如尊旨，某某之外，皆不蒙许可，严慎可知。一有定期，当不惜以麈尾策其后。

豚犬病魔，近虽稍却；然为邓伯道之子，恐难必其无后虞耳！

佳莲种种，适符所好，悉如台教植之。所虑君子之花，不屑娱小人之目，但得青钱贴水，翠盖摇风，点缀坳堂足矣，不敢望其尽花也。

寄谢贾胶侯大中丞

晚渔一介庸儒，寡才鲜识，自分老死牖下，不望见知于当代名公卿矣。讵意明公谬耳虚声，不缘介绍，特授弓旌于数千里之外，使得应聘入秦，馆诸别宫，谬称上客。又复遍谕属僚，交相拂拭，饥则齐推，寒则并解，食五侯之鲭而衣千狐之腋者，凡四阅月。渔何人，而获蒙此异数哉？亦大幸矣！拜别逾时，未陈谢悃，总以朝东夕西，身无定在。兹幸税驾甘泉，始克寻鸿觅鲤，一致感私。近遇西来之口，备言近履亨嘉，与时并懋；新公相得甚欢，督抚同心。此地方之福，三秦黎庶，可比户而封矣。

渔止皋兰弥月，随走甘山。地主情殷，不忍遽尔言别，非夏杪秋初，不能旋辔。归时直走泾阳，不复迂道奉谢，以混起居，只

遣奴子叩首而已。先此告罪。不尽。

寄谢刘耀薇大中丞

拜别西驰，沿途揽胜，觉十五国员幅之大，未有过于三秦；而三秦畛域之宽，又未有过于明公所辖之境者。仁风布燠，塞草回青，弦诵扬徽，胡笳止奏。不意边境之宁贴，遂至此也。而今而后，始知明公恩威之所暨矣。

渔自抵甘泉，为大将军揖客，肆扪虱之迂谈，耸嗜痂之偏听。主人不以为狂，客亦自忘其谬。投辖情殷，未忍遽而言别。鞭梢东指，再诣化疆，知在金风告劲以前，赤帝敛威之候。兹托邮筒之便，一候起居。

家报邮入都门，再倩都人转寄，诚极便事，但非重以尊严之命，恐致浮沉。他书可失，家信不可失也。

与太仓州守陈麓屏

判袂以来，倏尔七更寒燠；金玉之爱，无顷不挂肺肝。阳城虽远，亦在六合以内，其不萌访戴之思者，以老道翁气谊如云，贫交远至，岂能恝然？安邑猪肝，非爱人以德者所宜食也。近得乔迁之耗，虽庆德星伊迩，亦不敢遽造化封。何也？三吴孔道，游辙颇多，无数旧交，悉以弟为瞻视。弟不能仰体故人，且为作俑，于心安乎？

昨遇张无竞掌科于吴门，谓老道翁每一把晤，必讯弟起居，且述交情不去口。以迹求之，是老道翁念弟不忘，而弟反置故人于度外矣。是用敬走一价，仰贺新吉，附以拙刻种种，希赐郢斤。

老道翁立德、立功，为吾乡第一流人；弟虽不敏，亦窃附立言之义。虽云三不朽之相去初不甚远，然以世俗之见论之，则一在九天，一在重渊，不可同年而语矣。

与魏贞庵相国

剞劂氏刘某，江南名手也。从事敝斋有年，拙刻如林，多出其手。兹来燕都售技，公卿大夫鲜有识之者，敢恃爱进之阁下，乞捡大集一二种试之。如果异寻常，则望收之左右，以听指使，亦药笼必需之溲渤也。大约都门生理，尽为捷足者所踞，而技之工拙不与焉。此工手有微长，而足不甚捷，故事事落人后耳。

复陈大司成

征诗文启，勉遵来命，敬增数语，兼易六七字。然皆索瘢西子之面，着粪如来之顶，无益本来，徒自增其罪过，惟听材择可耳。以渔视之，即使补缀有当，终不若仍旧贯之为一气呵成。

昨饱精凿，归时复骋骅骝，并此云谢。

与 张 仲 选

蒙索家报，转倩贵友，以贵友先足下而行也。深荷分忧至谊，但见此兄作事，常有有始无卒者。殷洪乔何人，而敢以万金托乎？宁迟之以俟荣发。“担迟不担错”一语，虽是里俗常谈，然非折肱之医，不能道也。

之一　与林安国三札

敝寓屋小面西，别后即逢虐暑，日坐火山汤海中。自主人以及臧获，总无一人不善病者，以是未及过从，且疏音候。兹喜立秋届期，自此以往，或可日焉数过，以补从前未逮。

贵东翁七夕之约不敢辞，亦不敢许以必赴。乞以暑退之疾徐，卜人来之果否；不似天河对岸之人，至期必渡，不以风雨晦明为间也。预托西宾，代陈此意。

之二　谢赐席

若非肴核见遗，几不知今夕何夕。山中无历，我辈之常，不意来都门烦燠之地，亦复如是。

贵东翁议招，老东翁议馈，均是曲体人情。然邀之为惠，止及一身，寓中多人，未免枵腹以俟，不若馈之为利溥也。请博一笑。

之　　三

前者避暑之招，极欲趋赴。但因中暑抱疴，方幸小愈，若更往返骄阳之下，是避暑而得暑也。微与身命有关，故方长者之命，未审贵东翁能见谅否？

日来稍刈愁烦，以得家报，知生一子。非以得子为幸，以不生女为至幸也。多男多累，古尝言之，若生女于垂毙之年，身后

之累，当有什百于此者。

与张其山

盛暑灼人，易致河鱼之疾，非刻刻慎餐不可。然伏天稍泄，秋后无虞，仁兄此恙，可谓损益相半者也。人参偶乏，俟乞诸邻；川黄连尽多，不妨取之如寄。大率苦人能藏苦物，稍近甘甜者，则过而不留，想亦物从其类故耳。

与某公

此剧上半已完，可先付之优孟。自今日始，又为下场头矣，月杪必竣，竣后即行。观场盛举，恐不能与。演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，不必实甫、则诚在座；譬之杜康造酒，未必自谙酒味，孰清孰浊，某圣某贤，反不若刘伶、阮籍辈之能咀而善辨也。且虑周郎满座，十目相顾，咎有所归，不若匿形藏拙之为愈耳。

与倪涵谷孝廉 借澡盆

日来西客罕至，骡贵如麟，昨晚始到数骑，增价雇就，廿三日果于行矣。

弟入都半载，尘垢满身，未经一浴，无其具也。北人都不办此，且谓多浴耗神。不审此地诸公得此养生妙诀，果能与彭、篯比算否？老年翁以南人居北，必能辟此迂风，如有其具，幸为一假。瓷盆寓中尽有，但恐浴至好处，忽然瓦解，吃惊致病，则耗

神之说验矣！将为北地诸公所笑，故必求其木者。

复曹顾庵太史

客中赆客，前此未闻，老先生破例行之，亦是一篇开创文字。却之非止不恭，且失作者命意所在，拜之可也。

尺牍新稿，立候见颁，稍缓则不及候。若俟邮筒缄寄，必落洪乔之手，司选者不得借光，反为波臣所有，则奈何？

与杜于皇

来牍九首，拙选已登其八。惟复何元方一札，过于抹倒时人，未免犯忌，故逸之。弟不录他人所作，或有厌倦之心，独于于皇不然，盖为藏巧，非藏拙也。新刻《巧团圆》一册附政。为人藏巧而巧不自藏，于皇得此，又将发难端矣。先为道破，或能免此。

与杜子濂公祖

一词二律，妙绝古今。明知夷光之颦，必不可效；而故作捧心之举者，恐虚倡始之心也。先次《满江红》一阕呈政，馀俟与席诸贤同声相和，亦附骥尾。万一诸公尽为《阳春》搁笔，渔亦借口藏拙，不敢复作东家施矣。

答陈蕊仙

楮尾一言，用志秉彝之好，于高贤何补？辱谢，殊增颜甲。当今津要荐函犹不足恃，况出披蓑戴笠者乎？

《风筝误》行笥偶乏，无以应命。此曲浪播人间几二十载，其刻本无地无之，台翁索此为贽，岂欲售白豕于河东耶？

复俞贞庵

集以序传者，《三都》而后不再见；近世弁语，悉借书籍以传。拙笔之序名稿，尚恐书留千载，序仅一时。譬之如来金身，千古不坏；佛头尘秽，风过即消。求附不朽而不可得，敢如来谕所称？不虞之誉，徒滋厚愧。

与梁石渠

茶味极佳，而台翰黜之以为最劣，或止观色相，而未咀尝其味邪？岂不闻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？今令仍送少许，可觅佳泉试之，有不两腋风生者，请罚曹丘生以金谷酒数。

又

未试而见其劣，已试亦不觉其佳，是此物与足下始终无缘，其

不幸若此！虽然，足下酒人也，第知酒味而已矣，想陆羽《茶经》未尝寓目，何怪乎苍素不分？弟非左袒贾人，而敢于唐突知己，因见茗奴抱屈，不得不为白之。设有谓兰陵美酒，其价不值半文者，足下能三缄其口，不为一作不平鸣乎？

柬同学

吾兄自苕川归，以管城遗芝老，而以其馀及弟，可谓能均其惠矣！但我两人合而试之，不无精粗美恶之别。仰揣尊意，非有厚薄于者间，不过为芝老工书，故择其尤者以赠，弟仅涂鸦而已，即有好者，将安用之？独不思古语云："能书不择笔"。芝老能书，尽可不择；如弟者，正当择笔而授之人也。谨作相如，奉归赵璧。

与沈亮臣

自来说贫者盈篇累牍，总不出"饥寒"二字。余谓贫士之苦，有十倍饥寒者，逋累是也。忍十日之饥寒，不足缓追呼于片刻；倘以缓十日追呼者，而自疗饥寒，非但弗死，即以之鼓腹击壤而有馀矣。尧天舜日之下，安得复有贫士哉？闻足下日来亦苦于此，故以同病之呻吟告，总不知药我辈者为何人也！

复王左车

营债之不宜借，犹乌喙之不可救饥，针毡之不可御寒。弟尝以此戒人，不谓今日自蹈其辙。始知身未极贫，而劝人以忍饥耐

寒勿称贷者，皆隔靴之搔、隔膜之视，徒足益人痛痒。然不借营债，究竟不知借债之苦，正须略尝其味。客岁以播迁之故，贷武人一二百金，追呼之虐，过罗刹百倍。日来已偿其半，可谓一半是人，一半是鬼。此番出游，只求偿尽孽逋，免登鬼箓，无他愿也。来翰云彼以我为避债去，孰知正为偿债去乎！

与顾硕甫

砚无美恶，发墨者佳，所贵乎端溪者，以其能发墨也。若徒有端溪之名，而无发墨之实，是西子而石女、潘安而寺人矣。名号虽美，将安用之？弟笔耕为业，拟购佳砚代南亩，顷得石田而不可耕，是真石田矣！烦兄缓颊，令此君易以佳者；果能发墨，即不端溪亦可。价之低昂，自可弗论，弟虽无白镪，犹有青编，持书易砚，犹之抱布贸丝。即令发来，当出藏烟以试。

答　　友

此公之重足下，十倍于弟，奈何足下往谒，而索鄙言为介乎？即云往系神交，未经谋面，盍以尊刻先之，开卷自能倒屣；从来真正知己，皆从特达中来，未闻子期之遇伯牙、管仲之交鲍叔，而有人介绍乎其间也。弟非吝此八行，虑其以轻弟者轻足下，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

答 周 子

弟虽贫甚贱甚，然枉尺直寻之事，断不敢为。与其晓曳长裾于今日，何必逾垣凿坏于当年！且使居者先谒行者，是渊明令彭泽时事，非开三径、种五柳时事也。且此公之欲见贫士，岂以其能折节事贵人乎？有缘无缘，听之而已。

复朱建三

闵茶佳绝，自用、赠人，无所不可。弟欲贳彼数斤，俟归来偿值，但恐主人筹事大熟，不肯以两腋清风，易我满船明月，则奈何？求缓颊之。

复胡彦远

近子云之亭而不一问字，鹿鹿阮途，俗可知已。二拙刻如命送上，但须有以教我，且直示之。勿仅作皮里春秋，令弟于褒中索贬可也。

柬沧园主人

夜来耳热，得非二三恶少，又与丽人交讪我乎？弟之见怒于恶少，以前所撰拙剧，其间刻画花面情形，酷肖此辈，后来尽遭

惨戮，故生狐兔之悲是已。丽人于弟，则无德无怨，奈何不察本末，亦复从而和之。岂怪弟种种杂剧，不一借重芳名，故预发娇嗔，为将来刻画地乎？果尔，当俟复有所撰，不惜铅华二笔，举以赠之。既以宝剑授烈士，即当以红粉赠佳人。是弟自留缺陷，无怪女娲氏之切切求补也。

但有可商者，李亚仙既填花面，则今日之为郑元和者，亦不得不屈在净丑之间。是当预告足下，勿罪弟之唐突可耳！戏作打油数篇，乞代呈妆次，以博倾城一笑。

与吴梅村太史

揽胜名园，身去魂留者累日。老先生以方壶、蓬岛缩置几案前，日与仙眷遨游，与拔宅飞升者何异！无怪乎系恋东山，置海内苍生于不顾也。

过扰芳鲜，迄今犹芬齿颊。归装已束，刻日解维。所求玄晏，知已脱稿，拜惠正在此时，至于尺牍新篇，尤望倾庋倒箧。老先生诗文大刻，业已充塞宇内，人所欲读未能者，仅有此耳。渔不敏，敢乞灵娲皇，为世人补此缺陷。

与 密 友

昨尊伻至舍，借考砚、果囊诸物，为公即应试吉需，荆妇辈希冀分荣，故乐得而与。然弟独吝之，何也？童子观场，如驹之试蹄、雏之演翮，必俟趾坚毛足，始可令其出厩离巢，保无坠蹶之患。盖幼稚不同于大人，全要养其锐气。干将、镆铘一试辄利，斯无往不利矣；驹雏试力，稍有坠蹶，则自此以往，反以坠蹶为

常，凌空致远为幸矣。弟观公郎，英敏不凡，的是凌空致远之器；然而察毛辨趾，犹恐未坚未足，需之一二年，则未可量矣。不飞不鸣，正在此时。请以弟今日之言，为冲天惊人之券。

复王阮亭司李

渔之希冀名篇，始于乍耳雷名之日。向以南辕北辙，订好无期久矣虚此良愿，不谓今日识荆州，果封万户侯也。尊稿四册俱领到，容以薇露盥手而读之。然开缄才览数行，便益人神智几许矣。

与方坦庵宫詹

传食诸侯，大贤长者之事，渔何人斯，而窃附从者，亦分鼎肉之惠邪？却则不恭，惟有饱德而已。今日乘当事丈量公出，趋归一视病儿；不出数日，复怀奇字叩阮亭矣。

所恳法书，幸先时倚马，勿俟笼鹅者至。

柬丛木虚

旅人孤寂，乐得知己过谈。诸兄既肯惠临，何却之有？谚云“添客不杀鸡”，况又无鸡可杀，不过益箸增杯而已。但乞于午刻偕来，愈早愈便，高谈挥麈，且为片刻晋人。弟昏黄即赴显者之招，恐不知麈尾为何物矣。

与赵介山

太守已经面别，廿四日果于行矣。姑绒幸为急售，今日之价可谓极贬，自此以往，不复有此贱物。幸语诸公，得尺王之尺，得寸王之寸也。

复唐君宗

日来困于酒食，闻腥即呕；至饮量不胜蕉叶，久为西园竹林诸贤所鄙，又海内所共闻者。先生官类广文，户堪罗雀，万勿以有数俸钱，付之虚掷。园蔬二簋，醇醪一升，足资半日清谈，为乐夥矣！茗则不妨多设，卢仝之数不足限也。

复高彦侣观察

名既不足重，诗又不能佳，所恃以免咎者，或借笔墨之工，稍掩文字之拙；乃涂鸦又复如是，一举而三恶备焉。此亦绫笺太佳，稍犯冥忌，故有此厄，非尽珥笔者之罪也。一噱！

复王左车

往时乘舆，较徒步为逸，昨独反之，以有快友谈心，故举足即至，且不觉其寒。归来独坐肩舆，更冒疾风，天之寒也、地之

远也，皆较去时加倍。始信“安步当车”与“对良友，如坐春风中”，均非欺人语也。

小艇今晨始至。初怪舟子爽约，及见苦雨忽晴，半肩行李，可免拖泥带水之厄，功过似可相准，无劳使者过督。

弟一生酸状，与醋相宜，故有乞邻之举。乃蒙慨赐，而又伴之以蜜，是欲变醯鸡为花下之蜂，殆炉锤我耶！至引首雪图之赠，又使人坐多宝船矣。不胜其谢！

粤游家报

之　一

离家后记起一事。靠东一带墙垣，单薄之甚，此穿窬捷径也；又兼奴辈善睡，欲其为司夜之犬难矣。为今之计，欲尽立木栅，则数间之屋，非十馀金之费不能。米盐莫支，何从办此？不若以生平所著之书之印板，连架移入其地，使之贴墙，可抵一层夹壁，贼遇此物，无不远之若浼。以书籍梨枣等物，皆致贫之具，出门求财者，以不见为祥；且蓄此之家，其无厚积可知，与藏布帛菽粟者反之。见信即移，勿俟来日。

之　二

正拟开帆，而石尤即至，阻江干者两昼一夜，想闻之矣。儿女子辈极善怨尤，又每以事前所遇为得失之兆。汝等得无致憾彼

苍，谓阻舟之风，去击荐福之雷不远乎？予亦以此卜之，反云最吉。顺始者逆终，进锐者退速，此理与数之断断不易者。一事有一事之始终，一行有一行之进退。此番出门之日，至他日返棹进门之日，即是一本传奇之首尾：开场淹蹇者，收场自然利达。尔等怨天尤人，直是作零出戏看，未尝计及全本耳。试问上场欢笑，而能不愁苦收场者，戏中有几人哉？两昼一夜之逆风，盖欲先难我也。汝辈试留此，为他日还家之左验。

之 三

虔州之米，贱于吾浙之糠。即今移居白门，米价稍廉于浙，而此间吃饭，犹俭于金陵之吃粥也。即鸡鹅鱼豕，无一不贱。况地主争迎，自爨之日甚少。因念客子饱欲死，家人饥欲死，何甘与苦之太不均乎？

之 四

客中买婢，是吾之常。汝等虑我岑寂，业已嘱之于初，必不嗔之于后。已得备员者一人矣，姿貌技能，一无足录，独取其舌本易掉，进门不数日，即解作吴音。未置庄岳之间，先去楚咻之习，逆知他日进门，与众齐人习处，南蛮鴃舌之患，吾知免夫！更有异者，粤多瘴患，土人以食槟榔辟之。四方客至，皆因其俗，予独未尝沾吻。过岭之初，先有诗一联云："踏碎岭云身未倦，冲开烟瘴病翻除。"已置槟榔于不问矣。到此逾时，未生疾痛，始知瘴不我侵，亦犹鬼避不信邪人，虎不食不畏己者。人生在世，何可以一事自馁其气哉？此婢入门，即戒槟榔不使食。初以为苦，后

即安之，未几则见食者而笑，今则自食而呕，直畏途视之矣。可见移风变俗，大是易事，只在所见之确与所任之勇。吾家凡有妇人不能断葱韭，男子不可斯须去烟者，皆食槟榔之流亚也。当以此说正告之。

之　　五

江行迅速，又连遇郑公风，已于朔日到鸠兹。因输榷钱，稍停一二宿，不出日之四五，决抵家矣。明知归期不远，而前信中迂其说者，虑尔辈望人急切，殊难为情。“朝朝江上望，错认几人船。”此等闺情，皆为早订归期误之也。即今不出四五之说，亦是我自为政，未尝虑及于天。不见出门之两昼一夜乎？勿盼来人，但占风信可耳。

四字帖辞武林诸亲友之招

去杭日久，形远迹疏，此来正为遍候新禧，重温旧好。但可于登堂晋谒之际，一觐芝颜；命驾式庐之时，再聆麈诲。至于折柬相招，开筵赐款，则无论尊辈、同侪，一概不能趋命。其故有四，请历陈之。此地名贤多居城内之西北，而荒邸则在极南，欲赴宠招，其患在远，一也；此来适值仲冬，昼促夜长，除去栉沐饮膳，为时无几，往返一度，计妨半日之工，欲赴宠招，其患在短，二也；此来为谒当事，而诸公刑清政简，无惠可叨，旅橐萧然，不能日备肩舆之费，欲赴宠招，其患又在鲜，三也；生平与曲蘖无缘，贱量不胜蕉叶，此亲友所共知者。为饮一杯半杯之酒，而行十里二十里之遥，归来复有夜禁，非止得不胜失，亦且忧不

偿欢。则是欲赴宠招，其患又在于险，四也。坐此远、短、鲜、险之四患，恐来简懒板散之多讥，是用预布拙忱，统辞荣召。惟先生长者鉴而宥之，幸甚！

复尤展成先后五札

水哉亭诗，如命和上。东村捧心，自矜为美，但不可令西家见耳。使乎猝至而坐待焉，弟无子建之才之美，而有其捷。方之七步，未甚晚也。

之　　二

曲不成曲，席不成席，而使佳客一夜无眠，欠伸万状，是不得杯酒之娱，反受声音之厄矣。兹辱佳篇，谀词满纸，然细细体认，又非皮里春秋，岂周郎顾曲亦有误耶？不则以巾帼恕之耳。曷敢当，曷敢当。对使效颦，即假手呈政。疾行无善步，幸以恕歌者恕之。

之　　三

惠教《钧天》妙剧，读之气索小巫，真词林杰出之作。弟阅时贤剧稿不下百馀部，未尝见一元人，今始遇之。马东篱、高则诚诸君，居然尚在人间世也。君才十倍曹丕，奈何问道于盲？然既委校雠，不敢以“不敏”二字塞责，即当句栉字比，瑜中索瑕，以报台命。但愿先生之校拙稿，亦犹弟之不避斧锧，庶为相与有

成耳。望之，嘱之。

之　四

若辈声容，原无足取。昨又以炎威灼人，神气消沮，遂使无盐劣状和盘托出，不似前番之有拙可藏。先生聆惯仙乐，今忽睹此，不知如何作恶？其含饭不喷者，特以主人在座耳；乃反锡以瑶篇，作过情之誉，岂见诸公尔尔，亦复未能免俗耶？读之使听，无不泚颜，较夜来之挥汗如雨，似觉更甚。

之　五

历观大作，皆趋最上一乘。弟则巴人下里，是其本色，非止调不能高，即使能高，亦忧寡和，所谓“多买胭脂绘牡丹”也。昨止奉新刻而不及陈言者，以填词之道，近始窥见一斑，从前皆属梦呓，近作犹恐贻嘲，况为吴下阿蒙手笔乎！既蒙力索，势不容已，只得和盘托出，然知读未终篇，即当自悔其为冯妇耳！

与余澹心五札

偶过即出鸡黍，不俟咄嗟而办，何丈人饭客之易耶？谢谢！昨所语贱恙，既为过来人，复有验过之药，何不急以疗我？或引医者至寓，或弟往就之，悉望指南。未示姓名，不识壶悬何地耳。

之　二

炎威愈酷，褦襶为难，良晤似不可频矣。拙稿已赐斧斤者，乞发来授梓。声伯诗至今未作。大约勇于拈毫者，惟澹心、展成及弟三人而已，馀皆行乎其所当行者也。

之　三

新刻又成一册，已送案头，恐亥豕较前更繁，再为痛校一过。落叶虽多，果遇飓风一阵，必使树地皆空，不致愈扫愈有也。新歌润笔，敬闻命矣。止具折简而不定时日者，欲俟评序到手，借此为有挟之求耳。

之　四

昨饮赵署，夜分始归。读后诗更为叫绝。饮药后，襆被蒙头，诗从汗出，得无从此霍然乎！乞讯医王，嗅其中有寒湿气否？

之　五

此序之难作，百倍他书，以极新之服，非奇绝之冠，不足称也。讵意大序之奇，更出新书上，犹恐立论过高，此书不能副耳。一度清歌，未足云报，惟一弹再鼓，庶足慰良工苦心，容卜日以

订。

新书又成一小册，再赐佳评。但此册专言女妆，恐非莽男儿所能评骘，当以嫂夫人为大总裁，道翁如椽之笔，仅署纸尾可耳。捧腹捧腹！

与王鼎中

旅中无物不乏，甚至数人共卧一床，凉犹可耐，暑实难堪。不得不假于陈蕃之宅，或竹或木，幸假其一，无谓非徐孺不下也。如尊斋偶乏，则望转告于三昆仲。二王我将有遇，况数之倍焉者乎！

复沈贲园

扇头诗甚佳，脱去称觞腐习，又复天籁自鸣，此寒家太白之才，非贵族休文之笔也。离垢园诗，暇即报命。

某待诏手艺绝工，匪特尊吻游扬，同人多有誉之者。但贱臂有疾，初贴姜膏，有如甲胄在身，难施按摩绝技。容缓数日试之，何如？

答杨鄂州枢部

老先生行节久淹，正为束装所苦，我辈不能分忧，乃反重其累耶？却不恭而受有愧，宁从孟氏之训，谨拜赐矣！

复熊元献

前作未和，后韵复来，令人应接不暇。以埋头制举之人，复能办此，非天纵而何？异日馆阁中，当复推熊汉阳第一。次侯先生不死，请以弟言券之。勉尔效颦，自觉郊寒岛瘦。“文如其人”，非虚语也。

与郑房季

糠秕之导，弟不敢辞，已为积薪之第一束矣。如此佳题，人生苦不多得，凡我同人，俱当贾勇为之。金谷之罚，较军令尤严，勿以旗鼓非人，遂弁髦视之。速命使者遍传诸公，早求赐和，“慢令致期”四字，弟不任受也。

与徐东来

借来诸书，除某某二集外，皆属可焚。每见此等诗刻，即为梨枣称冤。秦始皇真英雄，惜乎不生于今日。嬴秦以前可焚之书尚少，此时再出一始皇，其功当百倍秦一世耳。不审邺架之上置此何为？岂君家富于酱瓿，留此以待不时之需耶？谨一一归上。

与李仁熟

身受盘飧，饱地主之德者，已数月矣，奈何复以亲友累人？明日之招，万万可已，乃台命严切，既不容辞，则请以四簋为约。暑天多费，徒为蝇蚋作主人耳。座客何辜，代任宰割之罪。此札幸致元老，同悉此情。

复程端伯司空

不独评语搔着痒处，使人身变紫薇花，不觉满树俱动；即论《闲情偶寄》数语，亦似按摩家作陈抟大睡，能令人死去，又能使之活来，真快手也！

简汪我生

锡山人来，遗我泉醪一甓，云是惠山寺高僧手酿。弟性不饮，敬送刘伯伦，必能辨其真赝。者亦他友所馈，寒家久持不杀之戒，并致司庖，非云献芹，亦匪报琼；与置无用之地，日损糠秕数升，不若转奉郇厨，两有所裨。且宰割时，未必不呼李生共啖，其得计又不止此也。一笑一笑！

与陈瓠翁

吴门返棹，急欲过从，苦为泥泞缩步，雨霁即叩东山也。

河豚之命，向志心版，甫到即向罟师觅之。其不能必得者，以吴侬读鲁论太熟，坚守不时不食之戒，稍稍过期，即望而却走。故无有持众忌之物，而求售于人者。然于此时卖新丝、粜新谷者，则竟有之，岂鲁论止戒后时、不戒先时耶？附及以博一笑。

答同席诸子

昨与二三同调，联袂朱门，飞觞绮席，聆清歌、观妙舞，固闲中一适也。乃弟非周郎，强之顾曲，便尔品题优劣，凿然言之，弟亦伤于不恕。然胸中所见，自谓帘内之丝，胜于堂上之竹；堂上之竹，又胜于阶下之肉。非好为昔人下转语也，大约即不如离、近不如远；和盘托出，不若使人想像于无穷耳。我辈生平著述，不宜倾箧示人，使海内因国门而思名山，亦是此意。但愧能言而不能行，奈何？

柬孙豫公

闻兄即日如楚，不一赐别，岂避渭城之饯耶！彼土产鹿，其角值颇贱，归时肯携百斤为赠乎？客子未行，先索方物，可笑也！然恐足下返棹时，或携他美物啖我。啖我，疢我也。美疢不如恶石，幸识斯音。

订友同赴广陵

八口驱人，将有广陵之役。昨晤介弟，知足下自新安返棹，腰缠不解，即拟为跨鹤之行。踽踽兴嗟，两情得无相共；倘解维之期不甚相远，谨相订偕行。不敢希效李郭之同舟，即以苍蝇舴艋尾于舳舻之后，亦叨附骥之荣矣。

向邻翁索菊

向人索花，于己为韵事，于人则不韵甚矣。然不向吾翁索花，于己为不韵，于吾翁亦非韵事也。闻今岁艺菊独繁，主人旦夕饱看，颇有倦色；且乞者不自我始，敢循例奉丐数本，点缀荒篱。知白衣送酒时，必不能忘旧主人也。

与陆诞先

客有工琴者，偶过荒斋，请试其技。弟素不善此，未尝蓄之；然索之不得，未免彰吾俗态，遂诡词以应，而密令童子求假于兄。倘兄吝而不发，或姑迟之，皆有意窘弟也。谅兄不忍为，故疾书以告。

柬赵声伯

日暮途穷，料无首丘之日，欲得数椽小屋，老于此邦。顾不欲近市，市太喧；不欲居乡，乡有暴客之警。非喧非寂间，幸叱尊伻，为羁人留意。

与王缓亭大司马

节前二日，东阁延宾，衰朽庸儒，得厕诸名贤之末，荣亦甚矣！窃见老先生低回顾盼，似于少年英俊之外，别有赏心。老骥伏枥，某非其人，而收骏骨于既朽之年，识焦桐于灰烬之下，则老先生实当其任矣。

拙辑《诗韵》一书。偶于座间谈及，遂承面谕索观。因在他友处，索之连朝，始归敝簏，兹与拙匾一同献上。此匾仿墨刻碑文之制，于所创诸式中，颇称淡雅，可悬于方亭之最下一层。悬法与他匾稍异，须进小僮面讯之。《诗韵》无副本，一览即归为幸。

复陈学山少宰

某为中堂所留，是都门之缘未了。蒙手示，云缙绅先生之勇于下交者，尚不一其人。幸列名见示，以便遄谒。不知则已，知而不往，是有意遁迹，以待其先施。某何德何能，而敢骄倨若是哉？今早业有式庐者，谓曾托少宰公先容。某愧不敢当，故急于请命。

复袁六完太常

咫尺龙光，无日不思展觐，第恐荣擢以后，官愈尊而事愈冗，无暇作晋人清谈，故缩步不敢前耳。雪未至而虑及严寒，先以炭资见授，较送雪中者，更进一筹矣。谨效释子家风，念梵语数声，而后拜命之辱。

与曹峨眉中翰

无意为联，而适得口头二语颂扬明德，所谓天籁自鸣，榜之清署，以代国门之悬。有能易一字者，愿北面事之。一笑！

与金长真太守

初入长安，碌碌尘坌者逾月，昨暮始理砚田。首次台臺原韵，暨仙老长安松下一诗。无论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，和者原难；即《下里》、《巴人》之曲，亦久置不道。无怪乎笔重千钧，而荆棘丛生于纸上也。不书扇头而书拙幅者，欲假笺式之新，以掩词章之陋，存而不论可也。

与孙雪崖使君

别后又增新冗，昨暮始亲砚田。诗逋已了，此刻拜读新词矣。

开卷即觉芬芳袭人，欲加拙批，愧无薇露盥手。扇上新篇，久疏奉和，兹亦勉尔效颦。《白雪》、《阳春》，和原不易；矧皆枯寂之韵，似觉有心困人者。因其难之更难，遂致窘而又窘。急付祝融，为我藏拙。

与某郡伯

贵治之繁剧，甲于海内诸名邦。分符得此，庶足以展骥足矣。闻莲花幕中，尚乏良友。迩来文士面夷心惠者颇多，求为可寄心腹者颇难其人。是择交不可不慎，而择此等之交，尤不可不慎之又慎也。某生原籍嘉禾，侨居白下，其腹珠玑，其品金玉，敢以进之东阁，未审可充一席否？

与施匪莪司城

一诗一联，敬践前诺。虽诸冗纷集，笔冻指僵，不敢为知己惜馀力也。先生旗鼓词坛四十馀载，名人赠名多至汗牛，何有于琐尾之夫，戋戋之语，而见索如是之力，非谬许之甚，能若是乎？

词荒意质，殊不足存，但取其一字不肤，移赠他人不得，或可免于覆瓿耳。贫极不能办缣素，是为可愧；然以此等之人、此等之诗，不书锦轴而题薄蹄，亦正可谓人地相宜耳！

复柯岸初掌科

前惠尊函，累累数百言，悯世婆心，跃出纸背。方叹服未已，

昨又得嗣音，垂念行客之艰，再四慰留。投辖高风，絷驹雅谊，不是过也。感戢之怀，莫能名状。

皇都胜概，谁不欲观？穷者苦不能到，到则低回留之不能去者，比比然也。渔幸以草莽贱夫，混迹公卿大夫间，日食五侯之鲭，夜宴三公之府。长者车辙，充溢衡门；馆阁诗筒，捷于邮置。侥幸若此而不欲久留，是为薄福人矣。况有钟情垂注，若岸初先生者，复何顾虑而必欲嘐嘐言去耶？

但其不得不去者，实有苦衷，敢为知己道之。渔无半亩之田，而有数十口之家，砚田笔耒，止靠一人。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，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，今来自北，则皆北面待哺矣。矧又贱性硁硁，耻为干谒，浪游天下几二十年，未尝敢尽一人之欢。每至一方，必先量其地之所入，足供旅人之所出，又可分馀惠以及妻孥，斯无内顾而可久。不则入少出多，势必沿门告贷，务尽主人之欢；一尽主人之欢，则有口则留之，心则速之使去者矣。渔抵都门数阅月，窃见缙绅先生之债而食者，十居八九。是地主之贫，犹甚于客。闻渔至止，谁不适其馆而授之餐？在故人则尽有绨袍之义，在新交亦各治鸡黍之欢。昨有馈书仪十二金，渔往谢而值其不在，见有赀券一纸，伏于砚石之下。取而阅之，则所典之镪数，适与所馈相符，始知贫士上交，累人不浅。睹此情形而犹恋恋不舍，则喜者半，而畏者亦半；喜则喜其晨夕相随，畏则畏其缓急相告。士至为人所畏而始去，则其为交也不绝自绝，此后尚有馀地乎？

渔二十年间游秦、游楚、游闽、游豫，游江之东西，游山之左右，游西秦而抵绝塞，游岭南而至天表，皆未取厌倦于人者，遵此道耳。即今庙堂之上，悉多旧交，皆当日建牙分符于外，而为渔之地主者，请遍讯其人，李子之言不尽诳否？生平若是，奚肯变节于一朝？故南归之志已决。

辇下诸公与台臺同心慰留者，尚不一其人，渔未能遍告。烦以此札代传，即作辞行之公牍可耳。

又附片札

此书乃复函，不烦裁答。前赐两札，俱费紬绎深心，某浣读之馀，不胜为长者叹惜。设以草札之工移入封事，则于国计民生，不知裨益几许？奈何与草野闲夫，驰骋笔墨，妨致君泽民之大计乎！渔再渎。

来书附录　　柯　耸　　岸初

前读佳咏，婉切多姿，自是元白古风。更荷桐笺长幅，珍之座右，不特荒斋生色，兼令齑盐风味，倍添佳话矣。札示遽欲作别，殊不可解。老年翁奇才丽笔，结驷所至，便应字重国门之金，纸倍洛阳之价。乃客游未几，忽动归思，岂胡琴未碎，知音尚稀；抑京尘十丈，素衣易缁？老年翁扬扢风雅，终在烟霏林霭之间，金马门不以易蓬莱山耶？然时入严冬，风饕雪虐，何堪驴背驰驱？或俟春和景明，荷陶舆而携谢屐，蹑足泰岱之巅，寻胜莲花之渚，岂非快事！弟虽贫，犹可罄床头斗酒，任十日主人也。

又与岸初掌科

归装束就者三四日矣，止以驴价腾涌，未获遄行。乃索中堂忽下留客之令，代传德意者，则学山少宰、菽旆中翰二公也，且有预筹薪水，勿使久困阮途之温谕。由此观之，渔于都门卒岁，十有八九，正与慰留之台翰相符。

欲其止而即止，此中殆有天焉！可见为仁仁者婆心一发，即现慈航，与鲁论“我欲仁，斯二至矣”之圣训，无不立验而可信者。台臺推此一念，以为天下苍生，何难尽归衽席乎！

知聆此耗必大喜，故急述所闻以告。

与李雨商荆州太守

“不愿生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。”荆州太守识之不易，自昔为然，矧以太史公而出乘五马，位列诸侯之上者乎！

渔虽浙籍，生于雉皋，是同姓而兼桑梓者也。闻名虽久，仰止甚殷，然前此未谋半面，必俟 其为荆州太守始获订交，岂彼苍故欲迟之以实前人此语，使获缔交者自知愉快乎？得著姓名于客籍，喜可知已。

向在荆南，蒙加拂拭，拟于别后附一谢函，兼呈俚句，因麟鸿少便，遂阔略至今。兹值纪公祖谳狱之便，敬附一函八句，以志言念之私。贵同寅有不及遍候者，希叱犬马道意。

与张秀升郡司马

客荆南者兼旬，饮之食之、教之诲之无虚日者，惟台臺一人，外此则一见再也，以至数见而已。不知者皆谓秀升先生官闲署冷，故有揖客之暇；使居要地，亦不过一见再见，以至数见而已。某曰不然，苟无好士之诚，则一见欢然，再也寂然，求为悄然艴然之数见，不可得已。官闲而礼下士，无补于其闲；署冷而亲褐衣，是自益其冷：总非今日缙绅所乐为也。使秀升先生治烦理剧，处得为之地，其亲昵笠翁，仍当有倍于此者。观其临别握手，大有

愕然之色，似乎笠翁之去，不应如此萧然者。口虽不语，面实呈之，可概见矣！

别后拟践寄诗之约，因纪公祖之行日缓一日，是以淹滞及今。兹附一律于札尾，但抒实情，不计其词之工拙也。

与徐东来

诗筒之惠甚雅，但一试即便摧残，脱落者纷纷，大有瓦解之势。作者欠工，用者太莽，当中分其咎矣。昨烦鸣老暂归，乞即命原工修好，人能待，诗不能待也。

吴修老适以诗赠，弟即倚马和之。一江阻隔，邮递颇艰，乃和篇送到之刻，去作者停笔时，日犹未逾寸晷，不可谓非掩袭之师也。吾兄即一往观，定其工拙。笠翁劲敌，兹得两人，不复有寝戈晏甲时矣。

与陈端伯侍郎

先辈典型，杳不可即。别先生十年，犹获于此间一闻唾咳，何异再封万户侯乎！新刻呈政，乞从声容、颐养二部阅起，因台台向于此中得道，乃过来人也。谅指示迷津，不遗馀力，必不误小子而兼误 天下后世之人耳。

复徐东来

昨鸣老渡江，报贵署葡萄已熟，且欲摘以见贻，家姬辈涎流

至地者一昼夜矣！今果见颁，食之更觉有味。以望之既久而后得，与卒然相遇者不同，摽梅始嫁，白发登科，同一致也。谢谢！

答顾赤方

弟客楚江半载，得金甚少，得句颇多，但苦和者寥寥，自鸣孤掌之为恨耳！兹得高轩至止，才近阳春，即聆《白雪》，快何如之。正吟闰七夕诗而使者适至，先以呈政。新剧较之他刻，虽曰竿头稍进，然岂遂如台翰所云乎？敬谢不敏！

与许于王直指

某受先夫子特拔之知，四十年来报恩无地。都门获遇老祖台，重加拂拭，可谓幸矣！彼时又以未详家世，蒙昧上交，对伯鱼而不知为圣人之子，竟作通家孔李之称谓；若非以《春及堂诗》索序，惊识姓名，则至今犹在梦中。先夫子有灵，必曰“非吾徒也”，鸣鼓而攻于九天之上，则雷诛电掣其能免乎？虽蒙老祖台汪洋大度，宥以不知，其如清夜扪心，终难自恕何！

夫子诗文，从无门人作序之例，以序必弁首，是加履于冠之上也。不得已而应命，其惟跋乎。敬草一通呈上，乞严改而痛削之。

复徐静庵学宪

此君之谒当事，虽由我两人作合，乃当事先讯其名而后及之、

而后进之，与昏暮夜光有别也。奈何求水乳不得，而且为冰炭？顷接前后二翰，三复之而不得其解。岂在穆公之侧者，非但无子思其人，而反有臧仓其人乎？他词可以弗辨，但谓此君表里如一，此寓怒骂于嬉笑，以褒作贬者也。此君貌殊可骇，其中未必尽然；即使中无所有，岂一见再见所能决乎？以鄙衷测之，当事非他，乃今日之孔子；此君面非他，亦今日之澹台灭明也。

躯貌为祟，偶尔失之，是固无损于当事知人之明，亦不足累此君平昔之誉。但为曹丘生者，当先置一言于当事耳中，谓此君难以貌取，则先破疑团，而谗言不得人矣！晤当事及此君，不妨述以解嘲，或能变怒为喜。

与方绍村侍御

阅诗评文，良非易事。看得出、批得当，即是棒喝作者处，不特涂铅抹黛，饰混沌以蛾眉，代掩世人耳目已也。拙著中评语颇多，某最服膺老父台之千金一字。盖以点铁手点睛，不必尽是真龙，亦或侥幸飞去，未可知也。况复古雅遒劲，真不愧当代词宗。兹又进《窥词管见》一册，此册列于词刻之首，开卷即睹雷名，与作玄晏无异也。

与王允大驿宪

某自燕京归后，止能一觐龙光，后此则台驾远巡，追随无地。近复纶音早下，荣擢上江，某亦束装归里，是飞者愈高，潜者愈下，九天九渊，判乎此矣！前出都时，蒙北山先生面谕云："别后致书，皆附入家孟吉报中汇寄。"兹以一函奉托，此出令弟先生之

命，非敢以置书邮唐突长者，石头城故事，其能免乎！

与丁飞涛仪部

以片刻聚谈，偿十年契阔，欲语私衷，挂一漏万，徒增别后之怦怦耳！犹幸各有新篇，交相印可，以笔代舌，无异同堂，较之坐以竟日，止勾寒暄者，犹觉彼逊于此也。

蒙贶诗词二刻，未行之先，应酬纷纷，无暇寓目。才入舴艨，即以二物代干馀，觉比麟脯熊蹯，尤耐咀嚼。诗无近人习气，更无唐人习气，真可独有千古，奚止凌轹一时；词则隶使苏、秦，奴鞭辛、柳，自成一家，而又能合众美以成一家。弟自选词以来，未有庆得其人如今日者。诗馀为填词宾白之先声，将来必有院本，词场突出一飞将，湖上翁之片帜，将为大力者攫之而走走矣！一词一诗，均道此意。乞批削示教，以便灾梨。

与何省斋太史

此等世界，闭户无粮，出门多阻，惟有日叩子云之居，问字谈玄，可以永日。又无奈炎威逼人，襬襶不得，止可与楮国公、中书君作缘而已。咏史诗拟作百首，今先得什一，乞为删削。前《忧乱》四首，针砭极当，已经改窜，并易其题。此后凡遇拙稿，悉如前药石之。幸甚，幸甚！

与徐电发

以十年欲见之一人，一旦入神仙署中，风动帐开，忽睹其面。在他人视之，则为入幕之宾；在弟视之，则但觉其英武逼人，似有捉刀之名，而非其实者。片刻晤谈，遂成千古不散之良会，幸哉幸哉！

归舟日把新篇，与柳村、棠村二帙，更翻快读，竟不知为路几何，为日几何，而已忽抵金陵矣。弟词选不久告成。闻龚宗伯全稿托吾兄授梓，何不惠弟一册以备选？见人织锦而以丝秘箧中，恐非所以报知己也。

吾乡寇警渐疏，此地妖氛转炽。弟欲归依刘表，未审贵东翁及在上诸当路，肯复授一廛而为氓否？

与刘使君

天涯知己，得邂逅于无心；又一睹即蒙拂拭，生平幸事，未有过于此者。昨宵快谈，可补前日宠招未赴之不逮。原约今早来叩，已经出户，而凄风苦雨迎面吹来，有莫可遮拦之势，只得暂时退，以俟稍晴。坐肩舆访友，而亦见阻于石尤风，亦诗题之绝奇者，容稍闲赋之。

弟从前拙刻，车载斗量。近以购纸无钱，多束诸高阁而未印，然经老年台阅过者，想亦半之。惟《闲情偶寄》一种，其新人耳目，较他刻为尤甚。昨经面讯，答云未见，今特自他友处索来，请自第六卷声容部阅起，可破旅次中十日岑寂。其一卷至五卷，则单论填词一道，犹为可缓，俟终篇后，补阅何如？

复周东轩

贤士之处世，如锥之处囊，其锋颖立见。老社台隐于莲花幕中，足迹不出户外，姓名莫使人知，可谓善韬其踪者矣。然前读扇头一作，便知捉刀人真英雄，非寻常代斫者比。兹捧来翰，兼读和章，自信从前射覆之不谬。然迟之今日，始露姓名，虚五十馀日把臂之缘。同调相逢，百岁中宁有几日？蹉跎若是，其何以堪！弟又不能不为老社翁咎也。先此谢教，雨止之刻，即趋谒之期。率复，不尽。

与余澹心

驾装巷之扰鸡黍，百花巷之饱脱粟，事在目前，情同隔世。以岁月不多，而世事人情之变，不能更仆数也。别来道履亨嘉，未能悉聆其况；然以高卧一室之幽闲，较之托钵四方之劳瘁，则相去何啻仙凡，有不俟起居而知其无咎者矣！弟自乔、王二姬先后化为异物，顾影凄凉，老泪盈把，生趣日削一日。近又四方多故，蹩躠靡骋；啼饥之口半百，仰屋之嗟一人，不知作何究竟？惟有援国事以喻家事，付之无可奈何而已。

与孙宇台

弟向在湖上时，益友二三，于吾宇台首屈一指。自弟播迁以后，宇台亦为东西南北之人，不通闻问者，遂至十有馀载。重生

计而薄交情，密经营而疏问难，究竟送穷不去，徒使鄙吝日增，良可悔也！迩因各归故乡，萍踪复聚，头颅虽白，兴致尚豪，两人互相称庆。然倾盖即别，若七月七日之牛女，虽有相见之名，卒少欢娱之实，反不若终年契阔，不生他想之为 愈也。

弟十年之内，著述颇繁。四海同人，非序即评，皆有华衮之锡；独生平最密之宇台，茫无只字。缺陷世界，未有过于此者。兹作一诗奉寄，兼以新刻附览，择其可评者评之。书虽刻成，梓人惯作女娲氏，文字之天犹可补也。

复朱其恭

屡亵如椽，为拙稿文其固陋，辱此荣彼，情何以堪！谢谢！拙刻之携来者，送尽无遗，未来者，印而未至，故无以报命。惟以新剧二种，奉太夫人展阅，以助承欢，可代足下数十次斑斓之舞。至索联不与，非敢吝也，知放榜后必来，补赠未晚。此时下笔，恐落措大家风，与新贵人不侔耳。

与诸暨明府刘梦锡

台旌荣发之后，弟即鼓棹吴门。谬谓时事多艰，莅任之期尚缓，正可由虎阜盘桓，追随入浙，聆玉屑而和阳春，乐事正未艾也。讵料弟止金阊之日，即驾过平望之时，后尘非远，追之莫及，惟对张诗老叹悔来迟而已。

恭闻入境之初，大乱虽平，四野馀氛，犹未尽熄。老父台以文臣而亲武事，削平反侧，招抚流亡，变危疆而成乐土。错节盘根，利器因之而见，诚盛事也！

弟滞三吴不久，即诣杭城为抚军祝寿。晤许无功、何昆孚两公祖，相视莫逆，遂作山阴道上之游，今止越城旬日矣。拟过诸暨一耳琴声，但恐安邑有猪肝之累，心欲去而足不前。然知老父台厚待故人，不必定为不费之惠，倘蒙念其凄凉，而复悯其劳顿，则绨袍之赐，不妨遣盛使颁来。如蘧伯玉之念仲尼，无烦自枉其驾；而季任储子之加惠孟轲，亦不必定使来前也。弟何人斯，敢以圣贤自谕？只以老父台之怜才好士，当不出古人下耳。

与陈次升封翁

华诞伊迩，渔即日返金陵，不获与于称觞之日，谨先一月奉祝。今科一榜三贤，皆谢庭玉树，真佳事之仅见者。渔彼时抱疴在床，未及趋墀道喜，今总以一联括之。人情纸半张，酸儒常态也；至以半张纸了无限人情，则亦酸态之仅见者。以仅贺仅，无乃相当？奉博一笑。

与韩子蘧

顾梁老题像一词，题难而韵更难，非骁才不敢下笔。大作三首，幅幅擅场，具仞兼人大力。弟篝灯勉和一阕，殊觉难工。少且不胜，何况于多，益服韩准阴用兵之善也。

昨顾梁老以人赠蔬果见贻，弟以一诗代柬，并录博笑。大约弟之诗文杂著，皆属笑资。以后向坊人购书，但有展阅数行而颐不疾解者，即属赝本。

昨梁老向弟云，迩来多恶抱，昨得快书一种，才读数卷，不觉沉郁顿开。弟问何书？答曰：即尊著《闲情偶寄》也。弟问何

处购来？答曰：穷途焉得买书钱，不过向书船借读耳。即此可证弟言不谬。书船若未去，何不援梁老之例，借来一观，作三日夜布袋和尚乎？

今日往晤归安否？处子欲言而不便出口者，幸以冰人之舌代之。

与梁冶湄明府

前函已达左右，今日始得报音，知念弟甚切。弟未接到，诸儿女窃启私窥，先已歌功颂德，弟其后焉者也。

蒙谕，弟不在家，舍间有事奉恳，不妨以子代父。此俯恤贫交之至意也。但童牙稚子，从未见人，矧在长者之前，尚能吐一字乎？已作家报示之，如有所云，当倩敝友某率之而来。以父执之口，代告犹父，或与面谈无异耳。

弟日来诗文愈繁，知老父台机务鞅掌，不敢以无益之书，溷有用之目，只以赋四篇求政。或谓求冗宦阅诗文，犹对醒人说梦，说者自说，其如听者之不听何。弟谓此语诚然，但非所论于冶湄先生耳。先生以文字为性命，饥渴以之。湖上诸文人，凡挟诗词就教者，未闻高阁一字。厚所薄而薄所厚，有是理乎？故不远数百里邮致焉。古文词之最易倦人者，莫过于赋，惟拙稿不然，以其意浅而词近耳。试翻一二叶，即知其馀矣。

与于胜斯郡司马

不知驾旋，失于趋候。明日之招，义不敢辞，但求假以清谈，勿呼梨园奏曲，使麈尾不得上手。富贵人见招，大都不免此厄，老

祖台有晋人风味，爱客当不出此。若另有别客，则不敢擅主其议，未必他心似我心也。

又

前诗去后，昨因坐雨无聊，又作二首，仍用前韵。《巴人》、《下里》之曲，不止人和者多，自和亦不少矣。并祈笑政。

与顾梁汾典籍

蔬果分甘，大饫枵腹，随赋一诗鸣谢，曾为喷饭否？题像词不以原韵赐观，而遽尔索和，想虑见《阳春》则搁笔，不若听下里巴人向暗中摸索乎？此亦体贴庸才之至意也。兹妄揣一阕呈政。东施之颦效矣，愿借西子一观。不识心在腹中，当从何处捧起？必有异乎人者，谨拭目以待。

又

狗尾不足，仍以狗续。宴集诗又作二首，仍用前韵。此坐肩舆中所作，拟即誊送，因一友坐寓中久谈不去，故至今始脱腹稿。诗经越宿而后出，未免有馊饭气，观者作恶，不止喷饭已也。

与孙宇台、毛稚黄二好友

弟自春孟移家至杭，即染沉疴，三愈三反，死而复活者数四。再不料看菊持螯之日，尚有一笠翁在人间世也。

兹幸小愈，饥驱至苕川。幸地主稍贤，能以佳茗醇醪药我，不至遄死。然此不过药中佐使耳，非恃以为君之药王也。药王维何？管城子，楮先生、即墨侯，三人而已。日来所著诗文杂著，竟盈数大帙。坊人苦索，谓弟《一家言》之初集大噪海内，（真是“瓦缶雷鸣”！）四方人士询二集曾出否者，日有数辈。盍急梓之，以已众渴。故弟欲以病中病后之言，合前已刻而未竟者，共成一书。丑不自藏而数现于外，实狂且辈挑之使然，非尽倚门献笑者之罪矣！

但不经公输之手，难入离娄之目。弟所恃为郢人者，宇兄及稚黄两人而已。兹特专力送上，乞为痛铲严削，勿顾木之能堪与否。弟非齐宣，即斫而小之，必不怒也。前赐佳评，俱已登之版上，非久即以纸墨从事矣

复佟梅岑

老年台惊才绝艳，迥别时流。杰作数篇，真是一词莫赞。然蒙面谕严切、又复手谕谆谆，是以国士遇我，焉敢不以国士报之？只得向西子面上强索瘢痕。究竟捧心之疾，较无疾之容更美，僭易数字，得无反类东家颦乎？奉扰看花，原订赋诗以谢，今补上。闻昔《巴人》、《下里》之曲，和者盈千，吾知珠玉琳琅，皆不求自至矣。

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

问天下人之贫，有贫于湖上笠翁者乎？人皆曰："有。天下贫士之多，浮于恒河沙数，皆苦于乏恒产、鲜营业；且四方无知识，有亦不多，寒乏绨袍之赠，饥无索米之家，此其所以贫也。子有笔胜镃基、砚同负郭，卖文已足糊口，矧所至辄有逢迎，何贫之有？"予谓子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士之贫者，多苦于食指之繁。然少不过三五人、七八人，多则十人、二十人而止矣，有至三四十口者乎？即曰有之，十口之中坐食者七八，必有一二生财者。虽曰不多，日进分文，亦可稍资盐米，是开门七件之中，已去某一二事矣。仆无八口应有之田，而张口受餐者五倍其数；即有可卖之文，然今日买文之家，有能奉金百斤，以买《长门》一赋，如陈皇后之于司马相如者乎？子必曰无之。然则卖文之钱，亦可指屈而数计矣！以四十口而仰食于一身，是以一桑之叶，饲百筐之蚕，日生夜长，其何能给？牛山之伐，不若是其酷矣！至于海内知交，虽不敢谓何人不识，然亦不可以"知我者希"四字，冤天下誉我之人。二十年来负笈四方，三分天下，几遍其二。所到之处，适馆授餐者原有其人，无如多入之家，亦复多出。水之有纳无泄，惟海为然，江河皆不能及。仆无沟洫之纳，而有江河之泄，无怪乎今日之富，无补于明日之贫矣！亲戚朋友怜之者固多，鄙而笑之者亦复不少，皆怪予不识艰难，肆意挥霍，有昔日之豪举，宜乎有今日之落魄。而不知昔日之豪举，非自为之。人为之也。食皆友推之食，衣亦人解之衣；即歌姬数人，并非钱买，皆出知已所赠。良友之赠姬妾，与解衣推食等耳。譬之须贾以袍赠范睢，五侯以鲭赐楼护。睢、护不自衣食，而以之售财作家，有是理乎？乃今则皆死矣，死可也，卖则不可。凡此皆仆致贫之由，从前安之

若素，而今条举缕述以告人者，以昔处贫贱，今则贫贱而加之患难矣！仆少艰嗣续，老忽宜男。只据现在计之，子五女三，合而为八．后此之添累与否，尚未可知。古云“盗不入多女之家”，知其费多而财竭耳。

仆本浙人，虽家于金陵，非土著也。首丘之念，蓄之已久，矧祖宗墟墓在焉？自乙卯岁两儿泮游于浙，遂决策移家。客岁蒙浙中当道协力维持，获遂买山之愿。乃自夏至冬，不及一载，卜居之后，继以土木；土木未竟，继以婚娶；婚娶甫毕，即事迁移。迁非数里之遥而止也，由白门至武林，千有馀里，四十口之家，非一舟一车可载；况住金陵二十载，逋累满身，在则可缓，去则不容不偿。故临行所费金钱，什百于舟车之数。无论金陵别业属之他人，即生平著述之梨枣与所服之衣，妻妾儿女头上之簪、耳边之珥，凡值数钱一镪者，无不以之代子钱，始能挈家而出。可怜彼一时也只顾医疮，使尽难剜之肉；以致此一时也听其露肘，并无可捉之襟。

然俗谚有云，留得山在，不患无薪。使身到武陵之日，犹能日操寸管，游于大人之门，虽不获仍前醉饱，尚能苟免无饥。孰意抵杭数日，即卧病不起。一人不起，众命皆悬。仲春至季秋，凡八阅月，死而生、生而复死者不知凡几；口授儿辈，使作书与辇下故人为永诀之词者，几数十百函，及今犹在。必不料至此时此日，犹在人间作三上相书之韩愈也。乃今躯壳尚存，血肉何在？虽有数椽之屋，修葺未终，遽尔释手。日在风雨之下，夜居盗贼之间；寐无堪宿之床，坐乏可凭之几。甚至税釜以炊，借碗而食。嗟乎伤哉！李子之穷，遂至此乎！

切思辇毂之下，尽有贵交。当今之世，若望一人一手，拯此艰危，此必不得之数也。众擎易举，但求一二有心人，顺风一呼，各助以力，则湖上笠翁尚不即死。俾从前已著之书，赎出梨枣，仍为己有。其已脱稿而梓之未竟，与未成书而腹稿尚存者，乘其有

手，急使编摩，则尚有一二种可阅之书，新人耳目。否则此书一函，竟为笠翁之绝笔矣！

昔太史公以宫刑可免，欲赎无资，因作货殖一传以寄慨。仆思宫刑不赎，犹能活在世间；十指如锤，不与寸肉同腐。使仆当此际而无人肯援，则罪同大辟，岂止宫刑而已哉！虽曰子长何人，予非其比，然才无大小，可怜则一。使毫无足惜，则诸公以前之拂拭谓何？

嗟乎！死后怜才，常有生不同时之恨；生前抱璞，反有见哭不救之人。非去之后，惟日向长安饮泣而已。

与陈陶庵、邹可达

天涯知己，偶聚一方，幸矣！乃长房缩之以地，而雨师风伯，不肯假之以天，则奈何？弟向有一联云："穷愁易忘须臾事，风雨能遥咫尺人。"晴明读此诗，不觉其好，乃今则自赞为佳矣。二兄锡我多篇，勾许时快读，即再雨三日无妨也。

与于胜斯公祖

匹妇云亡，何异草木之腐，凡民犹不屑吊，况辱长者车乎？又在使节初旋，俸钱使尽之后，称贷助丧，以益廉吏之苦。无论生者欠宁，即九原之下，能安心享此隆奠乎？便羽称谢，未尽我私。

贵役之横，向吹台分，不敢投鼠。乃今事过愤消，亦可置之罔问矣。"不念旧恶"一语，愿与老祖台共之。

与顾且庵侍御

两年以来，高轩式庐者奚止数四，昭烈之顾南阳，不逮是矣！无奈促膝缘悭，十来九左。向勒数行道歉，业蒙长者垂谅，恕以无辜矣。乃今匹妇云亡，又辱车骑赐唁。凡丧家闭灵以后，即齐民来吊，亦无受拜之礼，矧衣绣乘骢之上客乎！接见于停棺之所，似乎有意屈尊；别有茅舍数椽，略堪倒屣，又为路曲而迂，苦雨兼旬，污泥盈尺，客之至者常有履限泥中，拔之不起，大悔失容而去者。老先生何人，而敢以此辱辱之乎？辞以不在，俟旌旋往谢，敬也，非慢也。岂敢蹈逾垣凿坏之故辙，故避显者以鸣高；亦非效林和靖之故态，以“好客临门鳖缩头”之句贻讥当世也。昨趋候不值，又类瞰亡，故勒此以代面告。

与丁泰岩方伯

老先生荣莅名藩，身膺重寄，非惟保障江南，亦且屏翰四国。抚军一席，旦暮俟之，慕鹤鸣先生业有成式于前矣！渔也向在都门，谬承刮目。今居武林，去姑苏一衣带水，只于今岁新正，携家而过，敬投一刺，此后不敢再溷起居。即舟过吴门，亦扬帆径度，若不知中途有一故人者，以老先生门清似水，令肃于霜，布衣谒显者，虽曰我无干渎，其谁信之？此种愚忱，或蒙见谅，然竟漠然于度外，又似过于矫情。谨效蘧伯玉之于孔子，使人代己，略致愚诚。若问夫子何为，则近状可忧，缕词难述，非“寡过未能”四字，能概其行藏者也！

再寄丁泰岩方伯

士重知己，甚于感恩，以恩出乎外，而知由于中也。客冬遣力驰候，人旋启牍，拜赐之外，复蒙惠诗。拜赐即是感恩，当无衣无褐之时，得故人赐金以卒岁，惠诚渥矣！迨三复瑶篇之后，益深知己之感；又觉赠言为重，而金帛之赐为稍轻矣！

人谓千里贻诗，乃故人赠答之常事，何以遂名知己，又何以重于感恩？渔谓此诗不同诸咏，一举而三可感者备焉！财赋莫重于江南，政繁事剧亦莫甚于江南之方伯。地为何地？官是何官？又当岁暮冗极之时，而能作诗染翰，以锡贫交乎！此其可感者一。我若先以诗往，则有唱必和，为赠答之常，而我实未之先也；且当今寒贱之士，羔雁其诗，以谒贵人者，不知凡几，曾有片言下答，为唱予和汝之事乎？此其可感者二。荐绅先生赠客之诗，强半出于捉刀人手。乃先生寄我之诗，则自首及尾，皆叙十年以来下交实事。无论诗难代作，即其中情事，亦非人所能知。当日识荆之始，在李书云掌科席中，及今十馀年矣。贵人多忘事，其谁复能记忆之？而先生之起句云："曾忆京华对绮筵，韶光荏苒几经年？"记此不忘，情之真切，已见一斑矣。先生之游宦江左，不自方伯始也。为臬宪时，一抵金陵，即讯笠翁何在？时予托钵四方，终此一任，未尝谋面；及迁方伯，渔过吴门投刺，而先生适有按部之行，各求一晤，不可得也。直至岁杪，始通尺一，其颔联云："春来游屐偏相失，岁暮音书岂浪传。"此岂八寸三分之帽乎？至后半幅云："谈笑近应推白社，才名遥可继青莲。好书堆案樽盈酒，何事忧贫意惘然？"爱之慰之，不遗馀力。迨观临池妙墨，益信为真本兰亭。此其可感者三。岂非当今仕宦，绝无仅有之事哉？无才者不能为，有才者不暇为；即有才而暇，亦不肯为。唐人诗云：

“贵人昔未贵，咸愿顾寒微；及至登枢要，何曾问布衣！”问且不屑，何有于诗？先生诚古人哉！士重知己，甚于感恩，此之谓也。不敢虚负台心，故再附一函以谢。

与张壶阳观察

昨游畅甚，老祖台返客为主，天亦返阴为晴，有此人事，即应有此天公，皆似巧于命题而工于索诗者。“不有佳作，何伸雅怀？”家太白尝言之矣。仆诗不能佳，但能以磁吸铁，引其佳者。乞以江郎梦中笔和之。

与徐冶公二札

当世才人，有如星密；文字之富，家拟石崇。若止论传奇一道，则冶公与弟二人之外，不能再屈第三指矣。同调之难若此，则我两人之相爱相怜，当有什百于恒情者。奈何室迩人遐，弟为饥驱而走四方，吾兄又为智远才高，每为达人显者秘之帏幄。金陵把臂以后，只于前岁之夏，一晤于大人先生之席中；次年复至，则求风动帐开，再晤捉刀人而不得矣！人生几何，堪此辽隔；千秋大业，得共商于何日哉？迩闻驾旋锦里，鳞羽至便，岂得以一江隔之？是以敬附八行，写我契阔。

其　二

十年不得故人书，一旦飞来天上，雨金雨粟之奇，不是过矣。

再读《香草吟》妙剧，钧天之音，又复随风而下，愉快之极，不免大费叵罗。

弁言之委，不敢方命，已大秽佛头矣。但此剧命名之第三字，犹未尽善。盖“吟”“草”、“集”三字，皆迩来诗刻之通称。他日悬之国门，人皆谬认为诗草。今人喜读闲书，购新剧者十人而九；名人诗集，问者寥寥。此段姻缘始于香草亭止，不若竟易“亭”字，与《拜月》、《牡丹》鼎足而峙，谁曰不宜？

尊函未到之先，曾勒数行寄候。未见齿及，岂听沉者自沉耶？

与古灯和尚

冗驱出户，竟日方归。闻法驾远临，面壁良久而后去。主人之罪，浮于地狱中人矣！及读佳诗，不胜叹服。有韵士家风，无禅和子气习。颂其诗而知其人，盖逃乎墨而仍不失为儒者也。奉答四首，因不能佳，故以多为贵耳。急欲趋叩，因舆人卧病，往返二十里之遥，又苦泥泞，非鸡皮老翁能以安步当车者也。容稍晴之日，负荆而往。

启　　贺

《资治新书》征文小启

名贤竞选诗文，不肖偏征案牍。贵簿书而薄风雅，虽见哂于时髦；收图籍而弃金缯，窃效颦于往哲。自有明以至皇清，其间蜚声仕路、澍德人寰者，难更仆数，不得铭彝勒卣之先声存诸汗竹，使循良治迹湮灭不传，亦我辈操觚者之过也。慈特广搜遗牍，博采新篇，著为有益之书，用作可传之具。但恨海宇辽阔，闻见空疏，兼之蜇处林居，贵游绝少，前代名公巨卿、当世贤豪长者，闻其名而未见其人，见其人而未读其书者，不知凡几。走书径索，既耻未同而言；浼友代征，又虑乞怜见鄙。是用借初编为驿使，征嗣刻于邮筒。伏望海内明公，各搜宦笈，自公移文告，以及条议谳词，凡有泽民利国之嘉猷、易俗移风之雅训，倾囊远赐，只字可抵百朋；忘分下交，千里何殊一室！行见《二集》之出，纸价倍腾，何也？集千腋以成裘，将与金章比贵；和五鲭而作馔，宁偕市脯同甘？讵若斯编之挂一漏万，贻管窥蠡测之讥于当世哉！

后学李渔载拜启

名稿远赐，乞邮致金陵翼圣堂书坊。稿送荒斋，必不沉搁。但须封固钤印，庶免漏遗，并索图章贱刺报命，以验收否。前蒙四方君子远贻尺牍，尊稿本坊未收，或为他人误领，或为驿使浮沉，以致开罪名流，无从辩白，误之于前，不得不慎之于后耳。

候吏科给谏启

伏以风生青琐，正容承湛露之恩；日映皂囊，论事抗回天之力。簪缨动色，廊庙增辉。

恭惟某玉尺端凝，朱弦疏越。试屠龙之妙计，横画九州；藏绣虎之雄才，独赢八斗。安刘必勃，家传重厚之风；相赵惟昌，代接贲强之气。杏园春色遍，锡燕笑于琼林；枫陛晓光分，肃趋跄于玉珮。拾遗禁闼，汲长孺之直重闻；补阙纶扉，促山甫之徽未远。在山而卫藜藿，居然生虎豹之威；陟阿而盛梧桐，展矣翙凤皇之彩。得言者言矣，允称今日谏官；可行则行之，会拜异时宰相。

某滥叨百里，竟同舆棣之奔；翘企五云，顿若仙凡之隔。邮驿劳瘁，诚愧鼯穷；山海高深，惟知鳌戴。敬因风至，窃有美于食芹；幸赐电存，庶无忘于采菲。统祈丙瞩，不既寅忱。

贺太守纳双姬

台疑云梦，宅是汾阳。翡翠一双，交栖玉树；鸳鸯七十，并列银塘。小蛮、樊素递妆成，徐听帘栊珮响；释氏、老君亲抱送，豫征莞簟球光。竹马乐春秾，知福履广细侯之胤；兰帏欢夜永，请清平赓太白之章。

——见《四六初征》卷七嘉姻部

贺友人早岁举子

秋生银井，方咏雎鸠；岁逾金商，便歌麟趾。长卿晚翠，秀伴香孩；简子轻红，奇抽玉树。果是月中丹桂，香风吹子下人间；抑为天上石麟，薄雾浸衣来下里。空中名字，月魄争光；掌上英姿，璋文埒闰。征赤脚之再见，入抱不啼；悟锦裆于三生，相对而笑。譬之海榴卢橘，不盈尺而颖实多英，是为阶庭之贵；傲彼江枫山槭，纵干霄而支离寡和，空贻岩壑之讥。参军新妇贤相敌，方能如此；阿大中郎喜有馀，无以异焉。急倾九媪之仙醪，同酣照社；好作三山之汤饼，早贺充闾。

——见《四六初征》卷八诞儿部

五　帝　纪

论华封人三祝

华封人祝帝尧曰："使圣人富、寿、多男子。"帝曰："辞。多男则多惧；富则多事；寿则多辱。"封人曰："天生万民，必授之职，多男而授之职，何惧之有？富而使人分之，何事之有？天下有道，与物皆昌，天下无道，修德就简，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，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，何辱之有？"

笠翁曰：古之善颂善祷者，皆于祝颂之中寓规讽之意，如张老"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聚国族于斯"之类是也。独华封人以富、寿、多男为祝，无乃近谀而类今人齿颊乎？曰：不然。彼盖先具规讽之意于中，而故设谀词以发其问端者也。故因帝尧谦让致辞，旋以授职、分财、与物皆昌之论进，殆所称谲谏者非邪？然匪帝尧善察，则将直受而弗辞矣，虽有药石之论，亦将何自而入哉？此所以为上古之君臣也。

商　　纪

论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汤让天下于卞随、务光

尧欲传位许由，由曰："污吾耳！"亟往颍水洗之。会巢父饮牛其下，亟牵去，曰："毋污吾牛口！"卞随、务光，成汤时人名。

笠翁曰：天下，重器也；让天下，大事也。从古及今几千万年，求其能让天下者，唯尧、舜二人而已；求其可受天下者，惟舜、禹二人而已。倘如《外纪》所载，则当日之天下竟不值一文钱，逢人即让，较小儿之视饼馅犹不若焉；则其让天下于舜、禹者，亦偶然馈赠之常事耳，何果断公明之足羡哉！甚矣，载籍之不足凭，而秦始皇之焚书，亦不为无见也。此皆岩栖穴处者流欲自矜其高尚，故构此空中楼阁以耸听闻耳。后世稗官野史皆效此立言，以为让天下之大事犹可幻设，则凡小于此者，何一不可幻设乎，人谓世风日下，以此观之，则当日之世风正未必上于今日也。无论让天下之事必不可信，即所谓许由、卞随、务光者，恐尧、舜、商汤之世，亦未必果有其人耳。

沈因伯评：古事之不可信也十倍于今，如头触不周山而折天柱、缺地维，与炼五色石以补天、十日并出而射落其九，种种怪诞不经之事，皆俗语所谓"瞒天谎"也。如此奇谎，古人说得出，今人说不出。今人所说者，皆琐尾流

离之事，古人所不屑道者也。由此推之，则吾岳父所谓当日之世风未必上于今日者，盖至当不易之论也。

论尧之试舜、高宗之任傅说，同一命相而有详略之不同

尧以子丹朱之不肖，求可代己者，四岳皆举舜。尧乃历试以艰：使之慎徽五典，五典克从；纳于百揆，百揆时叙；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；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。于是立为相。尧崩，诸侯推舜即帝位。

武丁既免丧，梦上帝赉以良弼，乃肖形求之，得说于傅岩，命为相。

先儒断曰：以尧观之，高宗似失之过略；以高宗观之，尧似失之过详。盖舜，四岳所举；说，高宗自得之：其理不可不深思。又曰：有高宗，有傅说，则可；君非高宗，臣非傅说，则必有以私意用人而不合于公议者。后世用人，当如尧之试舜可矣。

笠翁曰：若仅以举相论之，则尧与高宗，诚有过略、过详之异。然高宗之举说，止于命相，尧之举舜，则不止于命相，而以天下畀之矣。岂有以天下与人，而不试其胜任与否，竟与枚卜相臣之事同日而较其重轻哉？拟人必于其伦，吾谓尧与高宗之事，同中有别，不当以举相并求之也。

论微子先抱祭器归周

微子名启，纣之庶兄也。微子数谏不听，乃与箕子、比干谋，遂去。

先儒论曰：或言微子先抱祭器归周，非也。《书》所谓“我不顾行遁，我罔为臣仆，去而避纣，曷尝有去商即周之事哉？又曰：武王悼纣之自焚，以武庚奉殷祀，一时释箕子囚，封比干墓，而未及微子，以微子避于荒野，未之获也。迨武庚叛戮，始求微子以代殷后。奔周之说，何太谬乎。

笠翁曰：抱祭器归周，未必遂无其事，但恐不在夷、齐叩马以前，而在武庚叛戮之后耳。若果在武庚叛戮之后，周求微子以祀殷，当此之时，犹抱商家祭器而来，则其不忍忘国之心，又在箕子、比干之上矣。何必强讳其事，而复以胶柱之见论古人哉？

汪北海评：祭器者，所以奉宗祊，盛黍稷，而裨皇祖血食于勿替者也。微子当归周时，仍抱商之祭器，则是所归者周也，所存者商也。在商不能保此器，在周乃可以守此器，犹之军中可以避兵，金马门可以避世，非有私于周也。是故武庚叛周，似欲兴商矣，而实所以灭商；微子归周，似欲废商矣，而实所以存商。周公知之，故《大诰》既作，而遂有微子之命。戮武庚而封微子，夫亦各成其志焉耳。厥后张良仕汉，乃始终为韩者，亦犹行微子之心；汉高既入汉中，而犹令张良出从韩王者，亦犹行周公之志。圣贤举动，超出拘儒亿万，非我笠翁，孰与阐其微哉。

周　纪

论晋文公赏从亡者而不及介子推

文公名重耳，献公次子也。献公嬖于骊姬，杀太子申生而伐重耳蒲于薄。重耳出奔，十九年而后反国。尝馁于曹，介子推割股以食之。及归，赏诸从亡者，而不及子推。子推之从者悬书宫门曰："有龙矫矫，顷失其所。五蛇从之，周流天下。龙饥乏食，一蛇刲股。龙还于渊，安其壤土。四蛇入穴，皆有处所。一蛇无穴，号于中野。"公曰："噫，寡人之过也！"使人求之不得，隐绵竹山中。焚其山，子推死焉。后人为之寒食，文公环绵上田封之，号曰"介山"。

笠翁曰：晋文公赏从亡者，而不及介子推，人皆责其寡恩，予独嘉其有识。何也？以子推望报之心，不在施恩以后，而在行惠之先也。当其割股救馁之时，已先伏一求多之念于胸中矣。夫割股救亲，人子之事也，然必于亲疾垂危之日，万不得已而为之，求以自尽其心耳；而古人犹有病其过情，不以列之纯孝者，以其非中庸之道也。至于从亡之主，谊虽关切，然亦稍杀于亲矣。况其受困之时，馁也，非疾也。割股以疗病，吾闻其语矣，吾见其人矣；若曰割股以救饥则吾不特未见其人，亦且未闻其语也。子推为此，亦何心哉？盖以从亡者五人，解衣推食之事，谁独无之，非

有奇能异行，不足以结嗣主之心，而来他日非常之报耳。由是观之，则与易牙之烹子何异哉？文公之不赏，非忘之也，盖稍迟之，以观其责报不责报耳。迨“有龙”之歌一作，而当年之心事昭然矣，此时不求之使出，复何待哉？而无如其有求不得，遂以恩变为仇也。焚山不出，抱树而死，亦何前恭而后倨哉。凡施恩而有责报之心，迨望之过奢、酬之稍薄者，未有不莫逆其始，而冰炭其终者也。吾不怪晋文赏功之太迟，而怪其求人之过急。或榜示其功，招之使出，否则使人以物色求之，世未有终日望报之人，与之以报而不受者也。奈何烈山泽而焚之，是以驱鸟兽者驱人矣，报功之典，曾若是乎？此谲而不正之故智也。虽然，子推于此，亦惟有死而已矣，岂能复以鸟兽之道自全其身哉！

笠翁又曰："有龙”之歌，文义最劣。以龙喻主，以五蛇喻从亡之五人，以还渊喻反国，以得所喻受赏，又以“一蛇无穴，号于中野”喻己之独不蒙赐，无语不病其过庸，无意不嫌其太露，全不得隐讽之法、寓言之体，竟像今世蒙童小子学步之文，不料出于三子代世。可见古人载籍中，原有最不妥贴处，但未经人摘出耳。人谓秦、汉以后之书不宜多读，吾又谓秦汉以前可读之书，亦正少耳！

论卫懿公使鹤乘轩

卫懿公好鹤，鹤有乘轩者。狄人伐卫，卫将战，受甲者皆曰："使鹤，鹤实有禄，予何能战？”战于荧泽，卫师败绩，杀懿公。

先儒申瑶泉曰：卫君徇于一禽之好而纵以失民；卫人嗛于一眚之微而怼以亡君，俱无善以相接，而君臣骈死，以为天下笑，可悲也！

笠翁曰：卫之亡国，其失在君。尚论者不独罪君，而令国人与之分过，使后世为臣者，不得以怼君之故坐视邦国之灭亡，诚至论也。但谓国人以一眚之微而怼以亡君，则似严于责民，而责君者未免太恕。卫君之亡国，非止以一眚之微也。史载鹤乘轩者，乃举一事以概其馀耳。即以此一事论，亦何尝不足以亡其国哉。公明仪曰：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是率兽而食人也。”夫肉、马自肥，与民何涉？而以食人之罪加之兽，以率兽食人之罪加之君乎？亦曰厚其所薄，未有不薄其所厚者耳。宠鹤而至乘轩，则凡有类于鹤者，无不加以异数可知矣。以异数加之禽兽，则以奴隶待其臣、仇敌视其民者，又可知矣。受甲者皆曰“使鹤，鹤实有禄”，但言鹤有禄，则受甲者之无禄，不待辨而自明。夺受甲者之禄以养鹤，是即率兽杀人之道也。君能率兽以杀人，臣独不能借人以杀兽乎？是懿公之国，鹤亡之也；懿公之身，鹤杀之也。但其臣之在当日，止当令懿公先斩其鹤，而后出师，为之戮力御敌，使知朝廷之轩，非有功者不得乘，朝廷之禄，非死事者不得食，则为身、为君之道，两得之矣。奈何不仇鹤而仇君，使之身亡国破。后世为君者则知鉴矣，其为臣而不明大义者，则将何以为训哉？

汪北海评：尝惜张汤磔鼠，其词失传；今见斩鹤之论，如见磔鼠词矣。先斩鹤而后出师，妙绝！此等区处，似从马嵬驿缢杀杨玉环得来。

论魏绛规晋侯以安乐思终

晋侯与诸侯伐郑，会于萧鱼。及郑平，郑人赂晋以歌钟、镈磬、女乐，悼公以其半赐魏绛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，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。请与子乐之。”绛辞曰：“诸侯无慝，君

之灵也，二三子之劳也，臣何力之有焉？抑臣愿君安乐而思其终也。

笠翁曰：论此事者，当从“赂”字生情。“郑人赂晋以歌钟、镈磬、女乐”，凡书“赂”者，皆心不欲与而勉强予之，且将有所利焉，即所谓“将欲取之，必姑与之”之意也。吴将伐齐，越子率众以朝，王及列士，皆有馈赂。吴人喜，惟子胥惧，曰：“是豢吴也。”由此观之，凡书“赂”者，皆“豢”之别名也。犹畜鸡犬牛豕而以食豢之，豢之，正所以自利也。苟明此义，将战栗委弃之不暇，何乐之有？魏绛不拜君赐，而规以安乐思终，其即子胥“豢吴”之意，而以和婉出之者乎？

沈因伯评：予岳父尝谓予曰：汝辈善弈者颇多，善读书者绝少。能以弈棋之法移而读书，则无不可相见之古人，亦无不可见长之文字矣。”予请其故，岳父曰：“棋中有眼，稍解拈得子者无不知之；古人文字中亦有眼，毕世拈毫者竟未识也？”予复请竟其说，岳父曰：“汝但取古书一卷作棋枰，以弈棋之法读之，久当自得。”予性呆笨，以书代弈者数月，而究竟不得其解。他日，取岳父论史者读之，偶及是篇及《论子产宽猛之政》，因废卷狂枉笑曰：“道在是矣！书歌钟、镈磬、女乐而曰‘赂’，论火猛人畏之说而终之曰‘遗爱’，非眼而何？”他如智宣子、赵简子立后、项羽不渡乌江诸妙论，无一不从书眼中得来。弈法可通于书，诚哉是言也。余小子不敢自秘，愿公诸海内同人之善弈者。

论吴季札让国

吴子寿梦有四子：长诸樊，次馀祭，次馀昧，次季札。寿梦见札贤，欲立之，札辞，乃立诸樊，樊复让札，札谢曰：“曹人欲立子臧，子臧去之，以成曹君；札虽不才，愿附子臧之义。”诸樊

卒，馀祭立，及馀昧，欲传以次，必致国于季札，札卒不受，曰："有国，非吾节也。"固立之，弃其室而耕。乃舍之，封之延陵，故号延陵季子。

先儒论曰：废先君之命，非孝；附子臧之义，非公；执礼全节，使国篡君弑，非仁；出能观变，又不讨乱，非智。彼诸樊无季历之贤，王僚无武王之圣，而季子为太伯之让，是徇名也，岂曰至德？

笠翁曰：吴季札让国一事，是之者非，非之者是，以让之不得其人，致日后有篡国弑君之事也。其义本之《春秋》，原有责备贤者之法。尊之为贤者，故肯施以责备之辞；则凡施责备之辞者，皆欲尊之为贤者也。愚谓英雄不可以成败论，独于贤人君子正不妨以成败论之。何也？英雄恃一往之气，不必尽顾将来；贤人君子计出万全，不可不详及始末。泰伯以让国而兴周，孔子称为至德，论其成也；季札以让国而亡吴，论者责以非义，论其败也。但责之曰可以让，可以无让，让之未免伤廉，况知其不可而固让焉，则是一味忌贪，而意忘乎其为矫矣。如是议之，始为允当。若以不孝、不公、不仁、不智责之，无乃过刻而伤贤人君子之心乎？世有不孝、不公、不仁、不智之人，而肯始终以国让者乎！

方尔止评：泰伯让而周兴，季子让而吴乱，此自后人据成败而褒贬之耳，二公当日何知有此。其志同，其道合，正未可分优劣也。况季子与孔子同时，设令其让稍稍可议，孔子必为微词，不应心服如此。以孔子所心服之人，而后人恣臆妄谈，有是理乎？读此论，知前人不孝、不公之说，乃大谬也。

论子产宽猛之政

子产有疾，谓子大叔曰："我死，子必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故多死焉。故宽难。"疾数月而卒，仲尼闻之出涕，曰："古之遗爱也。"

笠翁曰：子产诲人以猛，而孔子不以刚忍目之，于其死也，反挥涕而赞曰"古之遗爱"。以猛为爱，不几以宽为不爱乎？曰：非然也，虑天下后世之人，不效子产之存心，而但效其行事，故揭其心以示人曰：子产非天下之忍人，乃存心慈爱之人也；惟存心慈爱之人，始可以行威猛之事，若稍涉残忍而行烈政，则民无噍类矣。圣贤口中无不关世道人心之语，要须后人善绎之。子产曰："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。"吾请赞一词曰："唯存仁者能以猛服众。"

论程婴立孤而死

晋屠岸贾将作难，杀赵朔于下宫。朔妻有遗腹，走公宫匿。既免身，生男。贾闻之，索于宫中，夫人置儿袴中，得脱。朔客程婴、公孙杵臼相与谋曰："立孤与死孰难？"婴曰："死易，立孤难。"杵臼曰："子强为其难者，吾为其易者。"乃取他儿匿山中，婴出，谬曰："与我千金，我告赵氏孤处。"贾喜，乃使人随婴，杀杵臼及儿。婴与其真孤匿山中，名曰武。后晋侯悯宣孟之忠而求其后，乃立武，反其田邑如故。及武冠成人，程婴辞诸大夫，谓武曰："昔下宫之难，我非不能死，思立赵氏之后；今武既立，我将下报

宣孟与公孙杵臼。”遂自杀。

笠翁曰：程婴、杵臼二人之死，皆以下报宣孟。然杵臼之死，死于赵孤未保之时，以一身之存亡，系赵祀之绝续。死有重于泰山者，杵臼是也。程婴之死，死于赵武成立之后，欲全匹夫之谅，遂为沟渎之经。死有轻于鸿毛者，程婴是也。然为此论者，皆世俗之恒情，非英雄之远见。以予观之，程婴之死于后，犹杵臼之死于前，死则功成，否则事败，皆万无可生之理也。盖赵孤之真伪，惟婴与杵臼二人知之，杵臼既死，无可证者。晋侯虽从韩厥之言，悯宣孟之忠而立其后，盖触于一言之义，而感于一念之仁耳，能保事定之后，不有起而议之者乎？我于敌势方张之日，既可谬执假孤为真，则人于赵宗既覆之馀，何难共指真孤为假？若谓取他人之血胤，冒贵族之宗祧，冤则冤矣，其罪犹可言也；倘以仗义之高踪，认为居奇之鄙行，则今日之程婴，不几为他日之吕不韦乎？万一晋侯惑于人言而下问罪之诏，则婴欲不死，其可得乎？婴死，而赵氏既立之孤，其能晏然无恙乎？与其死于群疑既集之后，无宁死于流言未播之初，且使晋国君臣交相谓曰：“婴冒万死以延如线之脉，而始终不有其身，宣孟之德足以感人也。”若此，有不共保其子孙，而使之相延于勿替乎？此婴当日之苦心，从未经人剖出者也。观其对赵武之言曰：“彼以我为能成事，故先我死，今我不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。”遂自杀。夫武既成人矣，复故位矣，乃复曰“是以我事为不成”，抑何自为刺谬欤？盖明告之曰“我不死，汝之成败尚未可知”耳。后人不明斯意，而动谓舍生取义者为矫，是不特未识古人之心，亦且未辨古人之语矣。

汪北海评：晋赵穿弑灵公，赵盾亡不越境，太史书盾“弑君”，仲尼美其书法不隐，则赵宗之当灭，已定于董史、宣圣两言矣。及屠岸贾治灵公之贼，杀赵朔，晋之诸卿大夫，未闻有以妄杀罪贾者。杵臼为朔客，婴为朔友，谋

匿赵孤，不过感赵氏私恩耳，岂能与兴讨贼之师、问弑君之逆者同日语哉。景公疾，之逆者同日语哉。景公疾，卜人称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，乌知非受婴请嘱，如曹竖、侯獳故事？况公因韩厥之众胁诸将，诸将不得已，归狱于贾，则贾之无罪明矣。婴与武攻贾灭之，能保事定之后，无如董太史其人者，权是非，酌功过，而复诛婴与武耶？程婴知之，故以一死系晋之人心，使人敬婴、爱婴，自不忍深求于婴，因以不忍深求于武。夫召公行，南人不忍伐其甘棠，况重然诺、轻生死、扶危定倾之义士，其所鞠育之孤，而忍覆灭之乎？以是言立孤之难，诚哉其难也。笠翁从"今我不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"二语勘入，真有显微阐幽之识。

陈植三评：予儿时读史，尝以程婴比之侯嬴。婴不死，无以谢杵臼；嬴不死，无以谢晋鄙。古人不重其生也如此。今读笠翁此论，遂觉嬴尚可生，婴必不可不死。又悟婴死非特谢杵臼，正所以立孤于不败，嬴死非特谢晋鄙，亦所以救赵于必成。古人不轻其死者又如此。

论伍员覆楚、申包胥复楚

伍员与申包胥为友，皆楚人也。员父奢兄尚被楚平王杀，员奔吴，与包胥别。员曰："我必覆楚。"包胥曰："我复之。"伍员既奔吴，道吴伐楚。既入郢，遂鞭平王尸。包胥乃如秦乞师。秦伯使就馆，包胥依庭墙而哭，日夜不绝，饮食不入口者七日。秦乃为之出师，遂败吴师，遂败吴师，楚昭王复国。

先儒论略曰：覆楚、复楚之事，盖伍、申二人递成其志者也。子胥之亡也，过而别包胥曰："我必覆楚。"包胥曰："我必复楚。"则楚之将覆，包胥与闻其谋者也。与闻其谋而莫之禁，所以成子胥之志也。及包胥复楚，而子胥亦莫之禁，所以成包胥之志也。此两人者，真天下奇男子哉！

笠翁曰：一国也，覆之、复之，如反掌然，两人之能事则见

矣，其如君父之播迁、生民之涂炭何！究竟伍子胥、申包胥所行之事，均非报君为国之良图、处友全交之正道。

张祖能评：楚国安危，全系子胥、包胥二人。然则包胥苟欲存楚，何不豫杀子胥，则楚人不必存而自存；子胥果欲覆楚，盍于入楚时先追包胥杀之，则楚不覆而自覆。二子善全友道，愿为其难，笠翁“处友全交”之说，可为千古定案。然报君处友，吾必以申包胥为正。

论智宣子、赵简子之立后

智宣子将以瑶为后，智果曰：“不如宵。瑶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。美须长大则贤，射御足力则贤，技艺毕给则贤，巧文辩慧则贤，强毅果敢则贤；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陵人，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能谁待之？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”弗听，智果别族于太史，为辅氏。

赵简子之子，长曰伯鲁，幼曰无恤。将置后，不知所立。乃书训诫之辞于二简，授二子曰：“谨诫之。”三年而问之，伯鲁不能举其词，求其简，已失之矣；问无恤，诵其词甚习，求其简，出诸袖中。简子于是立为后。

论者以二事并列，较其低昂。予谓论此事者，不必远搜奇奥，别探幽微，只以二事之本文细玩一过，便起无数峰峦，令人应接不暇矣。“训诫”二字，是赵氏保家之本；“五贤”二字，是智氏灭宗之源。两家之功罪，不在子而在父，两家之得失，不在立后之日，而在正嗣未立之先，以平日有教不教之分耳。书训词于简，其能以义方勖子，不待辩论而知之矣。若智伯之纵而不教，今于瑶之不仁处验之，反在其贤于人处知之，何也？智果口中多微词，

其所谓贤者，皆愚不肖之别名也。首以“美须长大”为词，是内无可取而求诸外，其寓贬于褒也可知；至于“射御足力”、“技艺毕给”、“巧文辩慧”、“强毅果敢”诸能事，盖孔子所谓“好行小慧”，滕世子所谓“驰马试剑”，后生辈有一于此，未有不丧其家者也。但智果于为父之前，不便深言其子之恶，故先予以可喜，为后来纳谏地耳，其如宣子之溺爱何！故曰：两家之功罪，不在子而在父；两家之得失，不在立后之日，而在正嗣未立之先也。若无恤之于伯鲁，但有智愚之分，而无贤不肖之别。人谓无恤受简之后，历三年而诵之甚习，又能出诸袖中，真令子也。以予观之，是必有人教之使然，非天性也。训诫之词无几，固不难于诵习，但出入必置怀袖，而无片刻之遗，此则有意必为之事，而非无心偶合之情。万一怀之平日，而失于承问之一朝，则奈何？殆简子有意乡之，而无废长立幼之名，故授其意于母氏或师傅，以为躐进之阶耳。不然，何于父死之后，缞绖未除，遂以铜斗击杀伯鲁之子而并其地？岂训诫之词，止宜佩服于生前，而不当遵行于死后乎？予故曰：无恤之于伯鲁，但有智愚之分，而无贤不肖之别，盖迹其事而原其心也。

论吴起杀妻求将

吴起以卫人仕于鲁。齐人伐鲁，鲁人欲以为将，起妻齐女，鲁人疑之，起杀妻以求将，大破齐师。或谮之于鲁侯，起恐得罪，闻魏文侯贤，往归之。文侯问诸李克，克曰：“起贪而好色，然用兵，司马穰苴弗能过也。”于是文侯以为将。

笠翁曰：千古不近人情之事，未有如吴起杀妻与易牙烹子、乐羊食子之三事者也。其所以忍心害理而为之者，不过欲取信于人

耳，而人反疑之者，何也？曰：诈也。又有同其事而异其情，能使天下万世相信而不疑者，张巡之杀妾是也，诚也。疑与信之分，在诚与诈之间而已矣。胡以籍口知其诈？曰：起之去鲁而归魏也，文侯问诸李克，克曰："起贪财而好色。"夫既已好色，则其在鲁之杀妻，未必专为求将。非憎妇貌之不扬，即惑于侍妾这言，借此以除妒妇耳。吾未见颁财好色之人，肯为建功立名而杀一美妇、弃一贤妻者也。

论商鞅徙木立信、诱执公子卬

予尝谓商鞅为千古罪人，以其开天下残刻之端，而凿后世奸雄以狙诈不情之窍也。操、莽辈所行之事，无一不取法于此。独怪当时秦国乏人，不能破其狡狯。岂有无故令人徙木，而予以五十金之重赏，其意不有在者乎？岂有如此多术之人，不能规正太子于先，必欲使之犯法，而刑其师傅，以售吾恐吓斯民之计者乎？至公子卬以同国之人，习闻其狡，而以身试不测，又无术之尤者也。

噫，以一国之愚，而成一人之智，俾其流毒至今，诚为恨事。有心天下者，不能不为世道人心诛祸首也。

论蔺相如屈于廉颇

蔺相如能完璧归赵，又能使秦王击缶，独闻廉颇欲辱之，辄引车避匿。勇于万乘之君，而屈于一人之敌，英雄之不可测也如此。然为此不可测之事者，间亦有人，如韩信纵横于劲敌，而挫辱于少年是也。然相如之受屈与韩信之受屈，不可同年而语。以

韩信为盖世英雄，少年为市井亡赖，胜之不足为荣，故屈之亦不足为辱耳。若令绛、灌诸人以此加信，信有拔剑死斗而已。若廉颇之与相如，则当世二丈夫也，此辱则彼荣，此荣则辱，孰肯引车避匿而为辱己荣人之事哉？于此而能自屈，可谓屈人之不能屈者矣。然又不止于能屈，观其“先国难，后私仇”一语，自占何等地步！不待颇之肉袒谢罪，始觉其荣，此语出口，已令善饭将军置身无地矣。

千古上下皆美相如之能自屈，予独曰：相如非能自屈，乃深于屈人者也。

论王孙贾、赵括、陈婴、王陵四母之贤

王孙贾、赵括、陈婴、王陵四母皆贤，然其所以为贤者，则分二种：括母、婴母善保其子之身；贾母、陵母善成其子之名。然保其身者，妇人之恒情，成其名者，男子之壮志。括母、婴母虽贤，终成为妇人；若贾母、陵母者，则巾帼也而须眉，慈母也而严父矣。

秦　　纪

论缩高及安陵君、信陵君之事

安陵人缩高之子，仕秦守管。信陵君攻之不下，使人召高攻管。高辞，信陵君怒，使谓安陵君：生束高而致之，不然，帅十万之师以造城下。安陵君曰："吾先君成侯，受诏襄王以守此城也，手受太府之宪曰：'子弑父，臣弑君，有常不赦。'今缩高辞大位以全父子之义，而君曰：必生致之，是使我负襄王之诏，而废太府之宪也。"缩高闻之曰："此辞反，必为国祸，吾已全己，无违人臣之义矣，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乎？"乃之使者舍，刎颈而死。信陵君闻之，缟素避舍而遣使谢安陵君。

丁南湖曰：缩高明于父子之义，安陵君明于君臣之义，信陵君亦可谓知过能改者矣。

予谓缩高全父子之伦，安陵守君臣之义，二事实堪媲美；若信陵之缟素避舍，则有间焉，未堪鼎足于君臣、父子、朋友之间也。召人之父以攻其子，灭君之宪以利其城，是置伦理纲常于不问矣，安得复有悔过之心乎？夫攻管不下，而至欲召其父以为饵，其出于无可奈何也可知。今闻父死于义，则守者愈坚，欲以不义之师而克守义之城，虽至愚者亦知其不能也。故借重义哀死为名，缟素避舍，以为旋师计耳。其意盖曰：吾非攻之不下，乃挫于仁而

屈于义也。噫，有挫于仁而屈于义者，肯为挈父攻子之事乎？后世不察，予以“知过能改”，使配食于安陵、缩高之间，亦可谓苍素莫辨而齐方寸之木于岑楼矣，吾将谓之何哉！

论《纲目》书张良博浪之击与荆轲、聂政之事一褒一贬

子房之于荆、聂，其报仇之迹虽同，而所报之仇与所以报仇之故，则相去千里，虽欲强比而同之，不可得也。夫子房所报之仇，乃君父之仇也。五世相韩，则其受韩之恩，可谓渊深而岳峙矣。一旦为秦所灭，即稍知礼义者，皆有切齿之心，况良为间出之英雄，实实有报仇之具者乎？其击秦也，既非激于人言，又非迫于时势，乃自性灵所发，如渊鱼之奋跃、草木之怒生。以他人视之，则为不得不然，由子房视之，实为莫知其然而然也。至于荆轲、聂政所报者，不但非君父之仇，亦且非己之仇，盖见役于人而仇其所仇者也。仇其所仇，而又不问其可仇与否，漫然一试，而使身亡事偾，是何异于盗人而不得其术，卒为所获者乎？书之曰“盗”，犹曰幸焉。盖二人非智盗，乃愚盗也。且子房之击秦，非自击之，以力士击之也。大索十日而不得，是何如之力士乎？使力士而遇荆轲、聂政，必不屑与之较短长矣。然则力士之所不屑较者，而以子房较之，不几辱子房而羞天下之士乎？宜《纲目》之大判其词，使仇人之仇而徒偾其事者，不得与报君父之仇而终能成其大志者比也。

西　汉　纪

论项王东乡坐王陵之母、置太公于高组之上

项王东乡坐陵母以招陵而陵卒不至，又尝置太公高俎之上以胁汉而汉终不下者，皆以所藏乎身不恕，而不能喻诸人也。

危其亲以胁其子，是欲天下之人为孝子矣。欲天下之人为孝子，必先自为义士以激之。获太公、陵母于军中，当丰其供膳，盛其仪从，厚款数日而还之，是以义示天下也。我以义待其友，则人不敢不以孝事其亲，或者感我之不杀而稍缓其犄角之势，亦未可知。乃欲烹其父、挟其母以恐喝之，是明以不义加人、而塞天下以孝事其亲之路矣。欲人之归而且下，其可得乎？

况汉王与王陵，又未必皆孝子也。汉王报父以分羹，王陵致母于伏剑，虽其天性使然，亦由项王以不义倡之耳。安陵君以挟缩高以攻管，缩高刎颈而管卒不下，即此事之前车也。千古上下，有躬为非礼而欲人以道义报之者，吾未之前闻。

论汉高帝拜季布、斩丁公

季布为项籍将，数窘辱帝。籍灭，帝购布千金，匿者罪三族。布乃髡钳为奴，自卖于鲁朱家。朱家为见滕公曰：“季布何罪？臣

各为其主耳。今上始得天下，而以私怨求一人，何示不广也？且以布之贤，汉求之急，此不北走胡、南走越耳。夫忌壮士以资敌国，此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。”滕公待间言于上，乃赦布，召拜郎中。布母弟丁公，亦为羽将。逐窘帝彭城西，短兵接，帝急顾曰：“两贤岂相厄哉？”丁公引还。及羽灭谒见，帝以丁公徇军中，曰：“丁公为项氏臣，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。”遂斩之，曰：“使后为人臣者无效丁公也。”

笠翁曰：“高帝生平之怨，无所不报，所幸而免者，惟季布、雍齿二人而已。然皆借力于人言，又皆得之于恐喝。留侯为雍齿游说，则曰“诸将相聚谋反”，滕公为季布游说，则曰“北走胡、南走越”。可二人之不死而且得封侯拜官者，非出于高祖之诚然，有所畏而予之也。谓之知几达务则可，谓之宽明仁恕则不可。惟斩丁公一事，乃英雄血性使然，非有所迫而诛之也。如此快事，千古无几。即使季布不拜而专斩丁公，亦不失为英雄之主，况二事可以并称者哉？略短而取长，即谓季布之拜官，出于高帝之诚然也亦可。

王望如评：布之窘辱汉高，非窘汉高也，为其主也。丁公放汉高而不逐，非放汉高也，不为其主也。不为其主，犹得谓之为人臣乎？一拜一斩，久已定于或窘或放之时矣。

论韩信赐漂母、官少年

韩信封楚王，至楚，召漂母赐千金，召辱己少年为中尉。告诸将相曰：“此壮士也。方辱我时，宁不能杀之耶？杀之无名，故忍而就此。”

笠翁曰：二事中亦有优劣，赐漂母易，官少年难。韩信封楚王，富贵已极，其视千金，犹吾辈之视斗粟尺布，以赐路人，犹不足怪，况报微时活命之恩乎？吾犹怪其过轻且不早耳。前此为齐王及拜大将军，何一非报恩时，乃为出纳之吝，而必待王楚以后，何也？漂母之不受，未必不由于此耳。若官少年一事，诚不可及。但其告诸将之言，又非本心，乃英雄欺人语也。彼曰："方辱我时，宁不能杀之乎？杀之无名，故忍而就此。"夫无故出人于胯下，是辱士也，辱士而杀之，何谓无名？其所以不杀者，不过虑三尺法耳。杀人抵命，盛世且然，况秦有苛法者乎？留其身以有为，不肯死于杀人之法，故忍而就之，此恒人之情也；信耻为恒人，故讳而不道，乃饰以他辞。至于王楚之时，杀此辈一人，如灭虮虱耳；待以不死，已见深仁大德，况从而官之？岂非圣贤所行之事哉。然而韩信英雄，非圣贤也，吾不敢以论圣贤者论之。大约英雄成事与立功名，皆由于小人之激挫：妻不下机，嫂不为炊，此苏季子之少年也；叱而辱之，使出胯下，此楚王信之妻与嫂也。信之得有今日，少年与有力焉。由是观之，则少年之功，岂出漂母下？不杀而官之，诚英雄之高见耳。

抑又有说焉：丈夫得志，要使有恩有怨之人目击而叹服之，始可自明其得意。富贵而归故乡，使仇家已死，亲交零落，则与衣绣夜行何异？使信杀少年于当日，则此际之高牙大纛，叱咤风云，欲起九原而使之见，其可得乎？留至今日而使之见，以动其羞愧怨艾之心，是不杀之甚于杀也；又从而官之，使刻刻瞻拜下风，求一藏羞之地而不可得，是又以冠裳为斧钺而揖让代征诛者矣。英雄之刻毒，遂至是哉！此报仇雪耻之良法，不可不揭以示人。凡人以韩信自期，而不屑与少年为伍者，皆当视怨为恩，留其人以自待可也。

余澹心评：观笠翁此论，则李广杀灞陵醉尉非与？余生曰：韩信官少年，见信之巧，广杀醉尉，见广之真，总之皆英雄也。英雄举动，最忌雷同。

论项羽不渡乌江

汉兵追项羽至乌江，有亭长舣船以待曰："江东虽小，亦足以王，愿急渡！"羽叹曰："籍与江东子弟八千而西，今无一还，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父老乎？"遂自刎。

笠翁曰：羽之不渡乌江，疑为亭长所执，夫人而知之矣。但其疑心之所自始，与所以不得不疑之故，尚未经人道破，予请以管见测之。其疑心之所自始，则始于舣船有人；其所以不得不疑之故，则全在"亭长"二字。汉兵追羽至乌江，则乌江片土，必非鸡犬不惊之地。亭长何人，能不随众避兵，而尚舣船以待，且为甘言以诱之乎？虽曰非奸，吾不信矣。至于"亭长"二字，更属千古疑团。何也？汉王非他，其未起兵时，亦泗上一亭长也。安在舣船之人，非其当日同事者乎？为得志之亭长所追，复有一亭长舣船以待，此而不疑为奸，必其无心肠知识者而后可，后汉白衣摇橹之事，非其左券乎？此时自亭长而外，必不另有一舣船之人。欲渡不可，不渡不能，与其死于亭长之手而为天下笑，无宁死于自刎之为烈乎？此重瞳不王江东之故也。至其对亭长之言，则欲与江东父老为永诀之词，借亭长之口以代传之耳。

孙宇台评：说及"亭长"二字，羽未有不丧魄者。独怪千人万人读史，从未有一人拈出，而独留此妙论，待我笠翁发之，此亦理之不可解者。岂古今人尽皆瞶瞶，视"亭长"二字不见，抑笠翁二目之中有四瞳子，以一半射泗上亭长，一半射乌江亭长，故能并见而互得之邪？甚矣，造物生才之迟，而

不使唐、宋诸贤，亦获闻此妙论也！

论汉定元功位次而张良、陈平不与

诏定元功位次，皆曰："曹参功多，宜第一。"鄂千秋独以萧何转饷、独全关中为万世之功。上乃以何为第一，参次之，鄂千秋亦以进贤受赏，封安平侯，而良、平不与。

先儒论曰：汉封功臣，其盟誓之辞曰："非军功不侯。"于军功中又立最重三事：一曰从起丰沛，二曰从入关中破秦，三曰从定三秦。十八侯位次，全分于此。良、平皆后附，故不得与。又，良、平皆帷幄谋议，不履行阵，所以让军伐居先。

笠翁曰：陈氏之论是矣，但后云"良、平皆帷幄谋议，不履行阵，所以让军伐居先"，此语殊觉悖谬。夫运筹帷幄，此军功所自始也，不见"功狗"、"功人"之议乎？或先设盟誓之时，草草定议，未尝计念及此，殆成功之后，又不便更易前言，故良、平有功而不得与。然以公道论之，究竟是一恨事，两君没齿无怨言，此其所以不可及也。

汪北海评：无功位次，每有不惬人意者，不独汉高也。云台不列伏波，明初不王诚意，其事颇与良、平类，倘亦英雄欺人，故颠倒以示不测耶？然而没齿无言，宜笠翁之深服两君矣。

论汉高之兴，《纲目》特笔有四

《纲目》于高帝有四特笔：其未即位也，如秦书"伐"，如项

籍书“讨”，其用边兵也，书“致助”；其即位也，书“即皇帝位”。大纲正矣。

笠翁曰：班彪作《王命论》，于汉高多溢美之词，犹曰本朝之臣子，不得不然也。朱子去汉千馀年，中历数代，何所畏于汉朝、何所私于高帝，而亦为此极口之赞扬、不留馀地之书法哉？总为得天下以正耳。得天下以正，遂占却如许便宜。甚矣，汉高有幸，而得生于嬴秦暴虐之时也！

论汉高祖为义帝发丧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同异

项羽密使英布杀义帝于江中，沛公从新城三老之议，为义帝发丧，合诸侯兵伐楚。

荀彧谓曹操曰："昔晋文纳周襄而诸侯从，汉高发义帝丧而天下归。"因劝迎献帝。操遣曹洪西迎天子，自将兵诣洛阳。

笠翁曰：继晋文而欺天下者，汉高是也；继汉高而欺天下者，曹操是也。思旧德而怀故主，天下之民有同心焉。纳襄王，哭义帝，迎献帝，所谓欺之以其方，故当世之心皆为所欺，而莫之觉也。然以后世之人观之，则似傀儡登场，不过演习故套而已，何同异、得失之足论哉。

汪北海评：世每多汉高之发丧，而不直魏武之挟天子。笠翁大声并喝，等之曰"欺"，诚哉是欺也。何也？汉高之发丧，从三老、董公之言也。岂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俟人怂恿而后报者乎？且董公之言曰："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"则发丧非为义帝也，欲屈服西楚也；其欲屈服西楚也，欲取天下也。欲取天下之心，是即魏武之心也。故笠翁大声并喝，等之曰"欺"。诚哉是欺也。

笠翁曰：忠臣义士，做得到头便是忠臣义士，做不到头便是乱臣贼子。犹看传奇者，只看临了一二折，未有生、旦其始而净、丑其终者也。汉高与魏武皆是两截人，故不敢叛其泾渭，以其他事有别，而此一事实无别也。

论韩信登坛之对、诸葛亮草庐之谈、王朴平边之策

汉王从萧何言，设坛拜信为将，信曰："项王喑哑叱咤，可废千人，然不任贤，匹夫之勇耳；接人多呴呴，每吝赐赏，妇人之仁耳。王诚反其道，三秦可传檄定也。"

刘备三顾草庐，始得见亮，亮曰："曹操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令诸侯，难与争锋；孙权据江东，国险民附，可为援而不可图。荆州地形四塞，用武之国，益州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地，而其主皆不能守，此天所以资将军也。若跨有荆、益，修政观变，霸可图矣。"

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，王朴献策，言中国之失吴蜀幽并，皆由失道，今欲取之，莫若反其所为。唐与吾接境，其势易扰也。避实击虚，避强击弱，则江北诸州，将悉为我有。既得江北，则用彼之民，行我之法，江南亦易取，巴蜀可传檄而定，燕地望风内附。惟河东必死之寇，不可以恩信诱，且为后图。俟天下既平，伺间一举可擒也。

真西山曰：古今论兵者甚众，然卒之无言不酬者，惟韩信登坛之对，诸葛亮草庐之谈，王朴平边之策。

笠翁曰：贤人君子之道，与英雄豪杰之事判然不同，其归于名实相副，则一也。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，贤人君子之道也；先言其所能行，而后以实践之，英雄豪杰之事也。韩信、诸葛亮、王朴三人，是能以英雄豪杰之事，而合贤人君子之道者也。天下大

事，一毫未入其手，而能言之凿凿，说成说败，若数家珍，旁观者不笑为夸，即鄙为诞矣。及至大事入手，逐件做去，无一不与所言凑合，若还此话不说在先，焉知今日之成功，非以偶然侥幸而得之者乎？“偶然侥幸”四字，英雄豪杰之所耻也，故必欲断之于初。其必欲断之于初，似与贤人君子相反；及其功成名立，使天下后世皆信其非夸非诞，则与贤人君子无异矣。后世论人者，何必定执贤人君子之道，而为侥幸成功者留一藏拙之地哉。

论韩信兵法

信出背水阵胜赵，诸将问曰：“兵法右倍山陵，前左水泽，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以胜，何也？”信曰：“此在《兵法》，诸君不察耳。《兵法》不曰‘陷之死地而后生、置之亡地而后存’乎？且信未得素拊循士大夫也，此所谓驱市人而战，置之生地皆走，宁得而用之乎？”诸将皆服。

笠翁曰：兵无常形，全在因时制宜，而不为人所测。若执定古法行军，谓其断难移易，则孙膑减灶之后，人人只该减灶，虞诩增灶之后，人人又只该增灶矣。岂谈兵之书只我国有之，而敌人竟未之见邪？韩信用兵之妙，全在善读《阴符》而不为《阴符》所缚，故能出奇取胜。以予观之，其对诸将之言，还是论其浅而未及深也。

又曰：“未得拊循士大夫”一语，是韩信之谦词，以对诸将而言也，观“士大夫”三字可见。若泥定此语为实，则凡未经拊循之人，皆可驱而之死地矣。误天下后世之苍生者，必此言也。

王望如评：淮阴用兵与汾阳相反：汾阳正胜奇，淮阴奇胜正。神而明之、

存乎其人，原不等于弈之谱、射之的、字画之蓝本也。“未尝拊循士大夫”一语，不独善将兵，即谓之善将将亦可。

论班彪称高帝宽明仁恕、知人善任

班彪《王命论》曰：“盖在高祖，其兴也有五：一曰帝尧之苗裔；二曰体貌多奇异；三曰神武有征应；四曰宽明而仁恕；五曰知人善任使。”

先儒论曰：帝以其嫂戛羹，不封伯氏之字，太上皇以为言，乃封其侄为戛羹侯，明著昔日吝羹之咎，宽厚者乃如是乎？及居晋阳，闻冒顿居代谷，发兵击之，不虞其诈，被困于白登，其明安在乎？韩、彭开国元勋，轻信诬言，伪游掩袭而禽杀之，夷其三族，醢越以赐诸侯，仁者乃如是乎？其于经理边事，以韩王信居太原，而信反；宠幸陈豨，使监赵，而豨反；以卢绾为故旧，俾王燕，而绾反：其知人善任使，俱安在乎？彪汉臣，时妆饰此言，后人不究其实，谬为褒美，所谓矮人观场也欤？

笠翁曰：以予论，高知人善任则有之，宽明仁恕则未也。自起兵以来，所用皆当世豪杰，又任之各当其才。至于信、豨、绾三人之反，出之意外。周公圣人，不能料管、蔡之将叛而使之，况其他乎？独是以天子而仇匹夫，屑屑以报怨为事，反出韩信官少年之下，其容人之量可知矣。彭、信、越皆元勋也，虽各有罪，亦可皆原，未必尽在不宥之列；且杀之可矣，族可弗夷乎？醢可弗赐乎？曾宽明仁恕者诛戮有功之臣、而且不留馀地乎？班彪多溢美之词，总为高祖得天下以正，故取大美而略小疵，不觉其言之过甚耳。此历代史臣皆然，不独彪为汉臣，始有阿私之论也。

汪北海评：得天下以正，故不觉美之过甚，犹在子为汉臣，安得不云尔者之上。盖美其正则公，而为臣汉则私也。然君子论人贵乎允当，笠翁以此论断班论，吾知笠翁固有允当之论论汉高矣。

论周勃左袒之问

吕后崩，诸吕欲为乱。时太尉周勃不得主兵，郦寄与禄善，说禄以兵属太尉。勃入军门，令曰："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。"军门皆左袒。勃遂将北军，悉捕诸吕斩之。

先儒论周勃左袒之问为非，谓有如军士不应，或皆右袒，或参半焉，则如之何？

程子谓当是时，直当论以大义，率而用之，况太尉已得北军，士卒惟旧将是听，非惟不当问，亦不必问也。

笠翁曰：以予观之，此必太尉与诸将定计于先，约以左袒为号，故于临时发令，以齐士卒之心耳。岂有为此惊天动地之事，胸中一无所主，而漫然以此语尝试者乎？古人已死，随后人贬驳而不能辩，要当有以服其心，凡吾所言，皆求所以服其心也。其所以必为此语，而不肯率而用之者，欲使满朝之人知其出于一念之忠，非有阴谋秘计，而军中之不约而同者，亦是为忠愤所激，见义即为，不俟再计而决者也。

王望如评：大为周将军吐气，翻尽从来成案。予谓诸吕无能为，自陆生为孺子交欢时已定，独惜子瞻论樊哙曰：使其生存，必党吕氏。岂豪杰如哙，而智出绛侯下哉？

论陈平不对决狱、钱谷之问

文帝问左丞相周勃曰："天下一岁决狱几何？"勃谢不知。又问"一岁钱谷出入几何？"勃又谢不知，惶愧，汗出浃背。上问左丞相陈平，平曰："有主者。陛下问决狱，责廷尉；问钱谷，责治粟内史。"上曰："君所主者何事？"平曰："宰相上佐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遂万物之宜；外镇抚四夷、诸侯，内亲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"帝称善。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，乃谢病请归相印。上许之，平专为丞相。

笠翁曰：陈平不对决狱、钱谷之问，其事与周勃同情，总由平日未尝经理，卒然问及，不能即举其数。但平有饰非之智，勃无口给之能，故觉彼善于此，掩过一时之耳目，非勃才果出平下，当以相任独归之也。

夫庶吏董天下之事，宰相总庶吏之成。文帝问曰：一岁决狱几何？钱谷出入几何？不问节目而问大纲，正所谓总其成也。知而举之，不过两言而尽，有何难对与不屑对之有哉？若问某郡决狱几何、钱谷出入几何，欲其条分而缕析之，则如此冗屑之事，诚非宰相所宜知。今以总目叩大臣，犹之觅锁钥于家督，访绳墨于工师，未有不随取随应，随问随答者，岂得曰"大匠耻亲绳墨之事，纪纲不任锁钥之繁，君其问诸若辈"乎？惜萧何已死，备顾问者无人，设此时犹居相位而躬承是问，吾知其必能应对如流，不爽毫发。何以知之？因其西入咸阳时，早已收藏图籍，留心经世之务，不似诸君争取财物，置天下大计于不问，至此时一诘而茫然也。

高帝终谓吕后曰："陈平智有馀，然难独任；周勃厚重少文，

然安刘氏者，必勃也。”吾于不对决狱、钱谷一事，验高帝有知人之明。平之巧辩饰非，若出至理，此其“智有馀”也；勃两谢不知，汗流浃背，此外不复强措一词，又复旋归相印，此其“厚重少文”处也。智有馀而难独任者，虑人主不辨真伪，堕其术中，正须一厚重少文者佐之，为犬牙相错之势耳。文帝不察，卒为所欺，不可谓非至明之一累也。

噫，后世论此者，皆谓陈平能识大体，可谓相臣之法，是千古读书之人尽堕术中而不之觉。受其欺者，岂独一汉文帝而已哉！

笠翁又曰：陈平不对决狱、钱谷之问，论者皆谓能持大体。所谓能持大体者，以大臣不当亲细务也。若是，则文帝之问为失言，后世之人皆当群起而议之矣。何也？宰相尊于百僚，天子又复尊于宰相，以宰相不屑对之事，而为天子者屑屑焉问之，不几降帝王之尊而下同百执事乎？开千万世堂高帘远之门，而使下情不能上达者，必此言也。予谓文帝此问，为汉家数百年气运所关，国祚之久长，生民之乐育，海内之殷富，无一不基于此，人但未之察耳。问决狱者，重民命也；问钱谷出入者，惜民力也。文帝赋性慈祥，立心恭俭，当冲龄嗣位之日，即有此问，盖虑有司用刑之滥，以致失入者多，国家费用之繁，以致聚敛者众，故欲悉知其数，以戒不祥之刑、省无益之费耳。他日之除肉刑、除收孥连坐之法，惜百金之费而罢作露台，两赐田租之半，又遂除之，皆由此一念推之也。为宰相者，正当因其势而利导之，由决狱之问而劝之省刑罚，由钱谷出入之问而劝之薄税敛，岂非致君泽民者一大机会哉？而乃以夸诞之词，掩其疏略之过。幸文帝天资充实，若草木之怒生，不为外物所阻，始终得遂其仁心。万一惑于陈平之言，谓此等碎务，宰相不屑道，而我道之乎？从此好大喜功，驰高骛远，则今日之文帝，且为他日之武帝矣，三代、成康之化，何由复见于文景之世哉？甚矣，盗嫂受金之人，止可与之平祸乱，不可与之定太平也。

吉顺也评：陈不对决狱、钱谷之数，丙吉不问斗死而问牛喘，人皆以为得体。吉尝因召问能具对寇所入郡吏，见谓忧边思职，而御史大夫遽不能详知，以得谴让。窃谓吉此事可与平、勃反照，吉当道遇群斗，自不应侵官；平承人主之清问，岂可御人口给。笠翁此论，足令曲逆俯首。且原拙诚而诛巧伪，大有裨于臣箴。然吉不问群斗，则是其问牛喘，终类迂阔，吾辈不可为古人瞒过。

汪北海评：曲逆生平所为，殊不快人意。居家盗嫂；始事高帝，即受诸将金；至于六出奇谋，非平之殊勋，适足以张其丑耳。蹑足附耳，能令汉王封信，亦能令汉王杀信，又能令汉王疑诸将，皆信而杀诸将，一如杀信。至恶草、间、金、遗阏氏，更鄙秽不足道矣。史又称六计俱在马邑下，其事秘不传。夫以天子亲总六师，诛叛讨乱，其区画之计，何事不可对人言？乃为从臣所不敢述，而国乘所不敢载，此其伤威损重，又何如哉。今不对决狱、钱谷，又为笠翁觑破，则孺子为人，止善分肉而已矣。

论袁盎却坐

文帝所幸慎夫人，常与皇后同席坐。及幸上林，布席，盎引却慎夫人坐。夫人怒，上亦怒，盎因前说曰："臣闻尊卑有序，则上下和。今已立后，夫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与同坐哉？且陛下独不见人彘乎？"上说，语夫人，赐盎金五十斤。

笠翁曰：袁盎却席一事，千古人臣快举。后世读史者至此，俨若闻其叱咤之声，睹其正色之状。其所恃以无恐者，全在末后一语。人彘之祸，近在目前，有不闻而骨竦者乎？惟其理直，故气壮耳。由此观之，人臣谏君而有嗫嚅之状、觳觫之形者，毕竟所持之义理，尚有几分信不过处。有袁盎却席之义理，不怕没有袁盎却席之神情、之词色；有袁盎却席之神情、之词色，不怕君上

不改容谢之。人以谏君之事比之批龙鳞、蹈虎尾，言其险也。予谓批鳞、蹈尾，亦自有法，非批着其极痒处，即蹈着其极痛处。批着极痒处，则喜而不怒；蹈着极痛处，则畏而不敢怒也。

笠翁又曰：人谓文帝之谏臣，当以盎为第一。予曰：盎非文帝之谏臣，乃文帝之功臣也。人彘一语，寒文帝溺爱之心，夺慎夫人恃宠之魄，亦可以消皇后宿怨之萌。终其世无闺门之患者，袁盎一言之力也。使高帝宠戚夫人时，平、勃诸人稍能正以义理，怵以利害，则高帝知吕后之难制，必不擅萌易嗣之心，而启他日无穷之祸矣。以此相形，则知袁盎之功，尚在平、勃诸人之上。以平、勃诸人乃焦头烂额之客，而盎为曲突徙薪之人也。

张秋绍评：樊哙谏高祖曰：陛下独不见赵高乎！袁盎谏文帝曰：陛下独不见人彘乎？正同一机轴。二事为二帝所亲见，故其言皆入。若泛陈前古世主，闻之有白昼欲寐者矣。笠翁论谏法，以所持之理义为主，原就目前之利害说，勿认作宋儒道学语。

论贾山至言

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，借秦为喻，名曰至言，上嘉纳。自是凡遇上书，即止辇受之。

先儒谓孝文恭俭慈仁，而贾山乃借秦为喻，盛言其侈靡贪狼暴虐，宜若过矣。然君臣警戒，正在无虞之时，故舜之臣犹以丹朱戒其君，则山之借秦，不为过也。但其末复开宴游一路，则非所谓陈善闲邪矣。此所以不得为醇儒。

笠翁曰：因上求直言极谏，当时上书者，故言必求其太直，谏必务其至极；贾山借秦为喻，非果有警戒无虞之心，乃认题太真，

“直”与“极”二字误之也。未闻复开宴游一路，亦非无意。盖恐前幅语过于戆，意近于怼，文帝弃而不录，故于末幅极力挽回，令人转怒为喜。此后世取功名之秘诀，不意汉文之时已先有行之者矣。虽然，此非正论也。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所谓前言戏之耳。

论文帝劳军细柳

匈奴入寇，帝自劳军。时刘礼将兵次霸上，徐厉将兵次棘门，周亚夫将兵次细柳。帝至霸上、棘门，直驰入，将以下骑迎送。已而之细柳，军士吏被甲，锐兵刃，彀弩持满。天子先驱不得入。先驱曰：“天子且至！”军门都尉曰：“将军令曰：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诏。”上至，又不得入。上使使持节诏将军：“吾欲入营劳军。”亚夫乃传言开壁门。壁门士请车骑曰：“将军约：军中不得驰驱。”天子乃按辔徐行。至营，亚夫持兵揖曰：“介胄之士不拜，请以军礼见。”天子改容式车，使人称谢：“皇帝敬劳将军。”成礼而去。群臣皆惊。上曰：“此真将军矣！曩者霸上、棘门军，若儿戏尔，其将固可袭而虏也。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邪！”

笠翁曰：史载细柳劳军一事，非美亚夫威令之严，盖嘉文帝量宏识别，能容他人之所不能容，取凡主之所必不取也。后世不察，以赞君之事而归美于臣，引为后世行兵之法，动谓将在军中，君命亦可不受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亚夫是也。噫，谬矣！予谓亚夫所行，实取死之道，其幸而不死者，以所事得其人也。使易孝文为前之高祖、后之景帝，未有不以形迹相疑，非缚而载之后车，即早以他事召诣廷尉，必不留此鞅鞅者为少主臣矣。夫所谓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诏者，以天子远在京师，真伪一时莫辨，未

必其诏之果出于天子否也。岂有乘舆既至，咫尺天颜，而不受其诏令者乎？军中多设间谍，所以侦远近之事而闻于将帅，以便预为计也。岂有天子自出劳军，已过霸上、棘门，而绝无一骑往探，既至壁门，犹不知为天子，而令军士被甲锐刃、彀弩持满以待之者乎？幸而骤抵壁门者为天子之车驾，万一敌骑猝至，侦谍无人，其能以被甲锐刃、彀弩持满之军士谕以将令，使不得擅入壁门乎？所谓军中不得驰驱者，为武士言之也；天子劳军，不同畋猪，自能按辔徐行，又何必申言其令乎？介胄之士不拜，礼也，然既见天子，执兵欲何为乎？事事乖张，无一非杀身之道，其不见收于文帝者，幸也。然而文帝之在当日，宜赏其军令之肃，而责其侦谍之疏，则功过不掩，而使后世武臣知所取法，奈何徇一时之喜悦，而失千百世君臣殿陛之防，岂礼也哉！昔高祖至修武，自称汉使者，入张耳、韩信壁而夺之军；至定陶，又弛入韩信壁而夺之军。使信、耳尽如亚夫，为身计者则得矣，其如高帝之失算何哉！恐不能如文帝之无他也。

吾谓将帅之于天子，须天子有令，欲自观军容，不拘常格，始可以亚夫待文帝之法待之；如其不然，则当以霸上、棘门为正，而不当取法于细柳。细柳之事，古今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。踵其辙者，未有不自祸其身，而悔为前人所误者也。

笠翁又曰：此必亚夫有意为之，或因帝入刘、徐二壁，见其阃政不肃，防御多疏，微有诃责之意，故于此特示威严，欲矫霸上、棘门之失耳。果出于此，犹不失为奠君畏法。世故有有心之罪，而反胜于无心者，此类是也。文帝赏之格外，固称得体，然不知尊之适以骄之，骄之适以害之耳！亚夫不达时变，谬谓后代人君，尽如文帝，可以细柳劳军之法待之，见景帝礼遇稍疏，辄有鞅鞅之色，此下狱殒身之祸所由来也。使文帝在当日，稍示驾驭之方，使知人君之喜怒不可尽测，则他日察言观色，必知所以自处矣，岂至赐食不设箸，犹未能见机而作，不至杀身亡宗而不

已邪？由是观之，凡为人君而欲厚待其臣者，亦当计其后来，为之稍留馀地可耳。

陈植三评：孙武杀吴王宠姬，穰苴斩景公贵臣，皆借主上以行其威令，术也，非法也。亚夫斯举，亦是效颦于此。笠翁方破其术，而教天下以诚，为千百世武臣说法，功德非浅。知此，必无鸟尽弓藏之叹。

论李广、程不识将兵

汉武帝时，李广行军无部伍行陈，人人自便，不击刁斗自卫，未尝遇害。程不识整部曲行伍营陈，击刁斗，军不得休息，亦未尝遇害。然士卒多乐从广而苦于不识。

笠翁曰：唐郭子仪以宽治军，李光弼以严，士卒亦乐子仪而惮光弼，可见军无常法，士有恒情。然待士卒固宜尚宽，而行兵发令，则非严不可。能以李广、郭子仪之法行于偃旗息鼓之日，以程不识、李光弼之法行于裹粮秣马之时，则宽、严两得之矣！然言之易而行之甚难，不若取法于严之为得也。

论汲黯不拜大将军

卫青既拜大将军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，独汲黯与亢礼。或说黯曰："大将军尊重，君不可不拜。"黯曰："使大将军有揖客，反不重邪？"大将军闻，愈贤黯，数请问国家、朝廷所疑，遇黯加于平日。

笠翁曰：汲黯不拜卫青，为千古儒臣培养气节，诚快举也。然此事之难，不在黯不拜青，而在青不定责其拜，且愈贤之。此武人仅见之事，其贤加黯一等，不特可以媲美西京也。青之为此，非止于礼贤下士，以示识量之宏，盖欲隐讽朝廷，使知群臣之可敬者，无出黯下。大将军无所用之，尚能加以异数，况天子躬受其益，而视为股肱心膂者乎？观其数请问国家、朝廷所疑，则此段忠君爱国之心，不剖而自明矣。再观他日武帝踞厕见卫青，不冠见公孙弘，而独于汲黯一人不冠不见，则其以身先之之效，又不表而自见矣。

予尝谓武帝非真能重黯，盖因人之重而重之者也。庄助言其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遂闻声附和，而以社稷臣相许。淮南王反，谓汉廷大臣，独汲黯好直谏，守节死义，难惑以非。未几即曰："吾久不闻汲黯之言，又复妄发矣。"迹是观之，其不冠不见，由于大将军也明矣。能因人之重而重之者，亦能因人之轻而轻之，此淮阳之遣，公孙弘不劳馀力，而能使帝出诸千里之外也。

张秋绍评：以身重士，而使人主重之，是荐贤苦心，亦是荐贤妙法，且所以尊主权、避党患也。卫仲卿而后，惟郭汾阳得此意，乃为笠翁觑破，快绝千古！史谓青不能有所荐达者，浅之乎视青矣。大臣作用，妙在荐人而使人终身不自知。其人既不自知，史官又乌得而知之？无怪乎有不能荐达之目也。

汪北海评：膝有以不屈为善者，叔向之不谢乐王鲋，王太尉之长揖司马昭，陶靖节之不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也。膝有以能屈为善者，张子房之进履圯桥，广平王之顿首叶护，田节度之遥瞻郭令公是也。膝又有以善屈为丑者，孔光之道谒董贤，范质、王溥之降阶宋艺祖，许及之之泣诉韩侂胄是也。因笠翁论长孺而并及之，以俟用膝者之自择云。

论武帝以汲黯为淮阳太守、宣帝以萧望之为平原太守

初，汲黯之出守也，谓李息曰："黯弃逐居郡，不得与朝廷议矣。张汤怀诈以御主心，挟贼吏以为威重，公不早言，与之俱受戮矣！"息不敢言，及汤败，上抵息罪，使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，十岁而卒。

宣帝以萧望之为平原太守，望之上疏曰："陛下哀愍百姓，恐德化之不究，悉出谏官以补郡吏。朝无诤臣，则不知过。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也。"上乃征入守少府。

笠翁曰：以谏臣外补，两君之失相同。至于宣帝能召而武帝不能召，则似彼善于此矣；然召之不能大用，使守少府，少府，掌税之官也，此岂谏官宜居之位哉！且原其召还之意，以览望之之疏，有"忧其末而忘其本"一语，故悔悟而召之也。然则望之之所谓"本"者，仅区区钱谷之谓欤？与其收山泽陂池之税，而不能言其所欲为，又不若为人民社稷之主而得行其所欲言矣。故直断之曰：召之而不能用，不如不召之为愈也！

论东方朔谏内董偃置酒宣室

上尝置酒窦太主家，馆陶公主，帝之姑也。见所幸卖珠儿董偃，上使侍饮。常从游戏驰逐，观鸡鞠，角狗马，上大欢乐之，因为主置酒宣室，使谒者引内偃。中郎东方朔辟戟而前曰："偃有斩罪三，安得入乎？"上曰："何也？"朔曰："以人臣私侍公主，一

也；败男女之化，乱婚姻之礼，伤王制，二也；陛下富于春秋，方积思于六经，而偃以靡丽奢侈，极耳目之欲，乃国家之大贼，人主之大蜮，三也。”上默然良久，曰：“吾业已设饮，后而自改。”朔曰：“不可！夫宣室者，先帝之正处也，非法度之正，不得入焉。淫乱之渐，其变为篡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诏更置酒北宫，引偃从东司马门入。赐朔黄金三十斤。偃宠由是日衰。

笠翁曰：人谓武帝名臣，当首推董仲舒、汲黯，予谓东方朔立朝风采，不在二臣下。史氏不察，乃以滑稽轻之，与优孟诸人并齿，冤哉！其数董偃之罪，不令入宣室者，非爱景帝之正处，爱武帝之后宫也；怪其因私侍公主，怪其因公主而出入禁帏，将有臣不忍谏、史不胜书之事也。偃之私于公主，武帝岂不知之？知之而故令侍饮，使奸夫淫妇并坐于前而莫之耻，其视点筹、洗儿之秽习，相去宁有几乎？使于此时不加极谏，则由宣室而内宫，由内宫而卧榻，何一非其所至之处，能保汉之武帝，不为唐之中宗、玄宗乎？此朝廷荣辱之大关，宗社安危之至计也。盈庭结舌，而朔以一人争之，争之而卒能使其不入，偃宠遂由是日衰，比之一正君而国定者，何多让焉！诸如谏起上林苑，及述孝文恭俭以讽淫侈，至死，犹规上无信谗言，由是观之，朔乃一代之诤臣，其品行不在汲黯下可知矣。至其上书之始，用三千奏牍，两人共持举，始胜其任，武帝读之二月始尽，乃拜为郎；建章宫中出异兽，帝问群臣习事通经术者，皆莫能知，召朔问之，始知为驺牙，当有远方归义之验，其后浑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。由是观之，朔又一代之通儒，其学术不在董仲舒下可知矣。乃上之不得高拟于董、汲，即等而下之，亦不获与终军、枚皋、司马相如辈并肩齐驱，徒辱其名曰“滑稽”，传于游侠、佞幸之后，吾不知朔与腐史何仇，而遂遭其凌贱若此也！岂非千古不决之疑案哉？虽然，有强项不屈之酷吏，即当有正色不挠之滑稽，比例而推之，则又确乎其不

可易矣。且以太史公论定之人，孰敢移易其位次？扬雄、班固犹且因之，而李子何人，欲矫其失，亦多见其不知量耳！

陈植三评：温陵以曼倩列讽谏名臣，可谓有识，犹不若笠翁此论，竟以直谏予之，又进讽谏一等矣。予谓笠翁诸论，温陵有其快而无其韵，竟陵有其隽而无其确。或当以予为知言。

论周勃、霍光优劣

汉高帝病笃，语吕后曰："相国死，曹参可代；王陵少戆，陈平可佐之；平虽智有馀，然难独任；周勃厚重少文，安刘氏者，必勃也。"帝崩，吕后听政，朝政、兵权，率归诸吕。及后崩，诸吕欲为乱，郦寄说吕禄以兵属勃，勃下左袒之令，率北军尽斩诸吕，迎代王即皇帝位。

武帝欲立皇子弗陵，弗陵幼，帝思霍光可任大事，乃画周公负成王图赐光。及病笃，谕以赐图之意，使佐幼主。帝崩，光辅幼主，小心谨慎，天下想闻其风采。及昭帝崩，无嗣，光奉太后诏，迎昌邑王嗣位。王纵淫无度，光忧之，以问田延年，延年劝光建白太后，更选贤者立之。光问古尝有此事否，延年引伊尹废太甲事以证。光乃白后，后召王，脱其玺组，送至昌邑，迎皇曾孙即皇帝位。后光夫人谋立其女为后，会许后病娠，使女医投毒死。光知大惊，终不忍举发，女果立后。及光死，上闻霍氏毒杀许后，乃收诸霍印。诸霍有逆谋，上族之。

先儒谓霍光不学无术，谓不能审昌邑之为人，卒然立之，致后有废立之事，责其无知人之明也。

笠翁曰：周勃、霍光二人，皆汉之功臣，亦皆汉之罪人也。观

高帝“安刘必勃”一语，即武帝画周公负成王图赐光，皆是以国士遇其臣矣，而勃、光二人不能以国士报其君。勃惩信、越韩信、彭越。之死，一味阿意取容，使王陵之谏不行，汉室几迁于诸吕。左袒一举，虽能晚盖其愆，然皆属之天意，非人力也。何则？汉祚存亡之关，系于吕禄之兵权解与不解。禄从郦寄之说，辄以兵权属勃，此千古以来最不可解之事也。诸吕之存亡，亦系于兵权之去与不去，妇人稚子皆能知之，而一旦解以授人，岂非高帝之灵乎？使郦寄之说，亦如王陵之谏不行，吾恐数万北军，无一人不右其袒矣。周勃虽有安刘之功，乌足以赎危刘之罪哉？

先儒之论霍光，皆惜其不学无术。予谓光虽不学，犹能用人之学，如听田延年论伊尹事，辄废贺立宣是也。独是纵妻毒后，欲贵其女而不发其奸，此所谓大关节目，出于良知良能，不待学而知其为非者也。奈何舍其不待学之大端，而责以未尝学之小过哉？《春秋》不讨贼即谓之弑，所谓不讨者，犹为他人而言也；岂有乱臣贼子伏于床笫衽席之间，出于属毛离里之辈，听其肆逆而莫之禁，犹得耻于人臣之列哉！虽有拥昭立宣之功，不足以盖弑后欺君之罪。吾故曰：二人皆汉之功臣，亦皆汉之罪人也。

广霞君评：余尝谓霍光之心，与曹操无异。废立之事，自光作俑，高欢、刘裕之辈，皆以光为口实。若霍显使淳于衍毒弑许后，光知之，佯为大惊，欲自发举，不忍、犹豫，此与操之杖杀伏后，有何分别？人臣无将，光岂所称社稷臣耶？光真莽、操之流，非绛、灌之比也。读笠翁此论，实获我心，狂叫欲绝！

论李广数奇

帝令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，各将五万骑击匈奴。李

广、公孙贺、赵食其、曹襄皆属于青。既出塞，青欲令广军并于食其，广自请曰："臣结发与匈奴战，今乃一得当单于，愿居前先死！"青阴受上诫，以为广老、数奇，毋令当单于，不听。广不谢起行。青发轻骑夜追单于，捕斩万九千级。广军失道后期，青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。广曰："广年六十矣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！"遂自刭。

笠翁曰：武帝阴诫卫青，谓广老数奇，毋令当单于。而广果以失道后期，不屑对簿而自刭，岂非成败有命，而武帝"数奇"之言为不谬乎？曰：不然。广之死，非死于数，乃死于武帝诫青之一言。盖君相有造命之权，"数奇"二字，不当出于帝王之口也。即使广数果奇，而为天子者能以优诏奖之、威权授之，不虑造化之权不为我夺；奈何以兵凶战危之事，未经发轫，先以"数奇"二字，夺英雄之气而惑将士之心乎！且既知数奇，即不当使之远从征伐，使之远从征伐，又诫曰"毋令当单于"，将欲其束手待毙于锋镝之下乎？抑冀其侥幸成功于谈笑之间乎？使果束手以待毙，则帝谋甚拙；如其侥幸成功也，则广之数为不奇矣。青欲其军并于食其，又不从得当单于之请，及其失道后期，急责之幕府对簿者，盖始终为"数奇"二字横亘于中，既恐其不验，又虑其果验，止恨军中多此一人，必欲死之而后快也，广之命其能旦夕延乎？然犹幸其不死于单于，不死于刀笔吏，而死于自刭，犹不失英雄本色，是广之数犹未尽奇，即谓武帝之言为不验也亦可。

笠翁又曰：前人皆以不侯故，占李广之数奇。以予观之，盖武帝谬执数奇之见，谓此薄命汉不足当吾封赏耳。不然，岂广威行塞外，能得"飞将军"之号于匈奴，不能得封侯之赏于本国乎？若是，则天子爵人于朝，皆当令术士推其五行，可则予之，否则夺之，而才德勋猷，皆可置之不论矣。后世之帝王，亦有谓薄福之人不可与其功名，必相其魁梧奇伟而后用之者，然择而后用，非

用而后择。择将用此法，吾犹虑其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，矧下于此者乎？甚矣，武帝之言，不可为训于后世也！

论宣帝置廷尉平而郑昌劝定律令

皇帝诏曰：“间者吏用法，巧文寖深，使不辜蒙戮，朕甚伤之。其为置廷尉平，秩六百石，员四人。其务平之，以称朕意。”太守郑昌上疏，言不若删定律令，律令一定，愚民知所避，奸吏无所弄矣。今不正其本，而置廷平以理其末，政衰听怠，则将招权而为乱首矣。

笠翁曰：立一法，即生一弊；法者，弊之所从始也。宣帝置廷尉平，意在慎狱。郑昌曰：“政衰听怠，则将招权而为乱首”，此格言也。不特明于理而达于务，亦且有源有委，切中病根。何也？高祖入关之始，已经约法三章，是汉法已定于此矣。法定之后，非有大害，无事纷更，但宜慎其出入，使无枉无纵而已。乃至天下既定，又令萧何作律九章，变三为九，是绳民之法，已三倍于前矣，小民尚堪其命乎？此无端变法之过也。文帝英明之主，不事更张，止除收孥连坐之法，此即郑昌删定律令之由也。使廷尉平可设，则文帝已设之矣。其不设廷尉平而止除收孥连坐之法，则此时此际，止宜扩充其意，取当除未除者而删定之，不合创法立官可知矣。鉴萧何立法之弊，而祖文帝省罚之利，故为是折衷之言。读《汉书》者不得仅美其才，而不求其精意之所在也。

论龚遂治渤海

上以渤海多盗，命遂镇之。遂曰："民困饥寒"，故弄兵于潢池耳。治乱民如治乱绳，不可急也。"乃单车至府，悉罢捕盗令，但以执田器为良民，令民卖剑买牛、卖刀买犊，而盗悉解。

笠翁曰：治乱民犹治乱绳，不可急而可缓，此千古来第一句话，非龚渤海不能言之！予谓此法不止于治乱民，凡遇仓皇急遽之事，皆当以此法镇之。非不欲急，急之，适足以坏之耳。裴晋公失印亦用此法。天下之事，孰有急于失印者乎？然急则投诸水火，缓则复还故处，凡急事之当缓，可概见矣。然遇天下缓事，又当急治，此即兵家虚实之法，惟善悟者，始能以例推之。

余澹心评："急事当缓，缓事当急。"八字妙诀，守而勿失。谢安石围棋赌墅以破苻坚，此急事当缓也；杨威公反旗息鼓以除魏延，此缓事当急也。

论汲长孺矫制开仓粟、冯奉世矫制破莎车

汉武帝时，河东失火，上使汲黯视之。黯复命曰："家人失火，不足忧也。臣过河南，见贫人伤水旱万馀家，臣谨持节发仓以赈，请伏矫制之罪。"上益贤之。

冯奉世以卫候，使持节送诸国客。会莎车王弟自立为王叛汉，奉世遂以节发诸国兵击斩之。上甚悦，议封奉世。萧望之曰："奉世矫制发兵，要功万里之外，为国家生事，渐不可长！"上善之。

先儒曰："汲长孺矫制开仓，而《纲目》恕之，重民命也；冯

奉世矫制破莎车，而《纲目》罪之，抑边功也。

笠翁曰：岳武穆遗恨千古，又在不肯矫制，未必非鉴冯奉世之失也。予谓奉世之失，失在持节送客，原无兵权，而忽以修文者变为讲武，与盗弄潢池之兵者何异？故《纲目》罪之。若曰止抑边功，则开后世见义不为之渐矣！

笠翁又曰：奉世之边功原有可抑处，以其在封域之外，而又未尝谋动干戈以入寇也。大凡矫制之事，须出于万不得已。即不破莎车，亦何损于中国，而故为此勉强出头之事哉！若夫门庭之寇，其势迫于水火，以我之作辍系天下之安危、宗社之得失者，又当别论，自不得以经而灭权、引常而例变矣。使岳武穆之在当年，但知汲长孺之可师，不知冯奉世之可鉴，以其破莎车者移而破金，吾知《纲目》断不罪之。何也？朱子学孔、孟者也。闭户于乡邻之斗，而缨冠于同室之争，孟氏尝言之矣；未闻嫂溺不救，必待告于父母、谋之师傅，而后以手援之也。然武穆之不肯矫制，亦非鉴奉世之失，知其功之必不成耳。秦桧能矫班师之诏，独不能矫问罪之诏乎？设又以金牌十二，调他镇之劲兵，以问我矫制不臣之罪，则将何以应之？吾知金人未灭，而灭金人者，终有不能不灭之势矣。与其为不必有之忠臣，反不若为莫须有之奸臣，犹可以见谅于后世耳。善哉叩马书生之言，反为千古不易之定论也！

黄石公评：《春秋》之义，大夫无遂事，然出境则便宜可行。黯之先赈后告，本无可罪，乃谓《纲目》恕之，为重民命，诚至论也。若汉之用兵，动发良家子，朝廷重武事，则必轻用其民。不然，莎车遮杀汉使，罪有甚于郅支、康居，冯奉世破莎车，功有加于陈汤、延寿，考亭岂不读刘向、谷永及杜钦之讼言也？则抑边功，亦所以重民命也。至从不矫制处，借岳武穆以立千万世人臣之极，余于笠翁，犹将金石其言！

论汉宣在位十二年始赏保护之功、孝文即位历三时始修代来之功

初，文帝为代王。诸吕既诛，大臣迎之即位，上疑，宋昌劝之，乃行。后历三时，乃修代来功，封昌壮武侯。

霍光既白太后，废昌邑王，乃奉诏迎皇曾孙病已立之，是为宣帝。初，病已生数月，坐巫蛊事在狱，丙吉哀其无辜，乳养之。或告狱中有天子气，诏尽杀之，病已赖吉以全。上既立，丙吉绝口不及前事。会宫婢自陈阿保之功，因及吉，上乃问吉，吉终不言。上大贤之，始赏保护功，封吉等为列侯。

笠翁曰：孝文之立，太尉诸人实始其谋。宋昌从旁劝驾，不过一决疑辨惑之人耳。历三时而受封，人以为迟，吾尚以为早也。至于孝宣之系狱，丙吉令择谨厚女徒乳养，则其幼稚无识可知。吉虽有闭门拒使、不肯尽杀之功，彼乌得而知之？及其长也，霍氏一门专功于外，光女争宠于内，方毒后、谋立之不暇，尚有人以保护之功，舍霍而议丙者哉？迨霍氏既族之后，始有宫婢代陈其劳，孝宣知之，封赏旋及，虽十二年，犹一日矣。读史者岂得以时日久远之故，遂施责备之论哉！虽然，历十二年之久，封赏未及，而能绝口不道前恩，可谓纯臣也已。即谓孝宣有心试之，亦未尝不可。

汪北海评：宋昌之劝驾，文帝之所知也。知之而迟其赏，是不以得位为幸，而以祖宗之名器为足惜也。丙吉之保护，宣帝之所不知也。一知而封赏旋及，是不肯避酬恩之小嫌而昧长者之大德也。历三时尚以为早；虽十二年犹一日。二帝有心，笠翁若将见之。

论张安世辞禄

宣帝时，张安世以父子封侯，权位太盛，乃辞禄。安世谨慎周密，每定大政，已决，辄移病出；闻有诏令，乃惊，使吏之丞相府问焉。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。尝有所荐，其人来谢，安世大恨，以为举贤达能，岂有私谢耶！绝弗与通。

先儒曰：张安世匿名迹，远权势，定大政而不敢专，荐人才而不敢擅，可谓汉之贤臣矣！

笠翁曰：安世所行者，皆人臣分内事，而史之所载、人之所述，皆若以奇能异行目之，可怪也！岂非以过则归君、善则归己者众，而遂觉反此者为异邪？甚矣，忠臣孝子之名得以传于天下者，皆由世道之衰也！

王望如评：安世与光，皆谨饬大臣，而安世独以功名终者，不恋恋于权位耳。彼霍将军者，当孝宣莅政初，奉身以退，又安有毒后一事，罹夷族之惨哉？《易》曰："知几其神。"然则光与安世，成败在学与不学明矣！

论二疏请老

宣帝时，太子太傅疏广谓少傅疏受曰："吾闻'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'，今仕至二千石，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惧有后悔！"即日俱移病，上疏乞骸骨，皆许之。"

笠翁曰：二疏请老，亦是居官分内事。从古以来，原无老死

于官、不准乞骸之法，人自不肯行耳。二疏偶然行之，后世辄以为异，非以急流勇退羡其高，即以瞰君无能奖其智。果如是，是必待有罪之日，始可休官；无故而去，即为超群轶伦之事乎？此皆衰世不情之论也。其可怪者，“林下何曾见一人”？而此际同时请老者忽然有二！此则近代创闻之事也。论者藉藉，其为是欤？

汪北海评：终南山为仕宦捷径，余犹爱卢藏用之易知。至云金马门可以避世，余直欲唾近日曼倩之面矣。笠翁一肚皮不合时宜，偶为二疏漏泄！

王望如评：汉家第一位智士是张子房，第一个呆人是韩信。托言辟谷，何等识解！所以流水圯桥，动千百载诗人之叹。彼身死妇手，卒为蒯生所笑，良弓高鸟，究何益哉！之二子者孰得孰失？则二疏之请，正未可遽非也！

论二疏不以财累子孙

疏广、疏受既归乡里，日置酒请族人。故旧有劝广为子孙立产者，广曰：“贤而多财则损其智，愚而多财则益其过。且富者，众之怨也；吾既无以教化子孙，不欲益其过而生怨。

笠翁曰：二疏之所难，不在请老，而在不以财累子孙。盖既曰请老，必非年富力强之时，人当日暮途穷，尽有投栖望宿之念。若自已功名告止，正欲以富贵望其子孙。贵则有待于天，其富与不富，则为祖、为父者可以操其权也。孔子曰：“及其老也，戒之在得。”正虑其为子孙谋耳。二疏不为后代作马牛，且欲为之去累，此则千古一人，以其看得透而又做得出耳。然而纨袴之子，多有不能振拔者，皆以骄奢淫欲故。虑其骄奢而予以寒俭，则人人自奋而为致身立名之事矣。吾谓二疏之散财，非果欲去累，乃真能以富贵望子孙者也。

汪北海评：不以财累子孙，仁也。笠翁许之曰：看得透；做得出。夫看得透，智也；做得出，勇也。二疏一举而三德备焉。笠翁其知之矣！

论京房考功课吏法

京房学《易》于焦延寿，用之尤精，上疏屡言灾异有验，元帝说之。房言："古帝王以功举贤，则万化成，瑞应著；末世以毁誉取人，故功业废而致灾异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，灾异可息。"诏使房作其事，房奏考功课吏法。公卿、朝臣皆以房言烦碎，令上下相司，不可许。上意乡之。时石显专权，房劝上去显。显嫉房，欲远之，建言以房为魏郡太守，得以考功法治郡。房去月馀，竟征下狱。

论者曰：京房事元帝，才得为郎，即陈考功法，又欲去上所亲信，而不量元帝之庸懦，可谓交浅而言深，难乎免于汉元之世矣！又曰：房学《易》不明其道，徒以灾变占候为事，此《易》之末耳！惟明乎消息盈虚之理、语默进退之义，以不失乎时中，则《易》之道也。

笠翁曰：考功与灾异何涉，而京房曰：末世以毁誉取人，故致灾异，因进考功课吏法。此语似涉荒唐，然非无说以处此。房盖先著考功之法，欲进无由，且虑上不见信，因言灾异有验，故乘机而上之，不得不借灾异发端，此进言家入门法也。予谓京房课吏之法，其意不在课吏，而在屏斥宦官。何也？是时石显用事，必以私意进退人；考功之法一行，则其所喜者无由而进，所忌者亦无由而退矣。君子升而小人降，则显势渐孤。且吏治一课，则无所不课，宦官尽有执掌，亦尽在所课之中，举其不职而按以法。正人在位，必群起而攻之，则与显辈为难者，决不止一萧望之而

已矣。此实匡时之良法。但房既有此意，当隐然不露，令彼堕我术中，迨事成政举之后，即欲相左而无从矣。奈何于建言之始，即以“毁誉取人”四字，触其所忌而夺其所恃，以开阻塞之门乎？此考课不行之由也。后人不察，仅以寻常考课之法论之，是止论其事，而不论其人，且不论其人所处之时与世矣。若此法止于烦碎难行，而无害于当时之权贵，则上意既乡之，何妨暂令一试，乃盈廷共阻，如出一口者，何哉？至不得已而令行之于郡，则其不便于京师可知矣。

论汉诏刘秀典领五经所奏《七略》、九流之议

成帝时，王莽荐刘歆为侍中，更名秀。上复令典领五经，卒父前业。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有《辑略》、《六艺略》、《诸子略》、《诗赋略》、《兵书略》、《太术数略》、《方技略》。其叙诸子，分为九流，曰儒、曰道、曰阴阳、曰法、曰名、曰墨、曰纵横、曰杂、曰农。以为王道既微，是以九家蜂出，各引一端，合其要归，亦六经之支流馀裔，使遭明王圣主，得所折中，皆股肱之材也。若能修六艺之术，而观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

笠翁曰：三教之中，儒与释、道并称，已失其伦矣。然犹曰释、道原可比肩，而道则始于老子，仲尼曾有犹龙之叹，故因道而及释，由所爱及所不爱，其屈儒之意，犹可原也。乃三教之不足，而又益其数为九，等其名曰流！流义从水，盖愈趋愈下之称也。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以为圣为贤之君子，而加以小人之称，且与刑名、法术、阴阳、纵横之辈并齿，则斯文不亦扫地乎！无论其所谓六艺之术、九家之言，果足以通万方之略与否，即观九

流之号，其名先不正矣。有名不正而言顺、言不顺而事成者乎？噫，甚矣，吾谓刘秀必非儒者，乃刑名、法术之流，欲借儒名冠于八事之首，以重其术业者乎！方之乃父，可谓不肖子矣！

余澹心评：刘歆阿附王莽，改名以应图谶，其子棻虽从扬雄问奇字，而以谶被戮，名教之罪人也。七略、九流，何足与之较短长乎？笠翁言论，凡以救世，览者不可不另着冷眼。

东　汉　纪

论汉图列二十八将何独以邓禹居首

先儒谓二十八将，以邓禹居首，当时无异议，后世无贬辞者，以禹初见帝，劝其延揽英雄，务悦民心，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。此数语者，李通、耿弇、贾复诸人，皆未之尝言。且任使诸将，各当其才，此固高出诸将之上。一日，帝披舆地图曰："天郡国如是，今始得其一，如何?"禹曰："古之兴者，在德厚薄，不以大小。"是又非诸臣所能及。此光武所以深知，而禹之所以自许者与?

笠翁曰：禹功在诸将之下，而位居其首者，以开导光武之言，甚得大体，颇有儒者气象、文臣规模，不仅以勇力相高故也。然究其所以能若是者，岂非以诸将未尝读书，而禹能读书之故欤?可见为武臣者，定该读书穷理，涉猎往事，始知建功立业，当以何者为先、何者为后，不仅在斩将搴旗、攻城掠地而已也。能读书者，当如关云长之喜看《春秋》，杜当阳之手不释卷；即不能读者，亦当如石勒之讲究《汉书》，令儒生朗诵，倾耳听之，论其得失而决其兴亡，亦不识字人读书之良法也。以此等语尚论古人，或不为无补于世。

王望如评：方杖策谒世祖，天下成败未可知，而禹独能识真主、定大略。淮阴登坛，隆中抱膝，其为元功何疑。仲华以善读书，故冠二十八将之首；颜渊称好学，亦为圣门三千之冠。然则欲作第一人，读书穷理，盖可忽乎哉！昔杨椒山先生诗有云："须眉引镜频相照，不作寰中第二人。"先生盖读书穷是者也！

汪北海评：邓高密之冠云台也，由于能读书，可谓探本之论矣。古亦有不读书而为良将者。予谓不读孙、吴而能暗合孙、吴，斯可以不读孙、吴；犹之不读孔、孟而能暗合孔、孟，斯可以不读孔、孟。然求其能若是者，有几人哉？故不若笠翁之论之无弊也。

论汉图二十八将于云台，马援以椒房之戚不与

明帝思中兴功，画诸将于云台，首邓禹，次马成、吴汉等，二十八人；后又益以王常、李通等四人，合三十二人；马援以椒房之戚，独不与焉。

宋儒嘉其内不私亲，谓有教化之意寓其间。明儒又谓明帝避亲亲之小嫌，废论功之大义，恶乎其为教化？时贤又谓王莽以外戚篡汉，前车不远；云台诸将皆诛外戚以成功者也，明帝方欲垂鉴将来，宜援之终不得与。

笠翁曰：马援不入云台之图，诸儒各执一见，皆名论也。独予浅人，无深思远见，请为汉室君臣画一依样葫芦而已。夫世祖之有马援，犹宣帝之有苏武也，虽有出使、征伐之不同，其著名异域则等尔。麟阁之勋，可屈苏武于末席，岂云台之座，独不可屈马援于不与乎？异其事而同其情，皆为远人计也。邓禹以下诸将皆以讨贼立功，独马援为伏波将军，前征交趾，后征武陵蛮，皆大破之。是塞外之人，但知伏波将军之可畏，而不知邓禹以下二

十八将为何如人也。向以守忠不屈之苏武居麟阁诸臣之末，已见中国之多人矣；今复以马革裹尸者为卑卑不足数之人，则华夏之忠臣义士，尚可限量乎哉！汉家衣钵，全以威服远人为事，即无宣庙之成法，明帝犹当见及之，况有旧章可率者乎？其曰“马援以椒房之戚不与”者，史臣欲隐其意，而彰明帝内不私亲之贤也。

汪北海评：宣帝不肯纯任德政，欲以霸、王道杂之，其图功臣于麟阁，使一艺一能之士，皆得以先十九年不屈之苏武，此其杂用霸道外也。明帝神明其法而用之，使马援不与云台，后人思其意而不得，皆以为为椒房之故，孰知孝明之于孝宣，固青出于蓝而特胜于蓝者哉！向非笠翁慧眼觑破，几被孝明霸道瞒过千古！

论高帝入咸阳除秦苛法、光武入河北除莽苛政

笠翁曰：高祖除秦苛法，光武除莽苛政，此皆无甚奇特，即文章家翻案法耳。此法是人皆知，是人能行；但行之不得其法，非失之矫强，即失之支离。惟高祖、光武善作翻案文字，去此二病，故能见赏于人耳。然则翻案之法谓何？曰：其言不繁，止得二字，谓之“入情”而已。文字入情，即翻尽古来成案，天下不以为非，而且以为是。取天下者亦用此法，即革尽从前旧制，天下不见其可惊，而但见其可喜。

秦取天下于六国，莽取天下于孺子婴，皆值政衰法弛之际，故皆以苛取之，此亦翻案法也。高祖、光武又从而翻之，同一辙耳。但秦、莽之翻案，反正为奇者也；高祖、光武之翻案，反奇为正者也。反正为奇者，但能取新于一时，久之则觉其可厌；反奇为正者，传之愈久而愈觉其新。观于文章家可传不可传之别，则知

取天下之道可久不可久之分矣。

张仲谋评：笠翁此书虽曰“论古”，然实为开发天下之文心，欲人尽戛戛乎陈言之务去也。又虑天下人不知，犹谓其止于论古，故每于论政谈兵处，即以行文之妙诀参之，其度世之心亦良苦矣！然此等议论，又非过耳之言，乃其生平最得力处。海内文人读其书者多矣，试问有一字一句，不毁尽前人之篱壁，而另辟一堂奥者乎？以其所信者告人，而不恃其所能者骄人，则笠翁之肝肠、意气，皆于是乎见矣，又何必饮其醇醪，而始知能令人自醉哉！

论高帝已平天下犹未正尊位、光武未能削平海内遽正尊位之故

项羽既灭，天下混一。诸侯王皆上疏，请汉王为皇帝，王始即位于汜水之阳。

刘秀还至中山，诸将请上尊号，不许。行至南平棘，诸将固请之，仍不许。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《赤伏符》来，群臣因复奏请，王乃从之，即位于鄗南。

先儒断曰：汉王已平天下而不正尊位，光武未平海内而遽正尊位者，何哉？创业之与中兴，固自不同。更始既已败亡，四方窃名号者非一，中外皇皇，莫知所向，苟不早正位号以系人心，则天下之望孤矣。故书萧王即皇帝位，改元大赦者，深幸之也。

笠翁曰：汉高之天下取之于他人，其正尊位也，不得不迟。何也？以其起兵之始，曾为义帝发丧，此段因缘，不便遽为抹煞。况项羽一日未死，犹欲借君臣大义，激发天下一日之人心。故必俟其死，而又待诸侯力请，然后从之，此断断不易之理也。宋太祖为众心久属，犹必待黄袍加身，况与中原逐鹿者乎？光武之天下

取其所固有，其正尊位也，不得不速。何也？更始既败，中原无主，凡窃天潢之义者，皆得起而争之。卜者王郎尚能盗取名号，况介于真伪之间乎？名位一正，而天下之人心死矣，宁可一日缓乎哉？此即先儒所谓“创业、中兴，固自不同”之旨。因其词意未尽，故从而畅言之。

论贾、寇拟廉、蔺

贾复部将杀人，颍川太守寇恂捕戮之。复以为耻，过颍川，谓左右曰：“今见恂，必手剑之！”恂知之曰：“蔺相如不畏秦王，而屈于廉颇者，为国也！”乃敕属县盛供具，一人兼两人之馔。恂出迎于道，称疾而还，复勒兵欲追之，而吏士皆醉，遂去。恂以状闻，帝乃征恂至。时复先在坐，欲起相避，帝曰：“天下未定，两虎安得私斗？朕为分之！”于是并坐极欢，遂共车而出。

笠翁曰：寇恂所处之境，较相如更难。以相如可避，而寇恂不可避也。出迎于道，称疾而还，于此大见其作用！

汪北海评：寇之所处固难于蔺，然幸有蔺作于前，则亦学蔺焉足矣。厥后莱公以蒸羊一只迎丁谓于境上，纵家人饮博，不令出户，是又善学颍川处。寇氏家法，固工于学步前人哉！

论董宣执法，史氏列之酷吏

宣为洛阳令，湖阳公主苍头杀人，宣格杀之。主诉帝，帝怒欲箠杀之，宣请自死，遂触楹流血。使宣叩头谢主，宣不从；强

使顿，宣两手据地，终不肯俯。主曰：“文叔为白衣时，藏亡匿死，吏不敢至门；今为天下，威不能行一令乎！”帝笑曰：“天子不与白衣同。”因敕“强项令出”，赐钱三十万。

范史酷吏传，以宣为首。

笠翁曰：执法强项之人，而可名为酷吏，则凡枉法徇情而为绕指柔者，皆可名为循吏矣。执法强项之人，不能取誉于当世，犹望盖棺之后，或有定评，不意文人之笔，亦多舛谬，人亦何所望而为执法强项之事哉！丁、袁二子辨之，可谓能持公道者矣！

余澹心评：范晔作史，颠倒是非。以董宣忠鲠之臣，而传之于酷吏；以蔡琰失身之妇，而传之于列女。宜其失心恍惚，从叛以死也。去白日之昭昭，从长夜之悠悠，嗟何及哉！

论马援遗书诫兄子

马援在交趾，遗书诫兄子严敦曰：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得言也。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。吾爱之，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。吾爱之，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“刻鹄不成尚类鹜”；效季良不得，陷为轻薄子，所谓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也！”

郭氏论略曰：马援遗书诫兄子，善矣。夫龙伯高何如人，欲其子效之？至于杜季良，则非其为轻薄子，而又比之畜类，是已先讥议人矣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有是理哉？致松怨恨而不保令终，皆自取之也。

笠翁曰："刻鹄不成尚类鹜"、"画虎不成反类狗"，成语也；凡引成语，不能字字切贴，取其意而已矣。伏波诫子之意，所虑在刻鹄、画虎之不成，不在类鹜、类狗之必肖，其意盖曰"季良非不可学，但恐学之不得，则陷为轻薄"云尔，岂有意以畜类方之哉？未见以畜类方人，而肯以豪侠尚义、忧人之忧、乐人之乐诸善行誉之于前者。郭氏之论太拘，所谓以词害志，然"藏身不恕"一语，则为马援定评。读此书及此论者，皆宜舍短取长，于马援则取"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"，于郭氏则取"藏身不恕，安能喻人"四语而已矣。

余澹心评：郭氏之论，徒供喷饭，比之畜类，抑何陋迂。古云圣贤以龙、以马、以凤、以麟，皆比之畜类者耶？然则孟子之比孔子，亦为"藏身不恕，不能喻人"者耶？伏波英雄跌宕，万里贻书，致使世祖见之，重伯高而屈季良，其为声价何等！而腐儒刻画，良可悲夫！

论丁鸿、刘恺、邓彪三人之让

明帝时，陵阳侯丁綝卒，子鸿当袭封，上书称病，让其国于弟盛。上不报，乃逃去。友人鲍骏遇鸿于东海，以义责之，鸿悟，乃还。以鸿为侍中。

和帝时，居巢侯刘般薨，子恺当嗣，称父遗意，让其弟宪。逃十馀年，有司奏请绝其国。后贾逵上书，乃征恺为郎，以弟袭爵。

邓彪亦当嗣父爵，乃让弟逃去，不返。

笠翁曰：三子之让，乃风教使然，所谓矫枉而过正者也。一代有一代之风教，风教所在，民无贤智、愚不肖皆趋焉。贤智趋

而过之，与愚不肖之趋而不及，等也。东汉尚节义，故有三子者出而让国，犹之列国尚侠，则有荆轲、聂政诸人出而杀身；晋尚风流，则有刘伶、阮籍诸人出而废礼。皆为风教所渐，不知其然而然者也。虽然，礼与其争也宁让；俗与其靡也宁矫。论者于此皆施责备之词，余独曰：东汉政教之衰，犹足以敌后世民风之盛耳。

范文白评："东汉政教之衰，犹足以敌后世民风之盛"，此虽笠翁有激之言，然亦砺世磨钝之妙语也。若人人以固让为矫，则篡夺者反居胜地，操、莽诸人，皆得侈口以非伯夷、叔齐矣。使有位者尽如丁鸿、刘恺、邓彪其人，则后世岂复有篡位弑君之事哉！

论黄宪比颜子

宪世贫贱，父为牛医。汝南太守王龚辟之，不屈。荀淑遇之于逆旅，竦然异之，与语，移日不能去。既而至袁阆所，问曰："子国有颜子，知之乎？"阆曰："见吾叔度耶？"是时同郡戴良，才高倨傲，见宪未尝不正容，及归，罔然若有失，其母问曰："汝复从牛医儿来耶？"陈蕃及周举尝相谓曰："时月之间不见黄生，则鄙吝之心复萌矣。"郭泰曰："叔度汪汪若千顷陂，澄之不清，淆之不浊。宪初举孝廉，又辟公府，友从劝其仕，暂到京师，即还。

朱晦庵曰：宪之言论风旨虽不尽见，然其气象温厚，圭角浑然，见者有感于心，亦其最高者乎。使得圣人作成之，当居颜氏之科矣。

笠翁曰：黄宪比颜子之言，吾终不敢深信。盖誉人必过其实，乃东汉之气习也。出口皆然，不独有私于黄宪。"关西孔子杨伯

起”，伯起可方孔子，则宪比颜回，又何足怪乎？若谓千古上下有两颜回，吾或信之；谓千古上下有两孔子，吾必不之信也。然则所谓比颜子者，亦得其似而已矣。

余澹心评：余于古人中，最不服者黄叔度，最不取者阮嗣宗，最可恨者王茂弘，最可耻者张德远。噫，此可为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！

澹心又云：《天禄阁外史》，乃昆山人伪作，无识者刻入《秘书九种》，可笑也。若叔度有如此著述，不更辱颜子乎！

王望如评：顾、厨、俊、及，实繁有才，而独倾心于叔度。止此“汪汪千顷”四字，便俨然有陋巷规模。虽曰过情之誉，然正未免习俗移人耳。

论左雄限年之法

顺帝时，左雄上言：孔子曰“四十不惑”，《礼》称“四十强仕”，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，若有茂才异行如颜渊、子奇，自可不拘年齿。帝从之。广陵所举孝廉徐淑，年未四十，台郎诘之，对曰：“诏书云：有如颜渊、子奇，不拘年齿。故本郡以臣应选。”郎不能屈。左雄诘之曰：“昔颜回闻一知十，孝廉闻一知几耶？”淑无以对。乃罢却之。郡守坐免。

笠翁曰：东汉诸臣上书言事者众矣，其所指陈者，虽未必尽当，然皆合于理而顺于情，未有若左雄限年之说，为叛理拂情之甚者也。其引孔子“四十不惑”为言，夫“四十而不惑”，盖指造诣而言，未尝曰不惑之年，始可出而为仕也。如曰不惑之年始可出而为仕，则何不更老其才，俟至知命、耳顺及从心所欲之时，然后举而用之，更为练达而无弊乎？至引戴记之言曰“四十而强仕”，是矣！夫四十而强仕，亦言其大概，未尝曰四十以前不许服

官，直待是年大庆之后，始可应乡国之荐而赴弓旌之招也。若是，则左雄所言之事，又当不止此矣。《礼》曰：二十而弱冠，三十曰壮，有室。何不并限其年，令天下冠者必以二十，娶者必以三十；有十九而冠、二十九而娶者，皆坐以法，一概齐之以《礼》之为愈乎？舍冠、娶之年不限，而独限以仕，果何谓乎？其诘徐淑之言曰："颜回闻一知十，孝廉闻一知几？"此问更属不经。惜孝廉无术，不能折之；使我为孝廉，则将应之曰："未审颜回所闻之一，何者为一？所知之十，何者为十？请公一一举之，即当以闻一知几者对！"若是，则雄将何辞以应？而惜其不出此也！以如此荒谬之谈而见之封事，已足奇矣；顺帝不加斥逐而复可其奏，使天下奉为章程，岂非古今一怪事哉！噫，东汉之政令，自章、和而后，吾不欲观之矣！

余澹心评：此千古痛快之论，忽被笠翁拈出，真如"石破天惊逗秋雨"也。左雄"限年"与崔亮"资格"，均误杀天下英雄耳！

王邻哉评：执簿呼名，一吏事耳。莱公却而不用，所以识高千古。笠翁"何者为一，何者为十"一诘，快绝千古！余熟筹半晌，欲代雄作一转语，终不可得。使笠翁铨序百寮堂吏簿，当亦麾去不复顾矣。杂引鲁论、戴经佐其辩驳，尤堪与昌黎《讳辩》等文比肩。

论汉立五经于太学门外

灵帝时，诏诸儒正五经文字，命议郎蔡邕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之，刻石立于太学门外。

笠翁曰：灵帝诏立五经，将以重儒术也；而太学门外，岂立五经之地乎？位置圣贤而使之不得其所，是尊之适以卑之耳！宣

帝讲五经于石渠阁，章帝讲五经于白虎观。夫歌于斯，读于斯，则必聚国典于斯，未闻麾而出之大门之外也。灵帝此举，其有意为之耶？抑儒术之将衰，斯文之欲丧，莫之为而为之者耶？未几钩党之令遍行，使经明行修之士，皆高飞远举以避祸，太学门内几无一人，岂非麾而出之之后验欤？甚矣，汉庭无人，而不能争之于始也！

王望如评：表章六经，出于雄才大略之孝武。江都天人，不可不谓之原本六经也。石渠之议，孝宣未免偏好。望之刚直，学不及仲舒，然亦不得谓之不尊经也。若灵帝之立石，经之者为蔡邕，邕读经而不能卫经，自当有亵道侮常之报，王司徒杀之座上、诚不为过。纵使刻之堂上，亦为圣经罪人，况麾之门以外乎！

论管宁、华歆优劣

管宁少时，与华歆为友。尝共锄菜，见地有金，宁挥锄不顾，歆捉而掷之。人以是知其优劣。邴原与宁俱以操尚称，公孙度虚馆候之。宁既见度，乃庐于山谷，避难者渐来从之，旬月而成邑。宁每见度，语惟经典，不及世事。还山专讲诗书、习俎豆，非学者无见。由是度安其贤，民化其德。

笠翁曰：东汉诸子，动以圣贤许人。其所许者，未必皆当；其所未尝许者，反有圣贤之流亚厕于其间。如管宁生平，无一可讥之事：其抱道安贫，庐于山谷，有箪瓢陋巷之风，可方颜子；其锄地见金，挥锄不顾，与系马千驷弗视者何异？可方伊尹；其避地山居，从者成邑，及讲诗书、习俎豆，非学者不见，大有继往开来之意，虽未可追踪孔子，然亦能继武孟轲；至其避曹操居辽，

归田之后，不食魏朝一粟，则居然一伯夷、叔齐矣。而考之当时，从未有一希圣希贤之美号，抑何贵似而贱真欤？总由东汉之陋习，全在互相标榜，彼誉此为贤，则此誉彼为圣，不过以圣贤之美号，为赠答之虚词，原无真实许可之心也。管宁之不得美号，想以生平未尝誉人，已无木李之投，故人亦无琼玖之报耶？予请从千载后定其月旦曰：管宁虽未可遽拟圣贤，然其人实在“关西孔子”之前，“汝南颜子”之右。

笠翁又曰：管宁挥锄不顾，华歆捉而掷之，两人之优劣已见，无烦赘一词矣。但歆之一捉、一掷，二事中亦有优劣，不可不为辨之。人皆喜其掷而恶其捉，谓捉有觊觎之心，而掷无贪得之实也。予独曰不然，捉者天真之自露，掷者伪念之强生。夫以锄地而得金，虽曰取非其有，然犹愈于人御人而得之；使歆捉而不掷，贪则贪矣，犹不失为鸢飞鱼跃之人。既捉而复掷之，是贪而继之以诈矣。使无管宁相对，则既捉矣，宁肯复掷之哉？其掷之者，因管宁之不顾而然也。既以捉昧其心，复以掷欺其友，较之于贪夫，更加一等矣，岂可与挥锄不顾者同年而较其优劣哉！

王望如评：李斯与韩非同学，而非竟死于斯；孙膑与庞涓同学，而膑先刖于涓；苏秦与张仪同学，而仪则堕于秦。先同后异，多遭毒手。管先生看透华歆举动，避之惟恐不远。辽东一帽，风净雪明，不独避操也。

论茅容、孟敏优劣

茅容耕于野，与等辈避雨树下，众皆夷踞相对，容独危坐愈恭。郭林宗见而异之，遂与共言。容留林宗宿。旦日，杀鸡为馔，林宗以为为己设，既而以供其母，自以草蔬与客同饭。林宗起拜之，曰：“林宗犹减三牲之具以供宾客，而卿如此，乃我友也！”因

劝令学，卒以成德。

孟敏荷甑堕地，不顾去。林宗见而问其意，对曰："甑已破矣，视之何益！"林宗以此异之。劝令游学，十年知名，三公俱辟，并不屈。

笠翁曰：人谓二事皆贤，莫能举其优劣，如必欲轩轾之，其惟后孟敏而先茅容乎？以孟敏所能者小节，而茅容所重者大伦也。予曰不然，茅容杀鸡供母，而以草蔬待客，孝则孝矣，未免妨母之贤。彼章挫荐之名而以母德高千古者，独非人子乎？曾参养曾皙，必有酒肉，将彻，必请所与，未闻以酒肉养父，而以草蔬待所与之人也。此必有意为之，以起林宗之惊羡耳。若孟敏之不顾堕甑，则全出天机。以此观人，始不失为人伦之鉴。

笠翁又曰：凡天下过情之事，皆有意为之者也；凡不及于情之事，皆率意为之者也。持此法以论人，虽未必尽当，然亦思过半矣。

沈因伯评：即曰为母杀鸡，亦不妨减半待客，何至予以草蔬？陶母挫荐秣马，茅母以草蔬待客，是既以秣马者食人，又以食人者自奉矣。其事原太不情，如何怪得后人讥刺。

论曹操自陈功伐及让还三县

操下令曰："孤始于谯东筑精舍，欲待天下清乃出仕耳。然不得如意，征为典军校尉，遂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使题墓道曰：'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'，此其志也。后领兖州，破黄巾，沮袁术，摧袁绍，定刘表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中贵已极。设使国家无孤，不知几人称帝、几人称王。或者人见孤强盛，恐妄相

忖度，言有不逊之志，每用耿耿，故为诸君陈道此言，皆肝膈之要见。然封兼四县，何德堪之，今让还三县，且以损谤，少减孤之责也。”

故致堂谓曹公此令，有是有非。墓道之题，乃其本意；厥后功名显著，旁无轧己者，遂萌篡夺之心，亦势固然也。

钟伯敬谓此令娓娓千数百言，字字不情，却妙在详至恳款，若出至诚，使听者心虽不以为然，而无以夺之。

笠翁曰：曹瞒下此令，既非邀功，亦非示让，乃导引群下劝进之词也。后世不察，交相称许，胡致堂谓其“有是有非”，钟伯敬誉以“详至恳款，若出至诚”，噫，谬矣！岂曹瞒之巧，既已瞒过当世，又能瞒过后世耶？夫既自陈功伐矣，又曰“封兼四县”，何德堪之”，是明言功高赏薄，非四县可酬，而当酬之以天下也；既题墓道曰“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矣，则现为汉臣，又何必系之以“汉”？系以“汉”者，是明言本欲为汉，而今势有不能也；且言“天下非孤，不知几人称帝、几人称王”，又是明言帝王之号，我若不称，他人必有称之者，与其让他人，不若自称之为得也。句句说出本心，又句句留着下段，此即唐人所谓歇后语也。夫何“有是有非”、“详至恳款”之有哉！未几董昭即言于操曰：“自古人臣匡世，未有今日之功；有今日之功，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。”因建议进爵国公，加九锡，为禅位之阶，皆斯言启之也。噫，瞒至今日而始为人觉，即欲不谓之善瞒不可得矣！

杜于皇评：昔人论曹操临死分香卖履，恋恋儿女子，为死见真性，不知其大奸正在此。临终遗命，虽妓妾、香履之细，亦娓娓言之，而略不及化家为国之一字，欲使其子自为之，而犹谓其死见真性，古今人又被他瞒过矣！

论刘备取刘璋得失

苏东坡论略曰：刘表之丧，昭烈在荆州，孔明欲袭杀其孤，昭烈不忍。其后刘璋以好逆之，至蜀不数月，扼其吭而夺其国。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。曹、刘之不敌，天下之所共知，言兵不若操之多，言地不若操之广，言战不若操之能，所恃以胜之者，独以区区之忠义，有以激天下之心耳。孔明迁刘璋，已失忠臣义士之望，乃治兵振旅，东向长驱，而欲天下响应，盖亦难矣！

笠翁曰：刘备之取刘璋，虽非圣贤之心，然实英雄之事也。英雄作事，最忌务忠厚之虚名，而受因循之实祸。刘璋以暗弱之资，处豪强之界，其不灭于魏即灭于吴，夫人而知之也。备不急取，是以卧榻之地，虚左待人；吴得之而蜀危，魏得之而蜀灭矣。故决计取之，是弃小忍而成大谋，三分之势，未必不成于此。而东坡责以不仁，是欲遂曹操混一之心，而成孙权兼并之志也。使刘备不取而蜀以亡，则后世尚论之人，又必群起而罪以不智，然则为古人者，亦甚难矣！吾宁得罪于东坡，不得不为照烈左袒，盖欲略小过而全大体耳。且非无据而云然。昭烈病笃，谓孔明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若嗣子可辅辅之，如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此昭烈肝膈之言，非诈也。至亲莫如子，至卑莫如臣，犹以不得于子者属于其臣，则取刘璋之出于不得已，不待辩而知之矣。奈何不详始末，而遽定其是非哉！噫，以东坡之才与识，犹有偏见若此，则我辈观人之疏略，又岂止一言一事而已哉！

西　晋　纪

论晋武帝之得天下

武帝炎，司马昭之长子，懿之孙也。魏文帝病笃，懿受顾命。初，武帝察懿有狼顾相，又梦三马同食一槽，因谓太子丕曰："司马懿非人臣也，必预汝家事。"太子素与懿善，故得免。及懿卒，昭自为晋公，加九锡，后弑帝髦而立璜为帝。及灭蜀后，又进爵为王。昭卒，炎继父爵，遂篡魏，国号晋。

李卓吾曰：懿于曹丕至善也，曹叡之爱懿亦至。懿盖两朝顾命臣，非孟德父子之于汉比也。既受其托，杀而夺之，岂其主有刘禅之庸、孙皓之虐者乎？夫庸如刘禅，而蜀之君臣如故也；虐如孙皓，而吴之君臣如故也。必如司马氏父子，则君之视臣如股肱心膂者，反引而纳之萧墙之内也。一介之士，必有密友；令有国者将奚托？不容不以篡弑论矣！

笠翁曰：司马昭父子之篡魏，其悖逆不道，三尺黄口皆知之矣。代者皆谓昭、炎之罪，过于操、丕，予窃以为不然。夫晋之篡魏，非创举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夫有所受之耳。魏得天下于汉，既以臣而弑君矣，能保后代之臣，无一效先王之懿范而蹑其芳轨者乎？是昭之弑君，魏武教之；炎之篡位，曹丕教之。然则昭与炎者，非魏之逆臣，乃魏之肖子也。晋、魏之相去，不过四

十馀年，而考其所行之事，无一不合符节。噫，天道虽好还，然不料其神速至此也！吾谓从来得天下者，皆以人得，独司马氏之天下，乃天愤曹氏之悖逆，夺而予之者也。如其不信，请以历数计之：两家之天下，皆以篡弑得，魏仅享国四十馀载，而晋之历数几四倍之。观于国祚修短之不同，即知天心予夺之非谬矣。虽然，国虽未失于他人，而祸患屡生于骨肉，伦杀后而冏杀伦，冏杀伦而颖杀冏，以致中外之人，交乘其弊，篡夺相仍，靡有暇日，又讵非以乱易乱之报欤？

笠翁又曰：有诘予者云：司马氏之历数，较之曹氏，亦不为久。以世祖至孝愍仅五十馀年，而晋祀斩矣。若中宗者，实为小吏牛金之私胤，当时有“牛继马后”之谣，与司马氏何涉？予曰：然，此语见诸载籍，予知之久矣。但不敢以莫须有之情事尚论古人，亦信其可信而阙其可疑者而已矣。中宗之母通于小吏牛金也，当时未必无其事，但中宗之属牛属马，即为之母者，恐亦未能自决，况他人乎？又况后世之人乎？“牛继马后”，谣也，非传国之实事也。若吕不韦以怀娠之妾献秦太子异人，其事之在当年，必有献妾、生子之日月可考，岂若唐尧、汉昭之母以十有四月而生之者哉！以如此可据之事，后人亦仅传疑，称秦氏者，必曰“嬴秦”而不曰“吕秦”，则中冓暧昧之情，不可信以为实也明矣。我辈于庶民之家，尚不敢齿其阴事，况以茫无考据之事，而谤历代帝王乎？虽然，谓秦始皇之姓吕，吾口虽不言，心实信之；谓晋中宗之姓牛，则心口相商，皆不敢信以为是也。古人已死，呼牛呼马，彼不能应，第当予之以可据耳！

论羊祜欲伐吴，山涛欲释吴

羊祜进伐吴之计，山涛退而言曰：“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；

今释吴以为外惧，岂非算乎！”

笠翁曰：古人之言，有后人明知其是，而断断不可从者。如范文子“外宁必有内忧，释楚以为外惧”之类是也。彼曰“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”，然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以后，宁有几圣人乎？苟执此语，谓敌国断不可灭，则三代以后，不当复有混一之时矣。且无事远引，即以晋之敌国论之。蜀之未灭于晋也，刘禅之为君，亦中人以之资耳，倘幸而混一中原，未必不至于骄奢淫欲；而孔明两表出师，其为灭吴取魏计者，可谓不遗馀力，岂孔明未尝读书，不知外宁以后、将有内忧之足虑乎？其必欲为此者，亦曰缓则顾其后，急则顾其先；与其虑后而失之于先，无宁取之于先，而再为善后计耳。羊祜请伐吴，此千古不易之论；山涛之言，未免胶柱鼓瑟，虽有荒淫之后验，亦不幸而偶中耳！

王邻哉评：羊祜亦言平吴之后，当劳圣虑，则山涛未言，祜已先言之矣，涛言岂足信哉！宋太祖云：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。”大一统之君也！

论苏颖滨谓羊祜巧于策吴、拙于谋晋

羊祜守襄阳，知吴不能久，陈可取之计，武帝纳之。祜又进王濬、杜预，以成灭吴之功，后世皆称其美。

苏颖滨谓羊祜巧于策吴，拙于谋晋。以吴亡之后，武帝荒于女色，蔽于庸子，疏贤臣，近小人，去武备，崇藩国，所以兆亡国之祸；不若释吴以为外惧，则武帝犹得为贤君也。

笠翁曰：“外宁必有内忧”一语，自范文子说过之后，无人不能道之，故山巨源一闻伐吴，即引此语为证。是此题、此论，晋

人已发之于前矣，何烦颖滨再道乎？所贵乎作论者，以前人未发而我发之也。巨源此论，已是效颦于文子，奈何复有颖滨者，起而效颦于巨源乎！况“巧于取齐、拙于取楚”又属前人之馀唾乎？若在老苏、大苏，断不出此。吾以是知三苏文字，不无强弱、优劣之分也。

陆梯霞评：言人所尝言，不肯言人所未言，是文章把稳处。恐后世司选政者，未必皆如笠翁其人也。试观坊刻，一集中有几纸奇文，能发前人所未发者哉？不若寄人篱下，得则归美于己，失则有人代任其咎。如欲言苏颖滨非是者，必先咎山巨源，欲言山巨源非是者，又必先咎范文子。然范文子之坐位已定，孰敢黜之使下哉？此近代文人之秘诀，而笠翁必欲反之，难乎免于雌黄之口矣！

论薛莹、吾彦论吴亡

孙皓降，帝问薛莹曰：“皓何以亡？”对曰：“皓昵近小人，刑罚放滥，大臣诸将，人不自保。此其所以亡也。”他日又问吾彦，对曰：“吴王英俊，宰辅贤明。”帝笑曰：“若是，何故亡？”彦曰：“天禄永终，历数有属，故为陛下禽耳。”帝善之。

笠翁曰：二臣之言，判若苍素，皆有深意存焉，非故相抵牾也。薛莹意在规讽。因武帝有自满之意，故以昵小人、滥刑罚、危群臣之言对，谓孙皓以骄肆而亡，不可不鉴其失也。吾彦意在贬损。因武帝有夸功之意，故以“天禄永终，历终有属”之言对，谓吴乃天亡之，非我国得而亡之也。二者皆药石之言，而薛莹之药较吾彦之药，尤为对症。惟怪其少荒淫一语，为羊车作前辙耳！

论刘毅言中正之弊

初，陈群以吏部不能审核天下士，故令郡国各置中正，州置大中正，皆取本土之人任。朝廷官，德充才盛者为之，使铨次等级以为九品，吏部凭之以补授百官。行之浸久，中正或非其人，奸敝日滋。刘毅上疏，言其损政之道有八，宜革去之，更立一代之美制。帝虽善其言，而不能改。

笠翁曰：九品官人之志，足以奖砺贤才，区别任使。酌而行之，不为无补于世。但令分设于郡国，则政出多门，无所统摄，是铨部之权轻，而中正之权反重矣，岂天官一职，遂为赘瘤乎哉？至用本地之人任本地之事，则又为众弊所丛，万无是理。夫天下有几祁奚，而能为内不避亲、外不避怨之事乎？无论此法当罢于终，且并不当行之于始。晋、魏之疵政多端，而陈群中正之法，又其最著者也。

论顾荣、卫玠优劣

《少微编》顾荣、卫玠并书“卒”，史纲但书前太子洗马卫玠卒，而不书顾荣，何耶？以荣之反覆不臣也。始事吴，继事晋，复事赵王伦，又事齐王冏，又事长沙王乂，又事成都王颖，改更君父。有如传驿。后虽辅元帝有功，然不补罪矣。玠少年远识，劝兄致身，扶母避乱，早绝王敦之交，况所谓“不及可以情恕，非意可以理遣”，粹乎圣贤之遗矣。史纲一笔一削，岂无为哉？

卫风神秀异，龆龀时，乘白羊车行市上，人争羡曰：“谁家璧

人！”后从豫章至白下，观者如堵，玠有羸疾，遂死。时谓“看杀卫玠”。

钟伯敬曰：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；非意相干，可以理遣。此玠之养也。知王敦之不忠，此玠之识也。玠之得为名士以此。若本传前后所载，不过一美少年作态者耳！

笠翁曰：观钟伯敬之论卫玠，可谓善读《晋书》者矣！然予复有边见，谓叔宝之可敬处，不在《晋书》字句之中，而在《晋书》字句之外。何也？男子而有德，固足传矣，美男子而有德，其贤于人者，又加一等，以其有诲淫之具也。陈平美如冠玉，而盗嫂、受金之事，终为时论所鄙。潘岳虽无淫行，而本传载之曰："道遇妇人，皆连手萦绕，投之以果，遂满载而归。"夫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萦之以手而不辞，投之以果而辄受，则其德行可知矣。叔宝风神秀异，世呼为"璧人"，甚至为人看杀，则当年姿貌，无出其右可知，而本传及别传所载，无一可非、可议之事。噫，以崇尚风流之晋代，而生此温然如玉之佳人，绝无他事可纪，岂非末俗一圣贤哉！况能情恕不及，理遣非意，善绝匪交，是美其外而复美其中矣，安得不见重于士类，而以特笔予之哉？史纲书"卒"，正是"看杀卫玠"之年也。或者前此之年，犹难保其必无失德，而直待盖棺之后，予以定论，未可知耳。

论殷浩拟管、葛

殷浩累辞征辟，时人拟之管、葛。谢尚、王濛常伺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，相与省之，知浩有确然之志，相谓曰："深源不起，如苍生何！"简文辅政，征为刺史，久之乃出。命平中原，兵败，桓温疏其罪，废为庶人。徙东阳，但终日书空，作“咄咄怪事”四

字。后温将以为尚书令，遗书告之，欣然许焉。将答书，虚有谬误，开闭者数十，竟达空函，大忤温意，遂绝。

笠翁曰：予读《晋书》，见殷浩终日书空作“咄咄怪事”四字，殊为不解。追观其答桓温书，开闭数十，竟达空函，因扑案狂笑曰：“此即书空之奇验也！”开闭数十，竟达空函，所谓求全得毁，讵非“咄咄怪事”乎？凡人举动异常而令人不解为何故者，皆将来休咎之兆也。噫，以斯人也，而拟之管、葛，誉殷浩者至矣，其如管、葛何哉！

笠翁又曰：殷浩之达空函，非止为咄咄书空之验，亦为其父洪乔为人致书而不达、浮沉于江之显报也。洪乔名羡，为豫章太守，都下人士因其致书者百馀函，行次石头，皆投之水中曰：“沉者自沉，浮者自浮，洪乔不为致书邮。”后人论此事，尽以孤高介立许之，李子独曰：若是，则受人寄托而有不终其事者，皆可谓孤高介立之士矣。使洪乔而果为孤高介立之士，则当其授书之日，何不正色拒之，乃既受其托，而复浮沉于江，是不信、不忠、不义而且兼之以不情矣。奈何不加贬斥，而反以“孤高介立”许之哉？为之后者，不须假手他人而自 解浮沉其书牍，则天之报施此辈，亦何其巧而且畅哉！予往时游戏笔墨，尝代晋人作书以让之，附载于左，以资观者一噱。

李仁熟曰：洪乔投函，报乃在浩，不于其身，于其子孙，可畏哉！往时读书，作小事看过，笠翁点出，快绝千古。代让一书令人汗下，细行不可苟，真足为戒。

戏为晋人让殷羡书

某、某、某同顿首洪乔足下：遥谂洪乔恩威所被，吏民交格。古今以宦名豫章者，仲举、子鱼，得殷公而三。夙承缟带，与有荣问。独忆洪乔拜命出都时，仆等曾以赫蹄若干幅仰附行李，展问故人。盖交深形忘，不觉鄙事为亵。窃计洪乔信友，有勿受，受则分致久矣。今迟之岁月，嗣音杳然，深讶故人简倨，尽默然不应。始而怪，既而疑，疑而更讯，始知洪乔耻作致书邮，曩次石头，悉浮沉于江矣。仆辈始喟然曰："贤者之不可测，遂如此乎！"仆辈自省亦甚暗于物情矣，洪乔何人，二千石何官，而鱼雁使之耶？虽然，古之君子然诺自慎，与其负人于末，无宁拒人于初。使洪乔当授书之日，严辞以谢曰："某奉天子命，往厘是方，动止举措咸系观瞻，而猥与人关通笔札、代致寒暄，非所以肃官箴、示民听也。不敢奉教！"则仆等方顿首行旌，谢过不暇，敢复强乎？乃蒙大雅并赐鉴录，是徐生之剑已许之于心，何於陵之肉乃哇之门外，毋乃衡之本末，自刺谬乎？幸而所以为托者，只尺一书耳，使仆等不幸一日以妻子累洪乔，岂亦曰"泣者自泣，呼者自呼，洪乔岂汝厮养奴"乎？且洪乔公辅之器，不应外补，然既拜州命，即当俯视州事，又岂得曰"民者自民，士者自士，洪乔岂为州从事"乎？吾知洪乔必不出此，特借细事明不屑耳。然君子一言一动，民胥则效，兹洪乔投诸江，知非诡词也，仆虞后世为人致书而失之、或且有隐匿、假借一切鄙细之行者，皆托石头城故事以自解，洪乔不几作千古叵信之俑乎？匿怨而友，左丘所耻，敢不辞戆直，以白下执事。然君子所为，众人不识，在洪乔必自有说，其明教解惑，幸甚！

东 晋 纪

论祁奚举午、谢安举玄、狄仁杰举光嗣

春秋时，晋中军尉祁奚请老，晋侯问嗣焉。祁奚举其子午以自代。

晋武帝时，诏求良将，谢安举兄子玄以应。郗超曰："安能违众举亲，玄实不负所举。"

唐中宗时，太后命宰相各举尚书一人，仁杰举其子光嗣。已而称职，太后喜曰："卿足继祁奚矣！"

笠翁曰：祁奚之举午、谢安之举玄、狄仁杰之举光嗣，其公明果断，不待辩论而知之矣。后世论人者，非美奚、安、仁杰之能违众举亲，即赞午、玄、光嗣之能不负所举，总不出郗超二语之范围。独鄙见不然，以为三事之所难，不在臣而在君，不在能举与不负所举，而在其君之信任不疑，卒能成其所举。夫千古上下，为父兄而知奚、安、仁杰之明，为子侄而如午、玄、光嗣之贤者，岂少其人哉？为父兄者，孰不欲成子侄之功名？为子侄者，孰不欲成父兄之心志？所虑世不我与，而有君父疑之于前，同列议之于后，言出口而谤随之，徒足以偾国家之事耳。三君子举亲之日，岂遂盈廷诺诺，绝无非议之词哉？乃人主信而任之，不为众口所惑，此人情之最难，较不避亲与不负荐者，奚啻十倍！故

凡臣子尽忠而能成其功业者，其美不当尽归于臣，而君父信任之力居多也。

论温峤绝裾

晋室倾覆，琅琊王初镇江左，刘琨遣温峤奉表诣建康劝进，其母崔氏固止之，峤绝裾而去。既至，屡求返命，朝廷不许。会琨死，除散骑侍郎。峤闻母亡，阻乱不得奔丧，固让不拜，苦请北归。诏曰："今桀逆未枭，诸军奉迎梓宫，犹未得进，峤可以私难而不从王命耶？"峤不得已，受拜。

笠翁曰：晋室复兴，江左诸臣之力也。然王导值王敦之乱，陶侃颇萌异心，思折翼之梦而止，是皆不得为纯臣；求其乃心王室，无一毫疑贰之见，又能力竖鸿猷，使国祚危而复安者，唯温峤一人而已，郗鉴次之，桓彝又次之。温峤之遇主，始于奉表劝进。使当母氏固止之时，拘守常人之节，不能绝裾而往，孝则孝矣，其如宗社之覆亡、生民之涂炭何！不辞背母之名，较致匡君之实，其明可及，其断不可及也。显亲扬名，较之承欢膝下，岂无间乎？然予窃有疑议，不能释然于中者，以峤诣阙之后，即不能复见其母，是绝裾之日，即永诀之时，人子之情，孰有抱疚于此者哉！既不能终养于生前，又不获奔丧于死后，则当于干戈稍靖之日，庐墓经时，哭泣致哀，以塞终天之恨，何予读史终篇，绝不见有一语及此？岂有其事而史官未之载欤？抑峤为国忘家，实未尝计念及此也？吾谓凡人于他事可忽，独于君亲大伦，无论至性所在，情不容已，即属故事虚文，亦不可缺，虑后世读史者因其忽而忽之，则忠孝渐沦于非是矣！《春秋》责备贤者，吾不敢以太真功业之盛，辄有恕词。

余澹心评：温太真晋代第一流人物，余每观其待钱凤一段，辄下酒一斗，独绝裾之事，未免启千古之议端。李温陵列于杀母逆贼之条，伤于过刻，得笠翁推见至隐，即太真复生，亦无辞以对。此真关系纲常名教之文，不可作寻常论断观也。

论陶侃综理微密

陶侃都督荆、襄，尝造船，其竹头、木屑，皆令籍而掌之，人咸不解所以。后正会，积雪初晴，厅事前馀雪犹湿，乃以木屑布地。及桓温伐蜀，又以侃所贮竹头作钉装船。其综理微密，皆此类也。

笠翁曰：陶侃综理微密，使竹头木屑皆适于用，先儒莫不嘉之，谓凡观人者，恒即小以观其大，睹忽而料其成也。李子独曰：此田舍翁作家之恒情，卖菜佣聚黄叶作齑之故智，何补于英雄大计，而古今藉藉目为嘉事而艳称之哉！经大费者不惜斗筲，建鸿猷者讵亲笾豆？昔平原露朽财帛，千古不以为非；孟敏不顾堕甑，而郭林宗重其品识。若以侃视之，无论平原之财帛在所必惜，即孟敏之堕甑，破则破矣，焉知不可补缀而用之？何遽暴殄天物之若是哉！噫，士行之器于是乎小矣！他日于苏峻之乱，闻京师失守而无意勤王，虽为温峤所强，乃兵既发而复追还，食有馀而不肯贷，此即由综理微密之意而推之者也。非得峤之恐喝，怵于义旗回指之言，讵能终其伟烈哉？史称其瑰瑶珍异，富于天府，未必不由竹头、木屑积累而成，后世作家翁，皆取法于此。由此观之，侃乃一代之吝人，非千古之杰士也。

李仁熟曰：木屑竹头，自有司事，非将相才也。尽有能干有司，不堪大用。王介甫新法，行之一郡则效，行之天下辄弊，何者？小大之势异也。庞士元非百里才，汲黯淮阳高卧，非矫也，才固然也。笠翁惜士行斗筲，推见后来首鼠于苏峻，快哉，不易之论！

汪北海评：士行藏竹头、木屑，与惜阴、运甓同意，皆刻刻留心世务者。但经世之略，贵持大体，陶士行失之太细，与孔北海失之太疏，其弊一也。有心世务者，当取东坡文举序赞与笠翁此论，兼录一通置座右，亦可当韦弦之佩耳。

论王导不救周顗之难

王敦反，议者劝帝尽诛王氏。司空导帅其从弟及诸宗族二十馀人，每旦诣台待罪。周顗将入，导呼之曰："伯仁，以百口累卿！"顗直入，不顾。既见帝，言导忠诚，申救甚至。帝纳其言，顗喜，饮酒至醉而出。导又呼之，顗不与言，顾左右曰："今年杀诸贼奴，取金印如斗大，系肘后！"既出，又上表明导无罪，言甚切至。导不之知，甚恨之。帝还导朝服，执手慰谕，命为尚书右仆射。后敦欲诛周顗，问导，导不答，敦遂诛之。他日，导料捡中书故事，见顗救己之表，执之，流涕曰："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！"

笠翁曰：周顗予王导以生，王导陷周顗以死，以怨报德，千古尽为不平。然尚论者但知罪导之不仁，而不知罪顗之不智，皆一偏之论也。予独谓此事之可恨者，不在导不救顗，而在顗之救导，导与敦，从兄弟也。敦之必反，帝及朝臣皆知之，岂为导者反未之觉，从无一语入告，直至称兵犯顺，朝臣有尽诛王氏之议，始帅族人诣台待罪？既待罪矣，又无甘心骈首之念，乃欲以百口累顗，而作摇尾乞怜之状，是其人一无可取，其罪一无可原，顗

之申救甚至，果何谓耶？若谓其从龙最早，勋业可嘉，吾或信之，乃始则言其忠诚，继则称其无罪；夫兄为叛逆，而不能隐消其患，可谓忠乎？知而不告，可谓诚乎？逆臣之族，法在必诛，又乌得为无罪乎？且中外诸臣，如刘隗、刁协、温峤、陶侃辈，皆力能灭贼，其不欲图之于早者，以导在政府，未免有投鼠之嫌耳。使于此时杀之，则中外人心，一无所忌，奋力杀贼，何逆首之不可竿乎？若虑杀导之后，敦势愈横，则免死可矣，复相之命，可暂停乎？救其死而不阻其相，是明张翌贼之势，暗隳灭贼之心，而以忠良之要领遗贼矣，不颤之杀，将谁杀乎？当时朝议，谓晋室危而后安，系导以大义灭亲之力。试问敦之死也，天亡之乎？人亡之乎？使敦不以疾死，则虽有如导者十辈在朝，亦惟有拱手听命而已，王与马岂特共天下而已哉？故晋祚之复延，幸也，非人力有以致之也。

笠翁又曰：史载周颤杀身一事，可谓千古酒人之诫。盖颤之死，非人杀之，酒杀之也。使于见帝申解之后，出宫遇导，止于呼而不答，亦不失大臣之体，安知非以不救为救、不答为答耶？奇何酒入舌出，以杀贼取印之狂言，致延颈受戮之奇祸，此居官嗜饮之明鉴。然未必不有以致之。予尝谓居官嗜饮，非苍生之福也：酒后折狱，不无失入之虞；酒后行兵，必多误之惨。颤一生使酒，尝于醉后忤旨，帝手诏付廷尉，累日方赦之。自是屡犯酒过，为有司所绳。初在中朝，能饮一石，及过江，虽日醉，每称无对。偶有旧对从北来，颤出酒二石对饮，各大醉，及颤醒，视客，已腐胁而死。迹是观之，则其酒后失检，以人命为戏，当不止此一二事矣。前此为刺史、为将军时，安知不以使酒杀人，而于此时自食其报耶？吾欲天下后世之名公卿，皆以周　杀身之事为戒，而有兵戎、民社之责者，不致以海内苍生为下酒物，则作史之人与论史之人，皆不为无补于世耳。

论桓玄伪旌隐士

桓玄受禅，以前世皆有隐士，耻独无之，求得皇甫希之，使居山林，征为著作郎，又使固辞，然后下诏旌礼，号曰高士。时人谓之“充隐”。

笠翁曰：桓玄此举，虽属千古笑柄，然能于热闹场中，忽然布此冷局，不可谓非砺世磨钝之心也。从来篡位之臣，皆恐人心不属。其于山林隐逸之士，强之使出者则有之，闭之使入者，予实未之见也。盖以晋风偷薄，凡为士类者，只知得禄之为荣，不念失身之可耻。当玄受禅之日，蛇行鼠伏于其庭者，不知凡几。簪笏多而耰锄少，使田野荒而不治，亦盗窃神器者之忧也。于是不得不强设一人以风砺之，玄之心亦良苦矣。彼皇甫希之者，使当时只有著作郎之征，而无山林资用之给，则必为轻舟诣阙之谢朏矣，欲求一长年充隐之士，其可得乎？噫，吾不料晋士之贱，遂至于此！

陈植三评：每读晋人“充隐”之号及吴中高士直是求死不得之语，未尝不喷饭鼓掌而叹昔人讥刺之太刻。及观此论，且不肯予以“充隐”之名，不更刻耶？然实是诛心之论。

南北朝纪

论扬雄、陶潜出处

扬雄历战、平、哀三世不徒官，坐刘棻事下捕，时雄校书天禄阁，闻捕至，从阁投下，几死，后莽见雄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盛称莽功德，又有《剧秦美新》之文，乃免。《纲目》于其没也，书“莽大夫扬雄死。”

陶潜为彭泽令，吏请束带见督邮，潜曰：“吾岂以五斗米折腰！”即解绶归，赋《归去来辞》，著《五柳先生传》。至刘宋移国，累征不起。《纲目》特以“晋处士”书之。

焦弱侯作论，为雄详考出处履历，谓其并无投阁、美新之事。

笠翁曰：“莽大夫”、“晋处士”六字，是二人已有定评，无烦再为蛇足矣。焦弱侯为雄力辩，谓雄未尝仕莽，并无投阁、美新之事。若是，则《纲目》亦非信史，天下竟无可读之书矣。欲使天下之人不信《纲目》而信文人之论断，则恐含冤抱屈者，又不止一莽大夫而已也。不若终屈扬雄，以从《纲目》之误。然君子不以人废言，即有投阁、美新之事，而雄之可取者自在，不能使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二书，与投阁之躯并朽也，取其才而已矣。

笠翁又曰：五柳先生之贤，古今如出一口。从而赞之者，皆是益土壤于泰山，无所增于其高也。但其解绶归田一事，说者皆

云有激而然，予独曰出其素志，五斗折腰之说，不过一时寄托之言耳。若曰果由于此，则其初授彭泽时，即当坚辞不出矣。世岂有不折腰之县令乎？肯折其腰者，不必五斗，即升合亦且甘之，否则悬二千石于前，其傲然不屑如故也。公赋《归去来辞》有云："云无心而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"其初令彭泽也，即为出岫之云；其解绶言归也，即为知还之鸟。鸟之思还，不必为人所驱，人之思归，岂尽因事所激？盖以督邮至县之时，适值归兴方浓之际，其意盖曰：吾早晚言归，不若省此一番磬折！故解绶而去。亦犹张翰思归念切，偶值莼鲈正美之时，假此闲情，遂予初服，非果有莼鲈之癖，而故舍其官以就之也。若使为县令者，尽以五斗折腰为耻，则朝廷之礼法可弃，而从来折节以事上官者，皆为辱人贱行矣。凡读古人之书，论前人之事者，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，以简编所载，皆古人之糟粕，其心事不可言传，只当以意会耳。

吴梅村评：不特为五柳传神，又为五斗生色。从来颂隐士之高者，必贱衣冠为粪壤，是非善颂隐士者也。欲颂隐士之高，必须艳称冠冕，预为山林隐逸耸起一层地步，使人知作宦之荣如此，而彼不以为荣，则其所尚可知已。笠翁不肯抹煞五斗，正是表扬靖节处，此称功颂德之良法也，操觚家不可不知。

李仁熟曰：笠翁思路如良马见鞭影，又能珠贯九曲，香透一线，起古人而与之语，有此明彻痛快！

论檀道济量沙、孙膑减灶之同异

檀道济伐魏，多捷，以食尽引还。魏人追之，道济夜令唱筹量沙，魏人知其粮给，不敢追。

齐以孙膑伐魏，膑至魏，令军日减灶诱之，庞涓喜曰："知齐

兵素怯，入吾地三日，亡者过半！”并日追之。膑伏兵马陵，万弩俱发，涓自刎，太子被执。

笠翁曰：道济之量沙与孙膑之减灶，虽是一幅衣钵，然中间却有一段过文，不可不知其来历。盖道济之量沙，乃从虞诩增灶得来，虞诩之增灶，则从孙膑减灶得来，所谓愈出而愈奇者也。行兵之法，与作文同。善作文者，读古文一篇，可化出时文数十篇，而又无摹仿古文之迹；善行兵者，得古人一术，可变出后人千万术，而绝无求肖古人之形。其妙处无他，总在善悟而已。不善悟者，想来想去，只在灶上推求，减之则与孙膑合掌，增之又与虞诩雷同，欲合其意而并用之，又无半增半减之法，惟有舍古从今，别行其道而已矣。孰知推广其意，灶可变而为沙；神明其用，增减之法又可变而为唱。灶与沙、增减与唱，相去不啻霄壤，而原其发念之初，则皆出于一法，岂非善悟之所致哉！噫，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者，其人皆不可行兵，而并不可作文者也！

论谢朏、何点、何胤孰优

梁高祖时，征谢朏暨何点、何胤，俱不至。朏逃窜馀年，一旦，轻舟自出诣阙，以为司徒尚书令。梁主幸其宅，宴语尽欢，朏因陈本志，不许。朏素惮烦，不省职事，众颇失望。

笠翁曰：谢朏一出，断不可少。惟其出而失望，始知处士善盗虚声，试之以政，则能事见矣。倘如何点、何胤之终于不出，则所藏之拙，尽变为巧，孰能穷其所蕴哉？虽然，朏之颇失民望，不待不省职事时见之，即其轻舟诣阙，已尽见底里矣！世有伊尹、孔明之徒，肯逃窜馀年而复轻舟诣阙者哉？其始也尽可不逃，其后

也尽可不诣。然则逃之、诣之者为何？曰：逃之者患得也，诣之者患失也。以此观之，不过一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矣，乌可以处士目之哉！

余澹心评：处士纯盗虚声，自古而然，樊英、种放、吴与弼之流，皆朏类也。拈出快绝！朏已为齐臣，又诣梁阙，何得以处士目之？其为郡时，以鸡卵赋人，收鸡数千，此又鄙夫所羞为也。

王望如评：古今处士，止有陶潜一人。盖有大志不得大用，故饮酒寄傲，彭泽归田，若幸逢圣明，必著鸿猷照耀天地间。读其《咏史》、《拟古》诸篇，忧时用世，情见乎词，非若长往者流槁木死灰比也。齐、梁间宁复有此！

论梁武帝好生

先儒谓梁武帝不以生类为乐，不以牺牲为祀，不以仙人鸟兽之形为衣，其设心岂诚仁恕？不过信佛氏之说，求将来报福而已。然一有取国之心，至弑二君、杀六贵而不之恤；一有守国之心，作浮山堰以灌寿阳，缘百里内老少皆役，死者相枕，一日溃决，致数十万生灵尽葬鱼腹。是之谓以其所不爱，及其所爱也。

笠翁曰：此古今通病，不独一梁武为然。凡信佛氏之言而戒食牛羊犬豕者，强半残忍为心，刻刻以嚼民为事。是戒食牛羊犬豕者，乃虚其腹以为食人地也。且无论佛氏之言当信与不当信，即使当信，佛氏有宰杀之戒，亦有贪嗔之戒，世人仅守其一，而不守其二，何哉？

施愚山评：若以释氏报应论，梁武一生，事事皆可入无间地狱，"荷荷"

饿死，已是现报，至子孙屠戮，骨肉之祸，千古无两，皆衍一人作孽。佛之待衍如此，是真佛之灵也。后世躬为淫恶，藉佞佛为护身符者，可不鉴诸！笠翁此论，可以抹煞屠纬真矣。

王望如评：佛，西方尧舜也；梁武则尧言而桀行者。爱牺牲而不知驱民为鱼鳖，能舍身而不能断寿阳之一城，受降为利，卖景求和，竭民膏以为浮屠，碎民命以为精卫，贪、嗔、痴毕备，殆畔佛、窃佛而谤佛者，乃为千古斥佛之口实，佛何罪焉？

论夏禹泣罪、梁武泣囚

禹出，见罪人，下车泣曰："尧舜之人，以尧舜之心为心，今寡人为君，各自为其心，寡人痛之！"

梁武疏简刑法，自公卿大臣，咸不以鞫狱为意，奸吏招权弄法，王侯骄盈不轨。帝又专精佛戒，每断重罪，则终日不怿，或谋逆事觉，亦泣而宥之。

笠翁曰：梁武帝泣囚，非止邀福，盖刻意摹仿古人；又谓古人不足取法，必欲跨而上之，故泣囚不已，遂至于蔑法。不知泣罪之事，仅可偶行于夏禹，沿至商、周之世，则人主虽有泣罪之心，亦含其泪而不敢洒矣。何也？民情日趋于薄，则法度日趋于严，此不得不然之势也。上古画地之风，不可行于中古，岂中古泣罪之事，独可行于末世哉？且禹之泣，非泣罪人也，泣世道人心之日变也。观其言曰"尧舜之人，以尧舜之心为心，寡人为君，各自为其心"，则非泣罪人可知，奈何不解其意而误用之，遂使无罪之人亦恃其姑息而限于不义，是以泣误苍生也。此梁武帝好名之过，后世论人者岂得归罪于佛氏，而令与之分谤乎哉？

周栎园评：梁武行事，只是一騃，徒资后人笑柄。犹可笑者，

嫁女夺女一事，区区急泪，惭愧千古。

汪北海评：夏禹泣罪，所以引其咎于己，若曰："吾惟不及尧舜，故至此"；梁武泣囚，盖欲邀其福于天，若曰"吾于有罪之人概置不问，则我生平所犯，或彼苍亦可以从末减乎"。近来佞佛者强半出此，偶因笠翁之论而拈出之。

论高欢遗慕容绍宗于其子、太宗委李世勣于高宗

渤海王高欢病笃，谓世子澄曰："侯景飞扬跋扈，非汝所能驾驭也。堪敌侯景者，唯有慕容绍宗，我固不贵之，留以遗汝。"

唐太宗谓太子曰"汝与世勣无恩，恐不能怀服，我故斥之归田，我死，汝亲仕之。"

笠翁曰：树人如树木，欲为子孙植梁栋，必须为祖为父者浇培灌溉于先，使之日繁月盛，渐有根深蒂固之意，而后遗之子孙，子孙始得其用。未闻剪其枝叶而拔其根本，置之雨露不到之地，候子孙收而植之，而可以为梁为栋者也。魏高欢不贵绍宗，以属其子，唐太宗故黜世勣，以贻其后，是与拔木遗子孙者何异？若曰：父薄之而子厚之，彼必尽忠于子，以报知遇之隆。若是，则魏文帝之虑司马懿，谓其有狼顾相，将来必预家事，亦可谓薄之至矣，太子丕素与懿善，不以父训为然，而亲信如故，亦可谓厚之至矣，然则司马懿之尽忠于魏，果何如乎？不特无忠可尽，而且弑之、夺之，其报知遇之隆者又安在乎？幸而绍宗、世勣皆能不宿旧怨，尽力以事后主，倘以不得于父者致憾于其子，几何不为司马懿之续

乎？吾谓两君所行者，皆驾驭英雄之方，非贻厥孙谋之道也。英雄于鞅望之后骤得显荣，必将有以自见，其不至功成名立而不已者，非止为尽忠报国，亦欲自显示其能事耳。故凡待英雄者，将欲进之，必先退之，将欲荣之，必故辱之，此皆以一身行之之事，非曰父退之而子进之、父辱之而子荣之也。高欢之不贵绍宗，太宗之偶黜世勣，此二事者，皆行于垂暮之年，不及再进而用之，故俱以属子，犹之行于一人之身也。如此，则不失为明君。若曰故贱之而故黜之，则其为子孙谋者，不惟太拙，亦太险矣。

李仁熟曰：苏轼闻太后“奇才”一语，伏而哭失声，岂亦有心驾驭，不过暮年不及进用耳。大凡驾驭一术，英主亦多失，而贤君所不言。绍宗不禽侯景，世勣劝立武曌，其为驾驭之术明矣。北山之说，可与笠翁发明。

胡彦远评：若非笠翁发明此意，则后世人君之爱其子者，皆效唐太宗及高欢所为，苟非其人，则爱之适以害之矣。笠翁所言，无一字不从世道人心起见。昔人谓穷愁著书，由是观之，笠翁之穷愁，乃天下后世之福也。

论王通献太平十二策

隋文帝时，王通献太平十二策，弗纳。通归，教授河汾间，累征不起，键户著书，自号文中子。

笠翁曰：王通献策不用，遂以教授终其身，亦可谓隐君子矣。而独以献策一事不理于文人之口，谓其枉己而不能直人，于道可谓两失。噫，苛矣！达则兼善天下，士君子之志也；知其不可而为之，亦古之圣贤不忍薄待天下之心也。春秋列国之君，孰能行孔孟之道？而孔、孟不忍弃之者，以生平所学之道，非君相不能行之也，亦观其抱负何如耳。读其书而想见其人，亦非致君无术

而仅以文词干禄者也。惜隋文之不能用耳！

余澹心评：王通之失，不在献策隋文，而在僭拟孔子。若不隐居教授，则亦仕莽之扬雄耳。以《文中子》、《元经》诸书，即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之类也，皆吾所不取也。若房、杜、李魏皆门人，则又未可尽信。

李仁熟曰：《文中子》一书文义浅薄，不惟房、杜、李、魏非门人，且年月先后不合，宋儒辨之详矣。予疑此书是唐末无学者赝作，如近代黄宪外史耳。不可执此罪王通也。

唐　　纪

论唐太宗周、秦修短之议

唐太宗论周、秦修短，萧瑀对曰："纣为不道，武王征之；周及六国无罪，始皇灭之。得天下虽同，失人心则异。"上曰："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周得天下，增修仁义，秦得天下，益尚诈力，此修短之所以殊也；盖取之或可以逆，而守之不可不以顺也。

笠翁曰：太宗之言，较萧瑀之论更进，不特词明义畅，亦可垂训将来。何也？若据萧瑀之言，谓得天下以正者，其祀必长，则后世子孙皆可仗祖宗之庇，善亦久，不善亦久，而修德保邦之事，皆可不必为矣；谓得天下以逆者，其祀必不长，则后世子孙皆咎祖宗之失，善亦难久，不善亦难久，而修德保邦之事，亦尽可不必为矣。乌可以训后世哉？故以"增修仁义"、"益尚诈力"二语，补其言之不逮。亦因太宗有自知之明，知其所以得天下者，未必远过于秦，未可窃比于周，欲以干蛊盖愆之事属之后世子孙，故为此论，然实英主之言也。乃犹有好辨之家责其非是者，谓武王应天顺人，以仁义取之，亦以仁义守之，而太宗谓其取之以逆，岂非失言？噫，谬矣！太宗原谓"周得天下，增修仁义"，"增"之为言，盖加其所固有，非益其所本无；谓取之原以仁义，而复增修之也。何尝谓取其不以仁义？又曰"取之或可以逆"，"或"之

为言，不尽如是之称也；谓取者不尽以逆。而“或以逆”，盖指嬴秦而言，何尝道及周武？认褒为贬而诬直为曲，以哆其雌黄之口，快则快矣，其如古人之抱屈何哉！

顾梁汾曰：伊川数受气于眉山，若正论出以快谈，何至纷纷蜀洛？笠翁直为两家弄宜僚之丸。

论唐太宗以弓矢、建屋喻治道

太宗谓萧瑀曰：“朕少好弓矢，得良弓十数，自谓无以加。近以示弓工，乃曰：‘皆非良材。’朕问其故，工曰：‘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，弓虽劲，而发矢不直。’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。朕以弓矢定四方，识之犹未能尽，况天下之务，其能遍知乎？”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，数延见，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。又尝指殿屋谓侍臣曰：“治天下如建此屋，营构既成，勿数改移。苟易一椽一瓦，践履摇动，必有所损。若慕奇功，变法度，不恒其德，劳扰实多。”

笠翁曰：三代以后之人君，舍德勿论而专论其才与识，则未有出唐太宗之右者矣。观其论乐，论周、秦修短，论弓矢、建屋，无一不本人情、不合至理、不可垂训将来。盖人主能言治道者，无代不有，然皆本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得之闻见，皆言人所既言者也；若太宗之言，皆《诗》、《书》所不载，闻见所未经，字字从性灵中发出，不但不与世俗雷同，亦且耻与《诗》、《书》附合，真帝王中间出之才也！宋儒因其大节有疵，遂谓所言尽诡于道，无一语一字不非议之。噫，孔子圣人，尚谓言之可听者，不当以人废，而我辈庸儒，未尝具圣人之一体，而观人、论人之手眼，反欲高

出圣人数倍，亦何其太不知量乎！即千人万人道其不是，予终有慕乎是君，而有生不同时之恨也！

又曰：有是君，有是臣。唐太宗之才与识固不可及矣，而魏徵之才识，又足以辅翼之。观其“愿为良臣，勿为忠臣”、“乱民易化，治民难化”、“天下未定，专取其才；天下既定，兼取其德”诸论，皆是开荒辟昧语，无一字经人道过，然俱有至理存焉。后人明知其是而强欲非之，不过依傍圣贤，袭取现成字句，到处攻人之短，凡有意同于圣贤而词别于经史者，即呼为叛道离经，不可取法。殊不知天下之名理无穷，圣贤之论述有限，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，方是名理，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，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，使后世说话者如蒙童背书、梨园演剧，一字不差，始无可议之人矣。然有是理乎哉？吾独曰：魏郑公之言，无一字仿圣经贤传，无一语非训诰典谟，与唐太宗所言，皆所谓作而不述者也。君臣道合，相得益彰，真千古一时哉！吾正不能不神往耳！

论魏徵才行之对

太宗谓魏徵曰：“为官择人，不可造次。用一君子，则君子皆至；用一小人，则小人竞进矣。”对曰：“然。天下未定，则专取其才，不考其行；丧乱既平，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。”范华阳曰：有才无行之小人，无时而可用，退之犹惧其或进，岂可先用而后废，乃取才行兼备之人乎？征之学驳而不纯，故所以辅导其君者，卒不至于三王之治也。

笠翁曰：吴起贪财好色，而文侯用之，卒以破秦；陈平盗嫂受金，而高祖用之，终以兴汉。魏郑公“天下未定，专取其才”之

说，未为失也，而华阳范氏力断其非。然则天下未定，将来尾生、考已其人而用之乎？如欲得尾生、教己其人而用之，则见吴起、陈平其人，必当斥而逐之矣。吾恐我国之不用者，敌国且虚左以俟之人；我国之必用者，敌国且闭关以拒之。以虚左而俟之，敌其闭关以拒之人，胜负之数，可不战而决矣。吾谓范氏之论，或如苏秦之说齐、张仪之说魏，为敌国之君行反间则可，若曰为本国计得失、较兴丧，则吾未见其可也。

王望如评：魏郑公不能从太宗于始，不获事建成以终，虽相业有光，究竟是才有馀而行不足者，其对世民，确是真话。若信范华阳之论，不惟苏、张其舌者不用，并董、贾其才者亦黜。

论唐太宗殿庭教射

太宗谕将卒曰："朕使汝曹习弓矢，居闲无事，则为汝师，有事，则为汝将"。因日引数百人射于殿庭，群臣谏，不听。

笠翁曰：吾观唐太宗殿庭习射一事，不怪其失人君之体，疏殿陛之防，而怪其悔过之不严、居心之太忍。何也？高祖之天下，以智勇谋略得之，而太宗之天下，则以一箭得之者也。不记伏兵玄武门，射杀太子建成之事乎？夫兄弟比之手足，语云："蝮虫螫手，壮士断腕。"腕为自己之骨肉，宁肯无故而断之乎？只以毒流不已，势必伤及全躯，故不得已而断之。然未断之先，未尝不惜；既断之后，未尝不痛；痛定而见断腕之器，未尝不欲掷而去之，恐睹物而自伤其心也。建成惑于人言，数有图秦之志，太宗处此，是"蝮虫螫手"之时也，欲不断腕不可得矣。乃于断腕之后而不去断腕之器，且佩之服之，不肯斯须去身，是何残忍其性而刻薄其心

欤！观人必于其微，吾以是知太宗之杀建成，非但不可比周公，亦且不可拟管、蔡，明乎其为利天下之心也。吾于帝王之中，取其才与识而已矣。

张蓼匪评：予尝谓笠翁有三别：观人有别眼，论事有别见，行文有别肠。人或不信，谓予誉之太过。兹请以是论质之。史载其文曰“殿庭教射”，则古今千万人之目力皆注于射的之上，而笠翁所见，独在建成受伤之肢体，非别眼而何？他人就事论事，不曰“殿庭非习射之地”，即曰“天子非教射之人”，是舍殿庭无可言之地，舍教射、习射无可议之人矣。而笠翁独以“玄武门”三字定其案，“射杀建成”四字正其辜，非别见而何？他人即具是眼，即持此见，而不能援引一事以证之，则其言虽具至理，而不能取信于天下，且无以服古人之心。而笠翁又有“蝮虫螫手”一喻，足以破情理之常，而证手足之变，非具别肠者，而能若是哉？今而后，誉笠翁者必多，而信予言之不谬者亦不少矣！

李仁熟曰：忽从太宗身边拈出凶器立案，从来断狱，无此神明。猿母断肠，射者亦投弓矢；闻笠翁言者，岂止唐廷投弓，直令千秋肠断！

论魏徵“十思”、“十渐”

“十思”，谓人主见可欲则思知足，将兴缮则思知止，处高危则思谦降，临满盈则思抑损，思逸乐则思樽节，在宴安则思后患，防壅蔽则思延纳，嫉馋邪则思正己，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，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。兼“十思”而选贤任能，可以无为而治矣。

又见上志渐不克终，上疏谏曰：“陛下贞观初清静寡欲，今索骏马、访珍怪，一渐也；初爱民如子，不轻营为，顷既奢侈，肆用人力，二渐也；初役己以利物，今纵欲以劳人，三渐也；初亲君子、斥小人，今亵小人、远君子，是四渐也；初不贵异物，不作无益，今难得之货杂进，玩好之作不息，五渐也；初求士如渴，

今由心好恶，六渐也；初无田猎之好，今驰骋为乐，七渐也；初遇下有礼，今颜色不接，或诘细过，八渐也；初孜孜求治，今长傲黩武，九渐也；初频年霜旱，户口如故，今疲于徭役，关中劳弊怨离，十渐也。”疏奏，上深加奖叹，报曰：“朕今闻过矣，愿改之，以终善道！”乃以所上疏列为屏幛，庶朝夕见之；兼录付史官，使万世知君臣之义。乃赐黄金十斤、厩马十匹。

笠翁曰：“十思”一疏，语稍平常，颇不似魏郑公手笔；至“十渐”一疏，命题立意皆迥异常人，才不失魏郑公本色。毕竟太宗有眼，付史官而书屏障者，在“十渐”而不在“十思”，以“十思”有所依傍，而“十渐”无所效尤也。至于敢言不讳，从谏如流，皆庙堂中仅见之事。何物唐朝，竟有如是之君臣，安得不令人神往也！

论魏徵、王珪事太宗

魏徵尝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，及建成败，世民召徵问曰：“汝何为间我兄弟？”对曰：“先太子早从徵言，必无今日之祸。”世民重其才，引为詹事主簿。亦召王珪为谏议大夫。

笠翁曰：魏徵受命为东宫之臣，及建成败，复事太宗，议者讥其北面事仇，失人臣之义。予曰：是则是矣，然魏徵之事仇，与他人之事仇有间，其罪犹可原也。盖魏徵所受之命，乃高祖之命，非建成之命也。建成、太宗，均是吾君之子，太子可事，庶子未尝不可事。其事建成与事太宗，皆从高祖起见，非从建成、太宗起见也。使建成已嗣帝位，太宗从而弑之，则徵必无可事之礼。建成未立而见杀，为之君者，尚俨然有高祖临之；背其主而事其仇，

于义固为不合，然事其君而仇其子，于理亦未甚安。故曰：魏徵之事仇，与他人之事仇有间。然则为徵计者，当如何而可？曰：徵之出也，当俟高祖召之，不当自太宗召之；即太宗有召，亦当俟高祖强而后出，斯为允当。奈何以一代之名臣，而苟且于去就之间，使后世爱我之人，不能终掩其非而予之以是也！

王望如评：魏徵始为李密记室，当太原招徕这次杰之日，不知往从真主，一失也；密败归唐，事建成，不告以太伯之贤、宋襄之事，但说其击敌立功，结豪杰以自固，二失也。具此二失，而望其以身徇主，申大义于天下，难矣！然而终不以其出处之小，而没其相业之大。

论唐太宗图功臣于凌烟阁

图功臣于凌烟阁：长孙无忌、元王孝恭、杜如晦、魏徵、房玄龄、高士廉、尉迟敬德、李靖、萧瑀、段志玄、刘弘基、屈突通、殷开山、柴绍、长孙顺德、张亮、侯君集、张公瑾、程知节、虞世南、刘政会、唐俭、李世勣、秦叔宝等，共二十四人。

先儒谓："凌烟阁诸臣，盖象二十四气，所以辅天而弘化也。长、孙、房、杜诸公，用兵以开国，谋谟以保邦，功虽大小不侔，亦可当兹选矣。独恨李世勣赞立武后几覆唐宗，侯君集辈躬为反贼，死有馀罪，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？"此宋儒讥其务名而无实也。

笠翁曰：图画功臣于杰阁，令后代君臣见之，犹凛凛然若有生气，亦盛举也。然以愚见论之，只当立于死后，不当立之于生前；只当立之于后王，不当立之于前主。何也？凡人必于盖棺之后，始可定论；一息尚存，其忠佞、邪正，尚未可知也。如汉之霍光，为麒麟阁诸臣之首，且姓而不名，可谓尊之至矣！其后忽

有纵妻毒后之事，至于灭族。若唐之李勣暨侯君集诸人，皆凌烟阁诸臣之表表者也，孰知赞立武后、躬为反贼者，即其人耶？夫至恶迹昭彰之后，将毁之乎？抑存之乎？将欲毁之，则启作辍无常之诮，可见当年之论列，杳不足凭；将欲存之，则有薰莸并器之嫌，徒来后世之讥弹，一无可贵。使皆立之于身后，则是非允协，万代不磨，宁有此弊乎？

又有诘予者曰："所谓图画功臣者，欲肖其貌而祀之也。其人既死矣，又何从肖其貌乎？"余曰："非然，自有圆通之法在。凡属汗马诸臣，当在元勋之列者，皆当预肖其貌而藏之，俟盖棺论定之后，始登杰阁，否则委而弃之。如是，则为功臣者，尽欲保其令名，以图不朽，孰肯为霍光、李勣诸人之事哉？此砥砺勋臣之良法也。"但未审书生之言，果有当于庙谟否耳！

论唐太宗自观实录

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："朕欲自观国史，知前日之恶，为后来之戒。公可撰次以闻。"朱子奢上言，谓以此法传示子孙，或有饰非护短，史官不免刑诛，则莫不顺旨全身，千载何所信乎？上不从。玄龄乃与许敬忠等删为高祖、今上实录上之。上见书六月四日事，语多微隐，谓玄龄曰："昔周公诛管、蔡以安周，季友鸩叔牙以存鲁，朕之所为，亦类是矣，史官何讳焉？"即命直书其事。

笠翁曰：太宗欲观实录，冀得自闻其过也。及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，而令史臣无讳，又似欲自彰其过者。乃引周公诛管蔡、季友鸩叔牙为经，是明示史臣以意，令照此法书之，则知闻过、彰过之言皆伪，而实欲自文其过也。夫太宗之事，与周公、季友之事，果同乎？异乎？如其同也，则史臣尽欲彰君之美，将大书特

书之不暇，又何讳焉？如其异也，则讳之犹为党恶，况援引善事以饰其非乎！吾谓太宗欲观实录，其意无他，不过因有六月四日一事抱愧于中，惟恐史官以直笔书之，不加粉藻，故欲自览一过，授意于人，以便代文其过耳。此光明较著之事，奈何后人不觉，舍此大过勿论，而以不当观史之小节论之，以受古人之欺乎？此论一出，是太宗欲盖而弥彰矣！

论唐太宗论将

太宗谓侍臣曰："于今名将，惟世勣、道宗、万彻三人而已。世勣、道宗不能大胜，亦不大败；万彻非大胜，则大败矣。

笠翁曰：太宗既以名将许三臣，而复示以褒贬。其褒世勣、道宗也，则曰"不能大胜，亦不大败"；其贬万彻也，则曰"非大胜，即大败"。予曰：太宗诸论皆是，独此数语为非。夫胜败兵家之常，古之善行兵者，但能保其多胜，不能保其不败。沛公百战而百不胜，一胜遂至于王；重瞳百战而百胜，一不胜遂至于亡。由太宗之言而论之，则是重瞳可称名将，而沛公不得称名将矣。世有一战不败之名将乎？如其有人，吾必不敢与共晨夕。何也？知其不败则已，败则未有不为重瞳者也。有医士谒余，余询之曰："汝自挟刀圭以来，曾伤人乎？"医士曰："未也。"予曰："然则子非华佗，特庸医者流，初试其业者耳。三折肱为良医，子一肱未折，而欲求试于人，吾敢以身为砺石乎？"此论医之言也，亦可引而论兵。人皆曰"败兵之将，不可以言勇"，予独曰："欲求勇士，必于败将之门！"

论苏章之按事、张镇周之治百姓，论者以为善处情法之间，而东莱之论独异

汉蓟州刺史苏章，有故人守清河，犯脏。章置酒与饮，故人曰："人皆一天，我独二天。"章曰："今夕饮酒者私情，明日按事者公法。"遂正其罪。州郡肃然。

唐张镇周为舒州都督，以舒州本乡里，因置酒召诸亲酣饮，散发箕踞。既别，泣曰："今日犹得与故人欢饮，明日则舒州都督治百姓矣！"自是他人犯法，一无所纵，境内肃然。

笠翁曰：二事之优劣判然，而东莱吕氏概责之曰"始则过和，终则过刻"，是泾、渭皆浊，而陵、谷皆平矣。苏章饮故人以酒，而卒正其罪，真所谓公私莫辨而情法混淆，是出于理法人情之外者也。盖我受之官，乃朝廷之官，彼犯之法，亦朝廷之法。既已"犯赃"，则非故人，乃罪人矣；以朝廷之命官，与朝廷之罪人饮酒，有是理乎？既与之饮酒，是互相酬酢之宾主矣；以称觞献爵之主人，而按嘉宾以严法，又有是理乎？即苏章犹在，责以矫情玩法，知亦无从置喙耳。若张镇周所召之人，乃都督之懿亲，非朝廷之罪犯也。世有以本地之人，做本地之官，拜命之后，与亲知不谋一面，而遽然以官法临之者乎？先召之饮，而后示以威，此一定不易之理也。况与之酣饮，非酣饮也，勉其奉公守法，以杜后日梗化之端，是以一杯酒当三令五申，与一纸书贤于十万师者等也。奈何不加赞叹，而反施责备之词哉？噫，"至人千虑，必有一失"，东莱先生之谓也！

论高宗之立武氏，褚遂良叩头极谏，论者议其有未尽焉

高宗为太子，见才人武氏，悦之。太宗崩，武氏出为尼，上幸寺见之，纳为昭仪。欲立为后，褚遂良曰："先帝托臣曰：'佳儿佳妇，今以付卿，非大故，勿废也。'武氏经事先帝，众所共知，万世而下，谓陛下何如主！"因掷笏解巾，叩头流血，不听。问李勣，勣曰："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询外人？"许敬宗亦云："田舍翁多收十斗麦，尚欲易妻，况天子乎？"上乃贬遂良，废后，立之。

胡致堂曰：遂良忠矣，然昧于消息盈虚之理、姤壮勿取之义。若当武氏长发之时，率协群公，上书皇后，沮止其事，深谏高宗，割制邪欲，其势必可遏也。当其时而不治，及事既成，虽叩首出血，无益矣。

笠翁曰：遂良之谏，恺切极矣！妙在"万世而下，谓陛下何如主。""何如主"三字，是不特谏而诤之，几于唾而骂之矣；不特唾而骂之，亦且羞而辱之矣。使非良心尽丧、廉耻尽亡之高宗，稍有血气者，未有不竦然自悔，而寝立后之议者也。总因武氏之祸，实由于天，非人力所能中阻。而我辈不肯言天，必欲究当日之人臣不能以口舌求之者，欲声大义于天下耳。乃见当日有一肯声大义之人，又责其言之不早、谏之不当，则当日之遂良，反不若李勣、许敬宗辈怂勇立后之为愈矣。据胡氏之论，谓当谏于武氏长发之日，不当谏于武氏将立之时。予谓由此推之，又当谏于太宗止杀之日，不当谏于高宗议立之时矣。何也？太宗览《太史秘记》，云唐三代后，女主武氏当立，因问李淳风，淳风曰："其人已在宫中。"上欲取疑似者尽杀之，淳风曰："王者不死，杀之无

益。”若据胡氏所言，必其有前知之术者而后可。苟能前知，则何不于此时极谏，取武后于宫中而杀之，则祸源灭矣，又安得有长发入宫之事，令人臣以口舌争之哉？吾不怪遂良极谏之太迟，止恨胡氏诞生之不早。使其生于当日，必能以责人者责己，其消武氏之祸于未萌，直弹指间事耳，焉得有浊乱朝堂、贻讥后世之事哉？

赵星垣评：以叩头流血之谏臣，不得后人一字之褒，而反加以重贬，此志士之所以灰心，而谓“使我有身后名，不若生前一杯酒。”非恶名也，恶其名之不可必得，而反遭拘儒之贬斥也。请以杯酒奠遂良，补其生前之不足。

论卢承庆考功

承庆尝考内外官，有一官督运，遭风失米，承庆考之曰：“监运损粮，考中下。”其人容色自若，无言而退。承庆重其雅量，改注曰：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”既无喜容，亦无愧词。又改曰：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。”

笠翁曰：卢承庆之屡易判语，乃出怜才热肠，然心可佳，而事不可法，虑开后世展转之门也。凡有自通贿赂而易下考为中、中考为上者，皆曰：“我欲为卢承庆耳。”是知公者即私之门，利者即弊之窦也。无论私弊不可为，即示公兴利之事，亦不得擅创于成法之外耳。

论汉武帝之惮汲黯、唐玄宗之惮张九龄

汲黯忠直敢谏，上不冠不敢见。黯卒出为淮阳太守。唐玄宗时，九龄事无大小，皆力争之。林甫日夜短之于上，上遂罢之。

笠翁曰：人臣而为君所惮，其忠直无他可知，此有得无失之事也；为人君而惮其臣，其能勉强从善也可知，其不能中心诚服也亦可知，此得失相半之事也。然而人臣见惮于君，危道也；君惮臣而远之，亦危道也。吾欲天下之为臣者反处于得失相半之地，求为可敬而不可惮，为君者反处于有得无失之地，但知其可敬，而不知其可惮，则上下俱安，而明良喜起之风见矣。

论开元贤相

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，姚崇尚通，宋璟尚法，张嘉贞尚吏，张说尚文，李元纮、杜暹尚俭、韩休、张九龄尚直，各有所长也。

笠翁曰：为君者得贤臣不易，得贤相更不易。舜有臣五人，武王有乱臣十人，虽曰英贤辈出，然皆臣也，未必其皆相也。以宰相之贤，而相继者至有数十辈，则造物之精华之所蓄，已一泄而无馀矣，此非国家之福也。唐开元诸相，如姚崇、宋璟、张说、韩休、张九龄辈，虽不可以五人、十人相比，然而贤相之名，皆能不愧。噫，秦、汉以来，于斯为盛，殆不可继矣，岂非世道之忧乎？未几九龄罢，而李林甫即出，以数君子谋之不足者，一小人坏之而有馀，天宝之乱，祸不旋踵，岂非盛极必衰之所致欤？故

从来论开元贤相者，莫不加以赞叹之词，独予阅史至此，大有愀然之色，知唐家德薄，不能载此厚福而使之相继于不衰也。

论唐因鹊巢狱树，赐牛、李为国公

玄宗时，徐峤奏云："狱院由来杀气太甚，乌鹊不栖，今有鹊巢树。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，几致刑措矣。"百官表贺，上归功宰辅，赐李林甫爵晋国公，牛仙客豳国公。

笠翁曰：鹊巢狱树，未必即是休征；即是休征，恐亦非宽刑所致；即是宽刑所致，亦未必皆宰辅之功。乃听谀臣献媚附势于权奸，封牛、李晋爵国公，朝政之失，未有甚于此者。且无论此际之死刑，果能不越五十八人之外否，即曰罪止于此，则唐家此等异政，不自玄宗始也。太宗时，岁断死刑者才二十九人，是此数已倍之矣。减其半者进爵为公，则倍之者又当进爵为王矣。彼时之宰辅为谁？何不闻有半秩之加也？倘由此而进焉，果至刑措，则为君者又不将禅位于其臣乎？此等恶政，出之他人犹不足怪，乃以开元盛治之君，一旦蒙昧若是，此读古者不可不为痛惜耳！

黄石公评：贞观四年，断死刑才二十九人，盖由魏徵为相，劝太宗以仁恩天下，故贞观刑措，《唐书》编入《魏徵传》中。若开元二十七年之鹊巢大理，盖亦由姚崇、宋璟、张九龄、韩休为相，玄宗自选守令之所致。乃以此爵林甫，岂非以杀太子及鄂、光两王之功，谓国罕乱民，实根于家无乱子乎？

论唐兵三变、唐文三变

唐兵三变者，府兵变为彍骑，彍骑变为藩镇也。初制诸卫府兵，有为兵之利，无养兵之害，田不并而兵藏于民，后世最近古而便于国者也。开元之时，其法寖隳，非法之不善，人失之也。张说不究其故而募兵补之，谓之彍骑，又其坏也。李林甫停上下鱼书，但有兵额存耳。于是外兵强盛，其反者以镇兵，讨平之者亦以镇兵，而居重驭轻之意不复存矣。

唐文三变者，先儒谓高祖、太宗，大难始平，沿江左馀风，絺章绘句，揣合低昂，故王、杨为之伯；玄宗好经术，群臣稍厌雕琢，索理致，崇雅黜浮，气益雄浑，则燕、许擅其宗；大历、贞元间，美才辈出，嚅哜道真，涵泳圣涯，于是韩愈唱之，柳宗元、皇甫湜、李翱等和之，排逐百家，法度森严，抵轹晋、魏，上轧汉、周，唐之文宛然为一王法，此其极也。

笠翁曰：唐兵愈变而愈弱，唐文愈变而愈雄。由此观之，则文运关乎世运之言，几不验矣，其故何哉？曰：尚武之世，文运必衰，以士君子耻弄毛锥，尽以建功立业为志，故文风之不竞，兵气有以胜之也；贱武之朝，文运必盛，以士大夫厌谈兵事，各以著书立言为心，故文名之丕著，兵气有以成之也。有唐建国之初，诸路皆置节度使，其威权等于诸侯，非精通豹略者，不足以充其选。是时在位诸臣莫不停文讲武，恐一旦升迁此职，将有以用之也。虽诸路节度亦尝延揽儒流，以备顾问，然而所谈者皆兵，非文章翰墨之事也。世之所尚在此，人之所趋即在此，文运安得不寖弱乎？迨至一变再变之后，其折冲果毅，历年不迁，士大夫皆耻为之，而彍骑应募者，又皆市井无赖，是运筹操戈之事，皆为正

人所鄙，三餐之暇，一枕之馀，将何所事事？不得不以英雄壮志，消磨于砚田笔冢之间。习此者多，则能此者出矣，文运又安得不骤振乎？此唐兵与唐文盛衰不合之故。由是观之，则文章太盛，亦世道之忧也。为君相者，当使文人无暇著书，而将士不徒讲武，则天下可以久安而长治矣。

王望如评：文衰则武盛，文盛则武衰，快论实至论。予以唐文之雄，无过韩子。以彼佐晋公，平淮、蔡，及宣谕王庭凑数语，岂得以文人目之？若夫《平颂》，上与《谟》、《诰》争光，慑服天下奸邪，谁谓文人无补于武事？

论唐之再失河朔不能复取

再失河朔，实由于顺宗销兵，从萧俛、段文昌之议也。每岁百人之中，限八人逃死。

笠翁曰：古来销兵之法，未有善于萧俛、段文昌之议者也。古人纵马华山，放牛桃林，卖剑买牛，卖刀买犊，法虽善矣，而于“销兵”二字，终无实际。何也？以有放之、纵之、卖之之人，即有收之、获之、买之之人，一旦有事，则取之如寄，是但有销兵之名，而未有销兵之实也。不若萧、段所立之法限以逃死，逃则去而不返，死则绝而弗生，是以破釜焚舟之计而倒用之者也。以此销兵，始为刈草除根之法。但须再立二法以佐之：一曰军士有病，不许服药；二曰盗贼有警，不得捕剿。如是，则兵有所归而逃者众，病无所救而死者繁矣。不然，死生有数，焉能限以必死？归栖无地，焉能责其必逃乎？噫，吾不料人臣之丧心病狂，遂至于此也！此法一立，则唐之灭亡，当不旋踵，奈何止失河北而已哉。由此观之，古来可以失国之君，尽有侥幸而存者，但不过百

中之一耳。

方坦庵评：笠翁尝谓予曰："每读古人书，辄动膀胱气，不知古人作事之谬何损于我，而若有利害切肤之痛也。"予曰："此正吾侪得力处。凡读书而不受其益者，皆膜视古人之过也。苟能合千百世之人为一家而忧其所忧、乐其所乐，则死人可活，而活人可仙矣，何得失之不明而休咎之不验哉！"笠翁曰："诚哉是言！但可为知者道耳。"今读是论，始于嘻笑而终于怒骂，是真能家视古今，而为当局之愤，又不止动膀胱气矣，其竿头更进之验哉！

论郭子仪不却鱼朝恩之邀

郭子仪入朝，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。元载虑其结密，使告子仪曰："朝恩谋不利于公。"子仪不听。将士请裹甲以从，子仪曰："我国之大臣，彼无天子之命。安敢害我？若受命而来，汝曹欲何为？"乃从家僮数人而往。朝恩惊问其故，子仪以所闻告，且曰："恐烦公经营耳。"朝恩抚膺流涕曰："非公长者，能无疑乎！"

笠翁曰：郭子仪不却鱼朝恩之邀，人皆壮其胆，予独嘉其识。盖自恃为国之大臣，彼无君命，不敢害我耳。然何以知其必无君命？曰：非能必之于君，能必之于己也。往时兵威稍挫即诣阙请贬，兵柄一夺而闻命即行，未尝有纤芥之隙致疑于君，即有小人之谮，我能以诚感之，君何怒于我，而必欲杀之耶？其得力处全在无事之日，不在有事之日，以此自信，故敢冒险而行耳。若他日之单骑见卤，则全以胆胜。此千古来第一险事，只可子仪一试，不可他人再试也。

笠翁又曰：鱼朝恩之初意，未必不欲害汾阳；见其无备而至，又曰"恐烦公经营"，未免为盛德所阻，反动手不得，亦未可知。

如犬欲啮人，见人持棒击之，则咆哮愈甚；若袖手而前，反若与之相狎者，彼必渐噤其声，而且作摇尾乞怜之状矣。物理人情，大半相类，汾阳此举，虽是感人以诚，亦深得袖手待犬之法。

论唐相杨绾而郭令公减乐、黎幹省驺、崔宽毁第

代宗相杨绾，制下之日，郭子仪方宴客，闻之，减座中声乐五分之四。黎幹省驺从，崔宽毁第舍，皆以绾性清俭故也。

胡致堂谓郭公、黎幹、崔宽事类而情殊，子仪成人之美者也，幹与宽则畏之者也。谓幹、宽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，谓子仪有惕威踧踖之态者，亦非也。

笠翁曰：人谓令公此举，非有所慑，盖欲成人之美也。予曰：不然，令公一生最怕宰相，不独杨绾，卢杞亦然。他日卢杞问疾，子仪悉屏侍者。或侦其故，子仪曰："杞貌丑而心险，妇人见之必笑，杞柄权，吾族无遗类矣。"以此观之，子仪非虑杞也，虑其为宰相也。小人且然，况君子乎？其所以为此者，盖欲修好于宰相也；其欲修好于宰相而不敢稍忤其意者，惟恐将相不和而为强寇所伺也。吾闻子仪当日以身系天下之安危者三十年，则此三十年间之子仪，固不可一日无权，而亦不可一日与相臣有隙者也。彼时之天下是何如之天下乎？以势论之，犹不止于秦、赵相图，而有相如为相、廉颇为将之时也。此时为将之子仪，即当时为相之相如耳；当时为相者可以见屈于将，则此时为将者独不可见屈于相乎？千古上下，实有同心，但未遇明眼人一拈出耳。若仅曰成人之美，故减声乐而使人效之，则亦浅之乎视令公矣！

论常衮、崔祐甫为相用人得失

唐至德以来，天下用兵，官爵冗滥。及常衮为相，思革其弊，四方奏请，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，贤愚同滞。崔祐甫代之，欲收时望，推荐引拔，常无虚日，作相未二百日，除官八百人。前后相矫。上常谓祐甫曰："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，何也?"对曰："臣为陛下选择百官，不敢不详慎，苟生平未之识，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?"上以为然。

笠翁曰：崔、常二公用人之矫，皆处于不得不矫之势，非无故而为异同者比也。衮处官爵滥冗之后，则天下官多而民少矣；少势，非无故而为异同者比也。衮处官爵滥冗之后，则天下官多而民少矣；若不暂停甄别，则日多一日，焉得有如许之官爵乎?祐甫当人才淹抑之后，则职旷而才壅矣；若不汇征而进，则年旷一年，不几成草昧之世界乎?作相未二百日，除官八百人，人病其多，吾犹怪其少也。以在久不甄别、贤愚共滞之后耳。故知二公之矫，亦得时使然，非尽通滞不均之过也。不独崔、常之世为然，凡处变乱之后及鼎革之馀，天下人才定有一番疏通，疏通之后定有一番淹抑，此非躬逢其事者不知也。欲去此弊，须在疏通之际预为淹抑之防，淹抑之时即作疏通之计，则无过滥、过吝之虞矣。至于用人之法，不行荐举则已，如行荐举，则避嫌、避谤之说，断断无所用之，以举必于其所知，不知则不敢妄举故也。祐甫之言曰："苟生平未之识，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?"此至论也。但未考其所荐之人，果无负其所荐否耳。吾谓欲行荐举之法，当使功罪共之：受荐者有功，即以其功功始荐之人；受荐者有罪，亦以其罪罪始荐之人。若是，则欲为人计者，必先自为之计，未有不察

其人之贤否则肯漫然以身试者也。欲收荐举之效者，独有此法可行耳。

论唐李璀告父之反

德宗时，李怀光解奉天围，上以其子璀为监察御史。及怀光屯咸阳不进，璀密言于上曰：“臣父必负陛下，愿早为之备。”上惊曰：“卿当为朕弥缝之。”对曰：“臣父非不爱臣，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，顾臣力竭，不能回耳。”上曰：“然则卿何以自处？”对曰：“臣父败，则臣与之俱死。使臣卖父求生，陛下亦安用之？”及怀光死，璀亦自杀。

笠翁曰：人言李璀证父之事，忠则忠矣，如不孝何？据此观之，则古云“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”，此语为不验矣。予曰不然，璀能以身殉父，亦可盖证父之愆，未为不孝；但其处君臣、父子之间者，皆未尽善，非但不能为至孝，亦且不得为纯忠。何也？等一死耳，何不自杀于父死之前，效史鱼之以尸谏，则国事与家事，未必不两有所补，而竟以有用之躯，死于无用之日乎？设以智者处此，当于告父必反之后，即向其君乞一手诏，自往抚之。谓男不孝，已将大人密谋直告于君矣，京师早为之备，万不可图。而皇上悯男之忠，足以掩父之过，及此时归正，可保不虞，否则悔无及矣。大人从男之谏，国之幸，即家之幸也；不然，男请先死，以赎不孝之罪，亦可为事君则而不能谏父者立一榜样，使后人有所适从耳。如是，则光知逆谋已泄，事必无成，且父子不一其心，已为他人所料，与其遂过而死，无宁悔罪而生，或能于国事有裨，亦未可知。如其不然，即于父前自刭，未必不动其哀悔怨艾之心，或以不得于生前者得之于死后，亦未可知。纵使二者俱不得，亦

能剖心而告父，示无他，卖父之名，庶几免矣。奈何刎颈于事败之后，令世之藉口者，皆谓忠孝不能两全，而有顺此逆彼之患哉！

汪北海评：李璀之事，与楚弃疾相类。然子南之讨，出于王之口，入于弃疾之耳者也。故未讨之先，弃疾不可以泄，既讨之后，弃疾不可以生。"臣父必负陛下"，出于李璀之口，入于德宗之耳者也。允宜乞诏谏父，谏而不听，以死断之，斯外可对君，内可对亲，且庶几父之一悟，或可两全而无憾矣。古云："非死之难，处死为难。"璀之死，固不得与弃疾媲美也，宜为笠翁之所深惜。

论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属吏

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，或言于上曰："诸司所举，皆有情故，或受货赂，不得实才。"上密谕贽："自今除改，卿宜自择，勿任诸司。"贽上奏，其略曰：宰相不过数人，岂能遍谙多士？今之宰相，即往日台省长官；今日台省长官，乃将来之宰相。岂有为长官之时，不能举一二属吏，居宰相之位，即可择千百具僚？是以人主择辅臣，辅臣择庶长，庶长择佐僚，将务得人，无易于此。上竟追前诏不行。

笠翁曰：陆贽以举贤之任，分责诸司，德宗既已行之，乃复阻于人言，追停前诏，人皆病其善疑，予独美其能信。何也？观其谕贽之言曰："自今除改，卿宜自择，勿任诸司。"然则德宗所信者，惟宰相一人而已矣。与其信百官而疑宰相，又不如信宰相而疑百官，但观宰相何如耳。如贽之为相，即举天下之事而畀之，不问成败利钝，亦未尝不可，又何必定以举贤之事分责台省长官，而分其责任乎？予谓此法可行于他相，而不必行于陆贽柄国之时，

以贽能举其所知，即所不知，亦能遍采舆论，而收其人于夹袋之中也。但恐德宗为此，所谓暗合道妙，未必果有所见而然耳。

论韩愈、欧阳修之论阳城

阳城征为谏议大夫，未至，人皆想望风采。及至，诸谏官纷纷言事，城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，人莫能窥其际，韩愈作《诤臣论》讥之。及陆贽等贬，上怒未解，中外惴恐，无敢救者，城率王仲舒等守延英门，上疏论延龄奸佞，贽等无罪。上怒，欲罪之，幸太子营救得解。时朝夕相延龄，阳城曰："脱以延龄为相，城当取白麻坏之，恸哭于廷"乃改城为国子司业。

欧阳公论曰：韩退之作《诤臣论》，讥阳城不能极谏，卒以谏显。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，非也。予谓退之作论时，城为谏议已五年，复二年，始廷辨陆贽及沮延龄，才两事尔。当德宗时，可谓多事，付受失宜，叛将强臣，罗列天下，又多猜忌，信任小人。于此之时，岂无一事可言，而需之七年之久耶？且当时之事，岂无急于裴陆两事者？为谏官七年，适遇两事，一谏而罢，以塞其责。向使止五、六年而遂迁司业，是终无一言而去也，何所取哉！

笠翁曰：陆免于死，裴不果相，阳城之谏，不为无功。但论者曰：向止五、六年而遂迁，是终无一言而去也。此二语折得人倒，予欲代为致辨，终不能措一辞矣；但可为之解嘲曰：与其言之无当，徒渎听闻，又不如作寒蝉御史之为得耳！

笠翁又曰：以七年不谏之言官，一旦起而论事，遂能免正于于死，阻奸人之相。真可谓不鸣则已，鸣则惊人者矣！然未必非昌黎一激之力。古人讥讽之文，其有裨于人也若此。后世之人，多

由讥讽成隙，以故逆耳之言，形于楮墨者绝少，于此见有唐风气之醇也。夫使阳城之不谏，果为有待而然，则其为人也犹可及；若为昌黎所讽，不加仇恨，而又能奋发至此，则是休休有容，又能谦谦受益，有古相臣之风，此盛德君子之所为也，其人其品，于是乎不可学矣！欧阳公作论非之，犹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
笠翁注：前数语者，系予幼时读韩文，偶批《诤臣论》后，自以为有得矣。今沉心读史，复有是论，虽非古人之定评，然以今较昔，则觉稍进一筹矣。甚矣，吴下阿蒙之可笑也！因并列之。以为今是昨非之验。

论杜黄裳请对刘辟专任高崇文，勿置监军

宪宗欲讨刘辟而重于用兵，公卿议者，亦以为蜀险固难取，杜黄裳独曰："辟狂戆书生，取之如拾芥尔！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，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，勿置监军，辟必可擒。"上从之，于是始用兵讨蜀，以至威行两河。

笠翁曰：知高崇文可委而委之，可谓明矣！而又能勿置监军，是明而继之以断，则亦何事不可为哉？故知天下明易而断难，善善而不能举，恶恶而不能退，郭公之所以亡也，以其多明而少断耳。

余澹心评：不置监军，此千古用兵之善策也，岂惟高崇文哉？后世不察，以文制武，鲜有不败。以黄吻小儿，侥幸一第，遂欲奔走孙、吴，呵叱李、孰，有是理乎！更有以刑馀监制，夺阃外之权，窃天王之宪者，此英雄所以灰心，志士因之扼腕也！

论帝王劳逸得失

宪宗问："自古帝王，或勤劳庶政，或端拱无为，互有得失，何为而可？"杜黄裳曰："王者夙夜忧勤，故不可自暇自逸。然上下有分，纪纲有序，苟慎选贤才而委任之，则亦何求不获哉？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，此虞舜所以无为而治也。至簿书狱市，烦细之事，各有司存，非人主所宜亲也。昔秦始皇衡石程书，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，隋文卫士传餐，皆无补当时，取讥后世，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，所务非其道矣！"

笠翁曰：帝王未尝不劳，其劳亦不在始皇诸人之下，但帝王所劳者心，而始皇诸人所劳者力耳。劳心则天下易治，治则不见其劳；劳力则政事愈繁，繁故不见其逸：此劳逸得失之所由分也。"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"，此所谓善于劳心，而一毫不用其力者矣！

论李绛之策魏博

田季安卒，诸将立其子，李吉甫请讨，绛曰："魏博不必用兵，当自归朝廷。今怀谏乳臭子，不能自听断，不为屠戮，则悉为俘囚矣。"既而怀谏幼弱，军政决于家僮，众皆愤怒，拥田兴为留后。兴度不免，乃迁怀谏于外，遣监军以状闻。上谓绛曰："卿揣魏博若符契！"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变，绛曰："兴奉土地兵众，坐待诏命，不乘此际推心抚纳，结以大恩，必待敕使至彼，持将士表来，为请节钺，然后与之，则是恩出于下，非出于上。将士为重，朝廷为轻，机会一失，悔之无及。"上从之。

笠翁曰：李绛之揣魏博，人皆奇之，予独曰：此中人之智耳！乳臭子不能听断，何必上智之人始知之哉？予独奇其力阻遣使之议，竟以节钺授之，使恩出于上，权夺于下，此则上智者之所为也。若稍延数日制命不下，则请节钺者至矣，将从之乎？抑拒之乎？拒之则前几尽失，从之则跋扈如常，恐代之者未必皆乳臭子矣。治乱之关，全在此举，此绛之不可及也！

论李吉甫、李绛之论刑法

李吉甫言于宪宗曰："赏罚，人主之二柄，不可偏废。陛下践祚以来，惠泽深矣，而威刑未震，中外懈惰，愿加严以振。上顾李绛曰："何如？"对曰："王者之政，尚德不尚刑。岂可舍成、康、文、景，而效始皇父子乎？"上曰："然。"

笠翁曰：以二说相衡，凡论古者，未有不是绛而非吉甫者矣。然则子产亦贤人也，又何故曰"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"？若是，则郑之子产，亦犹唐之李吉甫矣。同是一言，出之子产则为是，而孔子嘉之，出之吉甫则为非，而千古罪之，岂前人若是其幸，而后人若是其不幸欤！曰：有故焉，人但未之思耳。人臣对君之言，与对同列之言，大有分别，非可一词而互用之也。子产于子大叔，同列之人耳，察其为人非能以宽服民者，故以猛告之。然其猛之为用，及身焉而止矣，后之为政者，未必不以宽济之。若移此语以告君，则将著为令矣，百官奉之，子孙守之，则天下后世之民，焉有不受其猛之害者哉？秦政之虐，非始皇父子能为之，李斯请立严法之过也。设李斯不为是言，焉知成、康之风不再见于后，文、景之化不预见于前哉？凡读古人之书者，皆

当以两事并衡，而素其所以不同之故，则古人之心思立见，而我之聪明亦与之俱长矣。

论柳宗元以柳易播

宪宗恶王叔文之党，皆以为远州刺史，宗元得柳州，刘禹锡得播州。宗元曰："播非人所居，而梦得亲在堂，万无母子俱往理。"欲请于朝，以柳易播。中丞裴度亦以禹锡母老为言，得改连州。

笠翁曰：宗元以柳易播，千古称为义举，然考之当年，实未有其事，不过曰欲之而已矣。既曰欲之，则仅有其心耳，何以遂传其事，而曰"以柳易播"乎？曰：我有其心，而人成其事，则成其事者之功，未必在有其心者之上，以事不能自举，而必待心以举之耳。刘禹锡之得改连州，裴晋公之力也，而千古以后，不闻人曰晋公以播易连，而但曰宗元以柳易播，则以晋公未成其事，而宗元先有其心也。然则天下之为善者，何必定在强有力之人哉！果有是心，则天地鬼神皆将起而遂之矣。

论裴度上蔡、郓用兵忧勤机略

裴度纂述蔡、郓用兵事，上之忧勤机略献之，请付史官，宪宗曰："如此似出朕志，非所欲也。"弗许。先儒论纂述主德，请付史官，谄谀者所为也；裴度亦尔，何也？曰：蔡、郓用兵，度实任之，功名之际，人臣所难处，归美于上，推而弗居，度之虑远矣！又载用兵以来，上心忧勤，则宪宗忆取之之难，必思守之之不易，是乃文类将顺，实有匡救。君子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。

笠翁曰：究竟裴晋公此举，殊属多事。人非圣贤，不能无过，果其有过，即当存而勿论，不必定为分解，而令后世藉口之徒，引古人之过失，以为作奸作恶之资也。

杨静山评：人非尧舜，岂能事事尽善？此千古快论也，不意复于笠翁见之。予向谓笠翁阐幽括微，为古人之功臣；以此观之，又为古人之畏友矣！

论柳公绰不诛赃吏而诛舞文者

柳公绰治二吏，一犯脏，一舞文。判曰："赃吏犯法法在，奸吏犯法法亡。"竟诛舞文者。

笠翁曰：柳公之处二吏，当则当矣，但恐其尚未深思。赃吏不舞文，其为赃也有几；奸吏不贪脏，其为奸也何益？奸吏犯法法亡，则有之矣；赃吏犯法法在，吾则未敢信也。

笠翁又曰：立法不可不严，行法不可不恕，予非不知之；但当恕之于心，不当恕之于口，虑后世之人引为成例故也。如柳公绰之断狱，诛舞文而不诛赃吏，权其轻重，以全好生之心，未尝不可；但"赃吏犯法法在"一语，殊难为训。斯何言也，而出诸名宦之口乎！《诗》曰："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"盖欲其人之慎之也。

论司马公论处郭谊

武宗时，刑、洺、磁三州降，上曰："郭谊，祯谋主也，必枭

刘祯以自赎。”李德裕曰：“诚如圣料。”未几，谊果斩祯宗族，函祯首降。德裕曰：“刘祯骇孺子耳，阻兵拒命，皆谊为之谋主。及势孤力屈，又卖祯以求赏。此而不诛，何以惩恶？宜及诸军在境，并谊等诛之。”上曰：“朕意亦以为然”。郭谊等至，皆斩之。

笠翁曰：唐武宗之诛郭谊，犹汉高帝之斩丁公，而郭谊可诛之罪，犹在丁公之上。以丁公之罪止于临阵纵逃，而郭谊之罪，竟至于杀主求赏，几十倍之。此而不诛，是以叛逆教天下矣！乃后世之人，犹有以杀降罪之者，吾真不解其故。要知武帝所诛，诛叛也，非诛降也，但较之不受其降，而举兵声罪以诛之者，差有别耳。

论王式谈兵

浙东乱，夏侯孜举式讨平之，诸将请曰：“某等生长军中，久更行阵，今幸得从公破贼。然私有所不谕者：公之始至，军食方急，而遽散之，何也？”式曰：“贼聚谷以诱饥人，吾给之食，则彼不为盗矣。且诸县无守兵，贼至，则仓库适足资之耳。”“不置烽燧，何也？”式曰：“烽燧所以趣救兵也，今兵尽行，无以继之，徒惊士民，使自溃乱耳！”“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彼勇卒操利兵，遇敌且不量力而斗；斗死，则贼至不知矣。”皆拜曰：“非所及也！”

笠翁曰：王式所行之事，皆兵家险着，而末后一事，又险着中之险着也，止可一试，不可再试。后世行兵者，断断不可有此事，然又断断不可无此心。心与此合，即行事或异，亦皆有神明不测之几矣。

汪北海评：兵犹弈也，兵之有书，犹弈之有谱也。弈之妙，固寓于谱之中，然执谱以弈，鲜有不驶者。笠翁谈兵，每参活着，当是此中第一手，若与王式对局，未审谁先半子！噫，吾不能不避之矣！

论郑綮进退之际

郑綮好诙谐，常为歇后诗讥时事。上征为相，綮笑曰："歇后郑五作宰相，时事可知矣！"累辞不获，乃视事，未几，即致政去。

笠翁曰：人之长短，不可以一事论，要观其大段何如耳。如唐之郑綮，其未用也，好为歇后诗讥讪时事，以此观之，则亦轻佻狂逞之徒耳。一旦起而为相，去就之义井然，全不似歇后郑五所为，始知磊落诙谐之士，不可以小节拘，而可以大任试也。为国择人者，尝存一歇后郑五于胸中，则决无鄙薄人才之事矣。

余澹心评：郑蕴武有知几之哲、远害之明，其诙谐混迹，有所托而然也。始为州守，能以一州之力，传檄敛黄巢兵，使毋犯境。任满去州，虽他盗至，不敢取所藏库钱，曰："郑使君钱，何敢犯？"其威重如此，岂碌碌无材者哉！使其贪居相位，则白马清流之祸，必身试之矣。宋人诗云："不是朱三能跋扈，只缘郑五欠经纶。"冤哉！

五 代 纪

论郭崇韬之料梁

唐庄宗闻梁欲大举入寇，召诸将会议，崇韬曰："段凝本非将材，不能临机决策，无可畏。降者皆言大梁无兵，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杨刘，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，长驱入汴，彼城中空虚，必望风自溃。苟伪主授首，则诸将自降矣。帝王应运，必有天命，在陛下勿疑耳。

笠翁曰：郭崇韬料梁，以康延孝降唐，言梁兵聚则不少，分则不多故也。然安知此语非谲？脱为诈降而行间，则奈何？末又云帝王之兴，必有天命，是全无一语及本国，言其制胜者安在，而徒然上恃于天，下信于人，而以其君为孤注也。唐主亦曰："丈夫得则王，失则为卤。"此匹夫亡命之言，不料出于帝王之口。古云："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"唐之君臣，但能知彼而不能知己，其能灭梁者，幸也，非必胜之道也。后世行兵，不当以此为法。

论康澄论事

明宗时，澄上疏曰："国家有不足惧者五，有深可畏者六。阴

阳不调不足惧，三辰失行不足惧，小人讹言不足惧，山崩川涸不足惧，蝥贼伤稼不足惧；贤人匿藏深可畏，四民迁业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，廉耻道消深可畏，毁誉乱真深可畏，直言蔑闻深可畏。不足惧者，愿陛下存而勿论；深可畏者，愿陛下修而勿失。”唐王优诏奖之。

笠翁曰：康澄所谓不足惧者，皆深足惧者也；因欲甚言后六事之可畏，姑缓其词耳。若曰以如此可惧之事较之后六事，尚为不足惧，则其可畏者为何如之可畏哉！若曰竟不足惧，则是以骄肆导其君矣。然苟能修其可畏，则阴阳自调、三辰自若、讹言自止、山川自安、蝥贼自灭，我不惧彼而彼且惧我矣：即谓之真不足惧，亦未尝不可。

论桑维翰辅晋

晋新得天下，藩镇多未服从，或虽服从，反侧不安；兵火之馀，府库殚竭，民间困穷，而契丹征求无厌。维翰劝晋推诚弃怨以抚藩镇；卑辞厚礼以奉契丹；训卒缮兵以修武备；务农桑以实仓廪；通商贾以丰货财。数年之间，中国稍安。

笠翁曰：桑维翰辅晋之功，不及古人之什一，而道足与相抗者，以所徙之时势不同耳。以五十年之天下而五易其姓，则四海苍生欲求瞬息之安，其可得乎？契丹骄横于外，藩镇跳梁于内，维翰欲安其国则不能安其民，欲安其民则不能安其国，而能劝主推诚以待藩镇、卑辞厚礼以奉契丹，又能务农桑、通商贾，使万民乐业，亦一时之周召也！使得汤武之君而相之，乌见其非王者之佐哉？

笠翁又曰：推诚弃怨以抚藩镇，卑辞厚礼以奉契，皆非久安长治之道，总因真主未出，苟且其局以待之，所谓过得一日是一日、过得一年是一年也。

沈因伯评：五代之时，屈杀几许英雄，如冯道、桑维翰之类是也。世无真主，使霸王之佐皆不得展其鸿猷，徒为旦夕偷安之计。由此观之，"遭时遇主"四字，非有希世之才而又有希世之福者，岂得易言之哉！

论晋以冯道守司徒

晋高祖以冯道守司徒，事无巨细，悉委于道。尝访以军谋，对曰："征伐大事，在圣心独断，臣书生，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。"晋主以为然。

笠翁曰：谨守历代成规，是居官最稳着数，而行之五代更宜。何也？不十馀年而有一番鼎革，若欲代代更张，则朝廷不胜其繁，而小民不胜其困矣。惟守成规以待真主，即是致君泽民之法。唐明宗每夜焚香祝天，愿早生圣人，为中国主。此哲人高见，冯道之谨守成规，将无暗合其意乎？

梅杓司评：论人必先论世，此一定之法也。每见拘儒立说，执一见以概千百世之人，则冯道之谨守成规，与曹参一遵萧何旧政，同一辙矣。试问五代之成规，与萧何之旧政有以异乎，无以异乎？诸人论史，常怪雷同；笠翁论史，求一自合其掌者而不得。以诸人皆论人，笠翁独论世也。

论刘知远先正位后兴师

知远在河东，富强冠诸镇。晋主与契丹结怨，知远知其必危，而未尝论谏。契丹屡深入，知远初无入援之志，及闻契丹入汴，知远分兵守四境，以防侵轶。将佐劝知远称尊号，知远不许。军士皆曰："今契丹陷京城、执天子，天下无主，主天下者，非我王而谁？宜先正位，后出师。"知远从之。

笠翁曰：晋室既灭，中原无主。知远先正位而后出师，诚为万不得已。但其先据富强之资，闻京师有变而不入援，且知其将危而未尝论谏，皆非人臣所宜有也。《纲目》予之"出于万不得已"，以不得已之笔而书不得已之事，盖两相凑合而然耳，岂为应得之书法哉？《纲目》之文，亦有可以为法而实不可以为法者，要当识其苦心而已矣。

张蓼匪评：笠翁之于古人，可谓铁面而铜肝者矣。不肯放过一人，不肯假借一字，然皆欲为万世立纲常，非可与才识骄人者比也。其于朱子《纲目》，尚多谔谔之词，况其他乎？惜乎仅有论史之力，而无作史之权也！

论刘仁赡守节

唐寿州城中食尽，唐遣兵救之，周主大破唐兵。清淮节度使刘仁赡病甚，不知人，监军使周廷构舁仁赡出降。周主慰劳赐赉，复令入城养病，又制曰："刘仁赡尽忠所事，抗节无亏，前代名臣，几人堪比？其以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。"是日卒，周主复以清淮

军为忠正军，以旌仁瞻之节。

先儒断曰：仁瞻终身唐臣，愤悒至死，《纲目》书“唐”，明其心之为唐也。故虽以疾死，而书曰“死之”。此特笔也，一人而已矣。

笠翁曰：以此观之，知世间原有公道，即冒忠臣之名而为奸臣之事者，苟非出之于己，天下皆能谅之，其为忠臣者自在，未尝竟以奸臣目之也。刘仁瞻于病不知人之际为人舁之出降，周主且以为天平节度使，则仁瞻是一降城之将矣，焉得为忠，而《纲目》书以特笔，且讳其自死，而曰“死之”哉？曰：以生前所行之事知之也。当李景兵败，奉表称臣，而仁瞻独坚守不下。子崇谏幸其父病，谋与诸将出降，仁瞻知而斩之。及病甚，不知人，监军使周廷构始舁之出降，则其未尝降也明矣。世有后献其城而先斩其子者哉？且《纲目》之特书，亦非无据而然也。以周世宗既有天平节度之命、而又以清淮军为忠正军一事知之也。此何以故？曰：当廷构舁之出降，世宗亦知其病不解事，虽一息尚存，而心已死矣。知其已死而复官之者，以仁瞻素矢忠义，为民望所归，欲使天下闻之，谓忠如仁瞻，亦为周臣，则周师之不可敌也明矣。授之以职，所以收天下之人心也。及其死也，又不忍没其忠义之心，故改清淮军为忠正军，章明其义，所以安死者之魂与魄也。吾于周主二事，均有取焉。《纲目》之特书，盖本斯意而为之者也。不然，朱子去周二百年，安见舁之出降者，非出于仁瞻之心，而以将无同之特笔，书莫须有之善事哉？

笠翁又曰：疾死而书曰“死之”，所以抗周世宗之命，使天平节度之名号不能传于后世也。彼欲矫其迹，而我偏欲正其名，此后世作史之权，较当日之爵赏犹重耳。若无天平节度使之虚衔，吾知《纲目》之书法定曰“疾死”而不曰“死之”矣。

宋　纪

论取天下上世以德，中世以力，末世以谋

刘定之论取天下者，上世以德，中世以力，末世以谋。德取者，仁渐义渍而人不忍释，商周是矣；力取者，诛暴锄乱而人莫能敌，汉高帝、唐太宗是也；谋取者，逢机遘会，阳施阴设，而人莫能觉，宋太祖是也。周世宗以郭祖妻侄为养子而有周之基业，固已处非其据，而来奸雄窥觊之心矣。中道殒殂，符后入宫才十日，恭帝承统甫七岁，寡妇孤儿之易欺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是以群帅合谋，托言有辽汉之师，而空国授之太祖。及陈桥事定，何尝见辽汉有匹马只轮寇边哉？且太祖之入也，遣亲吏楚昭辅入报其母，杜太后曰："吾儿素有大志，今果然矣。"由此言之，谓太祖先不与谋，殆未可也。

笠翁曰：刘氏之论取天下，谓上世以德，则信然矣；至曰中世以力，末世以谋，以不可分别之二事而强为分别之，吾则未敢遽信其是也。夫以汉高帝之力而敌项羽，是何异于以卵斗石而以蚊负山乎？其能尽夺所恃而令鹿死吾手者，则全以谋也。他且勿论，即陈平之六出奇计，韩信之拔帜囊沙，何一非谋？何者是力？而竟置谋勿道，仅以力归之乎？唐太宗之谋较汉高帝虽为稍减，而能以一计胜人千百计者，如推奖李密一事是已。若不骄其志而使

之自弊，则患在肘腋，将左支右吾之不暇，能悉其全力以图天下乎？即曰以力，亦未尝尽弃其谋于不讲也。其言宋太祖之取天下，则曰“寡妇孤儿之易欺，未有甚于此时者矣”，夫既曰“易欺”，则其所谓谋者，又安所用之哉？托言有辽汉之师而攘其兵柄，即使谋出太祖，亦探囊取物之小技耳，较之汉唐二代之奇略，不几有小巫大巫之别欤？其所谓以力者，皆可谓之谋；而其所谓以谋者，又不可不谓之力。吾今欲尽反其说，而谓汉唐以谋，宋独以力，是仅以口给御人，而不问其理之安与否矣。请熔铸其词以断之曰：能以德取天下者，惟商周之君，若汉唐与宋，则惟有谋与力而已矣。

论宋太祖之得天下

郑伯乾论宋太祖之得天下：果天命耶？抑人谋耶？予曰：天命固有在，人谋不尽无也。观其赤光异香之奇，实应明宗之祝；紫云黑龙之祥，已兆汉东之灵。此天命之始也。面方耳大，不见疑于世宗；掌军报政，尝见推于士卒。此天命之著也。遭孤儿寡妇之运，而日光摩荡于天文；当朝君暮仇之时，而人心易属于将帅。此天命之授受也。然而禁兵无无故之行，陈桥无无谋之变。顾乃虚声辽汉之师，而禁兵入其手；密诱陈桥之变，而诸将饵其心。实匡义之定谋，赵普之协力。不然，身上之黄袍，岂临时可得？袖中之禅诏，非仓卒可成。

况太后有“大志”、“果然”一语，又可验其必有成说于先，而不觉其情之发露者乎？

笠翁曰：以匹夫得天下、人臣受禅代，而曰我无是意，不得已而为天命所归者，此皆孔子所谓舍曰欲之，而必为之辞者也。即汤、武二圣人得天下于穷暴极虐之桀、纣，后之君子口虽代为之

辨，言其无利天下之心，而设身处地以筹之，犹若有未必尽然者，况三代以后之天下，失之者未必皆桀、纣，而得之者又未必皆汤、武乎？达人读史，每于此等去处，只该存而不论。若定曰天命为是，人力为非，则所谓符谶休征，如宋太祖之赤光异香、紫云黑龙诸奇瑞，不过当世偶传，欲神其事者遂笔之书史，而后人实未之见，不敢执影响之说尚论古人。若曰人力为有，天命为无，则天下有智谋勇力者多矣，挟其所能尽足以取天下，何若是乎天子之少，而谋臣勇士之多也？由此观之，无论汉高祖、唐太宗、宋太祖之得天下属之天命，即始皇之代秦、王莽之代汉，亦以冥冥赫赫之间亦有若或使之者，非可尽言人力也。欲存其实，但置之弗论而已矣。凡读书而及天地鬼神之事，皆当以梦境视之。梦可做，不可说。知说梦者为何如人，则知言天地鬼神者为何如人矣。

论赵普之计太原

上与普计下太原，普曰："太原当西北二面，太原若下，则边患我独当之。不如俟削平诸国，则弹丸黑子将安逃乎？"上曰："吾意正如此，姑试卿耳。"

笠翁曰：秦灭五国而后取齐，赵普削平诸国而后取太原，同是一法。但秦之存齐，用以蔽内；赵普之留太原，用以蔽外。由是观之，天下之兵法无一不可变用之者，寻常智略，稍一转移，便成奇策。奈何借箸于人者，无一不舍灯觅火而为迂远不经之事哉？

何省斋评：笠翁每说兵事，无不神而明之，不特旗鼓文场，又可诗书干橹矣。何不另著兵书一册，以为甲士津梁？吾知笠翁不言，言必有中！

论赵普之谏太祖

赵普荐人至再四，上怒裂其牍，普拾以归。他日，补缀复奏，得允乃止。有群臣当迁官，帝恶其人，不与，普坚请曰："刑以惩恶，赏以酬功，古今通道也。且刑赏，天下之刑赏，陛下岂得以喜怒专之？"帝怒起，普亦随之，帝入宫，普立宫门不去，竟得俞允。其刚毅果断类如此。

笠翁曰：赵普荐人，裂牍补缀复进，又谓刑赏为天下之刑赏，人主不得以喜怒专之，此古今第一宰相、第一谏臣。予自论古以来，谓人臣谏君之痛快，莫若唐之魏徵，不意赵普之痛快又足以胜之。此等谏法，无论明君圣主不得不从，即遇昏暗之君，亦能变怒为喜。何则？以其耐性故也。他人启事而不得俞允，非畏而不前，即怒而求去矣，孰肯今日不听而复奏之明日、明日不听而复奏之后日乎？甚至以补衮之心变而为补牍之事，君自怒而我不怒，亦且不惊。其跪而拾之与立宫门不去者，是以贤妻顺子之道事其君矣；为之君者，有不霁威严而为慈爱者乎？此人臣谏君第一法，乃豫章罗氏犹以讦直强劲责之，谓古之善谏者不然。吾不知是何肺肠？总因赵普所行之事，皆古人未尝行者。大凡拘儒论人，须是印板刊定之事，方为所取，苟无成样，未有不为所弃者也。可笑哉！

冯秋水评：他人目以刚毅果断，责以讦直强劲，凡读史者，至此俨若有一条铁汉，立于吾前。迨笠翁以一语点破，断曰"贤妻顺子之道"，又俨然有一佳儿好女，立于吾前，觉曩时认为铁汉者，非真铁汉，乃妇人而貌作须眉，弱质而勉为强项者也。甚矣，文人之笔，实有鬼神造化厕于其间，非徒然三寸管也！

论宋太祖之待李汉超

汉超在关南，民有讼其强娶己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者，帝召讼者曰："汝女可适何人?"曰："农家。"又问："汉超未至关南时，契丹何如?"对曰："岁苦侵暴"。曰："今复尔耶?"对曰："无也。"帝曰："汉超，朕之贵臣。汝女为之妾，不犹愈为农妇乎?汉超不在关南，汝家尚能保其货财耶?"责其人而遣之。密使谕汉超曰："亟还其女并所贷，朕姑贳汝，勿复为也。不足于用，何不以告朕耶?"汉超感泣，由是益修政理，吏民爱之。

笠翁曰：予观宋太祖之为君，盖三代以后之一人也。不独汉超感泣，凡为人臣者，读史至此，未有不泣下沾襟者。此家庭父子之情，非复殿陛君臣之道矣。观其登极之后待臣如此，则从前之气谊可知。始识黄袍之加，出于人情之不能自己，岂寻常劝进者比哉!

论陶邴登第，宋主命中书覆试

王祐知贡举，陶穀子邴名在第六，上命覆试，邴复登第。上曰："文衡公器，毋树私恩。自今凡关食禄之家，悉宜覆试。"

笠翁曰：读史至此，又能使孤寒泣下。世禄子弟不能幸进，则九州四海尚有淹抑不伸之寒士乎?盖朝廷欲赏功，自有赏功之物，不必夺寒士口中之食以予之耳。吾不知宋太祖之心肠有几千百个孔窍，而能有病皆知、无私不晰若此也。

周栎园评：严于食禄之家，而使登第者覆试，此太祖之善惜名器也。然既经覆试而仍复登第，则王祐之不树私恩、陶穀之不苟荐托、陶邴之不愧科名，皆于是乎见矣。一举而彰众美，为人臣者，亦何惮于功令之严，而不自揭其心，以示天下乎？有宋人文之盛，实基于此，以开国之君臣，皆能逆虑其终，而慎之于始也。

论曹彬、曹翰之后荣盛衰弱之不同

唐之州郡皆降，独江州指挥使胡则杀刺史谢彦实，集众固守。曹翰攻江州，城陷，翰执胡则杀之，因纵兵悉取资财而尽屠其民。后曹彬子孙贵盛累世，翰殁未久而子孙有为乞丐者。

笠翁曰：曹翰嗜杀而止于子孙式微，则其为将也，虽无善政，亦必有补过盖愆之事矣。从来嗜杀之人，未有能全要领，使身后之人犹得安然无恙而为乞丐者。试于干戈大定之后洗眼一观，其为大将而酷嗜杀人者，宁有几人在乎？宁有几个儿孙能为乞丐者乎？吾谓天道好还，恐不若是其缓而且恕也。

论王旦不谏天书

王钦若伪作天书，请帝封禅。帝曰："王旦得无不可乎？"乃以酒赐旦，因语曰："此酒极佳，可归与妻孥共之。"及发，皆美珠。旦由是不敢异议，而封禅遂成。独孙奭曰："天何言哉，况有书也？"上默然。

笠翁曰：天下自有货利以来，人臣之受赂者多矣，然非得之

于庶民，即得之于僚属，未有以君而赂其臣者。有之，自宋真宗与王旦始。封禅之议未成，止以王旦一人之不可为虑，然则此时之王旦亦何强项乎哉！及美珠一赐，而不可者变为无不可矣。美珠之力大矣哉！以美珠之赐而遂导其君以封禅，设以美女赐之，则其君欲为酒池肉林、裂缯举燧之事，亦将无不从之矣。岂非千古一变事哉！此下愚不肖者之所为，不料以贤者为之。虽曰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然其所谓过者，特微眚耳，未有如是之大而且甚者也。他日临死谓子曰："我别无过，独不谏天书一事。"予曰：不谏天书之过犹小，受美珠而不谏天书，其过殆无外耳。

余澹心评：晋之王导、宋之王旦，皆以奸邪之人，滥冒名臣之目。古今人皆受其欺，笠翁拈出受珠，以为大过，真是照妖镜也。余有《古今精义抉录》一书，专以阐幽摘邪为事，将古今人物披剥肺肝，毫无隐遁。当表而出之，为海内读书人下酒物也。

论魏野、林逋之品行

魏野不求闻达，居陕之东郊。真宗次陕州，遣陕令王希召之，不起，命工图其所居观之。

林逋力学，性恬淡好古，结庐西湖之孤山，三年足不及城市。帝闻其名，赐以粟帛。逋将死赋诗，有"茂陵他日求遗稿，犹喜曾无封禅书"之句。赐谥"和靖先生"。

笠翁曰：魏野、林逋之不出，鄙当世之君臣也。非鄙其他，鄙天书、封禅之一事也。观野之辞征，有"陛下告成天地，延聘岩薮"之句，逋之临绝，有"茂陵当日求遗稿，犹喜曾无封禅书"之句，则其不出之意燎然矣。吾不解当日之君臣何所取义，而为此贻笑大方之事也。宋朝之话柄，莫丑于此！

笠翁又曰："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"观王旦临死谓子曰："我别无过，独不谏天书一事。"林逋临死赋诗曰："茂陵他日求遗稿，犹喜曾无封禅书。"此皆临死之言，其为善言可知矣。临死者不约而同，皆以封禅为可耻，则封禅之是与不是不待辨矣。后世之君臣，凡有事于此者，皆当以二人之语为蓍龟。

笠翁又曰：人君之征贤士，重其抱负而将有以用之也。魏野之贤否姑置弗论，即使果贤，真宗召之不起，则当遣使问道，否则索其书而读之，奈何二者无闻，而仅图其所居以备观览。岂伊尹之可贵者在莘野，而孔明之足羡者在草庐乎？以是知真宗之求贤，务外也，非务内也。

论王旦不与张师德知制诰

旦凡荐人，人未尝知。张师德两诣旦门不得见，旦曰："可惜张师德。吾向称其有士行，不意两及吾门也。"他日议张师德知制诰，旦以两及门故，不许。

笠翁曰：两及相门，固有妨于士行，然较之受美珠而不谏天书，又为小过矣。旦何刻于绳人而恕于待己耶？有为旦解者曰：长者赐少者，幼者不敢辞，况出于君乎？子贬之至再至三，无乃过甚？予曰：是矣。投以木桃，尚思报以琼瑶，况美珠乎？受美珠而图报，则惟有死谏而已，奈何不止于不谏，复五上表以请之？岂受长者不义之赐，亦当以不义报之邪？张师德两及旦门，未必非有所规诤。吾谓旦之不与知制诰，其公私之间，尚未可知。故不得不为三致意耳。

论宋理宗训廉谨刑二铭

理宗御制《训廉铭》曰："周典六计，吏治僚陈。以廉为本，乃良而循。彼肆贪虐，与豺虎均。肥于其家，多瘠吾民。纵逭于法，愧其冠绅。货悖而入，灾及后人。我朝忠厚，黜贪为仁。咨尔群辟，是训是遵。"《谨刑铭》曰："民吾同胞，疾痛犹己。报虐以威，刑非得已。仰惟祖宗，若保赤子。明谨庶狱，恻怛温旨。金科玉条，毫析铢累。夫何大吏，蔑弃法理。逮于郡邑，滥用箠笞。典听朕言，式克钦止。"

笠翁曰：《训廉》、《谨刑》二铭虽详至谆恳，然犹病其意少词多，费人记诵。不若"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"十六字，话在口头，又能包括殆尽。此千古不朽之规箴也。

元　　纪

论文天祥之全节

张弘范等既灭宋，遣使送天祥赴燕。天祥八日不食，犹生，乃复食。至京，馆人供帐甚盛，天祥不寝处，坐达旦。承相孛罗召见，天祥长揖不屈。孛罗诘以古今兴废，天祥曰："一部十七史，从何处说起？吾非应博学宏词，何暇泛论？"孛罗曰："汝立二王何益？"对曰："事君如事亲，虽亲疾不可救，岂有不进药之理？"乃下之狱。天祥于狱中作《正气歌》，留燕三年，坐卧一小楼，足不履地。元主欲用之，对曰："倘缘宽假，得以黄冠归故乡，备方外顾问可也。"王积翁欲令谢昌言等请释为道士，留梦炎不可，事遂寝。帝知其不可屈，将释之。未几，中山狂人自称宋主，有数千人，欲取文丞相。帝召天祥，问以何愿，天祥终不屈，请赐死。帝犹未忍，麾之使退，左右力请，乃杀于燕京之柴市。

笠翁曰：历代死节之臣，未有若季宋之繁者。他且勿论，即陆秀夫负帝昺同溺，越七日，尸浮海上者十万馀人。予读史至此，扑几狂赞曰：失天下者得此，亦荣矣哉！以七岁之幼主，而能系天下亿万之人心，则其祖若宗之深仁厚德可概见矣。汉、魏、晋、唐之失国，能若是哉？至于文丞相之死，不死于八日不食之馀，而死于三载尚存之后，真所谓千锤之铁、百炼之钢，较尸浮海上之

十万馀人，犹觉忠纯而义至，何也？以其身死之难，由于心死之不易也。观其临刑谓吏卒曰："吾事毕矣。"死后得其衣带中自赞，又有"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"一语，则知前此一日，犹是吾事未毕之年，前此一日而死，犹不能无愧于其心也。知苏子卿十九年不屈之心，即知文丞相三年不死之故矣。不然，其坐卧一小楼，足不履地者，甚是无谓。地为元地，不肯践之；岂小楼为蜃气所结，绝无基址落人间，而楼上所食者，非绕栋之云、即沾裳之露乎？

论元世祖之待文天祥

笠翁又曰：吾观元世祖之待文天祥，可谓豁达大度之君，深仁厚泽之主矣。天祥执而逃，逃而复执，为张弘范等遣人护送至京，此可杀之时也，而弗杀；馆人供帐甚盛，待之可谓厚矣，天祥不欲寝处，坐以达旦，且抗词倨礼以待相臣，此又可杀之时也，而弗杀；他日召之于狱而欲用之，天祥固辞不屈，此又可杀之时也，世祖不惟不杀，又复赦之。后求南人有才者甚急，遣王积翁谕之，天祥义不受诏，且有黄冠归故乡之请，是欲免脱其身而效从前之故智矣，世祖仍复不杀，更议释之。迨中山狂人浪播起兵之谣，此时立取弃市，犹恐其迟，尚谕之曰："汝何愿？"见天祥不屈请死，又麾之使出，是始终无杀天祥之心。虽左右力赞而勉从其请，其杀之也，乃天祥自杀，左右杀之，并非世祖之心也。噫，以赫赫之元朝，堂堂之新主，何求于亡国之臣，而委曲优容之若是？不过欲以"忠义"二字风示天下之人臣耳！从来创业之王，必有大过于人者在。予读史终篇，因赞元世祖之为君，乃历代帝王之后劲也。

窥词管见　计二十二则

第　一　则

作词之难，难于上不似诗，下不类曲，不淄不磷，立于二者之中。大约空疏者作词，无意肖曲而不觉仿佛乎曲；有学问人作词，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。一则苦于习久难变，一则迫于舍此实无也。欲为天下词人去此二弊，当令浅者深之，高者下之，一俯一仰，而处于才不才之间，词之三昧得矣。

第　二　则

词之关键，首在有别于诗固已，但有名则为词，而考其体段，按其声律，则又俨然一诗，欲觅相去之垠而不得者。如《生查子》前后二段，与两首五言绝句何异：《竹枝》第二体、《柳枝》第一体、《小秦王》、《清平调》、《八拍蛮》、《阿那曲》与一首七言绝句何异；《玉楼春》、《采莲子》与两首七言绝句何异；《字字双》亦与七言绝同，只有每句叠一字之别《瑞鹧鸪》即七言律，《鹧鸪天》亦即七言律，惟减第五句之一字。凡作此等词，更难下笔，肖诗既不可，欲不肖诗又不能，则将何自而可？曰：不难，有摹腔炼吻之法在。诗有诗之腔调，曲有曲之腔调，诗之腔调宜古雅，曲

之腔调宜近俗，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。如畏摹腔炼吻之法难，请从字句入手。取曲中常用之字，习见之句，去其甚俗，而存其稍雅又不数见于诗者，入于诸调之中，则是俨然一词，而非诗矣。是词皆然，不独以上诸调。人问：以上诸调明明是诗，必欲强命为词者何故？予曰：此中根据未尝深考，然以意逆之，当有不出范围者。昔日诗变为词，定由此数调始。取诗之协律便歌者，被诸管弦，得此数首，因其可词而词之，则今日之词名仍是昔日之诗题耳，

第　三　则

词既求别于诗，又务肖曲中腔调，是曲不招我而我自往就，求为不类，其可得乎？曰：不然，当其摹腔炼吻之时，原未尝撇却词字，求其相似，又防其太似，所谓存稍雅而去其俗，正为此也。有同一字义而可词可曲者，有止宜在曲，断断不可混用于词者。试举一二言之：如闺人口中之自呼为妾，呼婿为郎，此可词可曲之称也；若稍异其文，而自呼为奴家，呼婿为夫君，则止宜在曲，断断不可混用于词矣。如称彼此二处为这厢、那厢，此可词可曲之文也；若略换一字，为这里、那里，亦止宜在曲，断断不可混用于词矣。大率如尔我之称者，奴字、你字不宜多用；呼物之名者，猫儿、狗儿诸“儿”字不宜多用；用作尾句者，罢了、来了诸“了”字不宜多用。诸如此类，实难枚举，仅可举一概百。近见名人词刻中，犯此等微疵者不少，皆以未经提破耳。一字一句之微，即是词曲分歧之界，此就浅者而言；至论神情气度，则纸上之忧乐笑啼，与场上之悲欢离合，亦有似同而实别，可意会而不可言诠者。慧业文人，自能默探其秘。

第 四 则

词当取法于古是已，然古人佳处宜法，常有瑕瑜并见处，则当取瑜掷瑕。若谓古人在在堪师，语语足法，吾不信也。试举一二言之：唐人《菩萨蛮》云："牡丹滴露真珠颗，佳人折向筵前过。含笑问檀郎：花强妾貌强？檀郎故相恼，只道花枝好。一面发娇嗔，碎挼花打人。"此词脍炙人口者素矣，予谓此戏场花面之态，非绣阁丽人之容。从来尤物，美不自知，知亦不肯自形于口，未有直夸其美而谓我胜于花者，况揉碎花枝，是何等不韵之事，挼花打人是何等暴戾之形，幽闲之义何居？温柔二字安在？陈后主《一斛珠》之结句云："绣床斜倚娇无那，烂嚼红绒，笑向檀郎唾。"此词亦为人所竞赏，予曰此娼妇倚门腔，梨园献丑态也。嚼红绒以唾郎，与倚市门而大嚼、唾枣核瓜子以调路人者，其间不能以寸。优人演剧，每作此状以发笑端，是深知其丑而故意为之者也。不料填词之家竟以此事谤美人，而后之读词者又止重情趣，不问妍媸，复相传为韵事，谬乎？不谬乎？无论情节难堪，即就字句之浅者论之，"烂嚼"、"打人"诸腔口，几于俗杀，岂雅人词内所宜？后人作《春绣》绝句云："闲情正在停针处，笑嚼红绒唾碧窗。"改烂嚼为笑嚼，易唾郎为唾窗，同一事也，辨在有意无意之间，不啻苏合、蜣螂之别矣。古词不尽可读，后人亦能胜前，迹此可概见矣。

第 五 则

文字莫不贵新，而词为尤甚。不新可以不作，意新为上，语

新次之，字句之新又次之。所谓意新者，非于寻常闻见之外，别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。即在饮食居处之内，布帛菽粟之间，尽有事之极奇，情之极艳，询诸耳目，则为习见习闻；考诸诗词，实为罕听罕睹；以此为新，方是词内之新，非《齐谐》志怪、《南华》志诞之所谓新也。人皆谓眼前事、口头语都被前人说尽，焉能复有遗漏者？予独谓遗漏者多，说过者少。唐宋及明初诸贤既是前人，吾不复道；只据眼前词客论之，如董文友、王西樵、王阮亭、曹顾庵、丁药园、尤悔庵、吴次、何醒斋、毛稚黄、陈其年、宋荔裳、彭羡门诸君集中，言人所未言，而又不出寻常见闻之外者，不知凡几！由斯以谭，则前人常漏吞舟，造物尽留馀地，奈何泥于前人说尽四字，自设藩篱，而委道旁金玉于路人哉！词语字句之新亦复如是，同是一语，人人如此说，我之说法独异；或人正我反，人直我曲；或隐跃其词以出之，或颠倒字句而出之，为法不一。昔人点铁成金之说，我能悟之，不必铁果成金，但有惟铁是用之时，人以金试而不效，我投以铁，铁即金矣。彼持不龟手之药而往觅封侯者，岂非神于点铁者哉？所最忌者，不能于浅近处求新，而于一切古冢秘笈之中搜其隐事僻句，及人所不经见之冷字，入于词中，以示新艳，高则高，贵则贵矣，其如人之不欲见何！

第 六 则

意新、语新，而又字句皆新，是谓诸美皆备，由《武》而进于《韶》矣。然具八斗才者，亦不能在在如是。以鄙见论之，意之极新者，反不妨词语稍旧。尤物衣敝衣，愈觉美好；且新奇未睹之语，务使一目了然，不烦思绎，若复追琢字句而后出这，恐稍稍不近自然，反使玉宇琼楼堕入云雾，非胜算也。如其意不能

新，仍是本等情事，则全以琢句炼字为工，然又须琢得句成，炼得字就。虽然极新极奇，却似词中原有之句，读来不觉生涩，有如数十年后重遇故人，此词中化境，即诗赋古文之化境也。当吾世而幸有其人，那得不执鞭恐后！

第 七 则

琢句炼字，虽贵新奇，亦须新而妥，奇而确。妥与确，总不越一理字。欲望句之惊人，先求理之服众。时贤勿论，吾论古人。古人多工于此技，有最服予心者，“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”是也；有蜚声千载上下，而不能服强项之笠翁者，“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”是也。“云破月来”句，词极尖新，而实为理之所有：若红杏之在枝头，忽然加一“闹”字，此语殊难着解。争斗有声之谓闹，桃李争春则有之，红杏闹春，予实未之见也。“闹”字可用，则“吵”字、“斗”字、“打”字皆可用矣。宋子京当日以此噪名，人不呼其姓氏，竟以此作尚书美号，岂由尚书二字起见邪？予谓“闹”字极粗极俗，且听不入耳，非但不可加于此句，并不当见之诗词。近日词中争尚此字，皆子京一人之流毒也。

第 八 则

词之最忌者，有道学气，有书本气，有禅和子气。吾观近日之词，禅和子气绝无，道学气亦少，所不能尽除者，惟书本气耳。每见有一首长调中，用古事以百纪，填古人姓名以十纪者，即中调小令亦未尝肯放过古事，饶过古人。岂算博士、点鬼薄之二说独非古人古事乎？何记诸书最熟，而独忘此二事、忽此二人也？若

谓读书人作词，自然不离本色，然则唐宋明初诸才人亦尝无书不读，而求其所读之书于词内，则又一字全无也。文贵高洁，诗尚清真，兑于词乎？作词之料，不过情景二字，非对眼前写景，即据心上说情，说得情出，写得景明，即是好词。情景都是现在事，舍现在不求，而求诸千里之外，百世之上，是舍易求难，路头先左，安得复有好词！

第　九　则

词虽不出情景二字，然二字亦分主客：情为主，景是客。说景即是说情，非借物遣怀，即将人喻物，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，而实句句是情，字字关情者。切勿泥定即景咏物之说，为题字所误，认真做向外面去。

第　十　则

诗词未论美恶，先要使人可解。白香山一言，破尽千古词人魔障。爨妪尚使能解，况稍稍知书识字者乎？尝有意极精深，词涉隐晦，翻绎数过，而不得其意之所在。此等诗词，询之作者，自有妙论，然不能日叩玄亭，问此累帙盈篇之奇字也。有束诸高阁，俟再读数年，然后窥其涯涘而已。

第 十 一 则

意之曲者，词贵直；事之顺者，语宜逆。此词家一定之理，不

折不回。表里如一之法，以之为人不可无，以之作诗作词，则断断不可有也。

第十二则

“一气如话”四字，前辈以之赞诗，予谓各种文词，无一不当如是。如是即为好文词，不则好到绝顶处，亦是散金碎玉。此为“一气”而言也。“如话”之说，即谓使人易解，是以白香山之妙论，约为二字而出之者。千古好文章总是说话，只多“者、也、之、乎”数字耳。作词之家，当以“一气如话”一语，认为四字金丹。“一气”则少隔绝之痕，“如话”则无隐晦之弊。大约言情易得贯穿，说景难逃琐碎，小令易于条达，长调难免凑补。予自总角时学填词，于今老矣，颇得一二简便之方，请以公诸当世：总是认定开首一句为主，第二句之材料不用别寻，即在开首一句中想出。如此相因而下，直至结尾，则不求一气而自成一气，且省却几许淘摸工夫。此求“一气”之方也。“如话”则勿作文字做，并勿作填词做，竟作与人面谈，又勿作与文人面谈，而与妻孥臧获辈面谈，有一字难解者即为易去，恐因此一字模糊，使说话之本意全失。此求“如话”之方也。前著《闲情偶寄》一书，曾以生平底里和盘托出，颇于此道有功，但恐海内词人，有未尽寓目者。如谓斯言有当，请自坊间索而读之。

第十三则

诗词之内，好句原难，如不能字字皆工，语语尽善，须择其菁华所萃处，留备后半幅之用。宁为处女于前，勿作强弩之末。大

约选词之家，遇前工后拙者，欲收不能；有前不甚佳，而能善其后者。即释手不得。闱中阅卷亦然，盖主司之取舍，全定于终篇之一刻。“临去秋波那一转”，未有不令人消魂欲绝者也。

第十四则

词要住得恰好。小令不能续之使长，长调不能缩之使短，调之单者，欲增之使双而不得，调之双者，欲去半调而使单亦不能。如此方是好词。其不可断续增减处，全在善于煞尾。无论说尽之话。使人不能再赘一词，即有有意蕴藉不吐，而吞若为歇后语者，亦不能为蛇添足，才是善于煞尾。盖词之段落与诗不同，诗之结句有定体，如五七言律诗，中四句对，末二句收，读到此处，谁不知其是尾？词则长短无定格，单双无定体，有望其歇而不歇，不知其歇而竟歇者，故较诗体为难。

第十五则

有以淡语收浓词者，别是一法。内有一片深心，若草草看过，必视为强弩之末。又恐人不得其解，谬谓前人煞尾，原不必尽用全力，亦不必尽顾上文，尽可随拈随得，任我张弛，效而为之，必犯锐始懈终之病。亦为饶舌数语：大约此种结法，用之忧怨处居多。如怀人送客，写忧寄慨之词，自首至终，皆诉凄怨，其结句独不言情，而反述眼前所见者，皆自状无可奈何之情，谓思之无益，留之不得，不若且顾目前，而目前无人，止有此物，如“心事竟谁知，月明花满枝”、“曲中人不见，江山数峰青”之类是也。此等结法最难，非负雄才具大力者不能。即前人亦偶一为之，学

填词者慎勿轻效。

第十六则

双调虽分二股，前后意思必须联属，若判然两截，则是两首单调，非一首双调矣。大约前段布景，后半说情者居多，即《毛诗》之兴比二体，若首尾皆述情事，则赋体也。即使判然两事，亦必于头尾相续处用一二语，或一二字作过文，与作贴括中搭题文字同是一法。

第十七则

词内人我之分，切宜界得清楚。首尾一气之调易作，或全述己意，或全代人言，此犹戏场上一人独唱之曲，无烦顾此虑彼。常有前半幅言人，后半幅言我，或上数句皆述己意，而收煞一二语忽作人言，甚至有数句之中互相问答，彼此较筹亦至数番者，此犹戏场上生旦净丑数人迭唱之曲，抹去生旦净丑字面，止以曲文示人，谁能辩其孰张孰李？词有难于曲者，此类是也。必使眉清目楚，部位井然，大都每句以开手一二字作过文，过到彼人身上，然后说情说事，此其浅而可言者也。至有不作过文，直讲情事，自然分出是人是我，此则所谓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者矣。因见词中常有人我难分之弊，故亦饶舌至此。

第十八则

句用"也"字歇脚，在叶韵处则可，若泛作助语辞，用在不叶韵之上数句，亦非所宜。盖曲中原有数调，一定用"也"字歇脚之体，既有此体，即宜避之，不避则犯其调矣。如词曲内有用"也罗"二字歇脚者，制曲之人即奉为金科玉律，有敢于此曲之外再用"也罗"二字者乎？词与曲接壤，不得不严其畛域。

第十九则

填词之难，难于拗句。拗句之难，只为一句之中，或仄多平少，平多仄少，或当平反仄，当仄反平，利于口者叛乎格，虽有警句，无所用之，此词人之厄也。予向有一法，以济其穷，已悉之《闲情偶寄》，恐有未尽阅者，不妨再见于此书。四声之内，平止得一，而仄居其三，人但知上去入三声皆丽乎仄，而不知上之为声，虽与去入无异，而实可介乎平仄之间，以其另有一种声音，杂之去入之中，大有泾渭，且若去平声未远者。古人造字审音，使居平仄之介，明明是一过文，由平至仄，从此始也。譬之四方乡音，随地各别，吴有吴音，越有越语，相去不啻河汉。而一到接壤之处，则吴越之音相半，吴人听之觉其同，越人听之亦不觉其异，九州八极，无一不然。此即声音之过文，犹上声介乎平去入之间也。词家当明是理，凡遇一句之中，当连用数仄者，须以上声字间之，则似可以代平，拗而不觉其拗矣。若连用数平者，虽不可以之代平，亦于此句仄声字内用一上声字间之，即与纯用去入者有别，亦似可以代平。最忌连用数去声或入声，并去入亦不

相间，则是期期艾艾之文，读其词者，与听口吃之人说话无异矣。

第二十则

不用韵之句，还其不用韵，切勿过于骋才，反得求全之毁。盖不用韵为放，用韵为收，譬之养鹰纵犬，全于放处逞能。常有数句不用韵，却似散漫无归，而忽以一韵收住者，此当日造词人显手段处。彼则以为奇险莫测，在我视之，亦常技耳。不过以不用韵之数句，联其意为一句，一直赶下，赶到用韵处而止。其为气也贵乎长，其为势也利于捷；若不知其意之所在，东奔西驰，直待临崖勒马，韵虽收而意不收，难乎其为调矣。

第二十一则

二句合音，词家所忌。何谓合音？如上句之韵为“东”，下句之韵为“冬”之类是也。东冬二字意义虽别，音韵则同，读之既不发调，且有带齿粘喉之病，近人多有犯此者。作诗之法，上二句合音犹曰不可，况下二句之叶韵者乎！何谓上二句合音？如律诗中之第三句与第五句，或第五句与第七句煞尾二字，皆用仄韵，若前后同出一者，如意义、气契、斧抚、直质之类，诗中犯此，是犹无名之指，屈而不伸，谓之病夫不可，谓之无恙全人亦不可也。此为相连相并之二句而言，中有隔句者，不在此列。

第二十二则

曲宜耐唱，词宜耐读。耐唱与耐读，有相同处，有绝不相同处。盖同一字也，读是此音，而唱入曲中，全与此音不合者，故不得不为歌儿体贴，宁使读时碍口，以图歌时利吻。词则全为吟诵而设，止求便读而已。便读之法，首忌韵杂，次忌音连，三忌字涩。用韵贵纯，如东、江、真、庚、天、萧、歌、麻、尤、侵等韵，本来原纯，不虑其杂；惟支、鱼二韵之字，庞杂不伦，词家定宜选择。支、微、齐、灰之四韵，合而为一是已，以予观之，齐、微、灰可合，而支与齐、微、灰究竟难合。鱼、虞二韵合之诚是，但一韵中先有二韵，鱼中有诸，虞中有夫是也。盍以二韵之中，各分一半，使互相配合，与鱼、虞二字同音者为一韵，与诸、夫二字同音者为一韵，如是则纯之又纯，无众音嘈杂之患矣。予业有《笠翁诗韵》一书刊以问世，当再续《词韵》一种，了此一段公案。音连者何？一句之中，连用音同之数字，如先烟、人文、呼胡、高豪之属，使读者粘牙带齿，读不分明，此二忌也。字涩之说，已见前后诸则中，无庸太絮。审韵之后，再能去此二患，则读者如鼓瑟琴，铿然有余韵矣。

千古奇闻

简狄启商

契母简狄者，有娀氏之长女也，生契。简狄性贤敏，上知天文，下知人事，及契长而教之。契性聪明仁孝，不违其教，卒致有位。

湖上笠翁曰：史称简狄吞鳦而生契，以为瑞征。余谓史亦好异矣。夫有简狄之贤，自能启契之功，开商之绪。虽微瑞征，何害为圣母？

姜嫄兴稷

弃母姜嫄者，邰侯之女也。姜嫄之性，清静专一，好种稼穑。及弃长而教之，种树桑麻。弃之性明而仁，能遵其教，卒致其功。尧封弃于邰，号曰后稷。

湖上笠翁曰：姜嫄教弃稼穑，实开万世民生之天，宜后裔卒有天下，肇基八百年，母有以创始也。故周公训成王，曰“先知稼穑之艰难”，盖得姜嫄之遗意。

太妊胎教

太妊，王季后，文王母也。性端庄诚一，及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恶声：口不出恶言，食不尝恶味。生文王而明圣，太妊教之一而识百，卒兴姬业。

湖上笠翁曰：胎教尚矣。张茂先志之《博物》，程明道垂之《语录》，大都谓子之成于母，以气相感，而淑慝由之。若《思齐》太妊，真文王之母，以故太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，其姬业之所由以肇兴者乎！

辞不视朝

唐穆宗大渐，内臣议请郭太后临朝。太后曰："向者武后妖蠹，幻惑高宗，擅亲庶政。及中宗践位，蒙揜圣德，遽行迁逮，几于革命。赖宗社威祐，神器再复。每闻其说，未尝不疾首痛心。奈何今日吾儿厌世，卿等骤兴此议？我家九个，与武氏同流。先祖汾阳，有社稷大勋。我外氏，门阀赫奕。我礼殡帝室，非复嫔嫱之比，岂可污彤箢、继悖逆者？即今皇太子聪睿，卿等各宜慎择耆旧，亲侍左右。远屏奸佞，勿令亲密内官，干预时政，吾所愿也。"遂取制裂之。太后兄钊，任太常卿，闻之亦密疏白后，曰："果徇此请，当率子弟纳官爵归田。"太后览疏，泣曰："我祖尽忠于国，馀庆钟于我兄。"

湖上笠翁曰：《书》云："牝鸡之晨，为家之索。"太后临朝，

无乃非权也乎？郭后鉴武氏之失，裂制书，命简耆旧辅弼储君，可谓得母后之体，能守经者也。若宋诸母后，视朝有誉，岂其有得于权变之宜欤？吁！使郭后处于宋季，固不难于从权；而宋诸后处于唐时，犹不难于守经。是以圣人贵居正达变。

不乐子帝

宋太祖母杜氏，治家严而有法。陈桥之变，后闻之，曰："吾儿素有大志，今果然矣！"乃尊为皇太后。太祖拜于殿上，后愀然不乐。左右进曰："臣闻母以子贵，今子为天子，胡为不乐？"后曰："吾闻为君难。天子置身兆庶之上，若治得其道，则此位可尊；苟或失驭，求为匹夫不可得，是吾所以忧也。"太祖拜曰："谨受教。"

湖上笠翁曰：天下至大器也，帝王至重位也，宋祖奄有天下，而杜后愀然不乐，岂故为是矫饰哉？盖念君犹舟，庶民犹水，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，故曰"为君难"。难于操舟，此杜后有忧之心乎？

辞释子瞻

宋慈圣曹太后，真定人，枢密使曹武惠王彬之孙也，颇涉经史。仁宗崩，子英宗即位，太后垂帘听政，多援经义以决事，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，宫省肃然。及神宗即位，苏轼以诗得罪，下御史狱，人以为必死。后违豫，中闻之，谓帝曰："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，喜曰：'吾为子孙得两宰相！'今闻轼以作诗系狱，得

非仇人中伤之乎？捃至于诗，其过微矣。吾疾势已笃，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，宜熟察之。”帝涕泣，轼由此得免。

湖上笠翁曰：余观子瞻以诗被祸者屡矣。顾其才足以凭陵千古，卓绝一时，真有宋作者。惜其才高忌深，几不能免。赖曹后从容以先帝制科得人为解，可谓婉而救之，宜其辞之未毕而已释累矣。孔子叹才难，慈圣亦云。

手诏传王

宋徽宗崩，皇太后孟氏降手诏布告中外，俾康王嗣统。其略曰：“历年二百，人不知兵。传序九君，世无失德。虽举族有北辕之衅，而敷天同左袒之心。乃眷贤王，越居旧服。汉家之厄十世，宜光武之中兴；献公之子九人，惟重耳之尚在。兹乃天意，夫岂人谋！”康王受命，即皇帝位于应天。

湖上笠翁曰：文辞岂可少哉！子产有辞，郑国赖之。尝慨宋徽宗之季，嗣统衰微，幸孟后手诏一颁，而中外始知宋有君矣。且其词缛情恳，足称有用文章。摇摇国脉，续于笔端。君子谓孟后于是乎能文辞也。

染竹成斑

有虞二妃者，帝尧之二女也。长曰娥皇，次曰女英。尧以舜有玄德，乃妻二女以观厥内。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，不以天子之女故，而谦谦恭俭，思尽妇道。舜陟方死于苍梧之野，二女泣血，

染竹成斑，遂沉湘江而死，世传为湘君之神。

湖上笠翁曰：余尝疾世之言怪者，至谓二女泣血，染竹成斑，以为湘君之神，心切怪之。及游湘江，问谘其事。苍梧人为余详言，乃指祠前斑竹，簌簌然宛如泪渍；顷焉风生，又如玉声璆然，令人不觉悲慕交作。因幡然寤曰：《易》称阴阳合德，以通神明；《传》称用物弘，取精多，则魂魄强，是以有精爽以至于神明。窃谓二妃配舜之圣，其为德合阴阳矣。其用物弘，取精多矣。而骊死于正为神，理或然乎？

许殉不爽

唐武宗贤妃王氏，邯郸人，失其世。年十三，善歌舞，得入宫中侍武宗。妃性机悟，多助画。初帝稍惑方士说，欲饵药长年，后寝不豫。妃每谓近侍曰："陛下日服丹饵，意取不死，肤泽稍槁，吾独忧之。"俄而疾寝，妃侍左右，帝熟视"吾气奄奄，精虑耗尽，顾与汝辞！"答曰："陛下大福未艾，安语不祥？"帝曰："脱如我言，奈何？"对曰："陛下万岁后，妾得以殉帝。"不复言。及大渐，妃悉取所常贮，散遗宫中。审帝已崩，即自经幄下，一时嫔媛皆为感动。宣宗即位，嘉其节，陪葬于端陵之柏城。

湖上笠翁曰：殉葬非古也，君子所不道焉。独取王贤妃，始而能辨丹饵之失，继而能践殉葬之言，可不谓贤哉？语云："死有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"贤妃盖能识其重轻者。

委婉存节

梅妃姓江氏，莆田人。父仲逊，世为医。妃年九岁，能诵二《南》。语父曰："我虽女子，期以此为志。"父奇之，字曰采蘋。开元中，高力士使闽越，见妃少丽，选归侍明皇，大见宠异。妃善属文，自比谢女，淡装雅服，而姿态明秀。性喜梅，所居栏槛，悉植数株。上以其所好，名曰梅妃。是时海内无事，于兄弟间极友爱，日从燕间必妃侍侧，上命破橙，往赐诸王。至汉邸，潜以足蹑妃履，登时退阁。上命连趣，报言："适履珠脱缀，缀竟当来。"久之，上亲往趣，妃拽衣迓上，言："胸腹疾作，不果前也。"卒不至。后会杨太真入侍，宠幸日夺。上虽无疏意，然为杨多方谗忌，竟迁于上阳宫。妃乃自作《楼东赋》献上。上览之恻然，封珍珠一斛，密赐妃。妃不受，以诗付使者曰："为我进御前也。"诗曰："柳叶双眉久不描，残妆和泪污红绡。长门自是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"上读之，愈邑邑不乐。令乐府以新声度之，号《一斛珠》曲名。后禄山犯阙，上西幸，太真死。及东归，寻妃所在不可得。上惨然流涕，忽悟温泉汤池侧，有梅十馀株，上命驾令发视之，卒得妃尸。裹以锦裀，盛以酒糟，视其胁下有刀痕，盖执节而死乱兵之手。上自制文诔之，以妃礼葬焉。

湖上笠翁曰：人不患不能死，唯患死之不得其所。梅妃当赐橙蹑履时，非不能死，死伤勇。及以谗而迁上阳，楼东有赋，却珠有诗，可想见其风致。禄山之乱，执节而死兵燹，得死所矣。

引杖逐击

周恭帝幼冲，军政多决于韩通。通愚愎，宋太祖英武有度量，多智略，屡立战功，由是将士皆归心焉。及将北征，京师喧言出军之日，当立点检为天子。太祖惧，密以告家人曰："外间汹汹如此，将若之何？"太祖姊长公主方在厨，引面杖逐太祖击之，曰："大丈夫临大事，可否当自决胸怀，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！"

湖上笠翁曰：《易》曰："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宁。"天厌周德，畀宋以有天下。方太祖遽闻喧言，不无疑畏。斯时也，不激则不奋，以故姊以面杖逐击，盖激之也。故曰："苏秦之相六国，妻嫂实激之。"然则激亦人之不可少者。

请免伐卫

卫姬者，卫侯之女，齐桓公之夫人也。桓公好淫乐，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。桓公用管仲、宁戚行霸道，诸侯皆朝，而卫独不至。桓公与管仲谋伐卫，罢朝还闺，卫姬望见桓公，脱簪珥，解环珮，下堂再拜曰："愿请卫之罪。"桓公曰："吾与卫无故，姬何请耶？"对曰："妾闻之，君有三色：显然喜乐，容貌淫乐者，钟鼓酒食之色；寂然清静，意气沉抑者，丧祸之色；忿然充满，手足矜动者，攻伐之色。今妾望君举趾高，色厉音扬，意在卫也，是以请之。"桓公许诺。明日临朝，管仲趋进曰："君之莅朝也，恭而气下，言则徐，无伐国之志，是释卫也。"桓公曰："善！"乃立卫姬为夫人，号管仲为仲父。曰："夫人治内，仲父治外，寡人虽愚，足以立于世矣。"

湖上笠翁曰：桓公霸主也，管仲贤佐也，不有卫姬治内，鲜克以臻一匡之业，然则内政岂可少哉？故文王治外，文母治内，而姬绩用光。于以见卫姬之明智，殆有康叔之遗风。不然，何见未形之谋，而存不振之国耶？后世不察其故，见妇小有材识，则以牝晨为嫌；或有骄妇材识，则辄以狮吼自处之。二者皆非处内之道，所由则异于周文、齐桓远矣。

趣子成名

齐庄公且伐莒，为车五乘之宾，而杞梁、华舟独不与焉。归而不食，其母曰："汝生而无义，死而无名，则虽非五乘，孰不汝笑也？汝生而有义，死而有名，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。"趣食乃行。杞梁、华舟同车，侍于庄公而行。至莒，莒人逆之。杞梁、华舟下斗，获甲首三百。庄公止之，曰："子止，与子同齐国。"杞梁、华舟曰："君为五乘之宾，而舟、梁不与焉，是少吾勇也。临敌涉难，止我以利，是污君行也。深入多杀者，臣之事也。齐国之利，非吾所知也。"遂复进斗，杀二十七人而死。

湖上笠翁曰：杞梁、华舟之勇，名著于《春秋》备矣，余不详及。独贤母氏能重义全名，少五乘之宾，趣之而行，死而无怼，何其烈也！揆其心，盖不欲以私爱而忘公义，以身计而损国威。后世有目子为恶而溺爱以成之，至杀身而恬不知悔者，闻杞母之风亦可以少愧。

得金命瘗

夏竦为丹阳主簿时，侍母燕坐，见庭雀双舞，俱汲于地，发之得金莺二。母命瘗之。竦因筑亭其上，后人掘地求之不得，遂为池。

湖上笠翁曰：余闻无故而得金者不祥，夏母命瘗金莺，岂土黄金哉，意以无故当不祥，孰与居常为安乎，善哉！陈省华之妻曰："不求金玉贵，但愿子孙贤。"二母可谓易地同心者矣。

居贫抚教

朱文公母祝氏，歙人朱确女，年十八归文公父。讳松，校中秘书。祝性仁厚端淑，事舅姑孝谨笃至，有人所难能者。及中书卒，文公年十有四，祝辛勤抚教，俾知所尚。既长，贫病困蹙，人所不堪，而祝处之怡然。卒年七十有三。

湖上笠翁曰：余读《新安志》及朱夫子书，往往称母之教，乃知大贤之成，必有所自。稽之孔孟，盖有尼丘之祷，学宫之迁，而后为圣为贤。是则子资母成，初无生知学知之异，以予观于朱母而益信。

笞子臧否

吴庠妻谢氏，素贤淑，生子贺。及长，尝与宾客言人长短。夫人屏间窃闻之，怒笞贺百馀。或解夫人曰：“臧否，士之常，忍笞之若是？”夫人曰：“爱其女者，必取三复白圭之士妻之。今独产一子，使知义命，而出语忘亲，岂可久之道哉！”因涕泣不食，贺由是恐惧谨默。

湖上笠翁曰：余尝读《金人三缄其口铭》，曰“戒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”；又曰“口是何？伤祸之门也”。吴贺言人臧否，有祸机矣。而母笞之改行，是远祸之道也。马援戒子有云：“闻人之过，如闻父母之名。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而言。”盖亦此意。

躬课妾子

温州章文宝聘某氏，未成婚，纳妾而先御有娠。章得疾且死，氏闻，请往视。父母谓未成婚，尚可别议，不许。氏坚欲往。章一见即逝，氏为棺殓之，拊妾守丧。妾生子纶，氏亲教读书，后竟登进士，官至礼部侍郎。纶先欲疏请复立旧太子，恐贻母忧，未果。氏闻之，谓曰：“吾平日教尔何为？汝能谏死职，我虽为官婢，无所恨也。”纶遂以疏入，忤旨。氏怡然。纶寻复官，终养。氏尝自为诗见志，人争传诵。诗曰：“谁云妾无夫？妾犹及见夫方殂。谁云妾无子？侧室生儿与吾似。儿读书，妾辟纑，空房夜夜闻啼乌。儿能成名妾不嫁，良人瞑目黄泉下。”

湖上笠翁曰：今有夫亡抔土未干，即有弃子别适者，所谓

"六尺之孤安在"！若章妇未婚守志，躬课妾子，卒为名臣，此则能人所不能者。吾恐宇宙虽大，亦不多见此妇。

老不逾阈

季康子尝如敬姜往候，敬姜开闸而与之言，皆不逾阈。仲尼谓敬姜别于男女之礼矣。《诗》云："女也不爽。"此之谓也。

湖上笠翁曰：礼莫大于别嫌明微。余考敬姜实康子从祖叔母也。而敬姜以尊临卑，虽老不出于阈；康子以卑候尊，虽贵不敢入阈。于以觇古人慎远嫌疑，合于礼矣。主梱政者，当以季氏为法。

赴火死义

梁节姑姊者，梁之妇人也。因失火，兄子与其己子在内。欲取兄子，辄得其子，独不见兄子。火盛，不得复入，妇人将自趋火。其友止之曰："子本欲取兄之子，惶恐卒得己子，中心谓何？何至自赴火。"妇人曰："梁国岂可以告人晓也。被不义之名，何面目以见兄弟国人哉！吾欲复投吾子，为失母之恩。吾势不可以生。"遂赴火而死，宁不污其名。

湖上笠翁曰：子固子也，兄弟之子亦子也。而节姑逮火，独欲取其兄子何居？盖人莫病于自私，私己子而忘兄子，公义谓何？故宁己子之亡，而不欲其兄子之失，此节姑之本心。今己子得矣，而兄子不得，其将何以自解于天下，不得已而至于赴火。呈，亦

烈矣！节姑其知义矣。

痴姨特免

魏宦者符承祖宠于太后，封佞浊子，亲姻争附以求利，从姨母杨氏为姚家妇，独否。与之衣，不受，不得已或受而埋之。与之婢，曰："我家无食，不能饲也。"常着敝衣自若。或遣车迎，不肯起。强抱置车上，则大哭。符氏内外，号为"痴姨"。及承祖败，执其二姨。其一姨伏法，魏王见姚姨贫敝，特赦之。

湖上笠翁曰：自符氏蒙宠时，观姚姨不附，痴哉姨乎。然以二姨论之，一曰痴，一曰不痴；痴者免，而不痴者不免。果孰痴耶？果孰不痴耶？夫人之痴，其诸异乎人之痴欤？

进食王孙

韩信家贫，钓于淮阴城下，漂母伺信饥，与之食。信喜曰："吾必有以重报母！"母怒曰："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？"及信为齐王，延漂母上坐，酬之千金。

湖上笠翁曰：漂母非妇人也，其殆秦、汉间隐君子流欤？不然，哀王孙而不望报，此岂妇人所能事耶？余尝过淮，有吊漂母祠诗曰："进食王孙不望酬，千金报母义韩侯。可怜云梦君恩薄，未谅淮阴报女流。"

哭尸崩城

齐庄公袭莒，杞梁殖战而死。庄公归，遇其妻，使使者吊于郊。妻辞曰："殖之有罪，何辱命焉。若免于罪，犹有先人之敝庐在。"妻不得郊吊，齐侯吊诸其室。杞梁妻无子，内外皆无五服之亲。既无所归，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，内诚动人，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。十日，而城为之崩。既葬，曰："吾可归矣！夫妇人必有所倚者。父在则倚父，夫在则倚夫，子在则倚子。今吾上则无父，中则无夫，下则无子。内无所依以见吾诚，外无所倚以见吾节。吾岂能更二哉，亦死而已。"遂赴淄水而死。

湖上笠翁曰：余读他传，有谓："秦孟姜，富人女也，赘范杞梁三日，夫赴长城之役，久而不归，为制寒衣送之。至长城寻问，知夫已故，乃号天顿足，哭声震地。城崩，寻夫骸骨多难认，啮指血滴之，入骨不可拭者，知其为夫骨，负之而归。至潼关，筋骨已竭，知不能还家，乃置骸岩下，坐于旁而死。潼关人重其节义，立像祀之。"信斯言也。则范杞梁固齐杞梁殖，而孟姜乃殖之妻无疑。第姓氏互异，岂后人相传之误耳？余尝有赞曰："殉国杞郎，殉夫姜女。擗踊一呼，山城崩圮。桓桓齐侯，野吊非礼。匹妇能辞，卒勤玉趾。死之从天，先民所与。"

却金不顾

鲁秋胡子，娶妻邵氏五日，往仕于陈，五年乃归。未至家，见路旁妇人采桑，秋胡子悦之，下车与语，妇人采桑不顾。秋胡子

复谓曰：“力田不如遇丰年，采桑不如见贵郎。吾有金，愿以与夫人。”妇人曰：“嘻！夫采桑力作，纺绩织纫，以供衣食，奉二亲。吾不愿金，所愿子无有外意，妾亦无淫佚之志。收子之笥金！”秋胡子遂去。至家，奉金与母，使人唤妇至，乃向采桑者也，秋胡子惭。妇曰：“子束发辞亲，往仕五年乃还。所当驰骤扬尘，疾至以悦其亲。今也乃悦路旁妇人，下子之车，以金与之，是忘母也，忘母不孝；好色淫佚，是污行也，污行不义。夫事亲不孝，则事君不忠。处家不义，则治官不理。孝义并亡，必不遂矣。妾不忍见子改娶矣，妾亦不嫁。”遂去而东，投河而死。

湖上笠翁曰：甚矣，行之不可不修也。秋胡子一不修其行于桑间，其妻且耻而死焉。余有《却金妇》诗云：“多少亡躬只为金，贤哉贞妇却桑阴。当时脱或轻云诺，生死何如愧恨心。”

不愿改嫁

御史范付正访李白之后，并无一男，止得二孙女，为民间妇。范欲改嫁士族，女谢曰：“孤贫失身，纺绩可度日，不愿改嫁。”御史奖异焉。

湖上笠翁曰：盛名无后，谪仙之不祀，亦可伤也。范公之访其后，岂亦好名之流欤？不然，何令二女改嫁士族为也？幸女矢志不渝，而后乃祖之风未坠。噫，有女如此，又奚取刘景升儿子耶！

咎夫自杀

盖之偏将丘子之妻，素知大义。戎伐盖，杀其君，令于盖群臣曰：“敢有自杀者，妻子尽诛。丘子自杀，人救之，不得死。既归，其妻谓之曰：“吾闻将节，勇而不果生，故士民尽力而不畏死，是以战胜攻取，故能存国安君。夫战而忘勇非孝也，君亡不死非忠也。今军败君死，子独何生？忠孝忘于身，何忍以归？”丘子曰：“盖小戎大，吾力毕能尽，君不幸而死。吾固自杀也，以救故不得死。”其妻曰：“曩日有救，今又何也？”丘子曰：“吾非爱身也。戎令曰：自杀者诛及妻子。是以不死。死又无益于君。”其妻曰：“吾闻之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”今君死而子不死，可谓义乎？多杀士民，不能存国而自活，可谓仁乎？忧妻子而忘仁义，背故君而事暴强，可谓忠乎？人无忠臣之道，仁义之行，可谓贤乎？《周书》曰：先君而后臣，先父母而后兄弟，先兄弟而后交友，先交友而后妻子。妻子，私爱也；事君，公义也。今子以妻子之故，失人臣之节，偷生苟活，妾且耻之，况于子乎？吾不能与子蒙耻而生焉。”遂自杀。戎君贤之，祠以太牢，而以将礼葬之。赐其弟金百镒，以为卿，而使别治盖。

湖上笠翁曰：戎杀盖君而丘子为偏将，即无论有失律之慚；抑且有与死封疆之义。此而不死，焉用生为？宜妻耻之而死。语曰：“顺死贤于逆生”，其丘子之妻之谓也。

《璇玑图》诗

苏蕙字若兰，陈留令武功苏道质第三女也。年十六归窦滔，滔甚敬之。苻坚寇襄阳，以滔为安南将军，留镇襄阳。滔携宠姬赵阳台往，苏不肯与俱，而滔竟与断音问。后苏悔根自伤，因织锦为回文，纵广八寸，计八百馀言，纵横反复，皆成文章，因以寄滔。滔览之，感其意，于是迎苏来襄，而归阳台于关中，恩好愈笃焉。其诗曰："仁智怀德圣虞唐，真妙显华重荣章。臣贤惟圣配英皇，伦匹离飘浮湘江。津河隔塞殊山梁，民士感旷悲路长。身微闵己处幽房，人贱为女有柔刚。亲所怀想思谁望，纯清志洁齐冰霜。新故感意殊面墙，春阳熙茂凋兰芳。琴清流楚激宫商，奏曲发声悲摧藏。音和咏思惟空堂，心忧增慕怀惨伤。"

湖上笠翁曰：诗自三百篇之后，又有三言起于夏侯湛，四言起于韦孟讽谏楚王戊，五言起于苏武、李陵，六言起于谷永，七言起于汉武帝使群臣为柏梁诗，九言起于高贵乡公。而诸家变体，又各纷纷沓出。如苏伯玉妻《盘中诗》，窦滔妻《璇玑图》诗，则巧思妙意，至斯极矣。余有拟若兰寄滔回文一律云："空闺静掩独魂消，锦织新诗寄寂寥。红日晓妆鸾吊镜，翠楼春吹凤离箫。朣朣夜月秦吴渡，暗暗朝云楚岫遥。蓬鬓各天长极目，鸿鳞望断信迢迢。"

预识状头

李翱为尚书牧，进士卢储来访投卷。翱长女见卢文，寻绎数

四，曰："此人必为状头！"翱乃慕为婿，明年果中状元。卢作《催妆》诗曰："昔年将事玉京游，第一仙人许状头。今日已成秦晋会，早教鸾凤下妆楼。"

湖上笠翁曰：卢储信才矣，平居中恶能识状元？而翱女一睹其文即识之，其亦女中一状元欤？假使当年是男子，吾知状头属阿谁。

资治新书

祥刑末议

论刑具凡四则

刑具代有变更，其载在律条，一成而不可易者，厥数有六：曰笞曰杖二者皆用荆条，笞小杖大曰讯即今之竹板。有重罪不服，责以讯之曰枷项刑，用以示众曰杻手刑，俗名手梏曰镣足刑，俗名脚镣。视罪之重轻，为名之巨细。枷轻于杻、镣，讯轻于枷，笞、杖又轻于讯。非极重之罪，有死无赦者，不用镣、杻；非罪犯众怒，法当榜示以快人心者，不用枷。下此常用之具，则讯、杖、笞三者而已。杖、笞止于臀受，讯则臀、腿分受，三者皆不及腿湾，恐伤其足，当事者无不知之。此老吏常谈，无庸赘述，言其未经道破者而已矣。有同是一件刑具，始用之而重，后用之而轻；今日用之轻，明日用之而又重者。此其故，非但官长不知，即讯之老成隶卒亦茫然不解。渔以博谘群访而得之，不敢不为当事告。其倏重倏轻不可测识者，则以新旧燥湿之不同，而用刑之隶卒又漫不盖藏，听其露处故也。新设之具其性倍坚，况竹木皆产于地，未有不带湿气者。惟用久则水性渐收，锋铓亦去，且与人之皮肉相习，故受者

虽云痛楚，未必尽有性命之忧。新设者于此一一相左，其毙人最易，司法者不可不知。文太青先生作县时，因旧枷刓敝不可用，欲置新者代之，虑其伤人，即以旧枷圈外之木，穴一新孔为容项之地，外以新木环之，其不忍人之心如此。渔谓此意虽善，但觉慈祥太过，反近迂阔。语云："物不用新，何由得旧？"惟减其数而慎用之，亦足以全好生之德。凡此皆言新旧之别，当世士大夫亦间有知之者，至于"盖藏"二字，则从来未讲。每至讼庭，见拶指、竹篦即竹板及夹棍、杠子之属，皆委之滴水檐下，才值斜风细雨，便皆湿透，况值倾盆之檐溜乎！官长不察，隶卒不知，照晴明干燥时一例用刑，一般下手，以为同此刑具耳，受者不死于往日，岂其独死于今朝，拶之夹之鞭之扑之无害也。不知轻重殊体，一既可以当三，燥湿异性，十还可以抵百。如其不信，但取一件刑具，先于干燥时秤重几斤，再于湿透时秤重几斤，则受刑者之痛楚加倍不加倍便可知已。然此犹论轻重之体，尚未阐明燥湿之性，倘仁人君子不厌繁屑，请得而畅言之。寻常无罪之人，坐卧于卑下斥卤之地，隔以床荐、椅褥，尚有湿气上蒸，浸入骨髓，染成剧病而不可医者，况以潮湿之具裂开其皮而分析其肉，深入于腠理筋骨之间，尚冀其受而不病，病而不死，有是理乎？常有杖不数巡而毙人于庑下，棍未去胫而毕命于阶前者，未必不由于此。渔今为当世贤明长者辟出一条修行之路：各于厅事左右，另置高厂庑屋一间，甃板于地，以防梅雨之月湿气上侵，安顿一切刑具，用则取出，不用则命隶卒束而藏之。此高大于门之捷径也，岂待平反大狱，祝网施仁，而后保后世簪缨之勿替哉！衙门人役有能讲究此理，互相劝谕，勤谨收藏，每至用刑之际，必量其新旧燥湿以为下手之重轻，则阴德亦自无量，不独官长蒙庥而已也。

古人设枷之意，不过辱之而已。囊头以木，榜其罪名，动本犯羞耻之心，令其悔过，亦使远近为恶者见而知警，法止此矣。原非令之负戴而行，何必过于厚重！即使过于厚重，亦于罪人无害，

徒损材料而已。何也？坐时原以他物支撑，行时亦有亲人扛助，厚重之与轻薄初无异耳。但知此刑专为亡赖者设，略有颜面身家者，宁置他法，勿用此刑，盖以痛可忍羞不可忍，血可涤耻不可涤也。官府一念之转移，系百姓终身之荣辱，可不慎哉！

杻以挛手，镣以拘足，皆所以防闲罪人，虑其兔脱故也。苟非大辟，即当存镣去杻，以遂人情之便。何也？人身之用，足居其一，手居其九，非此，则五官不能自运。既不置之死地，则当遂其生机，使活泼有用之人而为行尸坐肉，不但非情，亦非法耳。至于妇人女子，虽犯死罪，例不加杻，为其饮食便溺不可假手于人，重男女之别也。

人谓后世之法宽于前古，以其无刖足之刑也。余谓多用夹棍，多敲杠子，便是刖足之刑，犹之杀人以梃与刃，初无分别。朝延立法苛与不苛，有何定额？只在用刑者之慎不慎耳。夹棍、杠子于法为极重，万不得已而用之，非常刑也。惟强盗人命，众口咸证为实，即司谳者原情度理，亦信其真，而本犯坚不承招，不得不用此法。然以是威之，非以是杀之也，可试而不可用，可一用而不可再用。夹棍之得力处，全在将收未收之时，此时招为强盗，即是真强盗，此时招为人命，即是真人命。若待收起夹棍而加以杠子，此时供吐之言，十句只可听一句，并此一句，还须待放松之后再讯，以定其果否。常有一夹不招而至再夹，再夹不招而至三夹者，即使满口供承，总非确据，以其出于口者非复由中之言，犹病极而为谵语。据此定案，非惟阴骘所关，有伤冥福，倘遇慈祥之上台，解网之恤部，霁威曲讯，仍吐真情，则前案可翻，亦足以妨神明之誉耳。至非人命强盗及谋叛重情，此等峻法严刑，即终身不用，亦未为不可。

论监狱凡二则

罪有重轻，则监有深浅。非死罪不入深监，非军徒不入浅监，此定法也。下此则钦犯访蠹，虑其疏虞，不得不附入监籍。自兹以往，则笞杖非其人，牢狱非其地矣。饬丁属之清监，戒佐贰之滥禁，堤防狱卒，勿使凌虐罪囚，洁净圜扉，无致酿成瘟疫，此郡邑诸公之能事，亦守巡各宪之常规，言之无益听闻，徒取厌倦而已。独提紧关二事，一为生死所系，一为名节所关，留心民瘼者请谛听之。罪人之死于牢狱，天年者少，非命者多，不可不加讯察。有狱卒诈索不遂，凌虐致死者；有仇家贿买狱卒，设计致死者；有夥盗通同狱卒，致死首犯以灭口者；有狱霸放债逞凶，坑贫取利，因而拷逼致死者；有无钱通贿，断其狱食，视病不报，直待垂死而递病呈，甚至死后方补病呈者。酷弊冤情，种种不一。若系定案待决之死囚，朝廷既有国治，自当明正典刑，岂有公罪而私杀之，假手凶徒，使太阿旁落之理！若系驳审未结之重犯，死罪一日未定，终身尚有生机，岂有官府不能决断，上下交费踌躇，反听此辈毅然杀之，绝无忌惮之理！况有代僵波及之冤民，似是而非之疑狱，既无昭雪之日，反加暧昧之刑，虽因吏卒之逞凶，实由官长之不察。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岂得以"瘐毙"二字草草申详，遂卸典守监仓之重任哉！与其追究于死后，不若申饬于生前，时时稽察狱中，勿令此辈鱼肉囚犯。囚犯有疾，责令早具病呈，一见病呈，即取囚亲告治结状；调治不痊者，取尸亲告领结状，一并粘连，以为申报上司之地。囚犯无亲属者，以里甲邻佑代之；盗贼无乡贯者，以刑房书吏代之。慎密若此，非但奸弊不丛，保全生命，亦可取信上司，自立于无过之地。常有要紧囚犯瘐毙是真，上司不信，疑府州县官匿取脏私，虑其攻讦，自

讨病呈以灭口者。为人即以自为，不可不慎也。

妇人非犯重辟，不得轻易收监，此情此理，夫人而知之也。然亦有知其不可而偶一为之，不能终守此戒者，以知其浅而不知其深，计其今而不计其后也。问以不可收监之故，则曰此中男妇杂处，嫌疑不别，况牢吏狱卒，半属鳏夫，老犯宿囚，多年不近女色，置烈火于干柴之上，委玉石于青蝇之丛，未有不遭焚涅者。渔曰不然。羞恶之心，是人皆有，施强暴于众人属目之地，不待贞者而后拒之，久则难保无虞。旋羁旋释者，未必尽有失节之事。所可念者：妇人幽系一宵，则终身不能自白。无论乡邻共訾，里巷交传，指为不洁之妇，即至亲如父母，恩爱若良人，亦难深信其无他，而公姑妯娌又可知已。此种不白之羞，虽有孝子慈孙，百世不能湔洗 。常见有妇人犯罪，不死于拘挛桎梏之时，而死于羞惭悔恨之后者。职此之由，渔劝为民上者，皆当以此存心，一念稍宽，保全几许节操；一时偶刻，玷辱无限声名。此阴施阳报中极大关头，万勿视为细事。妇人有必不可宽之罪势必系之狱者，惟谋杀亲夫，殴杀舅姑二项，亦必审实定案而后纳之。此外即有重罪，非着稳婆看守，即发亲属保回，总令法度纲常并行不悖而已矣。

慎狱刍言

论人命凡七则

古法流传至今，今人已失其实而仅存其名者，莫若人命中保辜一事。辜者罪也，保辜者令有罪之人自保其罪以塞他日之辩端，且救此时之覆辙。一事而诸善备焉，古法莫良于此。譬如张三殴伤李四，李四病创垂危，自分必死，随令亲属鸣官求验。官府验有真伤，审得张三凶殴是实，即以李四交付张三，责令延医调治，照律限期，期满之日，或生或死，定罪发落。盖因被殴之人，自非慈亲孝子，鲜不利其速死，以为索诈凶人之地，故以调理之责，付之凶人。凶人以一朝之忿，酿成杀身之祸，未有不悔恨求生者，救人即以自救，何金钱之足惜！是以一纸保辜，活两条生命，此言不死之利也。倘其疗治不痊，如期殒命，则于限满发落之时，便可定罪结案，不致株连一人，延缓一日。何也？以其验伤之际，先得两造口供。被殴丧命者，既以亲口诉冤于生前；殴人致毙者，难以活口赖伤于死后。若说不干己事，则从前之调理为何？无证亦可以成招，完尸亦可以定罪。较审人命于既死之后，展转推详而莫究其实，凭空摸索而不得其端，尚有就审于城隍，取决于梦寐者，其劳逸难易之相去，岂啻霄壤之分而已域！无怪乎狱少冤民，而案无留牍，鸣琴之化，卧理之风，唯古人独擅其誉也。今世仅存保辜之名而不行其实，非不知人命为极大之题，保辜为最急之

事，无奈吏牍如山，不能分别料理，每与田土婚姻诸小讼一概准行，常有累月经年未遑审结，以致凶犯脱逃，无人抵命者。直待审出真情，知其殴死杀伤是实，始为追论保辜，逆数期限，及究行凶之罪，势必反覆株连，欲起死者而问之，已无及矣。岂今人之才智尽皆不及古人，而令彼居其易，我任其难，彼笑我劳，我妒彼逸哉！只以保辜之法不行耳。问所以不行之故，则曰人情刁恶，非复三代遗风，十纸人命状词，究无一纸是实，若必个个验伤，人人取结，则官长无就憩之时，而讼庭少容足之地矣。渔曰不难，别有止刁弭诈之法。在先民有言："谋于野则获，谋于邑则否。"又曰："愚人千虑，必有一得。"渔野人也，亦愚人也，兹请献其一得，为当事者谋之。自谓此法不行则已，倘蒙采择施行，能使狱无冤民，案无留牍；再能推广此意，即驯致鸣琴卧理无难，但恐褐衣贱士之言，达人不屑听耳！其法安在？曰在未经放告之先，示以画一之规而已矣。请宰州邑诸公分别状式二纸，刊板流行。一纸照寻常状格，无事更张，除人命之外，一切奸盗诈伪诸重情，以及田土婚姻诸细务，总用此格，令告者据实填进。审得其实，固为伸冤泄愤；即其词稍有不实，亦不必概坐反诬，轻则斥逐，重则杖惩。以民间刁讼之风浸淫日久，不能遽革，且留馀地以待逐渐挽回。一纸则另出新裁，单为人命而设，并柱语亦为刊定，止以被杀被殴情节令告者自填。词后留空格六行，每行署大字于上：一曰"凶犯"，二曰"凶器"，三曰"伤痕"，四曰"处所"，五曰"时日"，六曰"干证"。如用木棍殴打，则填"木棍"二字于"凶器"之下；如无凶器，系拳脚殴伤者，即填"拳脚"等字；项门有伤，则填"项门"二字于"伤痕"之下。馀皆仿此。六项之中，如有一项不填，不遵此式，即系诬诳，必不准理；如时日稍远，即系旧事，亦不准理。六项之后，又刻大字一行云："以上如有一字虚诬，自甘反坐。"令告者亲填花押于下，无押者不准。如是则小民知为特设，与依样葫芦者不同；又于一应词讼之内，单单提出

此事立法孤行，则其慎重人命可知。法在必行，不待听断之后，即写状时已知之矣。当事者一见此等状词，即时批发，立拘两造及词内有名人等，并唤折伤科医士当堂细验，以伤痕、凶器等项合之词内所填，观其对同与否。无论事事皆虚，惩诬告者必尽其法，即使五项皆同，止有一项不对，明知下笔之讹，亦必先正妄填之罪，责治告状亲属，然后审理。审得其实，即以凶器贮库，照前设保辜之法，责令凶人领回调理，候限满发落。倘被殴被杀之人去城窎远，若令扛抬到官，恐被伤之处中风致殒，即委廉明佐贰，匹马单舆，少带人从，督同医士往验，具文详覆，以俟躬审。验审之际，务极精详，盖此时耐烦一刻，即可为他日干连人等全活数命，又免上司批驳之烦，省自己推详之苦，始劳终逸，有裨于人己不浅也。其坐诬之法，于他讼稍宽，而独加严于人命者，以别状告虚，情虽可恨，其所害者，止得被告一家；人命告虚，不止陷害仇家，是来骚扰衙门，戏弄官府矣。官府政事殷繁，日不暇给，令其破有用之工夫，验无伤之斗殴，况有下乡亲验之事，告者不是害人，明是害官。害人罪小，害官罪大，即毙诸杖下，彼亦何说之辞！小民之敢于诬告者，自谓我以人命告，官府原不以人命听，不过户婚田产、口角致争之别名耳！胜则可以服人，害亦无损于己，何所惮而不为！今知利害若此，关系若此，苟非病狂丧心之人，必不敢为搔扰衙门、戏弄官府之事矣。此法一行，谓世间犹有假命害人之事，吾不信也；此法一行，谓世间犹有误填人命之事，吾不信也；此法一行，谓有司苦于钱谷兵农及他种词讼则可，谓为驳审人命，难定招详，今日检尸，明日夹犯，与凶囚冤鬼为邻者，吾不信也。但须执法不挠，初终如一，方能有济。若使徇情受托，一纸不坐反诬；罪当情真，一犯容之漏网，则此法不行而渔与古人均受其谤矣。要知当此之时，事事劝人执法，语语诫人徇情，无论势有不能，即进言者亦难启口。居官之执掌颇多，不止词讼一事，讼词之种类更杂，岂止人命一条！留此一事

以示无私，借此一条以明有法，亦时势之可行者也。况颓俗难以骤更，顽民可以渐化，焉知一事有效，不可行之第二事；二事有效，不可行之第三事乎？由人命而盗贼，由盗贼而奸情，而婚姻田土，以及鼠牙雀角诸碎事，无一不可以此法推之。果能如是，则鸣琴卧理之风，未必不阶于此也。状式附刊于左，请高明裁酌而定之。

告状人　年十岁住乡城　都坊　图铺　系籍

告为　人命事

计开

凶犯

凶器

伤痕

处所

时日

干证

以上如有一字虚诬自甘反坐　押

本　老爷施行

年月日原告

具状

以上状式既已刊定柱语，何不连“保辜”二字一并注定，以示无可游移，乃于“人命”二字之上，仍空二格以待自填者何也？曰：有不及告保辜与无从告保辜者在，故空此二格，以济保辜之穷，此立法之苦心也。何谓不及告？曰登时打死杀死，其命已绝，保辜何为？此不及告也。何谓无从告？曰死者在他乡别所被人谋害，亲属在家不知凶耗，及闻信而时日已过，保辜何为？此无从告也。有此二项，若刊定“保辜”二字，告状者既不便于涂抹，立法者又不便于更张，是自己先行不去，令人何所适从？故空此二格以待自填。若在未毙之先，无论打伤、杀伤、下毒、图谋、威逼，皆填“保辜”二字；或在既毙之后，若系打死，则填“打死”二字，若系杀死，则填“杀死”二字。毒死、谋死、逼死者亦然。是画一之法，仍可变通于画一之中。此可久之道，亦可使千人万人共由之道也。但除此二项可以不告保辜，其馀可告而不告者，即系真情，亦当比于诬诳，不准贴出，则民无不遵行，而保辜之法永行而不敝矣。

人命中疑狱最多。有黑夜被杀，见证无人者；有尸无下落，求检不得者；有众口齐证一人，而此人夹死不招者；有共见打死是实，及吊尸检验，并无致命重伤者。凡遇此等人命，只宜案候密访，慎毋自恃擿伏之明，炼成附会之狱。书曰：“罪疑惟轻。”又曰：“宁失不经。”夫以皋陶为士，安有疑罪？不经之人岂可失出！明断如古人，犹慎重若此，况其他乎！今之为官者苟能阙疑慎狱，即是窃比皋陶，其自命正复不小。彼锻炼成狱者，不及古人远矣，何聪明之足恃哉！

人命不同他狱，谳者不厌精详。上司数批检问，正谓恐有冤抑，欲与下僚商酌，为平反计耳。要知一人之聪明有限，同官之思虑无穷，从前承问者，岂事事皆能自决！亦知重狱非一审可定，未必不留馀地以俟后人。即上司批讯之法，亦自不同。有词与意合者，有词在此而意在彼者，又有欲轻其罪，而故张大其词，以

示国法之重者。此虽宪体宜然，亦以试问官之决断何如耳。承委诸公，须出己见成招，慎勿雷同附和。若观望上司之批语以定从违，或摹写历来之成案以了故事，其中倘有毫发冤情，罪孽比初审者更重。何也？天下之事，一误尚可挽回，再误则永难救正，狱情不始于我，而死刑实成于我也。

尸当速相而不可轻检，骸可详检而不可轻拆。拆骸蒸骨，此人命中尽头道路，有一线馀地尚不可行。若使人命是真，典偿可必，则死者受此劫磨尚能瞑目；万一典偿不果，枉遭此难，令彼何以甘心！请于"轻拆不如详检，详检不如速验"之后再下一转语曰："速验不如细审。"果能审出真情，则不但无事检拆，并相验亦可不行矣。尝思片言折狱之人，不知存活多少性命，完全多少尸骸，故人乐有贤父母也。凡奉上司批驳，情节不明者止审情节，尸伤欠确者方检尸伤，慎勿一概烦扰，以致生死俱累。

检尸弗嫌凶秽，定宜逼近尸所，定睛相验，稍稍移目他视，仵作人等便可行私作弊；而况故作憎嫌回避之状，以开增减出入之门乎！每见官府坐于棚厂之内，仵作人等立于棚厂之外，相去不止数十步。而被犯锁扭跪阶，不使同看，惟凭尸亲仵作喝报尸伤，或多增分寸，或乱报青红，官府执笔登记，但为此辈作誊录生耳。徒有检尸之名，绝无相验之实，以重狱为儿戏，即谓之草菅人命亦可。及经上司批驳，再易检官，再更仵作，或暗卖尸格，约与雷同分寸；或意欲重轻，增减疑似伤痕。驳而又驳，检而复检，是死者既以挺刃丧命于生前，又以蒸煮裂尸于身后。生死大故，人命关天，求问官凝眸一视而不可得，其冤酷遂至此哉！渔劝司谳诸君子以昏昧贻讥为秽，勿以骸骨近身为秽；以冤魂叫号为凶，勿以死尸罗列为凶。救人之死者求以身代则不能，若嘘气可以使活，送煖可以回生，即与死人接唇熨体，亦所不惜，况区区二目之流盼哉！

检尸之弊多端，难更仆数，其显而易见者，备载《洗冤》等

录，人所共知。另有一种奇弊，谓之买尸造伤，不惟伤假，并尸亦假，令人莫可测识，录之以广见闻。有等奸民，惯盗新墓中骸骨，以皂礬、五棓、苏木等物，造出浅淡青红等伤，卖与诬告人命者，贿通仵作，以此陷害仇家；或竟出仵作一人之手，取获重利。检官不能觉察，曾有诬成大狱者。所以检尸一事最难，不但伤之真假宜辨，并尸之真假亦不可不辨也。

检尸所以验伤，验伤者，验尸主所告之伤，非验所不告之伤也。若取不告之伤而尽验之，则凡境内无主身尸没人告理者，尽该取而验之矣。尸主告检词内，言用某器打伤某处，即于所告之处验之，观所告与所验对与不对，故曰验伤。犹之百姓告荒，而官府踏勘，止勘所告之处，验其言之信否，至于不告之处，则虽有灾荒，亦过而不问。又如百姓被盗而递失单，至获盗之日，所开何物，止追何物给之，其馀财帛，焉知非其固有，皆可置而不论，同一理也。检尸之官倘不顾名思义，舍所告之处不验而验他处，或遍验通身，则无论打伤之情确与不确，总无不抵命之人矣。何也？人生一世，自少至老，或失足致跌，或负重触坚，或顽耍被击。血不流行，聚于一处，则彼处骨节之上，未有不带伤痕者，轻则日久渐消，重则终身不散。如其不信，试将病死之人，取其骸骨蒸验之。若果全身俱是白骨，绝无一点血痕，则检验之伤，真足凭矣；如其不然，则此种物理尚须讨论。常有问官不解此意，譬如尸主所告，原说当头一下打死，及向浑身检验，寻出无数伤痕，尽入招详申报。上司以伤痕不对，驳令复审，问官不肯认错，随增遍殴情节以实之。此非有意害人，止因此种情理书籍不载，人所未闻，见有伤痕，即疑争殴所致，有所凭而定罪，不为冤杀无辜，故始终信之而不悔也。渔故不辞笔舌之劳，为当世纳言君子淋漓慷慨而道之，不敢求为太上立德之功臣，求无愧于立言之本事而已矣。

论盗案凡五则

强盗初执到官，当察其私下受拷之形狼狈与否，以为刑罚之宽严、词色之喜怒。若见其步履如常，形体不甚局促，自当示以震怒，加以严刑，非此则真情不能吐露；倘见有负伤甚重，神气索然者，则宜平心静气以鞫之，且勿遽加刑拷。何也？以其正在垂毙之时，求生之念轻，缓死之念重，非责其供吐之难，责其供吐必实之难也。地方失事，保甲负疏虞之罪，捕快畏比较之严，往往扶同乱报，见有踪迹可疑之人，即指为盗。或系乞食贫民，或往时曾为窃盗者，无论是非，辄加捆吊，逼使招承，不招则痛加箠楚。一语偶合，又令招扳伙伴，押使同拿，展转相诬，诛求无已。及至送到公堂，业已一生九死，自揣私刑若此，官法可知，况在迅霆严雹之下，尚敢以口舌害肌肤，肌肤戕性命哉！初招一错，以后则以讹传讹，所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者正在此时，不可不慎也。霁威曲讯，审视再三，彼真情不露于言词，必露于神色，俟其有瑕可攻，而后绳以三尺，未为晚也。凡此皆以保善良，非以获盗贼，惟虑其似盗而非盗，故慎重若此。倘信其果为真盗，方裂眦指发之不暇，尚肯以词色假之哉！

强盗杀人之律，止于竿首，实是千古恨事。常有一盗而手刃数人至数十人者，即除为盗弗论，而以命抵命，其罪浮于律之分数亦相倍蓰而无算矣。况有劫财毁室之强形，拒捕抗官之逆状，甚有奸掠并行，俾事主之家巢卵俱空而身名交丧者，无一不堪寸磔。而其罪止于一枭，岂以此辈之肉为不足食，故于一死之外，遂不复致详欤？倘于此等重狱，而犹劝当事者予以哀矜，则不特为妇人之仁，直是以放虎纵狼为义，散鸩施毒为恩者矣。其有止于劫财，而未经杀人放火及奸淫者，始可用吾矜疑一念，推详其入伙

之由，究审其上盗之实，以赃之有无，定罪之出入。如赃真罪确，万无生理，虽属饥寒所使，亦难贷以国法，所谓如得其情，哀矜弗喜者，盖为此辈言之也。或上盗而未得赃，与得赃而无主认者，皆可开以一面。非故纵之也，盖以后世无恒产之授，不能责其必有恒心，兼以保甲之法不行，或行之不力，令此辈得以藏奸，是为上者亦有过焉，不得概罪斯民故也。但此辈原属无良，止可待以不死，万勿遽与开笼，使得脱然事外。隶入胥靡，投之有北，俾狼心有制而不遑，鹰眼虽捷而难施，庶善与恶两不相妨，而解网之仁不致流而为暴矣。

每获真盗一伙，必害良民数十家，犹之衙蠹之中，有一人被访，则亲属与仇家皆不能安枕，非虑扳赃，即防贻祸，同一辙也。故官长于盗贼之口，只宜抑之使闭，不当导之使开。即云伙盗未获，真赃未起，难以定招结案，势必责令自供，然于此时此际，亦当内存不得已之心，外示无可奈何之色。每闻供报一人，必详审数四而后落笔，但以又害一民为忧，勿以又获一盗为喜。盖于初获之首盗，尚虑其冤而多方轸恤，何况由干而生枝，由枝而生叶者哉！近日世道浇漓，人心不古，良民供吐之言尚不足信，何况天理蔑亡、良心丧尽而为盗者哉！

禁强必先禁窃，究盗不若究窝，涓涓不息，流为江河，小偷弗惩，其势必为大盗。故于穿窬之获，究之务尽其法，无论赃多证确，刺配无疑；即使偶犯赃轻，亦必痛惩幽系，令亲属具结，保其改过而后释之。倘以“饥寒所迫”四字横踞于中，草草发落，是种大盗之根，爱之适以害之矣。至于窝盗之罪，更浮于盗，宁纵十盗，勿漏一窝。无深山不聚豺狼，无巨窝不来盗贼，窝即盗之源也。

禁宰耕牛一事，是弭盗良方，不知者仅以为修福，是实政而虚谈之矣。盖大盗必始于穿窬，而穿窬之发轫，又必以盗牛为事。何也？民间细软之物尽在卧榻之旁，非久于窃盗者，鲜不为其所

觉；惟耕牛畜之廊庑，且不善鸣，牵而出之甚易，盗牛入手，即售于屠宰之家，一杀之后，即无赃可认。是天下之物最易盗者是牛，而民间被盗之物最难获者亦是牛，盗风之炽，未有不阶于此者。彼屠牛之家，明知为盗来之物，而购之惟恐不速者，贪其贱耳！从来宰牛之物，即为盗贼化赃之地，禁此以熄盗风，实是敦本澄源之法，而重农止杀，又有资于民生，有关于阴德不浅。为民上者，亦何惮而弗为哉？

论奸情凡五则

奸情有二，曰强曰和。其章明较著而易断者，莫若和奸，以捉奸必于奸所，奸夫淫妇，罪状昭然，不敢不以实告故也。然而和奸之律，一杖之外无加焉。为民上者，即欲维持风教，而除淫涤污之念，又穷于无所施；所恃以挽回恶俗，整刷乾纲者，惟强奸一律而已。又无奈强奸之真伪最难辨析，有其初原属和奸，迨事发变羞，因羞成怒，而以强奸告者；有因争宠失好，由爱生妒，由妒致争，而以强奸首者；有亲夫原属卖奸，因奸夫财尽力竭，不能饱其谿壑，又恋恋不舍，拒绝无由，故告强奸以图割绝者；又有报仇雪怨，而苦于理屈词穷，不能保其必胜，故用妻子为苦肉计硬告强奸，令彼无从置辨者。此等诈妄之情，实难枚举，即云喊救之时声闻于外，有邻佑之耳目可凭，捉奸之际，情迫于中，有夺获之衣帽可据，然邻佑止闻声音，不能以耳代目，衣帽虽云合体，奚难以窃为攘？听讼者于此，将以为真也，而坐奸夫以死，则公道日诎，而奸伪日滋；将以为伪也，而坐原告以诬，则善教愈衰，而淫风愈炽。每见慈祥当事遇此等疑狱，皆以不断断之，置奸情于不问，但讯其以他事致争之由，或责被犯之招尤，或惩原告之多事，诚以强奸重狱，审实即当论死，不若援引他情，朦胧

结局，所谓不痴不聋，难作家翁者是也。渔独于此有深虑焉。好生固是美德，而纲常伦理，亦非细故。人之异于禽兽者，仅有此牝牡之分，嫌疑之别耳。我以一念之姑息，而比斯民于禽兽可乎？苟审得其实，果无始和中变，借奸诬害等情，即欲出之，亦必治以九死一生之法，庶足以快贞妇之心而雪丈夫之耻。不然，为女子者何乐于拒奸守节而抛头露面于公庭！为之夫者，亦何乐有此守贞不屈之妇，而反以诗书所尚者，为辱身玷名之具哉！

强奸不分已成未成，有逼妇女自尽致死者，证据若真，断宜坐抵，万勿慈祥太过而引他故出之。盖据强奸之律，已当问绞，况又因奸致死人命乎！犹之强盗杀人，以一身而负两大辟，死罪之外既无可加，则死罪之中亦无可减。但审强奸之情确与不确，则致死之真伪不辩自明。苟奸情犹在疑似之间，则致死之由尚难臆断，幸勿胶柱斯言，而以"形迹"二字置人于死法也。

律法事事从重，独于奸情一节，渔窃讶其过轻。何也？淫为万恶之首，而和奸止于一杖，又必获于奸所，始以奸论，然则床以下，房以外，皆他人酣睡之地乎？捉奸必以亲夫，然则翁姑伯叔兄弟子侄之遇此，皆当袖手旁观而莫之问乎？由此论之，则亲夫远出，捉奸无人，与夫在而善为堤防，不致获于奸所者，皆得快其淫乱之心矣。要知造律虽出于萧何，而参酌必由于僚寀，只以同时同事有盗嫂受金之辈，故以恕已者恕人，而为天下奸夫淫妇开此方便法门耳！后世相因，遂为成律，犹幸有"夜入人家，登时打死勿论"一语，稍寒其胆，不则王法等于弁髦，而闾阎中冓之间无墙不生茨矣。渔劝司风教者每于此等恶俗，当严禁于未发之先，痛惩于已犯之后，不得因法网不密又从而开拓之，使桑间濮上之风驯至于莫知所底，斯名教之幸也。但不宜事事详察，攻发民间之隐匿，惟择其奸状最著者，剧创一二，游遍通城，使家喻户晓。知上人所痛恶者在此，则奸淫知戒，色胆不至如天，斯纲常不至扫地耳。

有诘渔者曰："人命重狱，汝劝当事者轻之；奸情轻狱，汝劝当事者重之，亦何悖理太甚，而重骇听闻欤？"渔曰不然。奸情为人命所自出，重奸情者非重奸情，正所以重人命也。奸夫、亲夫，势不两立，非彼杀此，即此杀彼，其未膏锋刃者，特有待耳。况两夫之间难为妇，以羞惭窘辱而自尽者，十中奚止一二哉！与其明冤于既死，何如消祸于未萌？以今日之鞭笞，代他年之杀戮；以一男一妇之鞭笞，代千人万人之杀戮，其隐然造福者正是无量，岂止移风易俗，任劝化之虚名而已哉！

凡审奸情，最宜挂重，切勿因其事涉风流，遂设风流之局以听之，语近亵嫚，亦为亵嫚之词以讯之。当思平时之举动原系观瞻，而此际之威仪尤关风教，稍涉诙谐，略假颦笑，在我原无成见，不过因其可谑而谑之，彼从旁睨视者，谬谓官长喜说风情，乐于见此，无论奸者不悔其奸，且有不奸而强饰为奸，思以阿其所好者矣。至于谳牍之间，更宜慎重，切勿用绮语代庄，嬉笑当骂，一涉于此，则非小民犯奸之罪状，反是官府诲淫之供招矣。总之，下民犯此，由于上人失教，苟有反躬罪己之心，方且垂涕泣之不暇，奚忍谈笑而道之哉？

论一切词讼

小民之好讼，未有甚于今日者。往时犹在都邑纷呶，受其累者，不过守令诸公而已；近来健讼之民皆以府县法轻，不足威慑同辈，必欲置之宪网。又虑我控于县，彼必控府，我控于府，彼必控道，我控于道，彼必控司控院，不若竟走极大衙门，自处于莫可谁何之地，即曰雌雄难卜，且徼幸于未审之先，做得一日上司原告，可免一日下司拘提，况又先据胜场，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，于是棨戟森严之地，变为鼠牙雀角之场矣。督抚司道诸公欲不准理，无奈满纸冤情，

令人可悲可涕，又系极大之题，非关军团钱粮，即系身家性命，有保邦治民之责者，焉有闻乱不惊，见死不救者乎！及至准批下属，所告之状与所争之事绝不相蒙，如何审理？无奈为讼师者刀笔之下别具炉锤，能以捏沙成团之手，使绝不相蒙者合而为一。因旧例必于原词之外别进一纸，名曰“投状”，巧饰一二附会之语，依傍原词，其馀尽述所争之事。谳者得此，翻然大悟，始知从前尽属虚文，此际才归正传。噫，谬矣！何其厚待都邑而故欺之以其方，薄待上司而必罔之以非其道哉？承问诸公若据原词审理，则终年不得其实，不得不开自便之门，亦即据其投状而为判断。是小民欺罔之情，反为官府藏拙之地，有是理乎？近见督抚司道诸公，劝民息讼者不遗馀力，而此风终不能改，咄咄顽民，亦大负仁人君子抚字之心矣。渔特仰承德意，敬献刍言，窃谓好讼之民敢于张大其词以耸宪听，不虑审断之无稽者，以恃有投状一着为退步耳。原词虽虚，投状近实，以片语之真情，盖瞒天之大谎，不怕问官不为我用。彼所恃以健讼者在此，我所恃以弭讼者亦即在此。请督抚诸公急下一令，永禁投词，凡民间一切词讼，止许一告一诉，此外不得再收片纸，另增一名。上司批发此状，即照此状审理，实则竟为斧断，虚则竟坐反诬，无许代为说词，强加附会。若是则止有初着，并无后着，即欲自盖其谎，而不得矣，尚敢以身家性命为孤注，而强试于不测之渊哉！若是，则所告之词即不能字字皆真，亦必虚实相半。状词至有一半真情，则当准与不当准判如黑白，谓上司衙门犹有受诳受欺，误批误准之事，吾不信也。但须执法不移，永著为令，始有成效可观；稍示游移，则挠法梗令者至矣。盖此法最便于廉吏，更便于良民，独不便于奸胥猾吏，及承票之皂壮耳。何也？原状所告，不过寥寥数人，常例有限，所恃为蔓引株连以饱其谿壑之欲者，惟投状所添之人数耳。片纸不收，只字不准，则是可饮者尽在壶中，岂复有不醉无归之乐哉！恶其害己而令此法不行于世者，必此辈也夫！必此辈也夫！